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三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illegible]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三册目次

子部・小説家類

玉堂叢語八卷

〔明〕焦竑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徐
象橒曼山館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玉堂叢語
八卷》提要

玉堂叢語序

玉堂叢語一書成秣陵太史
焦先生先生蔚然為一代儒宗
其銓叙今古津梁後學所著述
傳之通都鉅邑者蓋凡幾種是
郛
書最晚出体裁仍之世說區分
準之類林而中所取裁抽揚宛
然成館閣諸君子一小史然嘻
奇矣夫巖穴之士何與於東觀
之盛也姝媛之儒何摟於長宿

之該也夏虫井蛙之見何能承
宏議崇論之緒也一旦得是書
讀之且咀嚼之若親聆撫頤之
謦咳影造金馬之創業也以方
之稗官瑣説道之所不該義之

所不出者是徒侈説銓傳贋鼎
也其得失懸絶何如嗜奇矣
夫
國家二百年来名臣碩老緒書出
自玉堂精選明啟得其寸楮隻

字一事片語者信之若蓍蔡珍
之若夜究箋々並儒安所得全
帙一一莊誦乎焦先生胸庫茹納
萬有鄴架琢藏萬卷能裒集更
能裏裁抽精騎於什伍揀擇腋

於衆白都内好事者往往祈得
而梓行之俾千古後學不致慨
我明館閣無成書因而補直國
史之弗備也先生之功于是為
大不僅粗知易者也閩之易大

畜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德惟一耳不多也以不多借資于多究且化多而還一則善畜德者乎以躋於篤實充輝之盛寧遠乎矣學者得先生所集叢語一善畜之弘裨身心匪淺鮮者詎惟國典朝章前言往行之蠡測已也余以是竊先生裒集之深心敢為之弁其首云

江右廬陵郭一鶚汝薦甫題

玉堂叢語目錄

玉堂叢語卷之一

太史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橒校刊

行誼

贊善大夫龍泉章公溢始生其音如鐘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至正壬辰蘄黃妖冦自閩犯龍泉公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賊所得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子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語賊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素聞公

名方出重購以求之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縶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降者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怒曰汝誠不畏死曰死即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脫歸避地閩中　太祖以東帛名公遂起爲佐命勳臣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制作稱旨名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父病數月不至　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間老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後起爲文淵閣大學士

太祖嘗名宋文憲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若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吳琳旣家居　高皇嘗遣使察之使潛至琳旁舍見一農人坐小杌起拔稻秧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家何處其人尚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　上益重之

方正學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州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正學上書政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克勤正學復草疏將伏闕訴之而克勤沒於京

師論者謂正學平生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權謹迎母就養母疾籲天祈以身代母卒躬負
土成墳廬墓三年有白兔青蛇馴擾不去
楊榮聞父訃告歸賜以鈔幣命馳傳以往既襄
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
焚其券族人有喪不能舉者悉爲葬之貧弱不
能自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割己
業畀之　詔起公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

楊文敏從　文廟北征蚤發淩霄峰公與學士
胡廣金幼孜迷失路　太宗命中官追尋得之
時昏黑中官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
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爲整鞍轡
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
之自乘騸馬從夜至旦不勝疲勞翼日出山望
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上大喜慰
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曰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行也
金問兄聲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
醫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問解衣循河視之得
百枚以進病良已
李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訪公途
遇一老枕袋側臥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
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客
嘲之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
與村夫野老相語問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
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劉鉉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恒館
渠之僚友卒而乏者爲具後事復教其孤有至
顯官者有病吏憐而舍之染其疾及家人或請
遣之公弗聽已而皆愈
宋琰居鄉勇於行義時疫大作姑家尤甚人皆

遠避無至門者公曰若此噍類絕矣患難不恤何以親爲遂宿其家躬治湯藥以全活之卒者出地葬之鄉間爲之感化

陳檢討繼幼孤母守節甚堅訓公嚴篤郡邑上其事朝命巡按御史廉之御史既得狀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盎從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遥

望見遽擲盎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歎即以上奏旌表門閭

宣宗幸史館撒金錢於地命衆取之學士李時勉獨立不動　上嘉歎親取袖中餘錢賜之

楊鼎鄉試首薦聞南京祭酒陳敬宗學行乃求入南監卒業不攜一僮攻苦力學躬自執爨恬如也敬宗試其文察其行歎曰閉戶端居廿人所苦雖箪瓢不是過也亟稱其賢有郡守欲妻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辭乃託鼎同鄉兵部尚書徐琦與敬宗言曰鼎淸貧而彼富裕父母聞之於心必安敬宗亦勸鼎從之鼎對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也敢貪富乎哉敬宗益羨其操

楊鼎居家冠婚祠祀遵用古禮其家法爲縉紳所宗又築靜善書院延師以敎里中子弟歲饑悉出所蓄以賑親舊嘗語人及諸子曰吾平生

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爲左中允以才堪經理陞戶部右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公適以流落相遇締爲布衣交廬陵既貴首被登薦　景皇帝在邸時爲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爲禮部侍郎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公者僉云

榷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官槖清貧至居無安泊之處寓棲故人家耳北虜也先既革心向化詣　闕表賀　景皇帝製衣一襲面命服之以觀其修短焉公手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受尚書以歸寒素自守不以身被　上知少見於顔色歲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帶獨立堦下未嘗先通於閽人及堯子津方八歲朝京師景皇帝親引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主簿天順

初罷及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退得免削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雅量時稱長者必曰楊尚書

楊仲舉先生嘗講道於胥溪之上生徒彌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善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尚當求我之所師者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㳟指士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且貧意惟以義相讓而士奇德之迨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尚書

楊公翥有厚德爲　景皇帝宮僚居京師乘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遂鬻驢徒行天久雨鄰垣穴瀦水公舍家人欲與競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何競爲金水河橋成詔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

董璘爲翰林編修有時名以母老歸養一日母

病思鰣魚時無鬻者即詣鎮江禱於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鰣以歸鄉里驚異陞修撰與修實錄後償太常典禮樂不可畀異流乞以巳爲其官遂獲諡

司業吳先生溥自幼立志不凡雖寠夙夜勤苦淬勵不奪於外物在國子時以禮率其屬官不檢者不便之相與求先生之短以沮之卒無所得又飾詐以謗之然先生素行孚於外者久謗

卒不行有以告者自引咎而已以是名益高而
謗者益不容於濟讒
吳先生與弼司業濬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
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
命還鄉畢姻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另册赴京
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與
弼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
請見曰昨自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

父執也若四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來從學者
不納贄或極其誠敬始收之後或有過即以所
收者還辭而不敎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於
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
行實踐鄉人化之
曹鼐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
心動輒以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
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
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
宜子孫若是公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王僎嘗得楊氏别業有祖隴在欲徙之公歎曰
彼以全產售人而不能守此三尺吾不忍也不
聽其徙闕其垣使四時祭掃焉
楊文懿凡有賜賚必奉親及施與族衆迨親沒
而　朝廷恩眷日篤至給三俸恒以親不逮養

爲歎乃請以少傅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
周恤親族故舊之貧者　詔允之
徐溥入官即分俸以贍族人及在內閣乃買腴
田千畝爲義莊又立條約爲永久計　上嘉其
義特命蠲其徭役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
人以二缾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
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始黑多

黃少澥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貴不輟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一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益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

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僱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丁寧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哀談

黎大樸世居華容性耿介寡合重倫尚節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名獻民及女皆幼育爲己子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死而董適未還大樸展省至臨清使檣其柩以歸太常卿孟士亨卒家貧不能舉大樸倡諸鄉人合賻俾襄葬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祿死藏所寓物十年俟其子長乃還之所居黃洋渡潦輒病涉捐貲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禮部尚書 懷麓堂稿

黎文僖在部不受私餽不行請囑尤愼形跡事涉矯詐輒窮本末必暴白乃已聞人有玷行雖所甚愛必摧抑不曲爲庇下至胥隸亦畏憚不敢犯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婚葬飲宴之禮人多視以爲則

羅一峰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官者言民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祥麟威鳳見一惡人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寒凍餒之人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爲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倫家居有客晨至倫令具飯妻曰瓶粟罄矣命其子干之旁舍比舉火日已午倫晏如也

章楓山祖居渡瀆在蘭谿城外十五里後去官家居過客與上司至蘭谿者必出城訪之至者必留飯雞黍楓山不能備皆族人營辦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之偶有一廢尼寺上司送與爲宅楓山遂徙居城中惟舊屋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碍冠楓山終日宴坐其

中每作文搆思必起坐繞室中行紗幘數爲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竟卒於斯別無營搆

吳文定公忠信弘厚全德不可勝紀未第時家應織人役徵擾百狀公見重於有司其父不以有公怠事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亦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覓其事父不知也里儇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隨詈公於車旁從人欲一較公名戒勿應而已又刑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無已令校官重刻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述職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冢宰卽從之遷佐別郡　水東日記

吳文定篤厚倫誼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

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

吳公少有介行聞於鄉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爲館師其家有女方笄窺見公心悅焉朝夕輒以肉羹遣親婢通意於公公郎以他故解館去人扣之公終不言及後其女物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訓示子孫其厚德如此

吳公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爲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

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清妙無愧古人成弘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雖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劉少傅忠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父致仕家居素奢而漸貧乃以三十金與韋曰恐汝父奉養不給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謝文肅先世遺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

墓祿稍贏即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建方石書院周宗黨治喪併患難之不贍者其處宗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顧璘撰傳

崔銑云羅景鳴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於典而嗇於典其見貽於細故而闇於大然能自鑄偉詞不亂於頹習往西涯公處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亡是非之心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逆濠將叛遣使齎金餽於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

呂仲木曰吾未見甘貧者也居翰林而見何子粹夫焉一布袍六七年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喪母毀瘠卒父徵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稜範歷仕留署匪云要樞

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

陳公甫自京師還與族弟同舟至廣東陽江遇寇乘小艇掠之盡劫舟人財物而去公甫居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寧取我物耳寇曰汝爲誰答曰我陳獻章也寇舉手作禮曰我小人不知驚動君子幸無怍舟中之人皆先生友也忍利其財乎悉還於舟乃去

正德壬申湖廣調永保二司土兵截殺流賊所

經鹵掠一空行至華容[illegible]劉司馬大夏司[illegible]
以善言各拜曰大人鄉里安敢犯遂爾然出[illegible]
雞犬不驚

山東許道克爲學士母喪家居一日族叔負米一囊置於路見學士至曰汝爲我負之公忻然肩負隨行送至其家而去

景暘爲人篤於孝義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且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烱然舊疾如失人稱其孝

感云妠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子女使得所與張貢約爲婚貢旋死暘曰禮聘未行心已許矣忍負吾友於地下乎名其子妻之一女以瞽廢其友潘準曰可使景女不字乎願字吾子暘乃求娣以從曰庶吾女有所歸壻亦不至無以爲家也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

楊公廷和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捐建坊費修縣城城成賊至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葢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

文學

申屠衡長洲人幼學於楊維禎明春秋肆力古文洪武中草論蜀詔稱旨授翰林院修撰

高啓以修元史成授翰林編修擢戶部侍郎不拜致政歸所著有姑蘇雜詠婁江吟稿史要類抄及缶鳴江館鳳臺吹臺槎軒扣舷鳧藻諸集與楊基張羽徐賁齊名世以擬唐初四子族弟士敏亦工綴述啓嘗評其文有春容溫厚之風無枯槁險薄之習所著有辛丑集

張羽字來儀烏程人元末避地吳中頴敏讀書一覽不忘爲詩文俊逸典雅工繪事洪武初舉

明經爲郡學訓導歷官翰林待制太常寺丞所著有静居集羽與高季迪楊孟載徐幼文王止仲張子宜方以常梁用行錢彥周浦長源杜彥正輩結詩社號十才子

翰林朱學士允升歙縣人 國初名儒也一時制誥多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之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徐魏公則曰槩自起兵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

兹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於常鄂公則曰馮異功不下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曹彬於誠意伯劉公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其實今新編皇明文衡皆不收入豈編集時偶未之見邪 東皐雜記

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字志道閩之古田人由元侍講學士入 國朝爲今官所著有翠屏稿淮南稿南歸紀行集安南紀行集春秋春王正月考嘗奉 詔使安南教其國人行中國禮世子服三年喪 太祖賜勅以陸賈馬援比之又賜御製詩八篇與宋景濂劉三吾齊名

高廷禮棅少與同郡陳亮王恭爲布衣交著詩數百篇號曰嘯臺集嘗總唐人詩揚扢上下之至旁流爲十餘品品然其宗指則歸於開元又爲品彙百餘卷洪武初入翰林爲待詔遷典籍著詩數卷號曰木天集爲人惇厚有至性事親以

孝聞善與人交無新故賢愚一也其爲山水畫極工客從廷禮求之輒自戲曰令我作無聲詩耶以此稱廷禮有二絶云

宋訥嘗同諸儒應制撰勅文并僧道錄司領敎事者十有六通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超授翰林學士

學士王忠文公禕字子充義烏人文章宏麗沉雄自成一家初 太祖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江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禮部侍郎禮制多從公所定除起居注啓沃良多詔修元史名宋濂同爲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非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於　上即命齋賜之洪武壬子　上以雲南梁王拒命弗賓詔公奉　命詔諭竟爲梁王所殺不屈而死所

著華川集續集東萊大事記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之淳在軍中嘗爲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草者爲誰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名之使者不喻旨械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師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爲我斂屍姑乃大慟之淳行次東華門門已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纍從屋上遞入纍纍易數次至便殿膏燈煌燿　帝坐閱書之淳俯首庭下　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膝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即不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上之遙望燭影下　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復

如故出至姑家猶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謁　帝問曰爾世宦否對曰臣父翰林應奉唐肅即日命嗣父官　剪勝舊聞

王恭字安中家故貧則爲樵往來羣山中自稱曰皆山樵者恭善爲詩援筆纚纚千言立就永樂初薦修永樂大典同郡王偁爲翰林檢討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自無恙君無深誚我居三年

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居頃之投牒歸著詩數十卷號曰白雲樵唱其在金陵曰鳳臺清嘯歸田曰草澤狂歌軼不盡傳廬陵解縉稱其布衣蕭然不慕寵榮比之朝陽鳳鳴

詹同文淹貫羣籍隨叩而鳴每講易與春秋尤獨超詣聽者豁然賦性爽敏涵揉濬發爲文操筆立就水湧山立可喜可愕時與　上同遊每應制有作　上未嘗不稱善也

王褒字中美博極羣書少有詩名洪武中以明經貢入成均頃之擢舉應天歷瑞州長沙兩郡博士遷永豐尹其治永豐課農桑與儒學縣無通事永樂初以文學薦修　高廟實錄擢翰林修撰及修永樂大典勅充總裁官

王洪在永樂間　上方以文學招延天下之士而四方貢獻日尋不絕如麒麟白澤玄兎騶虞芝艸醴泉頌歌賦辭之作率多先生之筆文學之臣苦於考索求者闐門而先生應答如注是時西江號文獻邦而諸老前輩咸撝遜折節下之凡卷帙苟缺先生之作猶無作焉其見推重者如此

王汝玉嘗與學士解縉應制撰神龜賦汝玉第一名大振然忌者衆竟以他事下獄死洪熙初追贈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於其家汝玉爲文兼古今體製而賦尤贍麗詩語雋永得唐人

風格舉筆數千言頃刻立就所著有青城山人集

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陳先生濟者以布衣名至爲都總裁時合内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繙閱中祕四庫書浩瀚塡委先生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别去取莫不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嚮答未嘗觝滯

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

毘陵陳濟先生善記書其長子道侍側問曰外人云翁善記試探一書請誦之可乎曰可因探得朱子成書曰是書固難記汝可舉首句如其言遂朗誦終篇不誤一字當時 文廟嘗謂濟兩脚書廚云

太宗在北有白鵲之瑞行禮部南京慶賀監國

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官僚具草皆未愜命蹇義持示士奇曰甚寂寥且不着題以賀白鹿白龜皆可命士奇改益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蹌蹌於帝舜之廷如玉有輝翯翯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也 三朝聖諭錄

曾襄敏棨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宏博鮮儷時 文皇初御極慨然欲興起斯文乃選進士中秀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應列宿開文淵閣盡出中秘書使讀之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內帑鈔爲膏火費棨以翰林修撰居選首 上時名試二十八人棨信筆千百言立就辭理俱到深見獎重遂名聞天下扈從巡北京數燕間應制賦詩輒稱 上意後有薦文士於 上者必問得如曾棨否其文如源泉奔放一瀉千里

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組繡讀其文信然工書法草書雄放獨步當世

景陵一日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遣問之閣中三楊輩皆不能對 上顧諸史官曰有能知之者否陳繼時在下列出對曰龍有翅而飛曰應龍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視之信然

即識之手錄口誦自晨至昃不輟暮歸少暇即爲門人誦解書史退則吾伊聲復達於外益寢不移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甚有先儒所未到者書成鬚髮殆白嘗考一事不獲不懌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其好學類此 李賢撰碑銘

劉文安之學六經子史下至小說稗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成誦非他人之彷彿記憶者

比其爲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逼眞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第略業舉子者家傳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求文者日踵門而公皆曲爲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爲人所膾炙 劉宣撰行狀

張學士元禎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忻然不爲下作易書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皆未脫稿爲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爲人所重莫能軒輊

陳白沙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一日讀孟子至有天民者歎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弱冠領鄉薦兩上春官不第聞臨川吳與弼講

伊洛之學遂從遊既受業忽悟曰夫學貴自得苟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日靜坐其中 張詡撰行狀

南城羅公玘好爲奇古怪險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銘銘成語之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

峰稿者大抵皆樹巓死去之所得
羅玘肆力古文欲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同館類
皆推遜弘治己酉授編修名益重求者戶屨相
接然益自重不苟作有所酬應常杜門謝客終
日苦思必得意乃始命筆意苟未㥦稿雖數易
不厭也每一篇出釀郁頓挫多不經人道語士
林傳誦文體爲之一新
丘濬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誌序

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
之不與公瓌奇跌蕩限韻命題即席聯句動輒
數百言豪詞警語如壯濤激浪飛雪走雷雲觸
山而電逝發同時文正公西涯峰回海立公直
欲相雄長無畏
王端毅公羣經無不涉獵尤熟於書詩嘗言我
亦耋老始知學耳公之才德老而不衰者以此
時公年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爲書一言一動
必揆諸矩度嘗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
才難得清言上之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
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
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
薄規爲必麤以此雖有異質亦不能成公曰然
吾見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鄉舉吾未欲急於
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周公洪謨緒閑之餘偶有所得輒爲闡明剖析

其間卓然自得者於聖經賢傳大有裨益積久
得三百四事粹以成帙名疑辯錄在禮部時以
獻於　朝意欲綴於各經書本註下以梓行也
公恒對人言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
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
易也
瑣綴錄言李西涯問康齋以下學上達之義康
齋曰未論上達之玅且言下學其言引而不發

至言也西涯乃言先生亦不記傳注可謂謬矣豈能記朱注者乎下學上達之人乎李之明達未必至此但直之忌諱耳

憲宗一日於内得古帖斷爛不可讀命中使持至内館適傅瀚在且即韻爲二詩以復　上大悅有珍饌法醞之賜

吳文定爲文不事雕琢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紆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

爲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着高壯一洗近世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似蘇而多所自得者　王鏊撰集序

倪公謙性敏甚落筆千言應制賦詩中人率立候以進奉使朝鮮遠人一睹手采悚然歎服有所作即席揮灑不加點綴莫不吐舌驚以爲神至今國中梓行其文平生著述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歸田稿四十二卷南宮稿三十卷遼海編四卷

楊守阯與守陳自相師友博極子史爲文謹嚴編纂考校極精詳嘗對海外使歷舉其國中事其人驚服其文學論議與所履歷略似守陳而同爲解元學士吏侍一時對署兩京翰林時尤羨之

俗傳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弘治中　孝廟御書小帖以問内閣李文正公具疏以對據

圭峰羅玘蘆泉劉績之言承　上問而不敢下臣之美賢相之盛節也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於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烟火故

立於香鑪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於
門鋪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
其性通靈不寐故用巡警

方西樵予告南歸劉銑往候之見命屬吏書繳
銀圖書疏公止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翁又
受恩獨隆者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
統間三楊皆帶之回矣口誦三疏遂斟酌用之
圖得不繳及典籍呈原稿與所誦隻字不差樵

翁但遇客即稱公之善記弘治以來辦事兩房
以博知舊典著名者公爲首而蘇州劉棨貳焉
時謂之二劉若古稱孝威孝綽二劉云家故多
書至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作賢述山經海志
稗官小說石室靈文無不藏焉有時暴於晴日
非三五識字健僕兼浹旬之久盤播不能盡也
與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家
他可知矣

王韋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既成詩自爲
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
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爲近詩未嘗
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
謂爲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國寶新編

江暉字景暘以翰林修撰爲按察僉事有集曰
亶爰子按山海經曰亶爰之山多水無草木不
可以上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名曰類自爲

牝牡食者不妬取以名集別無深義暉好以詭
僻字作文王稺欽有詩贈之云江生突兀揚文
風千奇萬怪難與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
止過揚雄古心已出丘索上遂旨或與神明通
求深索隱苦不置一言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
過鐘鼎絕藝恥作斯邕等生也爲文遣弟書一
出皆稱二難並縱有楚史不可讀滿堂觀者徒
張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腹君不

見好醜從來安可期豪傑有時翻自疑伯牙竟
爲知音惜卞氏能無抱璞悲請君寶此無易轍
聖人復起當相知

正德丁丑歲　武廟閱文獻通考天文星名有
注張問欽天監不知爲何星也內使下問翰林
院同館相視愕然楊公慎曰注張柳星也周禮
以注鳴者註注味也鳥喙也音呪南方諸鳥七
宿柳爲鳥之味也史記律書西至於注張漢書

天文志柳爲鳥喙因取史記漢書二條示內使
以復同館戲曰子言誠辯且博矣不干私習天
文之禁乎

嘉靖初給事中張䍧疏有𠔇宇䰠瑣四字　上
令問內閣不能知也楊用修取荀子非十二子
篇以復梁文康歎曰用修之强記何必減蘇頌
乎荀子注𠔇即譎詭詐也宇訓大言放蕩恢大
也䰠說文高不平也　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

無如用修所撰有升菴全集升菴詩集升菴玉
堂集南中集南中續集南中集抄七十行戍稿
升菴長短句長短句續集陶情樂府續陶情樂
府洞天玄記月節詞升菴詩話詩話補遺丹鉛
錄丹鉛總錄丹鉛續錄丹鉛要錄丹鉛餘錄丹
鉛摘錄丹鉛閏錄丹鉛別錄丹鉛贅錄墨池瑣
錄轉注古音略古音叢目古音獵要古音複字
古音駢字古音餘錄古音略例五音拾遺古音

附錄古文音釋韻林原訓奇字韻襍字韻寶金
石古文六書索隱六書練證六書探賾六書統
摘要篆韻索隱古篆要略隸駢書品詞品銘心
神品書畫神品目書畫名跋箜篌新詠檀弓叢
訓墐戶錄希姓錄淸暑錄瀑布泉行滇程記滇
候記滇載記錄異記異魚圖贊夏小正錄升菴
經說經書指要楊子巵言巵言閏集敝帚病榻
手欥啼籛銑筆四詩表證山海經補註水經補

註所編纂有蜀秇文志選詩拾遺選詩外編皇明詩抄皇明詩續抄五言律祖李詩選杜詩選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別選六言絕選蘇黃詩髓禪藻集風雅逸編唐音百絕唐絕精選唐絕搜奇唐絕增奇絕句演義絕句辯體宋詩選元詩選千里面談交遊詩錄交遊餘錄詞林萬選百琲明珠草堂詩餘補遺塡詞選格古今詞英塡詞玉屑詞選增奇韻藻古諺古

雋詩林振秀古今風謠古韻詩略說文先訓文海釣鼇禪林鉤玄秇林伐山羣書麗句哲匠金桴羣公四六節文赤牘清裁赤牘拾遺謝華啓秀經義模範古文韻語古文韻語別錄管子敘錄引書晶託逸古編寰中秀句蒼珥紀遊譚苑醍醐黍問糾略羣鹽傳神唐史要偶語經子難字麻位圖說連夜吟卷各史要語晉史精語莊子闕誤江花品藻羣書瓊敷羣公四六叢珠與

地碑目春秋地名攷批點瀛奎律髓批點文心雕龍古今柳詩名奏菁英寫韻樓醮錄晴雨曆龍宇醮俎韻語陽秋瓊屑

問馬集一卷十五篇長洲吳子孝純叔撰純叔嘉靖己丑進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謫邯鄲馬曹著此書蓋以自托也語甚雅馴可觀古有相馬經辯馬圖良馬論不下十數種諸葛穎相馬經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傳此編可以

補圉人太僕之闕其謂相國馬者經歲不一遇而相駑馬者富於一時余讀而尤悲之 潘園集

王子衡著愼言十三篇俾相確訂閎深洞達趣語玄幽上究乾樞下稽物變人倫運世學統政模參伍詮析必要聖軌殆上六籍之精英名理之楷式與至其原五行則先水火辯性本則主緣生語學術則貴經練品施措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剏義殆所謂神解之機不束曲教而成

一家之言也　顧璘序

蔡羽見諸論著其辭宏肆潤而不浮詩尤雋永蚤歲微尚纖穠既而瀕涉晏靡一歸雅馴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雖長吉不過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吾愧死矣其高自標表不肯屈抑如此

言語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彦

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得釋

國初朱善爲大學士　太祖問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答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泉太阿　冶城客論

施槃在翰林　宣宗問卿家吳下有何勝地荅曰有四寺四橋皆勝地也　上問何名應聲曰四寺者承天萬壽永定隆興四橋者鳳凰來死吉利太平　冶城客論

楊守陳語徐少詹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遊陟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況已索然矣

呂仲木家居有巨臣入都來别濱行語仲木曰吾此行得操柄必大用先生仲木對曰張子厚

有言執事苟與人爲善孰不願在下風若不然士有遠於千里之外者矣其人默然

弘治中虜使語館伴有一偶語無能對者因舉日朝無相邊無將氣數相將李公西涯聞之即口占令應之曰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

世廟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上悅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巳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陸平泉爲祭酒請告歸時唐荊川以中丞禦倭歎曰公得請未知余何日歸耳陸曰某如西賓病則主人只得放回公乃良醫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

玉堂叢語卷之一 終

玉堂叢語卷之二

關西劉必達校
太史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橒梓

政事

章溢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務存大體不屑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

吉安歲凶贛帥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糴民啼號於道熊鼎爭曰盜之起者爲饑寒所追也今使君閉糴將開盜門脫吉事亟生變贛能獨全乎全悟卽弛前令

熊君鼎爲僉事分部台温二郡經方氏竊據後爭訟以數百計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威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之兩造無驗者籍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戶悉弁之別郡僞

官悍將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刮種類遷於江淮間民始安僞萬戶金甲奪三人妻其夫訟則更爲娶婦君至三夫皆訴君論金棄市各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君攝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養願公憐我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斷其妻還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夜遣去一營幾空

范敏授戶部尚書 上諭敏等曰暴者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娶嫁喪祭之物舟車絲帛之類皆勿稅戶部宜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二十三年 上命楊靖榜諭各處稅課司局巡攔令許所辦額課日逐巡辦收於司局按季交與官攢出給印信收票不許官攢侵欺致令巡攔賠納違者重罪其各處稅課司局巡攔商稅俱三十八分稅一不得多收

京師饑陳俊奉勑發太倉粟壹百萬石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射利俊請於 上凡糴以升斗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阻而饑者獲濟

富民固山周家豪橫以私債殺人御史按之以法周乞請大同納粟三十萬以免死時大同有事用兵倉庫告乏司錢穀者請集廷臣議詔可其奏會議間衆未發言王強正色曰祖宗律殺

人者抵命貪贓者落職柰何貪富民三十萬糧廢祖宗法乎衆莫敢異卒坐

胡若思宰桐城以愛民爲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爲害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蝗塗中見臥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醫藥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十萬人議賦役必驗丁產勾攝公事止遣信牌行移公文必於日中決之暇日輒詣學宮勸督儒生

故桐城人才獨盛皆公敎也又鑿渠引桐溪水漑西郊民田數十頃民至今利之名曰桐渠後公卒邑人思之配食朱司農祠

羅汝敬宣德初爲工部侍郎奉使看詳蘇郡歲賦二百二十餘萬天下無與比而郡民徵運不勝困弊卒之力不能繼官存其數實未始足列請於　朝得赦常賦三分爲數七十萬宿逋爲淸久之戶部復擧舊負況太守鍾抗言之有失

信於民之語　詔復賜免自是民力稍紓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卽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就東陽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勑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俟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卽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正統間朝廷勑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邊將受勑疏請何府支俸衆歸罪武選鄭厚東楊徐曰鄭主政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勑書旣云右府卽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汴城流莩聚集相爲蹈籍守郡者議逐之俾還諸屬以就賑李公充嗣曰餓殍死在旦夕力不自支又安能匍匐至彼昔人以設粥之事謂非良術然驅之使僵仆於道路而吾輩坐視其斃

誠不忍爲也亟令城中四門置釜爨數十遝勤能有司日饘粥以食之旬日之後擇少壯者給道餉先令就粟於各屬而老弱病疾之民膳月餘而後遣由是民賴存活者以萬計

李公時勉爲祭酒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新條敎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興寢有常終夜二鼓方聽就寢或時潛行以察勤

倩恩義浹洽不啻父子

南京戶部尚書缺宋琰攝部事六月議以鹽引羨金代辦漕舟料價蓋衛卒餘丁累年重困奏行集議持久不決至公始議疏爲今疲瘵用甦

王公翺有所當行寢食弗遑坐以待旦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見顏色或有未善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尋所在官吏來京者問有無備積民不得流離餓死否其愛國愛民如此

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王公翺判曰卒死以罪妻女死於夫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璟後爲將有名

琉球諸國遣子弟來就學人曰行故事爾奚庸敎劉公宣曰夷狄慕中國而來學不盡心以誨廸之是遏抑其良心也外國生俱感悅厚贄金以獻者再固却之外國生以聞被　命宣受毋辭宣乃受

徐武功在張秋治水久未就功問於王尚書來王尚書曰分水勢尋水源武功於是先開數渠引水散爲各支流水而時或汎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丈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武功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眞水源也百計塞之皆莫效至下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

道武功往謁問術僧不肯言强之但云聖人無欲武功歸思而不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同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去也武功時爲人道之

徐有貞欲爲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一一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

字事此奚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

正統中綵繪宮殿擬用牛膠萬餘斤勅巡撫尚書周公忱供辦會公以議事之京遇諸塗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至京自有處分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壞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發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陳兩得其便時

王振欣然從之益重公才識

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江南巡撫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聞公有一冊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公詰其失船爲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

周文襄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尚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凶荒。朝廷不知缺乏或問之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即據實奏

聞求免歲糧　上無不准所免之數即以濟農倉米補完所以民不知凶荒　朝廷不知缺乏也問當時何處得此米曰此有二項其一奏改南京公侯祿米於各府關支省下運耗十五萬其一奉例勸分得米又六七萬每歲兌軍起運畢令催糧里甲運此十二萬米入濟農倉賑濟補災之外歲有寬餘皆積之此米所以多也米積既多每臘月徵糧畢新正十五以後即有文移

放糧曰此是百姓納與　朝廷餘賸數今還百姓喫種　朝廷田秋間又納　朝廷稅也所放米每戶率二石或三石不曾有放一石者時文書雖曰抵斗還官其實多不取每歲折糧銀布常以正月半開局曰百姓多間納了米留些須與過年畜養牲口至二月可賣以納銀綷紡綿紗至三月可織以納布四月起解於　朝廷事亦不誤也糧運過江遭風損失者公皆先知人

以爲異久之乃知公於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具風水報各與數健卒給其使令人感其誠無不盡力其思慮詳而計算密雖處家者亦恐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撫時往來皆乘小輶驛站過村庄僻處詢訪民瘼五保有王槐雲者夏月林下乘凉公至與並坐說田里間事甚悉俄而從者至始知爲巡撫叩頭謝罪公笑而撫之且畢其說而去其心勤民事如此然自視欿然有

感懷一首云日宴忘餐夜半興簿書煩惱爲無能秉心初擬逢衡鑑任懇寧知越準繩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愈增前非未悟羞蘧瑗敢嘆微軀踐薄冰　顧清撰年譜

平陽王復封晉王即以故護衛官軍田廬爲請章敞受命往勘之則較其軍數量以田廬歸之餘給於民王不悅敞啓曰國中先三衛今止一千戶所以三衛田廬而歸一所之人得無過且

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國內軍民宜均愛之庶副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諸官蚤有此言吾亦豈敢上煩　朝廷哉還奏　上嘉之

孝廟一日召劉大夏諭曰諸司弊政雖詔釐革然聞弊莫甚於內廐御馬監及御廚光祿寺將一淸之如何公對曰是干左右賴　聖見定而自主之耳先是勇士及工匠率中官套頭京師無賴子弟一人而冒三四名大爲國儲耗　上遂勅

從司馬熊繡及給事御史書削籍罷行伍計一月頓減冗食十餘萬金內外稱快

周經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識者已知其文學骨鯁而未盡知其政事弘治己酉權禮部右侍郎每議政涖事必傳經義若郤西域貢獅毀黃村尼寺爲　先廟盛德事皆經與左侍郎倪文毅公贊成之

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俊

費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周公經手後有蹤跡爲此草者以問耿公裕公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時論葢兩賢之

周公經視民病恫瘝在身寬逋負緩征斂裁冗食一時善政多出公建白四方以災傷告者必覆奏蠲之屬吏有務刻以爲功者下其考人始向慕爲惇大寬平之政掊尅聚斂之風爲之稍革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果入多者則與下考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幷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如稅銀二分經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卽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卽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三分而此獨加稅五分人將謂　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　憲宗妃栢氏家亦有私田

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　東宮庄者　上因經前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請一裁以法皆歛不得肆

耿公裕爲祭酒時勳戚子齒幼者裕恐其難教取所當習讀古今嘉言懿行爲韻語授之它日有獻於　上覽之嘉嘆

韓王內使李毅等不欲居韓王府一日相率作
令旨開城門挾弓跨騎越關赴京師錦衣捕獲
之毅等出懷中奏辭訐王過所司請勘王尹直
以毅等不安王府逃還此拒　上命罪一詐傳
令旨乘騎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摭拾王小過當
殺罪四彼既負四罪又聽其虛言以勘王是重
一罪者而輕宗室矣遂押還
朝堂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直謂人以無子

娶妾遭妻悍忿毆之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
世之妒婦凌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
書可矜得不死
徐公溥在內閣十餘年以仁厚養國體以名節
勵士風匡救將順恒以正君德爲先其所謀議
必欲慎守成法或勸其有所建白公曰國家法
度皆我　祖宗神謀廟算其所以爲元元者甚
備患在不能守耳豈宜更張

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
妻以女覘非分獄具當坐反牛玉援近例請官
邏者岳公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活
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朝論韙之
王端毅鯁亮峭直好善惡惡出於誠意憫時悼
俗有甚護疾故身雖在外而其心無日不在朝
廷如公者古之所謂社稷臣也昔宋韓魏公雖
在外其心嘗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

聞更　祖宗一法度壞　朝廷一紀綱則終日
不食富鄭公使虜功甚偉每不自以爲功至知
青州活饑民四十餘萬常自言過於作中書二
十四考矣公自淮揚以至撫南畿其所全活以
億萬計至其愛君憂國之心發於至誠故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嬰觸忌諱死生以之又不但終
日不食而已也世方以阿意順旨爲賢剝膚椎
髓爲能吁亦可以鑒矣　泉談

王端毅公恕初知揚州折獄咸得其情有一老婦嘗誣鄰人爲盜公閱其贓有二裙一寬而長一短而窄老婦謂其子婦之裙其鄰謂其嫂與妻之裙公詰老婦曰爾一人之裙詎宜有長短廣狹不同耶遂明其非盜有二人爭牛公紿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爲歸盡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爭不已公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惜如此人稱公爲神明云 瑯琊漫抄

王公恕劾鎭守中官諸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輸之京師勳臣世帥亦爲營戟所役官軍士民皆還部業使人至吏方無敢索賂勢家假驛傳撤私貨者皆自顧役於是聲震遠邇

咸寧伯王越罷黜居久弘治間侍所親當國覬覦復用自陳有功于國受讒廢棄欲乞復爵以圖報效疏旣入下吏兵二部會議衆畏縮不出一語吳文定獨曰若論威寧之功在 先皇之時已嘗論革今乞復爵當考自後有何功勳如念先功而復爵是今攺 先皇令也無從奏請事遂寢 野記

馬公廷用署南京戸部會歲歉江北流民就食都下者相屬留守諸司議所以拯救之法或以爲當請于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請而後賑濟數萬人將化爲鬼物矣古人固有矯制發倉者吾

請獨任其罪衆是之賴以全活者甚衆

祠部給度十年一舉時僧道集京師以萬計權貴多爲之請傅瀚力言此輩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縱未能如 祖宗朝之制亦當稍賜裁抑遂攺十年一給之例

濟川等衛快船工料額設江西湖廣南直隸等處每負課不完劉公能請遣官催督歲終上計簿錦衣衛赤黑沙洲及陂池葦荻魚稻之稅不

下數千金率多掊尅公奏差屯田御史及本部屬官查計租額量給支用其餘解部貯庫并新開之田通收租課備買馬之用

騰驤四衛勇士隸在中涓多竄市人名籍幾至三萬王公廷相佐本兵奉命清查留五千餘人盡裁其濫禁旅肅然

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混無名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爲憂每

與戸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文言于
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經理其事謝公遷撰旨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給令得所編戸已三十餘萬復有沮其事者遂中止識者恨之未幾果叛 朱希周志

謝文肅在南監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損皂役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於官構東西二書樓以皮鏤板上疏請增楼遲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若擇師儒慎科貢等論列尤多在北請增號舍修堂齋又謂廟門衢斜而狹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雇役之餘諸生貧困者有給死者請京府賻給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之意

涇野爲北國子祭酒時監規久弛先生發明揭示動以身教一二貴游子弟有不率者卽繩之

以法不少假借於是咸知所從事而乞差爭撥之敝風頓息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謂乃日刮月劘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於旦夕故謂之寬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之嚴也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今人才漸不如古豈眞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皆有師道而以敎人爲職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

才之日流也甘臨希悅違道干譽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為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

正德辛巳嗣君未至廷和承　制專斷者二十七日驚抑奸雄　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大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誦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

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

世廟初即位廷和具　詔草上之報可始草上而司禮諸中貴以其關內政者數條屬廷和削去廷和曰往者吾儕之不得職公等謂出　上意今者亦出　新天子意耶不然吾儕賀登極後惟有一去且叩之　上以誰削　詔草必有當之者於是蔣冕及毛紀相繼[illegible]

語塞已而　詔下正德中蠹政釐革且盡中外加額稱　新天子聖人而所革錦衣等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倖得官者殆盡失職之徒銜廷和切骨入朝有挾白刃伺喝於輿傍者事聞　詔以營卒百人為廷和出入衛

楊石齋當　武皇大漸之時其調度區畫取辦

俄頃命中書十餘人操牘以進石齋一一口授動中幾宜畧無舛錯此真有宰相之才雖姚崇何以過之

霍公韜在南都禁送喪之設宴飲絕婦女之入庵院罪樂戶之買良人毀淫祠建社學散僧尼建祠表岳武穆何尚寶之忠節給田表蘖谷王都憲之清貧甄別應天鄉飲之賓介援恤忠臣花雲之弱孫此皆關係風化之要者也禁諸司

之強買貨物除夫役之守宿私衙查坊長之供辦酒席省地方之賃倩卓椅華樂工之日辦茶果核開讀之恤老實惠此皆關係民隱之切者也年譜

徐公階擢浙江按察僉事提督學校益勵於職歲周行郡邑必徧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先既唱諸生第人人爲語所以甲乙故即見斥者得自鳴而折之不得已施檟楚示愴然色諸生人人還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仍視學

政所操舍一如浙江時而加詳密

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餘萬金應上供司農爲五十萬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鄢懋卿以都御史出經理肆爲蠹盜乃欲以利孔詭結上心搜宿逋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爲歲額額輒不登而商漸困至有雉經者不則亦鳥獸匿徐公階熟知其弊得御史發之擬 旨仍舊額額亦登流徙悉復

漕河通張居正謂歲賦往往迂緩逾春而後發即水橫溢非決則涸乃採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而畢發未少罹水患其始司農頗不便之久而習以爲常太倉粟至支十年

銓選

詔汰在京諸司冗官 皇太子令兩坊長官簡賢者留之庸者汰之時鄒緝爲左坊長執筆畏

縮不敢下遽起稱疾不出次當陳仲完長坊事即提筆書某當留某當汰衆皆服其明決被汰者亦自愧服仲完奉命授 皇孫經多所輔益歷官二十年不遷夷然自足 皇太子恒言春坊如陳仲完不易得

曹公義盡心率職品量人物鮮有不當時泰和王直爲尚書以義精選法凡黜陟賢否一以托之然義事王甚謹於事可否非經咨決不輒行

以故王待之益厚且密嘗謂人曰曹公端人也
黎公淳首吏侍持法益堅有請謁者笑應之然
竟不行聞人有玷缺雖所甚愛必加摧抑下至
胥隸亦畏憚無敢犯權貴用事不通饋問卒亦
無他凡出内批故事翌日部大臣必陛陳補奏
時除授浸廣有諷令勿奏者曰此　祖宗舊典
所以防偽遏姦淳不敢廢諷者色沮久之竟停
陛奏而淳亦改南吏部矣

河南耿公裕爲太宰性寬恕一日除進士六人
爲王府長史六人始登第氣傲甚聞之殊不平
同詣部堂譁然爭辨不肯就極言選法不當耿
雅安慰之衆愈侵侮吳文定公正色曰諸子亦
聞董賈乎二人亦曾爲王傅名高百世諸子厭
棄斯職詆毀主司豈仕可從人自擇耶不思汝
輩皆吾所取不所學何事因謂耿公曰諸生溢
肆甚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降旨爲首者
謫戍邊餘皆發充吏於是紀綱大振

越閩胥人華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
往月官去劉公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
究竟接代凡華罷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

劉公忠於庶寮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某恃
勢驕横人皆憚屈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
私昵者也乃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咈乎
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縱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
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
黜之黜者亦不敢訴丘公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
歲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
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
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　勑凡歷官

未三載者俱復其任歸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迹亦勿黜

當考察之期劉公龍奮然以進賢退不肖為己任預奏考察事重若被黜官員希圖報復反自知不免媒孽當事者俱治以重罪　上可其奏於是裁酌精核聲實必當評隲品列不惑浮議人咸稱其鑒

朱恭靖為南冢宰適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或以恭靖為私公曰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許公讚崇以用人圖治為己任　上懲邊患未寧責在巡撫大臣専恣罪在言官各令公考察公參稽與論擇巡撫脂車骫法及苞苴自私者擬斥十餘人其科道素乖風紀並建白無聞冗臏可厭者擬黜調二十餘人一時士氣復振尤念人才當愛惜有孤特自立為人擠棄及言事傷激遭擯者薦起十餘人在吏部前後十年用人不憑臆決每遇來京官見各令舉所知其薦同者注錄不拘疏逖推用之每銓注必論才高不與地繁簡兼風土南北而劑量之嚴司公正怨或疵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

凡投選及各項文移吏輩多假駁查送問為騙局霍公韜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所措手吏役應援諸衙門實參者例俱拈鬮以示不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蓋皆依託勢要行重賂以圖厚獲者新舊相代索頂首銀多至千金公一槩鬮撥痛革頂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差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費供司屬宴飲授選日則擇地註官公盡黜革之

徐公階佐銓時年僅四十三榜戒語於堂自誓故事吏部大僚鎖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徧數

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
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亹亹咨訪邊腹
要害吏治民瘼暨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其
人見者亦自喜願為之盡階益有縉紳間聲尚
書熊浹雅重階托以肺附而階亦為之竭力相
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然歸
賢

籌策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陶安首先來見　太
祖問曰有何道以教之安曰卽今羣雄兵起不
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羣雄之志不殺人不
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
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西安功居多
本傳

劉公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
時李文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
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可成擒也比二日
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
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基趣其疾進兵則
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至東陽
悉擒之以還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
皆未下衆以為蘇湖沃土欲先取之基曰士誠
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之陳
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上遂伐陳氏已

而友諒復攻洪都　上親征之大戰于鄱陽湖
勝負未決基密謀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制
勝　上皆從之陳氏平遂決計伐士誠暨北定
中原基運籌居多

高帝剖符功臣下宋濂議五等爵名宿大本堂
討論達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典量其中而奏
之曰此可為法彼不可法皆當於理乃已

宋訥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

漢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　陛下欲爲　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屯兵實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而南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　朝諸

將中勇智謀略豈無如充國者哉　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遂令邊軍皆屯田且耕且守著爲令

漢王叛僞命指揮王斌爲太師知州朱恒爲都督奪民馬爲戰馬放囚徒爲卒伍以金帛結京軍爲内應差百戶陳剛賫本指斥乘輿聲言犯闕　皇太后憂之召楊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難之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而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誓不與賊俱生　皇太后壯之勸　上從其計榮卽起行晝夜疾馳至卽

合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　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漢王知不敵遂開門出降

楊士奇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致甚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濬陂塘修築圩岸以備水患天下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倉盡

毀凡諸水利亦湮廢或被占奪稍遇旱災民無所賴事雖若緩關繫甚切請令戶部擇京官廉幹者往督理糧課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堤皆令修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候稔歲而後行郡縣官考滿以此爲殿最風憲官各務稽考過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

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其辭懇切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榮曰永樂中費數萬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

旋禍爲福　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于交阯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亦聞

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賜酒饌明旦朝罷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簒弒毒虐國人　成祖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浩歎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　陛

下之心卽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朕不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三朝聖諭錄

已巳之難英宗既北狩撻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焚之恐敵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倉爲之一空

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使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西諸番皆冒以圖利周公洪謨上言此特無印符爲驗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與符二十道入貢備塡貢使物數於上仍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僞詔從其議其費頓省

占城王子古來爲安南所逼棄國至廣求援部議令守臣送之還國尹直言遠夷爲强國所侵其來愬者恃我能爲之主也若徒遣之歸而一無所處是棄之矣宜令大臣至廣審度事宜且勑責安南敦睦鄰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體因薦都御史屠滽往由是安南斂戢古來得領封還國

弘治丁巳虜入塞師行乏軍興劉忠宣以戶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

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各客商家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弗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日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

輸貴子弟郎欲收糴無所糴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塲有餘積私家有餘財 邵寶撰傳

流賊犯江上兵書劉公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卹軍士爲急時李都督昂自貴州罷鎮還南遣人邀致之而委重焉李以未得 朝命辭公曰 朝廷敕諭我輩有曰敕內該載不盡者爾等從宜區畫此即朝命也亟取瓦屑壜竹木爲營柵使沿江軍

士免暴露之苦又欲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諸公皆猶豫公曰某當獨任遂草奏行之防守有備人心以安

甘肅副將魯麟恃部落要大將不遂棄歸顧撫其衆奏至 上問劉忠宣公公曰第叙其先世歸附之勞從其請兵權一去無能爲已麟果怏怏死

尚書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李公東陽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悖理犯法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數千萬衆 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效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皆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謝鐸條上備邊事宜其畧曰河曲近失聲援虜人潛伏遂爲窟穴夫大河爲關陜之限隔受降東勝乃大河之藩籬失此則河不可守況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黄甫川西至榆林抵寧夏二千餘里中間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軍二萬三千有奇不能捍禦往歲寇掠如入無人之境朝廷久爲搜套之策遲疑未決及今無事正宜蓄兵養銳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 國初東勝

之地據其形勢守其不攻此計之上也又言今
之邊將皆晚唐債帥士卒戰沒而名數不聞士
卒克捷而賞歸權勢尅減之私辦納之苦怨塞
胸腹志義爭虧尚安能驅而使之乎言甚剴切
皆鑿鑿可行

安化王寘鐇反張永奉命征之會兵以捕巡撫
楊一清與有力焉然永素貴覕巡撫蔑如也一
清有智數永至一清稱疾不出密賂永左右俱

得其歡心乃晨起直登永床與語談噱自若永
異之乃漸與狎永將械寘鐇歸過一清辭一清
曰公今不得歸矣永驚問故一清曰公試夜思
之明當奉告永思之不得復往叩之一清曰公
與瑾平時且相忌況有功乎此行至涿州瑾聞
之必宜旨行勘以稽留公嫌隙一開則事危矣
永乃促席曰為之柰何曰此易耳公至涿州瑾
必馳使從大路止公若相遇夫誰敢違宜至彼

密從他道直入京與來使相左彼固無辭以罪
也宜即見 上數瑾專權誣以謀反誅之此在
公掌握中耳永深然之陰為之備至涿州瑾果
詔永及所獲反者勿入城聽行勘處永知之由
他道宵進直入城見 武宗甚喜賜酒餚從問
行間事永因屏人密奏瑾濁亂天下陰圖不軌
請誅之 武宗遲疑不決永懼禍及乃馳見
慈壽具言狀 慈壽許之時永已布壯士自隨

是夜三鼓直至司禮監捕瑾瑾方詷 旨進退
諸大臣見永問曰何為永曰奉 旨捕公瑾大
驚遂就下錦衣獄

彭澤將西討流賊鄢本恕等入問計楊公廷和
曰以君才賊何憂不平所戒者班師早耳澤後
破誅本恕等奏班師而餘黨復蝟起不可制澤
既發而復留乃歎曰楊公之先見吾所不及也
國琛集云楊廷和新都人久入閣漫無所建白

人易之　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
狂生上書數千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
良意已而　武皇駐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
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敵　太后請旨
勅彬先傳令軍士扈從南巡者就通州給賞於
是邊兵盡出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
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
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楊一清巡邊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修濬墻塹
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
内附整戢韋州以遏外侵俱報可一清往來諸
鎮所至急於足兵食嚴營陣選將習射每按部
旌旗戈甲耀原野士飽馬騰懽呼動地虜聞俱
遠徙不敢入寇

仇鸞時利屬國虜孱頹弱欲掩以爲功詭其實
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徐公階曰
征之易耳一征而永徹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
俟鸞所云導俺答者即得之俺答所言焉知俺
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
戍將無爲虜外圍何乃弗畀公因頗及京營積
弱狀　上嘉公忠懷而詢京營之所以弱令振
之何由公謂營兵皆市人子口食不給仍匿跡
爲輿臺以其羨共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
勞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生謡詠故其帥務爲

姑息以相保食寢而已今欲大振之必明賞罰
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臣以爲宜汰去
老弱者萬人或數千人仍覈其虛冒而取其餉
以充賞費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　上嘉納
之

史公道在雲中行邊出塞斬將擒王先後首功
數千俘獲馬駝牛羊數萬風聲赫播虜賊遠遁
大邊之三百里內外絕無一營帳敢住牧者每

遇會兵南搶虜酋之妻哭以止之令勿犯大同邊界公之威懾夷虜有如是者

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虜境烽火四時不絕王邦瑞督邊既内治嚴又能招携夷黨刺虜中事甚悉每事先備虜嘗乘氷一入輙失利遺其酋而去不敢復近塞者終邦瑞之任西人語保障功者皆歸之

王邦瑞請罷中貴人監軍疏畧曰今國家之所

患者惟虜所最甚患者唯卒弗振臣以爲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謂深患者唯在中貴人典兵權耳夫今之團營即漢之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衛京都備不虞至重矣其令勳臣掌之者謂其明武畧其令文臣共之者謂其督怠弛其令中貴人監之者謂其防壅蔽總之以厲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馬來臣調團營兵令出城擊胡而十二營半空見卒又罷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罷弱罪屬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無人者則乃中貴人所爲耳外語藉藉咸以有爲輸錢脱更之弊是本用監軍反用蠧軍矣　陛下若不即赫然立罷之則歲月既積消耗益甚假令虜踵前智復射一矢於闕下誰與驅逐此可爲寒心者也夫刑餘之人典在傳公車之命供掃除之役耳令其參列壇場固已虧體而況於作蠧邪臣聞久服之裘必敝常用之器必缺

請罷中貴人勿使更濫戎機亦保軀善後之圖也

倭事起　上以所蹂躪多徐階鄉而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階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

而欲留彼皆眞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隃虜賊之必去又隃虜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發必地於虜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計當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委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

國巳老逢時敢深入而踈驟擊倭勝之前[illegible]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冀因而揺階而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爲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儲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

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庚戌之事趙大洲力排和議抗論於朝言　朝廷養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　祖宗立國之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義誰敢不盡力効命況虜人用兵氣之盛衰視月盈縮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觀其釁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一與之盟則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於

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與之和則歲遣重使輸以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啓釁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大洲既論列於朝繼上疏陳三事其一開損軍之令蓋　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者即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爲擄去亦所不論故虜人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畧而百姓遂爲魚肉此最爲失策者開損軍之令庶邊

將始敢提兵出戰稍爲百姓之衛其二錄周尚文之功周尚文邊將之有功而乃論罪者其三釋放楊爵楊繼盛恭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死久禁獄中者遂以此忤權貴大洲時爲國子司業即命帶御史職銜賫銀數萬兩出城賞軍又不給以勅印實陷之也大洲至西城請勅印元宰怫不許諭㩀既久不能奪遂給勅印以行既出城至仇咸寧營咸寧希中旨不肯收銀令大

洲遍歷各營唱名給散大洲窘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至明旦虜人退去果如大洲所料幸免於難不然則立爲虀粉矣後以前事責某縣典史

徐公階念虜移庭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鏝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鏝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鏝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鏝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　上大悅令密撰諭行之

玉堂叢語卷之二終

玉堂叢語卷之三

太史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橒校刊

名對

聖祖時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宮人不得近焉不特紬繹義理而已洪武末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煖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黄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即其事也

成祖寶訓云　上親朝之暇輒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永樂以後益莫不然殿閣詞林記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嘗在何處肅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殿嘗見吏部尚書王公翺問對畢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令家人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illegible]　命不及更衣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之曰朕不能如　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遂菴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缺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英廟以爲得人召問王公如何王以爲不可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爾以爲不好何也王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襍處豈不笑我國乏人　英廟

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徐溥云弘治十年三月韋太監急走閣下言上坐文華殿宣四先生溥及劉李謝三公倉皇至殿叩首　上曰近前諸司禮皆環跪御案旁上曰看文書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及劉以片紙數幅與李謝每一疏　上必曰與先生輩議溥等擬批答　上覽或更定二三字或刪

去一二句應手疾書略無疑滯溥等懼不稱
上意頓首請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請將下看詳
上稍不說曰文書尚多欲盡閱閣中亦閒盍
就此面議諸輔臣又頓首曰唯自　裕陵召見
南陽等後四十年　茂陵及　泰陵初歲不過
一二見道二三語是日溥等得見　上天資明
睿聖心仁厚大喜顧應對不能副　上意又自
慙也

劉健云　上方勵精凡國家大事召見輔臣宜
與去召健及李謝二公至文華殿平臺煖閣面
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　睿皇后陵寢殿
禮進退五府四管公矦伯災異去留大臣皆
上前相可否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才敏達謝方
賢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謀劉斷謝尤侃侃
孝皇一日召劉大夏戴珊諭曰聞令軍民多不
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大夏對
曰求治亦難太急但每事與內閣近臣講議必
求其當而行之久自太平　上曰內閣近臣如
大學士劉健亦儘可與討事但他門下人太襍
他曾獨薦一人甚不合朕意　上不言其姓名
大夏等亦不敢問明日與司禮太監陳寛相會
詢之寛亦不知既而曰劉先生曾說劉宇才可
大用　上不答先生疑　上聽之不眞重舉其
人言之　上竟未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

宇之姦惡　聖明已知之矣正德初宇果大壞
薦人之難如此一日　上又召劉戴二公議論
人物大夏言某一時人物　上曰內閣學士劉
健屢舉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作威福好虗
名無誠心爲國在陝西巡撫時與鎭守內臣同
遊秦王內苑厮打墜水遺國人之笑及任戶部
侍郎令他叅贊北征官軍惟以叅奏總兵官爲
事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因其誤事所以退他

這等何以稱爲人物大夏等叩頭不敢復言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召內閣部院大臣於文華殿或寶座後平臺問咨訪時事慨然欲復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司制誥倪公岳戴公珊楊公守隨皆自南都岳爲吏部尚書珊爲右都御史守隨爲大理寺卿時戶部周公經禮部傅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

鐸既而尚書許公進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史公琳張公敷華侍郎王公鏊相繼代任一時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殆盡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當罷行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曰先朝李孜省可爲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勑之弊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今言

弘治十八年八月　上召見內閣徐劉李謝四公於平臺議政事時太監李廣以燒煉齋醮撗被寵賚閣疏力諫　上嘉納以疏示廣武岡知

州劉遜爲岷府所奏逮遜至京科道疏救遜下詔獄者六十餘人內閣疏救得釋十一年五月

上坐平臺召見內閣劉李謝三公議罷成山伯王鏞遂安伯陳韶寧晉伯劉福總兵越二日又召見議以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爲總兵代鏞等而以溥同英國公張懋管團營盖五軍神機三千所謂三大營六提督也六人中擇二人提督團營皆士總兵官

講讀

太祖名錢唐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 陛下不跪不爲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卽命撤圖唐之正色立朝如此 雙槐歲抄

李希顏性行峻茂貫酣羣籍 高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爲諸王子師令分建十王者是巳

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 帝撫而怒 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邪 帝威用霽

仁廟在東宮一日傳 上命名吏部翰林院官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 皇太孫講讀明日東宮特名蹇義楊士奇問之對曰臣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衆鮮知之 東宮曰往昔吾舉李繼鼎太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

士奇對曰雖老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處侍講讀巳得人否對曰巳舉禮部侍郎儀智然議尚未決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儀智可用遂令日侍 太孫講讀益 文廟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

不忘如此

文皇帝特簡王讓侍 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源也君子之所當則也故詩曰有孝有德朕聞讓孝於其親故擢用之讓在講筵首陳堯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不勞而治每談經必端凝拱立敷宣明暢 皇太孫敬而愛之時同事之臣張山陳瑛以順 旨被寵戴綸林長懋則強諫不少詭隨

惟讓謙畢自牧簡默寡言每進規諷亦委曲切
中事情　皇太孫斂容聽之益加禮重
宣宗嘗召王英便殿諭曰洪武中學士有宋濂
吳沈朱善劉三吾永樂初則解縉胡廣有重名
今汝當講經史陳道義啓沃朕心罔俾前人獨
專其美賜内醞及鈔千緡命入内閣
景泰中選内侍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文華殿之
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　上時自臨視命二人

講論倪講國風呂講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
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中允兼侍講又問幾
品曰皆正六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
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他日　上
再至二人已遷坐於旁　上訝之二人對　君
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
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
楊守陳於經筵一日講武成篇曰昔嘗論無爲而
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
深拱禁中委政内侍者名闇樂之禍有高居無
爲惟嬖寵艷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
以無爲者由其舉相去凶惇信明義無一不盡
其道皆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
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王鏊講文王不敢盤於

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名所幸李廣戒之曰
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
張學士元楨南昌人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
就而聽之蓋張短小不及四尺貌寢而聲音朗
徹聞者竦然　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
自七歲能屬文稱爲奇童嘗請　上讀太極圖
西銘諸書　上亟索之内閣以圖本進　上覽
而歎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頒之賚學士程敏政
記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開經筵賜
宴及白金寶鏹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
孟子及午乃進講大學衍義以爲常讀畢賜宴
講畢賜茶　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
日以後屢賜桃杏郁李蓮房笋上黃封鮮笋青
梅枇杷楊梅雪梨鮮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屢
賜或題上林苑監進乾清宮八字或題上林苑

海子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司馬苑局進乾清宮
茶房上用十一字敏政等具表稱謝且記之以
詩有曰黃封進帶乾清字朱實平分上苑香七
月二十日文華殿後講　上顧中官賜講官冠
帶靴袍敏政預賜織金雲鴈緋袍一有副金帶
一及烏紗帽皂靴面謝訖　主顧謂曰先生辛
苦共對曰此皆職分當爲頓首而退有詩記之
曰上眾恩曉色深湛恩稠疊　駕親臨對衣紅

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
漸慙華髮點朝簪經生啓沃尋常事消得　君
王念苦辛
孝宗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
於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
辯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
之曰此卽敷陳王道之陳也羣臣叩首謝又問
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

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歷代
小史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脩撰柟
言五月十二日　獻陵忌辰是日講筵　君臣
不宜華服己丑夏陸祭酒深言講官講章不宜
輔臣改竄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邪正呂
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是謫延平同
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潤氣和皆賢講

官也今難其人矣 今言

寵遇

高帝建國初遣使者樊觀以束帛名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入見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爲輔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

高帝欲俾宋濂叅大政濂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 上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濂在朝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也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 上覽川流之不息悟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名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厨奇珍内官行觴觴已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跽奏曰臣年邁恐不勝杯酌或從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濂

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曰卿更宜嚼一觴濂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濂舉觴至口端又復蹙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强一吸至盡 上大悅濂顔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黄綾案進 上揮

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曰西風颯颯兮金張會儒臣兮舉觴目蒼柳兮裊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泮瓊斝兮銀槳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驟蹌蹌美秋景兮共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濂既醉下筆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名濂至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

惟見朕寵愛卿亦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也濂叩首以謝　上更勑侍臣應　制賦醉學士歌者四人考功監丞華克勤給事中宋善方徵通聞而續賦者五人秦府長史林溫太子正字桂彥良翰林編修王璉張唯典籍孫蕡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名宋濂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取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濂曰此和氣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濂奏事久稱僊　上命璲愼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盛復以先生蹇於行步特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歌復　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

白金錦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來朝後子璲被誅乃諱迹焉

太祖尊禮劉基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洪武十二年　太祖名四輔官吳源杜斆趙民望李祐遊東苑命聯句作柏梁體一章云踴躍龍虎聲豪英太祖五色卿雲炫月明臣斆王氣葱然聖景象臣源民風樂爾見昇平臣斆山河百二金陵

最臣民皇宇宙千秋帝業成臣祐暗憶六朝興替事
太祖禎祥未盡又加禎臣徵詳觀諸臣之作雖遠不
及　聖制之盡善盡美然君臣之間情禮藹然
與明良喜起之歌同一揆也
狀元任亨泰　聖祖寵遇特隆命有司建狀元
坊以旌之　聖旨建坊自此始亨泰襄陽人為
修撰每名建議即　賜手詔書襄陽任而不名
尋與黃子澄並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而

擢禮部尚書
洪武年擇解額內雋異者俾肄業其中張唯等
凡十有七人寔與選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
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
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　上諭曰昔許
魯齋諸生多為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
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

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
建文君即位眷念舊學屢問董倫左右多言倫
可用召拜禮部侍郎兼學士與方孝孺入內閣
侍經筵是年秋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綵几玉
鳩杖各一以賜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
人於丹墀內同賦白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
一王淮為第二餘賞賚有差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開衛軍
太宗一日問文靖公曰聞汝有弟今安在其才
何如文靖叩首言臣弟進見充軍五開衛其學
與臣相似　上即命取回試天馬歌并經義二
道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汝嘉
至擇其天資明敏者晝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
二人汝嘉遂入翰林為五經博士陞侍講卒
崑山夏太卿年少登科丰姿甚美一日與中書

廿餘人在文淵閣寫某書　太宗見其字甚愛
之語諸人曰今後俱效此小中書寫因問姓名
以其名覩移日於永字之上令人遂皆從此體
寓圃雜記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　成祖喜甚命禮部與
行三加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
齊名稱三王後有忌之者出為刑部主事人皆
惜之平生詩文甚多不能俯仰於人故終不顯

云
孔諤山東曲阜人永樂中舉鄉試　上以聖裔
欲寵異之特賜進士官左春坊中允賜宅一區
命教　太子諤師道嚴正不阿　上亦憚之
楊榮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之密與榮曰實切時病但汝為
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
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俾入奏

衆皆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司即日悛改惰緩
者不赦
仁宗皇帝每朝會罷有機務計議必親御翰墨
坐楊文敏姓名識　御寶或用御押封出付公
規畫公感知遇益竭誠體國侍講王璡每休沐
會公與語退謂人曰公志在　朝廷不少間於
燕私之時眞可謂為社稷臣也年譜
仁廟於宮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

梁潛蔣御醫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賜甚多
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永樂十六年三
月初二日　皇太子書一通冬至賜詩一首永
樂十五年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慰問古詩各
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試王業古詩一首錄之
令旨書詩各一以見　昭皇帝崇文禮賢之盛
德云其文曰令旨說與好古爾將選詩內取易
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興三字每字要十六

句八首十二句八首八句八首明日早要進來看又聞卿染疾可稍安不乃冬寒善加湯藥順時將息旨不多及　皇太子致書贊善好古先生余今欲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余爲搆文請益好古具詩題與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今晨覽卿爲余所改之詩甚是丰采淸雅眞有益於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問日見擾煩豈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事乎然優待之

心豈忘朝夕也但卿今年邁恐余爲學有日似卿朴直若口者百無一二面諛順顏者比有之故特相爲覼縷者爲卿才德直謇赳卿康健篤於其事卿無憚勞弼余成業惟望藥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犯鱗觸諱之慮若余成學報荅之禮豈得忘之春煖猶寒當善爲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懷旨不多及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冬至賜贊善徐好古淸朝盛文治輔德資儒者念

彼筋力倦趣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歡懷浩無涯新陽届初復況此承平時酬勞見尊酒庶以勞期願　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於故贊善徐好古之靈曰卿偉量淵宏博覽古今正宜佑余文學匡余政治豈期一疾遽然而逝茲者黃鐘應候天道伊周顧諸寮吏不見於卿哀哉痛哉不復聞卿贊益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鄒濟奠於靈筵卿其不寐

庶克享之　皇帝遣天台縣某官諭祭於故贊善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善述曰卿昔從朕於儲宮有啓沃匡輔之益嘉念不忘茲惟仲春秋特致常奠用伸懷舊之情尚其饗之　水東日記

仁宗爲皇太子命蹇義兼詹事時師傅皆勳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論　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義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義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

陞資政大夫
蹇忠定賜第大明門内　上累命中人進式皆
不稱　上親畫圖命工戒十日落成公官冢宰
者三十年取人先純朴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間
士風吏治龎厚可觀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
者公庶幾矣
郭璡代蹇忠定爲吏部尚書　上謂曰卿爲朕
擇才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

官不乏人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是也愼
留意公秉衡十四年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
譽之士雖爲内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羲獻書以黃文簡
公淮領之一日　上謂文簡公曰諸生習書如
何公對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
宗淵者一向習書然不敢儕諸人之列但跪階
下臨搨頗逼眞因問卿嘗持所書來否公因出
諸袖中乃覽之喜甚目公曰此何鄉人對曰越
陳剛中之後也　上素聞剛中名改容久之曰
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同習書公曰然尚
在匠籍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俱從之且令
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入士流云
禮部侍郎金公問在　仁廟時嘗賜歐陽居士
集二十冊寶藏之既而所居不戒於火失去八
冊後　宣廟在文華殿公被顧問因從容言賜

書事　宣廟令内侍爲補之踰數日得賜雖紙
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歸於完眞殊遇也
宣德二年春　太皇太后御便殿名王振欲誅
之三楊申救得免　太后因詢諸大臣名及楊
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
見也溥叩首感泣人擬蘇軾奇才之對
宣德中　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
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

所在惟向北拜不已　上方倚東閣看月笑而
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
宣宗御製詩一章賜榮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
三公且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襄之功因
賜宴盡醉而罷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
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大臣命婦朝賀　太
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名其婢至則諸命婦已

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
董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
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翼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
爲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
導之母也導字叔簡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
陞是官　欽明云文貞薨時夫人猶在且不聞有封婢之說或他日以導推恩容或有之
按文貞元配嚴夫人繼郭夫人卽此婢也　朝廷特降制封之其制詞載在文貞續集附錄內安得云無衡山一時未之考耳

王翺被賞賚金玉束帶錦繡衣服銀幣玩器等
物歲無虛月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扈
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是
聽有出他人薦者亦必待公而決每召見便殿
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

張益故廬被災手疏於　朝稱老母守志孤臣
遠養弱弟相依以供朝夕而不戒於火以燬先
人之遺以傷母氏之心皆臣不孝所致願賜休

終養奏聞　英廟惻然諭工部查官房賜之得
故太僕少卿鄧浩房若干間在聚寶門鎮淮橋
東遂降　敕給與

正統己巳　大駕北狩邊警日嚴選使虜者得
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義公
穀時在內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天順改元薛瑄入內閣一日　上方小帽短衣
聞先生奏事爲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黯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禮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子皆年七十餘康强無恙蒼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名堂曰壽豈自爲之記年八十九薨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三十一年知貢舉者十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世之一人而已

天順庚辰年四月初六日辰刻　上御南薰殿名王翺李賢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内侍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蓋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經事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因皆叩頭曰願　皇上歌南風之詞以解民愠幸甚　上起入賜箱鶴頂傳帶一條皆親舉授五人者叩頭而出

劉珝在經筵久稱講官第一　憲廟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賜圖書曰嘉猷贊翊

劉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書戴莊簡公珊任左都御史時有大政事　上每召二公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　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恥也

延休堂漫錄

每朝罷百官侍側獨宣劉大夏循御陛旁以上講論移時諸僚咸嘖嘖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二學士或於閤門伺公出問　上所言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　至尊羨蓋紀實也

劉文靖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二十餘年有奇嘉靖初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即其家　賜束帛餼羊上尊酒又官其子爲中書舍人加太師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爲尚寶司丞　傳

毛澄弘治甲子爲諭德侍　皇太子於東宮充講讀官敷奏明暢　孝宗聞之甚喜徹御前中秋宴以賜之

文皇愛沈度書法嘗鏤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之　孝宗尤嗜之官其孫世隆爲中書舍人　歷代小史

武宗自南都還　駕過鎮江幸閣老楊公一清第達夜暢飲製數詩刻於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去幸閣老靳公貴第撫其柩遝畓僧善呪者懺之

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領之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辯別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汝乃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上復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

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升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之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和則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其後命升等撰圜丘方丘樂章而朝享太廟諸樂章則詔翰林儒臣梁寅等分爲之

陶安與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請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祀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

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祀地祇於方丘以嶽鎮
海瀆從祀宗廟則四代各爲一廟皆南向以四
孟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
冬歲除則合祭於高祖廟社稷宜祭以仲春仲
秋上戊日皆從之安復奏古者天子大社必受
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亾國之社則屋之
不受天陽也今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
齋宮望祭　上是之復奏議冕服之制凡國家

制度禮文多安所擬　上嘗製對賜安曰國朝
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陶凱以翰林應奉陞禮部尚書請建奉先殿乾
清宮左　上日焚香朔望薦新及節序生辰祭
用常饌行家人禮　上從之凱與藁城崔亮相
可否亮亦善論奏一切禮儀皆其所定製燕饗
九奏樂章克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元時淫
詞艷曲悉屏去之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
旦賀儀　上名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
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吕震對曰日食與朝賀
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縱然同日免賀
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
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
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
樂宰相吕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

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
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
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節鈔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胡文穆公
力以爲不可　上雖黜訥言而覬望者猶不已
公因撰郤封禪頌以上自後遂無更言者　楊士
奇撰碑
景泰元年八月　太上皇帝車駕自北狩還方

議奉迎禮衆涉疑未定千戸龔遂榮寫書於大
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穀即袖其書以進且
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已而　朝廷以遂
榮非分下錦衣獄會　車駕至百官郊迎穀復
上章以伸前議聞者韙之而遂榮亦釋
詔集議祧廟禮部侍郎倪岳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楊守陳抗言禮天
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

祖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
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
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議大儒嘗
有取於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
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
南向之位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而
合食爲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
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議

升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宗以下爲七廟異
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
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
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竟不能從
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下禮
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
至　太祖爲百世不遷之祖倪岳力辯此說固
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

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
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僖懿仁三
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　太宗爲周之文武百
世不遷今　憲宗新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
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
倪文毅公岳爲禮部尚書値遣祭金闕眞人奏

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但
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爲令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　祖陵松栢　上遣禮侍
王公華往鳳陽祭告公陛辭俯伏三叩頭　上
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歎其
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總一俯伏若作一事也
初往迎　世宗皇帝入繼大統毛澄與使焉既
得命兼程以進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首禮以

見者公曰今遂如此後當何以加之且將來勸
進辭讓之禮行乎廢乎　上聞而是之賜綵段
十表裏白金千兩下及僕從皆有賚
世廟成　章聖皇太后欲行廟見之禮議禮者
引唐開元初婚廟見儀欲　太后中宮追謁
太廟次謁　世廟以爲禮劉龍以爲　祖宗家
法遠過漢唐百餘年來無　母后入廟之禮會
典所載奉先殿蓋爲內庭告謁而設今觀德殿

既準奉先殿則　世廟不當入矣　陛下盛德
中興比隆堯舜成憲所在豈容變更　上曰
聖母有命朕不敢違其令禮官再議公復執奏
言婦人無遂事三從之義春秋不廢　陛下以
守　祖宗之家法爲孝不宜順　聖母之心臣
昧死不敢奉詔　上震怒久之竟曲從其議
莊敬皇太子冠徐公階受命贊冠甫成禮而暴
疾薨公當議喪禮以　上及百官皆爲朞之服

百官仍詣門哭　上不懌謂　天子絕朞不制
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着詣停柩所輔
臣讀至服可無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
公曰不然絕朞者　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
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
者定議以齊衰服臨　上使中涓詷而是之令
宮中仍皆服衰
天子方中興制禮樂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

其尊爲先師而言者遂上書言闕里廟器物如
王者非當陳公寰持不可曰　陛下尊孔子先
師以抑之耶將尊之也即尊之闕里制當益以
所裁言者不自惟而謬推測　聖意宜寘罰
上報如公
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
邊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　上
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攝讋以異同者徐階
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辯疏上報聞孚敬

坐朝堂名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　高
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遁
曰　高帝少時作耳安可據階曰　高帝定天
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
力據　高帝少作孚敬頰盡赤曰爾謂塑像應
古禮不階曰塑非古然既已肖而師事之何忍
毁也孚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
以親名之乎階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毁諸可
乎且明公能盡必　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
乎哉即何以處之孚敬語塞
脩撰姚淶請黜元世祖以正祀典下禮部覆議
以爲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賢其一代之治有
足稱者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亦春秋與
善之法且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以昭忠厚
太祖神謀睿斷必有所見故載在祀典百餘年
於兹矣宜遵舊制廟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論

也　上竟從部議其後以歲有邊患而主事傅
伯棟建言遂撤去塑像革其祀
嘉靖時楊文襄再入内閣　上以張錦奏遷
顯陵事諭公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
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已安無故舉遷恐
有他虞況　獻皇帝穴葬之後　陛下自潛邸
陞爲　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竟不果遷　世

廟成 章獻皇太后欲謁廟公奏以爲今制無
母后謁廟之文 累朝亦無其事遂止 行略

薦舉

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縣羅永年以事至京投謁識其名一日知崑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默東里問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無以對東里曰士人尚不知邪永年慚而退及還任乃求昉識之未幾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永年

乃以昉應 詔除南海縣丞卒官前輩留心人物如此

楊文定公溥在内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不爲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而已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所過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時爲淮揚鹽運使餽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

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有手摺子書知府以上姓名懷之袖中暇即展閱嘗聞宋吕申公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當行已行條目謂之掌記與公政同 陸儼山外集

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蘇之一郡甚有三人則天下從可知也三人爲尚書楊仲舉

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仲舉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窑匠以一文嗣初敎書儒生以一詩皆入啓事悉登臺閣今人雖曰詩文百篇誰復聞有薦一人者

宣德中曾穆爲福建僉事持憲甚嚴不避强禦楊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嘗置之於法略不少貸文敏知即薦爲僉都御史

河東薛文清公瑄爲御史巡按山東建言内外

憲臣緘默不言顧都憲佐惡之後公考滿覆署
下下不稱職公未嘗介意景泰辛未秋七月以
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
公淵言於　上曰薛瑄歷官能而復起始終不
易其操昨者奉　命督四川雲南糧餉以給貴
州之師日夜勞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纔
六十耳目聰明未覺衰耗臣愚以爲瑄之學之
才宜置之館閣以資其助不宜俯狥其情聽之
去也於是　詔瑄復職尋陞南大理卿未幾果

入內閣顧公在都察院淸剛有重望爲先朝名
臣然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其優劣何如
也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
私譖之久不名對衆爲公危及瑜當擬旨到任
同事者謂宜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
侍郎則自慊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
旨乃復名對如舊 瑣綴錄

黃仲昭歷文選郎中十五年持選法最愼汲汲
以人才爲慮嘗曰國朝用人才猶農家之積粟
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於平時乃可以
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
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
得必書於冊而一參之輿論薦於天官卿用之
必當其才雖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輒

力言不可又謂用人莫要於提學得人則能培
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每欲推薦周時可周良
石陳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雖不
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侍郎謝鐸嘗稱之曰在
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
小人之不得退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 吳寬撰傳

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

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豐芑數世之培植海内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退詠而不能已忠諫久廢如王徵黄仲昭賀欽迂直如周瑛祁順竝皆薦用裁抑僥倖褒崇名節無敢以私干者神道碑

楊一清於時政最稱爲通練而性淵大不甚飾邊幅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即登薦以是桃李徧天下

徐謙齋作相終始　孝廟一朝當時治教熙洽可以比隆三代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倪文毅張東白楊文懿張莊簡韓貫道諸人布列六曹戴簡肅掌都察院事章楓山謝方石爲兩京祭酒百僚師師眞可謂朝無倖位野無遺賢雖則　主上明聖而謙齋之休休有容誠有所謂若巳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能佐成　孝廟十八年太平之治至武宗初謙齋去位中更逆豎亂政其所以鎮壓而撲滅之者猶　先朝之舊臣也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部尚書方到京適文徵明應貢而至見素首造其館遍稱之於臺省諸公時喬白巖爲太宰素重見素乃力爲主張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徵仲了此一事

庶不爲徒行矣

霍韜自以進賢爲巳職任故秉公論薦不避親讎推陞霍賜奏錄梁次摅俱内舉之人也薦豐熙楊愼徐文華唐樞等皆大禮大獄得罪陞黎則攻擊公與張桂者也舉動光明人咸欽服疏薦王守仁平宸濠平田州思恩八寨軍功及薦王瓊之政事優長王九思康海李夢陽之文章古雅其推賢讓能有如此

嘉靖末徐文貞公在政府時典銓爲嚴文靖公竝加意人才故郎署如李公世達陸公光祖曾公同亨余公敬中一時承其意揄揚殆盡偶諸郎燕飲當舉令余公曰今日之會不必投瓊射覆但各舉林居名士一二人不當以太白浮之余即舉關内傅應詔山東崔孔昕衆謂得人傅方以郡守終養崔以推官詿誤久居里中因同白徐公徐曰吾聞此兩人久矣遂起用之

吏部尚書嚴訥等言今年朝覲考察之後臣等已將存留官資望相應者量才推用然猶懼雜流冗職尚有遺良也乃創立訪單發來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處夫

朝廷懸爵以勵臣工即待之以優猶有自處於薄者若夫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或自懈於作典之無由則其苟且隨墮無足過責而乃有卓然志向克自樹立非豪傑不能也夫非常之士　朝廷自不宜以常品待之故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隸而歷布政使如王興宗者臣今亦欲稍倣此意將考薦皭然無疵歷歷可證者間請超擢一二不爲常例如此則　皇上之斥幽也覲典之外又施於不測而人人既懷兢業之心其陟明也循資之外又加於非常而在在咸奮廉勤之志於清時盛治裨益不小從之

玉堂叢語卷之三

玉堂叢語卷之四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檽梓行

獻替

章公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以兵從海道北征公執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奏曰兵已入閩俾還州

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　太祖與宋濂談神仙封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治矣

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乃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　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初以葉琛為洪都府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為太史令值熒惑守心郡臣震懼基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基語諭郡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基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

喜基因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胡文穆毋喪還朝　上問民間疾苦公封曰百姓頗安給惟有司窮治建文時黨與枝附扳坐誣害善良甚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行狀

楊文定為司經洗馬一日　東宮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封曰世豈無釋之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退采文帝關治道者編為事類以進　皇太子

嘉納之　古穰雜錄
永樂中禮部郎中周訥建言請封禪羣臣亦多
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惟學士胡廣之
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謝璉嘗舉政要一十五事名曰直言治平策反
覆萬餘言皆裨實用
英宗問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
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

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
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
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無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歸向　陛下者
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與民休息故耳
上竦然大悟四年春詔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
凡四千人悉褫職
李公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禽獸夷
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
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今獅象韃官
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
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
嘗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幸位則食之者
寡此豈幸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
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
自　宸衷爲萬萬世計　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

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
之患盖公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
而巳巳之變歲內韃官羣起扇亂以應虜公言
始驗
天順癸未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密疏曰傳言
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
不便於民者十事　上皆從之即　詔天下賢
又請罷江南所造叚疋磁器淸錦衣衛囚止各

邊守臣進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采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
賢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
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
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　上聖明亦不以
爲忤也

天順二年郊禮成上　太后徽號因褒崇外家
以元舅會昌侯總营兵其弟復乞陞　上曰足

矣復希恩澤　太后必見怒李文達賢曰　祖
宗以來外戚不與政今會昌侯若此不識　太
后知之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賢曰此見
太后盛德但後不可爲例耳　英皇以景帝薨
欲令汪妃徇葬公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幽
廢若令隨之情所不堪況幼女可憫　上惻然
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
其母子之命遂遣居舊府

天順初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
名書指斥時政者亨吉祥甚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
格岳季方與呂文懿入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
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
榜購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
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愈晦不如弗究吉
祥從傍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獄　上怒甚事且不測
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
諫官者我　太祖　太宗時大開言路故底盛
治今欲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
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
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
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
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東華門恩使謂鎮撫

司典　詔獄者曰若等謟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勞問旁午於道俊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張敏請于　上凡馬坊傳奉皆如故敏持疏謁恩跪於廷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言曰今日星變專爲我輩壞國也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

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以寶石進謀爲錦衣衛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武臣之極選也柰何以貨得之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

諷曰弟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進者過爲激切或指內人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劉公珝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　鑾成化初議　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

亂政動搖國本密疏目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尊寺售術貢邪不揆狂躁上干　宸怒縛下詔獄劉公立爲　上解乃得薄譴

楊守陳嘗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既混一即命儒臣修元史　太宗靖難後史官不紀建文君事遂使當時朝政與忠於所事者皆闕略無傳及今猶可補輯　景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是宜改正章疏留
中者雖有可傳例不得書乞宣付史館
詔釋被 旨校通鑑綱目乃具疏論宋神宗好
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其書不能推之於
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爲二君
之徒好 帝嘉納之
陳音保治疏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
于學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仲虺稱成湯好

問則裕 陛下雖日御經筵勤聖學然勢分尊
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
陳而不得盡臣願 陛下退朝之隙早膳之後
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座或
傍立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
皎則以之正心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
太平之業基於此矣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
得自古爲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其可用者

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爲
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
秉侃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
則可許養病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
之學鬱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恥如
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
陛下起李秉復爲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爲
侍從徵陳獻章寘之臺諫則賢者用而治效臻

矣三曰開賢路臣聞明目達聰從諫弗咈自古
記之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
言者有擯黜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
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
勑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
無隱則事無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四
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
也當今號佛子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眞人者

無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賚濫溢臣願　陛下
峰其位號杜其恩賞自今有請建造寺觀者悉
罷諸法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與行矣疏
議輯略
鄭紀爲國子祭酒會　萬壽節修齋醮禮部預
取監生供事紀以爲不可上疏諫　上在東宮
行冠禮紀采自文王以來嘉言善行凡百條各
繪圖作贊名曰聖功圖以進

王端毅巡撫蘇松以災異上疏曰臣奉　命巡
撫節據撫屬申呈各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未
免取辦於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類
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
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樣叚疋可減
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
際凡百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
止俾軍民息肩寔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
受錢糧內外官員請　勅戒諭各公乃心憫念
民艱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務
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
參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
理禁約傳

弘治中內府倉庫諸司宦官每多索賄民不勝
害謝文正秉間言于上　上令撰旨禁約公曰
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

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民困可甦　上
悅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朱
希周撰志

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　上召閣臣劉健等
至煖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
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事最
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
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

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徤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徤等又言王府奏討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

輕與則不敢奏矣徤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茶數百斤　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備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思治勵精如此　治世餘聞

孝宗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蠹召劉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聞大懼竊從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　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公等亦見　太子未壯　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郤謀遠顧省機密發天下隱受其福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

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亦未敢輕動也　裒談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備辦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來添有坐家長隨七八十員又傳添湯飯內臣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已不足用內責京師鋪戶買辦官中不給負累市井賒借至是大夏因應天鳳陽淮揚蘇松等處民饑盜起因以前事執奏曰光祿日辦梟面

不勝查算日殺牲無慮數百既非節財之道虧
愛物之仁疏入　上爲之惻然即下令裁減官
民乃甦後光祿卿艾璞曰劉東山此奏歲省光
祿銀錢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
之謂也
上鋭意興革一日召劉尚書大夏至幄中諭曰
各衙門應詔查出弊政雖俱准行然未有及內
府事者大夏對曰凡干係內府必須　皇上見

定而自主之興日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
員奉　勑往清其事既而二處減去浪費每月
以白金計之各不下十餘萬兩　上復慮天下
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大夏同至
幄中諭曰爾等與各科道官勸朕圖治的說話
雖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縣親民官非人
未必不爲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澤欲令吏部
擇其賢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難得停當細思之
莫若自今與爾等訪察各處巡按御史然後責
他們去揀擇府州縣衛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
庶幾行去的說話不爲文具也二人退因與同
列共嘆曰堯舜知人安民之德不過如此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結納褻近每於　上前譽
其才能一日　上諭大夏曰聞某極有才調大
夏未敢對　上疑大夏聽之未真復大聲曰工
部尚書李某爾知之否仍未敢對　上諭其

遽笑曰朕惟聞其人能幹辦耳未暇知其爲人
也大夏叩頭曰誠如　聖諭
劉忠宣公大夏造膝奉對所謀雖輔臣不與聞
一日　上張綴衣于內官之隙屏左右召公問
曰朕守　祖訓不敢踰分漁民然各省歲奏民
窮而亡者何大夏叩頭曰臣在廣東久請言廣
東事市舶一閹歲所歛與省天下官俸廪埒稍
縱又倍蓰皆出于民　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

在內勢孤如陳寬李榮庸劣不足慮惟蕭敬悉故事朕所須問然不假以權此事卒難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罷不令嗣代可也綴衣後一童闍伏地竊聽未幾　孝皇棄天下忠宣竟戍甘州

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菹事內臣多作奸索賂民不勝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隷本兵虛名冗食莫敢誰何其弊尤甚一日忽召對命通行禁約且令所司搜剔弊端嚴立條科有犯者必懲不貸皆從謝公遷之請也

闗西都御史員缺冢宰三原王公薦某官蕭禎及某官某人堪之內批不允而命别選二人公執奏曰　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效臣之罪也且　陛下安知蕭禎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别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所舉禎與某　陛下旣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　上優詔慰之竟用蕭禎果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於趙普補[illegible]之勇矣

順德知府黎永明以毆公使人獲譴浙江布政使劉福等以督造叚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會赦而不原端毅公具疏言詔者國之號令示信於天下者也當黎永明犯罪之時爲法司者能如釋之之執奏　陛下寬仁未有不賜俞允黎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後世未有不稱　陛下如文帝稱執法之臣如釋之者而迺阿順至此比聞鎮守內臣有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公又具疏言國家律令有云凡按察司及有司見問公事但有干連軍官及承告官軍不公不法等事須密切實封奏聞不許擅自勾問又有例不許鎮守總兵等官接受民詞此　祖

宗之成憲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專大
權假以各官怠政爲詞朦朧奏請提問四品以
下職官朝廷一時不察允其所奏又許按軍民
詞訟不思 祖訓條章自有本等執掌糾劾提
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問文職軍職
並聽提問是 祖宗累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
革 朝廷百年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臣竊痛
心 哀談

上召左都御史戴珊與劉大夏至榻前諭曰爾
等各衙門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報豈以此
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大夏未敢對大夏進曰無
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換無久交不掣肘故事
多責成之 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
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
怒將或以是爲非以賢爲不肖使民不被其澤
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揀老成有識量者
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仍以此意行與各巡按御
史知道珊承命叩頭謝退與劉公俱歎曰 聖
諭諄諄俱切中時病明見萬里之外惜我輩猶
不能悉記其詳耳戴卽通行以警各處巡按云
治世餘聞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庭聞之無徵以諫
俄內批禮部番僧請腴田千畝爲大慶法王下
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傳尚書珪佯不知
執奏孰爲大慶法王者敢與至尊並書褻 天

子壞 祖宗法大不敬識弗問田亦竟止

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莊地錢寧江彬及宦官
張忠輩受重賄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
執奏謂 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 上
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
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是
時 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 命上制

覃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至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枚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強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上覽制數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衆謂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　梁儲

石公珤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己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願　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于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于淵魚之察人謂其爲救時之藥石

世廟時有上變言張延齡詛魘怨望大逆殺人事頗有狀昭聖恐乃因　上後宮有嗣息者屆節爲延齡請　上益怒至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孚敬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守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審當論孚敬復上疏謂　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傷痛乎萬一不食有它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責孚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

今愛死囚令我矣當悔不從延和事　敬皇帝耶　上故爲重語欲以喝止孚敬意不已與少保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　陛下居法官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若此者　上雖不悅然難二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諸論死刑而終　太后及孚敬世延齡得長繫矣

上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而訴其邑令者　上震怒欲逮令抵法李時爭曰此風不可長也令付

所司覈治而當民婦犯蹕罪　上許之
大學士楊一清條陳修省疏內一款言年來文武二途軒輊太甚二司與總兵抗禮縣郡與總備平交不才將官專事卑諂以求免禍或不至則文吏以法繩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或拔遠年舊事而摧傷統馭之才本兵一不之察則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閒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領他日邊事之壞實由于此文襄

敭歷中外已久其言切中今日士大夫凌歷武弁之弊某兵備襄陽有府佐不願與衛指揮仝班參謁上司者浼守爲之言某曰天道有陰有陽朝廷有文有武安得以此凌彼　祖宗設府衛官俱進文班一階蓋循漢唐故事政恐承平後文臣恃勢束濕之耳今掌印指揮讓知府已非典制而佐貳又欲壓衆指揮則五府何以劄付六部三司之序何以先都而後布按也守語塞遂參謁如初禮近年四川撫按劾總兵提問者某語執政曰都督官罪狀未明便可以提問乎則他時劾巡撫者亦當提問乎於是被　旨得聽勘頃福建總兵以按院論之即提問矣而知縣七品官即知府可以提問之乃其被劾顧得聽勘文武軒輊一至于此主持世道者亦嘗聞文襄之論否也
禮部尚書方獻夫遇災陳言欲多取進士至五

六百名以補知縣之缺　上曰朕惟多取進士以爲所缺縣令之補此爲途亦狹耳夫舉人監生非自待之不遠實以槩輕之故也豈無過於進士者每爲所輕而亦豈不枉人材乎又如進士之保職守身者固有而恃縱肆爲惡者不無如今以各處地方災重令牧用人則進士舉人監生並用其果廉潔爲我愛民者一體擢用奬勸上司不許自爲輕重之別庶幾可多獲人材

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大哉　王言共洞悉
進士舉監之得失卽獻夫聞之當自媿矣
張孚敬爲人剛狠故所行多從苛刻如沙汰生
員之舉是何意義孚敬旣去位御史楊宜上疏
曰邇者沙汰生員之令一下而督學使者奉行
過刻略無愛惜之意其年少者以文詞不工見
黜長者以齒貌近邁不容甚則浪據毀譽輒加
擯棄沮父兄敎子弟之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傭

且史冊所載有增廣生員有增置學舍者矣有
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聞有沙汰生員之名也
宜下所司加意作養毋徒以黜退爲功時夏言
在禮部盡反孚敬之政議覆如宜言萬曆間每
縣入學以十五名爲限亦祖孚敬之意然指歲
歲考校而言也乃奉行者虛歲不補唯以少爲
貴而當事者負怨愈深謨在禮部嘗爲調停業
已量增其數而後來矯枉過直又濫取無度務
以多爲貴不知其卽以少爲貴者之心也而敗
夫俗子皆濫列章縫士風日流于薄惡矣
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今各
鎭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
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于兵備旣
已擇將凡選練便宜卽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
之談盡成圈套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于星火
而闕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于地方爲

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參遊爲領敕
之官而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咸卑屈
太甚令之將材誠莫逃于　聖鑒無多出類然
使不大辱挫以作其氣當不至萎薾若此尚可
責于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自文武
不肯協力之私意一生漸至于總督巡撫兵備
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何能整理仰惟　聖諭
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

天語叮嚀令各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
邊疆之幸也按階是言蓋深病文臣意氣太盛
武臣見陵率萎蘼不肯出力故對　上有重將
權之說老成謀國自是有超世俗之見頃年總
兵帶都督銜者一不悅於巡撫則動劾以提問
而當事者輒軒巡撫而輕總兵若總兵不聽勘
而可徑行提問則他時巡撫有論及之者亦便
當囚首對簿耶乃進士知縣犯贓此一知府可

以提問之萬曆以來顧間有擬　旨聽勘者傷
國體甚矣

侃直

李時勉言事忤　旨繫獄學士楊榮薦復職洪
熙改元復以言觸諱忌　仁廟大怒命武士以
金瓜樸十數下脇斷曳出大學士楊士奇灌以
燒酒得不死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脇內向不
相著及用梃扭斷骨忽自接人皆異之

內閣大學士李公賢遭喪去官朝廷起復之三
諫皆不敢論列羅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
復俟數日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謂如
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
覆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疏奏
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然士論益榮之而緘默
之風爲之一變終先生之世臺省不復有起復
者矣

成化丁亥　上以元宵張燈命閣臣分題令侍
從諸臣賦詩時編脩章懋莊昶檢討黃仲昭上
培養　聖德疏言過直　上怒杖之闕下皆謫
補外時稱三君子先是脩撰羅倫論執政起復
被譴直聲震　朝野而章等繼之號翰林四諫
成化中大監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
官臥不帖席商文毅公疏直十罪以聞且云用
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意曰用一內臣焉得

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文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檎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換易此人不黜 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卽日撤去西廠

自羅倫王徽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爲諱陳名

爲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論思之地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間御經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舉人陳獻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眞人位號禁止創建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

王公雲鳳爲祠部郎時上疏請斬李廣廣恨之會 駕還自泰壇敕校尉誣王駕後乘馬下詔獄羣璫議助廣爲 上言重其罰徐文靖公爭之曰余聞 天子駕後從千乘萬騎未聞罪乘馬者爾輩欲借此快忿外廷寧無抗辨者邪王

由是得從末減出知陝州

弘治新政萬安尹直以次罷去劉吉獨不動尤慮科道言之乃曲身阿結昏夜欵門斬免彈劾建言欲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會 詔書舉用廢滯吉特爲奏陞原任給事中賀欽御史楊珍部屬員外郎林俊此時吏部已次第擬用而吉爲此以媚衆自是人無復有言之者矣弘治改元風雹發自天壽山毀瓦傷物震驚陵寢

上戒羣臣修省遣官祭告於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張昇疏言應天之實當以輔導之臣爲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樞機之地故也因數吉十罪且謂李林甫之蜜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伏望陛下奮發乾剛消此陰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則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爲輕薄小人　上命謫昇南京工部員外郎同鄉何

喬新贈以詩曰鄉邦交誼最相親忍向離筵勸酒頻抗疏但求裨　聖治論思端不忝儒臣自傳石介非狂士任誣西山是小人暫別鑾坡非遠謫莫將辭賦弔靈均

鄒吉士智四川合州人秀偉聰悟弱冠領解首丁未連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適詔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內閣始以利弊言之莫利於君子莫弊於小人少師萬安持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直隸右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

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官陰主之也纍纍千餘言不報未幾謫石城所吏目非所有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竟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忠愛之心溢于言表

上倦于政皆近侍誘引爲馳騁荒淫等事李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

奏事漸晩嬉遊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　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矧六月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　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憫人國家之福也不聽

李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震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尋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

故事非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雖有數人然皆出自特簡遂菴楊公其一也公歸田年七十餘嘉靖初特起公於家以兵部尚書兼憲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公文靖出見辭色甚倨陽問曰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公隨問而對文靖曰既爲閣老復出作總制内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公云　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仍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矣遂

命二孫陪茶楊大慙而出

翰林院編修楊名以星變陳言欲　上省察其喜怒失中者　上令明言之名乃再疏其略云汪鋐心行反覆舉動乖張不當用掌吏部郭勛邪回險詐不當用典戎務陳道瀛金仁輩庸惡道流不當用司享祀此聖心之偏於喜也　皇上踐祚以來諸臣建言觸冒　天威自取罪戾今懲創已久雖有以愛惜人才爲請者　皇上

終未釋然此聖心之偏於怒也又如眞人邵元節偎以末術過蒙采聽常命于內府修建醮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自古禱祠無驗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臣妄爲依托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下者恐爲市恩播威夤緣僨事之漸也此皆　聖心之少有所偏者伏望　聖明察臣愚直宥臣狂戇將汪鋐等早賜罷斥而遠邵禱

祠云云是時　上銳向意齋醮在廷諸臣無言之者乃名首倡批鱗之論已觸　上忌逮汪未辨疏指名四川人與楊廷和同里廷和與張孚敬議禮不合頃乎敬去位廷和之黨私爲報復遂攻及臣故　上益怒名處名編戍　上素優容翰職而名被禍獨深一斥不復爲可惜也

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以　上不御朝各疏請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及朝覲官朝賀禮部覆洪先等所言謬妄不達大體　上曰東宮目上視未愈且朕疾未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羅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姑從寬俱黜爲民由是三人名重天下時　東宮尚在童髫即無疾亦非覲百官之日矧　上方不預豈欲聞此不祥語三人之名固不當倚此爲重而獨施夫希聲附影之徒恒

以事之不足重者爲可重也其後時春順之相繼以兵事起而不效于用獨洪先名在疏首爲上所記憶卒不及用故得全其名云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僖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孫爲嚴氏客黙有所授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時儀曹郎與靳有連力爲之地禮書吳山曰婦以節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疑爲匹夫匹婦

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乎文僖公身爲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文僖公在地下恐非所樂聞也執寢之而儀曹即以故事持山山曰往年都督孫堪護母喪還浙道卒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爲孝子而其猶子爲之請予謂禮毀不滅性汝伯宜爲母死則汝父不宜獨存何忍斬伯以輕父也且已

都督榮矣又欲專孝子名乎矧滅性非孝也後主冢者昧禮而自行之乃今何以瀆靳夫人也會當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自是覘公顓不復與言又金壇曹編修以病痿其一足亍亍行會有册封差曹請之于山山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事曹陰有挾遽曰三閣下業許之矣山曰此職掌在禮部吾知而使之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即三閣下能强予以篤疾人爲王國持節乎先生止矣曹大慙遂拂衣出會稽諸修撰乃自詣山請行而不及次山曰得無陵乎諸以省母對山阻之曰旣以母故人莫大焉何不請捐半年俸以假歸爲有名乎又無損于後日叙遷也諸曰諾遂辭不行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尚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屬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

之其見憚如此

吏部侍郎郭朴以三品六年考滿吏部引奏上諭嚴嵩郭朴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遲之乎舊時有四閣臣否意將用禮書吳山入閣以郭代之也山子聞之詣西直告其父曰今　上意雖如此亦須赴嚴公所一揖以示于之之意令恩自彼出也山斥之曰兒不解事豈有閣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嵩遂寢沮之比　上

封景王之國安陸益激于郭希顏之疏以常人心耳　諭下禮部具儀嵩使人風山儀注郎具似當另疏留行山曰國本久未定今幸承　上指復當留行耶册封之日更請上御殿目送景王出大明門　上曰此成化間以兄封弟故事今以父封子亦當如是耶竟不陞殿而山自是寖失　上意矣當是時山生一女而嵩子世蕃欲求爲媳因設酒享山而以大學士李本爲

之介酒未行山與本奕本以手掩局語山今日之酒爲何而設山對不知本乃以世蕃之情告山曰某老矣何從得生女乎世蕃聞之慼然不安遂罷酒而山于是與嚴失歡後嚴氏敗而其姻家無不得禍者人始服山之先見

張文肅治虛懷高朗臨事果斷秉直不撓時嚴相用事一時脂韋澳忍不敢與伉公庚戌主會試發策問邇以權臣重臣立題辭峻峭弗之諱是秋虜犯京師力疾抗疏乞決白河禦之不報遂怏怏而終　國雅

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摘隙足以示威劫衆文詞辨給足以飾非强辨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納權路而

杜塞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卽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于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卽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塏御史謝瑜董漢臣等于時幸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是痗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　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爲民而　温旨慰留嵩嵩不自安請避世蕃歸田里不許令

給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疏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以爲名言

余公繼登在位執法守政夙夜勤恪過天地大災時歐闕失抗事力諫無少規隨戊戌歲終舉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穹鍾自鳴與地出血二氣舛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苦征調疏權纖造開採抑鬱無聊易動難安幸 上思惟天心圖謝過之實疏入報旨惕然

纂修

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爲學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命安總之 詔修律令安爲議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中外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刊修分吏戶禮兵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儒臣奉二書以進 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於先律以齊之於後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八月己卯 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大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 上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爲損益務求至當六年十月復命刑部與本院審定大明律七年二月律成學士宋濂撰表以進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初命本院同刑部官將比年律條叅考折衷以類編附曰名例律附於斷獄下至是特

載諸篇首頒行之

元危素再入翰林僅一日而 天兵入燕素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趣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溺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謂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冊公言於鎮撫吳勉輩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缺者素之力也

高帝以宋濂爲翰林學士令總修元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斂手而已逾年書成濂之功居多

詹同自翰林待制遷直學士陞侍讀學士 上嘗諭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務如典謨皆明白簡易無深險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忠義感

激近世辭雖艱深意實淺近卽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者無事浮藻

劉三吾博覽善記應對詳敏 上嘗命公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萃爲一書名曰存心錄錄漢唐後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

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藏之金匱已呈爲實錄凡諸司領錄 聖旨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以垂法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爲書使後之議事者有所考焉其臺省府宜加置銅匱藏頒錄簿以備稽考俱從之

王偁官翰林檢討進講經筵以文字供職時錢塘王洪擅詞垣與同官一見過相推重 勅修大典萃內外儒臣及四方韋布士毋慮數千人

以總裁屬之

高帝御製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哈麻敕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豈所譯者卽此曆書與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

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
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修馬懿
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
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令元秘史參考以切其
字諧其聲音既成　詔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
漠皆能得其情 今言
永樂甲午十一月　上諭行在學士廣侍講榮
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其傳註之

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
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
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
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成編務極精備庶
幾垂後廣等總其事舉朝臣及教官有文學者
同修開館東華門外明年九月書成　上御殿
受之羣臣表賀時文貞輔　獻陵南京監國故
不預

成化初謝文肅被旨入校　先帝實録見章公
景泰中論復儲下獄事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
萬言而一不載何以示天下後世亟以告總裁
官劉文安公公曰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
書謝曰天下事寧復有大於此者此而不書將
奚書公盍上其事增入之劉公憮然曰業已成
無益也迄今以爲恨 本傳
丘瓊山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

節畧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
可舉而行通鑑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
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
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
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
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天於治國平天下者
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
吳希賢拜檢討預修　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寇

姓者密以貺弓希賢致半訶於其父希賢拒之
曰苟爲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
顧淸與修　孝廟實錄書妖人李孜省事焦芳
與彭華有隙誣其附以得進欲淸以風聞書淸
云據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敓中
官蔣琮誣逐臺諫涉歷既久章疏雜沓時逆瑾
方熾僉畏觸其黨莫敢涉筆淸潛披檢核盡載
其實有嫌而欲節畧者不爲動

孝宗實錄焦芳多以意毁譽其間而　武宗朝
大奸相繼亂政其事勢雜諸史官相顧不能書
董公玘於紀載詳而不冗簡而能盡又因以正
前錄之訛謬歸之至公其有功於國史甚大少
師費公每舉以語人
毅皇帝實錄方修檢討陳寰言邇者采尚書故
實上六館此不過從牒囊中探得之何關人主
大計郎翰林臣顧列其員耳今以爲宜復左右
史記言動秘燕之間備列彤管亡令他日盩奐
國是又　文皇帝下金陵諸緣故主驕僇父老
一二志焉　上幸人覊一傳瑕瑾不掩庶有以
風示永永不報
嘉靖初董文玉同修　武宗實錄因言昔　武
宗即位纂修　孝宗實錄時大學士焦芳依附
逆瑾變亂國是報復恩怨又肆其不逞之心以
欺後世其於叙傳即意所比必曲爲掩護夙所

嫉輒過爲醜詆又時自稱述甚至矯誣　敬皇
而不顧凡此類皆用其私人暗寫同在纂修者
或不及見伏望將　孝宗實錄一併發出逐一
從勘出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庶〻　敬皇知
人之哲不爲所誣而諸臣難明之節得以自雪
傳之無窮可據以爲信矣不然後世安知此爲
芳之私筆也哉疏上士論愜然其諸經筵陳奏
議禮亦多類此

調護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之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懐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郎日往迎之

解縉之才有類東方朔然遠見卓識朔不及也方漢庶人奪嫡洪國公丘福力成之 成祖惑

之遂欲易儲召帷幄重臣決之諸臣莫對縉獨曰好 皇孫由是 成祖釋然 仁廟之位固矣縉以三語而決此大事古未有也後丘福泄其語於漢庶人庶人銜縉次骨以至屢貶遠赴詔獄庾死雪中皆庶人之譖也自今觀之 列聖及 聖子神孫享萬世無窮之業縉不爲無助百餘年來褒贈之典不及而諸臣亦未有爲白之者誠缺事也

文皇晏駕於榆木川楊文敏公榮金文靖公幼孜恐事洩盡軍中錫器鎔爲殮具覆以龍衣日進膳如故錫工盡除以滅其迹至京師人未之知也 畜德錄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庶人所譖蓋 太宗初有易儲之意而庶人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之令書其不法事以聞時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善於保護教太

子守礼法而濙亦不敢曲意 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親諸實行以對 上意頓解

彭文憲在朝凡大臣爲新進所媒蘖者必反覆辯析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以言語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人稱得宰相體 琬琰錄

天順末讒者謂 憲皇景帝嘗廢之當別立嗣英皇意頗疑之獨李賢不從一日 上病臥促

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搖柰何賢
曰此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則此位竟
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　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出謝　太子抱
上足對泣議遂不行成化初賢遭喪奪情實
憲皇固眷云 後渠雜識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翺大司
馬馬昂皆爲　英廟眷遇而尤賴公所維持凡

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二公至　御前疇咨時
於文則誘諸王公武則誘諸馬公或既自舉賢
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二公
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中官李廣死言者劾文武大臣嘗以賄交者欲
據廣所籍記大行斥逐羅玘謂具瞻攸在不必
指其名而暴其惡也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
庶不貽　朝廷羞識者韙之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產諸物將以
餽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視無士奇名
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
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
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
今衆名雖具而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
意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

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

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又助瑾煽虐東陽隨事
彌縫去其太甚或疏論廷辯無所避忌所以解
紓調劑潛消默奪之功居多否則衣冠之禍不
知何所止也或者乃以其依違隱忍不決去非
之過矣

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
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勅切責東陽上
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

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
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當劉瑾
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
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
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
不得已情有可原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
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
包容若指爲罪降勑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

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媿懼終身或
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巳
正典刑伏乞　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
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
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爲
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溫公仁和舉止端重有大臣體沉深善謀數抗
論國事大同之卒擁兵阻城公請當以慰問代
藩遣官因覘卒罪狀可撫則撫之便又寧夏撫
臣以慶王不軌事聞請徙之高墻因興兵案誅
從反者公言事未彰白未可即禁錮請勑戒諭
王不悛而後治之以明　朝廷議親之仁既而
遣官薄問王果得赦而夏人免于兵家圖像以
祀曰活夏城者溫公也

翟鑾頗以溫厚回　上意　上嘗怒言官奏事
不實鑾徐對曰彼豈恃許風聞故耶爲之解又

嘗從容語邊將鑾曰邊將驍勇者多所見無踰
於周尚文小過嚴耳　上曰卿言之善嚴固當
以寛貸也尚文果爲名將

有小璫以事于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詈御
史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訐
御史階業爲解得免而御史乃劾論璫璫恨甚
結黨百餘人要御史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
擬疏糺羣璫以問徐階階念疏即行彼璫爭自

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
之以誣我禍且叵測　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
致司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
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内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
御史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　國家大體惜
且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
史王臣卽　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
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詗得其人而速奏

治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　上
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悉
得其主名參之王廷疏繼上羣璫窘不能自匿
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
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
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暴貴而
既以階勝拱則恃而益強事毋論大小輒爭
上久而不能堪諭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

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爲欺第性氣粗
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
體誠有之謹錄　聖諭轉示使各省改而同列
尼之者云柰何不擬薄譴階曰卽　上遽有譴
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　上諭詳
處何曰令省改卽處也及疏上　上亦竟弗罪

忠節

方孝孺洪武中以學士吳沉揭樞薦召見　高

皇謂樞曰孝孺孰與汝樞曰十倍于臣使見
皇太子賜宴故欹其几以試之孝孺必正之乃
坐　高皇使人覘之喜謂　皇太子此莊士也
當老其才以輔汝耳丙子徵入典應天試　太
祖大漸遺令先召孝孺建文卽位馳驛召還爲
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日侍經筵備顧問凡將
相大政議輒咨孝孺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
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

答比定官制改侍講學士爲文學博士卽以授孝孺靖難兵起日召謀議詔檄皆出孝孺手兵旣渡淮畫策堅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爲乃作絕命辭未幾不屈而死

陳迪洪武初爲訓導嘗代郡草萬壽表　高皇覽而異之近臣以通經薦召爲編修陞侍講轉山東參政晉雲南布政建文初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徵廸爲禮部尚書屬時更修制度詔羣臣

集議條奏沿革損益廸議居多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澄上疏陳大討極論李景隆奸邪不可任軍權恐損國威時受命督軍儲于外過家不入聞變卽赴京師　文皇卽位召廸責問之廸抗聲指斥幷收其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於廸衣帶中得詩云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誓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歌

黃觀字瀾伯洪武二十三年發解京府明年會試第一廷試對禦戎策以天道禍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　高皇嘉之擢狀元授修撰復黃姓歷尚寶卿建文初遷禮部右侍郎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員次尚書改觀爲禮部侍中與孝孺等日見親用　文皇索齊黃時觀草制極陳大義辭多指斥北師渡淮觀奉詔徵兵上游率諸郡入援至安慶聞金川門變痛哭

謂人曰吾妻翁素有志節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　文皇命收觀妻翁氏并二女給配象奴翁持釵釧佯使出市酒殽遂攜二女投通濟門橋下死觀至東陽河知事不可爲會有朝使召觀觀紿使者曰入賀新朝禮當預習乃朝服東向再拜遂自投羅刹磯湍急處舟人急鉤之僅得珠絲棕帽以獻命求纫象觀帽之而刲于市籍其家初翁夫人及二女屍順流至賚工橋側

主人藁葬之萬曆癸卯青陽施盐臣立墓祠請
於京兆春秋祭祀不絕

胡子昭爲榮縣訓導建文初陞檢討歷刑部左
侍郎　文皇卽位被逮死之臨刑有詩曰兩間
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洪武乙丑廷試第二授編
修建文初爲吏侍改御史大夫時見信用北師
起子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極論李景隆姦邪

懷異志賣國喪師及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
其奸邪不忠請速誅之不聽憤激大呼曰賣
陛下者必此賊臣備員執法不能摧奸請先伏
誅不惲遂罷朝靖難兵至李景隆以前憾請誅
之及責問子寧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
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
族其家

景清試禮部爲第三人對大廷賜第二人授編
修建文初爲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　文皇繼
統方孝孺練子寧等皆死而清委蛇侍朝人疑
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　文皇夜夢緋衣
人挾刃圖不軌占者又奏文曲星犯　帝座甚
急　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獨衣緋命收之得匕
首于清懷中詰責之曰欲爲故主報仇直立嫚
罵不屈而死

陳性善洪武問爲檢討晉禮部左侍郎　皇太

孫時熟聞性善名及卽位獨召性善賜坐問治
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
言　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權奸所尼
性善請見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既
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作法自戾
何以信天下建文帝爲之動容北師南下改性
善副都御史監軍戰靈璧敗績性善被執旋縱
還之性善愧忿衣朝服躍馬入于河以死

黄子澄名湜以字行洪武乙丑會試第一廷對擢第三授修撰累遷太常寺卿皇太孫立諸王多不遜服一日太孫御東角門召子澄謂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既即位命子澄兼學士與齊泰同倚任會周

齊湘代岷相繼煽動建文君朝罷謂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言乎子澄頓首應曰不敢忘遂出與齊太議削奪諸王兵權北師遂起首以誅太子澄爲名詔以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率諸將兵百萬以往未幾景隆累戰皆大敗棄其師遁召還又赦不誅子澄痛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度意在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宗社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其罪請誅之皆不聽已而江淮諸將繼踵敗衂子澄拊膺號泣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　文皇即位子澄逮至責問不服族誅姻黨戍邊者四百餘人同時被戮諸臣俱號齊黄奸黨榜諭天下

盧原質字希魯原質于孝孺爲外兄而問學得之方門爲多洪武戊辰舉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歷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靖難後召見不

屈死之

高遜志元末僑寓嘉興好學問爲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洪武二年徵修元史爲編修累遷侍讀學士建文時爲太常少卿兼學士與董倫同爲會試考官靖難後遯去不知所之

林右洪武初嘗奉璽書行邊有戡定功進春坊大學士命輔導皇太孫以事謫中都教授尋掛冠歸靖難師起聞希直族誅爲位哭于家永樂

戊子島夷訌海上台被其毒監司聞右才請爲
閭里討右不得辭勉起視兵督郡子弟剿平之
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師然
猶爲溫語相慰勞冀加錄用也右對云罪人逆
死已久籍令可仕當與方孝孺同朝矣　上大
怒命曳出剮之竟死
戴德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建
文中改左拾遺北師南迫與齊黃等日夕謀畫

防禦、文皇即位逮至責問不屈死之
侍讀樓璉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方孝孺草詔
孝孺不屈戮死復改命璉及王景璉入見孝孺
受極刑惶怖受命歸而憤歎妻子問之曰得無
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猶可正恐累及汝
輩耳逡巡一夕間自經死
王叔英　召爲修撰上資治八策援古證今鑿
鑿可行建文嘉納之與孝孺日見信用北兵至
淮上游兵逼江于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
詔行至廣德聞建文遜位慟哭會齊泰奔叔英
曰太二心矣急擒太至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
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
命詞藏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
王艮建文元年江西鄉試第一明年舉禮部廷
對策最優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
李貫並授翰林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聞靖

難師起輒憂憤不食及渡淮即訣妻子曰食人
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迨北師入城
胡靖解縉吳溥爲艮鄉人寓舍連楹皆踰垣集
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
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
可從容也隨別去待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
能仗節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
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鬧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

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舍哭聲動已伏鴆死矣靖縉與李貫皆迎附永樂初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命貫與縉等編閱留軍馬田糧數盡焚諸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文皇曰爾以是為美耶食其祿忍任其事當國家危急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建文壞祖法亂政耳爾等

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濱久而復有兩人至聚居一室不輕出門戶風月之夕則棹小舟携酒榼泛湖而飲飲至醉扣舷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歸人莫測也居人時以錢米周之或受或否而一人病革呼其隣曰吾欲告汝以姓名

恐為女累不言女終見疑柰何其人固請乃曰我建文朝某編修也幸葬我湖旁某山下居人收葬之其二人後不知所在　冶城客論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詔求言劉忠愍球時在翰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王振覽之大怒欲嫁禍無由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忠愍獨不為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某疏中

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為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

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衆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櫬葬之正德中贈學士謚忠愍始鍾公同父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曷若與劉侍講公

同死耶時同年尚稱習聞之比長疑以問母告之故同懷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命英國公張輔等兵部尚書鄺埜等吏部侍郎學士曹鼐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駕次雙寨王振蔚州人也邀　上幸其第癸丑次白登振益驕恣強愎挾令進兵成國公朱勇戶部尚書王佐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鼎益繼之曰臣子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詈之曰儻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相地而營庫未定虜已據河南次日虜僞退振復矯制起營追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鼎益及諸臣五十二人皆死之景泰初贈鼎

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贈益院學士謚文僖遣官諭祭并廕叙其子云

玉堂叢語卷之四終

玉堂叢語卷之五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illegible]校
錢塘徐象橒刊

識鑒

高帝渡江取太平陶安與李習等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illegible]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illegible]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言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喜從克金陵由行省都事拜左司員外郎郎中吳元年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名爲學士凡製度儀章諸所草創皆委之錫以誥命曰朕初渡江爾首謁軍門贊襄政務宣號令則軍民信議禮樂則體要成建白以忠出納惟允朕甚嘉焉頃開翰苑以崇文治設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尚勤獻納贊我皇猷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　上召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暮達旦不拔基以爲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劉基陳時務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用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晩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但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

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功賞基悉辭不受

朱升以衛國鄧愈薦被徵入見顧問稱旨　上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嘉其朴遂參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

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曾魯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魯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

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魯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安在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

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魯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魯曰前王陳日熞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熞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恩故托修貢以覘　朝廷之意　上叱之日烏夷何狡獪如此郤其貢不受

永樂年一日且暮寧夏報被虜圍　上急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命　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以何處兵往救子榮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勑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

明日與諸老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名子榮以報書示之曰卿何料之審也喜見於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名榮即命入閣寵遇日隆然入謀於內未嘗以宣於外外人亦不知趣之故成永樂之治文敏才實通敏機務沓至斷決如流而善承人主意徐引於正二楊皆以諫東宮事繫獄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之風焉

永樂初　成祖一日出右順門名内閣諸臣獨楊榮一人在出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嘯聚者已悉復業　朝廷初有聞卽遣行人許子謨齎勑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卽加兵及是奏至　上曰非觀至不下其降勑褒觀榮請訖奏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後詢之果然榮自是益見重

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收女眞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　朝廷刻制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之以盟　上以問翰林諸臣黃淮對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則力大難制矣此舉實爲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高煦反楊榮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問夏原吉對曰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臨事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聲有以奪人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

王振謂三楊曰　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瘁矣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個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日卽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内中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

而已今數子皆是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歎服

大同猫兒庄本北虜入貢正路至是虜使有從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姚夔請延宴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夔令通事諭旨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故　朝廷有大延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比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夷之體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獲無算上命一中貴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項公忠爲尚書劉公大夏爲車駕郎中項使一都吏檢舊案劉先檢得之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笞都吏令復檢凡三日夕莫能得劉竟祕不言會科道連章諫事遂寢後項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安得失去劉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所費

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於國何益此大臣所當切諫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無邪項悚然降位向劉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天順初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重吳溥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今日封侯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言曰是誰溥曰當時非奉 皇太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蓋以迎復之功歸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 英宗皇帝即命擇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語載錢文通譜略中

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不能悉致岳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

丘仲深編修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于少保之死當著其不軌丘曰乙巳之變微于公天下危矣人挾私誣之其可信乎或謂黃竑易儲之奏出尚書江淵丘曰竑殺其兄而以此覬免死且廣西奏楮用土產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土楮

陝西守臣熊翀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爲傳國之寶復出也傅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贋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

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爲寶得之者
君臣動色相慶我　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
之璽傳之　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
藉於彼哉　上廼以其璽屬庫藏之

平凉土達滿四反官軍累失利都御史項忠奉
詔討之時策其必成功而朝議咸欲再遣將彭
時與商輅執不可或動以危語時不爲動未幾
獻俘至議者始服

胡儼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
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
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
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溥歷內閣少保爲時名
臣人服其識

趙榮微時館其舅翰林薩琦家楊文敏公一見
深器之言孟仁貴於其舅後果然

楊士奇南還祭掃先塋至南京黃福時病不出
士奇即往見之福驚曰公輔　幼主一日不可
離左右何爲遠出至此士奇服其言

尹旻素負學識善斷大事尤精鑒彊記每經銓
注雖稠人小吏閱數年猶識其名時料人壽夭
成敗歷歷多奇中

尹公旻司銓日閩士翁晏以貢就教職公試之
不許曰子當科第發身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
使又有三舉子選知縣色不豫公曰莫以知縣

爲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終其職人稱公
之識鑒

劉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帥毛倫
謁公舟中拜起涕泣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
公任擯弗用後果附逆瑾戍肅歸至某所遇都
御史某見其騶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
必不善其後卒如其言

劉公大夏謫戍時參戎某遣使饋公勑使不受

亾返公曰第歸語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十錢
苟受汝金而僕竊以迯孤身沙漠非陷之死地
乎時同戍鍾尚書頗携囊篋未幾僕果竊而去
人謂公如神
楊公廷和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鳳重
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别曰介夫當相天
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
楊石齋當國日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諸子

姓布列中外甚衆子愼復舉進士第一人賀者
畢至公顰蹙曰君知爲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
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
何賀爲亾何公以議禮不合去愼謫戍滇南而
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家聲頓衰
寧庶人者浮慕文先生徵明貽書及金幣聘焉
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無所
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其
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曳裾梁邸先生笑
而不答亾何寧竟以反敗
張居正少頴敏絶人爲諸生渺小而是時尚書
顧公璘撫楚行郡試其文奇之已得名見復大
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爲膏油費明年
舉於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曰爲若異時
圍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溷也

方正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
考績在吏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
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
澹然陳公以南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
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欲收之門下適工部
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
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以爲言公曰敬宗忝爲
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

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而却其禮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不遷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郊外農談

祭酒陳公久不遷泰和王公直時爲天官從容語公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某托公爲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

口講道論學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王公頓服卒寢之前輩風節巖巖有如此 客座新聞

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諸司皆餞之江上薛公瑄獨不往英言於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官者乎三楊以薛瑄對乃召爲大理寺少卿瑄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遣之不値語其僕曰若王之擢王太監力也朝罷可詣謝明日朝退又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爲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令轉語之賢往道三楊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先拜先生獨立振自是銜之

薛文清初入閣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不留我爲先生啓 上請敕書

即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敕書以教人魯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敕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行狀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 朝議遣使求獅子於西域諫不聽又見石亨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餼糧俱

乏日中猶未舉火吟詠不輟子淳私慍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恬不爲意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正統丁卯劉宣補父戍盧龍徒步學京師冬無纊手足皸裂忽凍死道上有老媼飲以羹復生夏日中暍有遁夫以熱土覆臍摘園瓜食之乃復甦己巳北虜假貢獻圖窺伺公上疏言虜不可信宜豫爲備後六師失利公從武官守天津

密贊戎事或誘之逃或留妻以女皆弗聽事定乃返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陳正倫因邀往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

景帝即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其還也疏言劉鉉呂原可大用會易儲議起禮部兩亞卿俱缺議必得有才力者爲之 上命欲用鉉陳循乃擬鉉以進江淵感言鉉才薄不可用乃易蕭琦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久之鉉爲祭酒一日報欲易儲諸司皆勸進司業請祭酒列名鉉曰我輩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乃止迨 英廟復辟閱諸疏見勸進無祭酒名問祭酒何人徐有貞以鉉對 上曰吾欲一識之因名對文華殿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卒謚文恭

章文懿立朝夬大疑臨大事凜不可奪自號懿夫或勸公少貶以狥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故悦公者寡 言行錄

章文懿爲庶吉士時劉定之方敎諸士一日以小玉堂蔬圃詩令諸士賦之公詩結語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言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羈患貧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堂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

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應制登詩選
不肯爲疏入遂謫其節槩才識當時以爲第一
也　餘冬序錄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
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當
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

朱恭靖公初舉狀元略無喜色歸里中惟徒行
人甚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載席一車爲公買

宅費都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眞僞
公弗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
傷乎竟止於城外平價售之

名復羅一峰脩撰嘗道者語人曰某之復官我
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可乎先生聞之曰渠非私
我也坐是攺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章三上始
得歸

楊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所敎中人已多貴幸凡
預教者率因之以進獨公泊然無所藉有欲出
力援之則謝曰我嫠婦也抱節三十年乃垂老
而改志邪薦紳往往傳誦其言

王文恪與壽寧侯有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
斥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
恥之迺今自附壽寧耶

劉忠宣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
才者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尤不喜屬吏承

奉有曲意承奉者未嘗喜不見者未嘗怒也

謝文正初入翰林爲御史某騶陛都憲臺中循
例請公文爲賀公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惡
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王華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賊瑾用事士大夫
爭走其門華獨不往華子守仁論瑾瑾怒逐守
仁顧素敬慕華不輒遷怒間以語人欲諷使就
見華不往及轉南京瑾又使人言華不久當召

用冀得往謝華竟不往其平生大節如此
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
是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印文改方者傅珪不可
名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
否卽遺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新之
陸文裕公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
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
任卽行文黜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

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堅意不從乃已
正德戊辰會試崔銑爲同考宰執欲私其子以
托銑銑不可竟出他手時閹瑾竊政四戊元老
奴僕端揆銑與脩撰何瑭見瑾長揖而已瑾怒
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白面書生輕薄
如崔銑尤甚欲重罪之綵不可瑭謂曰吾兩人
不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實錄成瑾
偽傳 上旨史臣未練政體各陞俸一級調部
屬州縣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部儲歲縱
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謂曰爾謫僊也
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竟革姦庚
午瑾誅 名還史館辛未會試再爲同考時輔
臣治文義銑上書勸以及時悟 上赦民薦賢
理財强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 南雍志
邵康僖魁禮闈逆瑾虐燄方熾同年多請往謁
公毅然卻之曰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要

目銑始耶卒不往及吕仲木爲狀元亦不往輿
論竝高之 家傳
屠應埈典試江右閹臣有屬其三子者屠曰國
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耳苟狥
私請安用試爲遂行至則夢人有以跪進者辭
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
馬公汝驥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率聽用
羣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禁也乃因事

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禁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已即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將謝乃引使者至櫝前啓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猶情乎後書不更至矣

衡山待詔素不到河下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余過蘇亦不答拜東橋答曰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山乎

衡山有病起遣懷二律益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擬[illegible]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

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讀書筆記

萬公士和介然絕不爲詭隨故嘗忤分宜去臬已又忤新鄭去卿貳已又忤江陵去卿即華亭稱與公最契者華亭請老諸大臣各疏留公獨否若公者所謂貞而孤非耶

廉介

宋潛溪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肯縱與之亦不受餽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却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行狀

張洪洪武間以明經薦授 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元年擢行人奉使日本郤其餽金二年復使

邃東脩茶政於蕃界亦不受餽時緬甸宣慰
羅塔殺孟養宣慰刀木旦併其地命洪齋　諭
責還所侵地立孟養後塔不服凡六往始聽命
塔欲壽之服其誠信乃已
廖欽經河內休於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
公紿曰我商人非爾父於是聚老少爭識公乃
羅拜於前公不能隱競持酒肴相慰籍明日各
持縑以遺公須臾衰數百匹公辭不受民曰父

有德於我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
父願卒受之公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
愛我以德乎苟以所贐爲可受則昔之所爲不
過沽名以覬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
公揣知其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其所行
類如此
吳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
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莫之知也或
念溥久次不遷勸其少貶者荅曰遇不遇命也
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天下之爲士者皆
高之家素貧而篤於義故人有遺孤貧無依者
輒賑給不吝及卒無以爲斂云子與弼以道學
聞於時亦古朴有父風天順中以隱士徵授左
春坊諭德不拜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南雍志
張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其奉
使也襆被而往臨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

被黑槖都無陸賈金有詩文數十卷號翠屏集
黎文僖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
受責之曰古之爲令拔葵秫麻今之爲令織布
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高穀官至台鼎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
身沒未幾子孫貧窶方毅廉潔卓然有古大臣
之風
上即位當頒詔外國江西劉珙以侍講使交南

時交人吞占城侵緬甸或難其行劉毅然上道携二僕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駴曰昔之人皆航海來颺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自天下耶何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劉據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須詔明日宴畢卽行王大驚曰一國生靈命緣天使致饋遺豐腆倍昔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一不顧復令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劉復書示以初

入關詩咫尺天威晳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悚遣陪臣入謝表有朝臣清白之語云

端木孝文溧水人尚書以善子與弟孝思皆以儒士起家孝文爲翰林待詔孝思爲翰林待書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爲遠人所服立雙清館 應天府志

尚書童公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時家人衣食或不給惟三原王公餽以米及白金或不受毘陵王尚書與知其介不敢致餽值有持禮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今人導汝往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其人以實對遂却而不納其介如此 濯纓亭筆記

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來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籮一服無紗羅日給惟猪肉一

斤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皆取主家結狀更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云云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王恕以中丞撫雨浙致政 朝廷命馳驛還鄉公每至驛旁先命夫人與家衆投宿民居然後單騎赴驛官吏固請同寓公辭之一切餽遺不受

三原王公爲吏書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恥哉一時帖然使非眞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之適足以增多口矣

何淡所撰李克嗣基志銘贊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大夫多以富爲諱

爭自灑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問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顚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克嗣之名乃今知之爲其廉也居官廉故涖事公涖事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

東山劉公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充橐篋相襲以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任有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白云不當附庫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毫無所取云 南嶽集

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逮繫檢其橐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

張尚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侍坐有典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

公許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云彼時權璫狂猘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

梁儲冊封安南國王克正使禮成亟返饋遺無所顧持大體不與陪臣倡和

景公暘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蹀蹀行旁觀者若不能堪暘自若典簿餽公廩私益以斛公知之歸其益切讓之曰吾雖貧何相賊也懼謝而去

羅念菴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某獨知其廉介或曰何曰有故人餽寶珠一手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爲常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於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念菴集

文徵明家居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塡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愼者藩邸其所絶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甂他珍貨值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

生惎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見先生爲恨

每勳戚大臣病故 上遣諭祭喪家輒厚幣爲謝習以爲常劉公春曰以尚書而受其賻遺豈惟輕己如 國體何故事功臣襲爵表謝又皆禮部堂上分撰謝以銀幣悉却之其謹峻有守如此

國琛録云石公瑤澹約性成翛翛自戢位跡台鼎供具如寒素士正德末造侈局肇開公不逐世好亦不迥立異懺嘉靖初入閣厳誠闇從不濫交與謁者以帕爲儀見則還贄致政歸行李奩匭不滿一輿

念菴羅公以修撰歸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甌爲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時公之舅爲言於項公聞呼項曰君子愛人以德

使我爲清白鬼項吐其實公責項曰我即死君寧無倖可聘乎事乃寢病間舅申理前語公驚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知爲公力也

萬公士和與直指交無加禮直指以爲倨銜之欲巧詆以法抵粵悉取諸錢穀籍稽公出納[illegible]所得則榜掠兇椎吏屬誣引公吏忍死不[illegible]有之萬公不應飲粵地一勺水耳直指愈益怒据撫益亟香山黃公佐家居養高不可致忽出謁直指直指心喜已獨能致黃公也自起迎黃公黃公入揖曰老夫跡不至公府久矣今爲萬公來公即欲埋之其人非可緇者直指心怍不敢出一語事乃寢公之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罌曰夫饒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饒也公服其言

義槩

解縉性孝友重義輕利篤於故舊喜引拔士類文翰皆精絶嘗語人曰寧爲有瑕玉不作無瑕石

胡儼嘗督漕至三山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急援之道見餓死者命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風雨大作所全活者數百人

檢討陳繼爲一婦人志墓已刻石矣有客詆此

婦不孝繼卽李童子碎其石曰吾豈安譽不孝
婦耶
司成李時勉以言忤權姦囚首木者三日炎暑
殆欲不勝太學生石大用歷然號於衆曰師猶
父也父師遘難弟子乃晏然坐眎可乎衆莫應
大用退杜門草疏願以身代時勉亟止之弗聽
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以禍權之對曰生以
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疏聞 上並釋之

劉忠愍球從弟玭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卽
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
非所望於賢弟者議論慷慨卒以直言取禍天
下究之
許彬景泰中議遣大臣迎 駕朔漠公毅然請
行曰主辱臣死分也敢靳一死卒能以大義折
虜奉 駕以還然濱於不測者屢矣以是受知
英廟特深

成化中司禮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
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時且
如此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否陳愧齋音奮然
怒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中人之門天下其謂
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聞者憮然事遂已汪
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
校士突入兵部郞楊士偉家拷掠及其妻屬衆
駭莫敢闞焉先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何敢

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先生
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聞者爲之
縮頸 經濟錄
吳文定公有同年賀解元恩在京遘疾邀至其
邸晨夕視之賀死爲服一月喪鄉人歛官某死
於京貧甚其子假貸於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
所貸自出金爲賻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劉公大夏嘗過匡山弔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

寢無主輒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
忠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謀於白沙陳公
甫爲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

劉忠宣忤逆瑾矯 旨逮詣獄同繫者請行賄
以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
則累及子孫且喪此一生矣法司附瑾意引例
戍肅州公至河西買葬地不挈子姪侍行或以
問公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恩澤今發

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 後壽藏記

戊辰春戴大賓以妙齡賜進士第三人及第劉
瑾欲招致爲壻戴執義不從登科錄竟刊妻姓
氏瑾不悅遂絕婚戴乞養病歸未幾卒

霍韜巳丑主考會試簾內外弊剗革殆盡文體
爲之一變楊少師博葛尚書守禮程尚書文德
唐都憲順之羅修撰洪先楊編修名楊御史爵
並表表皆公所錄士也公諄諭諸士不可以門
生座主結私恩而忘大義超俗之見時所僅聞

張羅峰當國甚器重何瑭舉翊 聖治期大用
之始入京元正相晤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爲愕
然 栢齋集

器量

永樂中漢庶人謀奪嫡離間宮臣石首楊文定
公時爲司經局洗馬兼編修下錦衣獄垂十年
家人供食數絕又 上命莫測與死爲隣公勵

志讀書不輟同難者笑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
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其不以患難介意如此

解大紳素無崖岸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
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
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公異者其
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公公爲
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師懼不爲容公薦用之

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金問坐繫獄十年非義相餽皆不受時黃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甚歡省躬念咎之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

馬紹榮與永嘉姜立綱同僚久竝以能書名姜善于昂榮善朱克為一時宗其陞少卿也立綱以出身布衣不得齊榮官諸老憐其年深曰不

抑馬君無以為姜君地奈何先生聞之往告曰願損一級與立綱齊故馬得太常姜得太僕拜曰吾固不能窺君際也

助教李洪南昌人嘗言古廉先生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前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絏合監師生來覩者皆驚愕失匕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來與語曰某人未處講是某處非某人今次稍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諸先生曰還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巳而枷置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枷事乃釋

薛文清為廷尉欲出一冤婦王振嗾言官劾公故出入人罪論死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馬臨刑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於厨下振問何以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為之動

赦歸田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求詩者公峻拒不為作所介者寔公故人言公於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瞻川聶大年題其上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心也使公以十年不忠之心待天下之賢則

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
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讒謗臥病逆旅自度
不可起乃使所親校詩於公有云鏡中白髮難
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棗少百年
公論葢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
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
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
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

譏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
其墓眞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羅一峰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隣
得濕栗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
以爲意

揚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
其爲何官與公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
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
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
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
人也跽而起居丞乃覘御史不見蒲伏堦下百
狀乞憐公卒亦不較

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入內閣承劉吉恣
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靖調和中外行政不
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己惟其賢時
稱休休有大臣之度

王公恕以中丞塡滇先此鎭守中官多不法乃
百方冀悅公公不爲動察其政不便人者悉革
之幷剪其羽翼中人銜之公每出行部導從者
十數人而止一日公出中人令刺客雜其中將
乘罅賊之公於馬上遽問曰令從者何多一人
因檢之得其懷刃客吐實因具爰書杖遣之而
不加罪中人聞之欲自殺公佈三司謂之曰我
所行之事不過爲民除害耳所罪之人不過爲

公清惡耳公何與毋用過自疑也中人知無害巳意乃惶恐謝罪不敢別行非義而百姓安堵矣

三原王公爲都御史時廵撫南畿嘗一日至吳市市井無賴乘醉面罵公於道公見之略無忿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

陳白沙素不與物競隣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

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慙而去

劉東山公嘗發戍氊帽布袍徒步過 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欲不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邪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弘治十一年監生江瑢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巳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不施行自 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瑢詔獄健等又上疏力救瑢得釋今言

謝公遷旣歸瑾意叵測人皆危之曰天祐 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處之裕如日與客圍棊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

世廟御極言官聯疏劾梁公儲假宸濠衛兵故縱反者請置詔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巳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劾者猶不巳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嘗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

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誣而移之他
楊石齋久入閣浸無建白人易之　武皇南巡
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
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　武宗崩於
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
始服公之才量　國琛集

嘉靖己丑遂菴楊公爲首相　上倚注甚切時
議禮諸公受知於　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

敏公韜時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　上大
怒削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蔓公門下士一網打
盡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
家蠱公保護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華殿
供事以書寫勞例得京職時亦以公黨與恐遭
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文敏以求自
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
猶易服弔其喪其子號泣曰人子固不敢言親
過但悖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願公無
弔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
父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
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
雅量

張孚敬復用李時居次攺兼吏部尚書事孚敬
甚謹亦不敢有所牴牾而孚敬意更不能容如
議孔廟及言官馮恩獄客疏譖時出異語以徼

結物情　上亦不爲動彗星見條陳三事曰務
安靜曰惜人才曰愼刑罰且請宥大禮大獄諸
臣報聞　上與少師孚敬務以刻核嚴切爲急
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救解不少始時在禮
部　上賜銀記一其文曰忠敏安愼至是寘之
閤中而失之疏請罪　上弗問特爲補鑄以賜
久之加少保冊　皇后爲大禮副使　上在位
久益明習政務嘗名時與尚書夏言從容品隲

諸大臣材器皆精當時歎服以爲非所及

長厚

金忠以尚書兼詹事有訪廷臣及官寮者 上密令忠察之每白其誣 上或不喜即叉頓首言臣保無他即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全護者衆每導人寛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俸賜有餘周賑鄉族仁皇初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

朱文恪善自遜陽放歸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値 談纂

彭文憲公爲人材未嘗私以語人言官以言語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

王公翺於權豪勢要有所囑翺然拒之辭色俱厲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爲怨累遭變無他虞公於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仇之地耶

有以同年友事誣王華者人勸其一白答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浼我哉竟不辯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大夫之論甚爲不平欲具疏奏辯華馳書責止之曰汝以是爲吾恥乎吾本無可恥今乃無故而攻發其友是反爲吾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

於是遂止不復辯

呂仲木關西人夏貴溪怙寵負才傲倪一世獨心敬仲木夏方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爲南宗伯也仲木爲貳文敏時時訐貴溪仲木乘間諷曰大臣有過規之可也背嗜非禮文敏疑其黨夏心銜之未幾仲木以考滿之都謁貴溪時貴溪柄國矣得仲木甚驩亟欲援之爲助已乃對

仲木數短文皦至謂不可一日近仲木毅然曰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以寸朽棄棟梁耶貴溪又以仲木附文皦而異己歷歲不遷仲木乃致政歸 耿先生集

徐文貞歸里徧名親故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帽公適見之席將罷主者檢器亡其一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酒酣潦倒杯帽俱墮公亟轉背命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見前輩

之厚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徃徙步陳大𢿫良模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踰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祗是步行未嘗乘轎適桂朴菴公名拯侍郎及竹澗潘公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

退讓

國初丙申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以陶安爲左司員外郎陞郎中日贊機務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 上問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如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

金文靖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且不伐善不矜名名其燕室曰退菴古所謂金玉君子者乃其人也七人之中保全始終堅立名節如公者

葢不多見

洪熙元年正月命楊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士奇請辭俸 上曰卿於朕勞勤二十年故周以此祿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蹇義言宜聽

辭學士倖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取虛名 上
曰朕成卿志乃聽辭
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最鮮許可獨謂
宋琮詩文經義雄峻不羣每稱揚之乙未會試
以琮充同考試官校閱所得皆名士或欲薦琮
入翰林琮辭曰眩詞藻以躐華要非賈禍之端
也竟不肯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以侍從
用事莫不重其恬退

英廟復位素知薛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名入內閣知制誥一日 上御便殿
召瑄入語移時諄諄啓沃皆有關於聖學君德
者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瑄見
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
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
耿裕再入吏部上疏曰臣明敏不如尹旻公直
不如王恕人以是多之

王公翱爲吏部尚書忠清爲 英皇所任信仲
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曰汝
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遂則妨一寒
士矣且汝有階得任何必强所不能以冀非分
邪裂其卷火之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
堅乞致仕冢宰尹公旻慰留之辭益力尹詰之
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云

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
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
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尹憮然驚
歎知其意決特爲 上請從之時先生僅四十
一
吳文定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
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
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卽日上疏請以印讓

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徐源撰行狀

弘治乙丑大學士謝公木齋乞致仕薦吳文定公寬王文恪公鏊以代己言極懇至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郎中劉公大夏者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大夏㒸辭謝之卒不往吏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窮居時見府縣政事

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曰我能至今日叅政布政之力也

朱恭靖公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之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遊魚魚雅雅里中後生畏名檢欲一有爲曰恐玉峰先生知也田廬閭閻猥事一不置念老隱陽山幾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觀當道疏公當起者前後幾三十人爲人淡然自守廉不徼名學惟務實思以友三代之英於百載之上臨終戒其子孫不得請恩於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謚易名願無以文爲謚脫犯吾父諱亡魂何安小子切記之終於正寢遠近慕

惜之 朝廷恤典不煩陳乞於是贈官太子太保謚恭靖從公志云

楊士雲正德間爲翰林庶吉士授給事中以外艱歸里養母不出嘉靖間舉遺逸有司强之起至京師遷左給事中推爲官僚以病辭不就人問其故曰吾豈能俯仰人以求進乎乞歸里居二十餘年甘貧自樂不入郡城鄉人不知婚喪禮節教以易奢爲儉所居環堵蕭然

尚書毛澄極淳實陸完技遠會推家宰僉舉毛
堅執不允暑至欲趨出遂舉王晉溪　國朝以
來不愛作天官卿者毛一人而已

愼密

宋景濂性愼密禁中問對語絕不以告人應制
之作亦削其藁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
及内事者指以示之

宋景濂在　上前所陳説不爲文飾隱蔽雖家

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　君猶父也天也
其可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
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饈品對　上笑曰卿飲
時朕令人覘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
久而益信其誠先生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
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
一耳　行狀

劉誠意凡遇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密爲救解而
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
亦未嘗爲人言也

胡文穆公廣小心敬畏出入禁闥目不忤視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據理而忠厚爲本
未嘗及人過失於奉　旨制敕覩草卽有所見
必具實以聞多見采納

石文隱沉默寡慾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
徐出一二語輒中節

敏悟

景清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祕書公求而不與固
請約明旦卽還書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
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公卽持所假書往
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卽誦徹卷祭酒問生生
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公出卽以書還生曰
吾以子珍祕太甚特相戲耳

一日中使傳　旨命製元宵詩劉定之據几不

停揮項刻成四句七言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玉堂叢語卷之五終

玉堂叢語卷之六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熙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樗梓

出處

白沙歸至南安守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得間悟主也惜當時宰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

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弼唯唯

莊定山被薦　召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輩諸薦疏皆出部檄非　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謫退處幾三十年矣乃今　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夫背　朝廷者杲也吾當國必殺之承　特召

而不行罪其可追乎遂行九月入　京陛見大
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我朝出色人當
官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
也徐公又與李西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
意我已致政不能爲　國家薦賢矣李唯唯謁
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
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
吏部題補行人司副陞南京吏部驗封郎中到

任十二日病作赴部告歸不爲題處又明年丁
巳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去之乃先生告去
已昳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
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
知　湛甘泉撰墓志

謝文肅丁內外艱水飲疏食一如古禮終制親
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縻祿爲親爾今復何爲
乃閉門讀書時侍叔遐老登眺方山鴈蕩之上
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　孝皇登極詔起
之李長沙移書勸駕極言秉運救世之義始勉
力入朝補國子監祭酒以師道難盡請致仕不
許適喪仲子力求解任將十年特陞公禮部右
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未踰年疏凡
五上每優　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　李東陽撰碑

劉瑾擅國日人皆責李文正不去蓋　孝宗大
漸時召劉晦菴李西涯謝木齋三人至御榻前

同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後瑾事起晦菴木齋
繼去使西涯又去則國家之事將至於不可言
寧不有負　先帝之托耶文正義不可去有萬
萬不得已者西涯晩年有人及此則痛哭不能
已此一事顧東江言之

師友

劉誠意年十四入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
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

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得濂洛心法先生大器之元揭傒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黄伯生撰行狀

柴廣敬言其師國學典簿趙撝謙訂聲音文字通可收錄遂奉命馳傳即其家取之典簿先生以學官沒嶺表其子夭死無後廣敬爲經紀其葬及在翰林又狀其行懇詞盡禮乞表其墓於

學士解先生近世師友義薄獨廣敬能惇而厚之非篤於義者不能也

金先生問陳先生繼少時從俞先生貞木游先生日錄多書金陳二生某日講某書某日作某文頗優待之嘗與王文靖公洪、玉曰二生學問畧相似金之名位過陳遠矣兩先生皆以白衣薦陳爲翰林檢討不久而止金至禮部侍郎享福祿榮名者甚久俞之孫時嘗以日錄示余

宋景濂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東爲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耳

國子多大臣子弟宋先生蒞之以勤率之以正日進諸士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奥敎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

弟子

戊辰詔擇進士穎敏者爲庶吉士屬教之劉鉉懲曩之事虛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誨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愜者經月不置以故諸吉士大有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

方孝孺在宋濂門爲高弟弟子從濂後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旣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卹之墓在夔每

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云

永樂中陳檢討繼少孤貧嘗就學於俞貞木先生每歸飯輒就返俞異焉竊覘其所之至密䕻中懐出一糖餅哺之即行俞以是留食於家以爲常一日妻失留之俞歸切讓其妻乃改而加禮焉後繼以布衣仕翰林檢討未必非勵志所爲也西樵記

永樂間胡文穆公與楊文貞公俱在内閣文穆嘗語文貞曰吾二人將老得退即各具小舟可二僮操者舟中貯書冊楮筆壺觴棋局如廣訪君艤舟君門外一里所遣童子招君君逕入舟泝流至五雲驛望夫容峯則返櫂至君入舟處君獨歸君訪廣亦然但泝流至玉峽而返歲必五六過用此共適餘年及文穆歿後半歲文貞夜夢偕文穆泛舟自快閣至郡城下同載甚樂共聯詩文穆起首句文貞續第二第三句相續成一律覺而忘第六第七二句文貞悲愴不勝遂補之詩曰金螺瀟洒對夫容鷺渚漁洲窈窕通遠樹白雲秋色淨故人清興酒尊同河山夢冷謳吟後生死交深感慨中猶想勝緣如夙昔並騎黄鶴過江東

徐徒嘗與洛中名士閻禹錫論學閻改容禮之謂鄉人曰伊洛淵源續有人矣又與白良輔論不合而罷比曉白扣門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賢予遠甚由是益知名

李賢奉　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往造之叩質所疑薛公亟稱之以爲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

蒲州王神曰河津薛德温直内方外果敢自取可謂得許子平仲之傳矣蒲州衛述學於河津忠信無詭可透金石可謂不媿乃師矣

編修梁諲病語家人曰朋游中惟陳同年汝同

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詢聞而諾焉及謹卒爲經紀其家事無不曲盡至目謗毀而爲之不卹嫁其女得松人黃瑜後參福建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其篤於友誼如此

蔡虛齋清友甯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爲弟子旣又友儲殖庵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渦軌使人躁息妄消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

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借詣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攜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久之太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盛事也

王公恕在揚州立資政書院如高尚書銓儲侍郎巏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學如浮梁戴恭簡珊泰和蕭尚書禎淦縣孫都憲仁安福劉祭酒震皆文藝之外而別其器識誘以遠到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群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夜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

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翫以爲絕佳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愕然石潭思之亦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絕佳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

色宮袍當舞衣衆始嘆服蓋公於弘正間爲一
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沒時門生故吏滿朝
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硯臺書畫之類皆
分贈諸門生顧東江亦分得數件東江子顧伯
庸嘗言之即書籍所載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
者
許公誥弘奬風節紬抑華競以經世爲士荃尊

德爲學軌故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敦悅典
墳涉志弦誦而已時太學生有遐方旅櫬暴露
無歸者幾三十人歲時名字漫滅無稽公乃以
公帑羨餘購地葬之復察生理窘迫衣食弗給
者數十人周䘏之由是生徒咸德懷服又奏罷
教職不稱者及劾勲戚習禮不律者一時咸均
條約肅然改觀
顧公清教庶吉士陶鎔造就一時出門下者若
江右舒芬南康倫以訓建康陳沂貴溪汪佃闗
中馬汝驥至今稱爲一代雅流
顧華玉曰景伯時自窮時與維楊火城相知交
爲中允時數向余稱其爲人余以伯時方貴盛
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孤子子門
戸衰落曩時親暱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
勤時時遣人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
數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

華遂殞於地火君可謂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而
伯時之知人未易及也
徐公階以學士誨庶吉士雖名不廢課習而脫
去所謂駢麗帖括之舊惟所冀得於身心者皆
娓娓說之又間勗以　國典民事其後多卓然稱
名臣咸歸公善誘功
荆川於文稱曾子固詩稱擊壤集黃山谷學則
爲信朱元晦一日僾云吾覺朱子所解書無一

句是者非有會於言語之外胡以及此學者不如此汗悟一番與不讀書何異

詞林故華貫國初惟材是畀不局身格後獨以一甲進士若庶吉士充之他有與者輒擯不相容而其途狹矣嘉靖初永嘉貴溪受 上異知所進士不主故常謝公與槐蓀御史改春坊司直至今指摘紛如余亦不能明也頃其家出所藏交游尺牘獨鄒東廓程松溪趙大洲唐荊川

羅念菴五六公皆名碩也手書款密非肺腑交不及此噫諸公豈世之泛交苟相說者哉非數公不能知司直非司直不能以友數公乃知流俗相詆皆承媢疾者之誤非實錄也語曰不知其人觀其友執此可以爲論公左券 澹園集

品藻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劉誠意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

解縉贊劉三吾曰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昧時官民冠冕衣裳之製皆出自三吾可謂有製作才矣不獨擅華國之文而已也論者又謂三吾文章不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直亮過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過之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信哉

學士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

翩然騫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驂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

高帝嘗謂宋濂浙東人才卿與王禕耳才思之雄卿不如禕學問之博禕不如卿

國初宋學士景濂精於釋釋宗泐季潭精於儒太祖每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上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又曰胡惟庸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相無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繁劇處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以求之如目前諸人誠

未見其可也既而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逾年賜歸老鄉里後　上使克明以手書問天象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

太宗嘗命解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蹇義曰其資重厚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志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定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志剛朕燭之矣餘徐驗之

御史汪宣疏云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翺公忠直亮不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胥問呂仲木曰何仲默何如曰其詩有漢魏之

風可取也其文沿六朝之體不可取也然而其人則美矣問李獻吉曰爲曹劉鮑謝之業而欲兼程張之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矣問康德涵曰漢馬遷之材也而學則未逮問馬伯循曰見善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哉問張仲修曰直而敏足以從政矣　涇野內篇

事例

洪武二十六年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

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
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開陳古今孝節忠信文學
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高皇帝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正
字賛讀考較諸司奏啟如平允則署其銜曰翰
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列名書之
永樂五年遷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階
奉政大夫諭吏部曰胡廣等侍朕日久継自今
秩滿勿改外任

宣宗欲選進士之尤者積學以備官僚既命楊
溥掄宣德五年進士得三山薩琦等八人與列
作養後又勅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於
文華殿取二十八人鎡爲首通前二十八人如永
樂間應二十八宿之數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
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
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副榜進士之
例　歷代小史
宣德六年五月行在禮部成踰月　上命寮屬
入蒞事賜什器百六十二刻禮部公用四字其
上已南禮部復析所藏古今書百十二部總二
千八百冊以實之　劉忠愍集
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大
學士皆至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

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聞　上命工部設座禮
部叙位次二楊始自内閣出座諸學士上
自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
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
位三楊處　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
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誧閣下豫以各事
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　英宗既
殂三臣繼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者迄今遂

爲定制

取孔顏孟三氏子孫至京從陪祀頒鼎臣上言以爲孔子之道爲萬世帝王法在當時門弟子唯曾參之傳獨得其宗而二千年以來忝有能表章之者我　皇上崇儒重道遠邁帝王似茲曠典所宜肇舉伏乞命禮官詳議盡訪曾氏子孫與孔顏孟三氏一體錄用則吾道幸甚　上是之於是求得曾氏子孫名質粹者授博士以主祀事

正統四年夏詔百官悉遵諸司職掌定員員外者送吏部改除修撰林在列林宣德庚戌都魁也　上知其賢不欲以處他職特詔記其名賜歸以待用　姜洪松岡集

景泰元年九月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今言

彭時雜記戊寅年二月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告天下詔草已進予謂李公曰此事宜有恩典李曰先年兩赦數赦非所宜予曰非赦也但行優老之政欲朝官父母七十者與誥勑百姓年百歲與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如此恩典斯與　上徽號相稱李公甚喜因共擬仁政數條呈　上大悅命即行之

李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說話公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

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公云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閣李公沒後有事司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變又非前比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丘公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勑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

亦勿黜

孝宗臨御弘治七年以後天下章奏早朝後幸文華殿司禮監奏送 御覽過大事親批庶事發內閣調帖送司禮監批行當中批行者 聖批也傍行批行者調貼批也至於事有所疑必召內閣大學士諭以 聖意所在使之叅酌可否然後行眞推心置臣腹也

焦芳入閣仍欲兼部事瑾屢遣人來與李閣老商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翺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蹇義爲吏部尚書與戶部尚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部請印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 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問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

通政司奏事奉 旨吏部知道者卽當廷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悞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

吳文定公卒後 朝廷贈官議謚命祭葬仍官其一子爲中書舍人時公長子奭已承蔭爲國學生部以次子奐進 上特改奭爲中書舍人而以奐補國學謂弟不可先兄也羣臣嘆服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公滽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不當居輦下乃出爲叅政遂條爲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爲輔佐曷嘗有是耶

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宛大二縣裁數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費宏議以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

取用之遂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

劉春初開武舉充試官武舉有錄自此始其條格皆創爲之最稱折衷

王瓚陞南祭酒六年南禮部移文本監撰述慶賀 皇上尊慈聖康壽太皇太后慈壽皇太后表文瓚以非奉旨不敢撰述答之部復查有成化二十三年舊規本監乃與南翰林公同撰述

或曰今內閣一人絛四官非體此不然顧其人稱否耳唐虞三代盛時大禹嗣崇伯爲司空加百揆三官也其師師征苗又兼士師蠻夷猾夏之職伊尹爲冢宰領阿衡又兼師保太甲稱爲師保高宗稱爲阿衡意當時亦有封爵非四官乎周公以魯侯代太公爲太師兼冢宰領東伯召公以北燕伯入爲太保代周公爲冢宰領西伯司馬畢公以列侯代周公爲太師領東伯皆四官也景泰時陳芳洲一人領五官矣今言

國初自徐太傅達出爲征虜大將軍入爲中書右丞相其出將者文襄而後若翟文懿巡九鎮揚文襄三使寧夏甘肅與寧遠西寧謀軍務景泰中王毅愍高文懿皆以賑濟行江少師督祭四川軍情理儲餉行李文正以次輔祭孔廟兼撰碑文以闕里完故重之也

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 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揚公廷和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

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
劉公龍掌翰林院事奉　命同吏部考察本院并內閣兩房官舊例四品自陳五品聽考往年王文恪公獨以學士掌院事免考先生申明舊例奏可著為令
故事臺省有缺選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不得與賈詠疏以南北一體宜釆擇以勵有志　詔可之

諸大綬修撰滿考是時生母陳與所後毋金並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貤封　肅皇帝許之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塗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絰疏水竟三年然後赴闕則閱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為請於上凡為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為令嗣是廷臣得貤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謂孝能錫類不

祖宗時凡遇常朝內閣與錦衣衛官俱揮下侍班而領勑者亦非翰林官捧給嘉靖九年　上始定制常朝畢內閣官于東陛錦衣衛于西陛各以次升立於寶座之左右捧勑用翰林官日輪一員立於內閣官之後候承　旨由左陛下至御道授領勑官畢方回本監蓋自是閣臣愈嚴重而錦衣亦日崇顯矣
舊制經筵講官及執事官失儀許令出班請罪

得面宥至是鴻臚寺卿黃紳等奏言經筵乃聖天子講學親賢之地非視朝聽政比一切差誤宜令侍儀科道等官退而具奏上請免其面奏從之經筵官失儀不面奏自嘉靖六年始
東閣在六館之下　祖宗時初不設官後來以翰林學士年深者居之專管文官誥勑亭在正統年間已久不設弘治七年復設如石瑤賈詠皆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吳一鵬溫仁和皆以禮

部侍郎兼學士管誥勅若藉以爲入閣地者大學士張璁謂此官竄內閣私門兇詰勅彼無一字之勞徒建虛名以希倖進宜革之便 上從之故嘉靖六年以後文官誥勅俱屬之史官閣臣看正而已

故事科道官有父兄位九列者例得改除館職俟其積有年資仍出爲外官 武廟實錄成加恩而大學士費宏擬陞檢討席春按察僉事則以春原係避其兄禮部尚書席書改除館職者也書憾宏上疏歷稽累朝陞官無調外者 上以書言特令陞春翰林修撰宏疏奏辨明前擬不得已陞春副使 御筆復改爲僉事蓋出宸斷也其能容大臣守法如此

故事父任京堂而子爲科道者例得廻避改他官張裕許誥俱以父任冢卿故得改授翰職嘉靖九年御史胡効才以父璉任都御史奏當廻避 上曰近年科道改翰職此陰厚私弊効才准於在京別衙門相應職事改授以後俱照此例行凡廻避者不得改翰職矣

張文忠久於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 祖宗舊制行進士舉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庸賢才輩出而無滯又科舉各省差京朝官主試亦復舊例且免夤緣外簾諸司之弊又刻舉子中式原卷文字以免作小錄誤閱卷之功後夏言當柄盡廢之

科試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前 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即二宋故事也

永樂二年曾棨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 文皇御批棨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

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啟沃惟良顯哉批
述曰瓌偉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
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曰辭月以達意學
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第三勉其
未至罔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曾公鶴齡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
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
葺場屋以終後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滌至

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怨謗 朝廷何惜一
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 命
下竟如公言衆皆慴服

侶鍾監秋試場黜舉子之私以賄請者而不暴
其名曰毋以一人玷我賓興盛典

景泰改元詔以邊圉孔棘凡生員納粟上馬者
許入監限千人而止然不與餼廩人甚輕之成
化己丑進士安邑張璲當在首甲以援例抑置
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陝西大饑復令納粟
入監兩閱月放回依親有告願自備薪米寄監
讀書者聽尋令監生年二十五歲以上方准食
糧收撥其省費如此丘文莊以禮侍掌監事季
考以南城羅玘爲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
惟李賓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闈果二公主
文柄論題仁者與物爲體玘以無我則視天下
無非我立說理既明暢詞亦奇古衆以前後場

俱稱遂置首選連第入史館文名震海内於是
援例之士增價矣

景泰間吉安劉公宣代戍於京師龍驤衛爲衛
使畜馬晝夜讀書廄中使初不知也公偶與塾
師論春秋師驚異之以語使使乃優遇之未幾
發解及第由翰林編修仕至工部尚書取解時
劉文恭公鉉主試評其文謂必山林老儒之作
及啟封乃公也人始識公而文恭知人之名益

著

彭華爲詹事時成化壬辰殿試與讀卷鄉人劉震當爲第一華兄時在内閣避嫌欲寘震二甲華曰舉不避親何嫌之有乃以震居第二識者謂華有宰相器

天順庚辰會試罷李文達詢人物於考官或曰五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選庶吉士　英廟欲專選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乃

會選於吏部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進之成化丙辰廷試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賛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

黎淳考鄉試時有試卷甚奇公喜得人及後三場卷入輒不類公移文外簾使勾稽墨卷果謄錄生截卷爲所親地者公具發其奸而卒置初卷於首乃名士馬中錫也

柯潛考應天鄉試舟維淮揚有舉子暮夜投公公叱之彼固以請以所賂遺置公前公怒命執付有司治以法是秋場屋肅然比揭曉咸稱得人

學士呂原修撰柯潛爲會試考官揭曉後有落第舉人奏考官校文顛倒者　上問李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始解乃命九卿會翰林院考前奏

者多不能答題意因疏其狂妄　命枷號部前以示衆澆風頓息

傅珪主應天試事時應天簾外官有行私者既知不可爲又畏其人之權勢乃欲委禍於珪送廩餼時令一私人隨至簾内欲有所請白卽叱出痛笞之曰此豈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說者謂當時一容其人啟口則行私者得以藉詞矣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爲之而不拘見任致任故少卿楊廉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楊爲不孝王爲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 歷代小史

霍韜言變詩喪禮至道攸寓特以命題不復拘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不可以試士與簾內弊盡革之

田汝成記壬辰禮部尚書夏言上言舉子經義論策各有程式請令今歲舉子凡騁詞浮誕磔裂以壞文體者擯不得取 上從之會試既畢夏公復召予諭曰進士答策亦有成式可諭諸生毋立異也予曰唯因諸舉子領卷傳示如諭既 廷試諸達官分卷閱之時內閣取定二卷

都御史汪公鋐得一卷詫曰怪哉安有答策無冒語者大學士張公孚敬取閱一過曰文字明快可備 御覽遂附前二卷封進 上覽之擢第一啟之乃林大欽也夏公大駭謂予何不傳諭前語予無以自解乃就大欽詢之對曰某寔不聞此言聞之安敢違也予乃檢散卷簿則大欽是日不至次日乃領之因嘆榮進有數非人所能沮也

登科考大學士李公時等以李璣等十二卷進上批答曰卿等以堪作一甲卷十二來呈朕各覽一週其上一卷說的正合題意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說仁禮爲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論仁敬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滯於行其下二却似讚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餘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

鼎臣看一過再同讀卷官看行　上復親爲品
題首三卷各有批語於韓應龍曰是題本意可
第一甲第一名於孫陞曰說仁禮之意好可第
一甲第二名於吳山曰敬爲心學之極此論好
可第一甲第三名時等以餘卷皆經　御覽不
敢遺乃以李璣等九人對策皆刻之

禮部侍郎夏言嘗嘉靖壬辰會試條陳科場事
宜內一款應試之士於風簷寸晷之中欲其文

可爲程式者蓋已絕無間有所以試錄文字多
出主司之手而兩京會試皆館閣儒臣所爲足
爲海內矜式近令錄士子本文不必考官自作
所以各省試錄文理紕繆體裁龐雜今次會試
若士子之文縱有可錄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
示模範此疏申明已極妥當乃萬曆乙酉言官
復以主司作文有碍看卷欲仍錄士子之文而
本年試錄所謂紕繆龐雜之病間亦有如言所
論者殊失華國之體不知場中看卷止分黑白
與各省小試不同只三四日可畢事矣何憂其
無隙晷作文也當時禮部不考故案而漫爲題
覆後來終當改

浙江較士日大雨如注號舍皆漂流諸生急乃
投瓦礫擲按察按察走匿堂階閧然監臨大懼
欲易明日試劉公大夏曰非制也且雨驟勢必
霽乃令一武官立案上傳言諸生宜自度能決

科則留否者出諸生皆聽公言已而出者雲湧
監臨懼以爲遂空矣薄暮雨止諸生請燭者
尚八百餘諸執事方喜公處分得宜是歲試者
少主司精於檢閱得人最盛

嘉靖甲午吏部尚書汪鋐子試順天不第上疏
指摘場事以　太祖誅劉三吾爲擬考試官侍
講學士廖道南侍讀張袞引劉儼陳循王文事
答之俱不問

張桂執政黜翰林二十餘人改別官楊遂菴一清遂得乘間引所厚入院時戊子順天鄉試韓邦奇汝節方鵬時舉俱以按察司副使改春坊庶子兼修撰主試事韓前序引經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又曰帝光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倒節其語提學御史周易因劾韓經語本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帝光天下至於海宇蒼生而韓引云云亦誤書海隅為海宇内批摺其失兩謫

之四方相傳為笑然周劾雖當實因韓序不載其名而發

萬曆己卯高中允主南京試出題舜亦以命禹一時試者以非素所擬皆閣筆遂惡語詈主司謂用禪受事媚江陵因而籍籍至甲申言官遂劾高謂江陵謀不軌而高從史之削其職仍追毀誥勅大抵當江陵盛時媚之者伊周之不足而至大禹誠可恨而若如言官所言非也毋論江陵無不軌謀有不軌謀而以此示人可乎因憶徐武功與曹石媚而下獄假鍊無所得乃摘其自誤告詞有績禹神功語坐不道幾棄世以雷震流金齒然則禹豈人臣所宜擬也

科目

宋學士集云濂聞前定二事甚異之語於金谿吳君伯宗伯宗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臨川通判王獻夢城中作樂迎狀元獻

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來須科舉之詔其年秋伯宗濫充江西鄉試第一衆已謂與夢叶至廷對日復擢寘榜首鄉里至今以為美談濂覩傳記中所載如此類甚衆未敢信也今親聞吳君之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罔氣化中誠有一定之命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計免也自修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黃子澄第一練子寧第

二花綸第三及殿試讀卷官奏花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是年童謡云黃練花花練黃時人莫解後果驗殿試先一夕　上夢殿一巨釘綴白絲數縷悠揚日下及拆首卷乃花綸上以其年少抑之巳而得丁顯卷姓名與夢符遂擢居第一數先定矣

永樂丙戌閩人林環夢其友人李文淵餽犬肉一片環彎一臂受之遂狀元及第一片犬肉乃

狀字彎一臂類元字後官文淵閣學士李文淵其兆也

徐瓊始入邑庠掌教預夢有馳告之者云西王先生至蓋先年禮部尚書王公英亦金谿人也翌日掌教見公曰子勉之西王先生聲蹟將於子乎在厥後入翰林歷學士詞翰名四方式媲美西王先生官至禮部尚書位望亦與之等而掌教之夢果符

永樂甲辰　上臨軒策士以孫曰恭爲第一邢寬爲第二既而曰孫暴不如邢寬遂擢寬第一仍朱書其名於榜首一時以爲盛事

正統戊子吳縣學池中蓮一莖三花巡撫周文襄見之曰行有當之者明年施修撰槃以縣學生狀元及第成化辛卯郡學池蓮亦一莖二花明春甘露降於學之桃梅越二月而吳文定爲狀元又吳人舊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弘治

丙辰狀元爲朱學士希周前一歲穹窿山風雨中大石自移時學士猶爲諸生云　庚巳編

孫狀元賢赴會試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禮之甚隆飲食一呼而具賢疑其家有他會問之主人云昨夜夢狀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應此夢無疑矣賢竊自喜至期下第而歸後一科果狀元及第

王華在塾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簷

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謙也既覺以竹軒公岑大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爲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審生日以竑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爲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爲京兆乎辭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四十 曼山館

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耶華曰爾何從知之祝者曰曏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華異其言與梅庄之夢適相協

固安縣俱大水崩岸斷橋岸邊出一碑碑上題十字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其年　武宗南幸過其邑次年辛巳邑人楊維聰狀元及第

張治庚辰舉南宮第一州有龍化湖舊有讖云龍湖坼榜元出公曾憩而樂之因號龍湖及計偕北上湖忽暵涸龜裂果符應

嘉靖己丑試卷　肅皇帝親爲批閱有御筆者登科錄盡刻之工書劉清惠公麟在讀卷之列紀以詩曰宮闕東偏紫閣西九官分局主恩齊明明撫運收才俊穆穆臨文自品題手詔日中垂藻鑑奎文時暎散雲霓安車打件南宮宿中使宵傳有御批

玉堂叢語 卷之六 科目 四十一 曼山館

我朝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李文達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　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直可謂不負大科矣

李旻字子陽錢塘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及第一授翰林脩撰歷南京國子祭酒明習典禮振舉師模蓋亦不負科名任至南京吏部侍郎　浙江

成化丙戌羅狀元倫以言事謫外復官脩撰贈

諭德謚文懿嘉靖己丑羅狀元洪先亦以言事
爲民官止賛善贈光祿少卿謚文恭兩人地同
姓同大魁同言事同講學同從六品得謚同贈
官從五品同尤爲奇絕
諸大綬第時越臥龍山鳴聲聞數里君子知公
非常人其後十五年而張元忭及第是山亦鳴
宋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滕也又往耿氏生侍
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

宗曰二子毋爭朕爲葬之一時以爲美談永樂
中長樂馬某娶妾生子鐸矣而妻妬不容嫁之
同邑李氏方有娠未幾生子故以馬名之後鐸
中永樂壬辰狀元馬中戊戌狀元一母而孕兩
狀元可謂曠古之奇
國朝狀元正統丙辰周旋至弘治丙辰則朱希
周正德甲戌唐皐萬曆甲戌則孫繼皐亦一奇
會元登狀元者八人黃觀商輅吳寬錢福倫文

叙楊守勤韓敬周延儒
狀元曾登解元者十一人黃觀吳伯宗林環蕭
時中陳循商輅柯潛彭教謝遷李旻楊維聰
狀元入閣辦事者十一人胡廣曹鼐馬愉陳循
商輅彭時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
狀元官學士者二十三人吳伯宗胡廣曾棨陳
循曾鶴齡邢寬馬愉曹鼐劉儼商輅彭時柯潛
孫賢王一夔吳寬謝遷曾彥費宏顧鼎臣唐皐

姚淶李春芳羅萬化
狀元兼學士二銜者五人胡廣文淵閣學士兼翰
學胡廣左坊學兼翰學商輅同上曾棨左坊學
兼讀學彭時同上劉儼右坊學兼讀學
狀元兼殿學二銜者一人陳循以華蓋殿兼文
淵閣學修纂守通志
狀元贈三官者一人本朝所無之典曹鼐贈少
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學士

狀元有謚者二十八人胡文穆廣曾襄敏棨馬襄敏愉曹文忠鼐施莊僖槃劉文介儼商文毅輅彭文憲時孫襄敏賢黎文僖淳謝文莊一夔劉文靖健李文正東陽羅文毅倫張文僖昇吳文定寬謝文正遷費文憲宏毛文簡澄朱恭靖希周顧文康鼎臣呂文簡柟羅文恭洪先李文定春芳諸文懿大綬丁文恪士美申文定時行

狀元三主會試者二人曾棨永樂戊戌甲辰以

讀學丁未以左坊學三主會試復再主順天柯潛天順庚辰癸未以賓少兩主會試癸未火發而出仍以洗馬主之而景泰丙子以學士主順天鄉試

狀元兩主會試者二人吳寬成化丁未以右諭德弘治壬戌以吏侍學士兩主會試申時行萬曆丁丑以吏侍學士庚辰以尚書大學士兩主會試

陳循以正統九年入內閣至戶書景泰中至華蓋殿學典樞機者十年天順初謫戍五年十二月放還

商輅正統巳卯領解浙江乙丑爲會試廷試第一人士林豔羨蓋年二十二發解十年而成進士四年而以脩撰入閣七年而以兵侍歸歸十年而復入二十年而以少保歸又十年乃卒在內閣十八年

朱希周弘治丙辰狀元盛德爲天下師表壽至八十四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太綬而歿亦爲盛事

彭時在內閣二十年

謝遷腰玉者二十九年

狀元加上柱國一人申時行

弇州別集云狀元入內閣者自國初至今十一人入閣而不得大學士者馬公及曹公以官太

學士而非入閣者吳公伯宗也入閣又爲大學
士而止五品者胡公也

容止

王褘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可近及接之聽
其言情意藹然恨知之晚

陳性善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 上
遣御史李鏵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出書于石室
中從鏵詣闕上之召善楷書者入便殿繙錄性

善與焉時 上威嚴進見者人人惴恐或惶汗
不成一字性善動止安雅書法妍正 上嘉悅

倪公謙生異甚體有四乳雙瞳炯炯如電子岳
其豐如公而修偉過之父子同官翰林同爲尚
書官保金陵人並其封公稱三代尚書倪家

王守溪云成弘間翰林聲望最著者吳寬謝遷
二人皆狀元及第儀貌修偉寬溫粹含弘遷明
暢亮直並有公輔之望

陳白沙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
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嘗戴方山巾逍
遥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

尹同仁天順庚辰同考會試得謝公一夔卷列
之第三進試於廷 英廟覽對策嘉悅擢第一
傳臚之日褎然衆中縉紳屬目李文達公尤喜
得人後有及第者輒曰安得偉器如謝某者乎
初從尹鳳岐游語人曰大觀他日所造吾不及

也吾於文字間卜之矣卒以大冢宰官學士位司
空

顧鼎臣長七尺虬鬚虎顴目烱烱射人聲吐如
鍾性跅弛好聲酒及内或以風之意殊勿屑也
自其在班行 上固以目屬之

玉堂叢語卷之六終

玉堂叢語卷之七

太史瑯琊焦竑輯　錢塘徐象橒刊

賞譽

曾公魯修元史時景濂爲總裁極推曾博雅嘗坐論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輒相視囅然一笑嚴陵徐尊生曰南都有博學士兩人曾以舌爲筆宋以筆爲舌實相儷也

正統間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因居第別之

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

鄒二泉云論名臣於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大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功皆願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李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王翺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彭惠安公質朴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孰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

丘文莊不屑一世每稱蔡介夫學醇行潔可方古人

晦菴劉公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介愼二

也歷官四十載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卽之不知公貴卑者卽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凜然不可犯也

石文隱爲諸生時與兄戶部東濟公俱有文名李文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芳乎

鄧東廓爲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試南省受知於野亭劉公逾月公　賜勅掃先塋亟趨以别公握手語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兢只此三言可以觀野亭矣

世宗在藩邸時　獻皇帝語之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之乎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東陽楊一清也行略

胡世寧薦詹事霍韜云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忠勁節近世鮮儷

企羨

宋景濂四持文衡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色温氣和近之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　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　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叅大政爲御史之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無賢若愚咸推先生爲大人長者及先生歸　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内誠外恕一出於正故上下信服若是云行狀

吳公名祏字伯宗幼而穎悟鄉先達葛元喆曰此兒玉光劒氣終不可掩洪武三年鄉試明年

禮部廷對皆第一

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學士柏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也益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

薛文清爲御史時每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三楊慕其爲人恨不得一見後訪於朝班中誰爲薛御史始識其面其見重於人如此

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

與瑄同事歎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

與文定未遇時受知於徐武功有人來乞墓志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寛秀才其文足傳世者盍往求之

劉東山邑舉人張某會朝鮮使於鴻臚寺使見其貫趾因問公起居某詰其故曰吾聞中國有李西涯劉東山某復扣其優劣使畫地徐曰是

何待言鄉人今廣中遇安南使者入貢問曰爾鄉劉司馬遠戍西鄙今安否其爲夷狄所重如此

嶺南人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爲驗而因以輕重其人焉壬寅先生別都御史朱英於蒼梧英預約東參隨官候先生至被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英歎曰古帝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況區區乎若

中貴謁先生廬至江滸卻肩輿走數百步庚申朝廷遣官使交南交南人瞷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疋入京師時經南安知府張弼倣曹參師蓋公禮以待先生左布政使周孟中肅下車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先生辭不果賀給事欽執弟子禮懸先生像於內室有大事必啓焉進士姜麟以使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

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　行狀

崔銑跋何粹夫書何子超卓之見具此三書可謂前無古人矣何子守身之潔一介不取蹈道之堅終日不倏俗緣時態掃除盡矣吁可仰哉僕矢心竭力企其一二而愧未能焉

嘉靖初朝鮮國奏狀元吕柟主事馬理爲中國

人材第一　朝廷宜從厚遇仍乞須賜其所爲
文使本國傳誦爲式
廖道南曰予爲編修時値楊邃菴柄國見其奬
抜善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
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筭

恬適

永樂十八年吾紳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命初下
文皇帝顧謂尚書呂震曰此朕昔所造就今

日得人用矣於是自六卿以下皆走賀於其家
紳一室蕭然了無供具惟一再進茗而已司冦
金公曰叔紳欲學向敏中耶衆皆笑而起
正統五年楊公士奇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
七人倡眞率會叙略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
閣者鮮館閣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與壯
老不相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
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事　四朝德同志合而以
自幸於是皆老矣正統戊午士奇年七十有四
建安楊公六十有八南郡楊公六十有七文江
錢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臨川王公
六十有三泰和王公六十遂倣唐宋洛中諸老
眞率之會約十日一就閣中小集酒各隨量殽
止一二味蔬品不拘取爲具簡而爲歡數也以
是歲二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
舊也顧在坐者文雅風流道義相發如羣玉交

映可謂盛矣而士奇最老猶厠於列能無愧乎
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備他日館閣故事
云　文敏公年譜
吳文定被選宮僚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我
何以當此任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
再三及掌制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逌廻不
進意公亦不能少無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今
處此甚安之衆議爲之氷釋　公未遇時下第回

聞母病急奔過關不待報轄關主政拘留公不爲意以詩上之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　君王不稅愁主關者慙而釋之

吳文定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蒔花木退　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乃闢小園於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蒔花木爲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巳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益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吾有也苟藥物非吾扶孰使吾不樂覩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巳有園集

劉野亭自製墓志其略曰歸之日有先公敝屋數楹城之南有別墅一區田百畝桑棗榆柳百餘株繼又於居舍後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當春暖秋晴病起意適之時或駕輿登墅或張席命舟徜徉自放於水雲林月之際其所獲賜餘則歲分十之三四以贍諸流離貧餓者間嘗進元嗣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謚贈勿干名筆爲誄文詩輓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

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幾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蓋予雖以文翰著銜其所職則啓沃輔翼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効焉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穹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蓋予性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即去則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弁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

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　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侈　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卹典文誄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恥者今若是使予聉聉累士夫之餘議冥冥爲地下之愧䰟矣尚幸有不死可持之以見先祖考於九泉者自揣平生無大過此心無少負焉耳其銘曰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　皇明之介祉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東江致仕還家即築一傷秋亭在西園中乃次子伯庸新造宅尚未徙居中多隙地可以蒔蔬也東江日處其中課僮僕鋤灌農桑輯要一書塗抹刪改細書於行間及額上皆滿其書房中見其以藥瓢貯各色菜子懸之梁棟間不下數十種夫以侍郎家居絕足不與外事閉門閒適學爲老圃若將終身焉東江之風流大節亦過於尋常萬萬矣

閻禹錫云薛文清先生平日奏疏削其藁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束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遘疾瀰留正衣冠危坐而逝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晚福一日坐觀澄江洪漲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哉

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

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與其建功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

衡山先生徵明有病起遣懷二律蓋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又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楊升菴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何公瑭家居廬舍不過數椽敝衣疏食日以觀書玩道爲樂當世達人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川呂涇野諸公至屏從造廬雅談終日爲翰林時古朴衣冠不事藻飾而文美在中志存當世既忤時俗左官卒以人望致仕通顯又復乞歸杜門掃跡官司禮餽悉卻不受其於貨利若將浼焉

規諷

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典　國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時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難能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

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也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孝孺深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政卽欲見諸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卽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鐫碑陰鋸紋朗朗而欹聞宣德門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已巳北狩學士周叙自南京貽王文端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卽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愼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㑥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

國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綠野乎叙官至學士又冒膺宋史之修儻不卽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所念者國家安則民皆安叙輩亦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 朝廷屢有更張不敢避禍屢有所陳未審朝議以爲可否自是

以往亦不敢瀆告一語矣
何文肅爲副使見時政闕失致書於翰學彭華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强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用人賢與否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富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

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苟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而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獎恬退抑奔競以振名教於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讎不可避也羣言交屬不可狥也以此處之庶幾有裨之不

來靡之不去之君子出焉此時事之大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得失人才之賢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成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

李西涯當國二十餘年一日有人投以詩云清高名位斗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李得之大慙 北窻瑣語
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

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楲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

書淚下

陸文裕云弘治癸亥蘭谿章先生德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一見予遂蒙顧待嘗以事見輒慰諭之曰大凡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索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一有爵位者須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哉此爲庶吉士與座主劉學士司直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謂藐者是藐其勢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劉公析理之精前輩風度如此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銓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何元朗云余在南館時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談

西北事一日言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雖打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到處皆要供具燒羊亦數頭凡物稱是晉溪不數數盡撤去散與從官雖衆頭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時東南適有倭寇余與陸祠部五臺相遇於舍弟家祠部方有贊畫之命余舉似之余 蓋當時法網疎闊故晉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則臺諫即時論罷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

近聞總督有馳數皮箱銀去者不聞有人論之余曰此數皮箱之物奏必盡以自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誰復言之若如晉溪所爲則論者交至矣但昔之當事者損巳之奉以悦犯難之人今之當事者割犯難者之肉以飼權貴何怪僨事之不旋踵耶

豪爽

吉水解學士縉天資甚美爲文多不屬草頃刻

數千言不難一時才名大譟時杭有王洪希範吳有王璲汝玉閩有王偁孟暘嘗謂希範曰解學士名聞海內吾四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識者謂其知言

永樂中曾狀元棨體貌魁碩文學克贍朝埜咸聳望焉有交趾貢使飲量絕人 上令左右舉善飲者款之或舉二都護以對 上曰朝廷上無一能飲者乎曾聞之卽白請往 上問曰卿量幾何曰款此二使足矣不必盡臣量於是飲徹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翼旦侯謝恩 上悦曰不論卿文學只是酒量豈不作我明狀元耶益賜之酒後病卒且氣絕呼酒飲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爲多人以爲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力士李金銘來吳徐武功名試其藝李運銘庭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

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吾豈與若校技者耶

崔侍郎銑飲量洪亾可敵每酣輒歌劉伶能飲幾杯酒也畱名姓在人間陳約之東其同年董侍郎玘壻也小於崔三十一歲視學河南崔業六十餘矣約之雅知量不敵恃其少壯值崔病初起卽往按部安陽謁之崔與轟飲至夜分約

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崔謂其從者曰彼且乘我瑕而鬭我耶復舉十餘白乃別陳遂病至咯血不起崔嘗與董飲而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之較每崔一甌酒方士一甌飯崔已醉而飯不止凡得五十四甌董至夜俟其歸而偵之則飯固在蓋障眼術也

徐文貞督學江西道遇毛尚書伯溫過其舟毛曰君得無饑否呼侍者捧大盤四其二裝炙鵝

鵝皆大臠其二裝饅頭大如盌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筯以手攫之銀盌二使注酒長瓬大爵傷若無人時文貞年少勇於酒互舉無筭歡然而別曰公大器也

任達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少孤力學能詩文好權略每論事輒傾其座人元季張士誠開府平江文士響臻啓獨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之青丘歌詠自適而已時饒介之丁仲容以詞學自雄旁睨若無見啓詩大驚禮為上客啓怡然不以屑意也洪武初與修元史授翰林編修一日薄暮 上御闕樓名見啓大悅擢戶部右侍郎辭罷去仍賜內帑金給牒放還啓身長七尺具文武才於書無所不闚為文喜辯博馳騁上下精采煥發而於詩尤工與按察使楊基翰林待制張羽布政使徐賁號吳中四傑皆有集行於世

解大紳十八舉鄉試第一以進士為中書庶吉士 上試詩稱首賜鞍馬筆劄而縉率易無所讓嘗入兵部索皁人不得即之尚書所謾罵尚書以聞 上弗責也曰紳逸乃爾耶苦以御史郎除御史久之事 文皇帝入內閣詞筆敏捷為一時冠而意氣濶疎又性剛多忤中漢庶人讒出參議廣西日與王檢討偁探奇山水自適上書請鑿章江水便來往 上大怒徵下獄三

載命獄吏沃以燒酒埋雪中死

黄諫嘗作京師泉品郊原玉泉第一京城文華殿東大庖井第一𠇗進講後必連啜數器乃去謫廣州每遊白雲蒲澗山水間評其泉以雞井爲第一更名學士泉人謂不減李贊皇云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微早遥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佳便

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别崔每一舉百餘觥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廷儀少師廷和弟也以使事過康康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當爲君地康大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康德涵六十要名倡百人爲百歲會既畢了無餞弟持戕命詩遂王邸處分時鄠杜王敬夫名位差減而才情勝之倡和詞章布人間遂爲關西風流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康海答寇子惇云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雖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阮籍之志在日獲酩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王廷陳削秩歸益自放達官貴人求見者多蓬

首垢足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王九思答王德徵云九思者當世狂人也翰林不容出爲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里世之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爲執事獨曰吾何愧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

慕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間之忠而過其洗智鴟夷之逝而汙其富每景物會意輙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夢厭苦俗途寧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躋却此僕大略也

楊用修好縱倡樂劉繪以書規之答云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黔補劓自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

則可承勝矣且文有仗境生情詩或託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豎爇椽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隃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楊用修謫滇南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褉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賞伎女購歸裝潢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爲快

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怍人謂此君故自汙非也一措大褁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

夙惠

宋景濂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聞先生善記誦

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背誦先生以一月爲答繼之不之信抽架上藂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輙背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

方孝孺髫齔已善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俱下日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守或良將相形貌輙默記欣然有顧慕之志鄉人呼爲

小辯子

羅一峰五歲時隨母李入園收果長幼競取獨賜而後受年七歲父訓於庭不匝月童蒙諸書咸遍明年學於里師時之書里師令遍逐諸生授讀諸生未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矣

彭華方十五六嘗過邑城坐客有持故券證以爭產者辯論不已公齒坐下獨抗聲曰此贗也衆驚問故曰券果出華除庚辰年則當以建文

三年書乃曰洪武三十三年非贗而何爭者赧然而罷

王華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以大醉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耶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鋌爲謝却不受

練子寧幼從鄉長竹莊先生學命作水竹村居詩子寧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穉龍洒其志少則然矣

倪文毅主而瓌岍秀異甫五歲聞隣塾書聲即請入遊間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公已悟天包地外之理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爲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嘗與程敏政同召 上試對云螃蟹渾身甲冑敏政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程官學士李大拜兆於此矣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詩人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公援筆書其上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風秋饒他弱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

識者知其爲遠器
鄒公智生而穎異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羣經子史一經目卽不忘嘗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具則聚樹葉然之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年十六舉四川丙午鄉試第一鄉人聚觀公馬上口占曰龍泉菴内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丁未第進士授

庶吉士
舒芬之父得一葬地形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世之後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時芬童年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葬於此兒卽應矣父從之芬果大魁
程篁墩生而警慧人方之孔文舉李長源十餘歲隨父參政蜀藩方鎭大臣以神童薦之朝
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 命賜之食詣館閣卽日試之賦聖節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燦然諸閣老皆嗟異之暨進呈 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餼大學士南陽李公賢安成彭公時皆當世碩儒就之講授李公尤加愛而以女妻之弱冠中成化丙戌第一甲第二授編修 冼東之撰傳
楊文襄幼穎異日誦數千言八歲以奇童薦大宗伯姚夔獨器之疏補翰林秀才 憲廟命内

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焉 謝純撰行略
靜公冕十歲書過目成誦十五舉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丘文莊見而奇之曰台輔之器 行狀
楊石齋廷和少神異稱奇童年十二舉鄉試其第進士也先於父春 名世類苑

遊覽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澹紅左緋白右深紅天順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燕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官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當之賢賦詩閣院官僚咸和以爲盛事

徐武功平生好奇每遇遊覽必窮其勝林屋洞

天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無游者武功列炬而入行頗久至一處平敞寬崇特爲幽妙壁上下皆作金色有石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瑩如白玉謂之曰金亭玉柱者是也中設石床類爲仙者之外室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絶漸深不能前矣不知何人題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也武功欲畱作其間爲同遊所促悵然而出自後更無往者

柯潛供職之暇時偕二三知己窮覽勝槩雅歌投壺分韻賦詩襟度豁如也既綜院章就詞林後圃結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蓮決渠引泉公退偃坐其中又翛然若眞登瀛洲者

同官詞林者駱公文盛年最長乃與諸君約歲時讌公堂分韻詠菊公各爲屬和詞采爛然盈卷稱一時勝事

劉公龍官暇則與翰林官南都者不問品秩崇卑修復瀛洲勝會登覽遊宴輒紀諸吟詠益宛

然前輩風度云

術解

至正間瑞州上高縣有術士曾義山世居縣十五里胡蘆石畔嘗開卜肆於縣南之橋埠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果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來者有異術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

導二瞽人過肆山隨之拜於縣北之鸕鷀洲一瞽者曰當以小槐爲誓遂以其書授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祕玅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預避紅巾賊行掠無所得恨欲殺之隱匿縣西觀音閣得免遂不復行其術密藏其書於胡盧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畀之戒不可泄後劉公伯溫官江西高安果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公遂

棄官歸青田見 太祖於金陵令獻其言乃云劉公得石匣兵書乃瞽史以欺愚人者耳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薄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公伯溫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敗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泜水之奇八陣之玅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於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也趙有吳江月下泛舟詩云餘霞斂遠岑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劉伯溫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詩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人謂爲慶雲擬賦詩劉獨引大白慷慨曰此天子氣也後十年其

下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尋 高帝下金陵劉建帷幄勛爲 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略基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其方青雲起即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愼勿妄動日後黑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殲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詢所指地界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爲神莫敢

達竟拔城擒賊而還

上欲刑人劉基曰何爲乃語以所夢基曰三人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也後三日當有驗越三日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所留刑者俾基縱之

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王公禕歎曰子克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若有所待者歲

戊戌　太祖親取婺遣使徵之公幡然許曰吾聞太亂極而　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即日詣行在　上見大喜每商略機務悉契　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克而不名

宋琮明於易數謂其同進諸進士曰旬月間翰林多罪僇琮其竄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無一登第者乃訐奏試官學士劉三吾及贊善王俊華司憲侍讀張信暨琮同年修撰陳郊編修劉諤皆寘於法琮以三吾首舉連坐安置威虜衞其精驗如此

程濟有道之士也建文時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去其故鄉朝邑數千里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華除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宜蚤爲備　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之名入仰面大呼曰　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濟以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立

碑叙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　文皇過徐見碑大怒命左右以鐵椎擊碑甫椎遽曰止止爲我録碑文與姓名來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脱者濟名正當擊處得免及淮上諸將敗建文名濟還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耳立名僧爲建文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免濟以術脱去相從數十年

建文既考終濟竟不知所之
李古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柳庄曳二人並列
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古廉
短小聞者未之信後並爲祭酒陳公以方嚴肅
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衆始神柳庄之
術
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
釋老方技之說無所不通巳巳之禍前數月熒

惑入南斗公私語劉元博溥元博亦善占候曰
吾亦知之久之不退舍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
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達
人婦也遂行比過臨清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
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居閒多不樂時謂
所親曰火星甚急侯稍退吾方可以爲未幾竟
爲曹石所擠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
月公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象乎宦官之禍
作矣吾爲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
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被誅甲申春　茂陵巳
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
公將發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
之歲數之正得二紀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
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文明
之祥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
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時巳有大魁鼎輔

之望後果如其言　庚巳編
蕭提學鳴鳳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試或以八字
潛質之曰孰爲狀元蕭指舒梓溪芬八字曰此
是也梓溪果及第復以後事質於蕭答曰功名
詩數始終皆羅一峰梓溪瞿然曰止此乎曰忠
孝狀元足矣後果謫閩提舉壽亦止此且配食
一峰祠
姑蘇別駕夏泉江西南城人精象緯之學弘治

甲子攜崑山事云夜觀乾象明歲狀元當在此
語稍聞於人舉子十餘輩往問云狀元在城中
但未知爲誰顧未齋欣然自任曰屬我矣已而
果然

巧藝

高棅善畫法米南宮方壺子畫妙一時初識棅
稱賞不置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
方求詩畫者爭致金帛修餽歲嘗優於祿入

會有事於方丘熊鼎受告導 駕既齋宿習射
苑中百官鴈行入 上勅近臣以弓矢授君射
君一發中鵠 上喜勺湩飲以賜明日又射
上詔君至榻前俯身御弓矢爲射容以教君君
跪受弓左執之右手執一矢韘二矢向鵠三發
連三中 上嘉勞久之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避諱更今名蘇人自少
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問學辯博文詞爾雅尤精
六書之學篆法之妙高出近世永樂三年被薦
時年幾七十矣召見面試篆書用亨作麟鳳龜
龍四大字又獻禎符三詩稱 旨授翰林待詔
預修永樂大典在官四年卒用亨善鑒古器物
書畫嘗侍 上閱畫卷衆目爲趙千里用亨頓
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王
詵名 延休堂漫錄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

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

文皇覽沈度書稱善一時翰林善書如解大紳
之眞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
如玉采用行之眞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
度書獨爲 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 宗廟
朝廷藏祕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傳於後世一切
大制作必命度書之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
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渾然漢意

張益登進士入翰林益與夏杲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杲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杲竹妙絶亦不復寫竹

黃諫陜之蘭縣人博學多通工篆隸行草尤長八分著從古正文五卷杌林宗之兼善繪事館中壁舊寫白菜其上題者先後數百人一日圮眾共惋惜諫一一書之并繪白菜如舊

傅瀚書瀘適麗有晋人風韻弟潮亦攻書瀘時人稱一家二妙

周洪謨上疏請造璿璣玉衡　憲廟即命洪謨自製衆謂必不可成旬日間乃製成以進賜賚有加

傷逝

孫賢字仲衍號西菴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爲藍玉題畫坐誅臨刑口占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　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嘗訪駙馬不遇題壁曰路青騎馬未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欄杆春似海鬧窻閑殺碧桃花

鄒汝愚謫雷州石城千戸所吏目蒼梧吳獻臣延舉尹順德令邑民李煥於古樸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筆之泣受

而不辭弘治辛亥十月卒獻臣往治其喪適方伯東山劉公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禮重共資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魏莊渠與林勿欺書云霍渭厓之亾於世道有大關係南京一小内臣大叫曰　朝廷崩一座山矣里人有在山東作縣回者曰昔傳　駕又將出官民俱不知死所卒賴渭厓回天則渭厓非但忠臣乃直隸河南山東之再生父母也

萬公士和之歿也鄧直指適按其地晨坐堂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涙承睫詢之曰萬公歿矣嗟乎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徐顯卿墓志

玉堂叢語卷之八終

玉堂叢語卷之八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熈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檡刊

志異

劉青田讀書青田山中忽見石崖豁開公亟趨之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入不顧其中別有天日見石室方丈周廻皆刻雲龍神鬼之文後壁正中一方白如瑩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匣中藏書四卷懷出壁合如故歸讀之不能通其辭乃多遊深山古剎訪求異人至一山室中見老道士憑几讀書公知其非凡人也再拜懇請道士舉手中書厚二寸許授公約旬日能背記乃可受教不然無益也公一夕記其半道士歎曰天才也遂令公出壁中書道士覽之笑曰此書本十二卷以應十二月分

上中下以應三才此四卷特其麄者應人事耳乃閉門講論凡七晝夜遂窮其旨公拜請益道士笑曰凡天人授受因材而篤昔子房孔明泣得其六予得其八今子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濁世矣嗟乎自古異人經世皆有所授獨子房授素書於黃石其事大著餘多祕不聞夫豈偶然之故哉或云道士乃九江黃楚望 高帝 聞道士名令驛名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

與誠意及張鐵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旣而皆爲圖以進尺寸若一 上欲留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

陶凱微時夜歸陷於大溪不能渡忽有人撐小舟拍岸即攝衣登舟人皆無見者異之一日里人家大疫凱探視病者見妖神入甕器中避之奉紙筆與封識命棄水中疫即愈

景清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公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旦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公語之故公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遂絕不至

胡忠安公在母腹時母嘗夜夢有老僧來謁手持三花以其一遺之驚寤而公遂產其髮尚白踰月乃黑數日有僧至門曰聞汝家生男亦有異乎其家不對僧遂索觀之公出見僧微有笑容家人怪問僧曰此吾師天池在老後身也吾

師示寂後夢我而告曰今托生常州胡家爾當來視以一笑爲記今眞是矣聞者咸歎其異後李翰林賓之郡人邵文敬挽公詩皆有前身是禪之語葢紀實也天池山在吳城西四十里

英宗時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陳言語多侵王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事忤 上下獄王振嗾錦衣指揮馬順搒笞璘使引球爲具疏稿球被收仰天曰若讒振殺我我

死卽訴上帝耳順有子年二十餘病孱久困牀
第欻起持順髮拳且蹴之曰死老奴而異日禍
踰我我劉球也順再拜謝罪俄而子死後順黨
振被給事中王竑等擊死於朝班血肉俱盡

白公圭會試偕同事數人者往覓餉舟舟卒方
假寐夢神人叱之曰急起尚書來矣衆中最少
者是也卒方寤而白公至卒延納之日致欵餽
甚恭與之值不受問其故亦不應比登听始潛

以實語公公識之是年公果登進士後至兵部
尚書公爲都御史征麓川時計別卒二十餘年
矣江行遇漕舟有人坐其上疑卒也止而問之
是巳移檄俾從軍事抵麓川卒以功累陞爲指
揮使食厚禄云卒之夢雖爲公徵而實巳被遇
之祥也

蜀人周洪謨舉鄉試舟泊邪江夜見一異人謂
曰子前程萬里愼自愛謨曰子何人對曰吾卽
子前身友鶴丁山人也謨官南翰林以詩訊太
守王恕曰生死輪廻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
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恕得詩甚
訝集郡人問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
啓之父元末以詩名隱居至建文初歿於成都
德人也恕卽以此復周世以爲羊祜房琯之事
云 維揚志

餘姚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

嘗詣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
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韡帶劍乘白馬飛
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
矣推窻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問曰若輩非桑石
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
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
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衙九人率甲士
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塡擁有

頃公卒後車騎騰踔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
入空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
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
瀾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爾三日
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無存可亟還於岍夫
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
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
於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為文祭之云於乎文湍

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激切直上薄乎雲天
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之嗜欲舉不
足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時發
驚筵之辯臧否罔不稱情閒若罵坐之狂毀譽
皆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
於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偲偲而交厲
奈何命與心違中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禩
孰知冥冥之中猶有舊交之誼老妻北來舟次
江滸夢中見報風濤將至預告以期使知趨避
既而果然幸免顛躋於乎人傳君之為神泣胥
濤而享祀即今所過而驗之無乃秉司乎江湖
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仍見
錄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
兄如弟指金石以為盟刑雞犬而設誓頭角稍
殊情態頓異雲泥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
面如九嶷之峰跬步有千丈之勢半臂纔分遇

諸途則掩面而過宿酲未醒踰其閾則騰口以
刺過門不入室反為操戈之舉落穽不援手恐
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遑恤況伉儷乎生為
人也尚然況下世乎於乎文湍生死無二心始
終同一致不忝為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
特出之士緬想舊遊稠人廣會一飲百十鍾揮
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陰恩
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前後之[illegible]具別緘以

焚燎就宿草以澆酹靈神如在來鑒於是不鄙
世人之凡言特歆御醞之醇味尚饗詩曰幽顯
殊塗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眞作芙蓉
主太白常留翰死名念我冥冥來入夢褒君惻
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歎雞壇負舊盟
瓊臺類稿 丘文莊集

餘姚戚瀾少時嘗得危疾息已絕踰時復甦自
言被人執至一官府有貴人坐堂上引見問鄉

里姓名年幾何具以對貴人曰非也追悞矣顧
吏令釋之得出還至途中遇雨憩佛寺步入一
室中滿地皆紗帽楦也以手扳舉之不動旁有
人謂曰此非君物也君所有者在此指一架令
取之隨手而得視其內有字曰七品後瀾果以
進士終翰林編修 煙霞小說

少師栴庵劉公健字希賢洛陽人也贈太師謚
文靖九十四歲終時亦無疾康修撰德涵云往
歲弃喪西歸見公於洛陽里第留入臥內微揭
幃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黑髮自幃中語云往
歲陳瀾編修借來俞琰㕘同是汝批抹的却是
我幾被此書悞了既而相對則一老翁也大聲
云我眼目已昏悶悶見人休胡說丁寧再三德
涵以爲仙去入斂時甚輕惟夫人知之故速舉
入柩人不甚傳云 陸儼山外集

傳瀚欲攫取內閣之位乃嗾同鄉監生江瑢奏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既而恐謀泄遂倡言瑢與
學士程敏政善且奏事決非瑢所能而奏中排
抑勝巳一言又實敏政平日心事以此激當道
之怒而敏政之獄自是始矣敏政既死瀚果自
禮部改詹事代其位後瀚家人忽晨見敏政入
瀚室又數見怪異因憂悸成疾踰年瀚竟死

弘治巳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去國未
幾疽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

降筆云夜偕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又二律云紫閣勳名迹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蟄松遭衆謗杜陵荒草哭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斯文今古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鴈未高

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縢策紫電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讀者悲之玩其氣格蓋髣髴先生平昔云

煙霞小說

袁公宗皐爲長史時中酒晝寢夢一美姬扶床跽請曰妾亢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幄公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黨寘澴敗妻孥沒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昔夢中人也薦紳聞之皆歎定數之不可移如此

廣之英德江中有帷石爲患衆神之建廟祀焉羅公韜毁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爲安流清遠峽飛來峰有虎患公移文山神虎遂絕[illegible]

簡傲

王廷陳爲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游黏竿風鳶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父母扶朴之輒呼

曰大人奈何輒虐海內名士耶爲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雅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鶯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爲不知也乃已當授官給事中用言事故詔特予外補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知當名益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入或勸之怒曰

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一日出候
其師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謂曰生來候吾固
厚而分守從後來亦一見否且生厚我以師故
即分守君命也稚欽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
既下車數州吏微過當稚欽答之十稚欽大罵
曰蔡師候先生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
勿更侍一府中慴伏亾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
朝餔謀於蔡潮潮爲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

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歸愈益自放
逢官貴人來購文見者稚欽多蓬首囚服應之
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野間人多
望而避之

王允寧長大白晳談說時事慷慨激烈男子也
於文遠則祖述司馬少陵近則稱北地而已意
不可一世士又好謾罵人人多外慕而中畏之
其所最善者孫尚書陞一人其同年裁祭酒以
書規切之允寧答云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
不宜且南中亦不宜於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
以爲名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略受性已
定猶僕之貌修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濶步皆
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挾偃術者能貌人骨
不能易人貌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
亦嘗有以里婦之效顰聞於公者乎僕即死勿
願也允寧後念其母老病乞南得國子祭酒歸

省道經華山爲文祭之大約以母素敬神而不
豪庇即愈吾母病吾太史也能爲文以不朽神
其辭支離怪誕居無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
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爲文詈而僇之今並傳
閣中

諧謔

胡願菴居京師惟携二僕後偶置一妾楊文敏
公以詩戲之云長齋病態比維摩喜得新鬟樂

事多不用歎衰憐皓首且欣煖老得青娥千金買笑何須惜百歲流光苦易過從此客邊心緒好更無高興到湯婆 應菴隨錄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戲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耳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

李至剛嘗以罪褫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閣人謔何之李既不敢舉其銜又非徒役乃自稱修

史人李至剛直操鄉音於是館中皆稱之曰羞死人李至剛

曾公鶴齡永樂辛丑會試與浙江數舉子同舟其人率年少狂生議論鋒出曾爲人簡默在衆中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遜謝不知皆笑曰夫夫也偶然與薦耳共呼曾偶然已衆下第曾掄大魁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趂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 陸延枝說聽

羅汝敬馬鐸同在館閣嚴冬沍寒之時羅不帶暖耳鐸不穿氈襪時人戲之曰驢耳馬足 閑中今古

聶大年爲杭州教授以詩文名天順初徵修通鑑綱目大年扶病至京師未入館遂不起詞林諸公有惜其不獲一見者童大章在座素好諧謔因曰不必見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也衆

爲鬨然蓋大年聶姓而眇一目也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幾馬劉應聲答曰大司馬業洗淨少司馬尚洗未淨衆聞之噱然後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眞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答二公可謂善謔矣

童庶子緣京師人善談謔嘗撰一事云元世祖

既主中華令華人皆胡服辮髮雉髻嘗視太學見塑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以胡服易之子路不平愬於上帝帝曰汝何不識時勢自盤古以來歷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稱我曰天今胡人名曰騰吉理也只得應他蓋今日是他時勢不得不然須寧耐少時必有一日復舊也

廬陵陳文盦篋不飭及病革其門下士有善滑

稽者謂人曰昨夕二夜叉來取公一夜叉攙之公不肯去其一曰彼將望陞太師柱國如何捨得去攙之者曰此去即爲閻羅王何惡也公喜曰如何便得爲閻羅王夜叉歎曰公有淮鹽十餘萬非閻王而何聞者絕倒

愧齋陳公性寛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煑公曰也罷又呼曰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爲捧腹時因號陳也罷及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者大學士李文正公東陽在席爲句曰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 客座新聞

陸式齋大參成化間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學士戲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陸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耶聞者以爲雅謔

成化間陳翰林師名鬻所乘官馬得六百錢耳西涯公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使子美恰有三百青銅錢語也即此可以見前輩風度

戚學士瀾美鬚髯院中呼爲戚胡一日與司成陳鑑會宴投木漆壺陳顧戚曰戚胡投漆壺眞壺也假壺也戚應聲曰陳鑑看臣鑒善鑒歟惡鑒歟

劉文安公爲學士掌院事會禮曹移文大書名押公不喜題其後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相碍只恐臨書費墨多曹郎深以爲愧

陳太史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以詩爲贄嗣初留之坐自入内手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公大笑口占一絶以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別是閒花草未必孤山梅樹枝客靦而退

西涯在翰林時偶失朝被罰翰林舊有語云一生事業惟公會半世功名只早朝言其清無事也至是西涯續二句云更有運灰兼運炭貴人頭上不曾饒一座閧然

乙丑科内閣試庶吉士以春陰爲詩題下注不拘體同年王韋欽佩作歌行爲諸老所賞時柴墟儲靜夫巏爲太僕少卿過訪欽佩予時在座因索其稿讀之至警句云朱闌十二晝沈沈畫棟泥融燕初乳柴墟擊節歎賞曰絶似溫李予曰本是王韋盍指摩詰蘇州以戲之爲之一笑

吉水徐舜和先生穆爲侍讀以生朝設席邀諸吉士會飲凡同年會皆序齒若至座主家則門生遜一席舜和嘗考易房時徐子容穆伯潛皆執門生禮舜和以次行酒大聲徐穆二生坐於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爲之一笑

南京國子監日有鴟鴞鳴於林閒祭酒周先生洪謨惡之令監生能捕者予假三日一時跅䟴之士多得假人目爲鴟鴞公以譏之其後劉先生俊爲祭酒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以爲鴟鴞公之對

費文憲公宏官侍郎其兄爲太常少卿公宴以長少易其位劉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

公答云趙中貴指鹿爲馬瓘怫然去
廖鳴吾倫彥式偕入朝洞野曰有一偶語試對
之人心不足蛇吞象白山徐應云天理難忘獺
祭魚廖楚人倫粤人蓋以物産相嘲云
陸平泉見贊寧笋譜曰秃翁老饞不惜口業好
事者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洪園渭川之刑書也
高中玄爲嚴介溪門生師生好相談諧爲編脩
時嚴自內直回往候之適其鄉人如墻而立嚴

一至泉張拱以前高曰有一雅謔敢爲老師道
之否韓詩中兩語與目前事酷相類嚴曰何語
曰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也嚴亦大笑人素
嘲江西人爲雞故云
內江趙文肅公貞吉高才負氣矜談禪時萬鹿
園恬雅精於禪學以淮上閫帥如京師文肅公
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涌鹿園不答文肅
大喜歸語人曰僕今日降却萬鹿園與之談論
娓娓鹿園惟有唯諾不能措一語華亭陸平泉
宗伯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趙公何言趙公
降却鹿園也

儉嗇

古朴字文質洪武中以鄉貢隷五軍斷事司理
刑奏家貧願仕冀得禄養母太祖嘉之除工
部營繕主事累官至戶部尚書先是主事劉良
素行不檢朴考其績下良叩 上左右求最考

朴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終敗最考不可
得也後果以賍敗朴在朝三十餘年守身如處
子所治職務退未嘗語其家公嘗寢疾楊文貞
入視見所居蕭然凡上惟自警編一帙此與韓
魏公論語唾壺事頗類世稱古公廉信然哉
高穀字世用性謹朴永樂乙未進士改庶吉士
授中書舍人嘗赴海印寺寫佛經遇雨徒跣以
歸或訝其勞苦穀曰我一人何足惜盍達諸當

軸大臣禁寫佛經則所全者大矣當軸聞其語甚器之會考滿改翰林編修及陞侍講學士歷官已二十餘年　上任公宴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外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

李西涯冬月不爐披朋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汰侈

夏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題廣囿曲池之

勝勝侍便辟及音聲八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共事二載言不食上官供家所携酒饌甚豐飫什器皆用金與嵩日對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不以一匕及嵩也

張居正奉旨歸葬所經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參吏部尚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為前驅約束吏卒干陬飭廚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錢普所創前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旁翼兩廡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為揮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而普無錫人獨能為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僅得一飽耳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為庖者召募殆盡皆得善價以歸

險譎

石曹諸徐有貞怨望使親信馬士權為謗書而滅其迹　上命權臣門達分遣邏卒追有貞於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獄達陳諸惡刑於廷必欲士權承以及有貞士權幾死者數數終無一言若少齟齬及有貞矣七月二十五日以天變得釋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一女嫁其子奉湯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士權

自泰州來謁欲成婚約有貞有難色士權辭以
貧儒不能當侯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
贈之士權略無怏怏意士權貌甚鄙長不踰五
尺議論雄偉氣節凜凜無一言及徐眞信義士
也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
謂學士薛瑄曰予若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
可從後觸止之瑄以爲信然語半伺其後有貞

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
卒無所對即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

上左右小璫來謁夏言言奴視之其詣嚴嵩嵩
必執手延坐款款密持黃金置其袖以是爭好
嵩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狀言時
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青詞草言初以
是得幸老而倦思聽客具槀亦不復檢閱多舊
所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報言
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
之

忿狷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穀不容入寢
偶晉陳循酌談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即出詬
循掀案作怒以一棒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
無子又不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
汝於法自是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恒友人
稱之曰此陳公一怒之力也

大學士張璁自以非由翰職起家驟居輔導而
議禮時又輒被詞臣攻擊頗懷慫忿入閣未幾
上以侍讀汪佃進講洪範九疇不稱　旨令
吏部改調外任因命內閣選擇翰林諸臣稱職
者留用不稱者量除他官蓋疑璁有密揭也楊
一清等言翰林清要之地誠不可以匪人處之
且文學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終無成績宋

兩制儒臣皆常歟歷州郡遂多名臣內外均勞
自昔然矣臣請選自講讀以下其學有本原文
能華國行義無玷者存留供職以備經筵史局
之選即文學未稱而材識疏通堪理政事者請
下吏部量才外補 上報可尋調佃寧國府通
判而中允劉棟楊維璁等侍講崔桐等皆補外
多至二十八人而翰林諸臣十去其七矣璁又以
庶吉士皆乳臭之子不堪教養又不當出爲科

道止據其中第除選於是吏部以袁袠等補司
屬有出爲知縣者矣以璁進閣時庶吉士不屑
赴揖也此亦翰林一時之厄乃博學強記如璁
斂給精練如一清即翰林中亦罕見其比信乎
儲材不可不廣也
嚴嵩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
司其省試而得嵩者當賓鹿鳴日諸生前爲壽
時嵩須鼠鶉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見而講
鈞禮遂出叵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生禮循常
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猶厭之恐終棄
之耳其狷隘急睚眦如此

剌毀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爲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爲
中書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莊泉既病不起入定山據眞珠達磨二泉交流
之內居之遶山墾田引流種樹賦詩爲樂名公

過者無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
朝廷者泉也吾當國必殺之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 上食之
善命司膳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
不告以故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 上取寵此
吾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由是京師盛傳爲
閣老餅
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

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公令人作傳事可見其桀奡貲與同寅劉閣老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爲大學士在內閣蘇州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爲禮書湯陰袁公

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寺京師爲之語曰禮部六尚書一爲黃老翰林十學士三是白丁朝紳一時厳傳蓋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爲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蕪湖胡爟字仲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上死鬧鴣詩云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憐好景雨暘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雨暘無補句爲譏已黜爲戶部主事

紕漏

文廟過江廷臣有約同死難者已俱負約獨紀善周是修自縊後解縉爲墓志楊士奇爲傳謂其子曰使我與汝父同死今誰爲作傳

錢學士溥陞天官侍郎回自咤云我平生感左畓之恩爲不淺蓋嘗在翰林中領敎諸小奄今懷璫是也舉實其力懷嘗於　聖誕日被賜金二錠奏云今某至此皆師父之敎留以轉奉溥至京懷置燕以前金爲壽因跪曰與師父置一酒器溥荅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聞者皆絕倒

劉儼主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子入試屬之

皆不從二人因劾儼考閱不明弁摘命題雖欲自絕語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罪　上命高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高力言儼等無罪　上令准二子會試王文復疏辯　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遂已先是盧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以詭籍斥還時人爲之語曰榜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

虜逼京師徐理自負意識過人銳志功業兼云

能測天象謂胡人當復即令不如回南以淮爲界各守一方太監金英咈然不說與安亦大怒喝詈這廝該死敢如此妄言　聖駕在口外誰整理迎回　祖宗山陵宮闕誰守護衆因斥出之詩命守彰德等處

尹直致仕去又數載　太子出閣上承華聖德箴頌因舉先朝黃淮例冀復得賜對　上責以以恥却之直愧沮老且病死所著有瑣綴錄萬安故直黨也力詆之欲自解一時大臣如尹旻項忠賢有聲望如吳與弼陳獻章咸指摘其私以少恕人謂直不得志其是非謬盭如此

太常卿陳公音字師名福建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前輩傳其事以爲笑刑部郎中浙江楊某字文卿又有山西人楊文卿爲戸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氏招飲而師名造山西楊氏時文卿尚寢聞其來亟起迎之坐久師名不見酒

餚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上翁久俟師名始悟曰乃汝主耶我誤矣一笑而去

際清旦入朝誤寘冠纓於背及覲同列埀纓俯覩領下而駭曰公等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一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諸公大噱

陳嘗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日訪某官從者俱不聞引轡歸舍師名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覩壁間畫曰是我家物何緣在此既而家僮出叱之曰汝何爲亦來乎僮曰是吾家也師名始悟此節與北齊劉儀同相類初疑訛傳及聞蔡林屋云嘗見吳匏翁述之爲笑談乃信眞師名事也

陳太常音嘗考滿誤入戸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上鍾愛興王或爲焦芳計曰盍說昭德勸 上廢太子改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也如此可長保富貴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爲然即言於昭德如其言以勸 上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聞名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 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去次及覃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廢儲必下詔詔必出内閣不如謀諸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以 上命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不對次劉吉亦默然 上又責昌無所容屢欲自頸死會泰山震内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 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 陛下猶上帝 東朝上帝之子也何爲無應 上首

肯始爲 東宮選妃不復言易儲事矣

鳳翔之麟遊有虎臣者慷慨有節氣成化末貢入太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 憲廟奇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買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以銀鐺鎖之以待俟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 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命選時吏部予臣七品正官誾聞而大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鶍嘉縣

卒於官雙槐歲抄

焦芳為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尤惡江西人一時先正名卿無不肆醜詆以快其私忿所書多矯誣不根往往授意所厚者段炅輩使筆之挾瑾威以鉗衆口同官避禍皆莫敢竄定一字

焦芳寡學閱章疏不大了了而日伺瑾所願授輒奉行四方賂瑾者首具三之一賂芳以

瑾亡不如願欲去增解額斥翰林外補巳汲修睚眦不少遺也

葉淇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溥以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且遠涉在運司納糧價多而又易辦淇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永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邊開墾轉運本色以待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而阡陌林木交互森茂胡馬不得內侵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利多而土地拋荒米豆騰湧鹽政亦并大壞二人誤國之罪不可勝誅矣

巡撫江西都御史閔珪以江西盜賊多京官大家佃僕遣人捕之占不發乃奏欲併及其

謫戍邊方下所司謝一夔與兵部侍郎尹其家被羅織汲汲欲沮珪奏而所司不然以為巡撫奏事必有所見宜從其言但重治羅織者罪自不敢犯議入 上竟寢其奏不行調珪於廣西執政有疾之者一日言及一夔曰閔珪之謬得吾李孜省駁本纔止不然幾為吾鄉人害自是人始知 朝廷分更顛倒皆孜省之為也故一夔陞尚書之驟力疾督永昌寺之役清議

大爲鄙薄云
翟鑾二子應鄉試主試官來謁辭鑾鑾爲恫喝關節咸唯唯即取薦會試亦如之而復昂其對策取上第大學士嵩負　上寵日恚鑾先之乃嗾給事御史使論劾鑾等　上怒責鑾自辯解鑾枝梧又其語多引西苑直　上益怒下詔稱翟氏子雖有軾轍才不得並進奪寒士路併鑾除名其主試少詹事江汝璧中允秦鳴夏

浦應麒咸從坐矣
中允郭希顏久廢欲釣奇取顯位上疏請建帝立儲　世廟恚甚命即其家斬之傳首四方庚戌虜闌入邊司業王同祖上書請捐内帑數百萬金遣適北荒外之虜與中國夾攻之凡再上科臣謂非所宜言糾正之同祖益憤憤不自得請　上還宮改元創新政以整齊宇内建帝與改元皆　上所惡聞見之亦欲寘大辟然希顏不免同祖遇赦解斥爲民人固有幸不幸也
前南京刑部主事陸澄始以議禮不合見擯已大禮既定澄不勝希用之念乃自悔議禮之非初爲人所詿誤後質於師王守仁而知張桂諸賢之是疏下吏部尚書桂萼極言他時執政偏謬夠私牽連百司張羅伏機更相傾搆故當時明智之士明知其非不敢明言以觸時忌澄乃脩慝不隱事過不欺宜聽自新以風各司於是

詔復其官以事之邪諂豈不知澄之反覆而顧爲之嘘植蓋亦揣朝臣之附己者少故曲名黨援令背盟者兢起陰樹赤幟持衡之地不宜存此心也

惑溺

楊文貞子稷惡狀已盈王文端爲文貞言之遂請省墓實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驛遞中先置所親譽稷賢後飈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詬稷

耳稷復迎於數百里外氊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文貞遂薨文端姤已還京即出之吏部

涂埈豪宕風發飲酒百鍾不醉又愛近女後庭多稚齒婑婧秇文之暇則御之後居官十五六年大致皆然或云慾念損真公疾則宜也藉令不病則不自廢退即病能勉晉坊局則六七年間亦可遂躋台鼎卒以病廢病亦遂卒

新建好聚歛多姬妾自詭知字學語吳仲婦人口液名華池神水吮而嚥之可不死故活字乃千人口中水也一時傳以爲笑

仇隙

歷城尹公素不喜尹直禮侍缺他有舉薦　上不允以直爲之翼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嚮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少保内姻託爲之諭至於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於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説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銜少保至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以重罪

焦芳爲侍講九年當遷學士矣時相善詹事彭華而意薄芳也遲之曰芳亦學士乎芳恚楊聲謂華與時相好而尼我不遷不遷將剚刃長安道中華懼不得已謀於相遷芳侍講學士

鄭淡泉云方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讁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嗾人許西楊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

進用武功竟置芳洲於鐵嶺武功爲石總兵畫
奪門之謀石又置武功於金齒近日永嘉貴溪
亦頗類此
嚴相謂華亭公吾生平爲貴溪所狼藉不可勝
數而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爲首
揆俱在直欲置酒延貴溪者數矣多不許閒許
至前一日而後辭則所徵集方物紅羊貔狸消
熊棧鹿之類俱付之烏有一日候出直乃敢啓

齒又次揆諸城爲從臾則曰吾以某日赴自閣
出即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諸城爲先憇西朝房
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宿於它姬所薄暮始至就
坐進酒三勺一湯取略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
揖命輿諸城亦不敢後三人者竟不交一言

玉堂叢語八終

玉堂叢語八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編仿世說之體採
摭明初以來翰林諸臣遺言往行分條臚載凡五
十有四類而終以讐隙案朱國楨湧幢小品曰焦
弱侯率直任眞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癸未則
郭明龍司弓唐抑所袁三梧蕭元圃全元洲己丑
則弱侯太倉相公謂宜擇其近而易曉者勒一書
進覽無何太倉去國諸公不復措意惟弱侯纂養
正圖說一冊郭聞之不平曰當衆爲之奈何獨出
一手後其子攜歸刻於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猶
陳矩適至取去數部呈御覽諸老大恚謂由他途
進圖大拜又載其序吕坤閨範鄭國泰乞取添入
后妃一門衆大譁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作序云
云竑作是書以讐隙終篇益感此二事借以寓意
然陳矩爲司禮太監鄭國泰爲貴妃之姪何以二
書適入二人之手俱得進於宮禁當時物議實有
其因未可盡委之排擠也

汝南遺事二卷

〔明〕李本固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汝南遺事二卷》提要

汝南遺事二卷

郡人李本固叔茂甫撰

汝南遺事序

頃乙未之冬樞臣考察
軍政不當
上忽怒加譴責波及言官
臺省幾空於是費給諫
應祥李侍御景搢暨不
佞固皆削籍歸無所事
事時攜棋局尊酒數相
過從以耗壯心而遣餘
年先文林一旦見之曰

若輩國器柰何為此收
賭奴戲今郡志曠廢百
年無有所傳獨不可辦
焉其間手費李起謝余
小子愧汗淋漓蓋嘗有
意於斯舊矣凡載籍之
所經見家庭之所傳聞
平日劄記藏之篋中歲
月悠悠未及就緒因奉
庭訓之嚴遂堅著述之

念越歲戊申遠
郡伯黄鄰初公下車问
故感慨闕典乃重以屬
不佞不佞受簡操觚殫
精從事殆八九月而汝
南之志成矣殺青既竟
檢笥中尚有遺草雖匪
侯鯖頗類雞肋棄之不
無可惜且時賢循吏拘
於格而未收者亦復有

人久之恐湮滅而不彰
也迺撰次成帙曰汝南
遺事以俟後之君子以
終先文林之志昔劉歆
編録漢事百卷班固取
爲漢書猶存二萬餘言
葛洪抄出爲西京雜記
竊嘆古人之留心世故
若此則斯舉也儻亦有
裨川之遺意乎峕

萬曆己酉春正月上元日柱下史李本固叔茂甫識

汝南遺事巻之一

郡人李本固叔茂著

柏亮父上古皇氏之裔為顓帝師封於柏即今之西平也遂以為氏後有柏招者為帝嚳師又有柏景者為周太僕

伯夷佐禹治水有功封為呂侯唐書宰相表曰即今蔡州新蔡縣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侯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未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楚入蔡出左傳

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昭四年晉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為氏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

國還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德侯世有名位光武時有沈戎者始徙居會稽烏程縣家焉東晉之沈鶩南宋之沈田子沈林子沈約皆其後也（出南史沈約傳）

申叔時者楚大夫為申公故曰申叔時楚莊王十五年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于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殺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殺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是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宋人來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骨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告王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不必免旣侵鄭鄭人不服　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理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約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約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王命

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之內棄
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
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
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
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出左傳

楚
相孫叔敖病且死囑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
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之子也居數年其子
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
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優孟二 二曰若無
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譚笑歲餘
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
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
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
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孫
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〻得以霸
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孫叔
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
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
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
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
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
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
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僑封之寢丘徐廣
曰在固始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出史記滑稽傳

昭
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
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
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
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
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
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
其少戒王曰國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
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
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
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期
思華子與石文子叔愁子三人同詣楚王道
逢饑餓不能俱活二子推衣粮與華子而死

革子見楚王楚王旨酒佳殽享以鍾鼓革子
悄然憂悲王問之革子語以故王義革子賜
黄金百金命收葬二子拜革子為相
秦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于家百官
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斯喟然嘆曰嗟
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
衣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
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税駕也
確山縣東南四十里有高皇臺相傳漢高祖有
疾近臣奏曰可遊千里之外遂至此見蓮花
盛開因築臺穿井其間疾愈乃歸至今蛙不
敢鳴蚊不敢傷人遺跡猶存或曰征黥布回
居此未知孰是又有樊噲寨陳平廟亦其時
事云
漢應曜汝南人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
獨不至時人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
老應劭即其八代孫
漢河南守吳公墓在郎店東北隅重興寺明嘉
靖間主人創立後佛殿掘得墓磚甚多次獲
一碣上有漢吳公墓字
成帝時翟方進奏壞鴻隙陂帝夢上天天帝怒
曰何為壞我躍龍淵
郅惲西平人縣令卑身崇礼請以為門下掾惲
友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
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
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之不復也子在吾憂
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即起將客遮讐
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詣縣
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仇吏之私也奉
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
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
何以要惲曰子不從我敢以死明心惲乃出
因病去出後漢書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
百里內縣皆賫牛酒到府晏飲時太守歐陽
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

稟性公方典部析衡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
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盖舉善以教則不能
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所朝主簿讀
教戶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
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
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
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
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
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
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歙大慙出風俗通

郅壽字伯孝惲子也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
稍遷冀州刺史時部屬多封諸王賓客放縱
壽按察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
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
奏罪王及劾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
視事三年冀土清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
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
郡多強豪姦暴不禁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
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
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為尚書僕
射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
使門生齎書于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
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戒國家遂因朝
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
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
理之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家屬得歸
鄉里出後漢書

張酺汝南細陽人竇憲既誅其弟篤景瓌皆迫
令自殺酺前為河南尹數以正法繩景至是
上疏曰方憲等貴寵群臣阿附惟恐不及今
嚴威既行皆言當死臣伏見夏陽侯瓌每撿
勅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
宥之議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
感其言由是瓌得獨全

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數有怪汝南許季
山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又有名益喜者與

共為之誠欲絶殺此狗遣孟喜歸鄉里仲英從之恠遂絶出于寶搜神記

来歙征公孫述乘勝遂進述懼使刺客刺歙帝聞大驚攬涕賜策使大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以歙有平羌隴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出後漢書本傳

閼敬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病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掾堂上後常擧家患病死惟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閼敬孫長大求敬〻見之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耳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敬又告曰府君疾困謬言耳郎君勿疑出先賢傳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與樊絡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伊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于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絡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為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絶絡文書而更辟伊出風俗通

趙相汝南李統少為冀州刺史況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歴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相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為相得去實上願也屈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問統〻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禄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耳聾目眩自分奄忽塡壑猥得承望闕庭不勝其喜權時有疼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出風俗通

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行道人有見者客聊謂之石人能治病愈者来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多愈者因號曰石賢士輻輳轂擊帷帳絡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嘗往護視

數年亦自歇復其故矣出風俗通

西平郅伯夷長沙太守郅君章曾孫也年三十為北部督郵日晡時到一亭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于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既冥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絮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高四五尺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劍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勅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髮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為益陽長

費長房嘗與人行見一書生黃冠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時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長房詣府君而魅遭來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即成鱉老也大如車輪頭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入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繆彤汝南召陵人和帝時仕縣為主簿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體生虫蛆因復傳換五獄逾涉四年令卒以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為決曹史湛病卒于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叛妻子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塚乃潛穿井傍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

漢王奐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為奐參軍躬為殯殮經理甚厚

汝南唐羌為臨武長縣接交州舊貢荔枝及生犀羌至上書諫乃止

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為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則竭節義則修身出三輔決錄

袁

安為光祿勲至省粗祀糲食泊如也

袁

賀字伯楚司徒安之子也清擬夷齊改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止列妻喪不復再娶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勑子曰我欲侍衛先公慎勿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祖為煩耳虞舜葬于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弗違吾志其清高舉動皆此類也

（出風俗通）

袁

湯字仲河安之孫為陳留太守褒善叙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則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卒致聲名不泯者篇籍浸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事為耆舊傳桓帝時為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數年薨謚曰康侯子成左中郎將逢及隗並為三公

袁

弘字邵南閎之弟也恥其門貴勢乃變姓名徒步從師不應徵辟終于家

袁

遺字伯業紹從兄為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于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後為山陽太守與袁紹等同盟起兵討董卓曹孟德嘗云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出三國志裴松之註）

劉

偁在豫州舉袁渙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偁渙不可布大怒以足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楊

太尉彪夫人袁氏袁術姊也生子修為丞相主簿操忌其才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操遺彪書又令其夫人卞氏賚

道袁夫人袁夫人荅卞書云彪妻袁氏頓首頓首路岐雖迫不展淹久歎賞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患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情其始立之年畢命俟土遺育孤幼言之萌潰明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輙付往信

周揚汝陽人少孤微嘗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子防舉孝廉稍遷陳留太守孫舉光祿大夫

周暢汝陽人性至孝與母居每出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至治中從事未之信候暢出使母齧手而暢即歸元初二年為河南尹時旱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應時澍雨 出搜神記

周爰支河南尹周暢之女也暢汝陽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嘗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人為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雨生平所行多類此故爰支從南宮受化得僊不在洞中為明晨侍郎爰支亦好道服茯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 出真誥

左雄薦周舉舉劾雄所薦馮直贓罪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益賢之 出東漢書

吳愷陳留長垣人膠東太守祐之子也為新息令愷從子馮亦為鮦陽侯相皆有名于世 出後漢書

應奉汝南人桓帝時為司隸校尉黨禍方起李膺等俱輸作左校奉上疏理之曰昔秦人覩寶于楚昭奚恤蒞以群賢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

以法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觀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出致罪陛下既不明察而猥受譖訴逐令忠臣同慜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見聽為之嘆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于徒中宣帝徵張敞于忘命混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　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次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出風俗通

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千兩即以還南ゝ曰君至德感禎寶為君出終不肯受陶送付縣出宋劉敬叔異苑

封觀汝南人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瘋疾瘖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愈而仕郡為功曹與袁秘等十人同死黃巾之難

伍瓊汝南人漢獻帝時為侍中時董卓擅權雅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任瓊及周珌鄭公業何顒等以韓馥為冀州刺史孔伷為豫州刺史劉岱為兗州刺史張咨為南陽太守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等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珌陰為內主卓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從都長安會公卿議瓊珌固諫之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啚此二君賣卓ゝ何用相負遂斬瓊珌出卓傳

伍孚汝南人忿疾卓凶毒欲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急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

而覽（出卓傳）

汝南李敬為趙相有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而去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其去婦（出謝承後漢書）

汝南鄧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置妻事姑甚謹姑憎之閉之空室羸困無怨言伯考問之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婦更嫁為華仲妻華仲為將作大匠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輒燒之母不以介意後見之于親識家朗再拜泣涕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遂絕（出後漢書註汝南記）

陳蕃年十五為父齎書詣郡功曹薛勤勤異之明日造焉蕃父出迓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出汝南先賢傳）

陳蕃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婦疸產蕃不知三更有叩門者久許閭裏有人應云門裏有人不可前可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還者曰是男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為死答曰為人作屋落地死蕃聞而不信後十五年為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死（出搜神記）

陳蕃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蕃為孺子獨設一榻去則懸之見禮如此

汝南陳仲舉穎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曰仲舉彊于犯上元禮嚴于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宜居八俊之上

汝南謝廉年十二能通經尚書左雄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出東漢書左雄傳）

陽安令趙規與朗陵太守黃萌太守爭水規割指詛曰隨血所流入陽安界萌怒殺規小吏

王朔復剌殺蒯朗陵官屬又殺朔民於京山上為朔作祠壇每旱輒祈禱（出汝南先賢傳）

蔡州西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倫漢黃門郎順帝之世始擣故魚網為紙用代簡素（出水經註）

黄憲潔靜通理齊聖廣淵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俗論者（缺）曰顏子復生乎漢代矣而其祖族出自孤部父為牛醫少無慶教而後能傑然秀出可謂天授者也（出汝南先賢傳）

黄穆字子敬安城人也為郡主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蘇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遠足以興謗議使投板于內出則臥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出汝南先賢傳）

戴良嫁女綠裙四等（出汝南先賢傳）

鄭敬以茅葭為席常隨杷柳之陰（出汝南先賢傳）

郭憲西平人建安中署郡功曹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憲曰人窮來歸我奈何厄之後約病死田樂等乾所約頭送之魏王操欲條疏憲名憲不肯操歎其忠義並與樂等賜爵關內侯

汝南許靖字文休避難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亦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沈（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一陳之耳（出三國志傳）

劉璋使使招靖靖入蜀璋以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荊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出三國志傳）

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曰平與之淵有二龍焉仕為豫章從事（出汝南先賢傳）

許虔字子政平與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弟劭聲未發時人以為不如虔虔恒拊髀稱劭自以為不及也釋褐為郡功曹黜姦發惡一郡

肅然（出汝南先賢傳）

謝子微見許劭年十八時嘆曰此希世之偉人也劭發明樊子昭于鬻幘之肆出虞永賢于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仕司徒舉宗莫不匍匐承風而趨劭獨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請為功曹饕餮放流傑士盈朝（出汝南先賢傳）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才量

袁紹以公族為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耶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皆不就避地江南卒于豫章也

袁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為奔走之交（出吏雄傳）

費禕鄳縣人奉命使吳吳主權先勅群臣迎漢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群下不起禕嘲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荅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索餅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

樊建字長元義陽人也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出季漢書）

胡濟字偉度義陽人為諸葛亮主簿有忠蓋之效亮嘗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褒述於此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

陽亭侯前將軍督漢中假節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出三國志註）

陳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惟則幹率有章和議利物庶績允明命不永延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謚〻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黄門侍郎（出三國志傳）

費觀字賓伯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于綿竹與嚴俱降先主益州既定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輔軍護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楊戲贊曰振威才幹欽歎文武當官理任衎〻辦舉圖殖財施有義有叙（出三國志註）

劉邕字南和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夏太守遷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楊戲贊曰監軍尚篤（出三國志註）

董厥義陽人為丞相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從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出季漢書）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昭烈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昭烈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自許昭烈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昭烈大會群臣問延

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重至請為大王吞之昭烈稱善衆咸壯其言昭烈踐祚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八年諸葛亮伐魏〻將郭淮費瑤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魏將夏侯楙怯鎮長安亮與群下計議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若假延精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掩至必乘船逃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十二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不從延常謂亮為怯歎己才用之不盡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楊儀不相假借延以為恨及丞相亮卒延儀各相表叛逆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令王平禦延叱延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莫為用命皆散走延獨與其子數人逃奔漢中儀遣馬代追斬之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出三國志傳

陳化汝南人為吳郎中令使魏魏主丕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丕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泰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于西丕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為太守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雄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〻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

之主不可贖近久而阽危必有誅恩閒其中者遂西度武陵曹操定荆州辟為丞相掾歷光祿勳封安城亭侯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事聞加賜穀帛謚曰簡侯子翁嗣（出季漢書）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于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殺郃首以祭恭墓又生擒黄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曹操于許拜振武中郎將汝屯南西界從征張繡先登破敵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又擊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後救曹仁於江陵道病卒謚曰剛侯（出季漢書）

袁紹盛于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曹操憂之以滿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堡誘其來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出三國志傳）

魏田豫為汝南太守歸居魏縣汝南遣徒步詣征止感豫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徒步憫其貧還為故吏民說之具資數千往餽豫不受病將亡戒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邊豹履行與我等必與我善汝為畫像立碑

朱建平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為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果年六十二卒（出魏志）

吳將蔡敏守沔中兄珪守秣陵與敏書戒襲奪互市曰勿為小利忘大備也周浚曰君子也

問其本曰汝南人浚曰吾故疑其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出晋書）

晋周浚汝南安城人性果烈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衆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于世

晋武帝問周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對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名用（出晋書）

周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累遷司徒左史吏部郎選舉精密羣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徵為廷尉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為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悼之馥覩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不先白於越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為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等攻馥于壽春安豊太守孫惠率衆應之使謝摛為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出晋書）

應詹汝南南頓人也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兄弟隨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並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執心清冲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遐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蔬菜

不充饑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顧囬不吝其
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王室恢維宇宙四門
開闢英彥皃藻拔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
藪而泓抱璞荊山未剖咊璧若蒙銓名付以
列曹必能協陰陽味績熈[凞]績者也帝即辟之
後至少府卿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
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出晉書

周顗母李氏嘗冬至置酒舉觴賜三子曰吾本
渡江託足無所不謂再等並貴列吾目前吾
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
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
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
目下耳後果如其言 出晉書

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
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出世說新語

庾公嘗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而忽肥庾
曰君何所憂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當是
清虛逼来滓濊自去耳 出世說新語

[祊]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畧
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
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
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
来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
顗醒使視客已腐脇而死顗性寛裕而友愛
過人弟嵩嘗醉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
乃橫得重名因以所然燭投之顗神色無忤
徐曰阿奴火攻故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
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
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
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曰卿欲希嵇
阮耶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又王敦
犯順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
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
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
荅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
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

耶俄與戴若思俱被收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人籍顗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石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執表流涕悲不自勝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出晋書

周

訪字士達汝南安城人也漢末避地江南家于潯陽至訪四世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中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于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荐為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討斬華軼杜弢杜曾等進位安南將軍梁州刺史持節都督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為荊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訪投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于採納守宰有缺即補後聞敦患之而彈其疆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通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士以此重之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意聞敦有不臣之心屈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于本郡子撫々子楚々子璞々子旭世有將略詳具晋書

陶

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々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老父言

周

旭晋康寧中鎮巴西為符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治達陌旭調使者云煩君語賊符堅何

至仰煩國士如此又潛圖襲堅〻聞之曰小人正欲覓死殺之適成其名耳乃加考楚不食而卒殮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死屍鬚髭張裂精瞳明亮迴盼矚堅〻覩而喜稱乃厚加贈賻出叢苑

祖逖為豫州刺史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逖以若思吳人無弘志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且聞王敦劉隗等搆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中原士庶謂逖當進據虎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俄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喪考妣

鄧攸字伯道平陽人祖父鄧殷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請人占夢占者曰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獸頭代舊獸頭也子不作汝陰當作汝南也後果遷為汝陰太守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為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為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為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〻固守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〻殺護伯狗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拒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

士八千人涉淝水挑戰堅衆小却序在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瑯琊内史轉豫州刺史累立戰功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出晋書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舉孝廉拜旌陽令以晋亂棄官後在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真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既去謂門人曰適少年乃蛟蜃精吾念江西累遭洪水為害若不翦除恐遁逃適是蛟精化黄牛於洲北真君謂弟子施大王曰彼黄牛我今化黒牛仍以白巾興間汝當以劍截彼俄頃二牛奔遂大王以劍中黄牛之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徑走蛟精先在潭州化一聰明少年娶刺史賈玉女常遊江湖必多獲寶貨而歸至是空歸且云被盜所傷須臾客報云有許敬之見使君賈出接坐真君曰聞君得佳婿請見之慎郎託疾不出真君厲聲曰蛟精老魅焉敢遁形蛟乃化本形至堂下命空中神殺之令將二兒來真君以水噀之即成小蛟妻賈氏幾變父母力懇乃止令穿屋丈餘皆水令急移俄頃官舍沉没為潭真君後于太康二年八月一日在洪州西山擧家白日上昇曽留讖云吾僊後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内當出八百地僊江心忽生沙洲長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為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牵黄犬逐獸荒澗中憩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枝間懸二五色綵囊以為誤有遺者迺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請許曰小妹粗家竊慕盛德欲託良縁于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即命左右洒掃別室須臾

女車至光香満路士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憬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著青袿襦珠翠璀錯下階荅拜共升堂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帳映四壁大設珍殽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蕖葉杯皆黄金隱起錯以瑰碧有玉壘貯車師蔔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為盤光明如畫許素輕薄無檢又為物色夸眩意甚悦之坐定許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迺能見顧之深歡作交並未知所措荅曰大人為中岳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右之四鎮將軍也酒酣嘆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婉非所聞見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為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蕩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乃微盻而笑曰旣為詩人感悦之識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来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乃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進見府君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為起揖之升階勞問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託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燕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研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餽送贍決仍為宅于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

許體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富神人也後時一婦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資色無損後許卒乃攜子俱去不知所在也 出太平廣記

祖納問汝南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曰尚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一月則顔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跖引少則為清朝種善獲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出晉書

齊周顒汝南人與何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于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惨行亦自及丈人於血食之類雖不身殘至于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鑾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餓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有愧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絶血味

周洽汝南人南齊武帝時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于都水都者無以殯殮吏人為買棺器 出南史循良傳

許明達者汝南人也齊武帝永明中王奐為雍州刺史素與征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因征蠻不利乃殺興祖上聞之怒遂以誅奐故舊無敢至者明達先為奐參軍躬為殯殮甚厚當

時高其節出唐陰義士傳

和洪汝南人也通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時龍川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為亂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為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出北史

汝南遺事上卷終

汝南志遺事卷之二

郡人李本固叔茂甫譔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移入側近佛堂大者皆令閉封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虚恃酒倔強方醉而州符至限三日報虚見大怒便約界内有拆毀者死一界獲全虚非惜佛宇也但以忿戾故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病數日死適值暑月隔夕即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聞棺中若指爪剖棺聲妻子驚走母獨不去開棺而虚生矣身頗瘡爛月餘平復虚曰初為兩卒拘至一處見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虚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虚曰適被録至吏曰長官平生惟以殺害為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當若之何虚懼請救吏曰去歳拆佛堂長官界内獨全此功德彌大少間王問但以此對頃主者引虚見王〻曰索李虚善惡簿來即有人持一通案至王命啓牘階吏讀曰

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乃割其身肉百
片虛曰去歲有敕折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
全此功德可折罪否王驚曰寓有此否吏曰
無新息吏曰有福薄在天堂可檢之吏登樓
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
一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
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
左銀王請誦者坐金讀者坐銀坐訖開經王
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
紫雲至銀座前二僧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
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天矣于是吏檢
簿曰去歲敕折佛堂新息一處獨全合折一
生罪過延年三十仍生善道言畢罪軸中火
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兩吏送出城
南門荒田小徑中遂見一燈烱然燈傍有大
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出夷堅志

復州清溪山佳麗無比表相國滋微時登臨此
山行數里有儒生賣藥于山下滋與語相狎
曰此處幽勝合有靈仙隱士儒生曰有道者
五六人三兩日即一來滋曰可得修謁否曰
彼甚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得美酒可相見
也滋辭歸携酒再往經數宿五人果來或鹿
巾紗帽杖藜草履與儒生寒溫大咲臨澗濯
足儒生為列席致酒五人甚喜曰何處得來
儒生曰此非某所能致有客携來願謁先生
乃引滋出歷拜五人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并
怒儒生曰不合以外人相擾儒生曰此人志
誠可賞且是道流稍從容亦何傷也意遂漸
解見滋謙恭彌甚乃時及咲語相與坐少頃
酒酣後注視滋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
良久云真是便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
問滋之歲正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
已到直至台輔遂與滋握手言別過洞上山
捫蘿騰躍如鳥飛去逡巡不見滋後果拜相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氓因耕田得馬蹄金
一甕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至府庭宰邑者

慮公藏不嚴因使置于私室信宿與官吏重
閉視之則皆為土塊矣甕金出土之日鄉社
悉來覘驗慮有變更莫不驚駭以狀聞于府
主計者僉云奸計換之矣遂遣駁詰按其事
宰邑者莫能自明既而遍辱滋甚遂以易金
服罪雖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復拘繫脇
以刑辟或云藏于糞土或云投于水中紛紛
枉撓結成其獄以案牘上聞汧公覽之亦怒
遣有晏停杯語其事賓客咸龔驚異朗山袁
滋亦在幕中俛首不荅汧公目之數四曰宰
邑者非判官親鄰乎滋曰與之無素汧公曰
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乎滋曰某疑此事未
了更請相公詳之汧公曰非判官莫探情偽
滋曰諾因俾移獄府中乃令閉甕得土二百
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于列
肆索金溶瀉與塊形狀相等既成始稱其半
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乃二農夫以巨竹
舁至縣境計其大數非二人竹擔可舉明其
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群情大豁宰
邑者遂獲清雪汧公嘆服無已每言才智弗
如（出康駢劇談錄）

裴晉公徽時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數年
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
晉公愕然曰遣憂蔡州未平須此人為將有
僕在後聞其語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調
戲（出唐康駢劇談錄）

當時又有童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
被驅逐（出唐書）

石孝忠者有膂力事李愬為前驅元和中天子
用丞相裴度征蔡愬與李光顏烏重胤等皆
受度節制蔡平韓愈撰碑專歸功度孝忠見
其文大恚不平因作力推其碑吏不能止因
執詣節度使命具獄將斃之碑下忠孝度必
死乃佯什地畏若不勝案驗狀吏就詰之孝
忠伺隙用枷拉殺之上聞之使送闕下及至
問推碑殺吏何為對曰臣一死未足塞責今

得而天顔一言無恨臣事李愬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見吳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祐蔡之饒將愬擒之爪牙脫落而元濟就擒今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愬乃與光顔重胤等齒愬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臣推碑不惟明愬績亦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奚請就刑帝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名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出羅隱記

唐文宗宮人沈阿翹嘗為上舞何滿子音態婉暢上悅賜金臂環問其所從來曰妾本吳元濟妓女濟敗入宮俄進白玉方響亦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凡物有聲響應其中架則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着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非中國所有上因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者淒然謂之天樂乃選內人與阿翹為弟子焉

唐有南中丞卓者薄遊上蔡蔡牧待之似厚而為客吏難阻每晏集令召則曰南秀才自以衣冠不整稱疾不赴南生覊旅窮愁似無容足之地惟城南舊媼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為蔡牧到郡遂戮客吏而奠飯媼焉卓所著有羯鼓錄出雲溪友議

蔡州西南百里有仙女墓即董永子為母追葬衣冠之所秦宗權時或云是藏神符實藥於此宗權命裨將領卒百餘人往發掘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西妨農因致大饑焉出錄異記

遂平縣南有魏華基陰雨霏霏有人乘白馬往來於基上父老以為華之靈也世傳華遂平人饒勇絕倫遊歷五代說劍談兵歸隱城南曾建金佛寺塔藏書劍其中頃邑令以它事惡寺僧因毀塔忽有華劍飛出遂止今塔基尚存

王延嗣光州人唐亡梁太祖拜王審知中書令

封閩王延嗣諫曰義不帝秦此其時也時淮藩臣鎮僭號審知有勃犟之意延嗣極諫審知雖不樂其言然終其身不失臣節延嗣之力也

柴再用汝陽人初名存事孫儒與一校為刎頸交有告校反者儒斬之執存至詰其故不對再詰對曰與校結死交彼反則某反公誅之復何問焉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改名再用天祐中為光州刺史一日震雷家人皆伏匿再用當戶坐不動俄見有襦袴四人躍再用坐敗牀中出庭中復大震屋折有龍見出九國志

南唐柴克宏汝陽人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任為郎將嘗為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壍皆湮圮不治吏云自田頵等相繼叛無敢為守備者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后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為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情爽縱酒自若也久之出為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來侵克宏乃請効死行陣唐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陸孟俊同救常州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財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于徵古曰卒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給乃此等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至潤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獨以為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賊爾何為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狥然后勒兵進大破吳越兵于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來邊事數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之泰興發病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

諡咸烈或云克宏母司表其子可為將徵古
祁之母入言克宏有文風苟不勝任分甘孥
戮元宗始用焉及徵古誅詔暴其罪亦以折
學克宏為言云（出陸游南唐書）

王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唐同光末諸
郡多亂彥儔亦懼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
與謀曰四郊洶洶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
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
兵來吾於裹甲為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
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
刺史曰莪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餘黨為變
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
即斬之歸其罪于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
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
其妻子于村舍奉父母奔李昇輔吳以為都
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
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
自以發跡兇亂于是務為恭謹烈祖嘉之嘗
陛堂拜其父聞國以為池州節度使給事中
常夢錫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
人士稱之卒于鎮（出南唐書）

宋

秦觀為汝南學官病卧直中高符仲攜輞川
圖示之曰閱此可以愈疾觀得圖喜甚即使
二兒從旁引之閱于枕上恍若與摩詰入輞
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
過句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
杖屨奕旗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
于汝南也數日疾頓愈（出詩箋）

宋

孫僅與兄何齊名有聲場屋何淳化中舉多
士僅下第有詩曰前春再就天街賦應被人
呼小狀元次舉果中甲科王元之以詩贈曰
病中何事忽開顏憶得人稱小狀元粉壁已
懸龍虎榜錦標爭屬鶺鴒原（出古今詩話）

宋

劉幹汝陽人大觀四年以承事郎出宰武功
縣夙夜憂勤以身任責整業牒決訟獄事無
巨細靡不究心明年改元政和治行稍著士

樂教養農勤田畝强悍者屏息良善者安處老有養疾有醫官無調發民無積逋闔境欣戴乃及閒暇修其縣廳制度閎偉悅使有術人不以為勞游靖為作碑文以紀其事又稱其祖坦踐歷中外為時聞人嘗受知於仁廟有醇儒循吏之稱所賜飛白宸翰至今寶之云云出傅君雨侍御泰藻幽勝錄

宋高宗建炎二年春金人陷鄧州襄陽汝潁陳蔡等處遷其民于河北知汝陽縣郭贊與鄭州通判趙伯振知潁昌府郭默皆不屈而死出續通鑑綱目

光州當建炎之亂民死于刀兵者最酷宋淳熙初年上饒鄭人傑為郡守携樂平士人李子慶偕行既至見西廊一庫扃鑰甚嚴而塵埃堆積問之吏卒云舊因伏庫怪物居之累歲不曾啓鄭素負意其中必有伏贓破鎖入視凡器械弦及皆斷裂惟梁上挂數十百捲或絹所為人言皆亂離時逃匿自經于室此即縊鬼也風雨晦冥之夕輒聞鬼哭且州治之間握土數尺即枯骸枕藉其間又有一種名曰兵馬虫其高寸許而上為人下為馬結束介胄全似騎軍各有所執緣壁登几按隊伍行列率四五十騎必有一都押者比群輩稍高值其為怪則入人寢卧處或飲食間千百環繞彌月不去能用矢及傷人極痛楚苟怒而殺之立致其禍李慶書館令數卒發土木及尺白骨縱橫所謂兵馬虫稍稍出現日復一日其来益多于是始恨遂以憂病為辭辭鄭守而歸矣出夷堅志

宋蔡州有村童善奕國中莫能當也將娶婦乃辭其父母曰吾門戶卑微即娶不過田舍女非所願也兒當挾藝出遊庶有佳遇遂着野服自稱小道人遊汴京太原真定較奕都無出其右者乃抵燕燕為虜都而奕國手則一女子號妙觀道人者童竊窺其肆知出已下即對其肆僦屋而居署其門曰汝南小道人

手談奉饒天下最高手一先妙觀甚不平頃令弟子之最者張生往試輒敗歸報曰客藝甚高師亦須避席好事者聞之欲鬬兩人共醵錢二百千約日會戰妙觀陰使人語童曰法當三局兩勝幸少下我自約外奉五十千為酬童曰吾囊不乏錢然切慕其容色肯容通衽席之歡則可女不得已許之及對局畢兩敗女但酬錢耳遼虜之王侯貴人畢集呼童奕戲詢其與妙觀優劣童曰此女棋本劣何者故下之於是亦呼至前令睹童探懷出金五兩揖何座客曰如彼勝則得金我勝則得妻坐客皆大笑贊之妙觀憋窘失措連負數局退復背約童訴諸府引諸王侯為証得女為妻竟如初志出夷堅志

光州七里外村媼家置棗樹二株于門外秋日棗熟一道人過而求之媼曰兒子出田門無人打撲任先生隨意啖食我不較也道士摘食十餘枚將所佩一葫蘆繫于木杪臨去顧語曰謝婆〻厚意明年當生此樣棗既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錢遂去後如其言今光州尚有茲種人懷挾植于他處則不然出夷堅志

羅山縣有沈媼者啓雜店于市三月三日有道人扣門覓飯媼曰別無好蔬菜伴食少俟碾麩可乎即入就坐麩飯畢進茶道人謝曰本非舊知荷媼垂顧無以奉報惟有治酒一方當以相付媼家有識字者可令隨我尋藥媼令其婿王甲隨之近野所採如蒼耳馬蓼青蒿之類凡十二種皆至賤易得者既還使王生書其方仍命緘一布囊貯之戒曰善藏此方勿傳他人傳則不靈矣明年三月再採新者遇酒酸澁欲敗以藥投之無有不美以此終沈婆一世表吾所以報也其後皆驗武官劉舍人家春醞數十甕色味已壞或言王甲善醫酒招致之摻刀圭於甕中悉成佳酒劉大喜以半值謝之媼死婿繼亡方書不傳出夷堅志

葉真常道人者於淳熙九年雲遊淮下至光山縣境不值旅店天色昏晚始得一刹標曰婁塔寺樓閣高聳松檜于霄趨而入一老僧出咄曰汝是道人來此何幹葉前作禮問訊僧怒罵而去俄兩童𥅡龍燈喚葉往鐘樓後一小房使入歇塵埃堆積僅存故牀葉即就卧似睡不睡見兩僧自地踊出又一少年奔出手儀爽秀並列于房葉知其非人亟起坐存神定息叩齒數遍良久三人俱入地過三更復如前葉叱之曰汝輩想是違理耿介之士或枉死不明或伏尸不化將將相守無解脫期今當聽我言捨故時形骸反自己真性再歸人道何所往而不可語才畢冷風颯然三鬼皆失所在葉寢至鐘動聞戶外人聲起開門見僧行數輩來問夜中無異境界否葉以實告皆有慚色一僧引手指牀下云二十年前麻城王主簿喪一子年二十四歲寄攢于此每夕必出為怪乾道閒行脚兩僧過止于房不信有鬼一夜壓殺因是同為人害昨暮山主怒道人之來故令就宿耳葉厲聲叱罵不顧而行自後三鬼絕跡出夷堅志

竇致遠者蔡州伏羌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自給為人放曠不羈嘗從村童還家過古寺基下聞其上有人談笑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傳觴縱飲竇失聲大呼倏亡所在遺杯盤數罷皆白角所作因取以歸併得古文書一冊沿途展視蓋左道之術竇究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盡驗能呼雲召雨意之所欲立致于前又素善卜筮金正隆四年六月亢旱里人扣雨期應曰翼日當滂沛矣至日火雲鑠空淨無纖翳父老交徧詰之竇曰諸君速歸須臾雨至衆既去甘霖傾瀉周匝二十里田禾勃興有惡子竊見其擲繩之幻告于官縛入郡治郡守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窮書生也何能為所學者劇術耳守命面呈一技乃解腰間勒

帚寘地成烏蜂走下人佈畏奔走竄曰無傷也恭盤旋之際巳生鱗甲鬚鬣霹靂暴起化為飛龍遂乘之而去

廖士龍字雲卿固始人鄒統鈞之子元兵破鄂鈞没士龍甫三歲董忠獻公獲之以見世祖漢曰此忠臣子也汝善養之既長知非董出晝夜痛哭他日從猟滹沱懇求復姓忠獻戲曰爾欲復姓試投石水中浮則爾從士龍祝天曰吾父有靈石當暫浮固投石沉而復浮者數四忠獻愕曰天也遂許之出文獻通考

元至正十二年二月徐壽輝兵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汝寧人泰定四年丁卯狀元及第至正十年庚寅守江州政修民和明年辛卯夏五月紅巾燄逼淮西黼具申江西行省謂九江為豫章藩屏之地蘄黄乃九江唇齒之邦不可不早為備或者非其過慮壬辰春賊徐壽輝等既破武昌遂南攻九江右丞孛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黄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破賊兵殺度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于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于抄暗植沿岸山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絶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出往賊救兵巳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勿殺百姓賊刺之墜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聞之哭聲震天具棺斂之時冕居潁亦死於賊事聞贈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初武昌陷時黼謂其子秉方曰我國之守臣當死此土汝可奉母往下江依伯父以存吾後秉方曰父死國子死父有何不可黼怒曰汝不遵命是不孝也秉昭亦曰兄不去則叔父無

後其當死與叔父同死生矣秉方不獲已買舟奉母行舟次何家堡遲留不忍捨龖入貽書責以大義始去（出續資治通鑑綱目及南村輟耕録）

明洪武三年命有司建元右丞余闕總管李龖肖像祀之

察罕帖木耳潁州沈丘人故元別部後沉勇好義善騎射至正間汝潁盜起詔發諸道兵討之不利察罕與羅山人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前擊賊累敗之詔加察罕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轉戰至関中破賊李武句不信大刀敖等復興元鳳翔涇州平涼等郡巳亥大發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之福通挾其主走安豐率兵攻益都爲田豐王士誠陰謀剌殺之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諡忠襄命察罕子擴廓帖木耳伏總其兵擴廓別名王保保（出王元美四大部稿）

明丘度字　淮安人丁丑進士萬曆十八年守汝持廉秉公正巳率屬諸九惟崇簡淡毫不擾於人潤即冠蓋之使日至無他饋遺豎飧尊酒自持主臣客亦重其爲人未有以禮郛相干望者郡萬紳士或有所請託而德人之容使人意消覺不敢開其說一嚬一哭不假左右而無文必誅害馬必去若某若某輩權行州里恣爲不道則擒治之立斃于獄勿貸也周直指行部按汝考察郡邑風采凜然乃獨稱太守賢免其考用風群吏明年以艱去閭計使行謝絕賻弔即贖鍰亦一無所取囊橐蕭索汝人奔送多爲之泣下者可謂有羔羊素絲之風矣壬辰入覲舉清吏第一累官至右通政使

黄似華字二甫汭江人巳丑進士萬曆三十四年以比部郎出守郡方憂旱公下車即爲步禱隨霈甘霖時值長至冝雪而雨衆皆驚異謂是太守雨也既薦紳父老詣謝公語不及私惟問民所疾苦次第布之雷轟電燭奬絶

風清城狐市虎罔不悍其戚稜何隅覆盆畫皆為之昭雪業無不槩之改乃以禮帷行部存問耆老矜憐寒士所至叠磬載句者滿其車下咸津津誦使君之義不衰案牘之暇不廢遊覽登高作賦饒有才情罔慨夫郡乘未脩文獻無徵未可當吾世而失之爰開史局獨秉鴻裁而汝南之志斯成蓋以經術飾吏治以禮樂陶人群真可追踪兩漢未易為流俗道也當其時士歌于庠民怙于野商旅領出其途蒼麟產于浮光句芒獻于上蔡可稱盛事依稀太平至于修擧廢墜若鼓角樓天中橋汝守遺愛祠猶其小者不具論已酉冬以入覲行陞雲南按察司副使汝人至今有遺慕焉

熊尚文字　豐城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汝寧府推官少遊見羅李先生之門醞藉淵閎施為自別其馭下甚嚴而斷獄則恕每從直指使者行部凡郡國所具爰書之疑似者與刀筆吏之深文而巧詆者率為原情據法白見冤狀真指輒霽威稱善謂熊司理明允可屬大事然公不以自多也燕居深念獨切世道民風迺聯青衿於書院發玄論于陳編揭脩身為本指止善為宗汝人士瀝然異之恨得公晚執經問難者屨常滿戶外而公一一剖晰各厭其意仍捐俸置學田六頃為館穀之助遐邇景慕蓋不啻泰山北斗矣辛丑陞禮部主事以去汝人士就書院講學處立熊先生祠

張延登字濟美鄒平人前巡撫河南中丞公之子也弱冠成進士始令內黃以艱歸已亥起補上蔡蔡稱嚴邑輪蹄旁午戴務殷繁而俗武健多珥筆之民侯玉立氷瑩淵猷石畫晨起視事訟牒盈庭小則芒及大則斧斤皆躬自剸裁初不以詞色假左右左右凜凜奉順指惟謹諸珥筆為姦持吏長短者特摘發其魁數輩餘悉斂跡蓋未期月稱事治民安矣

顧比歲不登邑多逋賦上令之督責甚峻饑
荒之啼號堪憐侯為惻然匹馬走阡陌置催
科而急撫字施術勸貸所賴以全活者數萬
明年大熟無煩鞭朴爭相輦輸曰奈何以忝
賢果我慈我母也自是德化漸被戶口日增
道塗鮮黃馬之悲村落無犬吠之警一時循
良可稱獨步乙巳陞禮部主事且行蔡人感
戀將肖貌而祀之侯聞謙讓不居力阻其事
乃以建漆雕先生祠比又加人一等矣比至
部改吏科給事中

趙譙字益吾忻州人丁未進士初選長葛有治
聲當路者奇其人調繁汝陽侯朗識鴻猷英
時俊邁又不難折節禮賢士大夫儼似子賤
之在單父孜、求治知無不為若鄉約若保
甲若禁淫賭恤孤寡墾荒田還流徙清錢糧
飛詭之蠹革驛遞凌索之弊雪囹圄沉滯之
冤難以枚舉姑識其大者如奸架之稅汝所
未有、之自萬曆九年始藉以雇役後乃泛
佚別用而閭閻之力役如故民以重困侯為
請于上罷之督學使者歲試士一棚之費累
動千金侯復請于上預以是金創校士館一
勞永逸世、賴之邑中大猾袁默呂思仁輩
招納亡命結黨椎行為窮奇檮杌於人間莫
敢誰何侯畫策擒之悉置於法善類始獲安
枕而奸豪畏為神君矣蓋明足以燭四隅之
幽而百紛立斷力可以扛千金之昂而一介
必嚴故其注厝環瑋乃爾壬子冬入覲陞戶
部主事汝人追思為立紀政碑

泰時捷廣西容縣人起家癸丑進士為廣東番
禺令邑當都會最稱繁劇丙辰入覲以勞瘁
請改閒職乃得汝寧府教授毅然以師道自
任會文講業具有章程歲時餽問一切謝絕
然雅不欲以空文淑人諸孝弟有行誼者稱
之不容口其婚喪貧不能舉者時有所資助
大端以崇士風正文體為競、汝人士翟然
領化監司檄署邑符則峻郤不赴曰吾業已

辭令攺救奈何又代庖為居恒手一編諷詠不輟筆抹荼竈寄情物外嘗書一聯于庭曰青出于藍期汝俊傑英明之輩玄而尚白愧予東西南北之人嗟乎此其志念深遠矣丁巳陞國子監學正時新進諸弟子員例有贄他師方問多寡先生悉拒勿納遂促裝行

曹鳳新蔡人弘治間守蘇州有錢外郎者悅趙重陽之色而計殺其夫縣令楊子器鞫問不承繫之獄自是亢旱數月維閶桑民懌之言獄始決大雨如注閭縣歡呼移獄于府錢又賄某趿盜使認殺人事鳳堅執不聽錢又訴于朝下南京法司提問潛賂津要竟得免死方出都門是日天晴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出耳談續）

吳人唐寅有逸才為文艷冶騈麗與郡人文林善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以示蘇守曹鳳〻曰此龍門然尾魚也不久當化去矣寅從御史考不售鳳立薦之果中式第一（出鴻書）

強晟汝南人為秦府長史正德初朝議復起三原王端毅公恕時公以八十老矣晟以詩規之曰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久可奈君前下拜難鵰鶚驚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朝事業三槐在留取完名恕遠看（出蓉塘詩話）

嘉靖三年七月何孟春等率百官伏左順門跪哭爭大禮汝陽林時與舒芬等具在
上怒責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上罷俸五品以下各杖之（出昭代典則）

信陽馬御史錄大獄事國史及永昭編年等書頗有異同惟中州人物志最稱實錄近見伍袁萃林居漫錄亦載此事足知公論終不泯也因復識于此漫錄云

丁丑計偕至京同寓有一老上舍聽選者徐溝縣人也予問以李福達事答曰此生少時所目擊者縣中大俠張鉞子張寅好招納奸究

而以交通權貴故無敢許者福達亡命携二子
投鉞〻受其才武改姓名張寅令與賔齒名
二子大仁大禮賔無子以大禮為子無何鉞
賔俱故寅專有其資二子納粟入國學而大
禮年少美姿容嬖于武定侯郭勛同邑韓良
相亦尚俠與寅相善因爭買美妾有隙首之
馬直指檄下而寅走匿武定家千武定書求
解直指遂并劾武定經內外多官勘問具言
情真無枉詞連武定武定以迎合議禮有寵
于　上而與永嘉比周為黨永嘉以此力為
辨雪而公論遂詘良相既抵死則以所爭美
妾貽寅〻為託武定得減死戍邊後寅死家
漸貧落大仁選慕職移住河南大禮仍以妖
術惑人一旦携妻子去不返及予令貴溪嘗
貿之江中丞子云當時常給舍力證張寅為
李福達亦如上舍言由此言之永嘉黨奸蔑
法流毒縉紳之罪可勝誅哉
彭應參字汝省光山人慷慨有大節疾惡如讐

慕義若渴其天性也萬曆庚辰成進士初令
肥鄉繼補高陵俱以廉能著稱、己丑行取授
廣西道御史遇事敢言手采震灼壬辰出按
浙江毅然有澄清之志墨吏嵎虎憚其威稜
有兩大姓豪奴千百侵奪民產而范狀元之
子尤橫漁色罔利道路以目或生縛人而沉
之江所司莫敢問民怨已極乃群起而訪於
御史臺御史下其事所司欲加窮治小民乘
勢交詬狀元狀元忿恨投繯死復有陰主其
事者遂以其夫人赴闕擊登聞鼓訐奏　上
遣緹騎逮御史浙民沿江攀號者數千人幾
不得行因範銅為像生祠之頼　上聖明兼
以諸大臣救僅從削籍歸〻而布袍角巾
徜徉林壑不復與世關涉然中外推薦無歲
無之辛亥大冢宰孫公有重掌道專責成以
仰贊盛治一疏尤為剴切謂乘驄落〻十三
道久乏專任之官佩印纍〻四五人備嘗兼
攝之苦竊嘆紀綱重地凌夷若此擬將節奉

忌諂咨訪在藉御史為衆所共推確禪實用者如馮從吾起河南道李宗延起浙江道彭應參起陝西道李本固起四川道某起某道各掌本道印務彼其清白操行既足以振肅紀綱而其卓絶才猷又足以維持國是其有裨于澄清之治豈渺小哉云云竟未賜環乙卯以疾卒天啓初追贈光禄寺少卿

沈聽之字啓聰商城人萬曆壬辰進士授長安縣令縣當都會令旦起而接賓客謁上官歸不及餐程書滿案環向而待決者如蝟矣聽之英才駿發處之裕如諸強宗大猾恣睢不道率以三尺繩之不少貸偶因誤笞一宗為秦藩所奏致干 上怒逮繫詔獄者數年先是令長安日每當受詞輒有一紙文書云某欲見令君白事期會某處聽之輒以為誕後過城隍廟小憩忽覩其人丰神秀偉自稱金闕道人曰令君且有難可從我遊聽之掃謝遂别去踰月果有被逮事比下獄所謂金闕道人者亦時來慰問教以導引修煉之術久之刑曹具爰書上得從末減釋歸杜門習静謂神仙可立致也癸丑有詔起田間為荆州府推官抵任三月卒仙耶人耶是必有分矣

晋郗超娶汝南周閔女超卒女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出世說新語

劉節婦汝陽人歸邑諸生張拱北生父廣文禹州卒於官生以哀毁死時當萬曆丁丑劉方二十一齡藐孤呱呱才七月耳泣血絶粒願從良人地下家人以姑老子幼勉諭再三始忍死襄葬事奉姑課子無已寡自衛之財而拮据當户三十餘年氷霜凜勵如一日也父子復泰補郡博士弟子員節婦曰吾事已竣可藉手報地下人矣郡邑表其門且以聞上而劉以五十二歲終邑人彭飛仲侍御為傳其事

熊節婦崇藩儀衛司人雲南參政熊公勉學女

也歸郡庠生楊儁乃山東楊廉憲位之弟兩
家皆貴族有禮法節婦少秉閨訓長閑婦則
兼通女誡史傳等書儁詞藻翩〻而性卞急
飲食衣物務求精好一不當輒怒態事之甚
謹曾無幾微見于顏面伉儷數年未有所出
無何儁感病卒態一痛欲絕不食者累日廉
憲公為立嗣子營家事態乃仰天自誓願死
為楊氏鬼屏去鉛華獨處一樓取夫所遺琴
書及諸玩好古罷羅列其中日焚香披覽淡
粧素几脩然塵外一女士也時高陵劉運使
子婦文氏寓汝新寡亦勵節能文詞數相過
從吟詠詩句往〻流播人間庶幾有衛共姜
班惠姬之餘風矣

蔡中郎文集有汝南周巨勝碑君諱䬍字巨勝
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坤乾之
淳靈維命世之期運玄懿清朗貞厲精粹體
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總六經之要括
河洛之機接天心以立約贊幽明以揆時沉
靜微密淪于無內寬裕弘博含乎無外巨細
洪纖罔不總也是以實繁于華德盈乎譽初
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
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
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衛門
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
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材優逸之
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以多矣聞君
洪名前後三辟而卒不降身由是搢紳歸高
群公秉德太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
州舉孝廉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青仍發聖
上詢諮師錫策命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
效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托病杜門靜
居里巷無人跡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
強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
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燕娛樂及秋而梁氏
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覩於斯
矣洋〻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

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慶者有表旻
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日
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豈所謂天民之
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
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辭曰厥初
生民天賜之性有醜有醇有否有聖伊維周
君允丁其正誕茲明德自貽哲命煥乎其文
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踪先緒應
期作度潛心大猷譚思德謨道世無悶屢辭
王察洋洋泌丘于以逍遥蔑爾童蒙是訓是
教瞻彼榮寵譬語雲霄優哉游哉俾此弘高
名振華旻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又

有太尉汝南李公碑公諱咸字元卓汝南西
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曾
也枝流葉布家于茲土文武繼踵世為著姓
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太守公受純懿
之資粹忠清之節夙夜嚴慄孝配大舜敦詩
書而悅禮樂覩天文而察地理兼動與神合
契抗流行操邁伯夷德追孔父舉孝廉除郎
中光祿茂才遷衛國公相受高密令勤恤民
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司虞劃鑾輿
麗懸直親正恭事法言音念其勳厚誠禁命
濱洋太守遷遷度遼將軍協德綏經和戎綏
還徵河南尹尋憂乙行服闋奇命孝和皇帝
侍機密久該百僚僉曰詔拜尚書登僕射公
謙言允行不絀以公事去民神憤怨詳公焉
之帝曰俞哉徵拜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
太僕射公所蒞任憲天心以教育激垢濁以
揚清為國有賞蓋有德兆之心懿鑠之美昭
登於上丕顯之化宣聞於下及還台司位太
尉補袞闕叙彝倫天人交格終始無疵難元
凱翼虞周名輔姬未之或踰功成身退以疾
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熹平四
年薨海內咨嗟莫不惻焉於是故吏潁川太
守張溫等相與嘆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
於萬世勒銘顯於鐘鼎清烈光於來裔刊石

立碑德載不泯詞曰天垂三台地建五岳降
生我哲應昂之足奕世載德名昭圖籙既文
且武桓〻絡績外則折衝內則大麓惟清惟
欽品物以熙吉老懸車天人靡欺曾不百齡
圮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思申德作頌光
寵宣流鐫紀斯石鴻烈顯休
又有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維光和七年司
徒袁公夫人馬氏薨其十一月葬哀子懿達
仁達銜恤哀痛靡所寫懷乃撰錄母氏之德
履示公之門人覩文感義采石於南山諧之
群儒假貞石以書馬夫人右扶風平陵人也
曽祖中水侯祖將作大匠考南郡太守中水
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生孝
章婚姻帝室世為名族夫人生應靈和德精
性妙角犀豊盈實有偉表溫慈惠愛慎而寡
言幼從師氏四礼之教蚤達窈窕德象之儀
及笄求匹明哲供治婦業孝敬婉孌畢力中
饋後生仰則以為謀憲旬公歷據王官至宰
相夫人營克道家扶翼政事聰明達乎中外
隱括及乎無方不出其機化導宣暢童子無
驕逸之尤婦妾無拾力之愆故能窮生人之
光寵獲福祿之豊報朝春政於王室躬桑繭
蚕宮春秋六十有三寢疾不永懿等追想定
省尋思髣髴哀窮念極不知所裁乃申辭曰
於穆母氏其德孔休思齊先始百行聿脩宣
慈惠和恩澤並周義方之訓如川之流俾我
小子蒙昧以彪不享遐年以永春秋往而不
返潛淪大幽嗚呼哀哉几筵空設幃帳空陳
品物猶在不見其人魂氣飄颻焉所安神兄
弟何依姊妹何親號咷忉怛曾不我聞吁嗟
上天何辜而然傷逝不續逝者不旋
袁紹討曹操令陳琳草檄曰葢聞明主圖危以
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
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
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
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

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携養因贓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財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奬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正言直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怒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直捲赴征金鼓響振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　幕府無德于兗土而有大造于操也會後鸞駕東反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中郎徐勲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群譚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以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彦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林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

中將郎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執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灶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勖哉

水經注云汝城北有栗園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堂甚閑敞牧宰英彥所遊薄

水經注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即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雅後人因以名山

汝南出長鳴雞古樂府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徐陵烏棲曲云繡帳羅幃隱燈燭一夜十年尚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欲落猶爭啼

王筠與諸兒書云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業有文才

晉解結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

楚詞云吳歈蔡謳奏大呂些

元蔡州妓趙氏不樂為娼一旦墜崖死御史中丞馬祖常作詩諷俗云鱗〻汝水〻碧光汝之左右百草芳紅蘭紫桂娟長晝鉤輈鳥子田銀塘芡蒲無數菱葉小西家鞦韆屬年少燕泥霽雨風景酣蕉葡依稀有歌咲趙氏女子邯鄲娼綠絲綉屐踏春陽心思宛轉叢雲縷羞對兒郎唱鳳凰樂山嵯峨石生兩鄉人迎神奏歌舞婆娑起何神祠前祝願生身事針組野風吹日凄淚零里聲松韻相冷〻誰言女子情堅癖誓死命輕如鳥翎鳥翎飛上合歡樹開花夜〻無愁苦秋香不斷相思浦玉釵斷股埋黃土出石田文集

王元美詩云一軍盡是黑雲都益蔡州將孫儒兵為楊行密所破密收儒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陣故元美用之

王元美又有弔東郡太守翟義詩云東郡太守翟義公欲嘘炎爐為長虹皇天未啓赤符子一寸血作千家紅淚南陝又枯骨家漢陽改染麵覲宮中原掩耳宣大誥御淚自詠平淩東侯王吏民四十萬何罰死誘陰準翁忌陽雷動虎蹤滅太液波沸蠅聲霸高翔不請取君罷雲臺但書列宿功祇今魏守記与續往豆不戴何其蒙爾書只知伏司字之闊依稀田侍中世間萬事在反掌哉鼓那得許英雄漉漿一灑千古淚靈旗忽若搖空濛德非彭城過康里〻中老人誇大輩漢室九鼎二子在嗚呼豈係桐江風

王元美又有弔周始許忠節公詩云朱邸散蒸伏兵發少年使者皆獨裂建禮門前一腔血飛作彭湖斗間鉄義旗十萬橫江起忽有長虹穿賊壘一時縛賊如縛豕逝者人耶生者鬼龍章再錫帝寵稠猶聞曲突心未酬不令長孺寢逆謀漢闕要挂吳王頭周始祠中栢色古父老椎牲考鐘鼓南有孫侯北有許令人扼腕悲壬午

李于鱗寄汝寧徐使君詩云汝海清秋四望開
白雲常在景夷臺已知千載無枚叔誰發風
流漢署才益用枚乘七發語七發云登景夷
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
有又云乃下置酒虞懷之宮味其語意皆在
楚地于鱗未及詳考英雄欺人耳後嘅遂以
夷臺為景夷臺尤誤
世
傳天祿閣外史謂為黄叔度遺書近已刻之
真陽考東漢諸書俱不經見矧叔度高節即
天子且不得臣安肯歷聘侯國而漢之封建
亦無秦晉等王定偽書耳蓋隋牛弘嘗請購
求天下遺書有劉炫者遂偽造書百餘卷如
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償賞而去後有
人訟之經赦免死除名則外史可類推矣
萬
曆己酉仲秋有白兔玄兔遊于上蔡之野蔡
人獲其白者獻之郡庭士庶得以縱觀玉質
金睛神采煥發咸謂此國瑞也例當以　聞
太守黄二甫公嘆曰方今物惟牛妖歟ゝ形

諸　奏牘汝南何治而獨稱瑞不如已之諸
薦紳ゝ其長者不可無紀請得而圖之俾屬
余為贊曰金波涵影玉衡誕精應時而見寔
維休徵於鑠昭代　皇帝聖明綜核吏治康
濟黎萌畀此良政綏我狐瑊銀漢月朗玉壺
冰瑩奏帷問俗下榻延英駐ゝ春盎湛ゝ露
零玉百里內亡愁嘆聲有兔爰ゝ素質丹睛
雪毫日麗霜蹄風輕來遊于野載獻于庭蔵
雉准鹿異體同清士庶競覩動色交稱頌勤
堅珉垂之無窮拜稽首　天子萬齡
太
守黄二甫有玉兔詩二首其一曰皎ゝ仙姿
眾所猜新抛靈杵月中來色欺姑射千秋雪
歲歷昆明萬劫灰暗引流螢通玉署閒邀舞
鶴映霜臺瑤光合獻昭祥苑蹤伏那甘三窟
才其二曰鐵腸漆色總稱奇況是霜容倚露
葵萬里玉山忘矯捷千年弱水足遊嬉月華
望處光逾耀桂影飄時氣不羈神物由來非
近玩却知瑞應若為期

太守有作和者甚衆不能悉記而余亦有五言
排律一首曰西風吹曠野秋色滿平蕪有兔
來靈囿爲章表瑞符星精初散彩骨相自應
殊雪色依雲卧霜蹄何日趁輝〻寧尺練烱
烱湛瑗琁素蜺懸銀漢冰心映玉壺梁園娛
帝子翦水泛仙姝純白今獨僑纖塵未許濡
優游臨池館偃仰藉蘧蒢何用營三窟空勞
守一株兆祥同越雉回首失韓盧畫窑治蔚成
象良工繪作圖尋常爭見此擬獻　帝王都

光
山胡侍御克儉有讀汝南志詩云聖朝自是
諫章疎柱史餘閒但著書義取傳騶居魯日
經渴望氣出關初藏帰石室雲霞繞傳布人
間鍾影如獨我無言賡綵筆春郊野服狎樵
漁

光
山胡孝廉澂有讀汝南志詩云大汝洋〻漾
碧虛是誰花筆綴璠璵分將五馬朱幡色著
作猶龍紫氣書半榻月華千古徹萬家煙樹
一牋餘漕朝白簡忠君急叢桂何須賦故廬

汝南遺事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李本固撰案神宗時有兩李本固其一臨清人萬歷壬辰進士此李本固字叔茂汝寧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大理寺卿以言事罷歸郡守黃鄰初屬修汝南志其創草未經收錄者復輯爲是書蓋當時志乘裁斷或不能盡出己意故以此續之以示不忍割棄之意然多涉神怪仙鬼不免爲小說家言又汝南遺事乃元王鶚記金哀宗亡國之書本固誤襲其名亦未考也

客座贅語十卷

〔明〕顧起元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客座贅語十卷》提要

客座贅語序

余頃年多愁多病客之常在座者熟余生平好訪求桑梓間故事則爭語往蹟近聞以相娛間出一二驚奇誕怪者以助驩笑至可以裨益地方與夫攷訂載籍者亦往往有之余慾置于耳不忍遽忘于心時命侍者筆諸赫蹏然什不能一二也既成帙因命之曰客座贅語贅之爲言屬也又會也屬而會之俾勿遺佚余之于此義若有合焉或曰秦漢閒語人之所戔簡者曰贅壻老子語物之或惡者曰餘食贅行莊周氏語疣之當決去者曰附贅縣疣子之爲此語也又多乎哉余隱几嗒然無以應也姑籍而存之以供覆瓿

萬曆丁巳夏五遯園居士書

客座贅語卷一目錄

客座贅語卷一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一

遯園居士輯
鳳皇山長批

經義兼古注疏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註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

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制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按此兼用古注疏及諸家傳　聖制彰明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爲主左氏公穀第以備考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其人矣禮記專用陳澔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初制一申明之使通經博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東宮命典試

永樂十二年　上在北京應天鄉試　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爲考試官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穎左贊善陳仲完皆　監國事也時猶以官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璲等以　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　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爲左中

允賜出身尤爲異典

轉運兌運長運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洲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南京各衛官與直浙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

又變爲長運矣

漕運總兵流官

頃見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世爵按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嘉靖中吾鄉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兵管漕運黃與先大夫往還余猶及見之頗非迹遠建議者不舉此以聞于 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官遂奉 旨祖宗舊制原用勛臣不知兼用流官正祖宗朝舊制也

辨訛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亦通諸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姐之音子野切在二十一馬韵中音宜與鮓叶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野作曳之上聲寫作屑之上聲且作切之上聲姐作接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豕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委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也而音作貴與第呼屬去聲皂隷之皂造作之造音與早同而讀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肉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畧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弔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吊卷或曰吊錢糧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爲義也而今預事曰打叠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打肉治食具曰打麪張葢曰打傘屬文起草曰打稿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曰稟毆以杖擊也律有鬬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詬㓗曰毆帳之爲言張也一曰幬謂之帳而呼簿册記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恃也資也下託上曰仰今公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票一作慓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句取于下其札曰票疋正也音與雅同詩大疋小疋用此字今借爲叚布之疋音匹者分別事辭也稱此爲者猶是也今以稱人之不老實者曰

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爲休暇之假音如嫁曰告假給假兌通也穴也直也卦名象口之能言今以天平稱金銀曰兌以物交易曰兌民以糧付軍曰兌劄刺着也唐人刺身文曰劄青又奏事非表非狀謂之劄子今官籍沒人物曰抄劄閘水門也字一作牐今借爲稽查之用朝中點入班官員曰閘朝凡以事查點人曰點閘又民間辦治官物曰閘辦插刺而入也扱杻曰插今借爲安置之用如屯兵聚民曰安插某處某所折言斷也又拗折屈曲也又毀棄也今作抵當之義官司徵糧支俸曰折色民間債負曰准折以金貝代儀曰折儀曰折席姪今音質謂兄弟之子也古以稱兄弟之女又謂吾姑者吾謂之姪似惟以女子臨女子宜名之古自音徒結切也轄車軸端鍵也論語五經之輨轄輨以目轂轄以鍵輪今借爲管轄之用拶子末切遏也韓詩崩騰相排拶今官府刑手之具曰拶指音昝而民間但呼爲拶子柺拄杖也今爲誘畧之用曰拐帶其略人之人俗曰拐老祠春祭名也品物少而多文詞故曰祠今凡廟之祀

神者皆曰祠自漢有生祠始基之矣刁斗以銅爲之軍中用晝炊擊以行夜刁刁風微動貌今謂人之狡獪者曰刁頭律有刁姦之文饒飽也益也多也漢張霸曰我饒爲之今免人之辠罰曰饒減所徵財賄亦曰饒嫖一作僄輕也蓋僄姚之義今蕩子之宿倡者曰嫖梢木枝末也舟之舵尾曰梢舟子曰梢工婦曰梢婆今驢馬馱物曰梢人以物附寄行李亦謂之梢包容也裹也今任人物足其數曰包賠代人上納官貨曰包攬雇覓舟車騾馬曰包至庖人爲主治辦酒食曰包酒子弟宿句闌中計年月不許接待他客亦曰包駝負荷也槖駝負囊槖而馱物今無錢而買人物徐酬其直者曰駝那何也又多也安也又語絕之韻也今謂移趾者曰那步設法備用物曰騰那轉假曰那借科條也本也坎也程也等也科舉科糧意近之以設官名科寖遠矣今芟樹木蔬茹者曰科頭不冠者曰科巴象形字蛇也巴水曲折三廻像之今人之盱衡望遠曰巴不足而營營曰巴日晒肉曰巴凡物之乾如臘者皆曰巴凡此皆習而用之與本義乖

者也

詮俗

閭巷之俚語駔儈之流言一二可紀者戲解剝之以資嗢噱阿承顯富曰趨曰呵慣依人而得財若飲食曰吹徐吞而取其訾曰吸以言誑人而沁入之曰滷彼此相妬娼曰醋示若不置人于意中者曰淡持人之陰事使不敢肆焉曰拿或曰捏以言呴煦人曰煖風而使其從我曰鼣以語漸漬之俾其從曰熏姑置其事而待之曰冷若置之若不置之似有係焉者又

或與而不必與不盡與也曰吊以事急脅持人而出其賄曰紮尾人之後偵其所之與所爲曰躧羣口而嬲其人曰嘈以事迫而熵之或得其物曰炙又曰燒以言呴沫人令其意靡靡焉輭也曰水以言兩挑之使動或鬬閱焉曰爨(如爨燈之爨)故以言與事招人使我應曰撩置一言若一物于人令猝不我釋也曰鉤自我而料人與料事曰划設法笵圍于人曰籠故陷人于過或令其處負也曰要曰弄乘間而入之曰鑽以漸而刮劚其所有曰鏇大言嚇人曰烹又曰潑限人之所至曰量[illegible]是非佐使人怒曰嗾四走而追人或捕人曰撲咀唼人之飲食曰嚼又曰噍其猛取人之財物曰齦(音懇)專以事務委人曰栽泥人不已曰纏抽取人之財物曰秋從史人使爲之或奮而往曰撮或曰鼓或又曰獎言語籠罩人使不覺曰蒙罯人之傲而難制曰牛曰驢嘲事之失度人之失意也曰狗長軀而癡者曰鵞解兩家之忿或調劑成其事曰拗或反言曰攪刺人之隱失曰鍼有所比合而不能解曰黏又強附而必不可得去也曰釘突然從中而攙入

者曰刻內無實而外飾可觀曰晃善迎人之意而助長之曰攛計去同事者而已得容焉曰樽陷人于不可居之地曰坑徒餔啜以膏其口曰油言之鑿空而杜撰也曰穳其最無倫脊者曰謅曰胡以言誆人曰喉又或剌而曰觜與人期必而背之使失望焉曰閃有所避而倏遯曰溜不告其人而私取其有若盜焉亦曰溜不遇而貧若不幸而禍也曰否空乏而不可支曰燋作事之已甚曰孔矜而自高曰喬面勃然怒而不解也曰嗱其不色懌也曰喪衣服什器時之所

兢者曰輿月料人之上下曰估共事而偏得利焉曰
采一無所得者曰毛彊割人之有曰斫逐人而驅之
曰輾人之裝而不慧者曰笨或曰騃或曰獃或曰傻
性頓而滯曰餳其跳宕不馴謹曰浪小兒之嘻戲曰
頑曰憨淫泆曰嫪(音澇)貌寢而不揚曰矬矮小可憎曰
偢長無度者曰倰傑事非耳目之常曰詫一人而衆
人者敢而奉焉若蝗曰宗或曰扛家敗而姑安之事
壞而姑待之病亟而姑守之凡皆曰膿搡巳所有以
與人角勝負曰背(音畢)不當與而覗焉附人以入之曰
雌彌縫其事之闕失曰糊人之被震恐而不能自立
也曰散或曰酥或曰爐或曰矮不知其人之隱曲也
以言探出之曰透謾人與爲人所謗也曰迷知事與
物可求之所而捷得之曰鍬又曰挖初非有所要質
也猝而與之遇曰撞馮怒而以語詬詈之也曰攫其
盡所欲言也曰捲兩心相憐曰疼反是而交相背曰
彼無事而遨翔焉曰蹌(音䎽)或曰幌(黃去聲)老而拘滯不
與時偶也曰齣其回曲不可方物曰鬼又身之或見
或隱也曰影在數中倖而逃者曰邪邪冒也覓人而

孤梳求之曰人譖人之辭也堅不可移曰戲與人有
桑中之期曰偷相挑曰刮相調曰捭私合曰有乍相
近曰湯久而益暱也曰熱摧折之使與敗而反曰掃
物寬緩不怗帖者曰儴(音囊去聲)若事之敗而不可收拾
也曰崩又或曰裂

方言

南都方言言人物之長曰𡰪條美曰標致錙曰乾淨
其不錙曰齷齪(惡綽)曰邋遢曰腌臢曰鏖糟言事之軒
昂曰㙮㙮(上歇平 下遮)有圭角曰支查老成曰穩重其輕
薄曰姑嫁不雅馴曰𤹪苴(上聲上 查上聲)曰朗伉(平聲)曰磊砢
曰孟浪曰𩤸(蒲併反)銳曰莽撞曰粗奘曰倔彊曰龐㰬
其俊快可喜曰爽俐曰伶俐曰乖角曰踢跳曰𠋫𠋫
(秀溜)曰活絡其不聰敏者曰鶻突曰糊塗(音稍異與上一也)曰
懵懂曰勺鏵(音韶道似當爲少度以無思量也 中原音少爲韶度爲道字改爲此以)曰
溫暾(似當爲混沌 訛爲此音耳)曰沒汨曰倜溥曰禿儂修容止曰
打扮形惡者曰脎腫人之亡賴曰憊賴言之多而躁
曰喳哇曰激聒曰瑣碎曰嘈嘈(音匝下一作咋)曰嘰咄曰咩
叨曰的達曰絮聒其小語而可厭曰咇嚷曰唧噥曰

喞嘈聱而呻者曰哼喞作事之不果決曰摸㨼曰䐔膩曰乜斜曰落索曰塌㒄其捧物不敬曰㔍㔄(音烈孳)曰蹀躞其敗事曰郎當人之谿刻者曰跐落(音各拉)曰疙瘩曰嶢崾曰挽搭曰刁蹬曰雕鐫曰窶數其果而窒者曰裂決用財之吝曰枯揞曰寡辣曰尷尬能不彰著曰隱宿其反是曰招摇曰倡揚(或徜徉也)人之貧乏曰褊短勉强營爲曰掤拽曰巴結曰扯拽曲處以應之曰騰那展轉造端曰拐揣恰相當者曰促恰不合事宜曰差池與世乖舛曰跎蹬曰蹭蹬曰落魄(下音薄)其少精彩曰𢞣𢟪(厌頽)或曰萎𦝏(威雖)敗壞之甚曰壘堆性堅執曰直紂好撇弄曰翻騰曰估倒自矜尚曰支楞曰峻嶒不分辨是非曰含胡面羞澀曰腼腆(作䩄娗)行不端徐曰踉蹌(俱去聲)交關人物曰瓜葛或曰首尾男女之私相通者亦曰首尾以事難人曰揉挱人之發跡曰升騰談笑不誠恪曰欷歌(希哈)或曰哈哄闌入人中事中曰夾插擾人曰聒躁籌處事曰度量(上音刀北韵也)撿物用曰拾掇以言從臾曰攛掇挑抑人曰拄㨼曰敦摔曠大不拘束曰浪蕩(音朗倘)物之細小者曰些娘

娘(女之小者)事之有隙可指曰窟籠其有歸着曰㨨煞曰合煞曰輿結無破敗者曰囫圇曰團圞不分別曰儱侗物事就理曰條直不了結曰拖拉欲了不了曰丢搭身之孤獨曰伶仃可憎曰臭厭其不爽潔煩汙曰漬淖(剌鬧)眼之覛不定曰的歷都盧手之捉物曰捫搎摸㨼身之失跌曰撲騰入水聲曰汨洞或曰骨都心之不快曰懊憹(熬撓)笑之態曰嚜尿(上音迷下音兮)氣勃鬱曰籧篨(渠除也上不能俯)凡物之聲急疾曰忽刺又大曰砰訇(上普萌下普[?])颮(忽律)曰颮颲(或六)

諺語

南都閭巷中常諺往往有麄俚而可味者漫記數則如曰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脚曰熱竈一把冷竈一把曰辦酒容易請客難請客容易款客難曰饒人不是癡過後得便宜曰人算不如天算曰捉賊不如放賊曰好男不喫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曰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曰日食三飱夜眠一覺無量壽佛曰不看僧面看佛面曰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兒親戚曰强龍不壓地頭蛇曰燈臺照人不照巳曰酒在

口頭事在心頭曰與人方便自巳方便曰若要好大做小曰吃得虧做一堆曰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一少曰牡丹雖好綠葉扶持曰鍋頭飯好吃過頭話難說曰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的貼天飛曰爛泥搖桮越搖越深此言雖俚然于人情世事有至理存焉邇言所以當察也

父母稱謂

留都呼父曰爹（迭平聲俗呼打平聲）或曰爺吳人呼父曰爸（音霸[illegible]爲拜聲）爹字又作奢唐小說皇后阿奢或又爲爸

南史稱父曰兄兄或又曰哥哥閩人曰郎罷留都呼母曰孃孃字或作㜷（音麽）又作麽（同音）俗又呼曰媽或曰孃吳人呼母曰媄（音寐訛如埋）齊人曰阿嬰（音迷）字又作嬰又曰嬭（音膩）字又作妳六朝人稱母曰姊姊或曰家家宋人曰姐姐字或作媎又羌人呼母曰馳音與姐同字又或作她閩人曰郎奶

南唐宮闕

南唐故宮在今內橋北上元縣中兵馬司盧妃巷是其地相傳內橋爲宮之正門所直南宋行宮亦在此地吺內橋爲天津橋而橋北大街東西相距數百步有東虹西虹二橋東虹自上元縣左北達娃娃橋有石嵌古河遺蹟西虹在盧妃巷大西穿人家屋而北達園地亦有石嵌河蹟土人言此南唐護龍河者是也自盧妃巷北直走里許又有一橋亦名虹橋而東虹西虹兩橋北達之水環絡交帶俱縮皺於此想當日宮內小河四周相通形跡顯明第近多堙塞不復流貫耳

南唐都城

南唐都城南止于長干橋北止于北門橋蓋其形局前倚雨花臺後枕雞籠山東望鍾山而西帶冶城石頭四顧山巒無不攢簇中間最爲方幅而內橋以南大衢直達鎮淮橋與南門諸司庶府拱夾左右垣局翼然當時建國規摹其經畫亦不苟矣因思陳同甫言臺城東環平岡以爲安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阻而地當南唐宮之東北在今上元縣東北府軍倉花牌樓等地陳魯南金陵圖考證六朝大司馬門在中正街按六朝都城東

阻于白下橋即今之大中橋也中正街距大中橋甚近臺城偏倚一隅恐難立止記又言六朝都城北據雞籠覆舟等山亦恐誤晉元帝明帝成帝哀帝四陵並在雞籠山下若城帶諸山恐無倚城起陵之理余臆斷六朝都城亦當如南唐北止於北門橋之南岸玄圃華林樂游諸苑或是城外離宮未必盡括城內也

珍物

果之美者姚坊門棗長可二寸許膚赤如血或青黃與朱錯駁犖可愛瓤白踰珂雪味甘於蜜實脆而鬆墮地輒碎惟呂家山方幅十餘畝為然它地即不爾移本它地種亦不爾湖池藕巨如壯夫之臂而甘脆亡查滓即江南所出形味盡居其下大板紅菱入口如氷雪不待咀嚼而化靈谷寺所產櫻桃獨大色爛若紅靺鞨味甘美小核其形如勾鼻桃園客曰此乃真櫻桃也又鴨脚子亦巨於它產實糯而甘以火爆之色青碧如瑠璃香味冠絕秋深都人點茶以此為勝魚之美者鰣魚四月出時郭公鳥鳴捕魚者以此

候之魚游江底最惜其鱗財挂網即隨水而上市出水死矣鱗如銀纖明可愛女工以為花靨其次為河豚形醜而性易怒顧獨愛五色絲縷漁者繫絲縷以鉤沉數十丈之下豚見絲縷羣趨之鉤財着皮輒勃然怒腹胮脝反白上浮水面矣捕者手拾而擲舩中燕尾者獨眼者胹而不熟與其子未經鹽淹者若血滌除未淨屋上塵墮者食之皆能殺人解之用蘆蓆或橄欖甘蔗或曰鴨卵生啗之良刀鰶魚出水而死類鰣魚頭有長鬣二漁者言鰶最愛鬣捕用絲網最柔稍胃其鬣魚輒伏不動隨網舉矣其次則玄武湖之鯽魚其脊黑而厚鱗之在腹下者尤堅大者可二三觔顧以禁地人間不恒有也蔬茹之美者舊稱板橋蘿蔔善橋葱然人頗不貴之惟水芹之出春初蕃菜之出夏半茭白之出秋中白菜之出冬初為尤美白菜鹽菹之可度歲周顒所謂秋末晚菘者即此物也若昔人稱秣陵哀家梨與千里蓴今絕無此種南畿志又紀聚寶山之石子今亦絕少其足堪東坡怪石供者兢尋于六合靈巖山矣

花木 二十二則

牡丹芍藥與𦶜此土多有之顧多產自宅郡邑閒嘉靖以前牡丹與𦶜之種僅五六品近來品類始多牡丹從江陰或亳州或陝中致之芍藥自揚州載而至若𦶜自盧苑馬東籬品彙錄成搜求異種不憚遐遠故所紀踰百餘種而𦶜之事爲最侈矣

宋人游九言字允默著麗春花譜極言此花顏色之奇豔按此卽今之鑍粟與虞美人二花耳鑍粟花大而色少虞美人花小而色繁且妖麗變化中秋播種

於地次年出其花色多非彙所有者造物之巧于此一花尤其特幻者也

鄭太守宜化官邵武太守卒於郡其家人攜一椰子樹至植於獅子山之居活而繁茂後太守子上舍元煒移居南門復并此樹移而植于庭中今此樹高出於簷牙數尺矣葉青翠可愛冬日不凋搯之作椰子香可供瓶史但未見結實耳

三十年前有人自閩中攜佛桑花至者余外舅王公咤以爲奇作詩咏之頃年乃多有此其花色絕豔美紅者瓣如髮紅縐紗又有淡紅者有赭黃者有鵝黃者開之日首尾夏秋閒可三月第不能過冬齊王孫國華曾爲余言冬日護持甚謹而竟萎爛不得活

蘭花自建蘭而外有樹蘭樹可高三四尺許枝葉類冬青而深碧過之花如粟綴于弱榦上始作青蕊已放則色黃香撲鼻如建蘭又有魚子蘭似樹蘭而榦柔可架其花亦類之又有朱蘭色紅道州蘭葉大以初冬開吊蘭無土而縣之賀正蘭以正月開尤奇異而建蘭有二種閩產則葉闊而稍短江右產者葉長

而狹花之色香不逮閩而俗皆名曰建蘭至土產蘭一榦止一花長止可三四寸香色俱類建蘭又蕙草花繁具白紫二種香不逮蘭二者宜興所產尤勝

椰子自廣東至者多顧未有見其生葉者乙卯夏姚臬副允初自瓊管歸詒余椰子二枚其一發芽如箬箨露半寸余示客咸詫所未見沈五陵謂余以鍬土擁之芽遂長二尺許葉大類棕櫚初吐時向冬猶挺然春後遂萎

芭蕉本盛者冬月草苫不使霜雪摧折二三年間可

花矣花自中心抽一莖長者至二三尺許而鉤曲下垂其瓣自下倒捲以漸而開日止一瓣瓣初微青碧一二日稍黄已則純白矣瓣中夾小蕋白如水晶含汁甜如蜜可采而食之名甘露然蕉之開花者次年即萎此蓋其氣洩露太盡故爾

雞籠山五顯廟中有金蓮寶相花在殿墀下花數十年一開余兩見之矣其莖上下相等粗如巨竹葉短如筍殼包于外花吐莖端色大類芭蕉花青黄白以漸而變瓣中亦有甘露第此花開在莖端初不抽莖

與芭蕉異耳始不知從何地來余見其開時一為甲戌一為癸未人間無二本也

大內西華門裏內監傳舊丞相府中有五穀樹實生五穀每生一種則其年此種必大熟云自海外移至報恩寺亦有一株今不知在何處

紅豆樹牛首山東北有鄭太監墳墳有紅豆樹一株榦蘗俱碧綠結實如紅豆故以為名

樹之大而久者留都所有無踰于銀杏鴨脚子者是也祈澤寺二株云是六朝人植牛首山一株云是唐懶融時植棲霞寺二株云亦是六朝人植皆大可數人合抱而棲霞一株結乳如石筍下垂相傳樹千年始生為尤奇自此數株外他木未有大而久者矣乃知此木最壽宜名為鴨脚枝俗傳銀杏開花以夜人自未有見者數年前大報恩寺鍾樓傍一株開花滿樹如柳絮人皆見之

大紅縲毬花中國無此本沈生予令晉江時海舶自暹羅國攜至以遺生予生予載還育之數年遂萎生予言海舶所攜多外國奇卉而此花為尤

靜海寺海棠云永樂中太監鄭和等自西洋攜至建寺植于此至今猶繁茂乃西府海棠耳

龍爪槐蟠曲如虬龍挐攫之形樹不甚高僅可丈許花開類槐花微紅作桂花香

俗多言大樹有神其影照人宅輒興旺顧所照者不在近而在遠如丹丘先生宅後一銀杏影在上新河某家其家推步尋而至此知其然也又椿樹之大者多奇異先恭人曾于北門橋舊宅中夏夜見鄰人陳氏園大椿樹樹杪五色光如瓔珞綫垂下不可勝數

久之方滅其家訖無他事
山茶此中二種一单瓣中有黄心一寶珠单瓣中碎
小紅瓣簇起如珠故名近又有一種白者花亦如寶
珠色微帶鵞黄香酷烈勝於紅者遠甚
杜鵑花殷紅而繁麗謂血淚染成良有以也吳中移
至此花開時盛夏矣過秋冬則萎脊之多不復活
園圃中以樹木多而且長大爲勝其最貴者曰天目
松曰栝子松曰娑羅樹曰玉蘭曰西府海棠曰垂絲
海棠曰楸桐曰銀杏曰龍爪槐曰頻婆曰木瓜曰香

櫞曰梨花曰繡毬花曰羅漢松曰觀音松曰綠萼梅
曰玉蝶梅曰碧桃曰海桐曰鳳尾蕉今南都諸名園
故多名花珍木然備此者或罕矣
南都人家園亭花木之品多者如桃則有緋桃淺緋
桃白桃又揚州桃花如碧桃而葉多又有盒兒桃以
其結實核匾如盒也又有十月桃油桃麝香桃皆可
種李惟白花一色而紫李與黄李與梅白玉蝶綠萼
外有深紅淺紅梅白梅又蠟梅以花大而香爲第一
磬口者是其次則紫檀心而瓣圓厚者又一種小花

瓣尖色澹香殊劣名爲狗蠅品最下矣碧桃有深紅
者粉紅者白者而粉紅之嬌豔尤爲夐絶海棠六種
第一爲西府第二爲垂絲第三爲鐵梗第四爲毛葉
第五爲木瓜第六爲秋海棠西府則天姿國色絶世
無雙垂絲則縹緲輕颺風流自賞鐵梗有深紅淺紅
蜜合純白四色挺拔韶秀毛葉果稱富豔木瓜獨吐
奇芬至秋海棠翠蓋紅粧吟風泣露堦傍砌下尤倍
生憐總之海棠無凡格也他如牡丹芍藥菊花名品
最多不可勝載

已酉而後竹皆開花結米旋即枯萎先斑竹後牙竹
後筀竹至今則凡竹皆然大園如西華門之郭府園
魏公之萬竹園皆一望成空矣戴凱之竹譜言竹六
十年而枯曰簃又三年而復榮曰筱今三年往矣竹
地之荒蕪如故也聞自江上下郡邑亡不然意竹之
氣運當爾邪可謂竹疫矣
凡案所供盆景舊惟虎刺一二品而已近來花園子
自吳中運至品目益多虎刺外有天目松瓔珞松海
棠碧桃黄楊石竹瀟湘竹水冬青水仙小芭蕉枸杞

銀杏梅華之屬務取其根榦老而枝葉有畫意者更以古甆盆佳石安置之其價高者一盆可數千錢

凡庭畔階砌襍卉之屬擇其尤雅靚者虞美人罌粟石竹剪紅羅秋牡丹玉芙蓉蝴蝶花鴛鴦菊秋海棠矮脚雞冠金鳳花雁來紅雁來黃十様錦鳳尾艸翠雲草金線柳金絲荷葉玉簪花虎須草爲佳至籬落藩援之上則黃薔薇粉團花紫心白木香酴醾玉堂春十姊妹黃木香月月紅素馨牽牛蒲桃枸杞西番蓮之類芬菲婀娜搖風漏月最爲綺麗矣

禽魚十一則

穿花鳳萬曆初觀音門鮮魚廠前朱家見樹上一鳥身大如燕尾長尺首有纓身文五色粲然奪目飛繞樹中不停集不懼人凡四五日始去人不識爲何鳥或曰此穿花鳳也

紅鸚鵡沈生予自晉安于暹羅海舶攜歸形如常畜綠鸚鵡而差大金目觜距皆淡紅色羽毛殷赤如腥血警惠動人按宋謝莊希逸爲赤鸚鵡賦袁淑見而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知此鳥昔人貴之

錦雞萬曆三年王藩幕元燿家畜于籠中買之値五兩余從家中寔在襄陽彼中此物甚多而賤節時人以相餉若今江南之野雉矣

了哥數年前人自粤東籠至求售於余余恐其性不宜水土且不慣調養未畜也毛色玄如鸜鵒微瘦而長觜距皆作澹紅色兩目上有黃皮一道如眉性殊慧鳴似自呼其名

青鸞大如鶴形體亦似之但色灰青耳頂紅而觜爪

皆綠下關稅課司前曾一見之

孔雀舊罕有至者近董方伯里蒙張都僉蘭池自粤中攜歸畜之頗馴而張家在虹橋北孔雀搆巢其屋上亦曾生卵

翠雞番人自粤東入貢舶中有此雞形大略如常雞而毛羽如翡翠欲滴此中爭往看之

黃鸚哥亦前番人舶中物色政如鶯黃而嬌膩過之頂上毛一叢有時奮發則毛開敷如花作澹粉紅色尤豔異

白鷴大于野雞其形正相似紫距紅色毛羽內黑外
白白中間以石青紋如筆畫者于翁工部湛原宅見
之性警捷甚
大晨雞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舟泊石城其人長可
二尺許紺髮綠睛作反手字有衣綠衣多摺縫方巾
與中國類者所貢錦雞凡四青鸞一白鷴鳶四兩大
晨雞其一重五十觔狀類中國之雄而身肥冠聳高
四尺許
花魚舊止金魚一色耳近年有朱色如腥血者有白

如銀者有翠而碧者有斑駁如瑇瑁者有透徹如水
晶者有雙尾者有三尾者有四尾者有尾上帶金銀
管者有解舞躍游泳而戲者有鬬者故是盆盎間奇
物
籠養　[illegible]　一日
自段柯古有肉攫部載養鷹咊漱之法今白下富豪
之家俠少之士往往籠畜禽蟲以供耳目代博奕畋
獵則有黃鷹有鴉鶻有鷂子有鵨或作鵝二皆音松
似鷹而小工捕雀者也鬬勝負則有雄雞鵪鶉促織

黃豆言語則有鸚哥鸜鵒或曰八哥皆能效人言八
哥又能作諸禽語第一效烏鴉聲死矣亦異事畫眉
鳥鳴最峭巧可聽又小鳥黃黧色者曰必利亦能效
諸鳥啁啾有致又有阿鶉白翎自北而至不恒有玩
弄則黃鸝鴛鴦與鴿鴿之最貴者曰袍袖曰點子其
形體雄異毛羽整刷翱翔矯捷嬉舞空中宜稱曰決
雲兒不止為半天嬌矣
鳥獸呼音
留都呼馬贏驢曰咄咄呼犬曰啊啊呼豕曰嘮嘮呼

羊曰咩咩呼猫曰咪咪呼鵞鴨曰咿哦呼雞曰喌喌
呼鴿曰嘟嘟
登覽
白下山川之美亡過於鍾山與後湖今為　皇陵冊
庫游趾不得一錯其間但有延頸送目而已其它在
城中則有六曰清涼寺曰雞鳴寺曰永慶寺之謝公
墩曰冶城曰金陵寺之馬鞍山曰盧龍觀之獅子山
在城外近郊則有十四曰大報恩寺之浮屠曰天界
寺曰高座寺之雨花臺曰方正學祠之木末亭曰牛

首之天闕曰獻花岩曰祖堂曰棲霞寺之攝山曰弘濟寺曰燕子磯曰嘉善寺之一線天曰崇化寺之梅華水曰幕府寺之幕府山曰太子凹之夾蘿峰此二十處或控引江湖或映帶城郭二陵佳氣常見鬱鬱葱葱六代清華何減朝朝暮暮宜晴宜雨可雪可風舒曠攬以無垠恣幽探而罔極嘗謂士生其間情鍾懷土道感逝川政可蠟屐而登巾車而往又何煩頓千里之駕期五岳之游者哉

七妙

陶秀實學士清異錄載金陵七妙齏可照面飯可打擦臺餛飩湯可注研濕麪可穿結帶麪可映字醋可作勸盞寒具嚼着驚動十里人今猶有此數物起麪以城南高座諸寺僧所供爲勝餛飩湯與寒具市上鬻者頗多寒具即饊子醋絕有佳者但作勸盞恐齒齼不禁一引耳秀實又言金陵士大夫頗工口腹至今猶然而餔啜家又兢稱吳越間世言天下諸福惟吳越口福亦其地產然也

市井

南都大市爲人貨所集者亦不過數處而最夥爲行口自三山街西至斗門橋而已其名曰菓子行它若大中橋北門橋三牌樓等處亦稱大市集然不過魚肉蔬菜之類如銅鐵器則在鐵作坊皮市則在笪橋南鞍轡則在三山街口舊内西門之南履鞋則在轎夫營簾箔則在武定橋之東傘則在應天府街之西弓箭則在弓箭坊木器南則鈔庫街北則木匠營蓋國初建立街巷百工貨物買賣各有區肆今沿舊名而居者僅此數處其宅名在而實亡如織錦坊顏料

坊氊匠坊等皆空名無復有居肆與貿易者矣城外惟上新河龍江關二處爲商帆賈舶所鱗輳上河尤號繁衍近年以税重客多止于鳩茲上河遂頗彫敝人有不聊生者其人家産女舊多美麗士大夫士人之求妾者趣焉近亦寥寥時之盛衰亦可歎也

巾履

南都服飾在慶曆前猶爲樸謹官戴忠靜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來殊形詭製日異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

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臺巾逍遥巾紗帽巾華陽巾四開巾勇巾巾之上或綴以玉結子玉花缾側綴以二大玉環而純陽九華逍遥華陽等巾前後益兩版風至則飛揚齊縫皆緣以皮金其質或以帽羅緯羅漆紗紗之外又有馬尾紗龍鱗紗其色間有用天青天藍者至以馬尾織爲巾又有瓦楞单絲雙絲之異於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極矣足之所履昔惟雲履素履無它異式今則又有方頭短臉毬鞋羅漢靸僧鞋其跟益務爲淺薄至拖曳而後成步其色則紅紫黄緑亡所不有即婦女之飾不加麗焉嗟乎使志五行者而有徵于服妖也折上之巾露卯之展動關休咎今之巾履將何如哉

水災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大水江東門至三山門行舟萬曆十四年丙戌五月初三日大雨至十七日城中水高數尺儒學前石欄皆沒江東門至三山門亦行舟三十六年戊申五月江濤大溢城中水泛濫儒學櫺星門亦淹沒余所居最高門前水亦幾至尺許視前

庚申丙戌更甚父老言聞見自所未有也余有金陵大水歌絶句十首在集中又傳嘉靖十八年七月大風捲水灌眞州漂失鹽場數十處人民死者亡算其日揚子江水涸數十丈金山至露其趾尤爲奇事考前史吳大元元年八月大風江海泛溢平地水數丈東晉時濤水入石頭者再四壊大航至義熙十一年大水毁太廟梁天監六年大水濤入御道七尺則六代時水患之烈又有甚者矣

米價

嘉靖二年癸未南都旱疫死亡相枕藉倉米價翔貴至一兩三四錢時三年無麥揷秧後復旱處暑前乃得雨禾驟起收穫三倍人始甦焉萬曆十六年戊子夏荒疫亦如嘉靖之癸未死者亡算南門司閽者以豆記棺日以升計哭聲夜徹天粳米價二兩倉米至一兩五六錢父老言二百年來南都榖貴自未有至此者憶南史侯景圍臺城因食于石頭倉旣盡兵民無穀米升值七八萬錢金陵米價之貴至此極矣因附記之

正嘉以前醇厚

有一長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都風尚最爲醇厚薦紳以文章政事行誼氣節爲常求田問舍之事少而管聲利畜伎樂者百不一二見之逢掖以呫嗶帖括授徒下帷爲常投贄干名之事少而挾倡優耽博奕交關士大夫陳説是非者百不一二見之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爲常后飾帝服之事少而買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漿工織紝爲常珠翠綺羅

之事少而擬飾倡妓交結姏媪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

風俗

南都一城之内民生其間風尚頓異自大中橋而東歷正陽朝陽二門迤北至太平門復折而南至玄津百川二橋大内百司庶府之所蟠亘也其人文客豐而主嗇達官健吏日夜馳騖于其間廣奓其氣故其小人多尶尬而傲僻自大中橋而西繇淮清橋達于三山街斗門橋以西至三山門又北自倉巷至冶城轉而東至内橋中正街而止京兆赤縣之所彈壓也百貨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駔儈千百嘈哄其中故其小人多攫攘而浮兢自東水關西達武定橋轉南門而西至飲虹上浮二橋復東折而江寧縣至三坊巷貢院世胄宦族之所都居也其人文之在主者多其物力之在外者侈游士豪客兢千金裘馬之風而六院之油檀裙屐浸淫染于閭閻膏脣耀首倣而傚之至武定橋之東西嘻甚矣故其小人多嬉靡而淫惰由笪橋而北自冶城轉北門橋鼓樓以東

包成賢街而南至西華門而止是武弁中涓之所聚萃太學生徒之所州處也其人文主客頗相埒而物力嗇可以娛樂耳目羶慕之者必徙而圖南非是則株守其處故其小人多拘狃而劬瘠北出鼓樓達三山其人文主與客並少物力之在外者嗇民什三而軍什七服食之供糲與疏者倍徙于粱肉紈綺言貌樸僿城南人常舉以相嘲哳故其小人多悴礼而蹇陋

上元在鄉地在城之北與東南北濱江東接句容溧水其田地多近江與山墝瘠居其半其民俗多苦瘁健訟而負氣江寧在鄉地在城之南與西南濱江西南鄰太平田地多膏腴近郊之民醇謹易使其在山南横山銅井而外稍不如而殷實者在在有之

浙兵

歲壬辰有倭警遠在朝鮮時參贊大司馬裒公議召募浙江義烏兵數千人屯于南京龍江關地方備倭也倭事息此兵遂不可撤其人多趫悍間有事故亡亡若歸故土者雇倩本地惡少年冒充之而享其稍地方毫無所益而歲費錢穀幾十萬纔議撤已飛語鼓譟不可聽聞矣尤可恨者羣聚剽市人之物或公爲刧盜奸亂無所不至有被其害鳴于官官畏衆嚚不敢問甚且反笞被害者又或三四人共取一婦嬲而淫之同人道于牛馬地方人談之皺眉切齒余嘗私計江防既有舊營此營眞可無設禦之之法或以漸分布江上要害地方如新江營沛口等處四散其黨庶在此猶貪其防守扞禦之力不至若今之屯聚而肆螫如不能然則惟有逃亡不補久而需其盡耳大校不過一二十年其人可盡昔張蒙溪司馬因倭患立振武營後卒兆庚申之變深心爲桑土計者于此可毋慮哉

壬午

國朝壬午之事　建文皇帝遜位自鄭海鹽薛武進皆以爲實然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云云亦載於紀傳然余致之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影響使當時果有之于時禁網業已漸弛于洪熙之後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其處也且以　帝之遜爲眞邪能而魚服矣鳳而鴻冥矣何天不可摩而飛何地不可錐而葬孝康之祀忽諸又何所戀戀于京師一抔土也弇州謂正統復出之說妄直據史斷之其言良爲有見余又疑　靖難師至日搜宮捕奸爬梳亡遺當時誰敢指后屍誑以爲帝者紀又載葬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爲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頃有議者曰使帝當日端拱臨朝引周公弼成王以

待　成祖不知　成祖何以處之嗚呼此書生輕信之談也靖難起兵者何事而爲若言夫騎虎之勢可中下邪且　成祖卽肯退而北面而偕道衍東平河間之倫亦必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之說進矣若成祖因而聽之與後漢後周之事何異故余嘗謂建文于靖難師起手詔軍中毋使萬世而下朕有殺叔父名及靖難師至潛身遠遯又毋使萬世而下　成祖有放逐名眞可謂三以天下讓矣是以　成祖卽大位之後人言紛紜不復詔天下大索者或亦有以動其心也如前所言彼不見允熥等之貶死建庶人等之禁錮乎是其意果何爲也而爲此迂遠之論哉

革除

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値　太祖朝紀法修明之後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幾等于三代一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閉有得遺鈔于地置屋簷而去者及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而諸臣或死或遯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五三絶

金陵昔稱三絶者瓦官寺宋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晉顧長康畫維摩詰像一軀晉義熙中師子國獻玉佛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稱爲三絶清涼寺董羽畫龍李後主八分書董霄遠草書稱爲三絶靈谷寺晉張僧繇畫大士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清臣書稱爲三絶又考瓦官寺陸龜蒙古錦記言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唐則天皇后錦裙一幅又南唐時修講堂鴟吻竹筩中得王右軍告誓文如是則瓦官又當有三絶也若別論奇藝吳趙夫人之機絶針絶絲絶一人而兼之尤爲最勝金陵有五三絶矣

解道

南京留守中衛指揮舉武進士第一人解元家有其先祖解道像年二十許烏紗矮冠服　高皇帝所賜衮龍袍二軍士持刀劍侍立又有　高皇帝御書解道二字字用硃書大不及一寸紙高四寸許長六七寸許元父曉常言道之祖與　高皇帝微時有舊

大位後召其人問有五子悉令從軍三子歿于陣後二子亦死　高皇帝心憐之命抱其孫至爲賜今名手書予之既書問左右字佳否中涓或對曰道字差小　高皇帝怒曰道何得言小邪命斬之授道爲令官長而職隸青州衛　高皇帝一日召問解老而孫安在具言官山東　高皇帝立命兵部調京衛時年甫弱冠耳一日道入朝與張真人遇真人于班中與道拱手時禁百官入朝者不許行拱揖禮糾儀者劾真人不敬　高皇帝召詰所以真人對曰臣不敢言

言則道死矣固問之真人曰道乃天上黑煞神故臣爲加禮耳　高皇帝乃命道上殿解大紅團領袞龍袍賜之道頓首謝歸至其家未入室而死此出王丹丘先生所記且云其字家人以硃紅盒子貯之與像皆萬曆戊子仲夏十七日親于解元家見者言當不妄真人云云恐涉傅會但衣之畫以龍文必有以也

寶船廠

今城之西北有寶船廠　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行賞賜古里滿剌諸國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民買辦書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員名寶船共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船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所經國曰占城曰爪哇曰舊港曰暹羅曰滿剌伽曰阿枝曰古俚曰黎伐曰南渤里曰錫蘭曰裸形曰溜山曰忽魯謨斯曰啞魯曰蘇門答剌曰那孤兒曰小葛蘭曰祖法兒曰吸葛剌曰天方曰阿丹和等歸建二寺一曰靜海一曰寧海按此一役視漢之張騫常惠等鑿空西域尤爲險遠後此員外陳誠出使西域亦足以方駕博望然未有

如和等之泛滄溟數萬里而遍歷二十餘國者也當時不知所至夷俗與土産諸物何似舊傳冊在兵部職方成化中中旨咨訪下西洋故事劉忠宣公大夏爲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載必多恢詭譎怪遼絶耳目之表者所徵方物亦必不止于蒟醬邛杖蒲桃塗林大鳥卵之奇而星槎勝覽紀載寂寥莫可考驗使後世有愛奇如司馬子長者無復可紀惜哉其以取寶爲名而不審于周官王會之義哉或曰寶船之役時有謂建文帝入海上諸國者假此踪跡之若然則

聖意愈淵遠矣

里士鄉士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賜爵鄉士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須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似即今之壽官而人多不知其名即漢之三老公乘爵級也

國初曆式

國初曆民間有藏者其式與今不同有襲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醫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有甲子而無年號按此恐是洪武未建元以前 太祖為吳王時所刊行者以後既建元遵用授時曆則未有不紀年號者矣

物怪

萬曆十九年三山民家產一黃牝牛七足腹下四足脊上三足皆輭前後竅各二姚叙卿太守田在其地親見之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人手持一物過余門豬形也頂上生一耳鼻長二寸許云是磨房牝豬所生

僻姓

弇州奇事述紀姓之奇僻者在留京則有糜上元人訓導奐郎江寧人御史清相上元人知府廸漆江寧人參議汝翼乞南京人沁水令賢八江寧人禮部主事通南鐵志又有達江寧人進士旺暹上元人舉人讓師江寧人舉人政簡上元人舉人澄强上元人舉人英子推官毅貝上元人知縣春又郎上元人知縣傑窖太醫院人舉人璉井江寧人舉人康守龍虎衛人長史賓藍江寧人推官英柴驍騎衛人知縣虞伊上元人知州伯熊向京衛人舉人鎬京學志又有乙應天人禮部郎中瑄陽上元人主事清卞江寧人舉人安雍豹韜衛人知州熙浦上元人知府鏞芮應天人府同知鑑桑應天人學正義畢上元人中允暘鄔南京人歲貢經伊上元人御史敏生甘府軍衛人通判節又許事觀符京縣人訓導蒿蒲京縣人歲貢璧

繆京衛人敎諭仲遐叢錦衣衛人進士文蔚闞驍騎
衛人敎諭近臣而今考軍官選冊有指揮夕九經解
生麟千戶都桐辛蔡指揮哈勲千戶朶汝翼左尚忠
指揮牟天祐百戶姬文舉干汝霖敦應舉指揮修身
百戶尚應和承音哉汝坤南有賢指揮闞承澤百戶
回承膺冀可久指揮完應舉百戶琴應龍印汝璲千
戶練承膺百戶東應龍伏元吉指揮滿廷芝百戶昌
名譽千戶蔚文科伯彪越光遠百戶汝延齡千戶封
德懋言必中百戶麥時秀明應高磨繼輔千戶浩義

之千戶花正先佴貞之百戶藥仕龍水鑑千戶席武
莫仕強百戶艾承祖指揮逯應科千戶索名世百戶
佟應秋千戶燕拱北鈕夢吉指揮社弘世千戶曲文
禮百戶屈應武千戶平胡表百戶楚應魁雙應科西
京甄國祥單應科千戶戈演文指揮谷惟高千戶鄧
永年指揮蘭應兆千戶倫暹官志道百戶潜國膺於
國忠千戶冷仲仁戰必克百戶別承膺指揮涂禹會
百戶刁夢吉門椿毋炆千戶花從善指揮鎖以忠泉
心悅鐵柱千戶居承祖藕應登火旣濟吉逢時仝應

爵而閭里中又有為种為危為胥為須為巫為兔為
呼為奴為銀為雲為端為欒為宣為匡為馴為杭為
欽為談為古為邸為米為苑為左為党為紫為壽為
荀為後為昝為冉為鳳為侍（疑是侍其乃宋進士侍其瑀之後）為頻
為段為蔿為沐為鞠為笪為刺為撒為柏為翟為黑
它為余所未睹聞者尚未之紀也

客座贅語卷一終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二

遯園居士輯
秦淮逸民批

兩都

戸部郎龍溪謝彬志其部事論曰商遷五都不別置員周營雒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于西京僅命留守保釐京兆卽今府尹是已未聞兩都並建六卿如今日也說者以爲京師者大衆之謂物無兩大權以一尊故謂南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

舉戸部無斂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視古若爲冗員嗚呼是豈知 國家之深計長慮哉夫宮闕陵寢所在六軍城守之事府庫圖籍之所儲偫東南財賦之所輻輳雖設六卿以分理之猶懼不給也可以爲冗員而輕議之善乎丘文莊公有言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嗚呼得之矣考永樂十九年始稱南京洪熙元年去之正統六年復稱南京一時印信皆新鑄給然龜鼎雖奠于北神居終表于南且水殿之舟楫猶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維萬世之安意固遠也豈前代舊邦可得而並論哉卽丘公亦特舉其一端而言之耳

佛會道場

宋景濂學士記蔣山廣薦佛會有云洪武五年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前殿羣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啟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復再拜躬眎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

午門置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駕至蔣山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畢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法服以從羣行佛事樂凡七奏初善世曲再昭信曲三延慈曲四法喜曲五禪悅曲六遍應曲七善成曲間以悅佛之舞舞二十人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華冰桃名卉衣食之物事畢上還大次解嚴先是詔徵江南有道名僧來復等十人詣京師舉行茲會永樂中 上徵尚師哈立麻于西番尋命同灌頂大國師哈思巴囉等

于靈谷寺建大齋爲　高皇帝后資福又命于山西
五臺寺資度仁孝皇后哈立麻頗善法事工呪術其
兩會俱有佛光慶雲金蓮華獅子瑞像之異而　上
所自著靈谷寺塔影記二日之內凡現七影其色或
黃或青流丹炫紫紺綠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
水精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琿璖文彩晃
耀若淵澄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
青出穴若鳳羽之陸離若龍章之焱灼若蜺旌孔蓋
之飄搖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

瑤草之爛斑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
出而霞彩麗也雨霽而虹光生也巖空而電影掣也
閃爍蕩漾神動光溢雖極丹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
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至于鈴索撞搖寶輪層疊
霤瓦之鱗比闌檻之縱橫玲瓏疏透一一可數人之
行走舞蹈所服衣色各隨見于光中若鳥雀銜過樹
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花雨虛悠揚交舞大者如盃
小者如錢夫以　二祖之神武戡亂而獨于善世法
門第一禪林大報恩寺表章構造務極工力其必有

獨契聖心不可思議者矣

鐵冠道人

紀聞言　太祖嘗遊雞鳴寺見刹宇高瞰大內欲毀
而更置之鐵冠道人令衆僧迎訴　上問何以知之
曰鐵冠道人語　上異之遂止因　召道人問曰今
日我有何事對曰太子某時進餅時中秋日也　上
命鎖于房以驗及時太子果進餅　上方食思道人
遂以口所食餅賜之比啟鑰道人已失所在矣留蒸
餅歌于案以獻歌辭于靖難土木之事一一明驗按

道人姓張名中臨川人也史載　上初起兵之日道
人見　上備陳天表之異應在一千日內而不言此
且鷄鳴寺乃　上即位二十年命崇山侯就晉永康
遺址重創改名雞鳴寺其三門曰秘密關觀音所出
塵徑皆　上命名遷靈谷寺寶公法函瘞于山巔建
塔五級每歲遣官諭祭然則此寺之創固　聖心所
經營者何以又欲毀而更之不可知也

施食臺

雞鳴寺有施食臺石表高揭前臨大道可以下瞰太

學俗傳太學成　高皇帝于宮中喜其宏麗　孝慈欲一觀之以翟車不便幸學乃建此臺以備臨眺按此地自六代爲戰塲而太學之左右又爲萬人坑前代刑人者投其尸于此故地多鬼祟旣建寺僧徒出入晦冥風雨黑氣瀰漫往往有爲所魘者勅迎西番僧惺吉堅藏等七人建此臺結壇施食以度之幽靈遂爾解散嘉靖中寺僧道果著臺記甚詳夫祖訓聖祖内政甚嚴寧有中宮得幸佛刹之理齊東野人之言不足信也

海水雲景

海水雲景畫壁在靈谷寺胡文穆公廣以永樂三年至陽山觀　孝陵碑石歸至寺同解學士大紳金侍講幼孜閱此記稱當時善畫者所圖不知出何人筆今殿與畫廊俱圮余于萬曆甲申曾閱之其廊之壁上荒葛斷藤中猶有遺蹟第寺僧謂是小仙吳偉筆不知何所據也至呂涇野柟記言西廊觀吳道子畫折蘆渡江及烏巢佛印畫壁則又爲無據矣文穆公又言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又宋璲篆書金剛經今亦不復聞不知存否畫壁應是初建寺所有不應至正嘉間吳偉始爲之畫云云者相公誤傳耳

王謝居址

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按朱雀橋卽朱雀桁也地在今聚寶門内鎭淮橋稍東烏衣巷當剪子巷至武定橋一帶是蓋桃葉渡在武定橋之東而大令有渡江迎接之歌知其家于此也今周子隱讀書臺下舊爲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六朝

士大夫故多家此其地又名南岡武帝評書語曰南岡士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是耳偶聞友人論古事以烏衣巷在今報恩寺右西天寺前傍重譯橋者是不知西天寺門所臨之河乃楊吳所鑿之城壕六代時未有此也晉人多阻淮水南北而居故郭璞爲始興公占宅有淮水竭王氏滅之讖陳末淮涸而王氏之衣冠文物始盡據此諸書王謝故巷故不應遠淮而嚮長干也

陶鎭葛鄉

貞白先生史記爲秣陵人今秣陵鎮西有陶吳鎮云先生所生之地又有吳姓與陶氏世居于此故以名其鄉葛仙公亦生于此今鎮之東北鄉名葛仙塘名葛塘是其證也葛仙公與陶先生俱棲眞句曲而方山又別有葛公煉丹池自晉宋而後仙蹟彰顯惟二公爲最乃俱產自秣陵金陵地肺仙靈窟宅豈獨茅山而已

稚川貞白相類

稚川與貞白志趣既同博洽復伍攷其生平多所符

合晉書稚川傳云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導養之法旣傳玄業兼綜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有抱朴子百六十篇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鈔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襍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別傳又言洪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傳又言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于班馬精辨玄賾析理入微又云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游德棲眞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南史貞白傳云生四三歲恒以荻爲筆灰上學書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又上梁武帝書云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

天壤惟充恣五欲實爲可恥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于頑仙又梁史載弘景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又記有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有華陽眞誥眞通記登眞隱訣古今刀劍錄見行于世梁邵陵王蕭綸碑銘云先生寶惜光景愛好墳籍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

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詣爰乃羿射衍忝
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
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
陳江總文集序云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
門六藝先生備斯衆美至如紫臺靑簡緑帙丹經玉
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又司馬
子微碑陰記云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鐘虛受
必應是以天經眞傳備集于昭臺輿義微言咸訣于
靈府綮類篇簡悉成部帙廣金書之鳳篆益琅函之

龍章闡幽前秘擊蒙後學若諸眞之下敎爲百代之
名師焉與稚川博涉大都相似而史載稚川化時年
八十有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輭舉尸入棺輕如
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而昭明太子爲貞白墓銘碑
言貞白以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蟬蛻于茅山朱陽
館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始終與稚川
殆無一不同者獨稚川晩求句漏貞白早辭神武稍
爲有間耳　尚書故實載司馬子微形狀類陶弘景
唐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

王顧二公像贊

弇州先生集吳中往哲像贊于太保襄敏王公曰王
徙金陵而始吾吳積慶百年始鍾夫夫厥才有餘而
識亦如寬然長者不疾不徐孝養既終端公服除膴
仕華階懸席若虛玄圭告成遂參廟謨控制萬里爲
國儲胥師中三錫圜玉紆朱高冢祁連返魂故都既
以全歸復永令譽于司寇顧公曰弘正之間天昌厥
辭李何倡之邊王翼之蹴跋中原江左其誰昌穀後
勁公乃先馳綿麗才情紆徐矩規六季風流鮑庾庶

幾二公之家皆吳産　國初以富戸閒右徙實京師
者也

舊扁字

清凉廣慧寺德慶堂牓南堂後主攝襟書
攝山妙因寺額南唐徐鉉書
金陵幕山樓臺牓關蔚宗書米芾云想六朝宮殿牓
皆如是
王荆公定林昭文齋米芾書
鍾山第一山亭額米芾行書

棲霞寺扁宋人書或云仁宗賜額
雨花臺總秀堂扁宋王埜書
府學泮宫二字朱文公行書
鳳皇臺攬輝亭牓朱希真隸書
景定清化諸橋榜皆馬光祖書
博雅堂扁宋張即之書在今何參岳湛之所
多福寺額元翰林學士趙孟頫書
寧壽堂扁前二字趙松雪書堂字金元玉補在姚元白家

佘村玉皇觀壁間松菴二隸字大德間狀元王龍澤書
國初宫殿諸牓詹希源正書
府部列寺寺觀及諸牌坊皆詹希源書
太學門堂牓詹希源正書
大報恩寺牓朱孔暘正書
碧峯禪寺牓乃紫芝黄謙正書
燕子磯水雲亭大觀亭扁中允景暘篆書
天界寺萬松菴扁仲山王問行書

許奉常家會元坊二字徐霖書
許奉常家詒穀堂扁金琮書
孫茂林家壺隱堂扁邢一鳳篆書
報恩寺三藏殿娑羅館扁濟寧于若瀛書
永慶寺招隱堂扁李登鍾鼎篆書

櫻桃園

嘉靖乙卯夏倭三十六人抵南郭外之櫻桃園部遣官兵數百人帥以指揮蔣欽朱湘禦之時天暑士皆解衣甲避暍廬中若大樹下官祖戴呼盧飲不虞倭

之猝至也倭徐以數人衣丐者服若荷擔者來官兵問倭至乎應曰遠未至益弛而不為備已數十人突持刃大噑而前其便旋如風士袒跽而受殲先是二官掘大坎深丈濶數尺者于營後防卒之奔至是奔者皆墮坎中纍纍積幾滿倭不及刃取所貯火藥傾其上爇之須臾皆糜爛死倭徐徐引去二兵官以陣亡聞承平久人不知兵執殳而出聲嘶股戰勢固然也矧將又不知兵何惑其以卒予敵何元朗四友齋叢說備紀其事雖然兵豈有不戰而自精者哉

營兵

舊制京營兵十萬有奇今大教場營見存兵止六千有奇小教場營兵止九千一百有奇神機營兵止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營兵止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營兵止五千八百有奇皆舊所立營也倭變朝鮮添設陸兵營兵一千八百水兵營一千七百又因妖人劉天緒變兵部添設標營顯屬叅贊營兵一千三百有奇此近年所立營也大都舊營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癃居什之九新營近亦强弱居半槩不

足恃若江北浦口營兵二千名池河營兵三千名皆名存實亡以 國家根本重地營衛如此是可不爲深慮哉

勾軍可罷

南都各衛軍在伍者余嘗于送 表日見之尫羸饑疲色可憐與老稚不勝衣甲者居其大半平居以壯儀衛備國容猶不足脫有事而責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繇尺籍皆係祖軍死則必其子孫或族人充之非盲瞽廢疾未有不編于伍者又戶絕必清勾

勾軍多不樂輕去其鄉中道輒跳匿比至又往往不耐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軍無虛歲而什伍日虧且勾軍之害最大勾軍之文至邑一戶而株累數十戶不止比勾者至衛所官識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竄少冶先生嘗議法窮必變弊久當更諸軍在 國初以什伍隸籍京衛者毋論即當年爲法僉充今歷二百四十餘年法已不啻盡矣何必株累其故土之族屬與無辜之親戚爲也執親戚僉補之議遂使錢荷趙枷李戴張帽轉攀郡邑

苦累不堪是豈可不爲長計哉余私謂今日生齒最繁軍民之家膂力强壯者儘衆除祖軍有人充當外一遇缺伍出榜招募不問軍餘民丁但有能投石超距拳弩蹶張者卽以所缺軍糧廩之分別名色祖軍爲老軍召募爲新軍相間而成伍五年一小閱十年一大閱有老病者汰之作奸犯科者汰之重爲召補有不願充而告退者聽而又密隊伍教練之法嚴衛所剝削之禁久之當什伍不患于減秋而壁壘必爲之變色矣

召募十便

年力强壯者入選老弱疲癃毋得濫竽其中便一遇有缺伍朝募而夕補不若清勾之曠日持久便二地與人相習無懷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與善一事者方得挂名什伍無無用而苟食者便四汰減之法自上爲政老病不任役者棄之不若祖軍替頂有賄官識而隱瞞年歲者便五部科避東一翻而得數什伯人貪弁不得緣以捐勒需索便六有事而强壯者人可荷戈不煩更爲挑選便七家有有力者

數人人皆得爲縣官出力不願者勿强也便八壯而不能冶生產者得受糈于官無饑寒之患便九猛徒豪鷙之材籠而馭之毋使流而爲奸宄盜賊便十

南京水陸諸路

金陵綰轂兩畿輻輳四海繇京師而至者其路三陸從滁陽浦口截江而抵上河一也水從邗溝瓜洲溯江而抵龍潭二也從鑾江瓜埠溯江而抵龍江關三也繇中原而至者其路三從壽陽濡須截江而抵采石一也從靈壁盱眙而抵烏江二也從皖之黃口截江而抵李陽河三也繇上江而至者其路三陸從采石江寧鎮而抵板橋一也從姑孰小丹陽而抵金陵鎮二也水從荻港三山順流而抵大勝港或徑抵上新河三也繇下江而至者其路五陸從雲陽走句曲而抵淳化鎮一也京口起陸過龍潭而抵朝陽關二也舟至棲霞浦走花林而抵姚方門三也水從京口溯江而抵龍江關四也又陸從湖州廣德溧水而抵秣陵鎮五也

前輩鄉紳武弁

嘉靖乙酉許石城先生舉于鄉往謁鄉紳御史何公鉞公待茶不命坐立飲而退不以爲倨也辛卯殷秋溟先生舉于鄉謁衛之掌印指揮朱某朱待之禮幾如何公不以爲侮也王少冶先生爲錦衣衛人居林下衛有鎮撫王某向先生貸銀數十金先生如數應之不以爲貪也今日財通句讀甫列黌校前輩長者固已傴僂下之至武弁之管衛所篆者在衿裾視之直以供唾涕而備踐踏矣嗚呼古今之不相同一至此哉

巡邏

南都舊無巡邏馬步軍相傳正德以前閭里間竊盜頗少至強盜尤稀聞嘉靖末年而剽劫從橫見任士大夫有被其害者乃始奏置巡邏官軍自此各街巷要處皆有隊伍一有警跡傳哨四路飛馬赴之盜多畏避自後法久漸弛官軍媮惰浸不如前邇年復議撤馬軍營操地方防禦益单盜賊益肆矣余謂營操[illegible]門之兒戲耳有何實用正宜使其哨守[illegible]猶不至虛糜此馬也頃稍議買馬撥[illegible]官又創為海巡之議撤各隊馬隨班予[illegible]衙門或有徑行賣放者馬軍竟不能復一遇大盜區區三四步軍望風奔迸安能扞禦可為深慮

南宋建都

南宋建都首建康次臨安然嘗據當時事勢衡之欲恢復中原進取淮潁固宜坐建康以便經畧故李綱請高宗去越而幸建康以此至欲建立宗廟社稷稍圖安居則在高宗時建康不如臨安之為鞏固矣蓋

建康既無淮泗與虜僅隔一江而居烽烟之警無日無之六宮百官何以安處臨安則北有宣歙為之屏蔽東南有閩廣為之苑囿西有平江金陵為之扞衛東有大海為之巘岨而地號膏腴財賦所輳以建康校之不及多矣此南宋所以不終都建康也說者必謂其偏安之非恐為目論或謂孫吳東晉何以都此而安余曰吳晉都建康其守在壽陽與徐楚與宋勢異

[illegible]記陶季直京都記元廣之金陵地記唐許[illegible]康實錄六朝宮苑記宋沈立金陵記史正志乾道建康志吳琚慶元建康志溪園先生周應合景定志元戚光集慶續志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張鉉金陵新志又宋張敦頤六朝事蹟吳彥夔六朝事類別集王溭六朝進取事類張參江左記葉石林上元古跡洪遵金陵圖朱舜庸建康事十卷又不知作者姓名江乘記丹陽尹錄苑城記金陵六朝記秣陵記建康宮闕簿金陵故事又宋江寧府圖經

形勢

江默曰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孰得以襟帶表裏之形合則東南之守不孤此形勢攻守之大規局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人聲欲渡江文帝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所遣戍守將領軍將軍劉遵考等數十人所守[illegible]横江曰白下曰新洲曰貴洲曰蒜山曰北[illegible]曰[illegible]壁曰譙山曰薄落曰采石皇太子出

[illegible]之守石頭倉城　齊建元元年魏主宏聞[illegible]受禪發衆入寇明年衆軍北討初寇至緣淮驅畧江北居民猶懲佛狸時事驚走不可禁止乃于梁山置二軍南置三軍慈姥山置一軍烈洲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洲置五軍長蘆置三軍徐浦置一軍以備之魏不能攻　魏文帝嘗至廣陵魏佛狸軍嘗至瓜步石季龍嘗至歷陽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皆限于江而不得騁者也五巢以奇兵八百泛舟卽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渡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曹彬師下江南以樊若水言采石磯引巨纜浮梁濟師如履平地此則人不能守險與敵共之而孫忌稱長江當十萬之師無所用矣　曹操初得荆州說者謂東南之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荆州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　晉人伐吳王濬樓船自益州而下[illegible]建康初羊祜之言曰南人所長惟在水戰長江非復所用它日成功畧如祜言　符

堅自[illegible]來歷陽侯景自壽陽發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自姑孰渡竹格蘇峻自横江取小丹陽侯景自采石向慈湖韓禽虎自采石屯新林賀若弼自廣陵斷曲阿曹彬自采石取新林兀术自烏江度馬家渡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什之七由横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游之勢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沙夾曰采石曰大信口曰蕪湖曰繁昌又曰采石渡江闊而險馬家渡

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又曰和州烏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衛建康府之馬家渡滁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衛建康府之靖安鎮又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梁盤城亦自徑至宣化渡不滿三百里兀朮曾于此路來至六合下寨又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　元人萬戶府鎮守地界自東而西起溧陽州曰急水港曰老鸛嘴曰覲山曰撅河口曰韓橋曰新開河曰大城港[illegible][illegible]山磯曰硐沙夾觀以上所記而古今金陵控制之略思過半矣

快船

快船之害各衛軍至萬曆初年極矣修船則有賠販之苦編審則有需索之苦出差在各干涉衙門則有使用之苦中途則有領幫內官索打幫錢之苦卒遇風水不測則有追賠罪罰之苦役之輕重總于衛官則又有非時勒脅誅求之苦以故衛人語及快船無不疾首蹙額蓋有千金之家財出一差而家徒四壁者矣萬曆十四年駕部倪君博採公議將快船改同馬船事例額減爲五百隻官募江濟二衛人駕之而總計每船每年出差物力應費之數均攤派算每船計一年約用銀三十兩而于舊日各衛領船之丁裒多益寡每船定派一百丁每丁出銀三錢以供一船一年之費而認丁之法止計物力不計人口富者或一人而認二三十丁貧者或二人而共一丁大約如田土條編之法而制加詳計每年輸銀兵部一萬五千餘兩疏奏得　旨允行於是百年之積困一朝頓蘇衛家感快船役者家家如脫湯火願子孫世世禱

祠倪君不敢忘矣第此法行後衛弁於正編之外不敢擅役一人不能別需一錢往往憤恨倡言思有以亂其成法及計不得行又設爲運軍逋竄掣丁幫運之論以動當事者不知即使果有竄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何補于運且衛之四役自操備外屯田修倉快船糧運各有司存原不相涉何得牽此合彼藉以伸其魚肉之計哉矧所編之丁一掣則所認之銀隨減掣一富者而所認數十丁之銀于誰處補是掣丁之利未及于運而其害快船已先受之也且以二役

校之快丁乃出銀雇人爲　朝廷供役者也運軍則朝廷自出銀米雇其應役者也故快丁以出水爲苦而運軍以改折不出水爲苦一權度而明如指掌矣

運船 二則

自兌運變而爲長運計每米一石兌軍除正數外既有加耗之米矣又有過江盤費之米矣而運船則官造也且蓬桅猫纜等項官給之撇填起淺諸費官給之況每軍有行糧之賞每船又有許帶土宜若干石之利　國家爲輓漕計所以優卹運軍者厚矣何至

憂不給哉而亡桼夫軍之自爲奸也葢有刁頑亡賴之人一到水次則妻子衣食之需酒肉之費一一取給于米甚而逋負之物嫖賭之具皆懸指所兌之米以充之兌米未收隨數分散又甚則利糧里之金虛收實數者有之又甚則私受其金聽糧里自以水土攙和計百石不滿六七十石者有之未離水次糧數固已虧矣比至中途如前諸費又盡以米或捐或賣以充之彼自計所虧之糧可補則徼幸牽扯那湊以抵灣不可補則盡貿餘米鑿船沉之托言漂流與脫

身而竄者亦有之矣比入倉掛欠則賠補鞫訊曾未有舍官而問軍旗者常見運官繫獄擬罪抑俸賞產累歲不歸累世不結而旗軍方且再領新運揚揚無事後運官方以新運爲急明知其然莫敢呵問嗚呼可恨哉在京掛欠之法既嚴于官而疏於軍以官鈐轄之法或又密于官而寬于軍什不得一以軍訐官什得八九以是運官日困而運軍日刁至應領運之官有涕泗禱祀求免於行而不可得者嗚呼可勝歎哉誰實使運官之飲血吞聲苦於無告至

此極也而其中之蠹不省務者不求其本乃徒欲掣修倉屯田快丁之殷實者以幫之不知三役之丁豈盡殷實卽使掣其殷實所補幾何杯水車薪詎弭烈焰割人肥已誰則能甘然則運事終不可爲邪余謂今日誠能如萬曆初年十月兌糧二月過洪以避河水之泛漲則漂流之害可免誠洞燭刁軍之弊水次中途加意隄防則侵牟私鬻之害可免誠分別掛欠在官在軍之辠使各有所歸則偏累運官之害可免而又擇領運之官務求其才之足以統衆與守之足

以自持者而不拘近日更番一定之例則貧軍不苦於誅求刁軍有所畏而不敢肆即肆而猶不至於決裂而不可收拾此又根本之要圖匪是吾未見漕事之可利而無害也

運官之甫受委也有辦行李執事轎傘之費至水次有交際之費領幫大總有贄見下程之費每該漕運衙門吏書有常例之費此皆取資於運軍扣除行糧銀兩以充者也而一切常規決不可少武弁多貧何所措辦故官銀未領則借貸以應需既領則加利以

償貸無船不然無官不然如是即使官不用一錢所去已不訾矣用安得不絀此一端也遇有州縣官偏護本處百姓米色水濕者土攙者强運官收之不收則恩有刁措生事之謗收之則每石一經篩晒折去不啻什之三四矣起納時安得不欠此又一端也若夫不肖之官以官銀入手為已物固有身未出門即用行糧大半者有與旗軍共作弊受糧里銀收米濫惡者有共盜賣正米者官既如此安問旗軍此又一端也兌糧既遲五六月河淮水發儹運者或求欲速

間令漫幫爭先角逐因而失事者有之此又一端也若夫風水之變異卒然遇之江河間有人與船同委於洪濤巨浪者此又天時適然非人力矣

議糴

金陵百年來穀價雖翔貴至二兩或一兩五六錢然不踰數時米價輒漸平從未有若西北之斗米數百錢而饑饉連歲至嚙木皮艸根砂石以為粮者則以倉庾之積貯猶富而舟楫之搬運猶易也惟倉庾不發而湖廣江西亦荒米客不時至則穀價驟踴而人

情嗸嗸矣頃歲田畝收薄人以為憂當事者有出庫金糴米平價零賣之舉人甚稱便余謂所糴有限所賣亦有盡且召買之人富家以恐賠累不敢承當而願出身領銀買米者多空乏之人銀一入其手不免有花銷與遷延拖欠及攙和之弊若將倉糧酌量放一二月則城中頓有十餘萬米流布地上米價自平而待哺者必衆以此為當事言之値歲二月例當放銀大司農易之以米而穀價遂大減前此亦嘗以此法行之故二十年來雖水旱荐臻小民猶恃以無饑

孳不可不知所自矣

水利

王敬所中丞海運之議謂京師有海爲大利海運通能如元之用朱瑄等則咽喉之梗與河之利害可毋患且以京師據天下之首俯而踦乎中原窺左足而資糧于海所謂從肘腋間取物者也又曰唐都長安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汴梁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有水故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故宣和靖康當

其害可爲篤論然要而論之唐不如宋宋不如今之京師而京師又不若南都何也京師惟有潞河與海可以輓漕耳且河勢逆而海勢險南都則長江上下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鑾江瓜洲東有京口而五堰之利或繇東壩以通蘇常或繇西壩以通宣歙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會之得水利者宜亡如金陵惟思所以固守其險則可與京師並鞏固於萬年而唐宋眞不及萬萬矣

力征

留都力征之法有大不均者軍家自營操屯操外糧船馬舩駕運編丁修倉巡邏蓋亡人不受役也非僅僅以田地課稅而已民家則惟有田地者計糧編丁非是即鉅萬之家曾無一丁之役比於支離之攘臂不受功矣雖有坊廂之役然惟在版籍者應之而流寓之在籍外者固不勝數也且田糧之丁有限或家有仕宦即編審時數十年曾不得加一丁故粟米之征平而力役之征則民與軍異民之無田者與有田異有田之流寓者與土著異嘗謂晉渡江後中原士

民類多僑寄後詔實縣戶毋許立白籍恐亦宜稍倣而行之且許有墳墓房屋久居都邑者得比實籍如先年司馬侍御題奏比照宛大二縣事例查出流移人戶年久者編入兩縣坊甲附籍當差其暫來開典等戶比照湖廣荊州排門夫例富客每季出役銀或二兩一兩五錢不等庶不至使版籍之民與有田土者長被偏累之苦也

坊廂鄉

國初徙浙直人戶塡實京師凡置之都城之内曰坊

附城郭之外者曰廂而原額圖籍編戸於郊外者曰鄉坊廂分有圖鄉轄有里上元之坊曰十八坊十三坊十二坊織錦坊九坊伎藝坊貧民坊六坊木匠坊東南隅西南隅廂曰太平門廂三山門廂金川門廂江東門廂石城關廂其鄉曰泉水鄉道德鄉盡節鄉興賢鄉金陵鄉慈仁鄉鍾山鄉北城鄉清風鄉長寧鄉惟信鄉開寧鄉宣義鄉鳳城鄉清化鄉神泉鄉丹陽鄉崇禮鄉江寧之坊曰人匠一坊人匠二坊人匠三坊人匠四坊人匠五坊正西舊一坊正西舊二坊

貧民一坊貧民二坊正南舊二坊正東新坊鐵猫局坊鳳皇臺下正南舊一坊正西新坊正西技藝坊廂曰城南伎藝一廂城南伎藝二廂儀鳳門一廂儀鳳門二廂城南人匠廂瓦屑垻廂江東舊廂城南脚夫廂東城下江東新廂清涼門廂安德門廂三山舊一廂三山舊二廂三山伎藝廂三山富戸廂石城關廂劉公廟廂神策門廂毛公渡廂其鄉曰鳳東鄉鳳西鄉安德鄉菜園務鄉新亭鄉建業鄉光宅鄉惠化鄉處眞鄉歸善鄉銅山鄉朱門鄉山南鄉山北鄉泰南鄉泰北鄉隨車鄉萬善鄉馴彙鄉永豐鄉葛仙鄉

戸口

上元洪武初戸三萬八千九百有奇口二十五萬三千二百有奇正德八年戸二萬九千一百六十有奇口一十三萬五千八百有奇萬厯二十年坊廂戸六千一百二十九丁船居戸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戸二萬九百九十丁總計口二萬七千七百有奇江寧洪武二十四年冊戸二萬七千有奇口二十二萬有奇成弘以來冊戸五千一百一十二口一萬一千二百

有奇正德十年冊戸四千二百一十口九千五百一十畸零客戸九百二口一千七百三萬厯二十年戸三千二百三十九回回達人戸九口九千二百三十里甲戸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口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四總計二縣人戸丁口視 國初十不逮一所以者何志謂自洪武中已撥沙洲鄉民北隸江浦永樂北建大半隨行是後徭賦滋繁逃亡漸夥且自嘉靖中年田賦日增田價日減細戸不支悉鬻於城中而寄庄戸滋多寄庄田縱甚多不過戸名一丁後或加

一二丁人且以爲重役其細戶田既去則人逃即不逃而丁口不復隸於圖冊其日削勢固然也總之今日賦稅之法密於田土而疏於戶口故土無不科之稅而冊多不占之丁是以租稅不虧而庸調不足生齒日繁游手日衆欲一一清之固有未易言者矣

賦役

上江兩縣賦役計田徵米曰稅糧以田地山塲派徵每畝本色平米若干折色里甲均徭銀若干荒白銀若干坐派兌軍改兌正米耗米與夫各衙門正供各

倉庫本折色等用以運之餘存留供本府本縣官吏廩糧俸給等用編丁徵銀曰丁銀每丁徵銀若干以九之四入里甲以九之五入均徭驛傳而里甲之用爲國祀國慶供應諸司內府工部坐派又本府各衙門祭祀科貢恤政及本府本縣各項公用其剩餘者曰備用以待不時之需均徭一曰銀差一曰力差自條編法行不分銀力名目矣以其銀爲本縣各衙門皂隷馬夫膳夫門子公館轎夫庫子斗級巡攔弓兵鋪司倉脚夫洒掃夫壇夫燈籠夫進貢扛夫內府蔴修車水水夫更夫內府表背匠國子監刷印匠太僕寺醫獸獄卒工食之費而驛傳則解本府爲遞運所船夫水夫所夫加添等夫之工食各驛上中下馬匹驢頭支應等項之用近年又有學俸等項名目加派計所納之數比歐陽撫院所定其增者亦已多矣而坊廂應付則各上司祠祭香燭祭物各上司本縣到任下程酒席紙劄飯食刑具供送出路中火及各衙門應取雜支與考試供給致賀舉人進士貢士等項之費此其大略也詳具坊廂始末中

雜賦

一曰蘆課銀歲徵若干解南京工部一曰酒醋課程鈔有折鈔銀若干本色銅錢若干解南京戶部一曰官地塘房租係坊廂居住者納銀分解戶部本府一曰流移夫銀該五城地方外郡來京附居人戶出辦該光祿寺發三處飯堂賑濟貧民運米脚價本寺厨役逐月支領

條編始末

初洪武十八年　恩詔應天五府州爲興王之地民

產免租官產減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戶暨抄沒等
項入籍於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爲一
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更佃實同鬻田第契券則
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什七八雜徭惟
併於民產而　國初雜徭亦稀厥後大吏創勸借之
說民田畝科二升名曰勸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
升名曰勸耗延及正德則陞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輪
年照字內通行事例未始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
以來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於官產而官則少在

優免人戶利於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賣者或以官
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於是民田減價出
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戶者日益甚猾胥乘
之恣詭寄花分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
切取責於現年現年塌產不足支一歲之役而所索
於花戶者每糧一石至銀四五兩盡字內盡然而南
都爲甚維時一條編法已行於數省矣隆慶中中丞
海公計以官田承佃於民者日久各自認爲已業實
與民田無異而糧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於是

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糧差悉取一則革現年
之法爲條編考成料價一應供辦俱係縣十甲人戶
通融均派而向來叢弊爲之一清優免之家不失本
等　恩例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
增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於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
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
倡勸借之說以糧補丁於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征若
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
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眼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

六年巡撫石江歐陽公悉舉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
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總總帶徵會計不得不寬
支銷不盡謂之派剩初制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征
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諺曰作正支銷淪胥乾沒
萬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　奏請扣編正數無
復剩派又　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諸縣賦役
冊以通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餘金
自後雖微有出入而槩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回
視疇昔不啻霄壤矣

荒白

賦稅中有荒白米蓋以拋荒田地無可辦納之糧又或田地濱江坍塌而會計原額之數必不可少故計荒地所宜納者攤派於實徵田地之中減半以徵如每米一石加荒白米若干是也古者任土作賦履畝而稅春秋譏之今既已荒矣徵之何名且田地既各有正賦又帶徵拋荒名實俱舛至坍江田地尤非人力所致地已去而稅猶存科及於遍邑之田土豈仁人所忍爲哉然此猶曰本地方代本地方辦荒田之

糧誼難諉也查兩縣賦役冊中又有一項代廬州府嘉靖二十六年荒年糧上元該一千二十二石江寧該八百八十二石至四十五年前項又代安慶改運淮安今又有改運安慶府倉上元米四十八石八斗四升江寧米五十四石八升此尤莫揆厥由者一時權宜無可柰何之計不意遂爲永額也至今相沿科派曾無有人清查而言於當事者總計徵米二項数該二千六石九斗二升計田當得三萬餘畝夫兩縣既有荒白之徵矣又代鄰郡納飛寄之徵可乎不可乎廬州安慶界在江北各食其土之毛風馬牛不相及也上江兩縣地稱都輦而代其辦納稅糧此何理哉余故詳著其故俟郡邑有留心民事者舉而蠲除之亦卹畿民厚邦本之一端也荒白米陳以代有議具邑乘中其說尤詳備可考

坊廂始末

高皇帝定鼎金陵驅舊民置雲南乃於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匠餘爲編戶置都城之內外名曰坊

廂有人丁而無田賦止供勾攝而無徵派　成祖北遷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減戶口過半而差役實稀獨里甲聽役於縣役且立鄉頭色目供應實繁正統二年府尹鄺公埜奏革鄉頭併上江坊廂坊有十甲甲有十戶視其饒乏審編櫃銀每季約三百兩析坊廂之應辦者任之以均里甲之不足季輪一甲率三十月而一週然其時人戶充實應辦簡省庫貯櫃銀該吏支銷坊民聽役民不見勞而事不廢立法未始不善也自後法漸以敝正額常什三而外繇常什

也於是人戶流亡更諜脫籍櫃銀滋少官憚其難吏辭其責改令坊民自收自用而陰責其賠貱每一上季則僉收頭派差者一人曰總坊僉殷實之家囊金聽用不問多寡者數人曰當頭名活差其次減定銀數貼貱當頭者名死差其下戶則僉撥接票催夫迎送等用名力差又撥供應器物等用者名借辦並聽總坊指麾而總坊以是恐喝營私者又什八九且自弘治以來又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又代工部買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

物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修理衙門嘉靖十八年以來又驟添應付衙門八處至於讌席節物花燈諸供餽抑又不貲而大小使客時行火牌徵脚力口糧迎送皷吹靡不應付加之百司吏胥恐嚇需索而大柴讌席爲尤甚至是傾敗相繼自經自溺者日聞而民不堪命矣維時父老聞陳民瘼而狐鼠實繁旋行旋沮庠生趙善繼者不忍家難離披邦國困弊晴咨同類從者如水適撫院方公按院黃公稍因父老條陳下府勘覆而沃洲呂公新任京兆諸生稍

爲陳說公論以公議出於學校俾以文言代之於是盡疏其辭刊梓分遞而諸司各爲之動次第見施行矣會給事麓池郭公抗章奏革於是額外之繇不經之費如前所陳者什去八九民若更生然諸色目尚在病源未塞也隆慶改元撫院陽山宋公加意剔蠹委通府望沙陶公集議以爲坊長聽役在縣人目以爲奇貨於是更名坊夫悉還正統初法其買辦借辦秪行顧役而當頭以下諸色目悉行刻革上下稱便然猶歲徵銀千四十八兩外每季流夫庫夫六十二

名歲徵銀二百八十五兩有奇陶遷吏胥以雇役不便乃令坊夫聽役於縣抑令私賠舊弊復作維時趙生物故張生崇嗣輩言之京兆東泉鄔公議照里甲扒平改櫃銀爲丁銀定爲三等九則納之庫不僉頭不輪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征以聽該吏雇役支銷夫還于坊嗣是復有翻覆賴撫臺峋嵘張公復之萬曆三年少泉汪公爲京兆弔查二縣支銷冊不過供應各司下程刑具辦酒餽禮之費而二縣一切私費且取辦焉此官樂於申請科派而他不恤也因查順天

府事皆　奏請取自宸斷兩京事體相同乃酌其應需因革之宜定征坊夫丁銀歲五百四十兩具　奏下部覆奉欽依此外錙銖不得私行科派陰令坊夫賠貼凡修理紙劄刑具動支自行贓罰其里甲已編者不得重派坊夫每歲終巡視科道造冊奏繳時東瀛林公爲縣令協心節省爲能不悞公事而猶有徵羨林遷去春季未滿而該吏與雇役已支過五分之四復倡告民還役坊民爲譁奔告所司除將本縣他項銀酌補支應外該吏擬罪法始復初後又減徵百

金爭車九庫流夫裁定夫役二十三人第照循銀徵解令自雇役而事遂定無復向來踐更抑索之苦矣

鋪行

鋪行之役不論軍民但賣物則當行大者如科舉之供應與接王選妃之大禮而各衙門所須之物如光祿之供辦國學之祭祀戶部之草料無不供役焉初令各行自以物輸於官而官給其直未遽爲厲也第一入衙門則胥徒便視爲奇貨掯抑需索無所不有又或價不時給或給不償本既有虧折之苦又有奔逬之勞於是人始以市物於官爲厲而其黨遞相扳告當行者紛紛矣兩縣思以應上司之急乃籍其人於官以備呼喚於是有審行之舉每行列名以次輪流承應而其害終不可弭蓋曾有一上司買菓餡數觔各鋪家被皂隸騙銀十二兩而猶未得交一上官取松江大綾數十疋每疋止給銀一兩二錢而禁不許訴者於是疾痛愁歎之聲徹於市井間自忠介海公始嚴爲釐革其後諸名公繼行優恤若前者司成郭公之刊牓丁祭革鋪戶不用近日京兆黃公之理

科場止給價皂隸平買不役一人自是宿弊一刬留易者始得安枕臥而不至於罷市焉

民利

留都地在輦轂有昔人龍袖驕民之風浮惰者多劬勤者少懷土者多出疆者少邇來則又衣絲躡縞者多布服菲屨者少以是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給於貿居而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當鋪在正德前皆本京人開今與紬段鋪鹽店皆爲外郡外省富民所據矣以是生計日蹙生殖日枯而

又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纔儋石已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每見貿易之家發跡未幾傾覆隨之指房屋以償逋挈妻孥而遠遯者比比是也余嘗作送王大京兆入覲文引國奢示民以儉之論嗟乎可易言哉

尼菴

嘉靖間霍文敏公為南大宗伯檄毀城内外諸淫祠一時尼菴之拆毀者亡算顧當時祗行汰除而不計尼之亡所歸者是以久而漸復營建至今日而私刱者閒閒間且比比矣尼之富者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淫穢之聲尤腥人耳而祠祭之法獨亡以及之余謂宜令地方報其居址名數部置冊籍申飭厲禁毋使滋蔓至於講經說法男女混殽晝夜叢沓尤當禁戢而邇年以來僧道無端創為迎接觀音等會傾街動市奔走如狂亦非京邑所宜有也表立清規楷正流俗是在有識者深計之而已

妖人

萬曆丙午冬至百官當上　陵行禮先數日有人詣大司馬孫公齋居上變告妖人李王劉天緒等謀不軌將乘百官上　陵日起事孫公乃密發兵卒四捕之得劉天緒等若干人審實奏聞而疏語欲專壹事權稍與時忤會又有牓揭妖言逆狀尤著公屬職方郎中劉宇發營兵捕之而所株連有干碍緊要人役者公峻持之於是人情始變而參駁之疏紛紛矣旨下天緒等僅得稍正法而公卒解綬去劉左其官妖人黨與實繁皆私授封號以獻金錢衣服得之甚且有以妻女薦寢者事發私逃拋妻子屋產不敢顧者頗衆先是江北妖黨扶挈而來纍纍載路及是始奔竄肆散當時使非其黨自首告事殆不可知今吾鄉猶有憾不窮究之論而當事者乃以三四捕役之不戢蒙喜事之疑可歎也

辛巳三月十七日

西屏閱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三

遯園居士輯
賞心亭客批

陵祭

正旦祭　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忌辰一閏五月初十日無閏用五月一八月初十日行香中元日祭　萬壽聖節日行香十月初一日行香冬至日祭凡三大祭用祝版已上祭祀俱百官陪祭遣守備武臣行禮今例遣司香勛臣行禮　懿文陵正旦祭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四月二十五日孟秋中元孟冬冬至歲暮凡九大祭用祝文已上百官不陪祭惟奉祀行禮祝文稱　皇帝御名謹遣某官致祭於　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　懿文陵人稱東陵　孝陵大祭一歲止三舉餘惟行香而東陵大祭者九清卿劉公常言隆殺相懸不知何故或是洪武中舊禮沿而行之耳

山祭

牛首山東有觀音山為　貞靜順妃張氏墳妃荆憲王之母也吉山東有南山為悼熙麗妃李氏墳俱

仁宗妃每年遣祭六次順妃墳荆王遣祭如之祝文稱　皇帝御名謹遣內官某因里中無知者著之二墳山林皆幽勝而悼熙享堂前有大桂樹翠碧如垂天之雲尤為怪偉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弘治十八年禮部題准今後凡遣大臣於南京祭告天地　太廟　社稷山川等壇前期致齋三日不用擺列金鼓隊伍惟用太常寺厨役鋪排扛抬品物或入　大內由承天等中門而入或出郊外由正陽中門而出欽遣大臣不可後隨亦不可用儀仗祭品止用脯醢酒果百官亦不陪祀並無飲福受胙之儀

文廟主祭

上丁祀先師孔子禮部奏　准南京國子監祭酒主祭如有事故則南京禮部堂上官主祭昔年祭酒員缺南京禮部侍郎張綸省祭至使署部事郎中主祭輕重失倫誠為非禮後議祭酒及禮部堂上官或有事故於南京各部大臣內請一員主祭右太常寺志所載近例俱署印官行禮

鄉試考官之始

洪武三年應天鄉試知貢舉官則特進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也考試官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侍御史秦裕伯也同考則侍讀學士詹同弘文館學士睢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編修宋濂也四年又鄉試主試則兵部尚書吳琳國子監司業宋濂時考試之法猶未定且未專屬翰林官故其制如此

太學

洪武中 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學者多驕慢不習訓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理太學事也二十九年因學正吳啓言 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率禮部翰林院官蒞監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錄用是以國公而試太學士也洪武中起致仕刑部尚書李敬爲國子祭酒致仕試吏部尚書劉崧爲司業是以尚書而起太學官也國初太學之重如此

非三品得謚

國家謚法非三品以上兩京大臣不得與留都大臣之有謚者惟倪文僖謙文敎岳周襄敏金劉清惠麟梁端肅材王襄敏以旂六公皆尚書也張學士益五品而得謚文僖以扈從土木死難之故若太醫院判蔣用文六品官也以技藝小臣侍 上起居乃得謚恭靖則尤爲異典矣

南部入內閣

弇州紀南都入內閣者三人一爲新都楊公廷和以戶部尚書一爲茶陵張公治皆以吏部尚書當時以爲盛事然梁公儲一爲東閣大學士陽公先在內閣知誥勅出爲南部尚書此時勅取入閣至京方改兼文淵閣大學士耳又張公已正位尚書未有若萬曆丁未葉公向高以南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者也且公年方四十九又入朝未久即爲首揆尤爲盛事

應天主試用編檢

主應天試者自正嘉以來必用官僚及講讀近則講讀亦少惟萬曆壬午副考以修撰沈公懋孝耳考前此永樂癸未則編修王達戊子則檢討王洪甲午則

編修周述正統丁卯則檢討錢溥成化乙酉則編修彭華皆主應天試編檢得主鄉試兩京先朝之制固然爾時若官坊史官主會試亦恒有之自成化後則制乃大異矣

南部三孤

南京大臣以三孤兼者獨少保參贊機務南京戶部尚書黃福一人而已若太子太保則有四人 兵部喬宇泰金吏部王用賓戶部周經大都尚書九年考滿則加一品而滿九年者希以故隆萬來南部九少一品者

尚書一品三品

弇州紀建文中特崇加六部尚書皆正一品於是吏部尚書張紞戶部尚書王鈍禮部尚書陳廸鄭賜兵部尚書齊泰茹瑺鐵鉉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嚴震直皆階特進榮祿大夫然洪武三年始設吏部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中書省陞尚書正二品侍郎正三品是一尚書也在國朝正二品而或爲正三或爲正一亦已三變矣

他部銜掌南吏部

弇州六卿表紀師公逵永樂二十二年以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猶止稱戶部考吏部志公以永樂十九年復任南吏部侍郎戶部志公二十二年爲戶書吏部傳言公宜宗即位晉戶書兼掌吏部與志所紀不同而吏部歷官表洪熙元年許思溫以左侍陞尚書師公兼掌在何時知必有一誤矣

吏部尚書改南部

弇州異典述稱吏部自建文而後益重矣其改南吏部者崔莊敏公恭改南禮部者耿文恪公裕改南兵部者劉公機按崔劉二公皆以丁憂復除止可云起不可云改惟耿公則以北而南且禮部斯可謂之改蓋時有執左道登顯仕者庇其鄉人而耿公居吏部不能遂故出公於南耳未久轉南兵部弘治中召還禮部尋仍爲吏部尚書

生員任宗伯

俞公綱上元人以生員善書由中書舍人天順中官南禮部左侍郎成化三年致政

南部兼北銜

正德初王公軾以南大司徒兼北院副都總師征蜀嘉靖中王公守仁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左都討岑猛張公經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右都平倭至王公用賓以南太宰仍兼翰林院學士葢優禮儒臣之典也又弇州卿貳表載隆慶中林公濂以南少宰兼翰林學士

南尚書兼列卿

成化中程襄毅公信爲南京兵部尚書先是以兵書

提督軍務平川貴蠻功加兼大理寺卿至是猶兼之

北銜理南務

南翰林掌篆者皆用北銜其它如嘉靖中李默王材瞿景淳陸樹聲俱以太常寺卿掌南京國子監事此以北銜理南務也弇州所述又有屠羲英以常卿掌南監考屠實以南常卿又云萬士和以禮左侍管南禮右侍按萬公自以禮左起南禮右非管事又云翁大立以兵侍管南吏刑二部翁公亦是起官云管亦誤

大學士理南部

宣德四年華蓋殿大學士張瑛以原官掌南京禮部其官稱禮部尚書時北京爲行在故不稱南京也大學士不理閣事而出理部事且又在南京國朝獨瑛一人耳時蹇夏三楊輩自筦機務瑛本以東宮官僚驟進入閣典制誥非　上所倚重故理部事如此也

守備

守備永樂二年駙馬都尉沐昕與襄城李隆一同鎮守又宣德五年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任守備南京

守備之久者成國公朱儀天順八年任弘治九年卒在任三十三年魏國公徐鵬舉正德十六年任嘉靖十七年復任前後共三十二年

協同守備

都督僉事趙倫景泰元年任都督同知馬良成化二年任自後皆公侯伯爲之而都督官不得與矣

參贊機務非南京兵部銜

別集言參贊機務非南兵部銜爲戶部尚書黃福張鳳吏部尚書崔恭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純王恕其[illegible]

兵部而非尚書者右侍郎徐琦琦未幾卽陞尚書仍參贊按張鳳鹽山人李文達賢爲碑銘言公以景泰癸酉由戶書轉兵書參贊又二年召爲戶書天順元年調南戶部言鳳以戶部參贊未的也張純史傳純以右副都御史奉勑監督南京軍務又一年景泰辛未陞右都御史明年奉勑陞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務云以右都御史參贊亦小不合王公恕以右都參贊亦未久卽遷兵部尚書

大臣高壽

南都大臣眉壽者止劉淸惠公麟一人年八十有六

大老遺腹生子

童公軒年七十四而卒無子遺腹生一子公預命名曰紫芝見倪文僖公謙墓志銘

勛戚久任

趙輝在永樂十一年癸巳以千戶守金川門 成祖奇其貌以長公主配之凡事 六朝掌都督府奉孝陵祀至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凡六十四年尚主時年已二十餘計年當九十矣府第在南京宮城後載門北諸公主第皆圮廢獨趙府巋然尚存

徐魏公俌諡莊靖自襲爵至卒再提督守備五十四年其孫鵬舉襲公爵至卒三提督守備五十六年

蜂蟻

嘉靖甲寅秋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於檐下不數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頃四散時衡水楊公宜爲總督甚怪之然竟無恙厥後庚申春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讙呼圍之遲明忿擊督署毀拆一空遂執黃公拉死之懸大中

橋坊上自下以箭射之軍四行搶掠當事者曲貸撫之乃定蜂屯蟻聚妖孽先見之萌也然歷七年而始應又不中於楊公而中于黃公豈人事亦有以致之然歟黃公持法太苛裁革冗食又吝於出納遂罹斯禍楊太學希淳有文紀其事

化俗未易

湛甘泉先生爲南大司馬令民毋得餐大魚酒肆中沽市無論舉火當罏致衆叢飲者禁除歲庶民毋得焚楮祀天糜財犯禮姜鳳阿先生爲南大宗伯申明

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與銀七分訪拿幫嫖之人責
而枷示二公之事皆以立禮之坊制淫之流也然姦
之事行僅游冶之子以爲不便湛之事行而稱不便
者怨聲遂載道未幾法竟不行所以者何都輦之地
羣情久甘酣營萬口易至濤羹故當事者往往持治
大國若烹小鮮之說勢固然也故治貴因民

新知錄

廣文劉時卿名仕義官桐城著新知錄二十四卷上
下古今掎摭臧否具有依據偶記其二則一曰躁心

濯舊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
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顔色日
澤旣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爲躁心者省
矣一曰察政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清無
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司馬温公潛虛曰察窮秋毫物
駭而逃長民者宜三復焉

補謚

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古今之大典也故臣不得私其
君子不得私其父夫以官秩之臚顯子孫之彊盛遂
可以奪天下萬世之公而敎太常博士之議則幾無
謚矣吾鄉自王襄敏後與此典者殆不乏人而竟成
闕事余深悵焉因間臆之如陳靜誠遇高不仕之義
於攀龍附鳳之時其蹈高且嘉讓入告覺巢由之爲
固矣何尚寶遵矢不諱之音於批鱗捋鬚之日其義
勇至視死如飴覺逢干之爲易矣童尚書軒學攬天
人之奧其立身範俗也端而毅顧尚書璘文並徐劉
之駕其撫民弼敎也惠而明陳中丞鎬督學振鄒魯
之遺風而撫綏尤多渥澤殷宗伯邁歷仕挺松筠之

素節而恬澹足鎮貪浮此誠朝宁之珪璋人倫之弁
冕亟宜易名以示旌異者也責在後死曷能諉旃
金陵瑣事謂張文僖公與曹文忠公同死土木之難
不知何以死同而謚異按曹公初謚曰文襄後乃改
今謚頃亦因議謚與當事言文僖謚當改引曹爲例
也

鄉賢

鄉賢之擧典重一時祀垂千載必當之者無媿色祝
之者亡媿辭而後謂之非濫吾鄉此典正嘉以前最

爲嚴核後稍寬矣以余所知往喆如姚太守隆之潔愼王給事徽之清直李憲副重之丰稜盧苑馬璧之貞悟沈侍御越之耿介阮憲僉垕之廉靜在當時並許琤瓚在今日尤堪楷式而俎豆尚虛蘋藻未薦豈子孫之無力抑採訪之未周聞王公臨坊逍誠厥子太僕曰吾恥入鄉賢愼毋溷我噫爾時猶有此言後當何若念之慨然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劉勰家貧不娶依沙門居博通經論區別部分而爲之叙定林寺藏經其所詮次也所撰文心雕龍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凡都下寺塔名僧碑碣皆出其手

傅大士

大士傅弘東陽郡烏傷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或金色表胸異香流掌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重瞳色貌端峙梁武聞之延於鍾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常以經目繁多人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

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大師疏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瞻慕明德灰琯屢遷展覲以來炎涼甫隔伏飡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澹而無涯詢峯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冲妙恭雖不敏少游講肆窺覦南北經論三十餘年求其奥旨[illegible]不悟觀諸法海奇在餘生所冀傾蠡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卽鄰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疎薄竊欣往彥所居棲霞寺乃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鐫山現像疏巖敞殿似若飛來無慚踊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牕晝歇自昔高行是用遊寓故寺衆齊誠請延威德惟願傍觀爨喆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府士椰顧言諸成斯誓庶金剛之域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雞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此文甚麗則高古自非唐以後人手筆金陵苾芻中乃有如此人如此文世無傳者特爲載之顧言官

兼秘書監直内史省開府儀同三司嘗奉勑撰智者大師碑此文或顧言代草未可知也

碧峯和尚

碧峯寶金和尚俗姓石氏乾州永壽縣人也母張氏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之且囑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和尚年六歲依雲寂温法師爲弟子既薙落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已而拊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即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眞公樹正法幢于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

之公示以道要和尚大起疑情三年間寢食爲廢偶擕筐隨公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和尚曰然曰汝何所見和尚曰有所見爾曰汝第言之和尚舉筐示公公非之和尚寘筐於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和尚厲聲一喝公奮前搕其胸使速言和尚築公胸仆之公猶未之許和尚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蛾眉山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和尚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和尚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木生前之事今日乃知之急往證於公反覆辨詰甚力至於拽倒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翌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畫一圓相和尚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和尚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和尚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和尚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和尚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若此也

吾師無用和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邪先是和尚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修道於此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悟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其後和尚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見或爲文殊化身云和尚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糧來獻至正戊子冬順

帝遣使者召至燕都詔主海印禪寺力辭之洪武戊申　大明皇帝即位於建鄴又明年庚戌詔和尚至南京夏五月見　上於奉天殿遂留居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　旨後　上設普濟佛會於鍾山和尚於圜悟關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寵賚優渥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請留一言和尚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後三日奉龕荼毗於聚寶山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

名僧

余性好山寺每一遊歷意輒欣然尤於荒涼岑寂之區倚爲延佇自謂宿世有空門緣所交緇流頗衆若楚黃蘗深有之禪郴蜀高原明昱越天臺傳燈之講義越雙井惟傳之詩句固錚錚佼佼法中之龍象也吾鄉雪浪之洪恩慧解通脫不爲法縛廢跡遺心別有眞契洪濟之守心精持木义皈依淨土慈悲接物

誠感十方余皆得參承而接席焉至今思其風義每深嘆企嘗謂使余結宇中林棲心俗外得如三四公者與偕淨侶晨鍾夕梵晏坐經行便可敝屣浮名樂而忘老矣

孝陵碑石

永樂三年秋於陽山采石爲　孝陵碑石長十四丈濶三之二厚一丈二丈黝澤如漆学士胡公廣有游陽山本業寺記而詹事鄒公濟有記乃云二年冬於幕府山陽訪碑石高廣中度尋於龍潭山麓鑿石求趺既而神龜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蒼乃於龜下遂得趺材適與碑稱與胡公記異不知前碑材後竟用否石龜今藏　孝陵殿中有木平臺上安二御座乃朱紅圈椅前一朱紅案案左一紅匣貯龜于中長可尺餘首昂身形畧似而已右以一空匣配之鄒記言宜藏於太廟今人遂謂太廟中有神龜誤矣

太師牕

秦會之丞相第中牕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疏欞謂之太師牕此即今之椰葉槅子也俗又名爲

不了格

䶂桃

今以麪作桃乳形名之曰䶂桃俗訟呼不解所謂考太常祭物志有麪䶂有麪桃乃知䶂自䶂桃自桃俗一槩呼之失其意矣

屏息

太常供奉祭品如羹監之類其捧獻人口鼻用物作長袋繫於頸後俗名抿頦非也志名曰屏息　太廟以黃羅宅祀以紅紵絹爲之

介甫絕句

王介甫投老金陵依鍾山卜居後復捨宅爲寺所題絕句闗金陵山水者往往多遠情幽景因摘而書之如曰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朝雲散柰此黃梅細雨何曰誰將石黛染春潮復撚黃金作柳條西崦東溝從此好筍輿追我莫辭遥曰雪乾雲淨見遥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爲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曰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未參差含風鴨綠粼粼碧弄日鵞黃裊裊垂曰竹裡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曰春風過柳綠如繅晴日烝紅出小桃池暖水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湧亭皐曰木末北山雲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曰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曰奇公無國寄鍾山垣屋青松晻藹間長以聲音爲佛事野風蕭颯水潺湲曰菴雲作頂峭無鄰衣月爲衿靜稱身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横陳曰稻畦藏水綠秧齊松

鬣初乾尚有泥縱蹇尋岡歸獨卧東菴殘夢午時雞曰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游無端隴上翛翛麥横起寒風占作秋曰北山輸綠漲横陂直塹回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曰與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暗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薔薇澗底花曰野水從横漱屋除午牕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曰小雨輕風落楝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曰燕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曰桑條索莫楝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半山園曰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迴首北山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高曰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愁曰隱隱西南月一鉤春風落日澹如秋房櫳半掩無人語鼓角聲中始欲愁曰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遥對北山岑草頭蛺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曰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却低回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曰定林青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曰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祇似春風柳絮時曰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窗一炷雲心亦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尚殷勤曰冥冥江雨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曰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陳智者住金陵勑

天台志有陳宣帝留智者住瓦官勑云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宜停訓物豈追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臣景歷少主請于光宅寺講仁王經勑令欲於寺捨身僧得大施敬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遣後閤舍人李善慶往延知一二又治光宅寺勑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勑繕葺隨由就功一二羅宜取來意

徐陵與智者書

國清百錄云陳左僕射徐陵與大師書最多門人競將去追尋止得三紙其一曰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其二曰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敷具拔公至蒙三月二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冬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益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

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敬重璪公今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其三曰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諮惟遲拔公迮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筭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悉諮又其一曰弟子徐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塗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

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毛尚書與智者書

其一曰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羨無極又聞欲于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雖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訪爲恨轉積南岳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岳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邑遲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諳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廻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顏色東望欷滿敬德信人今返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弟子諸弟及兒悉蒙平安第三任鄱陽郡第二爲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延卿第五入閣度支郎大兒由在東宮爲中書舍人仰蒙垂顧大善知識大同學輒復遠諮其二曰秋色尚熱道體何如禪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兼不得自開轉有困耳仰承移住佛隴永恐不復接顏色悲慨具深仰惟本以曠濟爲業獨守空巖恐違菩薩普被之旨

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詶量等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于彼我京師彌可一二因拔師口具其間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其三曰適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牋香二片熏陸香二觔檳榔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弗責也弟子毛喜和南其四曰今仰餐敷說訓往綽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拔喜榮陽人仕陳官五兵尚書爲光祿大夫領軍驍騎將軍瓦官法會

獲預聽衆懇求禪要躬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旦夜研尋不因事廢徐毛二公皆在金陵與智者往還是此中一故事且南朝文筆世如晨星偶捜他志得之鈔附于此陵書在沈儀同席聽法沈名君理吳興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疏請師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宣帝勑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陵後身爲法華第六祖嗣章安之法所願眞不虛矣

陳後主沈后施物

瓦官智者禪師在建業靈曜寺後主遣主書羅闕宣

口勑送金像一軀光趺五寸釋論一部闕寶樓於案一面山羊髯麈尾一柄并匣虎面香爐一面并合東田口二又宣口勑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役勿勞輸送又送扶月供夏服一通細蕉五端絹布各十疋綿十斤黃屑二斗扶月米五石錢三千文果菜付隨由扶月送後住光宅寺沈后致書云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庶藉薰菩提眷屬謹和南送扶月供薰陸沉檀各十斤黃屑一斗細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澗米五石錢一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大師答啟云今名海慧菩薩又後主扶月供薰陸香一合檀香三十斤中藤紙一煙乳酥一斗錢二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黃屑開元十道志驪州貢黃屑沈香之類也

隋煬帝爲晉王嚫戒師衣物有聖種納袈裟一緣黃紋舍勒一腰綿三十屯鬱泥南布袈裟一緣黃絲布祇一具絹四十疋鬱泥南絲布褊袒一領黃紬臥褥一領布三十禪鬱泥絲布坐褥一具烏紗蚊幬一張紙一百張鬱泥絲布方裙一腰紫綖靴

一量錢五十貫鬱泥雲龍綾被一緣龍須席一領蠟燭十挺鬱泥羅頭帽一領須彌氊一領銅硯一面高麗青坐布一具烏皮履一量墨二挺黃絲布被襠一領南榴枕一枚和香一盒鐵錫杖一柄象牙管一管麈尾一柄烏油鐵鉢一口并袋斑竹筆二管銅七筋一具犀角如意一柄并匣白檀曲几一枚銅重盤三口石青爐奩一具山水繩牀一張銅撥勞一口銅香火七筋一具白檀支頰一枚銅澡罐一口南榴夾膝挑一枚竹蠅拂一柄鐵剪刀

一口蒲移文木案一具并礴犀莊爪刀一口鐵剃
刀一口黃絲布隱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鐵鑷子
一具白瓦唾壺一口并籠巾拂心筆格一枚銅燭
擎一具鍮石莊拂心經格一具犀裝書刀一口白
團扇一柄爪篆龍篆縣針垂露飛白倒薤魚篆科
斗小篆大篆字穀皮屏風一具淨人善心年十一
右楪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施物至玉
泉寺五彩四十九尺旛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
絹五十疋錦香罏襢十張熏陸香二觔剃刀十口
鵐納袈裟一領油鐵鉢十口雄黃七觔須彌氊五
領又施天台山納袈裟十領龍須席二領須彌氊
二領貓牛酥三瓶熏陸香一盒及爲太子仁壽元
年十二月十七日施天台山白石香爐一具大銅
鐘一口鵐納袈裟一領鵐納褊衫二領四十九尺
旛七口黃綾裙一腰氊二百領絲布祗支二領旛
一百口和香二盒胡桃一籠衣物三百段麥麨一
盒石鹽一盒酥六瓶二年又施天台山飛龍綾法
衣一百六十領旛一百五十張光明鹽一石酥五

瓶又別賜灌頂法師金縷成彌勒像并夾侍菩薩
聖僧周匝五十三佛織成經襢七張織成經袋二
口熏陸香一百觔酥合和香一觔陳隋二主皈依
智者恣行五慾自斷善根所賜嚫施本無足紀第
以其中名相多六朝方物方言文人攷据間有所
遺因附載之爲淹通者資一二異聞奇字耳又智
者答上晉王萬春樹皮袈裟一緣乃梁武帝時外
國所獻者晉王謝啟云菩薩戒稱所着袈裟皆染
使壞色況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
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譬之髊永服周
旋恒充布薩常事半月豈惟六日着如來衣深荷
慈奬謹和南衣名甚新奇啟文亦妙

金甲人

何工部遵正德中疏諫　南巡廷杖死　世廟初贈
公尚寶卿官其子一人南畿志言公贈光祿少卿誤
也公葬南郊且百年矣其孫諸生應鼎常夢一金甲
人謂之曰亟改扦而祖吾爲而祖所壓且百年柰何
形家亦言地非吉壤應鼎乃改葬旣開壙則棺木已

腐而形故不壞面如生目開而睛甚黃衣紅袍色猶未變也掘其下果有磚甃爲古塚不知何人之墓且當何公葬時豈不知是前人塚而扞之皆異事也

先祖夢中三人

萬曆己卯秋先祖贈中憲公夢一人語之曰今科報中式者三一者之北門橋一者之剪子巷一者之上新河覺而臆其人是科無驗庚辰冬先祖謝賓客矣踰三年爲壬午應天中式者三人第六名沈天啟住剪子巷第十二名黃夢麒住上新河第十四名張文

輝住北門橋夢之奇中如此且踰一科始驗夢之人已逝而兆始符造化之巧眞不可測也

秦檜女墓

王君履泰言秣陵鎮人曾掘地得塚朱其棺以銅爲甃皮之羨中多金銀器報于巡檢司官勘誌石秦檜第三女也官亟令人掩之金陵瑣事載嘉靖末江寧鎮人有掘得檜墓者所獲不貲官因惡檜而緩其獄按元金陵志檜墓在牛首山在江寧鎮南木牛亭者其祖塋耳未知孰是

猿妖

張韞甫言嘉隆間一部郎之妻偶出南門梅廟燒香爲物所祟每至輒迷眩百計遣之不去後部中一辦事吏請道籙符水郎命劾治之吏設壇行法別以小罌攝怪久之罌內嘖嘖有聲吏復以法呪米每用一粒投罌中其怪即畏苦號呌似不可堪忍者問其何所來怪答曰本老猿也自湖廣將之江以北道過金陵偶憩于高座寺樹杪而此夫人經行其下適有淫心遂憑而弄之耳吏以符封罌口火焚之怪遂絕按

宋高僧傳載會稽釋全清工密藏禁呪法劾治鬼神所治市儈王家之婦草爲芻靈立壇呪之良久婦言乞命乃取一䃥驅芻靈入其中呦呦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而瘞之卽此術也

翟氏

友人翟德孚名文炳以庠生援入監第四子聰敏能文而病瘵其家多妖祟日夜拋擲瓦礫不休德孚請劾鬼者治之設壇于所居樓之庭中而置罌以俟久之一婦人啼哭嗚咽自樓而下趨入壇上罌中悲悽

不可開云是德孚亡婦不忍舍吾子來相顧耳今何意煎迫至此亡已請勿瘞我瘞則永無生路矣德孚不聽竟於園地掘坎瘞之所擲瓦礫遂絕而子竟不起此上二事與瑣事所載方峪杏花村事正同

語怪錄

魯南陳先生著語怪錄中四則一曰秦雲字士龍金陵人也號南堂居士有詩名爲定西侯記室不得志卒於彭城金元玉家嘗召箕書案上云吾南堂居士也請賦一章即降箕云十年塵足走京華桃李春風

幾度花地下尚懷天子殿世間依舊故人家鐵城野哭存青眼玉壘蠻戈蕩白沙怨恨征西元帥使不如江海泛仙槎一曰方伯吳公彥華爲參政時出按部宿公署中夜入厠自置燭地上見一人爲執燭起黃裳綠衣女子也公不敢仰視久之遣執燭前導過牖下門子皆熟睡撼之不醒遣入室取衣冠危坐曰置燭案上揮之出乃去一曰劉司空麟初爲刑部郎出理刑於澶淵夜方寐有物如木棉團壓于被遂不能醒强振起去若飄風少寐又復壓被上如是者三乃呼門役皆入室不能醒公自起逐之若烟從牖隙中去一曰周公約菴巡撫延綏時榆林一婦方產渴思飲水飲輒至滿桶自是不食亦不復與人間事矣終日求掩埋其夫苦其亂從之穿穴使入上留一竅越數日啟視猶生城中人以爲神强出之將以布裹其軀漆而爲供奉公聞而怪之舉其衆召婦至臺訊之婦曰吾不粒食久矣非人間所宜存者但掩埋可何治爲竟遣之不知所終余又記王公少冶官刑部差竣歸京未攜家往寓中臥室以席布地夜忽覺有物

壓其胸而身遂如在磨盤上旋轉如風眩運甚然心了了强力簸頓之其物墮床下走蓆上窣窣有聲急呼僮起逐之僮倉卒開門遂逸去此與劉公所遇正同皆狐妖也

陳公善謔錄

司馬王公敞身短紗帽作高頂靽着高底輿用高扛人呼爲三高先生

顧太僕居憂鬢髮盡白至服闋北上乃皆烏之人曰鬢髮亦起復矣

陳鋍爲指揮善詞曲又善謔常居京師戲作月令惟記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鞾化爲鞋最善形容化爲鞋更可笑也

夏學正病有傳方焚漆頭巾作灰酒服之其子取服之煩燥而卒學正少與南太宰張公瀠同舍因爲志其墓其銘曰少學於學宮既官于學宮今也卒於學宮嗚呼夏公黄擣之主事爲改數字少學於頭巾既官於頭巾今也卒於頭巾嗚呼夏君太宰閱之歎曰眞油嘴也

南部考察刑部黜一郎中時陳留劉公忠爲太宰人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擣之曰王顧左右而言他時王考功韋顧驗封璘爲劉所信任故云

蔡承之見碑龜趺問周子庚曰此亦龍種有別名非龜也偶忘之問答曰名老蔡承之笑曰問誤也大龜曰蔡

怪石

東坡先生黄州江岸細石第有温瑩如玉或深淺紅黄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又有一枚如虎豹者有口鼻眼處而已余鄉王藩幕家有一大石子中具兜塵觀音像面目跏趺儼然如生衣裓亦復分曉又程別駕家南門外有石子纍數百有白質五彩文或黑質素文中或現北斗七星或具山水草木狀或具鸜鵒眼或如桃絲竹根圓點數十斑駁如畫或赤如丹砂或碧如翡翠種種奇特不但如東坡志林所書矣石多出六合山中今盡爲人掘取如前所記一枚直可錢數千

目靜齒動

余向偶病齒痛有人教以常漱且叩曰目病宜靜齒病宜動因讀志林記張文潛語曰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黄魯直語曰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目當如曹參之治齊治齒當如商鞅之治秦知此説其來久矣

評花

余嘗評牡丹花虞美人花菊花似紙花扶桑花似綳紗花芍藥花似絹花玉蘭花梔子花秋海棠花百合花玉簪花西番蓮花似通草花桂花蠟梅花似蠟花

蘭花似鼡花。梅花似鯽魚鱗花。而東坡先生志林與王文甫評花言荼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杏花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則既已先之矣。

客座贅語卷三終

客座贅語卷四目錄

客座贅語卷四

遯園居士輯
保寧菴主批

筆墨研冠天下

澠水燕談記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研三物為天下之冠又言墨不直廷珪廷珪父超易水人與廷珪度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邽珪弟廷寬子承宴孫又用皆有聞江南善墨者又有朱君德柴詢柴承務李文遠張遇陳贇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幕有宣府字或云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宋仁廟嘗於宴賜近臣墨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為佳品又墨莊漫錄載宣政間佳墨如闕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不知何許人又唐州桐柏山張浩製作精妙遂壓京都又河東解子誠又韓偉升所制久藏膠力皆不乏精采與新制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者又李格非破墨癖說

言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避暑錄話言潘衡墨佳以墨得名尤用功可與九華朱覲上下也又言墨工高慶和大觀中令取煤製墨不計其直又言潘谷親造者黑它如張谷陳贍與潘使其徒造者皆不黑

瘞鶴銘

周吉甫墓瘞鶴銘僅得十七字其後王瓚詩字遂無載矣按墨莊漫錄云瓚刻詩一篇於銘之右方字畫差小於銘而筆勢八法乃極相類或此銘是瓚書亦

未可知顧氏銘攷獨不及此蓋李石續博物志謂書板帖與此銘皆定爲陶隱居書耳瓚詩在宋已漫漶其全篇云冬日與羣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近臘仍裌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瓌酌對落暉兩片靑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譎丹陽功曹掾王瓚銘字焦弱侯先生据茅山志定以爲顧況書

慶奴黃羅扇

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扇宋時猶傳諸貴人家見春羞三字新而警

異芝

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内通幹空皮質皆純白下徹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周可五六寸圍繞周帀以罩柄

上相遠不相着也其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脫也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耳

娑羅樹

今南中有娑羅樹榦直而多葉葉必七數一名曰七葉樹初夏作花花梃出于枝上長數寸莖紫青色一莖數十花花色白結實如栗酉陽雜俎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此與今木不類天寶中安西道狀言臣所管四鎭有拔汗那密有娑羅樹特爲奇

絕不芘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媿於桃李近差官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楡

梁朝樂游苑流杯儀

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内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人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坐定遣書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

中庭設鍾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卽飲又圖象舊事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絕也嘗讀六朝人曲水序詩觀此當日流杯故事宛然如見今之爲此宴者少矣

湖冊口數

侯鯖錄載天下生齒之數止據宋會要戶數言耳今以後湖志載古今人口數參諸史冊禹九州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周成王時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漢自高祖訖於孝平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東漢光武中元二年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永壽三年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晉平吳之後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隋大業二年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天寶十四載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宋治平三年口二千五十萬六千九百八十熙寧十年口三千八十萬七千二百十一紹聖元年口四千二百五十六

萬六千一百四十三元符三年口四千四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大觀四年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

國朝洪武中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三弘治十五年戶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嘉靖二十一年戶九百九十七萬二千二百二口六千二百五十三萬一百九十五萬曆六年戶一千六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

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我朝數較前代獨多然今之隱漏者實夥總之冊籍雖具漫難憑據會典稱休養既久生齒漸繁戶籍分合及流移附屬并脫漏不報者多其數乃減於舊此探本之論也

二月生子

隋書蕭皇后傳后梁明帝巋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後隋文帝爲晉王訪姻蕭氏巋乃迎后歸受聘爲晉王妃焉當時俗忌如此後漢張奐傳涼州俗子生于二月五月與父同生日俱不舉此俗久矣至是相沿于江南也

莠民二則

十步之內必有惡草百家之中必有莠民其人或心志兇虣或膂力剛彊既不肯勤生力穡以養身家又不能槁項黃馘而老牖下於是恣其跳踉之性逞其狙詐之謀糾黨凌人犯科扞罔橫行市井狎視官司如向來有以所結之衆爲綽號曰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者又或以所執之器爲綽號曰棒椎曰劈柴曰槁子者賭博酣嚌告訐打搶閭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塵起即有尹賞之窖奚度之柏恬焉而不知畏者衆矣

又有一等既饒氣力又具機謀實報睚眦名施信義或彍財役貧以奔走乎匈貸或陽施陰設以籠絡乎奸貪遇婚葬則工爲營辦以釣奇有詞訟則代爲打點以罔利甚則官府之徤胥猾吏爲之與援閭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儈甘作使令花鴇梨姐願供娛樂報仇借客而終不露身設局騙財而若非動手有求必遂無事不干徒黨至數十百人姓名聞數千百里如聚之崔二龔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螟螣而善政之蟊賊也可亡禁與

二無字碑

梅岡晉太傅謝安石墓碑有石而無其辭人呼爲無字碑前記言以安功德難爲稱述故立白碑桯史言牧牛亭秦氏之丘隴在焉有移忠旌忠二寺相去五里檜墓前隧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卧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今已矣按此則金陵有二無字碑

石頭城

程史言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於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甫嘗上書乞移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守則不費侯景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言曹武惠登長干凡木上雨花臺城中秋豪不能遯其說良是第指古臺城所在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城積塼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

三段石碑

府學中三段石碑按實錄吳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黃曆東觀餘論曰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康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戚光續志云象書獨步漢末況體兼篆籀誠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方面背凋書各八行兩傍狹書○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發神讖曰○讖廣多曰將軍禪將軍關內侯曰詔遣中書郎曰章咸李楷賀○吳寵建業丞許○等十二人曰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曰文字炳眼曰在諸石上其後又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此蓋列與事之臣於正文之後東觀令時爲華覈碑辭雖未易讀大抵猶秦碑刻制爾泰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正與此石類

鑄錢

南都自開國至嘉靖中開局鑄錢獨洪武宣德弘治嘉靖四種耳正嘉中民間用古錢其後慳濫之極至剪鐵葉錫片僞爲之後乃稍稍厭棄而更用開元通寶錢至今　上十年前始用萬曆通寶錢而與嘉靖隆慶制錢相兼行使自後工部遂議就局鑄造矣庚子辛丑間又別造大廠與寶源局並行鼓鑄增多至

百二十餘鑪於是戶部與鹺院亦議並鑄久之京府亦別起鑪鞴鑄錢於常平倉矣所鑄之錢既多而行錢止於都城之內久則錢益多而其直反賤諸軍役匠作應受錢者咸不樂三七搭支又銅商以抽稅多故昂其直而部所給之銅價不可增則銅不時至於是乃減所增鑄鑪斥停鑄者各歸其家而私鑄之犯者衆矣向也未行廣鑄局中供役者不過世業舊工人人具曉之身既不隷於官而無所牟利則往往私自廣鑄而召募多人於是撥砂看火醒眼錯邊之法

鑄以射利而其錢頗與官鑄者埒且又減其直以售於市之貿錢者而私錢乃盈地至官以法禁之小民以死抵之不可止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假人又曰利出于一孔者國無敵噫誠然哉

斗十六度

建業丹陽分埜屬揚州於天文入斗十六度蓋十二次度數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其文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如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固言爲星紀而費直言起斗十度蔡邕言起斗六度又范蠡鬼谷先生張良京房張衡譙周諸葛亮陳卓並云斗牽牛須女爲吳越揚州與固所言微有不同而必以丹陽入斗十六度亦或有無定者矣按斗六星其狀似北斗十二十五度天廟也亦曰天機五星貫中日月正道爲丞相太宰之位宜褒進賢良稟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星盛明君臣一心天下和平爵祿行

綠蝴蝶

丙申秋初家僮捉得一蝴蝶大如掌翅作淺綠色嬌膩豔發睛如點漆兩眉純紫腹下白微帶淡紅前翅頭兩畫後翅末二圈俱燕支色又兩帶如燕尾拖於後疑爲橘蠹所化段公路北戶錄紀盧肇員外說一蚡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綠點丁香眼前翅頭兩畫燕支色後翅爲燕尾分與予所見者大半相似

鬬魚

潘庚生亘史載宋文獻公云余客建業見有畜波斯

魚者俗訛為師婆魚其大如指髻其五采兩腮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善鬬人以二缶畜之折藕葉覆水面飼以蚓若蠅及蚊伺魚吐泡葉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缶合之各揚鬐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拳曲如弓鱗甲變黑久之忽作秋隼擊水聲泙然鳴濺珠上人衣連數合復分當合如矢激弦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或負則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外視其身純白云今閩中有此魚以夏而鬬秋則否

女飾

今留都婦女之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於髮者或以金銀絲或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有雲髻俗或曰假髻制始於漢晉之大手髻鄭玄之所謂假紒唐人之所謂義髻也以鐵絲織為圜外編以髮高視髻之半罩於髻而以簪綰之名曰鼓在漢曰翦氂幗疑類於周禮之所謂編也摘遺髮之美者縷束之雜髮中助綰為髻名曰頭髮詩之所謂髢也長摘而首圜式方雉𦟛

髻為飾金銀玉瑇瑁瑪瑙琥珀皆可為之曰簪其端垂珠若華者曰結子皆古之所謂笄也掩鬢或作雲形或作團花形插於兩鬢古之所謂兩博鬢也花鈿戴於髮鼓之下古之所謂鏌蔽髻也耳飾在婦人大曰環小曰耳塞在女曰墜古之所謂耳璫也塞即古之所謂瑱也以小花貼於兩眉間曰眉間俏古謂之花子一曰其制自古之玄的龍點為之昉也飾於臂曰手鐲鐲鉦也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形如小鍾而今相沿用於此即古之所謂釧又曰臂釵曰臂環曰

條脫曰條達曰跳脫者是也金玉追錬約於指間曰戒指又以金絲繞而箍之曰纏子即繁欽詩之所謂約指一雙銀也以金珠玉雜治為百物形上有山雲題若花題下長索貫諸器物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墜領或繫於裾之要曰七事又以玉作珮繫之行步聲璆然曰禁步皆古之所謂雜珮也古取其用今取其飾也金玉珠石為華爵長而列於鬢傍曰釵古一謂之笄齊梁間始有花釵金釵之名而實始於漢前此未之有也其差小於釵者曰掠子或謂即古搔頭義

取掠髮疑有類於古之所謂導也親迎婦將登車以彩帊或錦幅羃其首至夫家行合巹禮始揭去之曰蓋頭古名曰幧北齊納后禮有所謂加幧去幧者此也

陳南北獄

陳武帝令尚書删定郎范果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惟重淸議禁錮之制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敎不孝及内亂者終身不齒其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

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

金陵古今鑄錢

吳大帝赤烏元年鑄一當千錢一當五百錢

宋文帝元嘉七年鑄四銖錢

宋孝武帝建初　年鑄孝建錢一邊文爲四銖

宋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時私鑄錢多無輪廓不磨鑿者謂之耒子尤薄輕者謂之荇葉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

梁武帝鑄五銖錢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

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鑄五銖鐵錢

梁末又有兩柱錢

陳文帝天嘉五年鑄五銖錢

宣帝大建十一年鑄六銖錢

隋文帝于開皇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錢

唐高宗乾封二年詔天下鑄開元通寶錢

唐玄宗天寶　年詔揚州置十鑪鑄開元通寶錢

南唐元宗保大元年鑄唐國通寶錢大唐通寶錢保大元寶錢

皇明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凡五等一兩五錢三錢二錢一錢一錢重各如之

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

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鑄宣德通寶錢

弘治十八年鑄弘治通寶錢

嘉靖八年二十一等年鑄嘉靖通寶錢國朝皆紀在南京鑄者

太學生徒

南大司成江夏郭公奏欲羅異材復具列於敎條如詩賦天文律算兵法各爲一科其論甚偉因攷唐西

京立國子監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有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爲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爲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與太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爲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爲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爲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

爲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爲之其州縣學生徒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郭公之意蓋本於此 我朝國初太學之制猶有漢宋遺風自景泰以後納粟之例開而古法蕩然盡矣以考德講藝釋奠視學之地一變而爲西園鴻都賣官鬻爵之區誰秉國成爲漸作俑可歎亦可恨也

五祀

留都人家以臘月二十四日夜祀竈餳麪果酒自士大夫至庶人家皆然此古五祀之一也商制五祀一曰戶二曰竈三曰中霤四曰門五曰行天子與諸侯大夫同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霤主堂室居處行主道路也周制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嫡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霤竈或立戶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以春祭竈以夏祭門以秋祭井以冬祭中霤以六月祭其後人家祀

山神門戶山即厲也然則今以士大夫止祀竈一不及其他與祭以冬盡皆與禮異

畊臺蠶觀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設御畊壇於中阡東陌北梁武帝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石里爲蠶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今地皆不復

可考

乘馬衣冠

唐景龍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衣冠左庶子劉知幾進議非之內云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時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褒衣博帶大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

鏘奕奕儀馬有驚逸人從顛隊遂使遺履不收絓驂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乘馬衣冠宜從廢改皇太子付外施行且著為式今留都百官送表朝服乘馬陰雨時甚慄慄有諮及舊典者檢此荅之

桃符畫雞蒜頭五毒等儀

歲除歲旦秣陵人家門上插松柏枝芝蔴稭以青柏葉大門換新桃符貴家房門左右貼畫雄鷄此亦有所自起按魏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鷄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自夏后氏以葦茭商人以螺首周人以桃為梗漢兼用三代之儀以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後漢又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魏晉乃雜用於歲旦今人家五月五日庭懸道士硃符人戴珮五色絨綫符牌門戶以纖系獨蒜及以絲帛通草製五毒蟲虎蛇蠍鼃鼅蜈蚣蟠綴於大艾葉上懸於門又以桃核刻作人物珮之蓋用漢五月五日之遺法也

郊香

梁武帝制南郊明堂用沉香取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又祈雨之祀宋昪議止從坎瘞停用柴燎曰以火祈水于事非宜

祈雨

都中祈雨小兒扛香亭沿街市籲呼龍王見路人持傘者擊而碎之或曰此何始也予曰魏孝成定雩祭儀自斷屠諸舊典外有百官斷傘扇一條開元禮因著斷扇之文此其繇也又道人登壇祈禱用婦人或曰毋乃為瀆與予曰以陰求陰董廣川有是言矣羅

泌路史論雩祭宜用女巫意蓋本此漢武帝祈雨儀用女子女巫丈夫遂至不許入市道士之用婦人亦自有義未可盡非之也

北斗

偶友人言北斗第四星不明主天下官無權此與古占異北斗七星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第一星曰天樞二曰旋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闓陽七曰揺光樞爲天旋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闓陽爲律揺光爲星石氏之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

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三曰公星主禍害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張衡云若天子不恭宗廟不敬鬼神則第一星不明或變色若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第二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愛百姓驟興征役則第三星不明或變色若發號施令不順四時不明天道則第四星不明或變色若廢正樂務淫聲則第五星不明或變色若不勸農桑不務稼穡峻法濫刑退賢傷政則第六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撫四方不安夷夏則第七星不明或變色又弼星附乎闓陽所以助斗成功也七政星明則國昌不明國殃斗旁欲多星則安斗中少星則人恐弼星明而斗不明臣彊主弱斗明弼不明主彊臣弱也天下官奉上行令安得有權主彊臣弱其占自明友人之言未足據也

唐潤州貢

唐貢賦金陵曰潤州調火麻貢方碁水波綾今吳綾以松江爲上杭次之而考唐貢綾多州亦多品如僊滑二州方紋綾豫州鸂鶒綾雙絲綾兖州鏡花綾青州仙紋綾定州兩窠綾幽州范陽綾定州綾荆州方縠紋綾隨州綾澧州龜子綾閬州重蓮綾越州吳綾梓州遂州樗蒲綾或以地或以花様多在西北而其紬貢則汝陝頴徐定洺博魏恒壁巴蓬通忠渠簡等十六州紗則相州羅則益蜀二州單絲羅恒州春羅孔雀等羅其紵布之類則勝銀等州女稽布齊州絲

葛泗水貲布海州楚布隰石二州胡女布邢州絲布荆州交梭縠子鄧利果等州絲布郢復開等州白紵歸州紵麻布洋州白交梭涪州連頭[illegible]布渝峽隨等州葛襄州白縠白綸巾巴州蘭干布房州紵涼州氍布揚州細紵盧州交梭熟絲布申光二州絺綌楚州孔雀布和州紵練滁泗二州麻貲布蘄舒二州白紵布黄州紵貲布安州青紵布壽州葛布常州紫綸巾蘇州紅綸布杭越二州白編睦越二州交梭建州花練洪撫江潭永五州葛朗州紵練常湖歙宣虔吉袁岳道等州白紵布宣州綺南州班布彭州交梭漢州紵布彌牟布綿州雙紃戎普瀘等州葛卭建巂等州絲布連州細布振州班布端州蕉布福州安南及潮州蕉部州竹布絹則唐在所有之不具載今海內土產比唐栁懸第葛之所出不甚遠以地所生就而織紝故耳綾帛之細者紋帛也或謂之綺羅帛之美者意取罟鳥之意紗縛屬輕曰紗綵音疎綌屬紵緜屬白而細疏者紵俗作苧今謂段曰紵或劣言之也綺細綾也綸青絲綬它無解有白綸巾似布之輕細者交梭亦布類以其功名之

出母嫁母服

里中有喪出母者或疑其亡服引子思之言曰爲伋也妻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然孔鯉之妻鯉卒而嫁於衛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栁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卽父後也石苞問淳于睿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嫁與出不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爲詳正睿引子思之義爲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母眀矣宋景祐二年禮官宋祁言前祠部員外郞集賢校理郭稹幼孤母邊更嫁有子稹無伯叔兄弟獨承郭氏之祭今邊不幸而稹解官行喪按五服制度勑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其左方注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無服詔議之御史劉夔曰按天聖六年勑開元五服制度開寶正禮并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祁言不異然假寧令諸喪斬衰三年并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爲其母亦解官申心喪母出及

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爲生己者律
疏云心喪者爲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
月內爲心喪載詳格令子爲嫁母雖爲父後者不服
亦當申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
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今龍圖學士王傳文御
史中丞杜衍嘗爲出嫁母解官行喪者使生爲母子
沒同路人則必虧損名教上玷孝治且杖期降服之
制本出開元禮文逺乎天寳降勑俾終三年然則當
時已悟失禮晉袁準謂禮爲人後猶服嫁母據外祖

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釋云雖爲
父後猶爲嫁母齊衰譙周曰非父所絶爲之服周可
也積之行服是不爲過詔兩制御史臺禮院再議曰
按儀禮父卒繼母嫁爲之服期謂非生己者故父卒
改嫁降不爲己母唐上元元年勑父在爲母尚許服
三年今母嫁是父終得申本服唐紹議曰爲父後者
爲嫁母杖周不爲父後者請不降服至天寳六載勑
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懷其嫁母亡
宜終三年又唐八坐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

嫁齊衰杖期爲父後者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
服居堊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報之母子
無絶道也按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
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侍
講學士馮元言儀禮禮記正義古之正禮開寳通禮
五服年月勑國朝見行典制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寳六年制出母嫁母並終服三
年又引劉智釋義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卒
哭乃除蓋天寳之制言諸子爲出母嫁母故云並終

服三年劉智言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故云猶爲齊
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謂固無疑也況天聖五服年月
勑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降杖期則天寳之制
已不可行及但言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
心喪即不言解官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式若俯
同諸子杖期又於條制相戾請凡子爲父後無人可
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義服齊衰卒哭乃除
踰月乃祭仍申心喪則與儀禮禮記正義通典通禮
五服年月勑爲父後爲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遠如

諸子非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勑降服齊衰杖期亦解官申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内爲心喪其義一也郭稹應得子爲父後之條緣其解役行服已過期年難於追改後當依此施行詔自今並聽解官以申心喪

生母服

子爲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編修冊府元龜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嫡

母尚在望免持服禮官言按周制庶子在母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輕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濟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爲慈母且猶三年況親所生乎嫡母雖尊然厭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降支子也齊褚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爲中軍將軍後嫡母吳郡公主薨葬畢令攝職則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若特有奪情之命望不以追出爲名自今有類此者亦請不稱起復

孝慈錄　三則

前代服制未有定式我　聖祖謂其君牽制文義優游不斷於是作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大哉王言自是人子得申其罔極之情而從來短喪之謬論與拘儒之曲說可廢而不談矣服制圖子爲繼母爲慈母爲養母皆斬衰三年爲嫁母出母爲父卒繼母改嫁而已從之者皆齊衰杖期爲繼父同居兩

無大功之親者服齊衰不杖期爲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爲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皆齊衰三月於是以恩服以義服以名服三者曲到周盡無毫髮遺憾於人心此所以明天倫正人紀順人情爲萬世不易之經也

出母嫁母雖均稱義絕而實固不同有出當其辠者有出不當其辠者有出而改適它人者有出而終不他適者嫁母有父卒而自願改適者有爲父母舅姑所迫而不得自由者又有爲五服無依饑寒困匊不

得巳而適人者程子雖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然制律者不立服滿改嫁之條蓋聖人曲體人情固難盡以共姜柏舟之事望之人人也人子不幸而處此其不敢忘父而惟母是狥固禮之正若忘其懷抱乳哺之恩遽等於路人掉臂不顧視生身之人曾乳母養母之不若且也同爨尚服緦麻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尚無相杵巷歌乃於出母嫁母之死而不爲解官持喪是又視母在朋友鄰里下矣此豈復有人心者哉生則致愛死則致哀不敢違父命亦不敢傷

母情如是而已矣如齊之章子坐視其母葬馬棧之下臨以君命而不肯改余終不忍以其行爲得中趙苞之守城稽紹之絕裾終不若徐庶方寸亂矣之言可以亡媿於人子也如以此言爲不明大義則或有爲嫡母所子而遂不肯認其生母者有爲異姓人後而不爲本生行服者亦可以其知大義而稱爲孝子乎哉

或又問余曰出母而與犯七出之條於父爲有辠矣大義滅親其理自正乃子公然奉其出母知母而不知父所謂禽獸者也何居曰出母之有辠不待言矣然母出矣子晏然忘其母之被出而擁妻子甘豢養忍乎哉凱風之母之不安其室也七子以我無令人自怨自艾若無所容者何況於出有人於此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巳垂涕泣而道之戚之也於兄且然何況母也曰假令出母死而父在父不聽子之服卽解官申心喪且跡於重傷父之志也則柰何曰凡吾所爲甚出母之子者謂夫莫之禁而不爲者也然使孝子處此卽父之命不可違母之辠無可逭而委曲周

旋必有不忍恝然遂等於塗人者矣曰如子之言於母得矣父則如何曰各盡其道並行而不相悖而巳矣子之事母也猶其事父也其事父猶父之事其祖也不幸而母之得辠於其父猶不幸而父之得辠於其祖也蒯聵得辠於靈公廢而逐之也則可輒以父之得辠於祖遂禰祖而拒其父則不可然則父固可以夫而絕其妻子安可遂以子而絕其母乎哉妃匹之際義絕則離是子之所不能得於父者也母子之愛死而後已是父之所不能得於子者也極而言之

文姜預弑桓之惡春秋書肆大眚然後葬文姜元經傳曰仲尼謂子道不可略母葬故特書肆大眚然後葬文姜子道掩親之惡也孝子仁人不幸而處人倫之變所以權於禮與情之中者其當必有道矣

大樂

余両與南雍三奉丁祭見所奏樂舞頗詳諸器實無在不奏者倚言琴瑟之類皆徒設殊不然也第所奏音律多弗克諧疇人子弟庸妄羽流實不曉鍾呂爲何物因憶宋姜夔大樂議言大樂之弊考擊失宜消

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籍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校之今日如持左券國朝樂學最爲失傳端冕而聽恐卧宜矣

官曆五字

人問官曆中每日下注有伐字制字義字專字寶字何説也余曰京房易傳有之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天易五世六世爲人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八卦鬼爲擊爻擊即伐也財爲制爻天地爲義爻天地即父母也福德爲寶爻福德即子孫也同氣爲專爻同氣即兄弟也曆之取用其源在此

楊元愼嘲

梁沈慶之使魏楊元愼嘲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爲飯茗飲作漿呷啜蓴羹唼嗍蟹黃手把荳蔻口嚼檳榔又曰網魚漉鼈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雞頭蛙羹蚌臛以爲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

遨遊隨波遡浪噞喁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當時南北分疆互相詆譏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自隋世混一之後南之絲帛米粟服食天下中土目隨風而靡古今之異宜如此

王符潛夫論

潛夫論浮侈篇云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紋綺縠氷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瑇瑁石山隱題金銀錯鏤麞麂履舃文組綵褋驕奢僭主

騁相誇詫箕子所晞今在僕妾近日留都風尚往往如此奢僭之俗在閭左富戸甚于搢紳誦此論之言可為太息

鑄鼎劒於蔣山

吳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曆數八分書晉懷帝永嘉六年鑄一鼎沉於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甌形宋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齊高祖諱道成於齋中池内見龍鬬簫皷音遂埋一鼎其文曰龍鼎眞書四足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

曰大通眞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並蕭子雲書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常侍丁初正書見梁虞荔鼎録宋後廢帝昱以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劒銘曰永昌篆書見陶弘景刀劒録

品石螺子石

宋山陰雲林杜綰石譜有品石建康府有石三塊頗雄偉有岩洞嵌怪色稍蒼翠遍産竹木茂鬱可觀石罅中有六朝唐宋諸公刻字謂之品石又有螺子石江寧府江水中有碎石謂之螺子凡有五色大抵全如六合縣靈居岩及他處所産瑪瑙無異紋理縈繞石面望之透明可喜

李後主研山

李後主常寶一研山徑長尺餘前聳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別引兩坡陀而中鑿為研及國破研流在士人家為米元章所得後米歸丹陽與蘇氏易甘露寺並江地地多古木蓋晉唐人故居米起菴名曰海岳研歸蘇氏不幾月索入禁中後又在台州戴家

鍾隱

海岳書史云鍾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隱居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内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内合同集賢院黒印有此印者是與於文房物也元章直以鍾隱為李後主如此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花竹翎毛門神品二人一曰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悟不嬰俗事好肥遯自處嘗卜居閒曠結茅屋以養恬和之氣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像必致

精絕尤喜畫鵓子白頭翁鵯鳥班鳩皆有生態尤長草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爲南唐李煜所有煜親筆題署及以偽璽印之錘隱之事明白如此元章何遂没其人邪

陶縝菜

鄧椿畫繼載陶縝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題所畫菜示德逢詩所作花菓精緻可玩周公謹烟雲過眼錄言鎮江張萬戶所藏陶縝菜諸色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縝筆縝乃金陵人也

豨薟草

豨薟草治風濕如神里中人所習知也至其能補元氣彊筋骨長眉髮烏髭鬚聰明耳目則醫亦有未知者得酒良九月九日採者佳張忠定公詠進御表云金稜銀線素根紫荄誰知至賤之中乃伏殊常之品臣服百劑耳目聰明漸服滿千鬚髭再黑羅守一墜馬中風不語十服即痊僧知嚴七十口眼喎斜十服亦愈其功效如此

桂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

河冰成花

萬曆丁未冬秦淮河儒學貢院之前冰成花卉其枝葉瓣朶無一不具時以爲翔見之異然前記已多有之酉陽雜俎言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纈夢溪筆談言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又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

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又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

海陵王墓銘文

沈存中在金陵有賽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銘曰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温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

嗣德方衰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驟載擸
高闢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扆言覲帝則
正位恭已臨朝淵嘿虔思寶絺負荷非克敬順天人
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艮龍纛夕儆保挽晨鐘
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篆太學石經

胡恢金陵人博物彊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
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
恢獻詩自達有聯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

人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
推官而卒篆石經是一大典故而前記多不書

愛愛

宋愛愛錢塘倡家女姿體纖素豔發不類人間人泛
舟西湖採荷香爲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遯
於京師後逞爲父捕歸愛愛即閉戶蔬素三年念逞
之勤感疾而死蘇子美爲作愛愛集紀其事

秋娘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爲浙西觀察使李錡妾嘗爲
錡辭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有花堪
折君須折莫待花殘空折枝錡反被籍入宮後隨皇
子漳王王有罪廢秋娘放歸故里杜牧之樊川集云
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五言長篇五十六韻
語多奇麗

小史見廬山夫人

建康小史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
見女欣然命婢瓊枝令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廬
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排紫霞欣良運兮暢雲柯升

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見祖台志怪

金字心經大寶珠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
入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
薦且自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云云字整
潔而詞甚悽惋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
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爲
金陵守王君玉所得王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
子儀家

小說伐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蠟炬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曰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右俱見王銍默記

徐十郎茶肆

徐常侍鉉無子其弟鍇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鍇誥勅甚多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僞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如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人第知金陵近日始有茶坊不知宋時已有之矣

張尚書

靖難兵渡江後吏部尚書張公紞自經於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備者今第言侍中黃公觀夫人二女與臧獲俱投通濟橋死而無有言張公者大都靖難死事之家不獨妻妾子女即奴僕以義死其主者不可勝數昔人有言自歸附勸進外人人皆苟息豫讓矣嗚呼
國初作人之化如此哉

大捨記

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謝吳撰有皇帝菩薩大捨記又嚴昺亦有梁皇大捨記

金陵寺塔記

祠部郎葛公所著金陵梵刹志四十餘卷一時大小寺院亡不詳載大都據見在者詳其建置之始末元宋以前微不能舉文獻無徵固宜爾也因攷唐僧清澈著金陵寺塔記三十六卷又唐僧靈偳著攝山棲霞寺記一卷二書皆亡第名載於史志耳此書若存

六帝之都四百八十寺之盛必更有可攷据者山川不改遺蹟莫稽余嘗過太岡寺睹其彫落爲詩弔之落句可憐佛土還成壞況復人間羅綺場寺在昭代猶爾又何論千百年而上者哉

古志搜訪

嘗謂地方文獻士大夫宜留意搜訪至前代圖籍尤當甄錄即斷編缺簡亦當以殘珪碎璧覘之金陵古稱都輦乃自　國朝以上紀載何寥寥也僅有金陵新志一書南雍舊板尚在然訛闕過半亦復無他本

可備校讎者景定建康志閣禮部舊有藏本近亦不知存亡余念此但見往記有關金陵者輒紀載其名爲搜訪之地二卷中曾紀古志近又攷得數種具疏如左周處風土記三卷梁元帝丹陽尹傳十卷應詹江南故事三卷徐鉉等吳錄二十卷不知名南唐書十五卷不知名江南志二十卷十五卷者疑是陸務觀書王顯南唐烈祖開基志十卷徐鉉湯悅江南錄十卷陳彭年江南別錄四卷龍袞江南野史二十卷不知名江南餘載二卷錢惟演金陵遺事三卷不知名金陵叛盟記十卷王豹金陵樞要一卷曾洵句曲山記七卷張情茅山記一卷不知名茅山新記一卷張隱龍三茅山記一卷恐卽張情朱存金陵覽古詩二卷袁陟金陵訪古詩一卷吳操蔣子文傳二卷不知名南朝宮苑記一卷其鄭文寶南唐近事江表志近已有板行者二書所載大槪多同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五

遯園居士輯
竹渡腐儒批

禮樂羣英像

宋嘉定五年黃度作晉元帝新廟於石頭東兩廡設禮樂羣英三十六人像葉適爲之記按三十六人爲王公導字茂弘謝公安字安石劉公琨字越石祖公逖字士雅顧公榮字彦先賀公循字彦先紀公瞻字思遠鄧公攸字伯道周公訪字士達應公詹字思遠戴公淵字若思周公顗字伯仁司馬公承字敬才卞公壼字望之郗公鑒字道徽陶公侃字士行温公嶠字太眞庾公亮字元規劉公超字世瑜鍾公雅字彦胄桓公彝字茂倫陸公曄字士光孔公瑜字敬康孔公坦字君平何公充字次道蔡公謨字道明顔公含字弘都孫公綽字興公王公羲之字逸少王公述字懷祖王公彪之字叔虎王公坦之字文度桓公冲字幼子謝公石字石奴謝公玄字幼度陶公潛字元亮

歌章色

教坊頓仁曾於正德中隨駕至北京工於音律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於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皆不誤常云南曲中如雨歇梅花呂蒙正內紅粧豔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何柘湖嘗令仁以伯喈一二曲教絃索仁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

入律況絃索九宮之曲或用滾絃花和大和鈔絃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𠫵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查八十琵琶

王亮卿徽州人能詩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於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即四絃俱絕須攜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院楊家楊家世以琵琶鳴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瞽媼最知音遽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使女子扶掖而出問查來歷查云我正陽鍾秀之弟子也媼舊與秀之相與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苦竹君

友人張玄度名振英雋才也爲諸生有聲神鮮標令飄然人外家四壁而書室內左圖右史焚香掃地秋如也研床筆格楚楚皆有致窗下雜植花卉杞菊倚

而嘯咏自謂不減古人興發輒復豪舉高歌一引數十觴不惓詩多豨刻好林和靖孫太初之爲人每舉而效之字法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得其遒快後以酒成疾而卒閒於隙地種竹數十竿因號苦竹君蓋以張鷹自況也嘗與余唱和見余修禊閣稿標其佳句賞咏之至今猶感其意余嘗箴君留年而詩好作苦語乃未四十而沒豈其兆邪遺墨猶存而清音靡嗣悲夫

前記異聞一百則以皆金陵之事故存之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
吳孫皓天紀中建康有鬼目菜生黃狗家又有買菜
生吳平家按圖以爲瑞封狗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
銀印青綬
晉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爲羌煑貊炙
王曇首家世居馬糞里世號馬糞諸王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襪至家開視有蟲
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王僧辨嘗爲荆南得橘一蔕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宋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爲中瑞
宋世納后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用白雁白羊各
一頭酒米各十二斛納徵諸物外有虎皮二枚泰始
中又議加豹熊羆皮各二枚
宋齊間扶南等國獻赤白鸚鵡者凡四五又有青蟲
不知何物
泰始二年六年獻四眼龜六眼龜八眼龜
宋孝武大明三年廣州獻三角水牛七年永平郡獻
三角羊

宋元嘉中有嘉禾一莖九穗
宋元嘉中華林園中荷花二花一蔕者凡六七見
王獻之嘗寫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八分
王濬伐吳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
盛自古莫比
晉元帝大興初有女人陰在腹上當齊下性淫而不
產義熙中豫章人有兩陽道重累而生
卞壼死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見壼鬓髮蒼白面色
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

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謡曰
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
點則飛去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震霆二龍乘
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
宋元嘉中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
謂之飛天紒
梁武帝酷好佛法性多合恕勑天下貢獻綾羅錦綺
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翦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勑云期畢便申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自然
有法大德三字
齊王奐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辨生又以
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
宋明帝嗜鱁鮧以蜜漬之一頓食數盂鱁鮧乃烏賊
魚腸也又噉肥豬肉至二百臠
宋元嘉中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
彌年又明帝初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
攢心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啟
梁武帝於鍾山造一佛像長一丈七尺每量輒餘二
尺遍量之至二丈七尺而望之高大如初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裕斬之於建康市百里之內
草皆焦而死唐小說載泓遯去得仙與衡山僧語
顏含兄畿服藥過多遂死已而復生終歲偃臥有須
以夢托之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超死山
爲作誄者四千餘人
周興嗣爲梁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
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
視之心如掬爍泥此出獨異志與劉賓客嘉話不同
宋前廢帝母太后病危篤呼之不肯往曰病人間多
鬼可畏那可往
東昏爲潘妃造殿未施梁桷便於地畫之但求宏麗
不知精密工匠自夜迨曉猶不副速剔取諸寺佛殿

藻井僊人騎獸以充足之山石皆塗以采色當暑種
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
梁元帝徐妃無寵帝眇一目帝間至妃許妃預作半
面粧待之
東昏因潘妃所生女百日而亡身服斬衰蔬膳積旬
左右直長奄豎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爲天子解
菜
東昏於閱武堂置市賣酒潘妃爲市令東昏小有過
失妃輒笞決之因勑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實中

荻

齊鬱林王侍祖武帝疾比危篤私與妃何氏書中央作一大喜字又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宋明帝多忌諱以騧字似禍字勑改爲馬邊瓜

宋前廢帝爲山陰公主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宋鬱林王即位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未

鬱林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爲笑樂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爲犬子

東昏永元元年七月淮水變赤如血

永元三年七月龍鬬於建康淮水激五里

齊明帝崩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置射雉場二百十六處

東昏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

東昏每出不欲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縣幔爲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

東昏侯潘妃琥珀釧直一百七十萬

梁臨川王寵姬江無畏寶屧直千萬

東昏於諸樓閣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按前此有漢廣川王海陽坐畫屋爲男女贏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飮令仰視畫及宅罪廢

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帝兩幸同泰寺捨身爲奴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陳高祖永

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梁武末年都下用錢每陌皆除其九元帝江陵每陌又除六文時以爲陽九百六之占

大建十四年陳後主即位江水色赤如血

隋文帝問監者陳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飮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飮一石

宋吳郡婦人韓蘭英有文辭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用爲宮中職僚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呼爲韓公

沈約宋書樂志凡歌字皆作哥字

晉納后六禮之文皆稱皇帝咨后家稱糞土臣某頓首稽首再拜以答又宋時刺史二千石拜詔書除辭關板文云某官糞土臣某甲

梁武帝丁貴人生有赤痣在左臂又體多疣子及帝鎮樊城納之並失所在

元帝徐妃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答

陳宣武章后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

功之服則一爪先折宣帝柳后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後主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

宋文帝即位後皇后生元凶劭自前代惟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劭二人而已

宋前廢帝號明帝爲豬王建安王休仁爲殺王山陽王休祐爲賊王東海王禕爲驢王

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宋明帝甚諱之江謐常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

宋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

宋孝武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

徐聿之爲元凶所害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

晉納后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

四時厚八分以應八節皆真書后家答婚脚書之

魏太武攻盱眙臧質爲將軍北救太武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

王融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

王偃尚宋武帝女吳興公主常倮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

何澗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歌曲即楊叛兒一作楊婆兒

齊高帝好水引餅何偃嘗供上焉

東昏潘玉兒有國色齊亡軍主田安啟梁武帝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既見縊絜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

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至宋猶在潤州蘇氏家

沉紵腰有紫痣徐陵目有青精

江泌衣敝蝨多綿裏置壁上恐蝨饑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

張嘉貞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 此出尚書故實又賓客嘉話作劉夢得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唐猶在

南唐烈祖稅嚴嘗旱伶人申漸高侍側祖曰聞四郊乃多雨漸高遽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元宗母宋太后一日失去不知所在數日後訪得之在方山寶華宮

後主佞佛禮拜額生疣贅行坐手常結印爲僧寺手削廁籌於面上試之

韓熙載家多妓樂後主密令顧閎中就其會客時寫之爲韓熙載夜宴圖圖中有賓客調其姬人者烟雲過眼錄又有周文矩圖此事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鍾城人盡驚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南唐元宗溧水桑樹中生一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左跪衣褵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漢成帝永始元年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哀帝建平三年汝南有樹生枝如人靈帝熹平中亦兩見

烈祖受禪舊唐有某御厨者來金陵於是宴設有中朝承平遺風長食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春分餤蜜雲餅鐺糟炙瓏璁餤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

馮權給使元宗於太子宮元宗常曰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中賜權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

南唐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自荷鋤理小圃成畦以眞珠百千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

盧郢姊爲徐鉉婦鉉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爲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頻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易一字鉉服其工

後主大周后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之粧人皆效之

孫忌一名晟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鋒起

後主大周后元宗嘗因其上壽賜以燒槽琵琶后將

卒以此并玉臂釧留別後主後主以后生平所愛金屑檀槽琵琶附葬

後主爲小周后於花間作亭窮極雕鏤而狹迫僅容二人與后同處其中

後主時僧尼犯淫者有司請追還俗後主曰僧尼犯淫使其冠笄乃是遂其所欲姑令禮佛自懺

沈存中曾於建康兄發六朝墓得玉臂釵兩頭施宛轉可以屈伸令圓僅於元縫爲九龍繞之功侔鬼神

王荆公乘驢入鍾山時與路傍村嫗語一日嫗以麻

綫數縷詣荆公曰煩相公歸與相婆

秦檜當國有執政出守建康爲諂媚每發書必寫百幅擇而用之

三藏塔

余嘗至大報恩寺登三藏殿後堦有小塔云是唐玄奘葬處私臆謂三藏自在長安慈恩以何因緣復過江表乃攷晉隆安中延致鳩摩羅什施寺賜額法王尊爲三藏國師寺名白塔後并入報恩疑此是三藏舊塔院誤認爲唐之玄奘耳頃檢金陵新志云白塔

在寺東即葬唐三藏大徧覺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金陵僧可政宋端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俗名白塔於是始灼然知爲唐之三藏惜所謂塔記無從可攷梵剎志亦兩存其說而未詳且既云石塔唐時建又云宋天禧寺僧可政云云恐誤

長干塔

長干寺舊有阿育王塔梁大同三年高祖改造出舊塔下舍利及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屈爲螺形始吳時有尼居此地爲小精舍

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焚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中宗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煖不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苦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則不復地獄因此出家遊行禮塔至丹陽未知塔處

乃登越城望見長干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見阿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衆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銀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建一層塔十六年沙門僧尚加爲三層卽梁高祖所開者也至南唐時廢寺爲營廬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迹併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爲寺卽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塔天禧元年改名天禧寺元至順初賜金修塔塔完之日天花如雨祥光如練滿空者數日國朝永樂中卽其地重建大報恩寺塔高九層純用琉璃爲之其工麗甲古今佛刹矣第不知塔中舍利仍是阿育王塔中所函否舊曾以問寺僧無能詳者

長干寺金像

實錄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令人於光處掊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乃令御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

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聲經一載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銅花趺浮出水上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投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會焉歷三十年光趺始具隋文帝徙入長安

長干

金陵新志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隴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官寺

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寺按是時瓦官寺在淮水南城外不與長干隔而今日賽工橋西即是江水流處其後洲渚漸生江去長干遂遠而楊吳築城圍淮水於内瓦官遂在城中城之外別開今壕而長干隔遠不相屬矣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外舅少冶公嘗手批李于鱗集唯七言律耳言其詩律細而調高然似吳中新起富翁局體止是華後精緻若杜工部便如累世老財主家中百物具足即陳朽敝錯愈見其爲富有也又曰弇州好用古之奇字奇句湊合一處詩文皆然終不似古之大家滔滔莽莽無意爲奇而卒亦未嘗不奇者平日論文章之法者獨首推王文成公曰能道其胸中所欲言婉折暢快是國朝第一人

金陵古城

曩侍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倉猝對以東晉所築今有五城渡是後讀前志知唐韓滉又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是有二

五城矣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城蠡所築在長干里俗呼爲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威王置在石頭清凉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城大帝因舊城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築在長樂橋東一里今桐樹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吳大帝所築周廻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因之臺城一名苑城本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即世所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城即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冶城東則運瀆俱在今下街口西等處冶城即在今之朝天宮也瑯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鄉金城吳築後主寶鼎元年置亦在上元金陵鄉秣陵城在小長干巷内建鄴城淮水北吳冶城東蔣州城隋置於石城檀城在清風鄉謝玄別墅宋屬檀道濟故名白下城在江乘之白石壘靖安鎮唐罷金陵縣築此城因名貞觀七年廢東宮城宋元嘉中修永安宮爲東宮城在臺城東門外金陵府城隋大業六

年置湖熟城古縣名宋元嘉中徙越城流人於此在今湖熟鎮白馬城在江寧縣三十里梁同夏縣城在上元縣長樂鄉臨沂城晉僑置在今上元之白常村懷德縣城晉置後改曰費縣在古宮城西北耆闍寺西今鼓樓之西是其地

凹凸畫

歐邏巴國人利瑪竇者言畫有凹凸之法今世無解此者建康實錄言一乘寺寺門遍畫凹凸花代稱張僧繇手跡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

暈如凹凸就視即平世咸異之名凹凸寺乃知古來西域自有此畫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讀書不可不博也

金陵南唐畫手

金陵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東坡跋其畫云宣畫花竹翎毛為近歲之冠既老筆尤奇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於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南莊最為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曉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樓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此圖畫見聞志所紀在金陵新志摭遺卷中南唐又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不之載

趙母授經

宋趙定母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帷講說儒碩登門質疑必引與之坐開發奥義咸出意

表景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從事詔曰無飾虛以沽名無事佞以奉上處內在盡禮居外在活民見石徂徠賢惠錄按此母亦曹大家宋宣文之流亞也而乃堙滅不甚著稱豈非詞采不彰不獲與李易安朱淑真輩揚芬藝苑惜哉

古碑刻

金陵六代文獻之淵藪自唐歷五季宋元名人魁士代不乏賢金石之章固當不可勝記乃今余所目見僅吳天璽碑重刻嶧山碑攝山江總持碑唐高正臣

書碑祈澤寺宋紹興碑耳改華之際爲人焚毀橋基柱礎何但魏經礪角磨刀箏唯漢寢以不刊之遐貫與寒烟野草共銷滅於三山二水之間固有識者之深悲而無名公所竊笑也臧晉叔恒言六朝碑版街心巨石皆是雖係譌言實有斯理暇日尋檢舊志擇其文字之尤宜存者志之爲慕古者動遐想焉

南岳碑七十七字 湛尚書門人重勒在臨淮侯園中

秦始皇帝東遊頌德碑

秦泰山碑

秦嶧山碑 二碑在府學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一曰天發神讖碑一曰天璽碑 華覈作皇象書蜎事又定爲蘇建今在府學尊經閣下

攝山棲霞寺碑 梁元帝作

鍾山飛流寺碑銘 梁元帝作

晉元帝廟碑 宋葉適撰

開善寺碑銘 梁王筠作

卞公忠烈廟碑 宋胡銓撰

長干寺衆食碑 陳徐陵撰

維摩居士像碑 晉顧長康畫重刻在元戒壇寺蘇轍公有像記見金陵新志

瓦官寺維摩詰畫像碑 唐元黃之文

王羲之蘭亭記 留守晁謙之以家本刻于紬書閣三段石後壁間

齊海陵王墓誌 宋謝朓撰并書

棲霞寺新路記 徐陵作

梁開善寺法師碑 蕭挹書

梁忠武王碑 徐勉造貝義淵書在上元縣黃城村

梁康王碑 劉孝綽文貝義淵書上元清風鄉甘家巷

陳景陽宮井闌刻銘 一隋開皇中分書或云煬帝所作一唐開元中江寧丞王震分書一太和中篆書

攝山棲霞寺碑文并銘 江總持撰京兆韋霈書今重刻存

大莊嚴寺碑 梁江總撰

顏氏大宗碑 二碑顏眞卿書在上元金陵鄉乾道中移入府學其碑座尚存故地猶名顏碑衙

顏魯公放生池碑

唐明徵君碑 高宗御製侍相王書高正臣書王知敬篆額今存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梁元帝作

草堂寺約法師碑 梁王筠作

佛窟寺碑孫忌撰在牛首

蔣莊武帝廟碑徐鉉文

方山上定林寺碑元虞集文

李太白讚寶公畫像吳道子畫李太白贊顔眞卿書趙子昂又書十二時歌

福興寺碑尚書許某文張從申書

南唐五龍堂玄元像記徐鍇文在石城

李順公碑高越書在西門外石子岡下

南唐追封慶王碑額在城南婁湖橋韓熙載作徐鉉篆

德慶堂題榜李後主書宋僧曇月刻石在清凉寺

寶華宫碑南唐行書入品方山

宋仁宗飛白書乾道八年留守洪遵刻之華藏寺

高宗孝經晁謙之刻石郡學

祈澤寺宋紹興祈雨碑

高座寺雨花臺記宋馬光祖文并書

南唐宋齊丘鳳皇臺詩石在臺上

明道先生祠記三宋朱熹游九言眞德秀文馬光祖跋

忠襄楊公祠堂記宋魏了翁作

八功德水記宋梅摯作

本業寺記南唐僧契撫作東山任德舒書

定林寺記朱舜庸文秦鑄書

道光泉記王安國作

王介甫平甫此君亭竹詩在今府學中石已斷碎

張文潜書太白鳳皇臺詩馬光祖書跋倪垕刻石臺上

蘇子瞻書漁家傲詞送王勝之在白鷺亭

江寧府涼館記宋呂升卿建元時敏記米芾書

金陵雜咏黄履詩溧水尉周沔書刻江寧府治

子隱堂記梅摯作

東冶亭記梅摯作

高齋記胡宿作

二水亭記史正志作

新亭記史正志作

開善寺修誌公堂石柱記唐李顧行作

義井記李廸作

太平興國寺碑元虞集作

崇禧萬壽寺碑元趙世延作

龍翔集慶寺碑虞集文

園中長短句

李後主在圍中猶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䓗低迷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此出西清詩話當時江南被圍自開寶七年十一月至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宋祖令呂龜祥詣金陵籍煜圖書赴闕下得六萬餘卷其爲後主與黃保儀聚焚者又不知幾許也後主之好文如此故非庸主其詞是臨江仙調悽婉有致

金陵諸園記

弇州遊金陵諸園序謂李方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若金陵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奇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靚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遠勝洛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栢而無石方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爲峯嶺者可推已所記諸園凡十有六一曰東園記稱道聚寶門稍遠園在武定橋東城下西與教坊司鄰今廢圮二曰西園在城南新橋西驍騎倉南記稱鳳臺園誤其隔弄者乃鳳臺園也今再易主屬桐城吳中丞三曰鳳臺園記止稱鳳皇臺此中舊有一巨石爲陳廷尉載去今廢爲上瓦官寺四曰魏公南園本徐八公子所創後轉入魏公在府第對門五曰魏公西園在賜第之右多石而偉麗爲諸園之冠六曰四錦衣東園在東大功坊下七曰萬竹園在城西隅地大皆種竹今爲王計部

張太守許鴻臚分有之八曰三錦衣北園在府第東弄之東九曰金盤李園在卞忠貞廟西今廢圮十曰九公子家園在府第對門十一曰莫愁湖園在三山門外莫愁湖南今圮以上皆中山王諸邸所有也十二曰同春園齊王孫所創在南門內沙窩小巷今爲它人分據十三曰武定侯竹園在竹橋西漢府之後十四曰市隱園在武定橋油坊巷即姚元白所搆者今南半爲元白孫憲副允初拓而大之北半爲故侍御何仲雅改名足園矣十五曰武氏園在南門內小

巷內記稱武憲副之第非乃憲副之叔名易者今數更主十六曰王貢士杞園在聚寶門外小市西之弄中其門北俯城壕貢士官縣令當弁州官南都時諸園如顧司寇之息園武憲副之宅傍園齊王孫似碧之烏龍潭園皆可游可紀而未之及也

古園

古園苑之在志者華林園本吳宮苑晉及陳皆名華林在臺城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宋元嘉中以其地為北苑後改今名顏延之有三月禊飲詩序上林苑在雞籠山東歸善寺後宋初築於玄武湖北孝武立名西苑梁改名上林博望苑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所立沈約郊居賦云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昔儲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謝玄暉詩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即此婁湖苑齊武帝築青溪後宮作婁湖苑青林苑在籬門亭北靈丘苑齊武帝立在新林界方山苑在方山側齊武帝立江潭苑在新林路西梁大同初立西園晉安帝元興三年桓玄築於冶城芳林苑一名桃花園一名芳林園齊高帝舊宅在古湘宮寺前芳樂苑齊東昏即臺城閱武堂為芳樂苑在今覆舟山前小教場地建興苑梁立於秣陵里在秦淮南岸玄圃齊文惠太子立在臺城北南苑宋有之在瓦官寺東北桂林苑南朝宮苑記在落星山之陽東籬門園梁何點所寓內有卞忠貞冢即今冶城西地一云即烏楊村南唐北苑徐鉉有北苑侍宴賦序云望蔣嶠之嶔崟覜為聖壽泛潮溝之清淺流作恩波在城北金波園南唐未詳其處烏衣園在烏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曰來燕馬光祖新之堂

後植桂亭曰萬玉香中梅花彌望堂曰百花頭上其餘亭館皆佳東園在東冶亭側沈約郊園在鍾山下約憩郊園和約法師堂詩云郭外三十畝欲以貿朝饘繁蔬既綺布密果亦星懸謝朓有和沈祭酒行園詩沈慶之園在婁湖柳元景菜園在秦淮南陸靜修茱萸園在鍾山半山園在報寧寺王半山詩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又云孫陵曲街去吾園數百尺繡春園宋高定子記舊社壇東行宮養種園在宋江寧府東城外馬光祖修按古園苑多屬宮家遊幸之所

士大夫所居自二沈柳王而外未甚有灼然可紀者也然亦豈能如洛陽之諸園與夫金谷午橋平泉爭盛哉　國初以稽古定制約飭文武官員家不得多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得於宅內穿池養魚傷泄地氣故其時大家鮮有為園囿者即弇州所紀諸園大氏皆正嘉以來所創也

三宜恤

南都徭役繁重所以困吾百姓者多矣近年當事者加意剷除始稍有甦息之望向有議裁寄庄戶之兼

并禁質鋪之罔利與搜富戶之非法者其說固亦有見第余嘗聞姚太守叙卿之言曰均賦者不宜苛摘寄庄戶寄庄戶乃無田者之父母也令寄庄戶冒役太重勢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無立錐者安所倚命乎寄庄戶以田一畝予佃戶種必以牛與車予之又以房居之計一歲所入畝之中上者可收穀二石以其半輸之田主而佃戶已得一畝之入矣是寄庄戶不惟無害於民且有利於民即田連阡陌其仰給者不啻衆也何以尤其兼并也方司徒采山之言曰質鋪未可議逐也小民旦夕有緩急上既不能賚之其鄰里鄉黨能助一臂力者幾何人哉當窘迫之中隨其家之所有抱而趣質焉可以立辦可以亡求人則質鋪者窮民之筦庫也可無議逐矣王太守元簡之言曰往日海中丞在吳中貧民有告富家者必嚴法處之一時刁訐四起富戶之破亡者甚衆此大非是邑有富民小戶依以衣食者必夥時值水旱勸借賑貸須此輩以濟緩急雖一村有一富者近村田房不免多為所有然必是貧者方賣賣於他人與賣於富家一也且富家自非豪惡罔不畏法者豈必盡謀

占而計取之假令摧剝富民富者必貧閭百千萬室而皆赤貧豈能長保三先生之言皆深思遠慮與浮見者不同因表而出之以諗於當事者

鼠掩卷

嘉靖庚子科第八十三名舉人顏芳其硃卷已為房考抹擲案下矣倏而又在案上再擲去已又復徙於所取卷中房考心訝之因再擲於地假寐榻上俟之則羣鼠共抱自地而置諸案也因取以中式出棘後

詢芳曰爾家必有陰德不然何以鼠爲掩卷若此芳對曰不省有何陰德第三世以來戒不畜貓耳余嘗舉此似客客因笑曰物莫小於蟻宋公序一爲橋而領取狀元宰相又莫賤於鼠顏嗣桂三世不畜貓而芥拾舉人勿以善小而不爲豈不信哉又進而求之狀元宰相人世之極榮也若何僅爲南柯郡中報功之典保穿墉之牙而受報於場屋天之於鼠子何若是重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憮然而悟也夫

許王二公雅量

前輩酒德之美使人欲傾家釀者無過石城先生先生飲可二斗許年至八十與客飲終日笑語獻酬交錯玉山乍頹金波猶瀉眞盛德士也其次莫如方伯王與竹公公名橋举萬曆甲戌進士飲差除石城先生對客以大尊置坐側計壺命侍者溫而進之盡其所有而罷而飲噉猶不輟竟日陶然嘗至一中貴所以十大碗一百小杯進公徐飲畢酕醄策馬而歸公七十時余有詩祝之曰遺風自許從先進古道眞堪式後生朐次幾曾忘坦蕩口端終不挂譏評皆實錄也

少冶公注杜詩

少冶先生嘗批點杜律虞注今止記其二條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注云鼎足之功不可謂不大自孔明視之直一羽毛耳霍光知此安能赤宗又蜀主窺吳幸三峽注云窺字不妥征字事體又太大後見澹園筆乘解前二語正與此同

南京太廟祀典

工部尚書丁敬宇公爲余言估修　奉先殿入殿中瞻望殿所祀者六室一爲　德祖二爲　懿祖三爲　熙祖四爲　仁祖五爲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六爲　仁孝皇后顓祀　仁孝蓋以　成祖在御日未定都北京故祀於南太廟後長陵肇建　太廟立於京師南京大內崇奉如故而升祔之禮不行故所祀唯后一位也

上陵

上陵之禮南京文武官凡八次其在京師止清明與

霜降耳京師之禮是嘉靖時所定舊亦與南京同當
時更制不知何以不並行南京不可解也　萬壽聖
節百官於禮部拜　賀後吉服詣　孝陵行香京師
各陵乃無此舉庚戌余隨諸公後行禮光祿朱公達
可太常劉公曰梧每講求於此以為　世廟以八月
初十日生而是日適為　高皇后忌辰故拜賀後遂
詣　陵行禮隆慶中雖而行之以至今日果如所言
賀壽與祀　陵禮並行似亦不可不一為釐正也

注籙司官

前通山令路公九同舉隆慶丁卯鄉試萬曆中夏夜
露坐大中橋宅之中庭忽體倦趣臥入室有二皂衣
人尾其後呼之同往久而至一官府殿宇鬼麗甚有
冕敝貴人坐於上公庭謁之貴人曰呼若至無它此
中缺一注籙司官須汝銓補耳公駭汗伏地泣而請
曰舉人年幸未老家亦貧而子幼若拜此命則一家
之生路斷矣希別簡賢良活此螻蟻言訖淚雨下貴
人曰此官職殊不庳命左右試引至其所令觀之人
遂引公至一官府其制差小於前所見而鬼麗相埒
穿堂後至密室中置朱棺扃鐍甚固左右指而告公
曰此卽而所養用也復引至貴人所貴人問曰地佳
否若竟願居此否公復泣辭如前貴人愀然久之曰
若旣堅不欲不汝彊也令左右縱使歸旣歸而颯然
如夢覺公後數年始謁選為通山令家頗饒年至七
十餘而卒卒時亦無它異

葛雲蒸

葛雲蒸名如龍為應天諸生屢試不利謝去之隱於
鳳皇臺畔初治居曰竹護齋有竹數百竿又建閣竹

中甚窈窕後徙於上瓦官寺之北山麓甫構架掘地
得一巨石數人舁起之而泉泓然出其下為詩極力
法唐人時有佳語沈大令生予亟稱其鶯聲嬾出村
之句余嘗為之序字法歐陽率更年七十餘而卒亡
子

國子生中式額數

應天國子生中式有謂以三十五名為額者有謂以
三十名為額而其五名乃雜流者歷考前科試錄殊
不然兩畿一百三十五名之額定於景泰之四年鄉

試後是年應天所取至二百五人而以國子生中式者僅十八人而已天順三年應天中者一百三十五名以監生中式者九人而已至嘉靖之戊子僅十人辛卯僅四人而甲午驟增至三十二人丁酉至三十五人顧第未深考豈時有因事爲之建白者邪自後或遞增遞減無恒數至己酉僅十五人壬子僅二十一人乙卯僅二十人戊午至二十六人辛酉至二十七人甲子至二十五人而諸所稱雜流者已盡禁不與登賢書矣時諸曹六館士亦安其常或贏或絀未

有譁者至丁卯以議去皿字號明示裁抑國學之意於是中式者僅八人考試官謁 廟之時諸士羣聚而譁之矣疏聞諸生頗入嚴譴而額數乃定爲三十五名自是庚午以恩貢加額足五十名癸酉足三十名其後多至三十少至二十六而大略以二十八名爲常則丁卯後沿而相因不敢爲之議減也乃知天下事因其舊則人情相忘於無言卽少虧於額而不敢議惟明示以裁抑而更舊制則一激而鬨亟捄其弊反爲常額以徇之迄今奉加額三名之 恩詔而人人猶上書以爭不肯靜矣嗚呼議天下事眞不易哉

登第有定命

妻大父王西冶公爲諸生最有聲大京兆某公奇之延以教其子正德丁卯鄉試闈榜將終不見公名某公大言於主考曰我應天學中如王鑾者國士無雙何以不入彀若無此子名牓不可出也乃令徧搜諸卷字號得應天者三十人一一拆之皆非公某公快快甚至二十九卷主考與監試曰天明矣不容更待

某公不得已以二十九卷人名塡榜旣發其第三十卷猶在案上試拆之乃西冶公也因共嘆以爲定命不可彊乃爾後公貢入京部試以其才必登第趣赴南監比至八月初矣科試已畢司成石公試公彝倫堂記大加稱賞躬送公入場遂以是年登第明年成進士嗟夫某公之愛才而薦引如此共在今日議論多而嫌疑重卽無一人登榜者亦噤不敢開一言矣古今之異如此哉

李祺

李祺爲駙馬都尉韓國公善長之長子也尚臨安公主其九世孫君錫家尚存其誥命與像君錫但據史言祺於永樂初死於江浦而已或言以不歸順賜死然無明證亦初不言其以父罪被囚也惟朱鷺建文書法儗附錄載之曰祺以父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死之且注曰獨見史翼未及入誥不知鷺從何得之按史言韓公暴卒不記其詳君錫言廷臣劾奏　上命公歸第次日早命百官往弔其門公遽投繯而死死後臨安公主卽徙宅於聚寶

門外碧峯寺之南夫以其母成穆貴妃孫氏生前之寵　高皇帝豈不少念之而忍聽其女出於郊坰意從宅必出於　上意無疑而祺之被囚當必不謬君錫又言其城外府制與趙梅二都尉府同此則　高皇以愛女之故終不使祺之與父駢死也嗚呼可謂義盡而仁至也已公主薨於永樂十九年二子當廕薨祺以憂卒似未詳確

建業風俗記

王丹丘先生著有建業風俗記一卷其事自冠婚喪祭以迨飲食衣服其人自鄉士大夫秀才以至於市井之猥賤亡不有紀大較慕正嘉以前之厖厚而傷後之漸以澆薄也姑舉其數則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雖不逮先輩亦少涉獵聚會之間言辭彬彬可聽今或衣巾輩徒誦詩文而言談之際無異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猶循禮法見尊長多執年幼禮近來蕩然或與先輩抗衡甚至有遇尊長乘騎不下者又云嘉靖初年市井極僻陋處多有豐厚俊偉老者

不惟忠厚朴實且禮貌言動可觀三四十年來雖通衢亦少見矣又云嘉靖初腳夫市口或十字路口數十羣聚潤邊深網青布衫袴青布長手巾靸鞋人皆肥壯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於行禮娶親俱有青布褶其人皆有行止今雖極繁富市口不過三五羸瘦之人衣衫藍縷無舊時景象又云正德中士大夫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來束髮時即有號末年奴僕輿隸俳優無不有之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飲食不

恥過後遂肆然無忌服飾器用宮室車馬僭擬不可言又云正德巳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木皆朴素渾堅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檐獸脊如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闌之中亦多畫屋矣它多感刺之言不能具載噫嘻先生所見猶四十年前事也今則又日異而月不同矣石城許先生嘗有述懷詩若使賈生當此日不知流涕又如何嗟乎難言哉

蠍

南都三四十年前絕無蠍人多白首未見之頃年處處生此蟲余家自乙巳歸自京師每歲夏秋間必見之形差小於京師被螫者痛楚無異蓋疑為廂笥中攜其種至因遂孳育如此南鄰趙光祿家亦有之按酉陽雜俎江南舊無蠍開元中一主簿以竹管盛渡江江南因此有蠍俗呼主簿蟲又曰蝸牛食蠍以跡規之蠍不復去螫之蟄而為蝸牛所食物之相制固不在形體間也又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蠆

燕子磯江中龍

嚴文靖公訥為翰編時使 楚藩歸舟行過燕子磯維而登焉雷大作遂入舟解維巳而江波大涌噴沫蔽空一龍曳尾自江而下舟如箕蕩人皆股弁公神色不變與客縱目之曰眞奇觀也龍徐徐而逝公生平愜愜小心今殷乃爾恬穆人皆異之

冊庫鎖匙

南都冊庫在後湖中每月之一六日戸科給事中與戸部主事督理者過湖查勘其門之鎖鑰以一監生

往請於內守備太監所既開即繳還其鑰匙以一舊黃絨索繫之傳為 高皇后手所製也曾一監生偶捧過寓其妻不知謂繩舊為易一新者比繳而太監大駭懼詰知其故亟命索舊者繫之監生幸得亡臯

銅儀龍

欽天山有觀象臺上庋銅渾儀四隅柱各一龍蟠繞拱之而龍各以一銅鋃鐺繫之相傳前幾年風雨中一龍曾飛去人伺而見之遂加鎖自是不復

客座贅語卷五終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

遯園居士輯
飲虹漫叟批

梅將軍

晉梅將軍廟在聚寶門外雨華臺東祀晉豫章內史梅公賾也賾甞屯營於此地舊名東石子岡後因公名梅嶺岡或名梅賾營賾在豫章以書經古文孔安國傳奏上於元帝古文出孔子壁中皆古字也安國孔子十一世孫悉得其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定爲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晉王肅注書似竊見孔傳者晉皇甫謐得其書載于世紀鄭冲得以授蘇愉愉授梁栁栁授臧曹曹授賾賾奏上其書亡舜典一篇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中募遺典始得其篇自是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皆廢矣按賾之有功於書如此今世人第知爲梅將軍不知有傳古文尚書事

金白嶼

金白嶼山人鸞甞渡江同舟一人無渡錢且有饑色金憐而爲代給且飲食之後數年往眞州過驛門一人呼金乃前同舟者也以事問徒銀鐺繫驛中金問所以其人泣而曰得銀十二銖即脫械矣金如數與之後二年金於湖廣江中遇盜登其舟已胠篋矣忽一人從後遽呼曰此非金先生也邪金應曰是也其人亟從舟躍而過執金手痛哭告其侶曰此吾大恩人何以刼之亟裒已橐得銀十三兩腊肉數十觔贈金金臨別詰其人曰汝良家子也不宜久爲綠林㣲今曷且休矣其人復垂涕而別嗟乎世有生平受人恩臨事而反面且下石焉者比比然也使此盜聞之其不以爲非人也與哉

策目同語

東橋先生常云同鄉吳公大有官參政以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三名九年舉會試其兩場中五策第一第三第五道策目俱云三問而三三不知君子以爲深知三問而三不答君子以爲深答不知何故主司皆列

高　丹丘王先生曰弘治中風氣淳龐若此者人不
以　誹使在嘉靖中必以是爲關節矣

舉進士復襲指揮

梅損齋名純字一之駙馬殷之曾孫也舉成化辛丑進士官定遠知縣方於事上罷歸復襲其祖職爲孝陵衛指揮官至中都副留守私印有賜進士中都留守之章所著有續百川學海性理彝訓損齋備忘錄

鼠拖生薑

黄紫芝先生名謙字撝之舉成化壬辰科進士授工

部主事初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傍一人從公借閱覘其人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薑譏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從公從者問其姓名去心深啣之公初不知也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鄉人上錢糧貪緣事發叅送過法司其人當訊鞫遂坐公受賕削其籍過司日其人大聲曰老鼠拖生薑公始悟結怨之繇也時梁公厚齋憐公夙知公精岐黄之業因以玉機微義授之俾熟玩無何　皇太后病諸醫束手梁公薦公於　朝一藥而愈遂授太醫

院院判告歸道大行延治者常闐門公工詩善書法以性好詼諧遂離此禍陳太史善謔錄常記之往往令人絕倒

嚴賓

嚴賓字子寅號鶴丘正嘉中爲府學博士弟子以舉開點齋臺史虓華之字法米帖粗能詩及畫蘭竹所畜古法書名畫頗多有藤牀藤椅皆藤所成不加寸木又有棗根香几天然爲之不煩鑿削最稱奇品精於煮茶茶具皆佳妙文人墨客多與之游往來東橋

衡山諸公之門身長面太口澀語多排調人以嚴敖名嘗爲文彭文嘉等以四六文謔之大怒欲訴於學使者友人勸歸而所謔之文竟不與易至今爲笑柄也

劉京兆

府尹劉公自強中州人也操持嚴峻人不敢干以私嘉靖甲子試士南太宰尹公嘗遣隸持書爲童生道地公距之隸立堂下呫囁不肯去公怒下階拳之落其齒是年公所取童生首乃頂名替考者公覺發置

於理宅目籍若詐僞者聞風斂跡遯去送院者僅八十八人督學耿恭簡公定向不得巳汰其八人曰例不可廢也

警世詞餘

徐子仁嘗作警世曲調對玉環帶清江引曰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是草鸞鳳鵰鴞到頭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縱飲十萬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還是少 其一 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閑打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酡甕甕誰是惺惺誰懞懂 其二 春去春來朱顔容易改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清閑兩字錢難買何苦深掙揣只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別無閑計策 其三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世事枉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

不如牢閉着手慣揮戈不如牢袖着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閑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 其四

海浮贈曲

馮海浮贈許石城先生曲 一枝花 跡雖羈天壤間心只在羲皇上客常來談藝圃塵不到草玄堂二十年衣錦還鄉居 帝里山河壯荷 皇圖氣運昌且休提仰泰山北斗齊名單只看震春雷南宮放榜 梁州 想當時冠羣英賢科第一到如今抱孤貞國士無雙老山濤到底留清望空只有松筠節操更不樹桃李門牆玩一會蜉蝣世界笑一會傀儡排場起甲第休看做許史金張論詞華並不數盧駱王楊有時節千仭岡高整雲衣有時節七里灘輕移雪舫有時節百花潭滿引霞觴再休提你長我長閑不攙不把在心頭放 聖明君賢良相四海昇平振紀綱醉也何妨 尾 望長江萬頃掀銀浪對鍾山一帶排青嶂滿金陵勝蹟供游賞任烏兔且忙喜年神且康看春草庭前歲應長此詞高華佚蕩誦之使人有天際真人想故

與先生之生平稱也

髯仙秋碧聯句

黃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樂人賞之徐子仁陳大聲二公稱上客美之曰今日佳會舊詞非所用也請二公聯句即命工度諸弦索何如於是子仁與大聲揮翰聯句甫畢一調即令工肄習既成合而奏之至今傳為勝事子仁七十時于快園麗藻堂開宴妓女百人稱觴上壽纏頭皆美之詒者大聲為武弁嘗以運事至都門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

侑之大聲隨處雌黃其人距不服蓋初未知大聲之精於音律也大聲乃手攬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伏跪地叩頭曰吾儕未嘗聞且見也稱之曰樂王自後教坊子弟無人不願請見者歸來問餽不絕于歲時嗟呼二公以小伎為當時所慕如此豈所謂折楊黃華則听然而笑者耶頃友人陳藎卿所聞亦工度曲頗與二公相上下而窮愁不稱其意氣所著多自宅人姓氏甘為床頭捉刀人以死可嘆也嗟呼彼武夫伶人猶知好其知音者今安在乎哉

四景聯句

陳秋碧與徐髯僊咏四景聯句調曰金索挂梧桐其一東風轉歲華院院燒燈罷陌上清明細雨紛紛下天涯蕩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輕拋捨追悔從前一念差無聊處憮憮獨坐小窗紗見了些片片桃花陣陣楊花飛過鞦韆架 其二 楊花亂濛綠蕉葉初學扇翠蓋紅衣出水蓮新現金爐一縷微裊沉烟睡起紗櫥雲鬢偏巫山好夢誰驚破花外

流鶯柳外蟬無聊處千思萬想對誰言添了些舊恨眉邊新淚腮邊界破殘粧面 其三 閑堦細雨收翠幕新涼透疎柳殘荷又早中秋後新來減盡了舊風流無奈新愁壓舊愁碧雲望斷天涯路人在天涯欲盡頭無聊處憮憮鬼病幾時休聽了些雁過南樓人倚西樓正是我愁時候 其四 銀臺絳蠟籠繡幙金鉤控暖閣紅爐少個人兒共月明幾轉過小房櫳不放清光照病容無端畫角聲三弄吹落梅花一夜風無聊處天寒水冷信難通孤眠人正怕窮冬又到殘冬做

不就鬱鬱夢此詞綿麗宛抑曲盡個中情景如二公者故詞場之伯仲也

雉山塡詞

邢太史雉山先生塡詞多不傳曾見其咏牡丹一調云一枝花 雕闌百寶妝良夜千金價芳菲三月景富貴五侯家春色偏佳奪巧筆丹青畫勝蓬萊頃刻花護輕寒攏列着孔雀銀屛對芳叢掩映着鴛鴦繡榻 梁州 紅爛熳瓊枝低簇嵒玲瓏玉蘂交加更有那妖嬈萬種天生下恰便似藍橋仙侶金屋嬌娃湘藂拖

翠蜀錦翻霞試新妝脂粉輕搽吐餘芬蘭麝爭誇孩孩相逢着羣玉山頭顫巍巍款步着瑤臺月下嬌滴滴籠着翡翠窗紗仙葩煥發端的是天香國色非虛假你看那玉樓人金勒馬一日笙歌十萬家江左繁華 尾 從今後刪抹了芭蕉夜雨燈前話廻避了桃李春風墻外花早不覺春歸又初夏我這里高高的燒着絳蠟滿滿的斟着玉斝一般兒倚翠偎紅受用煞此詞音節諧暢詞意豔美眞作家也

孫夏工詩

孫炎句容人也身六尺面鐵色一足偏跛於書無所不通與金陵夏煜皆有詩名時與煜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語輒拋案大譁聲撼四鄰每下筆累紙可盡由此驚動江東炎後官總制處州苗將之叛死之煜字允中官與楊憲等言於 太祖曰李善長無宰相材煜後爲僉事犯法 太祖取到湖廣投於江二公負詩名挾意氣而皆以不良死可惜也

于忠肅公神道碑

倪文毅公草于公神道碑末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

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按公弟阜于公之孫婿也故碑云岳在里姻之末倪亦仁和人與于公同鄉按此可爲作文避諱者增一事例

夏大理斷獄

慈谿夏公名時正弘治中爲南大理卿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復引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

律刦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非
于倫理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已行已殺
爲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爲所汙倫
理已爲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
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不忍加之死此 聖祖
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
讁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
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
多讁戍邊公所建明也公前官南太常少卿修太常
寺志十卷

康狀元祖墓

國初康公汝楫 文皇帝時爲刑部侍郎侍郎三子
長曰爵侍郎既死 昭皇帝以舊輔導功贈工部尚
書爵累官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乃
滸西太史之曾祖也公子徙官通政知事徙子鏞官
平陽府知事實從公生長南中云墳今鄰永泰寺後
滸西贈沈侍御越西巡北還詩曰新亭有先壠贈省
娓子生每遇江東祭掃勝渭北情

五堰

伍餘福三吳水利論論五堰云古者宣歙金陵九陽
江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爲之障也其地在今溧陽
縣界自唐昭宗景福二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爲拖
舸饋糧之計而蘇軾奏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
其後販賣簰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爲阻遂
廢去而東西二壩列焉於是前項諸水多入荆溪間
有入蕪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
尚在去溧陽八十里宋進士單鍔亦嘗言之九陽江
正溧陽之所謂潁陽江者其源出自曹姥山流爲瀨
渚昔子胥避楚乞食於女後投金以報有李太白碑
在焉

供用船隻舊例

一

嘉靖間進貢船隻一則司禮監曰神帛筆料二則守
備尚膳監曰鮮梅枇杷楊梅鮮筍鰣魚三則守備不
用氷者曰橄欖鮮茶木犀榴柿橘四則尚膳監不用
氷者曰天鵞醃菜筍蜜櫻蘇糕鷀鵝五則司苑局曰
荸薺芋薑藕果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七則

御馬監曰苜蓿後加以龍衣板方等項而例外者亦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船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濫駕者不減千計矣此在當時已然今日又當何如哉

糧船幫次

嘉靖間天下十總每年過淮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其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府軍左衛瀋陽衛應天衛以及興武衛共十三衛其二則中都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衛以及潁上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

衛虎賁右衛錦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衛其四則浙江總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衛台州衛以及海寧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六則江南直隸總曰鎮江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其七則江北直隸總曰揚州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十衛其八則江西總曰南昌袁州贛州安福等十二衛其九則湖廣總曰武昌岳州黃州蘄州荊州等十二衛其十則遮洋總曰水軍龍江廣洋等十三衛迄今則有十三總事體亦多所更置矣

李敬中

李莊字敬中父以功臣子尚　太祖第七女大名大長公主爲駙馬都尉拜樂城侯北征没於王事敬中年七歲襲父爵　成祖朝公主納其誥券敬中年已長尚未知書或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原博遊襟度洒落刻意辭翰有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髮不白齒不搖步履如四五十許人一日無疾而逝

徐居雲

徐居雲名京字禹量中山王七世孫也嘉靖中與顧公璘璘弟瑮陳公沂王公廷相蔡公子羽王公寵黃公省曾蔡公子楠王公廷幹施公峻皇甫公汸汸弟浡爲詞翰友賦詩唱和所著有居雲集吳行浙行二稿又著隱若干卷皇甫司勳參定蔡中丞謝司直所芟定者爲之序既卒又爲之墓銘詞甚悽折

謝小娥

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歷陽段居貞父畜巨產隱商賈間與居貞同舟貿遷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寓舟

中亡何湖盜掠舟貨殺父及夫兩家兄弟童僕數十人悉葬魚腹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波中它船傍人救之經夕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依妙果寺尼淨悟初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解問之人人亦不解元和八年春隴西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泊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者與公佐善語曰有嫠婦名小娥者頻至寺中示我隱語十二字某不能辨書示公佐公佐憑檻凝思倏然了悟趣小

娥至小娥嗚咽良久告之故公佐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申蘭殺汝夫申春何也車中猴車字去上下畫申字也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也一日夫者春字也足可明矣小娥慟哭書申蘭申春四字縮衣中誓將訪賊復讐因問公佐姓氏官族垂涕去改男子服傭江湖間歲餘轉至潯陽見戶上書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貌陽順之給侍蘭左右甚勤蘭大信愛之凡金帛出

入亡不委小娥者居二歲餘莫知其女人也而小娥嘗入其室睹父之遺皆盡在輒時時私拉血泣而申春與蘭族昆季也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還密每出門剽留小娥居守衣食小娥甚厚一夕蘭與春會羣盜酣飲尋盜去春醉臥內室蘭露寢於庭小娥乃潛鎖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獲贓貨直千萬賊黨數十人小娥默識其姓名悉擒之潯陽太守張善表之小娥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也小娥復髽畢歸本里里中豪族爭求聘小娥

誓不二夫祝髮披褐訪道牛頭山師主大士尼將律師十三年四月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為法號其年夏公佐歸長安道泗溪過善義寺謁大德尼小娥侍尼左右目公佐曰官非洪州李判官二十三郎者乎公佐曰然曰使我獲報讐雪冤公也悲泣頓首公佐初不之識小娥因泣訴殺二申狀公佐嘆息為之傳其事金陵尼中乃有如此人

好誇之戒

金陵張允懷以寫梅遊於蘇杭其為人好修飾雖行

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之滸出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爲盜所窺夜深被殲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也此可爲好誇之戒王錡寓圃雜言志其事如此

倪公遷學士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側室倪文僖公謙與呂文懿公原實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皆曰正六品　上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　上旣臨幸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　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　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後天順三年倪公以光學主順天試有門生不中式爲所訐陷謫戍後復起官禮部尚書

宰相衚

建昌僞平章王溥全城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

太祖於聚寶門外造屋令溥居住置立牌樓號其衚曰宰相衚後溥爲事毀之

立院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遺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妝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入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於武定橋等處　太祖又爲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彼時良賤之分如此今㶉倒盡矣

君子舍人二衛

太祖於　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爲心腹選文官子侄居君子衛武官子侄居舍人衛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之晝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按卽此勳衛之所由始也後不復用文官子侄矣

平話

太祖令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　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又嘗使人察聽將官家有女僧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　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於水以上二事皆劉辰國初事蹟所記

南都人物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南都數年前人物勳舊之賢如

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黄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吳公得大臣體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黄公詞藻藍發如少卿楊公志勤修纂如學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敦薄要皆無媿士論噫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文莊之言如此可以想見成弘間南都宦籍之盛

鴉朝

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滸向舟鳴噪李空同以爲　世宗中興之兆又曰弘治初侍朝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於龍樓正德間不復見矣自先大夫登朝與余忝竊班行中見每日黎明時羣鴉盤旋飛繞五鳳樓久之方散去有人曰此之謂鴉朝也堪輿家又有所謂烏朝牛朝魚朝之說

杜叔循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家金陵父一元之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母附舟詣譚謝

不納母大困因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亡恙否道上人以死對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邪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

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卽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時兵後歲饑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它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環市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母性卞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誡其家人順其所爲母以困故輕之母有疾環躬爲煮藥進匕筯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往見伯章無所問第曰吾亦知之弟道遠不能

至耶環歸半年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紿以它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瞑環具棺槨斂殯之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環後爲晉王府錄事至工部主事宋太史濂爲之傳萬曆中焦太史請祠於學官之鄉賢祠

尤六十

國初南都有尤六十者父以六十歲日生之因名六十力負萬斤途人或不識誤與兢六十不怒更好謂若且來吾與若語遂持其襟袖捽至廊簷下以一手援柱起引其人之裾壓柱下人始知而懇之乃舉柱出衣其力有時發不可忍急走山中遇大樹拔之連仆數株力稍稍殺矣長日不出則取徑寸大麻繩十許丈以指掐之寸寸斷以是爲嬉娭以勇名遠近而卒不出無所爲然如此力用而性不好兢悛悛衆人

中癩首徐步若無僭石力者有勇而善藏之亦一奇人也

舟檣

野記言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凉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祀給一兵世守之萬曆乙亥秋余從先大夫登舟北上猶見此竿高僅可丈五六尺一木柵圍之植地上後不復見矣

南内藏書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勑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一艘載以入京至正統己巳南內大災文淵閣所藏之書悉爲灰燼矣

番僧

青溪暇筆言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果數枚而

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謦欬之聲亦絕人以爲化去矣潛聽之但聞掐念珠歷歷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在雨花臺南回回寺中

利瑪竇

利瑪竇西洋歐邏巴國人也面皙虬鬚深目而睛黃如猫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自言其國以崇奉天主爲道天主者制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爲幀而塗五采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幀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與生人亡異也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皆以白紙一面反

復印之字皆旁行紙如今雲南綿紙厚而堅韌板墨精甚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若絲髮其書裝釘如中國宋摺式外以漆革周護之而其際相函用金銀或銅爲屈戍鉤絡之書上下塗以泥金開之則葉葉如新合之儼然一金塗版耳所製器有自鳴鐘以鐵爲之絲繩交絡懸於簴輪轉上下戛戛不停應時擊鐘有聲器亦工甚它具多此類利瑪竇後入京進所製鐘及摩尼寶石於　朝　上命官給館舍而祿之其人所著有天主實義及十論多新警而獨於天文算

法爲尤精鄭夾漈藝文畧載有婆羅門算法都疑是此術士大夫頗有傳而習之者後其徒羅儒望者來南都其人慧黠不如利瑪竇而所挾器畫之類亦相埒常留客飯出蜜食數種所供飯類沙穀米潔白踰珂雪中國之粳糯所不如也

南京殿廟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　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災而後　九廟成

載酒亭

載酒亭顧東橋先生息園中亭子名也三字篆書乃趙松雪門人桐江俞和號紫芝樵者筆解學士大紳嘗推俞有能書名此篆端勁古樸無俗態東橋先生既以扁其亭矣且素圖於姑胥謝時臣成卷畫亭中人長者面几坐聳身若談前坐者磬恭若請益狀几列觴缶路下艤虛舟筆意粗吳與公見吳鼎記載酒亭卷

繹山記

景伯時太史遊繹山在正德甲戌之秋其記文不數百言而宛然如覩曰未至鄒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磊磊然不見土木壘壘嵌空紫翠湧鬱絪緼山之石不相連屬方圓平欹各各異象其高大者數十丈小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如累棊如馬首如巾數几筵如砌如累如戲如擲其大可評者絕頂一丸高數十丈欹置平石下臨不測有可轉而不轉之勢或曰神戲爲之理或然也此一段文可謂文中有畫矣

好石

南大理卿陳玉叔先生性癖好石不啻米襄陽之下拜也嘗過北門橋訪上舍嘉定李生見其几上英石鬱然森秀先生數目屬之李生曰公得毋愛此石乎當畀以送公公欣然曰果見詒何待送即命皂隸以手巾絡之繫於轎杠乘而歸又愛徐公子鳳臺園大石善價購之欲歸而置於沔陽之玉沙園數百人緪而登舟讙嘩動閭巷比舟至大江馬當山下風濤洶涌竟簸入江百計取之迄不能出未幾先生以省臣論歸將行余送於舟次先生意頗鞅鞅余解之曰據

所云云古人以爲佳話卽不然亦風流罪過耳且升沉常事何足芥蔕邪先生大笑抗手而別

詼語

陸伸記詼語文云優季南京教坊弟子也慧而滑稽予每從席上令季爲詼語多不能悉記錄其四事一曰昔有病傴者自以爲醜也日購醫於市曰誰能直我者予千金或紿之曰我實能直汝傴喜問其方曰蠡爾背斷爾觔束版而夾之三日直之左右曰害於生曰吾與其直爾不保其生也二曰丐兒與其妻冬

夜倮而臥匾而不能煖也起突富人之廡宇得敝籧篨覆而甘寢焉頃之風作警而竄出一指探籧篨外遽縮而入蹴謂其妻曰吾與爾饗福惡知外寒猶爾邪三曰有富翁山行而攫於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在虎口見其子呼謂之曰刺則刺毋刺傷其皮旣而虎死翁得生其子問之翁曰得虎而售利存乎皮皮壞斯減賈汝蔑所獲矣吾爲是恩而亟汝語也四曰南人有學琴十年而極其趣者自以天下無愈已挾琴而上都邑次舍於教坊之旁教坊之人所肆皆箜篌琵琶箏篥屬也見南人至喜羣聚而求聽焉南人乃出琴而鼓之曲未成皆哄然而散惟一人留而泣南人喜起作禮而問之對曰昔者吾父病介攣而死今見先生之布指似之也故泣南人乃抵琴於地而嘆曰嗟哉知音之寡也蓋自是不復鼓琴

弇州評詩

弇州明詩評於孫左司炎曰左司俠氣鸞發辨辭虹矯疆圉之寄援分以沒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頗跌宕雄逸靑鳳吉光之裘片語千金藏龍如意之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湯參將徹勳曰徹勳雄才蓋

世與劉生（御醫溥字原濟）雁行氣所壓政猶小巫見大巫耳王太僕韋云太僕宛曲穠鮮頗類溫李鳳人之致可挹而言若乃妙舞霓裳逸主猶憎其肉靚妝妖娉見人更羞舉止斯爲所短頗號難藥劉司空麟曰司空則爽登朝榮躋八座急流勇退用諸素心烟霞之癖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詩如癡女兒能織鴛鴦謂未藝絕更繡鳳皇並無此鳥可發一笑顧尚書璘曰尚書器並瑚璉材懸綺繡束髮班行遂屈羣公之左珥

管江表首馳三傑之目如春園畫花靡邁錯雜又如過雨殘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此弇州初評也其後評又曰湯公讓如淮陽少年斗徤作噉人狀王欽珮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顧華玉如春原盡花葩靡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强作齊語多不辨陳羽伯如東市倡慕青樓價微傅粉澤强工顰笑語涉太苛噫千載而下其當自有定論

蟾

內兄王孝廉肖徵嘗言嘉靖乙卯春往朝天宮行至

九曲街見一丐者臥地上飯籮中盛一大蝦蟆三足者當時惘惘行數十步始憶三足蝦蟆乃蟾也大驚詑亟回覓之則丐者不可得矣是年孝廉登鄉書

雅游篇

余幼峯先生以平生所游覽金陵諸名勝二十處各著詩紀之曰鍾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子磯曰靈谷寺曰鳳皇臺曰桃葉渡曰雨花臺曰方山曰落星岡曰獻花巖曰莫愁湖曰清凉寺曰虎洞曰長干里曰東山曰冶城曰棲霞寺曰青溪曰達磨洞因約焦澹園朱蘭嵎二太史與余起元同賦都為一集曰雅游篇刋而行之屬余師葉䌹學為之序一時以為勝事

金陵人物志

盛仲交貢士家有陳中丞人物志抄本余從其子敏耕伯年文學得之仲交手題其首簡云陳中丞為此書歷有歲時脫稿沒後歸羅太守余妻姑丈司馬憲副屢借之不得最後於陳中丞子求得草本錄之余又借司馬家本錄二冊寄玉泉師於豫章昨玉泉師

以母夫人制家居余又復借錄本抄之以藏於家於以見里中故物恐倉卒中難得爾何時有力正其譌誤弁金陵世紀刋之以傳布四方邪嘉靖壬子仲冬十六日題於鵲息館中時寒雨彌旬落葉堆堦上自以研承簷溜書之雲浦居士盛時泰仲交甫據此去今萬曆乙卯六十四年矣伯年示余此書在乙未丙申間亦二十餘年伯年下世又復屢易歲華矣此志恐世鮮傳本偶檢笥得之於伯年有人琴之感因披而筆之

赤松山農

金元玉嘗游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遐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人雅相傾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參贊南京時嘗擬薦於 朝未果以弘治辛酉卒山農之標韻如此蓋亦高士王子新作詩嘲之有内橋寫銘旌之語何也

梁公雅量

梁端肅公雖立身清峻而弘人之度未嘗不優爲浙

江方伯執法不橈時巡按御史某公某其處人也公以伉直不爲加禮某公疑公易己積不能平乃摭公十惡奏之銓曹廉其非實量移公雲南而已公居之恬然不以爲介曰御史言是邪譴死無根無然自有公論在矣居恒嘗曰犯而不校某敢當之郎某公事知其言不虛也余外舅王公又言公爲都御史里居嘗用鄉夫肩小輿行道中一御史前騶呵之峻不避御史遣問之公答曰鄉官又問何官答曰梁某也御史悚然亟尾公輿造其庭請罪公曰何罪之有第驄馬行人人斂手避小輿而敢失之必有以示勿問耳揖之而出

薛九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李後主宮中善歌稽康稽康江南曲名後主所製也江南平零落江北逢人歌此曲嘗一歌坐人皆泣錢易爲稽康曲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蟠王氣變秋霧淮聲與水浮秋霜宜城酒烟濕霧腹與君試舞當時曲玉樹遺詞莫重聽黃塵染鬢無前緣

蔣康之

涵虛子太和正音譜載知音善歌之士蔣康之金陵人其音屬宮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癸未春度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月啣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窗出戶見聽者雜沓於岸少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譽愈遠矣

都城門

六朝舊城近北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廻二十里近南聚寶山　皇明定都大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自舊東門處截濠爲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二曰通濟曰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圍繞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山緣湖水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師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建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清涼二門以接舊西門而周九十六里

外郭門

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闢十有六門東南北六曰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方西南六曰夾岡雙橋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東北三曰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此京城圖志所載也今俗云裏十三外十八西又有柵欄門二一在儀鳳門西一在江東門北共十八門

十四樓

國初市之樓有十六蓋所以處官妓也而南畿志止十四曰南市斗門橋東北北市乾道橋東北鳴鶴西關中街北醉仙西關中街南輕烟西關南街澹粉與輕烟樓對翠柳西關北街梅妍與翠柳樓對謳歌鼓腹石城門外二樓相對來賓聚寶門外之西重譯聚寶門外之東集賢瓦屑壩西樂民集賢樓北按李泰字叔通鹿邑人洪武時進士博學知天文曾掌欽天監有集句詠十六樓中有清江石城二樓晏振之永樂中金陵春夕詩又曰花月春江十四樓則知相沿已久今獨南市樓存而北市在乾道橋東北似今之猪市疑劉辰　國初事蹟所記富樂院卽此地也

諸橋

城內橋之跨秦淮者曰武定鎭淮南門內曰飲虹俗名新橋曰上浮曰下浮跨　國朝之御河者曰青龍在東長安門外曰白虎在西長安門外曰會同會同館前曰烏蠻曰栢川此水自朝陽門外鍾山南流穿城爲銅竇而出跨古城壕者曰大中卽古白下曰復成曰玄津曰北門跨運瀆者曰斗門曰乾道曰笪橋曰武衛笪橋西曰景定笪橋東今名羊市橋跨古宮城河者南曰內橋曰東虹上元縣東曰西虹北曰珍珠曰蓮花跨青溪者曰

淮流曰昇平曰竹橋跨今城濠者曰正陽曰通濟曰聚寶曰三山曰石城跨城外諸水者曰賽工在馴象門外曰江東在江東門外曰上方在上方門裏曰中和在通濟門外曰下方三俱跨淮水曰來賓在小市口東曰善世在小市南二俱跨澗即蘼蕪澗曰重譯在西天寺東古烏衣巷

府治縣治

府治洪武初自集慶路徙治古錦繡坊大軍庫地即今治也

上元縣唐始置於永壽宮東徙鳳臺山西宋徙白下

橋　國朝在府治東北昇平橋西

江寧縣古去城七十里即今江寧鎮南唐遷北門清化坊元徙城外之越臺側　國初徙集慶路治即今治也縣無大門前臨街有二亭子俗謂其地勢為牛形萬曆中膚施楊令來謂二門前通衢不便於街側建一屏牆甫畢役病頭痛不可忍人以俗記語之亟撤而瘳

洞天十友

金潤十二能賦詩以鄉貢授兵部司務擢南安知府致暇彈琴寫畫賦詩以子侍郎紳貴乞休家居手製床几十事號洞天十友風神如仙壽九十賦詩一章而逝

平生萬首

沈公鍾字仲律上元人也舉天順庚辰進士官副憲致仕日賦詩平生萬首文字之外世事無所聞公後以子實迎養江夏年八十餘而卒有休齋稿若干卷

多宿山寺

丁公鏞舉成化己丑進士官興化守致仕性嗜文學

耽詩尤愛佳山水多宿山寺蓋清逸之士也公有石厓集今亦不甚傳

祝唐二賦

祝支山作觀雲賦手書以贈東橋先生先生甚重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而展翫甚相夸詡支山又嘗為黃琳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而何柘湖皆不以為佳要之烟花洞天自是風流佳話不必繩以禮法也東橋先生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口常誦之柘湖言唐賦托意既高遣辭甚古而唐集不之載唐不惜

絕腕失意後所作多悽咽感嘆之旨往往使人歔欷欲絕眞一代之異才也詩賦勝於支山而畫高出沈石田文衡山之上與祝之字並雄可以上掩前古

東橋先生論詩

東橋先生喜談詩嘗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杜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必要學杜只是學某匠何得就以子美爲規矩邪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又嘗

語人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衡山贈髯仙句

何柘湖云徐髯仙豪爽逸宕人也數遊狹邪其所塡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句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蓋其人誠足重也公家多藏書海內志書尤夥晩遇 武宗皇帝幸其家在快園池中捕魚挾以北行至與 上同臥起賜飛魚服然樸在僥幸中公非所志竟謝歸又二十餘年年八十餘而卒

天神圖

徐髯仙家有杜堇古狂所畫天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畧無所謂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過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檉居輞川圖也

松塢高士圖

王子新作松塢高士圖以贈東橋先生大設色規摹趙集賢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趺坐其下神檢

出塵表何柘湖言其無畫家谿徑疎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於天成也余藏有一扇面乃子新所畫墨梅一枝花瓣用淡墨爲之精雅明秀姿態橫生後小楷書一絕句西園春風暖復回妖桃濃杏一時開山禽對我關關語野叟看花故故來字法智永而遒勁過之今其畫不可多得矣

客座贅語卷六終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

遯園居士輯
橫塘漁父批

海忠介公

海忠介公爲南右都御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管察事秉公持正卽權貴關白畧不少徇留都淸議因之愈重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極壯麗憚公淸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舊敝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徹樂之風公每出行所至人必擁輿左右聚觀之婦人童孺咸讙呼鼓舞卽司馬溫公之入汴不是過也其初來涖任止攜二竹笭箵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幬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後薨於位以如是人品乃一給事中從史一督學御史以杜後惠文彈之嗟乎坐烏臺中呵佛罵祖者豈獨一張商英哉

東橋先生友誼

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韋與東橋先生友視子新猶

子也南原公逝子新一日笞庄戸邂逅致死子新懼夜攜其妻叩先生之門告曰吾遘人命事將遠遯以吾妻累叔父先生曰毋遽爾我爲若解之秉燭作書數函亟遣人投於當事者比天明已得從輕發落矣公愛子新之才廳事書室中屏幛必子新之詩與字或問公何偏愛子新乃爾先生曰不然子新詩才實高其書眞度越流輩耳蓋欲爲之延譽也又人有丐先生文者先生輒命以其潤筆物送子新而子新多狹邪游得卽費諸倡家赤貧如故先生雖知之終弗倦也余內舅少冶王公爲先生門下士親爲余言如此

子新字

東橋先生寄子新過秦樓詞云虎卧天門龍騰鳳閣書法王家原妙畫爛衣襟磨乾池水透得舊來關竅更任僧醉聖探奇擬雋從橫顚倒愛靑年方盛高名歘起萬人稱好　嘆拙手勉强挑戈依稀捻鐙那識就中天巧欲取金丹幷攜洛賦子細從君論討只恐推毫遲留迅疾肘腕不禁衰老判千金買紙如山倩

渠長掃又跋其所書蘭亭卷云吾國王子新英年遒起遂擅海内書名或者議其眞書稍肥余謂莊重沉着脫去佻巧獨得鍾王遺法賞愛爲極其爲之標擧如此

曾大父釋盜

曾大父方竹府君嘗冬月夜起庭中便旋仰面見樹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懼而墜地匍匐不敢起府君熟視之鄰家子也慰撫之曰爾雖貧柰何爲此爾第歸質明來當有以濟爾翊日密與其人錢粟去終不

爲人言後病易簀時呼先大父與伯祖戒之曰人不勤苦自立一旦饑寒迫身斯爲所不可爲者有矣如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因具言其事徵其姓名卒不答曰爾輩第牘爲戒可耳何用知若人此與王闢之澠水燕談曹州于令儀事正同

天上見龍

沈頤貞先生名九思擧嘉靖癸卯鄉試上公車日其父釜起送之行至北門橋唱經樓口見空中有龍夭矯而行頭角鱗鬣分明畢見懼而潛於道傍屋簷下須其過乃出時以爲瑞已而頤貞卒於京邸龍乃咎徵曾見占候書李衛公望江南云凡出行遇水族蛇虺之屬多不吉此非其類耶

馬文璧竹枝詞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名士甚多中載馬琬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皆其天姿之所出也其竹枝詞曰湖頭女兒二十多春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頗見婉麗此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它作不多得

耳

姚叙卿先生

姚叙卿先生年二十餘擧嘉靖丙辰進士官太守再出以事忤江陵意罷歸優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詩文書法自娛所著有錦石山房稿其文不事彫刻而清眞恬淡類其爲人詩亦與文埒字結構師歐陽詢勁媚道雋家富而工賞鑒所儲古畫鼎彝之類甚夥屋室花石稚致獨絕一代之偉人也嘉靖乙卯先大夫與先生同補博士弟子余以通家子侍先生最蒙賞

譽嘗爲詩贈余以貢赴試闕下今猶藏之笥中

畫品補遺

金陵瑣事載國朝金陵畫品備矣然尚有數人焉宋臣字子忠號二水善畫山水人物遠宗馬遠李唐近效戴進吳偉極妙臨摹元宋名筆皆能亂眞載圖繪寶鑑又有朱希文者善畫梅花與林旭同時見陳中丞鎬金陵人物志陳別駕鋼號遲宜子善畫蒲桃其配金夫人善水墨畫所作番馬峭勁如生萬曆中王元耀者以貲郎官四川藩幕善畫從文氏父子入門

後學郭熙巨然倪迂等皆有其家法鑒畫亦有獨見舊院妓馬守眞號湘蘭工畫蘭清逸有致名聞海外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藏之

夢徵

先大夫萬曆甲戌赴試正月初一日抵徐州旅舍夢一人手持數錢禱於神曰六個錢作狀元覺而意之必巳中二甲前其六人前乃狀元也巳中會試第四十名而孫公繼皐第三十三名爲狀元相去恰六人其巧合如此

水異

萬曆戊申夏大雨驟作江水氾溢從來所未有也張轀甫爲余言皷樓旁有園丁以蒻蓬苫舨綱一日偶揭視之見舨上有一龍蟠曲之跡鱗甲爪鬣纖悉畢具又江上有漁人遥望水面一葦席浮至近視之上有小兒坐木車中生可數月耳葦席下羣蛇蜿蜒蟠結負之漁人遂收此兒育爲巳子

崔老數學

嘉隆中老學究崔自均者焦太史先生之親也善起

觀梅數多奇中焦鏡川大尹當歲考時問以名次崔占之曰某日出案則第二人如出某日則第一矣巳而果第一詢之則其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後方置諸首也先大夫庚午秋闈後往扣之甫入門値崔送客出巳入向先大夫曰得毋爲科第事來乎不必占吾巳得公數矣必中無疑第名次在榜後耳先大夫中一百三十名不知崔所挾何術也

鐵塔寺

鐵塔寺劉宋名延祚寺宋之正覺寺也王荆公嘗於

寺西作書院有軒名犨龍法堂西小室爲宋高宗元懿太子旉攢宮金陵志稱建炎三年三月苗劉兵變四月高宗復位幸江寧府駐神霄宮改江寧爲建康府六月立旉爲太子偶宮人持金爐誤墜於地太子得驚疾遂不起高宗立斬宮人權厝於寺按此所紀甚詳明太子固以疾薨也劉後村詩細認苔間字方知鑄塔時不因兵廢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開少深窻日上遲僧言明受事相對各攢眉蓋野史載張魏公因苗劉僞立太子事幷其乳母生瘞之高宗晚年

無子深以爲憾有寧死不用張浚之語夫史明載高宗反正一月後方冊明受爲太子奐立而又何爲殺之且兵變在臨安非建康也乘輿反正冊立東朝太子稚幼無知魏公何忍爲此羅景綸鶴林玉露載之甚具信乎其爲齊東野人之語矣

永慶寺

永慶寺有磚塔五級相傳爲梁永慶公主所造考前志俱不載元人金陵新志第載永慶禪院耳而于紀烏龍潭下注云在永慶寺前其專名之爲寺不知自何時梵剎志云國初徐都督增壽重建請　賜額此寺所由名也人言寺基舊廣甚西至今京都旗手大倉東至北門橋又云倉中有石碑今不知所在寺南有謝公墩正在冶城北爲李太白所咏處

書品補遺

瑣事載金陵前輩書法亦有遺者　國初劉中翰理子素孫艮三世能書皆官中書舍人羅參議麟明敏善書劉千戶蒼能爲趙松雪書沈休齋鍾書遒勁盈尺竟壁無傾斜朱參議貞幼工楷法晩變爲行益妙

陳自菴欽字工人多珍愛之黃珍書學徐九峯能亂眞陳别駕鋼號遲宜子書法褚河南所摹蘭亭奕奕有致又嘗書小詩於牡丹花玉簪花瓣子太史沂手背而爲冊至今猶存王太守可大行書法趙松雪大數寸者尤佳余有所書陶詩一幅風神遒勁上逼古人今世不多見也朱太守音行書師鐵門限圓媚流麗翩翩動人李明府登行書學聖教序結搆不失小篆學嶧山碑于鍾鼎文尤妙説者以爲豐南禺之後一人

自草墓志

自草墓志示不求於人自盧苑馬璧黄吏部甲楊太學希淳外如王僉憲麟年八十三王太守可大年七十九皆自草志而太守之銘文尤爲奇偉許奉常穀亦自草行述至劉清惠公又預求王公廷相作墓銘此公慣作此出塵外事也

吴公擇婿

周約菴尚書父衛軍也家於交石吴尚書之側開小酒肆尚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吴交石尚書門吴

公目而器之因許妻以女一日召其飲坐上果有藕杏吴公出對句云緣荷方得藕周公應聲云有杏不須梅坐客盡驚吴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我已而果然

仲衡厚德

丁仲衡璿有長厚名舉永樂甲申進士官至都御史爲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邏者來報聞公失幾今獲盗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盗贓者死寧亡吾贓不忍其死也張嘆

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爲御史

仲衡爲御史廵陜右時有行人被酒入察院侮罵臬司皆不平謂公宜劾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日行人果詣公謝臬人悠然服其量

家居進士爲考試官

陶希文舉正統丙辰進士以親老耳疾遂辭歸不仕然嘗應天順己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於時士大夫不拘見任家居者皆得爲考試官皇甫録皇明紀畧云楊少卿以服闋主浙江鄉試陽明先生

爲刑部主事以病痊入京爲山東聘主鄉試當時事例固與今夐異矣後言官有論劾楊與王者遂廢

先賢著述

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堙滅不恒遘見矣暇常摘其尤著者記之其嘉靖以來後裔尚有存稿不悉贅也湯叅將徵勸有東谷集蔣樵林主孝有務本齋詩樵林摘稿蔣慎齋主忠有慎齋稿金陵紀勝續貂小稿詩法鉤玄陶進士元素有萬竹山房稿史雋華山雜著張文僖益有文僖公集倪文僖謙有玉堂稿上

谷稿歸田稿南宮稿遊海編金太守潤有靜虛稿南
山十秀集心學探微子司寇紳有雪心稿靑瑣獻納
稿江西巡視稿王公濟有嘉遯子集吳進士珵有石
居遺稿童尚書軒有淸風亭稿枕肱集海嶽涓埃論
蜀稿籌邊錄夢徵錄沈僉事琮有休齋稿朱參議貞
有息軒稿徐公遠有居學齋集王參議徽有辣齋稿
史疑引笑集丁太守鏞有石崖集金竹溪鋹有竹溪
集蔣侍御誼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行錄石屋閒鈔
吹央餘音憨翁新錄姚太守黼有休齋集任憲僉彥

常有克齋稿沈憲副鍾有休翁詩集思古齋文集倪
文毅岳有淸溪漫稿董學博宣有靑田雜錄吳尚書
文度有交石稿賀友菊確有友菊詩集李僉事旻有
容菴稿金都憲澤有容菴集李知府昊有坦拙稿謫
居集徐參議琺有石林稿王吏部鑾有西冶遺稿陳
都憲鎬有矩菴漫稿陳學憲欽有自菴集海山聯句
集王太僕韋有南原家藏集金太守賢有春秋紀愚
春秋或問黃長史琮有宗說求志稿行義稿楚征川
錄靑田稿謫游稿郯城稿嶺南日課續課東歸稿乙

養堂稿顧尚書璘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
稿山中集息園集憑几集登衡小記劉尚書麟有淸
惠公集顧副憲瑮有寒松齋集陳太史沂有翰林志
誨似錄游名山錄瘖言詩談拘虛集維楨錄畜德錄
存疾錄詢芻錄語怪錄善謔錄梁尚書材有端肅公
奏議許山人陞有嘉會齋稿徐山人霖有端居咏遠
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淸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
詩文類選中原音韻注什續書史會要謝山人承舉
有采毫錄東村稿西游稿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

湘中漫錄沈封君琪有雪厓詩王襄敏以旂有漕河
撮稿督府稿奏議周襄敏金有上谷榆陽二稿徐王
孫諒有居雲稿陳揮使鐸有雪香亭稿秋碧軒稿張
揮使維有靑藜閣稿余侍御光有古峯集史廷直忠
金元玉琮有江南二隱稿李副使熙有尚友集明農
稿張孝廉翃有元名臣言行錄宋臨莫錄顧居士源
有玉露堂稿陳參岳鳳有大事記舟談感遇篇淸華
堂稿摘存欣慕編宛地梓羅太守鳳有延休堂漫錄
高郡丞遠有歆虹稿張憲副鐸有秋渠詩司馬憲副

泰有蔭白堂稿百卷謝方伯少南有河垣稿謫台稿粤臺稿胡太史汝嘉有沁南稿王太守可大有三山彙稿三山續稿國憲家猷陳明府芹有鳳泉堂稿忠孝説義子野集沈侍御越有麓村詩草韓峯隨筆新亭漫稿澶淵雜著聞見雜録春秋傳集解春秋分國便覽宋史詳節諸史撮抄三黨編藩鎭傳詞譜續集附餘金孝廉大車有子有集弟大輿有子坤集殷宗伯邁有逍遥訣山窻漫録懲忿窒慾二編閒雲館野語金山人鸞有徙倚軒集蕭爽齋詞集許奉常穀有

奉常稿歸田稿盧苑馬璧有治漳備忘録關中集雨山墨談客窻閒話東籬品彙李儀部逢暘楊太學希淳有李楊二子遺稿廖工部文光有萬曆統天賦玄夷集李明府登有冶城眞寓稿姚太守汝循有錦石山齋稿黄吏部甲有螯南編年集李臨淮言恭有貝葉齋稿青蓮閣稿余學士孟麟有學士集杜山人大成有睞眞集盛太學時泰有游吳雜記游燕雜記大城山全集玄牘記劉學博士義有新知録卜州守鏜有三華館集鄭太守宣化有成趣園集宋僉憲存德有鴻雪稿管檢校景有西浦稿向州守賓有二淮稿李經歷曉有實揶亭稿丁學博璽有希山吟王隱君可立有詩集小桯史引睡集羅主簿壽有淵泉集何參知汝健有竹素園稿子參知湛之有疎園集侍御淳之有足園集方山人登有半蒼軒稿盛文學敏畊有軒居集殷郡丞康有雲樓稿陳京兆時伸有百篇詩倪明府民悦有江上稿葛文學如龍有竹䕶齋集陳文學弘世有延之詩集

金陵人金陵諸志

陳太史沂有南畿志應天府志徐髯仙子仁有南京志劉雨有江寧縣志李明府登有上元縣志江寧縣志焦太史竑有京學志陳太史沂有金陵世紀金陵圖考焦太史竑有金陵舊事周文學暉有金陵瑣事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王隱君可立有建業風俗記陳中丞鎬有金陵人物志陳參議鳳有欣慕編王太守可大有金陵名山記陳太史沂有獻花岩志金山人鑾有棲霞寺志盛太學時泰有金陵泉品方山香茅宇志大城山志祈澤寺志牛首山八志僧海

湛有雨花臺志

南京諸志

其不係本地人所著者則南部吏部志戶部志禮部志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志舊京詞林志光祿寺志船政志船政新書江防考後湖志金陵玄觀志金陵梵刹志

吳小仙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戇直有氣岸一言不合輒投硯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　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　上大笑命作松風圖偉詭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慘生屏障間　上歎曰眞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又好妓飲無妓則罔驩而豪客兢集妓餌之　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

逾數年偉稱疾歸居秦淮之東涯　武宗即位召之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子山從遺命葬於金陵

楊公文鑒

衡水裁菴楊公督南畿學政評文知其人之通塞壽殀無不奇中所刻崇雅錄中士子多為時聞人癸卯試瞿文懿公文拔第一以為必中解元及開榜日人以試錄報公迎而諭之曰若勿言解元是瞿某否荅曰不也公愕然曰然則尤瑛耶荅曰然後以次占之多不爽次年報會試者至南京公時飲於許奉常家亦先使人謂報者曰會元非瞿某則勿報曰瞿某也公大喜連舉大白亡算嘗試應天見李种卷拔置前列而語之曰若文多摯斂似胸中有悲苦事种對曰赴試時適喪耦考童生首取趙衢以其塵無夫里之布文獨請典則故後再試閱其卷對之顰蹙曰汝筆何甚蹇滯恐終身不可望科甲矣趙後僅廩於庠卒奪糈壹鬱以死至今學士輩猶多口　公軼事稱而慕之後督學房寰至始舉公名宦祀於學宮

生殯

史癡翁嘗預出生殯巳襍賓客中步送出南門一時傳爲奇事萬曆中齊府一宗人倣而爲之治喪七日賓客往弔命其姬妾號哭慟者賞之以金不則詈而撻之曰我在爾尚不哭矧異日身後邪殯日極儀物之盛巳自乘筍輿隨其後而觀之雖事出不經要之達生玩世異乎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

黃許二老人

無錫黃鴻臚仁卿家於金陵年九十猶健飲啖對客拜起如壯年御女無虛夕至九十六而終人問其致

壽之道弗答第聞其烹煉秋石名曰龍虎霞雪丹日服五分而巳公爲顧尚書汝學之姻疑傳其術者也幼醫許北林年八十餘矣上樓躡屐如飛侍妾數人余嘗詢聞翁有素女之術然乎答曰無之第數日不一泄則目昏耳鳴百節脹痛必一御女始小捷耳意所禀腎氣殊異於人故老而健房室若此或曰渠自有它術秘不肯言

丹丘隱德

王隱君可立人稱丹丘先生西冶吏部之幼子也少有高韻爲諸生謝去翛然塵外家有小園在下街叫蒔花木自娛客至焚香煮茗清言相賞度無客或自以左右手蘸鬭雙陸決勝負爲笑樂視人之貴富漠如也視巳之貧寠泊如也同母兄官太守富厚一無所干求布衣芒屩快然自足兄死其猶子以杉板一副奉之公曰吾自有具矣卻不受緇雲鄭太常汝璧署京兆事聞其賢請爲鄉飲賓不得巳一往後不再赴人謂有賀友菊之風年九十而終七十後猶手書所纂小楷史諸書數十卷字細如蟲足蠅頭性好譃

語冷而趣遥爲士流所賞而御子弟嚴嗃嗃終日至今稱其家法焉

白塔

笪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衢俗傳 國初瘞張士誠於下或云士誠之將帥也按此地在元爲龍翔寺基塔卽其寺中物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累甓爲屋障塔前閒所庋佛像中有鑄字爲龍翔寺者乃知俗傳之謬矣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旅家在聚寶門外小市西去馴象門里許屋宇朴陋居之自若也爲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小市口路曰此皆吾鄰居父老子弟爲貿易者吾不忍以車前三騶妨其務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以伯父呼之既貴猶不改後有謂其郊居不便勸市羊市橋北徐宅者公一目卽報罷同年趙大尹守問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門廳廣大必常得青衣者數人守之吾一老書生安能辦此矧兒輩邪卒老舊居中其門廳僅如中人家

劉清惠公軼事

劉清惠公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其參政者突至不知其爲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參政問揖者爲誰荅曰南坦公也參政大慙沮時參政之輿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爲禮故也大尹之子爲余言又尚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授舉子業故與大尹善來則烹牛肚麵觔炊飯待之公所好如此

少冶先生里居

少冶先生自罷珠厓郡歸閉戶讀書門無襍賓士大夫有過訪者纔一報謁而已年七十餘猶畜少艾間賦詩寫字與二三親友共賞度每花發盆盎中必招客飲飲中好說古詩奇句或古僻事奇人爲令嘲謔相錯風流文雅人謂有東橋先生之風如是者十許年如一日衣必華整四邊以紅紫黃綠帶緣飾之香氣拂人高自位置意不輕可一世以是得簡貴聲然公又見弘正間前輩風檢其深居簡出自重而不輕與人猶是舊時矩度在今日恐凝滯不可行矣

水田詩句

楊水田先生名成舉進士官至四川參政工詩惜傳世者少嘗憶其佳句云燈影細搖牕外月雞聲忽報屋頭霜楚楚有致歸田後一夕病中賦得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敕析家政而歿年僅五十有八公與劉南坦公皆受業於千戶趙經先生之門趙先生武弁而攻毛詩精舉子業出其門者多名士有僚友欲聽其講孟子先生必正

衣冠據席而談先生子守亦舉於鄉官縣令

南都舊日宴集

外舅少冶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巳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卓一張殽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菓酒用二大盃輪飲桌中置一大碗注水滌盃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卓及殽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始先日用一帖帖濶一寸三四分長

可五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卓殽如前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五六寸濶二寸方書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殽七八器亦巳刻入席申末即去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廚人之事矣

金陵諸臺

六朝以來諸臺今惟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雲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越王臺在馴象門內小市口宋元嘉鳳皇臺在驍騎倉南上瓦官寺或有云在城外新亭今石子堽者謬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蟒蛇倉後郭文舉讀書臺在冶城今太一殿其遺址此皆灼然可據者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南齊之九日臺在鍾山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

辛水東流

少橋張封公居北門橋之豆巷嘗語余三十年前有一堪輿謂之曰君宅後之河自西而東所謂一灣辛水向東流也此地宜出狀元時人以封公子孚之美

秀而文意驗在此久之焦澹園先生移居其對門至萬曆己丑大魁天下其言乃驗而孚之亦舉乙未進士官至長蘆鹽運使

神敬貴人

顧東橋尚書未第時年十七八家有事蚤起禱於城隍之神甫至廟門有一軍人驚問曰是顧相公邪曰然曰公異日必作尚書矣公怪問之軍人曰吾因赴小教場操演起太蚤假寐於此聞廟內有人傳呼掃除庭內曰顧尚書來吾候之惟公至故云然公謝其

凡入廟禱祠常以此自負後卒官大司寇乃知世之顯貴名德人卽鬼神亦爲禮異也

路傍甲士

萬曆乙酉八月十七日　萬壽聖節時督學房御史寰勑諸生赴禮部拜牌予時在洪武街舊居偕張輯甫雇輿往比歸方五鼓月明如晝余在輿中假寐輯甫輿前行過供應機房路轉入珍珠橋地多葦池蔬圃輯甫見路側無數甲士跪伏於道若有所俟者輯甫悸噤不敢出聲翌日爲余言之不知此何祥也

南都諸醫

南都在正嘉間醫多名家乃其技各顓一門無相奪者如楊守吉之爲傷寒醫李氏姚氏之爲產醫周氏之爲婦人醫曾氏之爲褓症醫白騾李氏刁氏范氏之爲瘍醫孟氏之爲小兒醫樊氏之爲接骨醫鍾氏之爲口齒醫袁氏之爲眼醫自名其家其人多篤實純謹有士君子之行常服青布曳撒繫小皂絛頂圓帽着白皮靴出入多步行間用驢騾或用轎止黑油藤板者如閭左婦人所乘耳有召者必詢爲其病非所治則謝不往不似今之大小內外雜症兼習也

守吉奇治

余母氏外家謝五老夫婦病感冒月餘矣飲食不可下幾屬口輒嘔噦衆醫皆以死法棄去一日楊偶過其門邀入診之曰無傷也病久已去久不飲食腹枵矣小進食就蟯上爭噉胸次攪繞作惡耳試頻食之當勿藥而愈家人羣駭其說然度無可柰何姑從之遂以冷茶投粥中頻與人二大盂初尚作嘔已漸喜食食已沉睡覺而霍然起矣又一人病羸瘦委頓甚

百方不效求楊診之楊曰若病非藥所能愈第於五更向煑牛肉肆中候其初熟揭鍋蓋時若以口鼻向鍋傍吸取其氣久之取其牛肉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矣從之果然楊它治多類此

艾千戶

監前西倉巷有艾老者衛千夫長也年至當告替一子年十六七而唇上有贅瘤初如豆已漸長大如拳觸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門歸至內橋途遇一道人賣藥者試以子病語之道人

曰吾能治此若家何許且當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診其子曰是不難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艾老許諾遂出囊中藥以一青綫慘之繫于瘤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艾老曰病即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候之不至瘤如故父子又相抱而啼疑其紿已病終已不可爲也午飯時其子方握七瘤耆然墜几上竟無所苦候道人竟不至其子以是年赴京襲職歸

報恩寺塔

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蓮盆口廣二十丈六寸純用琉璃爲之而頂以風磨銅精麗甲於今古中藏舍利時出繞塔而行常於震雷晦冥夜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涌出戛戛如彈指聲嘉靖庚申寺被火并其護塔廊毀之塔故無恙至萬曆庚子中其貫頂大木朽蝕若半金頂亦欹斜矣雪浪洪恩慨然謀正之身自募化凡得金數千架木易其貫頂之木又斥其餘貲修塔廊煥然頓還舊觀矣余嘗爲文記之無何爲其徒蠲譖被逐而死於吳之平望叢林中至今爲之惋歎陳太史魯南琉璃塔記曰廣四十尋重屋九級高百丈外旋八面內繩四方似過其實而文甚奇麗可重也

異僧

雪浪修塔時所搆鷹架與塔頂埒一方僧居雪浪座下善升高時天新雨僧着釘鞋登塔之第九層從門出反身以手援簷距躍而上至承露盤中衆人自下望之爲股栗而此僧往來旋轉捷若飛猱易如平地咸詫以爲神余弟羽王親見之余謂此僧者非脇有

肉翅必膽大如斗或能壁飛要之彼法門中大有能役僧人酉陽雜俎言唐元官寺因無遮齋衆中有一少年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髯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瓶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此人與此僧頗相似

掘地得古鐎斗

萬曆辛亥夏五月杏花村種地人於杏樹下掘得一銅器大如巨碗三足有柄長可尺許友人沈不疑以爲古欹血槃非也此正是古之鐎斗耳字書以鐎爲

温器其制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蓋古之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熱故温已冷之物一二人食則用鐎也此地不知何緣埋此且在杏樹根下數尺餘得之又非古墓兆亦奇事

巡城

舊時臺史之巡視五城者日行閭巷間地方有聞者總甲即執其人詣馬前咨之隨爲分剖決遣而去正德間吳文石公爲都御史各道御史於其私宅謁見往往就所坐鄰家染坊中了城事又有胡州判者住

北門橋一御史與之善偶來拜坐其家有總甲執訟者就廳事中人決十板而去家伯祖爲余言之當時事體之簡易如此其後總甲不復途中咨稟惟開單詣御史所居宅呈治後又創造察院益爲嚴重視曩者事宜益不侔矣

輿馬

四友齋叢說中記前輩服官乘驢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爲異也頃孫冢宰丕揚嘗對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與同部進士騎驢拜客步行入部先伯祖亦言隆慶初見南監廳堂官多步入衙門至有便衣步行入市買物者今則新甲科輿從舄奕長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籠肩輿腰扇固不出矣又景前溪中允爲南司業時家畜一牝羸乘之以升監旁觀者笑之亦不顧今即幕屬小官絕無策騎者有之必且爲道傍所揶揄憶戊戌己亥間余在京師猶騎馬後壬寅入都則人人皆小輿無一騎馬者矣事隨時變此亦其一也

俗侈

南都在嘉隆間諸苦役重累破家傾產者不可勝紀

而閭里尚多殷實人戶自條編之法行而雜徭之害杜自坊廂之法罷而應付之累止自大馬重紙之法除而寄養賠賊之禍蘇自編丁之法立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而民間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聊者何也嘗求其故役累重時人家畏禍衣飾房屋婚嫁宴會務從儉約恐一或暴露必招扳累今則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是以用度日益華靡物力日益耗蠹且曩時人家尚多營殖之計如每歲

赴京販酒米販紗段販雜貨者必得厚息而歸今則往多折閱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虛之理故難偏論也

女肆

余猶及聞教坊司中在萬曆十年前房屋盛麗連街接弄幾無隙地長橋烟水清泚灣環碧楊紅藥參差映帶最爲歌舞勝處時南院尚有十餘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門待客其後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爲茂草舊院房屋半行拆毀近聞自葛祠部將回光寺改

置後益非其故矣歌樓舞館化爲廢井荒池俯仰不過二十餘年間耳淫房衰止此是維風者所深幸然亦可爲民間財力虛竭之一驗也

玄帝靈籤

北門橋有　玄帝廟相傳　聖像乃南唐北城門樓上所供者後移像於今廟廟有籤靈驗不可勝紀人竭誠祈之往往洞人心腹之隱與禍福之應如面語者余生平凡有祈靡不奇中乙酉余一四歲女偶病祈之報云小口陰人多病厄定歸骸骨到荒丘已而果殤庚子余病三月祈之報以宜勿藥候時四月祈之報云病宜增骨瘦且如柴已而果然五月祈之報云云而今漸有佳消息是月病果小減六月祈之報云枯木重榮此月肌肉果復生駸駸向平善矣余嘗謂帝之報我其應如響迄今不敢忘冥祐也它友人祈者尤多奇應

龍蠢

張韞甫言其鄰人啖飯時有龍蠢墮碗中亟摘去之啖其飯遂患腹痛至不可忍醫百方療之不效不知

其爲龍蠢毒也久之痛漸下至腎囊遂破從瘡中出龍蠢數枚並墮碗時遂遺種邪此與宋人洗足海中蛤精入踵事相類非徐才伯之神邪能辨者

産怪

萬曆癸丑四月前參將某某家一僕婦産巨卵五色者一餘漸小至數十枚不知何故意必爲蛇所交而成又一家僕妻産物如鱉嬰姍能行又穩婆劉氏爲家人言曾遇婦人坐蓐産蝦蟆數十者今丁巳春下關一婦産一夜叉二頭赤髮共身有聲口嚙人䟦跟

欲上屋穩婆手掣之扼而死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人之産物與牛馬之生人要之必有所因可臆而斷世人以耳目所不習遂見爲怪耳程生馬馬生人物類變爐寧有極哉

白兔白猿白鼠

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後鎮江人徐某牛市寓中有一白兔江夏星士汪應龍持來閲之毛白如雪眼赤紅頗馴擾能出入人衣袖中亦奇物也徵所自得云自天台山中山有一洞洞有白物者五一猿一鸜鵒一

穿山甲一蜈蚣而蜈蚣尤奇身長尺餘脊之兩邊如眞珠者櫛比晶瑩異常兔爲黃工部貞甫買去此中士人多爲詩詠之

石硤金都閫流寓南都家有白猿一隻長可二尺許眼與面及胸皆赤色毛如雪而氄性頗馴不似它狙犾之躁動也時時閉目危坐似習禪定者金以銀六十兩易得之

余家淮水飲虹橋北河房爲家僮所居中有白鼠若初生者僕輩時見之白物不必長年亦不必瑞世自有此種不足爲異

紅鷺

王貢士忠徵官全椒學博夏日同知縣樊玉衡禱雨樊屬王詣壇釘桃椿倏見空中有如大紅鷺者飛甚迅盤旋王頂上頃大震雨遂霔乃知世所畫霆神脇有兩紅翅亦自有據也癸丑六月六日王之子履泰與余言于門樓中

烏龍潭

余友俞公仲茅曾同數友人泛舟於石城門内之烏

龍潭時日已暮矣舟在潭北忽見潭南水面有物浮出黑而長可數尺昂首望北而行水輒坌涌舟中人驚呼之遂沒元金陵志言與地志宋元嘉末有黑龍見玄武湖側今潭近湖疑即當時所見之處按今潭去湖絕遠志又言潭在永慶寺之前今去寺亦相懸且在寺之後數里意元人修志者未嘗親履其地祇以所傳聞書之故多乖舛若此耳或又言今所云潭是舊湖地潭自在今京旗手大倉中有大池深澄有龍在内不知然否

盧苑馬

盧苑馬公璧舉嘉靖戊戌進士歷郡守至今官生平抱苦節宦歸行李蕭然室廬皆先世遺無所增置性好菊宅傍有園公手藝菊其中廣求異本至數百品躬揉柳瀋溉之秋時花發召客宴賞累日自餘閉門晏坐閒讀醫書訂藥品意泊如也余目中所睹士大夫清介此公為首以于姓不甚顯人遂鮮知之者頃郡數舉鄉賢祀如此公竟不得與俎豆之列可為浩歎

讀書五色筆

外父少冶公嘗謂余言先輩蔣公名淦上元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參議其少為諸生所居在下街口門有樓二間即公讀書處也後罷官歸猶讀書其上杜門掃軌人罕覯其面有通鑑綱目一部每閱一過即以一色筆圈誌之凡數閱五色皆備所批字畫精謹深可寶玩此不惟見前賢操履清貞矯矯人外即其終身學古無它嗜好亦當時醇樸寡欲之一端也沈韓峯侍御看綱目亦用五色筆前輩讀書用意大都爾爾今人鹵莽言之使人慨歎深

盛仲交

盛貢士時泰在慶曆間以才名噪一時楊用修王元美二先生皆與之友稱譽之博南為其所居蒼潤軒作記弇州贈詩有盛子來金陵醉眼天模糊能令陸平原不敢賦三都之句每有撰述伸紙落筆滾滾不休頃刻萬言可就紙盡則已否則更揮而足之詞意清曠磊落超軼絕塵眞異材也善畫水墨竹石人謂有洋州眉山之風生平不問家人生產為子敏耕娶

婦妻沈孺人囑其勿它適薄暮偶一友人過之言將之城南某寺仲交欣然偕往比親迎四覓仲交不可得已閱數日方歸人問適從何處來乾笑而已其任達如此

小九華

胡長白家武學右衛府巷偶斸後圃地忽鏗然有聲異之以手擘土見一研山埋其下出之長可尺許高數寸峯巒峭崒森秀紋如胡桃色黝然眞几案之佳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如東坡先生仇

池石故事手自爲記屬友人詠之按此地在南唐爲官內傍有護龍河石甃尚在元則爲龍翔寺矣石不知何時入土中

梁八老

梁刺史名楹楹之父曰梁八老俠烈士也刺史以嘉靖丙午舉于鄉宴客召伶人爲劇所食伶者糲也伶于筵前發科謗之八老怒陰部署家人椎一豕烹之炊粳米三斗爲飯以二大甕酒佐之賓退扃戶呼伶前曰來若何等人即噉糲何不足若所乃敢當筵訕

我我今爲若具食而鞏立噉盡否則斃汝鼠子言訖左右持白挺者林立侍伶跪伏泣涕咿嚶請命久之不解而八老最鍾愛其長女伶之黠者知之潛懇其僕達于女女乃急呼八老入既入而家人私以梯縱伶升屋踉蹌遁去自是八老每讌諸伶廪廪亡敢或偃蹇者

欽天監爲順天府丞

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歷官欽天監監正加順天府丞公洞曉歷算占候之術嘗與唐荊川先生反復辨難家有所著書數大冊皆言曆法今亡矣公恒言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其光色星星不同要須隔紙窻穿隙觀之一見其光便知爲某星百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此昔人論星所未及公孫元舉萬曆乙未進士

沈侍御

前輩士大夫致政在林下者類杜門謝交游郡邑大夫至終任多不識面曾聞沈侍御越罷官歸日坐樓上寫書以三錢雞毛筆抄至數十百冊親友亦不數

相見汪公宗伊爲南部郎公按部日所薦官也執門生禮候公辭不見立赤日中數刻僅一接之汪公歎息而去其簡遠如此在今日則亦有不能遂其高者矣後公當舉鄉賢汪公官大京兆以公門人引嫌不敢申院遂中輟公論至今以爲闕典

王奇

王奇爲諸生通天文卜筮星數之學後以事被褫乃以術游四方成化中來金陵三原王公在兵部方爲權貴所戹屬奇筮之奇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

衡乎已而果然吏部官欲黜二御史問其命奇曰命豈宜問于公哉進退人材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刑部逸重囚主者屬奇筮之遇恒之大過奇曰五爲囚圉賊入矣其焉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皆色然駭陳指揮妻死將斂其女病問命于奇奇曰女固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即欲斂其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奇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州既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其他奇中

尚多奇天台人無錫邵文莊公爲傳其事奇術

王元吉

方正學先生志元吉墓載其事曰元吉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元吉不爲動徐紿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守將閉門伏不出福壽憂不知所爲元吉造門請見論事福壽起問計答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紿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福壽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自來執殺之也先失勢所自敗去元吉絕不以語人久之　上得江淮即金陵爲帝元吉因禁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卒以布衣終奇計前似李穆之于宇文泰後似王文正之待趙元昊不讀書而闇

合奇士也

溪漁子

溪漁子王顯江寧人少脫略不拘讀書不肯帖帖諸生間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間結交大俠與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從之游者天台林右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于爲文張轂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於一世顯游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

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雕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析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瞰指笑之以爲眞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人云顥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汙垢短衣逐躝市人後市人呵之弗辭也後忽盡悔所爲買書數千卷伏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徤然恥以自名嘗曰漢無儒者唯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爲

奇人

李疑

宋太史濂李疑傳曰李疑者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許諾延坐汎室具床褥爐鼈居之徵醫師視脉躬爲煑糜煉藥旦莫執手問所苦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浣滌不少見頯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橐有黄白金四十餘兩在故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橐誌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橐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橐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賵以貲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

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儻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俾婦邀以歸産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　眞義士似杜環

蓉塘贅語卷七終

客座贅語卷八目錄

客座贅語卷八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八

逊園居士輯
大市酒人批

名公像

倪文僖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豐頤頦微髭鬚文毅尤為肥碩聞其曾孫翰儒言腰帶圍可容中人四軀也公無子里中傳文僖禱北岳其夫人姚夢岳神指捧香合童子曰以為爾子孕而生公故名岳言公隱官公曾生子祝枝山野記亦言文毅頎躬廣頤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而陳中丞人物志言文僖雙目如電體有四乳祝或誤也

王襄敏公廣額豐頤面骨氣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紋五條右頤有一黑子音吐如鍾

都督劉公璽面峻削無渥顏聳肩如寒士

楊水田公成鐵面劍眉凜不可犯

陳太史公沂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

邵僉憲公清貌古神秀其聲清遠

徐子仁公霖廣面長耳美鬚髯體貌偉異老而豐潤

行步如飛稱曰髯仙

謝野全公承舉美鬚髯行九人稱曰髯九

許奉常公穀長頭面白皙而圓巨鼻微鬚雙眼如碧色八十時狀如世畫老子

王吏部公鑾面白皙骨崚嶒清峭兩眉如劍直豎微髭鬚望之義氣凜然

殷宗伯公邁面圓黃白色微鬚清靜之意可見

姚太守公汝循身可中人面上員下稍銳白皙小有鬚向人多笑容

余司成公孟麟目小而圓骨法清古耳高於眉下微銳

沈侍御公越修幹廣額氣韻高邁

盧苑馬公璧長身面如之黃色古而硬老矣多皺紋

王太守公可大修軀銳首面長尺白皙眉目疏朗微髭鬚手掌如噀血長上短下聲如鍾

吳司寇公自新大軀方面白皙而紅微髭鬚豐頤目光外現有威重

科舉事例

應天府鄉試　國初自府學生增廣生監生外如未入流官吏武生醫生軍餘舍人匠之類皆得赴試皆得取中如成化元年章玄應以留守左衛軍餘中第八十七名四年謝崇德以内江人吏中第四十二名十年王鑣以犧牲所軍餘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用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十六年喬衍以武學生中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陳玉以沂州衛舍人中第十七名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麟以武學生中第七十五名齊貴以管繕所匠中第

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八十五名十四年陳沂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四十八名邵鏞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一名劉瓛以錦衣衛舍餘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廣以驍騎右衛總旗中第八十九名相傳兩畿額一百三十五名其五名原爲雜流設也自嘉靖以後遂不聞有中者武生間亦考送入塲傳言不與謄錄果爾則亦非　聖朝立賢無方之意矣又附學生入試自弘治八年始吾鄉顧尚書璘以附學生中第十四名應天試錄之有附學生亦自此始也

儒學

府學明德堂後舊是一高阜土隆隆墳起嘉靖初都御史陳鳳梧東其阜建尊經閣於上未建閣之前府學鄉試中者數多景泰四年開科中式者二百人而應天至二十九人可謂極盛自建閣後遞年漸減隆慶以來稀若晨星矣萬曆乙酉丙戌間太常少卿濟南周公繼署府篆公雅善玄女宅經謂儒學之文廟坐乾向巽開巽門而學門居左屬震廟後明德堂堂

後尊經閣高大主事廟門與學門二木皆受乾金之尅陽宅以門爲口氣生則福尅則禍於是以抽爻換象補泄之法修之於學之坎位起高閣曰青雲樓高於尊經以泄乾之金氣而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二門之氣又於廟門前樹巨坊與學門之坊並峙以益震巽之勢於離造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發文明之秀又以泮池河水不畜於下手造文德木橋以止水之流修理甫畢公遷應天巡撫都御史學門内舊有屏牆戊子冬公下檄拆去之曰去此明年大

魁必出此亡疑矣已丑焦公果應其占庚寅冬公遷南戸侍面語予曰修學而一大魁余未敢言功也占當出三元坊中樞宇亭上星宇篆文匾之三口星上之三圈皆寓三元之象君其識之乙未戊戌朱公與余相繼登第人益以公之術爲神頃年有議修學者大京兆黄公博謀於衆余謂只宜循公之制不可輕改其發科之多少蓋亦歲運利鈍所致不拘何宅皆有之惟其宅本吉則宜靜聽以待吉之自會年年變遷科科修改斷無此理時議者皆以余言爲然京學

志載公修學事余特爲詳其所以告學者

皇城

萬曆中少宰李公廷機曾議修大内承天門樓余座師少宗伯葉公向高署工部事以質於大司馬郝公杰郝公以會典成化十六年有南京皇城内宫殿不許重修之例答之遂止而不行然余查萬曆初承天門損壞部題准修理工部主事黄正色等有勞人役俱叙功則　皇城自舊例城牆之外亦有修理之事矣竊意唐重東都宋重西京僅置留守與今日南京奉陵廟備百官者殊例官門任其頽敝恐亦非　國家重根本意也

吳媪

王丹丘翁言吳交石尚書有姊老而寡居尚書之家媪能詩文一時卿大夫多與之酬咏或來諗尚書者值其它出輒請媪見與論議問近日有何篇什供茗而去當時士大夫風俗樸質如此曾不以爲異也尚書友愛甚篤摯爲南御史大夫所居在北門橋南嘗於橋上遇其兄踽踽步行卽下輿扶攜而歸里中老

成人至今談之以爲盛德事而國史實錄亦謂公居家待昆弟有恩人皆稱之大夫所居在

蟂磯

蕪湖江有蟂磯磯有廟所祀者劉先主之孫夫人江上漁人言蟂蓋老黿之類也癸丑某孝廉以訪友寓鳩茲偶游廟入寢殿熟視其像賦詩有調謔語歸卧旅舍詰朝晝漏下數十刻不啟戸家人抉扉視之則死於榻矣陰精流輸霑汗席上疑爲物所魘而然古稱入祠廟者宜敬而遠之毋得瞻視諠浪觀此尤信

此與三水小牘所紀魯山縣女靈廟夏侯禎事頗相類彼爲神所招以友人正言責神而罷而孝廉乃罹其禍可異也

鄺生

鄺典者前京兆鄺公埜之裔也爲府學諸生齒且宿矣訓童子於大中橋尹氏夜臥館中有羣盜猝至扣主人門不敢捽鄺令呼以入鄺曰不可盜以刃迫之生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敎若子今乃爲若輩呼其門以劫之此豈復有人理邪汝殺則殺吾口不可開也

盜不得已掠生衣被而縛之至天明主人開門乃解其縛生素戇直今叚遂能剛正乃爾若此生者余意學使宜旌異之以厲頹俗

飲虹先生

李師文熙參議昊之子也舉進士爲南御史以上疏請誅劉瑾等逮下詔獄廷杖三十放歸瑾深銜之踰年又以舊牘中有熙名文致徼過復傳旨於南京午門杖五十瑾誅後家居一十六年起官郡守至按察副使生平方嚴峭直人以爲難近顧司寇爲作墓志

亦徵見其意云時輩稱曰飲虹先生况其負氣而善藏也李家在新橋西故號飲虹飲虹舊橋名公與王辣齋徵顧橫涇璘皆號谿刻而王顧之清端李之能諫皆錚錚爲世偉人未易才也

司馬家婢

羊市橋下司馬家西虹侍御之後也萬曆丙午丁未間家有怪拋擲瓦石無虛日後復處處發火焚其門樓七一間百計祈禳迄無驗客爲余言其狀余應之曰曾憶風俗通中老嫗事政與此類試語司馬君可密

察家中男女當有人作此狡獪者毋信爲鬼物也客不謂然後一日司馬庶母有一婢忽裙帶中落取火紙夾於地家人追問之始具吐實向之怪孽皆此婢之爲也其家遂逐此婢婢去而家安矣語曰少所見多所怪然哉

黃督學

督學黃公汝金別號翠巖才穎捷異常閱卷一目數行俱下常以兩門役橫曳之手執筆遇佳者輒用筆大抹門役亟以酒大白進爲引滿賞之遇惡文即大

咤擲地上發案曰凡所賞識與所黜否口誦其文之
佳惡不遺一字人以爲神試童生日交卷隨閱定去
取有出院未抵寓者而案已發矣其敏而彊記亦一
時之雋也

仕路窄

胡象岡督學曾以事笞一吏吏北人也口稱仕路窄
仕路窄求免胡怒盡法決遣之後胡以事被逮　詔
獄獄中供帳食物畢備胡心訝非獄所宜久之因問
執事校尉何以有此荅曰此吾獄吏意也胡心感甚

而不知其人事解訪此吏詰之曰君待我厚不啻骨
肉不曉我何德于君而以此施我吏笑曰公忘之邪
吏即仕路窄者也胡大感涕曰我一時執法笞君君
不恨我我在獄中君不思釋憾於我反厚待我君誠
高義足驅今古我爲不知人矣遂與約爲兄弟厚扶
植之惜此吏忘其名

賞鑒　八則

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眞蹟爲第一石刻次之三代
之鼎彝尊罍又次之漢玉杯玦之類又次之宋之玉
器又次之窰之柴汝官哥定及　明之宣窰成化窰
又次之永樂窰嘉靖窰又次之留都舊有金靜虛潤
王尚文嶽黄美之琳羅子文鳳嚴子寅賓胡懋禮汝
嘉顧清甫源姚元白淛司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
交時泰姚叔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賞鑒或好事皆
負雋聲黄與胡多書畫羅藏法書名畫金石遺刻至
數千種何之文王鼎子父鼎最爲名器它數公亦多
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秘盈笥盡掩前輩
伯時元章之餘風至是大爲一煽矣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舊云在南京一質庫後入魏公
家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處嘉靖中一貴人以重
價購送嚴世蕃者乃時人崑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
臨本也世蕃喜甚裝潢人湯姓號北川者索賂不得
指言其僞世蕃大怒卒以陷貴人云

顧東橋以尚書考滿入京分宜請其宴堂上掛吳小
仙月明千里故人來圖公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
聲曰此摹本也眞蹟在吾鄉倪青溪家此畫甚佳當
求其眞者嚴爲色變

黄美之家有王維着色山水一卷又王維伏生授書
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吳中都玄敬着畢吐舌
曰生平未見
王維江天霽雪卷爲胡太史懋禮家藏後其子没馮
開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今尚在其長子驥子家慕
而欲購者懸予其直且數百金矣胡又有宋榻黄庭
經肥本最爲墨帖之冠今不知在何所金陵瑣事又
記胡有蘭亭記
姚叙卿藏宋榻淳化閣帖紙墨光黟如漆而字肥後

爲其姻家鍾櫛所得今不知歸何人手
叙卿有山谷書法華經七卷紙用澄心堂光滑如鏡
價至七百金叙卿没後曾有人持以質於余余睹其
字多沓拖疎慢似非雙井筆也後竟爲㠀賈以重價
購去
王藩幕元燿故富家子善畫家多畜古名畫至數百
軸李成看碑圖爲最所刻石帖名栗葉齋帖皆三吳
及金陵人書

南都前輩多藏書之富者司馬侍御泰羅太守鳳胡
太史汝嘉尤號充棟其後人不能守遂多散軼司馬
家書目尤多秘牒有東坡先生論語解鈔本四卷其
家數有鬱攸之變此書亡矣胡氏牙籤錦軸最爲珍
異而子孫式微彫落市肆尤爲人所惋歎昔人言藏
書八厄水一也火二也鼠三也蠹四也收貯失所五
也塗抹無忌六也遭庸妄人改竄七也爲不肖子鬻
賣八也周吉甫言里中謝家小兒喜聞裂書聲乳媪
日抱至書室恣裂之以招嘻笑此當爲藏書九厄乃

予又聞里中故家子有分書不計部數以爲不均每
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數冊者有藏書不庋𥱋笥狠
籍大米桶中或爲人踐踏者此其厄視梁元帝南唐
黄保儀之焚毁又何如哉至若爲庸夫作枕頭爲村
店糊壁格爲市肆覆醬瓿爲婢嫗夾鞋樣比於前厄
差降一等其它如堆積不曉披閱收藏不解護持秘
本悋惜不肯流傳新刻差訛不加讐校書之衆厄又
有未易枚舉者矣

督學察院在南門內舊爲　皇殿　武宗南幸時居之後改爲學院公廨自耿恭簡公後中多妖異近臺李公寓其中一日月下與夫人開步堂上忽庭中有小生員數十人各具巾袍拜舞於階前公與夫人大驚詫遂移居於會同館自後此院扃鐍甚固深藜宿莽白晝人亦無敢入矣頃年陳公懷雲來乃重爲創建一掃而更之移居其中遂無它事

元御史臺

弇州先生丞相府志言　太祖初下金陵爲吴王以

元御史臺爲中書省且云不知御史臺何地按　太祖爲吴王時居今舊內而元之御史臺金陵志在古御街東青溪之右正今舊內地夫既以南臺建舊內則所云以爲中書省者恐未的也作大內後所建丞相府不知在何處今傳西華門內爲丞相胡惟庸府亦似未的蓋自罷丞相革中書省爲六部其衙門建置又已大有更張然不可攷矣

金陵垣局

鄭端簡公謂金陵形勢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顧司寇公亦言登幕府山望大江東去往而不反爲之太息考之地理家言以巒頭配天星金陵江水直朝射入乃紫微垣局也古記云中垣巳是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泄偶與友人論此謂江水衝射秦淮西注無應砂關瑣故云余曰此言非也鍾山自青龍山至墳頭一斷復起側行而向西南而長江自西南流向東北所謂山逆水水逆山眞天地自然交會之應也左邊隨龍之水自方山旋繞向東歷北又折而向西入江其入江之口左則自横山發支由雲臺山

觀山獻花岩牛首大小石子堽至雨花臺穿城壕至鳳臺山北臨淮水而右則自鍾山龍廣山雞籠山起謝公墩冶城南止於淮而其外又自馬鞍山起四望山石頭城直繞南過冶城而護於外此兩帶山在外則逆江而上以收江水爲鍾山夾從內則逆鍾山內局之水直奔而南以收淮水垣局之固密如此何得言江水衝射無應砂關瑣邪所爲微有不足者以逆水而結氣力與中穿而落者稍覺有閒而緣江翊衛終是單薄不若京師之雄壯而厚大耳卽二公之言

均之未得其眞也

王司寇

黄岩王公㶇以大京兆遷南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者名繡二驚人也家訾計累巨萬僮奴數千指善納交權貴人權貴人多與往還歲時餽餉燕會門之車馬弗絕也以是冠得恣横幷牙里閈中人毋敢忤視者而冠與方士赤肚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噉之或剉其骨以爲粉以是爲延年術家畜妾十餘人孕將免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它所陰購而餌者

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爲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距勿聽卒據法引律凌遲處死畿民大快之公自爲京兆所行諸善政大者凡數十此舉尤爲衆所稱至今歌誦之祠公於雨花臺北公後官至南右都御史以忤宰臣貴溪公歸後數十年有陳侍御訪拿鄧玉堂之事

陳侍御

嘉靖中一監生曰鄧玉堂不知何許人家復成橋旁饒訾財交結諸貴人相引爲聲勢畜虎棍數十人遊江上賈舶至者令其黨假充諸色人給事賈人所或爲縫紉或爲禱祠因得賈人鄉里姓氏與其祖父諸名字寫僞券怵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負我金若干賈人多錯愕不能辨其黨又大言恫喝或居間游說脅持之往往如數償間有識其詐者輒鉤致於家寘水牢中其人悶絕輒償所負以求解有訟者請託抑其詞不行或訟者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御史荆州見吾陳公大賓至稔知其惡狀欲除之恐其多與援乃先往投刺致其報謁比入卽令人褫巾

服捽於庭具刑嚴鞫之俯首伏訊諸貴人以書爲請者盈門御史悉令投匭中獄既具隨斃諸杖下所騙人田地房屋與强奪人妻女悉召原主給之至今長老言此猶以爲快其後數十年有李御史訪拿監生孫某之事

割肝

陳中丞金陵人物志於孝子之割肝剖心者得七人焉宋四人曰伊小乙溧水人也剖腹取肝以療母疾劉與祖表孝坊民也剖腹取心以療父疾愈而復作

又割腹取肝穛糜進之史思賢溧陽人也剖心以療母夏氏女割腹取肝以療母元一人曰顧童子保寧衛人也母病童子年始十六割腹取肝穛粥以進母母卽甦翌日童子病又一日死明二人曰徐佛保江陰衛人黄阿回水軍左衛人皆割肝以療母偶與客語此因掇而記之

秋宇先生著述

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爲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豔間亦

有閨閤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女俠韋十一娘傳記程德瑜云云託以詭當事者也傳後傳閩蜀中某官暴卒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爲然其者好詭激飾名陰擠人而奪之位耳云云似有所指其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先生隸書師鍾元常草書師張伯英崔子玉常取三人書之在閣帖者從宋榻本手摹刻之較今所傳閣帖神檢殊勝張草中耳字長尺餘與閣帖與今此本在中州

黄蟄南父子

吏部黄公甲字首卿蟄南其晩而自號也因以名其集文多法漢魏及六朝詩上下今古頗饒獨詣高自矜許自負不滅二陵所著獨鑒錄評詩文多前人所未發性好忤物居鄉與往還者不二三人晩與廖工部文光善數共觴咏一日廖規其集中有陣毯等語宜刪遂大詬罵絶之生四子皆負雋才伯祖儒有謙鳳樓覺集仲戍儒蟄南最器之蚤死有兢辰齋集叔方儒落魄廢其業亦有陌花軒小集曲巷詞餘調世嘲俗殊令人解頤也季復儒爲諸生見罷有振秀閣

稿少冶王公嘗稱蟄南詩如一領錦繡衣或間以麻枲語似太過諸子雕龍競爽而名跡不著士論甚爲惜之

文臣賜第

南都諸文臣得　賜第者惟張文僖公悆菴一人而已其孫僉憲恕草公行實曰公爲侍讀宅舍火疏于朝曰臣有老母守節孤孀臣有幼弟居常侍母臣無老母嘗有今日母無幼弟易罄餘年子母相依兄弟無故叨承近侍自幸遭逢但臣有故廬近遭回祿臣

毋與弟莫知所棲誠㬇乞休用圖終養庶幾屋烏遂反哺之情危鳥免失巢之嘆疏上　英廟惻然敕下該部因查得太僕寺少卿鄧某有房一所總計若干餘間坐落聚寶門裏鎮淮橋東見今空閑相應給與益毋暨弟一同居住奉　聖旨准他工部知道

修志

陳僉南應京兆白公聘修志東橋先生與之書曰嚴惟中袁州府志都玄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參訂辨收有長安舊

志一本惜不得到家檢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乏此作志不難正唯發凡起例爲難耳又本府若上元之明道書院溧陽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須檢尋遺蹟就請白公興復蓋百五六十年方遇明公一舉若又空言無施不獲實惠賢者難遇幸勿失此機會也又稅糧後當具供億一目查內府及諸司供億近年與　國初多寡之目庶仁者有惻惻之意此不爲徒作也

尹山人

尹山人者北地産也元世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髏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卧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麪近四十餘碗客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啜之乎曰能取而啜之盡無留餘也孫某者接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焉某戲問曰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卽買而饋之啜瓜立盡無留餘也戶曹李員外遣僕上病疏一日辰刻尹於北

闕端門前見其僕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尹報李曰今旦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後僕還核問果合某御史嘗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尹登大中橋觀月兩鼻垂涕尺許殆死矣何召御史笑曰此爲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人益就其召已也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几晝睡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卽出袖中兩橘畀之一貴人毋敬事尹甚虔旣而所愛孫未冠病瘵諸醫謝不可治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

爲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爾今置兩榻相附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轉喉哼哼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熱遍體流汗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試禮闈落第卒業南雍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爾大聰明第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耐世人總不堪也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勳業顯哉文成悵然惋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僞誑世而以

聞見該洽論說雄儁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僞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衆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弁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不爲尹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乃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道耶我一任爾問張曰爾乞兒吾又奚問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注悟眞篇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張曰然則爾曉參同契與悟眞耶尹張目朗音爲抽廣成壺丘延歷庚紀樞與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姬易艮卦彖爻三教渾合之旨翩翩千百言衆驚異悚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羣邃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言則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貽爾師青衣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獻所贈尹曰是豫料我將遥適也無何逆閹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闗右尹至戍所偶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彭輅論曰稽康謂神仙係異禀受之自

然非積學可企然禀異者鮮不學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歲次得數百年夫歲以千計則仙矣彼仙者豈遂彤三光閱萬載無終極之期哉入我明儻傳張邋遢冷子敬尹蓬頭三數公一何寥寂也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歷道尹遺事故論著焉

陳廣平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馬翊者與一方士游方士以小幻術愚其子子心蠱之謂爲眞仙人也歸亟稱於父都事益信之崇奉有加至得出入卧內都事家多美

妄方士盡以呪法鉤而淫之婦人苦其淫毒訴於郲翊告官爲理聞諸　朝朝命檻車逓至京僇於市國史亦載之獄詞方士爲陳廣平濟寧人也挾乇妖術謀不軌士大夫好與方士游多冀其傳此法不自知損德敗名者衆矣矧又有意外不可言者邪可爲深戒

孔復

常檢校信爲余言廖副憲家居時好道術方士孔復者以燒煉進廖館於家久之語副憲曰吾欲一行接補法公曷資我與兼金至豬市倡家宿倡婦與之偶初覺異甚久之轉畏其淫毒號呼避之復攖之不可得假母年四十餘矣素以善淫稱代與接久亦趣避而復固自若也後倡婦病月餘假母亦數日不能起其陽能吹燈滅且噏火酒至二升餘布於四肢赤如血已復出之此眞所謂采戰逆流邪僻不經之術也而人多惑之學其術求媚舉噫世豈有好色之神仙哉

四羽士

余眼所見與耳所聞四羽士皆三十年來游南都與縉紳往還灼灼有名者也閆蓬頭希言嘗在弇州先生司馬署中先生躬爲余言其亡甚異人者且言初至循矯健後稍弱且泄瀉不久蛻於毛百戶家矣先生爲其像贊有曰希言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臆其名與貌而不能詰其修能睹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辨其爲散仙而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予從子不我留呵呵休休似涉微諷其後十餘年閆弟子李徹度者來李曾止余亡弟周南所其人瀟洒出塵所教人

在固後天之氣以養先天而已人有行之者亦多效太倉王相國晉江楊宗伯皆有傳近年遂不復出游止於縣歙間嘗以清虛秘典寄余大較亦用儔結之事第與逆流者不同耳李去未久又有稱醒神子者須髮如雪幹偉而善飲噉卿大夫多從之游大司徒萊陽王公獨信以爲眞且曰渠自言是王威寧越嘗見威寧畫像與其人類意頗崇奉之而葉宗伯李少宰郝大司馬三公一日同訪之神樂觀其人顛倒失度三公謂是非有道氣象矣頃年又有所謂彭仙翁

者何參岳公露極言其非恒人面語余曰據其詞翰非科甲者不能爲其術大端在積氣而挾有黃白男女諸奇幻術一時師之者多以靈異自詫不知其果眞有所得否也其人攜數妾而行上河鈕氏嘗迎而館於家鈕氏婦問其妾仙翁亦交會否答以月必接接而女輒病如斯而已矣大都此四羽士第其品閏爲最李次之彭又次之醒神子人言爲祉日生當可信其品故乎不足信獨怪士之風靡而走其門者何也嗟乎以世態求之彼亦漫應之卽旦暮遇猶于墨矣世間那有神仙也哉

白野先生

般白野先生邁萬曆初以太僕卿里居負重名時江陵當國有意引先生爲己助撫江都御史王篆江陵心腹也過先生爲其致款款且曰公幸俞此言晢出少卻當以大司馬推公矣公默然不應王要之甚苦竟不出一語久之王曰坐久矣我饑公幸有以啗我公亦默然王不懌而去既去其子慶咎公何以不答且家幸有午飧何不留啜而介介如此公曰江陵橫終當有禍王非端人何可與作緣也後江陵推公禮部侍郎掌南國子監事會有小故公遂力辭而罷

侍御無茶具

邵侍御淸爲鹽使者忤劉瑾被杖繫追罰米若干石瑾誅起官至廣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竟不能具茗椀林歎息而去霍尚書韜嘗以所毀菴廟田若干畝餉公公固辭不受終身赤貧嗚呼眞不媿厥名矣

耳環投水

李公重字元任號遠菴舉正德辛未進士官至江西臬副居官淸介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有耳環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而投諸水歸里歲餘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床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力命僕載反原任乃已家徒四壁立溧陽史氏延先生敎其子歲學俸八十金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爲置子錢比歲暮進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之不入囊也苗時返犢公可趾美矣呂涇野先生嘗云過白下見副

使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
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其為名流所慕如此

金陵學校

漢揚州刺史何武所至先即學官見諸生
光武時李忠為丹陽郡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
飲選用明經
吳景帝永安元年詔置學官首立五經博士
晉建武初始立太學因王導戴邈之言
咸康二年立太學於秦淮水南

太元十年尚書令謝石復請興國學於太廟之南
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明年
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
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儒學在鍾山之麓草堂是也
玄學在雞籠山東史學文學並在耆闍寺側
二十七年罷國子學而其地猶名故學齊竟陵王良
開西邸延才俊遂命為士林館在雞籠山
梁大同六年於臺城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南唐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

宋天聖七年丞相張士遜出為太守奏建府學
景祐中陳執中徙學於府治之東南古浮橋之東北
紹興九年葉夢得因學兵燬更造
元集慶路學規摸率倣前制
國初改國子學後建國學於覆舟雞鳴兩山之陽乃
以此為應天府儒學

祠先賢

淳祐十年吳淵列祠先賢於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文公敦頤　明道先生程純公顥

伊川先生程正公頤　晦庵先生朱文公熹
右四先生在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丞相呂文穆公蒙正
一拂先生鄭介公俠　通判楊忠襄公邦乂
丞相周文忠公必大　南軒先生張宣公栻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勉榦　壹是先生吳正肅公柔勝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德秀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太師魯國顏公眞卿　丞相李文定公光

中書傅獻簡公 珪　少保馬忠肅公 光祖
樞密包孝肅公 拯　尚書張忠定公 詠
右六位在明德堂東
丞相趙忠簡公 鼎　丞相張忠獻公 浚
丞相呂忠穆公 頤浩　丞相陳正獻公 康伯
尚書黃公 度　樞密忠肅劉公 珙
樞密丘公 崈
右七位在明德堂西

青溪先賢祠

宋馬光祖建先賢祠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西。青溪之上。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讚。攷金陵志。祀者皆於此土有涉。非泛然而已。或生於斯。或仕於斯。或居且游於斯。後閩士陳宗上制置姚希得書。求增入蘇文忠子瞻。且備列公游金陵賦咏之事。謂位次當在程純公之下。祠國初已毀。萬曆丁未。南少宰葉公因祠部郎葛君重建祠於普德寺後山。而不聞其增祀文忠也。其四十一人遺跡畧志於後。

吳太伯 初逃句曲山中
范蠡 築越城石長干里
嚴光 結廬溧水縣
諸葛亮 往來說吳又勸孫權定鄴
張昭 宅在長干道北有張侯橋
周瑜 周郎橋在句容縣
是儀 宇于羽宅在西明門
王祥 墓在江寧化城寺北
周處 子隱臺在鹿苑寺
王導 宅在烏衣巷
陶侃 事在石頭城
卞壼 廟在冶城南
謝安 宅在烏衣巷
謝玄 別墅在康樂坊廟在新橋西
王羲之 事見冶城樓
吳隱之 茅屋故基在城東
雷次宗 開館雞籠山
劉瓛 居檀橋

陶弘景 居茅山
蕭統 讀書臺在定林寺後
顏真卿 昇州刺史其家墓多在江寧
李白 往來金陵具載本集
孟郊 溧陽尉
李建勳 號鍾山翁
潘佑 見江南錄
曹彬 昇州行營統帥
張詠 知昇州再任
李及 昇州觀察推官
包拯 知江寧府
范純仁 江東運判
程顥 上元主簿
鄭俠 清涼寺有祠
楊時 嘗家溧陽
李光 宣撫使
張浚 留守都督
楊邦乂 知溧陽縣遷通判

虞允文督府參謀　　張栻督府機宜文字
朱熹江東轉運　　吳柔勝生于金陵
眞德秀江東運使

建康俗尚

隋志曰丹陽舊京所在人物繁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雜五方俗頗相類

顏氏家訓曰江東婦女畧無交游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

杜佑通典曰江寧古揚州地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爲盛今雖閭閻賤隷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沈立金陵記云其人士習王謝之遺風以文章取功名者甚衆

祥符圖經曰君子勤禮恭謹小人盡力耕植性好文學音辭清舉

顏介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與洛下耳

楊萬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之遺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地大而才傑

游九言曰每愛金陵士風質厚尚氣前年攝行倅事日受訴牒不過百餘較劇郡纔十一爾爲吏爲兵者頗知自愛少健狡之風工商負販亦罕閒巧僞

戚氏曰金陵山川渾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絕城境爲墟來居者多汴洛力能遠遷鉅族仕家視東晉

至此又爲一變歲時禮節飲食市井負衒謳歌尚傳京城故事人物敦重質直罕翾巧浮僞庶民尚氣能勞力田遠賈舊稱陪都大鎮今清要之官內外通選人品倫鑒居東南先士重廉恥不兢榮進氣習大率有近中原地當淮浙之衝談者謂有浙之華而不澆淮之淳而雅于斯得之矣

顧華玉尚書近言云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天地之靈懿焉其敝也乃或樂虛淫習侈豫無麻衣蟋蟀

之風土緣以喪節也
焦弱侯太史云金陵六代舊都文獻之淵藪也高
皇帝奠鼎于斯其顯謨大烈紀於石渠天祿彬彬備
矣以故寰寓推為奧區士林重其清議及夫餘風細
故昔稱游麗辯論彈射臧否剖析豪釐擘肌分理者
至今猶然

南都詞林

楊勉永樂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張益
永樂十三年庶吉士中書舍人官至侍讀學士參機

務劉江永樂十六年一甲二名編修乞便養改九江
府學教授官至長史倪謙正統四年一甲三名官至
南禮部尚書金紳景泰五年庶吉士給事中官至刑
部右侍郎倪岳天順八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吏部尚
書倪阜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布政使王
韋弘治十八年庶吉士主事官至太僕寺少卿景暘
正德三年一甲二名官至中允陳沂正德九年庶吉
士編修官至行太僕寺卿邢一鳳嘉靖二十年一甲
三名官至參政張鐸嘉靖二十年庶吉士御史官至
僉事胡汝嘉嘉靖三十二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副使
余孟麟萬曆二年一甲二名官至南國子監祭酒焦
竑萬曆十七年一甲一名官修撰朱之蕃萬曆二十
三年一甲一名官任南禮部右侍郎余小子起元萬
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今任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
上共十七人又句容劉濬永樂十年庶吉士官御史
曹義永樂十三年庶吉士編修官至南吏部尚書六
合鄭猷永樂十三年庶吉士官檢討江浦張瑄景泰
二年庶吉士官尚書莊昺成化二年庶吉士檢討官

至南吏部郎中石淮成化二年庶吉士主事官至提
學僉事溧陽潘楷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御史官至
布政使溧水馬一龍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檢討官
至南子監司業溧陽史繼宸萬曆五年庶吉士給事
中官至布政使句容孔貞時萬曆四十一年庶吉士
以上共十人總一府共二十七人居鼎甲者八人陳
中丞人物志載丁璿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今攷翰苑題名錄無璿名璿官至右副都御史舊京
詞林志又載永樂二年庶吉士有王仲壽江寧人又

永樂戊戌習譯庶吉士有莊約上元人

訢慕編

陳參岳鳳作訢慕編爲梁官保材張御史大夫琮周官保金顧司寇璘璘子嶼羅太守鳳金太守賢子大車附陳太僕沂景中允暘王太僕韋子逢元附邵僉憲清劉督府璽謝野全先生承舉任德徐九峯霖劉雨黃琳琳弟珍珍子炎杲許撟泉陛李鶴塘景星周與齋文銓又續亡二人王少保以旂顧憲副璘周乃隱於醫者陳序曰如前十數公或以勛業著或以德學稱或以節槩流聲或以風雅侈譽皆玄黃之精英而鄉國之黼藻也一藝之士如周子若而人今也吾見亦罕矣庸可使其無傳乎嘉靖辛亥秋七月望書於大都逆旅

許少張

姑蘇劉翰林珹嘗在清涼寺讀書邀盛仲交同沈重與上環翠閣劉以徉狂張藏厖爲韻苦仲交仲交走筆書壁押張字云任俠那誇許少張事頗隱僻按陶隱居許長史舊館壇碑云長史汝南平輿人漢靈帝

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諫俠乃東過江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爲光祿勳所言許相正指曹瞞耳諫俠似諫佞之誤此與仲交所用微異又宋有許安世著許少張集一卷

吳八絕

孫吳時吳有八絕吳範以治歷數知風氣聞劉惇以明天官達占數顯趙達以治九宮一算之術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皇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閒甚得其妙嚴武字子卿圍棋莫與爲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孤城鄭嫗能相人又晉陽秋有葛衡達天官抱朴子言有葛仙公多道術景帝時有巫覡能視鬼葛洪神仙傳言有介象多方術一代初興奇人快士風赴雲集以供役使故不可謂其怪迂也我 國初周顛仙冷謙鐵冠道人張三丰之類亦然

鄉正

顧司寇近言鄉正篇曰太宗伯童公軒擇地而瞭擇

言而言吐辭濡翰必軌其方愼哉愿乎參議王公巘事君以忠行已以義亢而不狥困而彌貞矯矯乎彊毅君子矣太僕李公應禎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不以取與人翰墨之精譬諸銛戟利劒掉以淮陰之雄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陳公鋼愷悌宜民死無餘藏而故民懷思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

劉千戸

劉千戸蒼字伯春入武學能讀孫吳諸家兵法務行

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君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戸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日一人號頻至且曰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柰何其人出金帛謝不受子麟官尚書

周汝衡

周文銓字汝衡蘇人也徙家金陵以醫行汝衡貧絕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脉訣方書諸雜説不究本原卽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取内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與初爲小兒醫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脉汝衡相與往來講究益歷閫域茂死病家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赴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人不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弗言常語東橋先生曰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説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

性析經致能弗爭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於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内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弼勝命脉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慮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含精以握樞機汰穢葆眞以固根柢疢疾不作神乃

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嗚呼此其指微矣世寥寥誰能解者

客座贅語卷八終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九

遯園居士輯
鷺洲外史批

半山

王荆公半山寺或以今之永慶寺傍有謝公墩當之以公我屋公墩之句咏此夫半山以城中至鍾山政得其半故名若永慶寺在宋江寧府城内西北與去城至山居半之說不侔且公半山園詩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又次吳氏女子詩自注南朝九日臺

在孫陵曲街傍去吾園數百尺據此公居豈在冶城後邪今大内東長安門外有河出於銅井井穿城西入引外壕水穿宮牆入御溝井傍有半山里里有一墩父老言此是謝公墩而半山里正以舊爲寺址名也友人沈文學秋陽偶過爲余言積疑頓釋爲之大快蓋宋江寧府城止於今大中橋之西大中橋舊名白下自橋至鍾山計銅井傍之半山里正當其半且既有土人名字其爲荆公居址無疑徒以今都城改拓遂堙坳不顯士大夫以登眺所不及故亦不知其

名猶賴有父老之言在也

兩大司馬

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旂應會試揭曉之日五鼓尚未有信時無人走報故也同鄉王公敞官大司馬業先知之當入朝過襄敏公寓因叩門謂襄敏從者曰汝主人已第矣我是先報汝主人後日官當似我後襄敏公竟官至大司馬代曾公銑出鎮三邊王公之言遂爲左券且兩公皆腰玉而王公以是年六月解官歸

三公知人三則

金都憲公澤名能知人王襄敏爲諸生時公即器重之贈以已所服金帶且語之曰子異日名位當似我也後王公貴果如公言

顧東橋先生撫楚時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年甫十二三有雋才公大爲賞器嘗因試對句解所服金帶贈之且曰子異日何但繫此帶聊以見予期子意耳且出少子峻與結世好曰異日貴幸勿相忘後文忠公官政府感先生知因公在日被讒特從部議予祭葬官峻爲上林苑監事

李遠菴先生官浙時海鹽鄭端簡公曉爲諸生先生大奇之許爲國士曰子必舉解元已鄉試果以第一人赴公車謁辭日先生勉之曰此行仍當舉第一若第二人則勿予見也已端簡公舉第二人歸逡巡不敢見先生端簡公後官南曹欲贈遺先生憚其方嚴不敢啟口嘗令夫人手製布履一雙袖以贈先生逡巡不敢出先生疑而詰公乃曰門生婦自製一布履奉老師耳先生乃笑而受之其貞介如此

違官騎驢

劉清惠公以僉都御史守制家居出入衰服騎驢各衙門士大夫有不知而前騶訶之者公性頗卞往往厲聲色愧其人而去前輩居鄉體貌簡易乃爾不獨居鄉然也湛甘泉霍渭厓二公爲南部尚書常同訪鄧訓導德昌於府學中至則屏騶從角巾野服同跨蹇出南門外盤桓佛寺中論學至暮而返其在今日則萬萬無舍車而騎者若大老爲此人必以失體誚之矣

半山詩句

金陵　國朝建都後宋以前遺蹟多不可尋矣宋之居此而賦咏最多且傳者毋如王荊公今檢其集中詩題係金陵地名者計一百三十六首就其詩中有可使百世而後髣髴見當日形勝者如招呂約之職方有曰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尚餘竹池塘三四月菱蔓芙蕖馥蒲柳亦兢時冥冥一川綠如示元度有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圃鑿池搆吾廬碧水寒可漱如游亭有曰朝尋東郭來西路歷游亭又有曰西崦水冷冷沿岡有游亭如遊土山示蔡天啟有曰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誰謂秦淮廣正可藏一艓如遊八功德水有曰寞雲靜如凝寒日慘如戚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側如思北山有曰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菴迎我青松路如謝公墩有曰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井逕亦已沒漫然禾黍村如次韵約之有曰魚跳桑柳陰鳥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令宅故人耽田里老脫尚方舄開亭捐百金於此掃塵跡我行西州旋稅

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息如酹王濬泉詩有曰宋興古剎今長干靈曜臺殿荒懽樂二泉相望秉不渫西泉尚縈三石槃如東門有曰東門白下亭摧甓蔓寒葩淺沙棧素舸一水宛秋虵韜林謫仙人往歲酒姥家調笑此水上能歌楊白花如遊章義寺有曰九日章義寺佛遊因解鞍拂榻寄午夢起尋北山椒如飯淅澤寺有曰駕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白梅蕊長林黃柳芽短苓箸沙際來略彴桑間斷如乙巳九月登冶城有曰欲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躋攀隱木杪稍記曾遊處如雨花臺有曰盤互長干有絕陘弁包佳麗入江亭如過法雲有曰路過潮溝八九盤招提雪脊隱雲端如光宅寺有序曰光宅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隔淮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又曰今知光宅寺牛首正當門如憶金陵有曰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如示報寧長老有曰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覯此諸什當日名蹟髣髴見之蓋自　國朝以鍾山為陵寢後湖為冊庫而拓東門城至鍾山如青溪潮溝燕雀湖遂皆

無復有跡可睹以故半山詩中所紀多歸幻化古稱桑田滄海豈不信哉

城內外諸水

留都自秦淮通行舟楫外惟運瀆與青溪古城壕可容舴猛往來耳然青溪自淮清橋入至四象橋而阻運瀆自斗門橋入西至鐵䆫櫺東亦至四象橋而阻以其河身原狹又民居侵占者多易爲壅塞也頃工部開濬青溪運瀆其意甚懸然此河之開[illegible][illegible]中民家利搬運耳若郊外諸湖壅塞既多秦淮源遠而

受水復衆溯秦淮之發源一自黃堰壩而東上抵句容之南門一自方山東南上抵溧水其諸水相灌注一支遶方山東面上抵彭城山一支自張山上溯金陵鎭過馬家橋抵橫山一支西抵後乾橋一支西抵陳墟橋一支自上方門外小河東歷高橋門抵滄波門郭內一支自淵子橋南上至天界寺此皆可以行舟檝者而久爲田地侵蝕遂多狹窄且易淤墊唯此諸河不通以致伏秋水漲處處梗咽蓋溧水溧陽句曲諸水惟一秦淮爲之尾閭夏秋江潮盛大上壅下泛無支派分洩所以近年留都時苦水而鄉間尤甚正坐此耳若當事者肯慨然議爲挑濬或令傷河有田地者計其畝數長短幫出工值委兩縣五城官分程督濬功成之後不但支流分派水無氾濫之憂而鄉民往來搬運舟航所至所省財力無限關係國賦民食者非輕此當今首宜講求者當事者以身在城中目所不經未及區畫不能不望於爲國家計根本者也

守心戒行

守心住弘濟寺之法堂戒行精嚴人心翕然歸嚮之原貫關陝人有妻子中年捨俗出家身頎而清癯余於甲申年見之時年七十許矣已抱病守木乂慈悲之意可匊也弘濟僧言守心所庋佛像曾爲鼠嚙守心見而嘆曰畜生哉它豈不足而噉而殘我像耶既夕而鼠之伏死像前者數輩法堂後山壁峭削中開一洞深數尺許因搆小屋附之守心月夜趺坐其中一日命移坐具出衆莫喻其故至夜三鼓石壁忽隕其半小屋靡碎矣人以爲守心習靜久能前知戒生

定定生慧理或然也後示寂就法堂右茶毘之時西風方壯青烟一縷逆風而西或謂此守心往生安養之驗也塔於寺之傍守心道名甚著流聞掖廷兩宮皆有經幡之賜中使親捧致之云

盛伯年

盛文學敏耕字伯年自號壺林仲交先生子也少有風貌博聞彊記所爲詩古文辭奕奕負雋聲嘗讀書永慶山房與余上下議論後同纂江寧邑志多出君手筆以潦倒名塲不得意居恒邑邑脫乃稍進酒博以耗其雄心久之遂卒弱侯先生故與君同研席推服君不容口爲草墓志極惋悼之致嗟乎自 國家以博士義取士高才生困此者多矣士之懷瑰玹而就煨塵者獨一伯年也與哉

傷逝

余少而嬾慢厭造請即梓里交游可屈指計然以文心墨韻時通往來頗諧衿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盡矣自薦紳以迨韋布自長老以及行輩存者十不一二暇日追憶逝者不覺喟然傷焉因以詩學詞曲書法書蹟四則疏列其人稍叙生平姑以異日

詩學

余伯祥孟麟 祭酒著學士集　王元簡可大 太守著三山彙稿
姚叔卿汝循 太守著錦石山齋稿　沈孟威鳳翔 給事中
李士龍登 知縣著冶城真寓稿　顧元白顯仁 大參
周長卿元 知縣有長卿集一卷　張孚之文𨒪 太守
盛伯年敏畊 文學　焦茂直尊生 貢生有詩一卷
焦茂孝周 孝廉著有說梏十卷　葛雲蒸如龍 文學有竹蓀齋稿
陳延之弘世 文學著陳延之集　張玄度振英 文學

謝文學黃鍾 文學　汪雲太鍾英 知縣工四六
翟德孚文炳 文學著陰符解金剛經解　何公露湛之 參議著疎園稿
何仲雅淳之 御史著足園稿　王爾祝堯封 太守著學惠齋稿
馬元亦電 山人有栖梁記　李半野世澤 文學
李惟寅言恭 臨淮侯著青蓮閣貝葉齋二稿
郴陳父應芳 山人流寓通州人著郴陳甫集
朱王孫慶聚　王德載元坤 揮使雅娛閣集

詞曲

盛伯年敏畊 工小令　段虎臣文炳 文學著小令

張治卿四維 文學有溪上閒情集今傳其雙烈記章台柳二記
黃上舍方儒 文學著所花軒詞小令
陳藎卿所聞 文學著南北記又選南北詞記

書法

王元簡可大 行草
姚叔卿汝循 真行
余伯祥孟麟 真行
金玄予光初 舉人知縣真行
李士龍登 真行草鐘鼎小篆
羅惟一萬象 文學草書學懷素
姚封公之裔 真行學松雪
金後林殿 小楷師文徵仲行書師聖教序
李惟禮寧儉 太學臨淮公子草書學懷素
沈孟威鳳翔 草書
焦茂直尊生 真行
張孚之文暉 真行
葛雲蒸如龍 楷書學歐陽率更
何公露湛之 行草法二王入品
何仲雅淳之 行書得晉人意
張玄度振英 真行學李北海
李斗野世澤 飛白
林乳泉景暘 文學真行
郭戚也惟誠 太學真行學朱射陂

畫蹟

何仲雅淳之 山水蘭竹
朱玉孫慶聚 山水小景
王潛之元燿 灌幕山水
胡可復宗信 山水
吳季常繼序 中書流寓休寧人山水佛像

馬元赤霆 山水大幅
方樵城登 水墨山水
朱元士之士 山水花卉皆有趣而花卉尤工
畢甚白米

象骨

萬曆乙卯仲冬工部尚書丁公興工濬古宮城河至內橋有象頭骨一具不知何時埋沉於下非 國初則南唐時物也南唐此橋為金水河不宜棄死象骨於內 國初置象房於通濟門外有死者其骨又不應埋瘞於此橋殆不能定其所繇也

古諸湖

金陵前誌諸湖近皆堙塞今獨後湖與莫愁湖在耳其遺址可攷者燕雀湖一名前湖今大內後一半是其地張陳湖在石頭城迎擔湖在石城後五里蘇峻湖本名白石陂在迎擔湖北穩船湖在金川門外今水門內是而陳魯南南畿志言在佛寧門外恐非三岡湖在淳化鎮關東南攝湖在攝山之側太子湖夏駕湖在丹陽鄉半湯湖即今湯泉葛塘湖在今葛塘寺白家湖在今鳳臺門外十里其白米湖烏意湖西于湖劉陽湖白社湖三城湖婁湖梁墟湖高亭湖石

坳湖河湖笪湖銀湖白都湖類堙爲田地其名間有存者而不可攷矣

師法

數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師道以訓弟子如李翰峯焦鏡川董侶漁趙高峯黄龍岡諸先生皆方嚴端正不爲苟合課藝勉德彬彬有條經書性鑑歲必一週優劣勸懲肅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門文行皆有可觀主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輒拂衣去其弟子亦敬而愛之即既貴顯老大悛悛執禮惟謹毋敢慢也後或

富實之家纔有延師之意求託者已麇集其門始進既不以正矣既入舘則一意阿狥主人之意甘處褻瀆而不辭甚且市驩於弟子恐其間我於父兄一切課督視爲戲具矣又有一種黠者誘其弟子結納顯貴買譽聲名貪緣考試以蠱其主人嗚呼師法之不嚴至此極矣先入者爲之主欲求弟子之卓然有立可不慎哉

苦節

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窮爲第一義故昔人有云咬得菜根定百事可做又云須是硬脊梁於事始有擔荷吕與叔詩曰逢人便有求所以百事非吾鄉前輩如顧憲副璘李憲副重邵侍御清皆趣操嚴冷生事蕭條處人之所不堪而皎然自好霍尚書韜常以廢寺田贈李邵二公皆峻卻之顧公至其兄尚書餉以米亦謝不受也清風素節非古之吳隱之范史雲莫能臻其方矣開國以來士大夫風流文雅名譽事業故不乏人得此數君子者尤爲丘園之賁吾於此有深慕焉

禮制七則

冠禮之不行久矣耿恭簡公在南臺爲其猶子行冠禮議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絲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然冠禮文繁所用賓贊執事人數甚衆自非家有大廳事與力能辦治者未易舉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沿俗行禮草草而已

留都婚姻亦備六禮差與古異古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今留

都初締姻具禮往拜女家曰謝允次具儀曰小定將娶先期具納幣親迎之日往請曰通信納幣曰行大禮將娶前數日具儀曰催粧至日行親迎似以小定兼納采問名通信即請期第先後不同耳古俗親迎有弄女壻弄新婦障車壻坐鞍青廬下壻却扇等禮今並無之唯婦下輿以馬鞍令步曰跨鞍花燭前導曰迎花燭彷彿舊事

婚禮古以不親迎爲譏留都則壻之親迎者絕少惟姑自往迎之女家稍款以茶果婦登輿則女之母隨

送至壻家舅姑設宴款女之母富貴家歌吹徹夜至天明始歸壻隨往謝婦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婦之廟見與見舅姑多在三日按家禮婦於第三日廟見見舅姑第四日壻乃往謁婦之父母葢謂婦未廟見與見舅姑而壻無先見女父母之禮也此禮宜復但俗沿已久四日往謝衆論駭然議於第二日晨起子率婦先廟見拜父母舅姑而後壻往婦家拜其父母庶幾得禮俗之中矣

金陵人家行聘禮行納幣禮其筭盒中用柏枝及絲線絡菓作長串或剪綵作鴛鴦又或以糖澆成之又用膠漆丁香粘合綵絨結束或用萬年青草吉祥草相詡爲吉慶之兆攷通志婚禮後漢之俗聘禮三十物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驩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腸燧鑽凡二十八物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東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儀不足書按此則今俗相沿之儀物固有所自來矣酉陽雜俎言納采九事曰合驩曰嘉禾

曰阿膠曰九子蒲曰朱葦曰雙石曰綿絮曰長命縷曰乾漆九事皆有詞各有取義

近代喪禮中有二事循俗而與古反者沿流既久遽難變之其一曰服古人遇死喪凡應服其服者或內親或外親人自製其所應服之服哭之交友之知死者知生者亦不以玄冠色衣而傷且弔葢哀感在心故必變服以臨之耳乃今自同宗外凡應服者必喪家送布始製而服之不送即應服而玄其冠色其衣者有矣甚且喪家力不能送共以詬厲加之而大家

復有破孝送帛之事破孝毋論何人但入弔者卽贈以布或絹有生平不一識面聞名爲布而弔者矣不知變服志哀乃衷之旗心既不哀服於何有且送而不服尤屬無謂至送帛則本不爲服直以幣帛將孝子之敬爲酬酢而已向大鴻臚海州張公嘗言送帛非禮余心韙之其一曰奠始死而有奠記所謂餘閣者也成服後諸祭皆主人自爲之其在姻友直有賻襚賵已耳賻以錢帛襚以衣服賵以車馬皆以助斂與殯之事賓客至有喪者之家哭之弔之奠此物而

已奠者置也置其物於前也今則賻襚之禮間有行焉賵則江南絕未聞者乃代爲喪家致祭屠割羊豕崇飾菓蔬粔籹帳幔寓錢楮幣之類闐塞於庭客乃爲酹酒致敬夫酹乃主人之事賓客乃代而行之知禮者謂宜於送孝上祭一切止之惟有服者人自製而服以示哀感變常之意其在賓客第行賻襚以助之或貧者出力以佐其事祭悉輟而不舉庶使喪主人不苦於送布之紛紛而賓客亦不爲此無益之糜費是亦從禮從儉之一端也

喪禮之不講甚矣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祥有期之喪猶着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爲怪間有守禮者恐矯俗招尤不敢行也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爲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遭喪卽期功亦宜示稍與常異如非公事謁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卽赴亦不聽聲樂不躬行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古禮猶

幾存什一於千百也

軍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卽大臣非恩賜不敢用舊時吾鄉凡有婚喪自宗勳縉紳外人家雖富厚無有用鼓吹與教坊大樂者所用惟市間鼓手與教坊之細樂而已近日則不論貴賤一槩溷用浸淫之久體統蕩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競也

小人

隆慶中吾鄉金漢泉公官別駕歸携海上所漂小人一以方籠豢之其一老婦一男子蓋母子也長尺許

聲喟㖭如燕子久之子死其母哭之亦知素白布褁其首若成服者後亦死金之女爲余内兄王孝廉肖徵妻妻家多見之此前史所謂竫人又小人國海鶴可啄而食者也

息土

鮌竊帝之息壤以堙鴻水息壤者羅泌路史云息生之土長而不窮故有息名漢時臨滁地涌六里又無鹽危山土起㝷江陵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夕輒復又椰子所言龍興寺地在永州地如負甕而

起皆爲息壤王襄敏公家廳事與内寢中兩楹間有土墳起長可三四尺許横可數寸許平之輒復如故至今所甃磚石崛起枳人步其家亦任其自然不爲修治也余嘗謂古人文字與雅意息壤乃土之能生殖者鮌不合竊決壞之爲隄防以禦鴻水此戰國曲防之所由始也以專愎自用不聞於上故曰盜正如補天之說豈眞如書所載奇詭至此哉今觀襄敏家地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不得輕疑昔人之論爲妄矣

飛盜

萬曆戊子己丑間留都有飛盜其來也不繇門竇僅於屋上揭瓦去椽垂繘而下有盜人樓閣中物經數月主人猶不知者甚苦其盜而緝捕不可得後乃爲其僕所首其人姓周居南門之大街衣冠車從若大家然亦與士大夫往還夜從其家登屋步瓦上若飛而無聲其子尤狡黠矯捷手持尺木點地即檣簷高一二丈已躍而上矣問得其情斃於獄其子竟先逸去終已不獲常見友人被盜處屋瓦揭動數尺而土灰無至地者亦是奇賊

俞道婆

宋金陵俞道婆得佛法參瑯琊起和尚婆賣油糍爲業一日聞貧子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契悟抛油糍於市其夫云你顛也婆打一掌云非公境界乃往瑯琊起印可之後凡見僧便云兒兒纔擬議便掩却門時珣佛燈往勘之婆見便云兒兒珣云孃孃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踢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云兒兒來我惜你則個珣竟不顧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云日面

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山中白雲

友人周吉甫名暉有雋才爲諸生制義多恢奇久而不售遂棄去隱居著書蕭然有林下風所著金陵瑣事南都文獻之遺多所徵信深爲名流所許乙卯冬投余山中白雲一卷多見道之言如云清事不可着跡若衣冠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良飲食必求異巧此乃清中之濁也又云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

醪適心知聚首偶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伴侶相約眞乃快意事又云向平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語尚有計較未能脫然於富貴貧賤之外又云對明月照止水便懷澄慮世間無心之物能使人亦無心也如此宅如此類甚多誦之使人泠然自盛仲交之後便當推此君爲隱士之傑矣

吉甫佳句

吉甫春日移居詩其警句有云寂寞徒供笑烟霞不受嗔又云綠尊堪累月靑鏡不藏年又云聞道晚知淺結交貧覺深又云煮茗烟凝榻彈琴月到門又云半酣疑有得多病掩無能又云酒醒雙燕語病起亂花飛又云嘯月野情淡眠雲春夢寒此等句置之錢劉集中不復可辨吉甫又常曰文章詩句貴有山林氣讀其詩殆無媿斯言矣

服飾

留都婦女衣飾在三十年前猶十餘年一變邇年以來不及二三歲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髮之飾履綦之工無

不變易當其時衆以爲妍及變而嚮之所妍未有見之不掩口者宋周煇清波雜志言煇自提孩見婦女裝束數歲即一變又趙彥衛雲麓漫抄載淸徽子服飾變古錄尤備乃知國家全盛之日風俗類然然變易既多措辦彌廣人家物力大半銷耗因之有如宋仁廟之禁銷金眞珠白角長冠子亦輓回靡俗之一助也服舍違式　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爲嚴備令法久就弛士大夫間有議及申明不以爲迂則羣起而姍之矣可爲太息

王荆公墓

志稱荆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雱分昭穆而葬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君孚責知歸州經過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未有不上荆公墳者此可以知荆公墓地所在又因以知宋時士夫行役亦駐止於僧寺與今正相似也

石城

南都城圍九十里高堅甲於海內自通濟門起至三

山門止一段尤爲屹然聚寶門左右皆巨石砌至頂高數丈吾行天下未見有堅厚若此者也陸游老學菴筆記言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按志言 國初拓都城自通濟門東轉北而西至定淮門皆新築通濟門以西至清涼門皆仍舊址然則前所言堅固巨石者當猶是景之遺植也

郡圃老卒

宋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爲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鮮恕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數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念珠元老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元老異之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爲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惠耳元老曰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內人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奈

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衙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元老大悵惋數月感疾遂卒此墨莊漫錄所載近郡邑志紀方外異人都不之及此卒內韞至丹外挫廉而藏名眞古之有道者歟

王逢原鍾山詩

王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原詩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仰蹐蒼崖巔俯視白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

我輩所及遂閣筆東坡賦鍾山詩荆公亦依韻和之而謂其峯多巧障日江遠若浮天之句爲非人所及至指案上硏與東坡聯句纔見坡翁巧匠琢山骨一語遽爾輟吟此不獨見古人服善之勇亦是善用其長處勍敵在前務攻其堅用兵者所忌也

掘河得甲

萬曆戊戌改造文德石橋掘橋洞下土得舊璅子甲二領今丙辰大司空丁公濬秦淮河於此處又得璅子甲一領銅鍾一口意是當年戰爭時墮水中者今挖掘始復出然它處俱無所得獨此橋下數見之不

知何也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濬溝掘地得斷碑一片其一面上有字言是曹仲元畫山水人物樹木有樵夫擔柴柴上懸一小籠籠中有雀又有擔衣篋前行而後有駕牛車者又有岸晒漁網小舟橫於水中最爲精妙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人物門妙品有仲元言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攻畫佛及鬼神仕南康李璟爲待詔仲元凡命意搦管能奪吳生意思時人器之仲元後頓棄吳法自立一格而落墨緻細傅彩明澤璟嘗命仲元畫寶公石壁冠絕當時故江介遠近佛廟神祠尤多筆跡今此因其一也其一面爲武洞清筆畫有優曇樹下立一峯石前一古佛手持經卷止一半身其餘缺壞矣按洞清乃武岳子米芾畫史稱其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動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洞清亦南唐人也二子遺蹟世無存者今乃從地中斷石得之豈非畫史中一段嘉話耶

曹畫所題字不在上亦不在下畫脚與字脚相對挨之今代亦無此式也

無盡頌古

張無盡在江寧府戒壇院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曰審如此言臨濟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聲入髑髏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嘗舉似平和尚平後致書與無盡曰去夏閱臨濟宗派

深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乃求前頌稿無盡再以頌寄之云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胸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裡翻觔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時大觀三年也

腰玉四人

南京文臣官一品繫玉帶者惟太子太保王襄敏公以旂一人而已又王公敞正德中官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亦以管理戎政賜蟒衣賜玉帶又公爲給事中時與前倪尚書謙今朱宗伯之蕃皆以使朝鮮賜一品服計二百四十餘年南都之得繫玉者生前惟四公而已

公孤

南都文臣未有生而官公孤者在親臣中則有之惟上元人王源以純皇后兄正德中以瑞安侯加太保又加太傅源弟清弘治中以崇善伯加太保江寧人方承裕以 孝烈皇后弟嘉靖中嗣安平伯加太子太保又加少保若東宮孤卿在親臣中則上元人夏儒以毅皇后父嘉靖中以慶陽伯加太子太保在文臣中惟王公以旂以兵部尚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少保又加太子太保倪公岳以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王公敞以兵部尚書周公金以南戶部尚書梁公材以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而已其贈官惟前王源贈太師倪公岳王公以旂贈少保王公敞周公金梁公材贈太子太保倪公謙以禮部尚書童公軒以南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諸寺奇物 八則

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娑力叉經長可六七寸廣半之葉如細猫竹箬殼而柔膩如芭蕉梵典言貝多出

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寫字貝多婆力叉此翻葉樹也經字大如小赤豆旁行蠕蠕如蟲豸不識其爲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其木如杉而紋細緻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已記又言此貝葉經保護可六七百年

祖堂幽棲寺有歷代祖師像黃貞甫膳部命工臨摹載歸天竺供養

牛首弘覺寺禪堂有丹竈投以薪火風自內生甚熾烈須臾燃熟如去薪火即止

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攜至每夏間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

方山定林寺有乳鍾即所稱景陽鍾也鍾有一百八乳乳乳異聲故名乳鍾又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鞔者

天界寺有佛牙濶寸長倍寸之五萬曆中僧人眞淳獻之尚書五臺陸公公因具金函檀龕盛之迎供於寺之毘盧閣牙得之天台山中

永慶寺有古藏經板刻工雅紙色古澹非宋刋則元

刋也較今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函函之今俱爲人所竊去無復存矣

靈谷寺有寶誌公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三十三天昆侖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濶如之齊梁時物

仁宗皇帝御筆

院判蔣恭靖公用文家藏寶翰一巨冊乃恭靖在太醫院時 仁宗皇帝居東宮示病癥取藥御筆也字眞行相間彷彿趙松雪體而圓熟秀勁中有正字號

順字號親字號所患云云似是宮掖中人不直言故密以字號言其病耳前書後有年月用硃筆押押字形爲[illegible] 多用印章曰東宮圖書曰東宮之記曰大本之堂曰肅淸精密曰謙光曰緝熙曰中和小印曰印完又一圓印徑可寸許內作雙龍形篆而書語溫厚款曲藹然家人父子然使人感動當時君臣之間親洽如此自後九閽日高郎臺閣大臣得此以爲異典矣

御筆藥方

仁宗皇帝與恭靖札其一馬鳥肝丸馬鳴肝即曉蠶沙五月收者揀淨炒至烟起用半斤大草烏二兩入灰火內逼烈取出用布袋打去皮尖右二味爲細末酸醋煑糊丸如梧桐子大其一下元似利不行裏急下墜大便後肛口如火悶塞痛楚煎服秦艽當歸湯而愈其一阿魏丸沉香一兩木香二兩砂仁二兩白荳蔻一兩三稜二兩蓬朮二兩青皮二兩陳皮二兩香附子二兩蘿蔔子一兩炒紫蘇子一兩桃仁一兩炒黃連二兩吳茱萸二兩湯泡同炒去茱萸阿魏六

銚臨煑右爲末麪糊爲丸如梧桐子大

佛面竹投壺

嘗同卜六兄鼎吉之華嚴寺寺有僧庋一投壺其座高三尺餘上以竹爲壺竹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紋皆斜抱而尖上與恒竹弗類問其何名曰此佛面竹也壺乃江右一王府中物又有蟠松二株幹形正赤而翠葉如針葱菁可愛

沈氏鴨

友人沈之問虎林人流寓南都家於驍騎倉之傍家畜二鴨蓋雌雄也一日家將烹其雄豫以籠罩之雌即旋繞其籠逐之不去飼之食弗食也已殺其雄以沸湯燖之其雌忽哀鳴舉身投沸湯盆中宛頸而死沈君憐而不忍食遂同瘞於竹園地中其家從此斷鴨不入庖矣此與前記所載義雁投釜中事政同

趙徐二公

國初駙馬都尉趙公輝年九十餘而卒所畜姬妾百餘人嘉靖中魏國徐公鵬舉年七十餘而卒所畜姬妾亦七十餘人獻徵錄載趙公老而彊健有得於內

養之術人傳趙公以婦女月水爲餌采鍊有法或言不待鍊也取未孕婦人者以糕糝而吞之徐公每夜以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過夜煑食之𠻳棗法嘗聞於方家至吞月水則自未有言者頃雲間李生中梓作本草藥性解始列於書而亦言性味主治舊所不載此又下於紅鉛而尤穢濁不知于駐顏養命之道何居也

塔影

塔影無不倒者牛首山之塔影在禪堂西夾室闔雙扉觀之影於縫中倒現玲瓏可觀永慶寺之塔影在殿左伽藍小殿牕櫳中倒現其闌楯皆歷然二室皆向東一寺之房無數獨現於此何也大報恩寺之塔影在城內油房巷塘中舊鐵塔寺之塔影在候駕橋方氏塘中其影亦倒凡物之影透在牕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而影倒即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牕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正同一理耳走馬燈之影不平行如內燈左旋則影必先從右上角而下至中稍低又漸高至左上角而去右旋亦然且一燈四面六

面無不然此等理自在目前思之遠未得其解乃知天下之道平而高近而遠於此可玩也沈存中筆談論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牕所束皆倒垂鳶飛與影在隙中亦然其理亦未暢陸務觀筆記亦言此未易以理推也

俚曲

里街童孺婦媼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粧臺駐雲飛耍孩兒皂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娘子鬧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

有數落已爲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掛枝兒乾荷葉打棗竿等雖音節皆做前譜而其語益爲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間濮上之音又不翅相去千里誨淫導慾亦非盛世所宜有也

戲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讌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纂琵琶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祗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爲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閱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校海鹽又爲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擊缶甚且厭而唾之矣

酒 三則

新志載金陵酒以水之佳釀而得名唐詩言十斛金陵春者是也元時每歲路供滿殿香麯而自余所耳目市酤所有惟老壜酒色重味濃如隔宿稠茶稍以灰澄之使清曰細酒其味苦硬不堪三嚼又下則重陽後市店皆置帘開清酤之曰黃酒純以蘆灰晉之差比於壓茅柴而已士大夫所用惟金華酒味甘而殢舌多飲之抛沓不可耐後始有市蘇之三白酒者迄今宴會猶用之味殊辣而使人渴且眩或云其麯

以藥糝之使勿敗又云瓶以烏頭或人言拭口方可致遠理或然也慶曆間士大夫家閒有開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虛𢈔之眞一徐啟東之鳳泉烏龍潭朱氏之荷花王藩幕澄宇之露華淸施太學鳳鳴之靠壁淸皆名佳醞近日益多造者且善自標置如齊伯修王孫之芙蓉露吳遠菴太學之玉膏趙鹿岩縣尉之浸米白心麓之石乳馬蘭嶼之瑤酥武上舍之仙杏潘鍾陽之上尊胡養初之倉泉周似鳳之玉液張雲冶之玉華黃𥅧雲之松醪蔣我涵之瓊珠朱葵赤之蘭英陳撥柴之銀光陳印麓之金英班嘉祐之蒲桃仲仰泉之柏梁露張一鶚之珍珠露孟毓醇之鬱金香何丕顯之玄酒徐公子之翠濤內府之八功泉香鋪營之玄璧又有號菊英者蘭花者仙掌露者金盤露者薔薇露者荷盤露者金莖露者竹葉淸者大槩以色味香名之多爲冠絕於是市賈所酤僅以供閭閻轟飲之用而學士大夫無復有索而酤之者矣

余性不善飲每舉不能盡三小琖乃見酒輒喜聞佳酒輒大喜計生平所嘗若大內之滿殿香大官之內

法酒京師之黃米酒薊州之薏苡酒永平之桑落酒易州之易酒滄州之滄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濟南之秋露白酒泰和之泰酒麻姑之神功泉酒蘭谿之金盤露酒紹興之荳酒粵西之桑寄生酒粵東之荔枝酒汾州之羊羔酒淮安之荳酒苦蒿酒高郵之五加皮酒揚州之雪酒稀薟酒無錫之華氏蕩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絕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蘇州之壇酒三白酒揚州之蜜淋漓酒江陰之細酒徽州之白酒句曲之雙投酒皆品在下中內蘇之三白徽之白酒間有佳者其他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關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棗酒博羅之桂酒余皆未見說者謂近日湖州南潯所釀當爲吳越第一若四川之咂麻酒勿飲可也

四夷入國朝來所聞釀酒朝鮮以秔爲酒女直嚼米爲酒韃靼別部安定阿端二衛以馬乳釀酒占城以椰子爲酒浡泥亦以椰子爲酒拂菻國以蒲桃釀酒緬甸有樹頭酒惟暹羅以秔爲酒王弇州聞之人言

此爲四夷第一于闐國有蒲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

茶品

金陵舊無茶樹惟攝山之棲霞寺牛首之弘覺寺吉山之小菴各有數十株其主僧亦采而薦客然炒法不如吳中味多辛而辣點之似椒湯故不勝也而五方茶品至者頗多士大夫有陸羽之好者不煩種藝坐享清供誠爲快事稍紀其目如吳門之虎丘天池蚧之廟後明月峽宜興之青葉雀舌蜂翅越之龍井顧渚日鑄天台六安之先春松蘿之上方秋露白閩之武夷寶慶之貢茶歲不乏至能兼而有之亦何減孫承祐之小有四海哉

魚品

江東魚國也爲人所珍自鰣魚刀鱭河豚外有鯉青黑色有金光隱閃大者貴有鯶似鯉而身狹長鱗小而稍黑有青魚類鯶而鱗微細有鱤巨口細鱗蘇子所謂狀似松江之鱸者也鬣利如錐肉緊而無刺類盤螯有白魚身窄而長鱗細白肉甚美而不韌有鯿小頭身橫視之圓如盤而側甚薄大者曰鯿腹脊多腴有鯮身圓如竹頭尖而喙長俗所名火筩鯖也善啗諸魚而品下有鱘鼻長與身等口隱其下身骨脆美可啗爲鮺良其腮曰玉梭衣有鱧身似鱓而色純黑頭有七星俗曰烏魚道家忌食之其性耐久埋土中數月不死得水復活有鮰頭微扁而身青白色無鱗尾無岐肉最肥張志和詩桃華流水鱖魚肥即此第此魚惟秋爲美俗曰菊華鮰有鮎頭扁而口哆潤身黃黑白錯尾如鮰小者曰汪刺有鯽水中自產爲野魚以後湖者良性獨屬土有鰱頭巨而身微類鱅鱗細肉頗膩江南人家塘池中多種之歲可長尺許俗曰此家魚也有青白二種大者頭多腴爲上味有麪條魚身狹而長不踰數寸銀魚之大者也纍以麪糊油煠而薦之又有黃鱓鰻鱺皆以魚名其形質實一蛇別爲一族與蝦鱉同

果木移植

橄欖椰子榧子楊梅皆南果也榧子移此活矣而不華實椰子發芽出子端可二尺許經冬則萎橄欖嘗

有核墮地出小樹可三四寸具有枝葉而竟不育楊
梅自光福去金陵僅五百里移植多不活今楊梅園
有數株供　大廟薦新者時萎輒移吳種易之所結
實去本地形味不翅相懸也杜鵑末利佛桑蘭花皆
南花也末利蘭花出閩與虔去此遠此土人善護視
過冬壽可四五年而蘭倍之杜鵑佛桑僅當年開花
從未有能過冬者頻婆石榴蒲桃北果也石榴蒲桃
移此地鮮不活者第結實數年後則與此地所産亡
異頻婆近人家間有植者所結子香味差具而色與

形不遠也繇此觀之以北就南則生以南就北則死
理固應爾然宋艮岳種荔枝結實徽宗曾以賜近臣
今以南之荸薺種於寶坻三河所結實形大而肉香
脆反踰於南土者物之變化亦叵定也

紀蟲　二則

南都呼小蟲曰蜘蛛曰秋娘曰蚓蜆曰蜻蜓曰梁山
伯曰橘蠹蛾曰金絲麻藍曰黑老婆曰紅姑娘曰豆
娘子曰白蛺蝶曰黃蛺蝶曰促織曰紡車婆曰都了
曰蜜蜂曰細腰蜂曰壺蜂曰牽牛郎曰野蠶蛾曰撲
燈蛾曰叩頭蟲曰樟木蟲曰飛蜓曰蝗曰螻蛄曰蟋
蟀曰斑蝥曰叫蟆蚱曰小青蟆蚱曰土蟆蚱曰菊虎
曰蠅曰蝨曰牛蝨曰狗蠅曰螢曰蠛蠓曰米牛子
蟲之在木者曰蠹在地者曰螘曰蝜曰蠐螬俗曰駱
駝在水中者曰蜞又曰蛭俗曰馬蝗曰打拳蟲曰水
虼蚤在水面者曰寫字蟲曰剪刀姑姑在屋壁者曰
蜈蚣曰蠍虎曰壁蟢子曰蓑衣蟲曰蠼螋曰蚰蜒又
曰蛞蝓曰蚰蜒螺在竈下曰竈鱉雞在木中者曰白
螘在床壁曰蠜在簷角屋隅熜虢曰鼅鼄曰蠨蛸曰
蛜蝛一曰鼠婦在壁上捕蠅曰蠅虎在人身衣縫曰
蝨在地與床嚙人曰虼蚤在廁曰蛆

客座贅語卷十目錄

客座贅語卷十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十

遯園居士輯
杏村野樵批

官軍糧賞則例

月糧則例指揮使八石同知六石二斗僉事五石八斗鎮撫三石八斗正千戶四石二斗副千戶三石八斗百戶三石總小旗一石軍隻身六斗有妻一石紀錄老疾軍三斗把門修倉軍斗餘丁各三斗操備舍餘口糧四斗軍匠八斗無妻四斗八升優給指揮千百戶與見任同每年二月十月關支折銀每米一石折銀五錢餘月支米遇閏本折隨宜關支賞賜則例冬賞正軍綿布三疋內本色二疋每疋折銀三錢折鈔布一疋每疋折鈔五錠軍匠二疋內本色一疋折鈔一疋有母妹幼軍三疋內本色二疋折鈔一疋無母妹幼軍一疋隻身軍匠一疋疾軍一疋以上俱本色江濟二衛水夫每名胖襖一件每件折表裏綿布五丈二尺八寸綿花二斤每布一疋長三丈二尺折銀三錢綿花一斤折銀七分夏賞每布名俱苧布一疋折銀二錢

議謚

南都自襄敏王公後無復有予謚者頃因部議咨訪京兆公舉上江二縣應謚諸公爲陳公遇顧公璘童公軒張公琮何公遵陳公鎬殷公邁王公鑾吳公自新部使者駱公駸曾酌而疏請下部矣丁巳春部議予謚四十三人而前諸公尚有待也因思 國朝文臣必三品以上方予謚然謚雖爲優卹特典而字之上下有辨褒貶之意未嘗不寓其中蓋有身爲宰執大臣而僅合於好和不爭寵祿光大者節而思之其人品已可概見此眞春秋嚴一字之義也至有倖而得美謚者宜倣晉唐人議賈充與議許敬宗謚不當之意酌之似不必議奪蓋奪則有議者與賢而無謚者同在不可跡之天使幽厲而削其謚千載之後史策潤疏并其人不可知矣何似存之而使知清議自世不能泯也惟夫三品以下有行義人品卓絕者特恩賜謚此則有美而無惡有褒而無刺別爲激揚盛典若宜謚未錫而追補者亦然並著在非常之例至

官三品以上宜倣親郡王例但居是官則照例賜謚如宋天聖中孫奭等言臣僚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而謚必嚴覈其流品務使名與實副斯不失乎古人大行大名細行細名之指而近日議奪議予之紛紜亦可息也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曰讀誄後世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然應謚者太常議之博士具草考功審覆判都省集議上中書門下判準錄奏未允物論者輒据法駁正之得以伸其是非而私請不得與　國朝則應謚者必由陳乞其子孫舊故於合干衙門豫先講求一無齟齬而後疏覆施行得　旨予謚內閣乃並列二謚請　上點定故謚多有美而無惡然亦有上推　主恩下采公議微示意於襃美一字之外如前所云曰安曰榮者其用意似狥而旨則婉而切矣近日江夏斷斷謚法直以有謚爲榮無謚爲辱似耑執夾漈序論之旨故亟欲議奪前之濫謚者而不知予謚一字之辱有甚於無謚與奪謚即夾漈業以定爲上中下三品之謚孰能掩之弇州謚法紀於古今用謚之原可謂晰矣而亦未嘗於此別白著明今日謚法禮曹頗慎舉行前代之故似亦不可不一爲折衷也

山水

金陵之山形家言爲南龍盡處精華之氣發露無餘故其山多妍媚而鬱紆烟容嵐氣杳翠霏青望之如古佛頂上之螺美人眉間之黛而特未有奇峯削壁拔地刺天如瑶簪玉劍突起於雲霄之上者江水一瀉千里沙騰浪涌天日爲昏最爲怪偉至靜夜無風江聲隱起余嘗夜臥洪濟燕磯聽之洶洶如欲崩四壁也後湖泓渟坦迤堤楊洲菼綽約媚人山色四圍如靚粧窺鏡湖山之美何減虎林所少者獧瀑布與寒泉耳鍾山之一人泉牛首之虎跑泉攝山之白鹿泉祈澤寺之龍王泉衡陽寺之龍女泉雖一泓之流未足稱奇然瀹茗濯纓其爲已足固可褰裳提罌而臨試也

寺院

南都城中道院若朝天宮則枕冶城山靈應觀則俯

烏龍潭盧龍觀則倚獅子山佛寺若雞鳴寺則坐雞龍山永慶寺則倚謝公墩吉祥寺則負鳳皇山清涼寺則屏四望山金陵寺則扆馬鞍山上瓦官寺則峙鳳皇臺皆備登臨之美下瓦官寺在杏花村内林木幽深入其門令人生塵外想鷲峯寺地僻而無可眺然差與市遠封崇寺襍闤闠中荒涼頽廢致無足言惟承恩寺踞舊内之右最爲城南囂華之地游客販賈蜂屯蟻聚於其中而佛教之木叉剎竿蕩然盡矣

御筆文昌帝君像

憲宗皇帝御筆文昌帝君像帝君冠唐帽綠袍束帶履烏靴手持玉如意坐磐石上神儀蕭散出塵真天人也上題成化十九年御筆押以廣運之寶舊爲苑馬卿盧公家藏今人但知　宣宗皇帝御畫不知憲宗皇帝宸翰之工如此真人間之瓌寶也

寧國公主墨杯

寧國大長公主孫繼本家藏公主所用遺墨半梃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呑之一白甆酒杯酌酒滿則隱起一龍形鱗鬣具備傾去其酒則不可見矣常見宣窰壺盞往往油内隱龍鳳細紋細視之方可睹此杯亦其類也

文士

文墨之士英英皎皎馳聲枕林者時不乏人周吉甫輝博物洽聞俶奇與雅詩句之美冠絶當時黃伯子祖儒才藻溢發世掞雕龍所著學覺稿出入古今故非恒士黃徵甫應登古文辭詩賦流奕清舉編有謝山暇錄辨難考据尤爲博雅顧孝直端祥賦禀英多矢口而成龍蓋人上分其才藝足了數人姚允吉履

旋詩文典則可誦可傳與弟允初觀察有金友玉昆之目黃叔遜復儒彫文琢章鏗鏘有韻追蹤家學志氣罕倫爲貧所羈不副其意張彥先一儒博洽英雋詩古文取法漢魏六朝鬱然古色非復時流傳遠度汝舟奇思灝氣高出一世所行七幅菴集唖心集步天集總之皆不經人道語眞是奇人孫幼如起都少而稱詩長習經義雅麗宏肆鑠古切今極才人之致孫燕詒謀稱詩南國多四方之游所行詩草申文定序之推許甚至李象先佺雅意標舉所著詩集余嘗

爲之序頗極推挹而君心似不肯余訖知其志大宇宙也此皆垂纓戴縰青青子衿以其餘力肆意於茲具足千秋可名一代余皆得時與往還間仲唱和其它干將之氣牛斗相望汗血之駒踧踖欲騁者尚多不能悉紀也金陵多材豈不盛哉

張子明隱君名正蒙家通濟門外年九十矣步履如飛日行數十里不倦不多食酒而噉肉飯如壯夫詩法盛唐饒王孟韋柳之趣胡彭舉宗仁詩奇峭多新致周吉甫稱其句中有畫類王右丞余嘗序其知載齋稿板而行之葉循甫太學遵家本素封而好韻事所居水石花木皆有佳致詩與柳陳甫陳延之輩相唱和翩翩遒上且學多所通近焦弱侯先生升菴外集校讐編次皆循甫筆也歐陽惟禮名序以太學生官府幕投紱歸惟禮兄弟多翰墨交所自運清拔有韻惟禮又善書法頗有銀鉤蠆尾之意信是白眉

書法

金陵士大夫多留意墨池者焦弱侯先生眞行結法眉山散朗多姿而古貌古骨有長劍倚天孤峯剸日之象卜中立行書師章草簡勁無媚骨望之肅然類其爲人朱元介眞行師趙魏公間出入顏魯公與文徵仲日可萬字運筆若飛小則蠅頭大則徑尺咄嗟而辦從來書家之神速恐未有若此者許伯倫行押書師孫過庭勁媚錯出圓熟溫茂如王謝兒郎皆有體韻沈生予眞書師晉諸王而波拂點畫具有拔山之力姚允吉眞行法率更稍益以己意簡峭中微帶風貌故自彬彬余世奕眞行師閣帖筆勢遒美行列古雅較乃祖司成當有出藍之譽孫幼如眞書如玉

環豐豔而有致行草師米元章蕪湖學記碑幾如優孟之似叔敖歐陽惟禮眞師率更篆八分師二李與梁鵠結構不疎古雅有意胡彭舉八分書師魏之受禪碑簡勁方正中雅氣逼人如陶貞白坐聽松樸上語語烟霞無一點塵氣黃叔遯行書法章草而清勁特甚余嘗戲謂君舉體充悅拖沓當號筆伯而作字秀羸故是一反許無念爲伯倫長子眞行似乃父而秀逸過之眞如趙合德初進御時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魏考叔眞書師黃庭經結構緻密神采流麗團扇

尺素嫣然動人

畫事

前輩士流工畫事者自陳魯南太史陳子野明府胡懋禮太史盛仲交文學外絕少後何侍御仲雅繼之近日朱宗伯元介作畫山水花卉巨幅单條觸興輒染所摹前人遂有南宮奪真之妙齊王孫國華工寫生繪梨花白燕鸜鵒錦雞燁然有生動之狀嘗寫松鶴以壽余意匠尤古雅姚允吉文學之梅花金華甫太學之荷花皆饒雅趣它如郭水村仁工寫大幅山

水布置渲染具有成法胡彭舉宗仁畫自文五峯伯仁來晚出入王叔明黄子久二家其筆意古質頗有五代以前氣象二子耀昆起昆奕奕皆有父風李紹箕山水草樹綽有勝情骨法不凡究爲能品魏考叔之璜弟和叔之克工山水筆法秀美姿顏輭媚有不勝羅綺之態此皆近日行家以畫名者它亦無有卓然著稱者矣

王梅溪研

盛仲交蒼潤軒中藏有王梅溪先生研研體員長可尺六七寸廣三之二色正紫先膩而潤蓋端石也四邊刻蓬萊樓閣雲氣海濤近上作方池以一木架嵌之架高二尺餘有足如几仲交寫大字作長幅畫輒滿注水潑磨隃糜興到捉筆揮洒淋漓非此不稱其意氣後其子伯年曾以見示今不知寘誰氏矣

讀書題識

仲交先生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紀它事往往滿幅印鈐惟謹後多散在人間其家舉所書者悉扯去殊爲可惜因見前輩趙定

宇少宰閱舊唐書每一卷畢必有硃筆字數行或評史中所載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而吾師具區先生校刊監本諸史卷後亦然竟以入梓古人讀書游泳賞味處於此可以想見遠勝於鬻及借人爲不孝矣

古詞曲

晉南渡後採入樂府者多取閭巷歌曲爲之亦若今乾荷葉打棗干之類如吳聲歌曲則有子夜歌子夜四時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上聲歌歡聞

歌歡聞變歌前溪歌阿子歌團扇郎七日夜女歌長史變歌黃生曲黃鵠曲桃葉歌長樂佳歡好曲懊儂歌黃竹子歌江陵女歌如神弦歌曲則有宿阿曲道君曲聖郎曲嬌女曲白石郎曲青溪小姑曲湖就姑曲姑恩曲採蓮童曲明下童曲同生曲如西曲歌則有三洲歌採桑度江陵樂青陽度青驄白馬安東平女兒子來羅那呵灘孟珠翳樂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西平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拔蒲作蠶絲月節折楊柳如雜曲歌辭則有西洲曲長干曲東飛伯勞歌休洗紅邯鄲歌在宋吳聲歌曲則有碧玉歌華山畿讀曲歌西曲歌則有石城樂莫愁樂烏夜啼襄陽樂壽陽樂西烏夜飛在齊西曲歌則有共戲樂楊叛兒梁鼓角橫吹曲則有企喻琅琊王鉅鹿公主紫騮馬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隴頭隔谷淳于王東平劉生捉搦折楊柳枝幽州馬客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高陽樂人晉宋皆江左俗間所歌梁橫吹曲則似間取北土所咏倣其音節衍而然其辭總皆兒女閨房淫放哀思之語李延壽所謂格以延陵之聽皆為亡國之音者也

冶城

冶城最古而最為勝地吳為冶城晉初為冶城後為西園宋為總明觀楊吳於此建紫極宮宋改天慶觀大中祥符間賜額為祥符宮元初名玄妙觀後改大元興永壽宮　國朝為　朝天宮初門南向後以官内火災移門居東巽方而徑為九曲前小殿四隅以四亭翼之象玄武禳火也

兩謝公墩

金陵志紀冶城北有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覲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李白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詩序云此墩即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於時營園其上故作是詩有曰冶城訪古蹟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酒波於此樹名園城東半山寺後別有謝公墩按慶元志城東半山寺舊名康樂坊因謝玄封康樂公至孫靈運猶襲封今

以坊及謝公墩名觀之恐是玄及其子孫所居余前正疑王荆公我屋公墩之說與冶城北相遠今据此志乃知金陵自有兩謝公墩在今冶城北與永慶寺南者乃謝安石所眺荆公宅之半山寺所云謝公墩乃謝玄所居荆公或誤以為太傅也

金陵圖

宋洪遵跋楊備覽古詩曰暇日料簡故府得金陵圖六朝數百載間粲然在目又以今日宮闕都邑江山為建康圖并刻石以獻上稱善有旨令參訂古今徵

識其下客有以前詩示遵亟錄之木圖舊在玉麟堂好事家有大本此張鉉金陵志所載今此圖本亦不復存矣因思金陵形勢自吳至梁陳宮闕都邑相因不改隋文平陳詔建康城池并平蕩耕墾而六朝都邑宮室之蹟盡矣楊吳跨淮水為城朱雀航驃騎航禋靈渡囊括城內而六朝山水之形變矣入 國朝益拓前代之城而大之於是青溪九曲之舊不復可考都邑宮室重為開闢獨高山大川不失其故而故老不存俗呼多舛欲一一據冊問之猝未易得陳魯南先生金陵圖考一編最為精洽而自都城外山水之名亦多未晰如方山在秦淮之左而圖列於右其諸山名尤多淵畧余嘗欲為一圖據今日之形勢名字以上遡於前代如今某處在某代為某盡上江二邑境內山水村墅一一考證而圖之以信今傳後而病嬾未能也

總明觀

宋明帝六年立總明觀於冶城徵學士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

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在鍾山之麓時人呼為北學今草堂是也明年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在雞籠山東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並在耆闍寺側然則宋蓋二世皆立諸學矣而冶城之立學今人少知者

城內外諸水續考

余前曾言城內外水利因檢金陵新志載東南利便書曰建康古城向北秦淮既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

濠塹必須水灌注故孫權特引秦淮名運瀆以入倉
城即今斗門橋以北一帶河至鐵牕楞者是開潮溝以引江水東發青溪抵秦淮西
通運瀆北連後湖即今北門橋至珍珠河一帶是也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
渠名青溪皆入城中由城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
也自楊溥夾淮立城即今自通濟門起西至石城門皆是其城之東塹
皆通淮水即今通濟門外上至南門一帶是也其西南邊江以爲險然
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中皆被其害及盛冬水涸河
流往往乾淺此一段在今日正同與宋無異宋隆興二年張孝祥知
府事奏秦淮流經府城正河自鎮淮今南門內橋新橋今新

橋入江其分泒爲青溪今洞神宮後一段經四象橋一帶是自天津橋
今內橋是也出柵寨門今鐵牕楞是入江宋時今水西旱西二門外似未有土地如
今日廣遠石城下即臨江柵寨門近地屬有力者因築斷青溪水
口創爲花圃爲游人翫賞之地每久雨水暴至則正
河不能急洩水勢於是泛濫城內居民被害今古潮溝青溪
運瀆河身皆爲住民日久侵占壅塞不通故水患正與此書相類今欲復通柵寨門
使青溪徑直入江則城內永無水患及汪澈繼孝祥
知府詔澈指定以聞澈言開西園古河道通柵寨門
尤便從之戚氏志云秦淮水源甚遠小川流入者衆

又古來貯水湖衍後世築爲圩田日多每夏雨暴至
江潮復涌水即泛溢皆經流城內一河入江自源及
委所過不計幾橋凡過一橋皆爲木石岈堰束扼及
居民築土侵狹河道故水失其常橫流弗順是以必
資柵寨門河今內橋以西至鐵牕楞及長干橋下河今南門外大橋是
分洩其勢其關於國賦民食者非輕如云通便舟楫
特是小事自前如孝祥所言止謂城內被水然多不
過數日即退其害亦輕若覩鄉外圩田則始見其害
可畏爾上元江寧溧水多賴圩田農民生計居處多

在圩中每遇水至則舉村闔社日夜併力守圩辛苦
狼狽於淤泥之中今上江濱江田地及句容以西方山上下一帶皆同此害如禦
大寇幸而雨不連降風不涌浪可以苟全一歲之計
其爲壞決則水注圩中平陸良田頃刻變爲江湖哭
聲滿野挐舟結筏走避他處國賦民食兩皆失之是
皆水不安流之故爾其言城內外之水患最爲明切
痛快與余前言郊外水患懸合於數百載之前第今
諸湖既難議復惟濬支流一節稍可舉行是在有地
方之責者亟議永利爾

東坡先生金陵詩

東坡先生在金陵爲詩凡十有五篇小子遯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又次荆公韻四絶句又同王勝之游蔣山又次葉致遠韻將致遠正從介甫於金陵又次裴維甫韻裴將解石於秣陵又次段縫韻縫家居金陵者也又紹聖元年至金陵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并贈和老詩又建中靖國元年公還自海至金陵又次韻清涼老詩又題長短句於賞心亭又著觀音頌於崇因寺

放生洲池

石頭城前有長命洲梁武帝放生之所也帝日市鸞鴨雞豚之屬放此洲置戶十家常以粟穀飼餧歲各千數又唐乾元中詔於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有碑昇州刺史顏真卿撰文今淮清橋北水通古青溪西入運瀆者其遺蹟之一也後湖志宋天禧四年改湖曰放生池又曰按舊圖經唐乾元中已置此池史正志於青溪放生池建閣張榜爲之記

八功德水

靈谷寺八功德水自寺牆外由鍾山流出下有石爲曲水引之在寶公塔之東北宋知上元梅摯記其工其文曰鍾山之陽有泉曰八功德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寓止修行有一厖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功德池措之無難矣人與口滅一沼沸成深僅盈尋廣可倍丈汲井不鑿醴泉無源水旱若初澄撓一色厥後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一已晉矣此味大較相類豈非竭彼盈此乎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饐八蠲痾又其效也文多不載今水有時而竭或云水在山中因禁地人跡不至歲久木葉所壅故有時而涸不知然否

沿江開河議

興化李君思聰嘗建議自南都抵京口江水險惡往來舟楫常有風波傾覆之苦謂大勝關至燕子磯一帶有内河故數十里無長江之險今燕子磯以下抵京口一帶舊有河形宜加開濬則一百八十里江險可以引避此漕運與士商往來之永利也余甚韙其

圖考舊志古瀆河一名靖安河在龍灣市上元金陵鄉宋吳聿靖安河記畧云自金陵抵白砂江險其尤者爲樂官山李家漾至急流濁港口凡十有八處號稱老風波而玩險阻者至是鮮不袖手東南漕計歲失於此者什一二宣和六年發運使盧公訪其利病得古漕河於靖安鎮之下缺口謂其取逕道於青沙之夾趨北岸穿坍月港谿港尾越北小江入儀眞新河高枕安流八十餘里抵揚州新城下可易大江百有五十里之險按此論正與李君意同特彼在徑

趨北岸此則專傍南岸抵京口耳北岸之河今亦堙塞葢江水東西冲決不常沿江洲地時有坍卸入江者今上新河舊傳自江東門可數里至江岸今不過里餘矣陵谷變遷江上尤速李君之議甚美俟再與習江上地形者籌之

古蹟儷語

白石青溪　龍廣山雞鳴埭　蟹浦龍山
桐樹灣竹格渡　直瀆橫塘　謝公墩杜姥宅
烏榜村青林苑　西州東府　三山二水

烏衣巷紅羅亭(李后主作亭)　一人泉五馬渡
商飈館(宋)甘露亭(陳)　薜蕪澗茱萸塢
入漢樓(晉)橫江館　南澗北山
赤烏殿(吳)朱雀航　花林村竹篠港
珍珠河(陳)胭脂井　皂莢橋白楊路
夏侯山朱年壋　覆舟山投書渚
赤蘭橋烏衣巷　蒼龍堰(上後湖)白鷺洲
籬門五十六所秦淮二十四航
梁五明殿唐百尺樓　伏龜樓(在宋府城東南)

躍馬磵(城南郎南磵)　南磵樓西州路　青溪宮白石壘
宋玉燭殿梁金華宮　落星樓清暑殿
三品石八卦泉(方山定林寺)
鳳皇里燕雀湖又云蚵蚾磯
覆杯池(元帝)麈扇渡
慈姥山道士塢(鍾山)
莫愁湖桃葉渡(王大令妾上梁妓下)　穿針樓遨遊步
謝玄走馬路盧絳翔鸞坊
橋名萬歲臺曰九日　棲霞寺落星墩

鼓吹山幕府寺　青谿祠白石廟
玉樹後庭金蓮帖地
疑城吳於石城設以拒魏文帝辱井胭脂井

秦人鑿山

今人第知方山至石硊山爲秦皇鑿山斷金陵王氣之處不知今城之西北盧龍馬鞍二山間亦爲秦所鑿也此處正號金陵岡俗傳埋金之讖正是此處岡上有碑因開靖安路失之張鉉新志言其地有溝溝中有石脉見存以證斷鑿之跡盧龍山今土名獅子

山志稱在張陣湖北岡壠北接靖安今山下爲儀鳳門門外猶號龍灣城即新志所稱靖安鎮者是也由此而北則爲直瀆山又按今龍潭有靖安村去城九十里與志遠近迥異姑兩存之

建都

孫吳建都四世凡六十年東晉建都十一世凡一百三年南宋建都八世凡五十八年南齊建都七世凡二十三年蕭梁建都四世凡五十五年南陳建都五世凡三十三年六朝凡二百五十二年南唐建都三世凡三十九年宋南渡爲行都七世凡一百三十九年以上金陵爲都皆偏安也至我　朝爲帝都已遷北京爲南京一統萬萬年自古海内建都之多而且久未有踰金陵者

橋名

金陵新志紀諸橋名多有複誤如運瀆青溪所跨試以遺蹟參之次第可攷而紀叙無法有一名而兩紀者其自序言官府文案兩經焚燬故老晨星無從詢訪固宜有是今姑就俗稱上附於古可徵者志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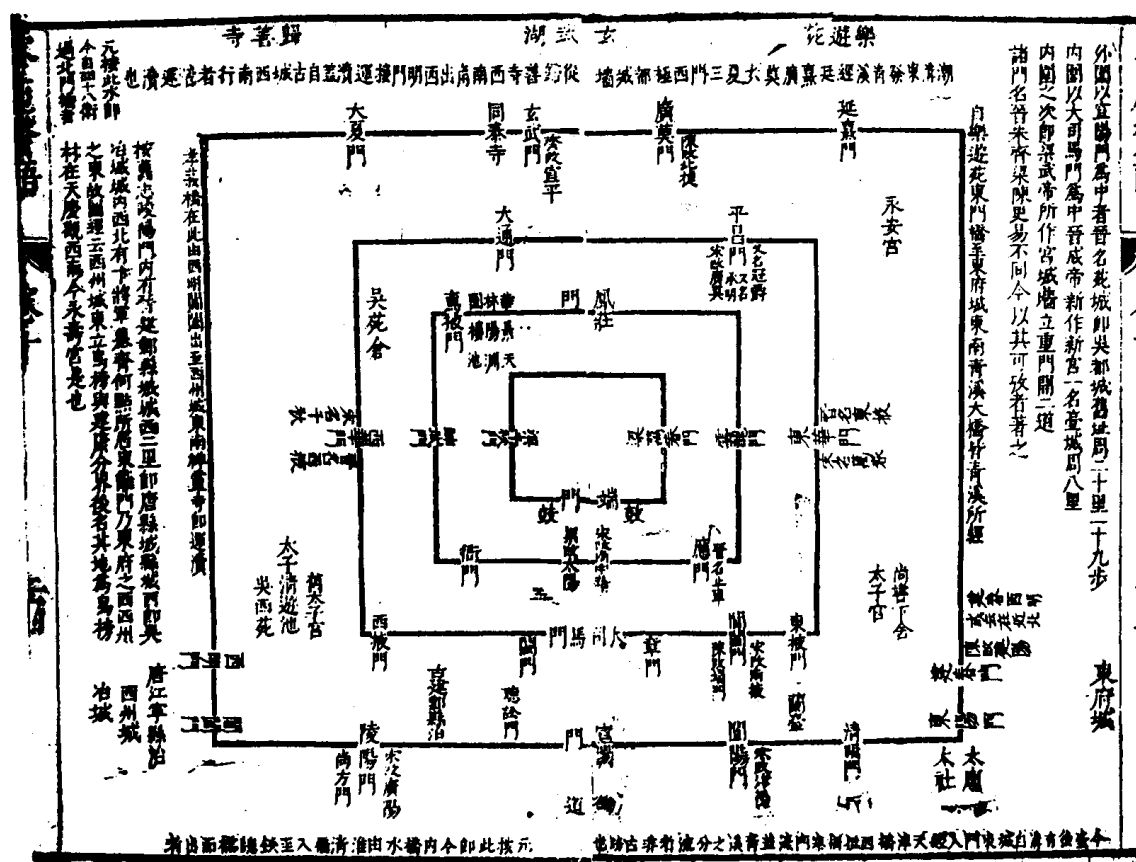
橋在宋行宮前舊名虹橋政和中蔡嶷建石橋號蔡公橋後改天津南渡後用西京大内前橋名也新橋本名萬歲橋唐詩句中萬歲橋邊此送君新橋乃楊吳時所名又名飲虹橋羊市橋本名清化俗呼爲閃駕景定二年馬光祖重建手自書榜改今名笪橋俗傳茅山二十六代笪宗師所建舊名欽化馬光祖改建名太平橋武定橋馬光祖建定今名舊爲長樂倉巷橋舊名望仙橋馬光祖改名武衛北門橋舊名武勝大中橋舊名白下又名上春橋南門外橋五代楊

吳名長干橋今乾道南北二橋與北之獅子橋青溪之竹橋內橋東西之東虹西虹橋皆舊名此其灼然而可據者也

宮城都邑二圖

新志所畫六朝宮城都邑二圖前後錯綜可以想像往代之槪而以山川之大孰參今日都邑宮闕之制古今之異同可以了然於心目中矣思其久而就堙因列置於此

羅寺轉灣

入石城門往東大街折而北路曲如環俗名螺螄轉灣或曰訛也路曲處乃鐵塔寺牆脚寺舊名羅寺此路值其隅角故曰羅寺轉灣耳因攷此寺宋太始中邦人捨地建精舍號延祚寺至唐有靈智禪師生無雙目號羅睺和尚經論文字悉能明了時人稱有天眼爲建塔寺内或曰羅寺無乃因此僧立名乎又寺佛殿前舊有鐵塔二座乾興元年鑄今之名鐵塔正以此也俗傳此寺洪武中　聖祖在大内望見其塔

中有僧職焉毀寺爲倉然建文二年寺僧募修疏文見在則洪武中寺固亡恙也其改而爲虎賁左衛倉不知當何時耳

廻龍候駕二橋

廻龍橋金陵新志在城西門內今卞廟西大街有平橋而下洞甚巨南通運瀆至鐵牕欞者即此橋也而金川門內又有一橋亦名廻龍橋則以 成祖靖難入城之故又鐵塔寺倉前有橋俗訛爲候家故老言本名候駕二義似有所爲惜無可攷大都修志所載

名目多係地方人開報自非史冊確有證據訛舛自難糾正士大夫即家於此寓於此足蹟未經耳傳已熟欲一一得其眞而載之故未易也

幕府直瀆諸山

寰宇志稱幕府山東北臨直瀆浦西接寶林山南接蟹浦又南接盧龍山南畿志言一名石灰山由此北屬至觀音山突出大江爲弘濟寺宋明帝高寧陵在山西晉王導温嶠亦葬山西寶林山北有夾蘿峯俗訛爲夾騾言達磨北渡梁武使人追之使者乘騾爲石所夾云直瀆山有直瀆洞舊志言山東西有水流入大江伏滔北征記云吳將竺瑤墓有王氣孫皓惡之乃鑿其後爲直瀆今瀆與浦皆堙塞不可考矣

部議救荒

余前已載救荒之議謂當於戸部倉糧借放今查部志成化二年南京饑荒守備太監王某等奏准開倉糶米四萬石以濟饑民又令應天府關領糧米在於街市糶賣止收銅錢不必勒要銀兩聽令饑民得以零碎糴買嘉靖二十三年南京地方旱災廵撫應天

都御史丁某奏准糶買南京倉糧二萬石以濟災民其米價收貯戸部銀庫候豐年召商買補或放折色月糧支用近議止於放銀月分米貴則放米或預放二三月尤爲便益不費而惠似可常行

各倉米様

江西花紅米蒸稻米湖廣蒸稻米太平寧國池州安慶四府滁和二州花白米花秈米花紅米蘇松常三府廣徳州浙江嘉興湖州二府黃粱米白米應天鎭江徽州三府浙江杭州府黃粱米白米白晩米花白

米浙江金華衢州紹興三府黃粱米白米花白米每米一百石加耗米八石又平斛二石蘆席一百領內本色七十領折色三十領藤竹二根爲墊厫用

後湖

後湖之中有五洲西北曰舊洲一名祖洲西南曰新洲上有郭璞墓皆爲庫以貯冊前抱一小洲中有溝縈環如溪澗今爲廚房以供飲食東二洲一曰陵趾洲一曰太平洲近西小洲號別島秀出可愛西南之水獨深而澄則所謂龍潭也卽劉宋時龍見處

王荊公疏湖田

熙寧八年荊公官江寧上疏云臣蒙恩特判江寧軍府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當職事當時集官吏軍民宣布聖化敬廸皇風終成一載所幸四郊無壘天下同文然臣切見金陵山廣地窄人烟繁茂爲富者田連阡陌爲貧者無置錐之地其北關外有湖二百餘頃古跡號爲玄武之名前代以爲遊翫之地今則空貯波濤守之無用臣欲於內權開十字河源泄去餘水決瀝微波使貧困饑人盡得贏蚌魚蝦之饒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後濟貧民假以官牛官種又明年之計也貧民得以春畊夏種榖登之日欲乞明敕所司無以侵漁聚斂只隨其田土色高低歲收水面錢以供公使庫之用勿令豪彊大作侵占車駕巡狩復爲湖面則公私兩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綏懷貧窮按此介甫欲田梁山泊之意推之此者奉敕依允紹興二年趙善湘增收後湖田租遂爲例淳祐十年增先賢祠撥湖田七千餘畝元大德五年下鍾山鄉開後湖河道自是以後惟有一池他皆田地　國朝

平定海宇貯天下冊籍於湖之中洲始復開衍爲湖遂爲一代禁地矣

李御史後湖聯句

李熙爲御史同喬戶曹後湖聯句云片雨孤城黑三洲一水通竹深喧宿鳥天遠斷飛鴻魏闕心迢遞鍾山氣鬱葱雲程須共勉莫遣歎如蓬其二簿書偶成暇緩步小橋東袖拂蘆花雪堤翻落葉風觀魚臨水次訪古過林中回首斜陽外孤鴻自遠空李素有文名而集少傳僅見於此

盧玉田過湖續夢詩

盧玉田先生取遐時夢中得句云水國微茫路不分紅香引入白雲深後官南戶部主事過湖恍如夢中之句因續云仙洲恍覺非人世民部無論有翰林日永放衙看鶴舞雨餘憑檻聽龍吟平生剩有烟霞癖宦海何當慰此心

諡法解正誤

南監本史記刻謚法解原是古書分上下款列後人誤接連書之遂錯亂無章卒莫有釐正之者今按汲

家周書書之周書亦有前後失次者並為釐正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名謂號謚○按此篇博物志謂為周公所作今按首數言是因二公終將葬錫之謚制謚從此而始因叙謚為後世之永制也云此為周公作者非其本矣

民無能名曰神周書作一人無名曰神　揚善賦簡曰聖

敬賓厚禮曰聖　靖民則法曰皇

德象天地曰帝　仁義所往曰王

立志及衆曰公周書作立制　執應八方曰侯

賞慶刑威曰君　從之成羣曰君二條史有書無

壹德不懈曰簡　平易不訾曰簡周書作不疵

經緯天地曰文　道德博聞曰文周書作博厚

勤學好問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

愍民惠禮曰文　錫民爵位曰文

剛彊直理曰武　威彊叡德曰武

克定禍亂曰武　刑民克服曰武

大志多窮曰武書作夸志　敬事供上曰恭

尊賢貴義曰恭　尊賢敬讓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

安民長悌曰恭史作愛民　執禮敬賓曰恭史作御賓

芘親之闕曰恭　尊長讓善曰恭

淵源流通曰恭書作曰康　照臨四方曰明

譖訴不行曰明　威儀悉備曰欽

大慮靜民曰定　安民大慮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　純行不二曰定

綏柔士民曰德　執義揚善曰德二條史有書無

謀慮不威曰德　辟地有德曰襄
甲胄有勞曰襄　有伐而還曰釐
質淵受諫曰釐　慈惠愛親曰釐
小心畏忌曰僖　心能制義曰度
博聞多能曰獻　聰明叡哲曰獻
温柔聖善曰懿　五宗安之曰孝
協時肇享曰孝　秉德不回曰孝
大慮行節曰孝　執心克莊曰齊
輔輕就供曰齊史記作資輔就共　温年好樂曰康史記作温柔

安樂撫民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
安民立政曰成　布德執義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敏以敬順曰頃
甄心動懼曰頃書作項頊作甄　容儀恭美曰昭
昭德有勞曰昭　聖文周達曰昭
保民耆艾曰胡　彌年壽考曰胡
彊毅果敢曰剛　追補前過曰剛
柔德安衆曰靖　恭已鮮言曰靖
寬樂令終曰靖　治而清省曰平史作無眚

執事有制曰平　布綱治紀曰平史作布剛
威德剛武曰圉　耆義大慮曰景史作書無
由義而濟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清白守節曰貞　大慮克就曰貞
不隱無屈曰貞史作無屈　彊以剛果曰威史作猛以
猛以剛果曰威史作彊果　彊毅信正曰威史作執正
辟土服遠曰桓　克敬動民曰桓
辟土兼國曰桓　道德純一曰思
不眚兆民曰思史作大省　外內思索曰思

追悔前過曰思　柔質慈民曰惠書作愛諫曰慧
愛民好與曰惠　能思辨衆曰元
行義說民曰元　始建國都曰元
主義行德曰元　兵甲亟作曰莊
叡通克服曰莊　死於原野曰莊
屢征殺伐曰莊　勝敵志彊曰莊
武而不遂曰莊　克殺秉正曰夷
安心好靜曰夷　聖善周聞曰宣
行見中外曰愨　夙夜警戒曰敬

夙夜恭事曰敬（書有史無）
象方益平曰敬（書有史無）
合善法典曰敬
有功安民曰烈
秉德遵業曰烈
剛克爲伐曰翼
思慮深遠曰翼
剛德克就曰肅
執心決斷曰肅
愛民好治曰戴
典禮不愆曰戴（史作典德書作不塞）
克威捷行曰魏
克威惠禮曰魏
治民克盡曰使
治典不殺曰祁
好和不爭曰安
外內貞復曰白
官人應實曰知
貞心大度曰匡
名實不爽曰質
溫良好樂曰良
德正應和曰莫
勝敵壯志曰勇
昭功寧民曰商
狀古述今曰譽
勤政無私曰類（史作施勤無私）
慈和徧覆曰順
危身奉上曰忠
彰義掩過曰堅
肇敏行成曰直
內外賓服曰正
敎誨不倦曰長
愛民在刑曰克
[illegible]自克曰節
擇善而從曰比

思厚不爽曰愿（史作思慮不爽曰厚）
除殘去虐曰湯（史有書無）
述義不克曰丁
述義不悌曰丁（書有史無）
不生其國曰聲
死而志成曰靈
極知鬼神曰靈（書作鬼事）
死見思能曰靈
亂而不損曰靈
好祭鬼神曰靈（書作鬼怪）
不勤成名曰靈
短折不成曰殤
未家短折曰殤
隱拂不成曰隱
不顯尸國曰隱
見美堅長曰隱（史有書無）
殺戮亡辜曰厲
愎狠遂過曰刺
不思亡愛曰刺
肆行勞祀曰悼
年中早夭曰悼
恐懼從處曰悼
蚤孤短折曰哀
恭仁短折曰哀
外內從亂曰荒
好樂怠政曰荒
好變動民曰躁
怙威肆行曰醜（史有書無）
在國遭憂曰愍（書作連憂）
在國逢艱曰愍
禍亂方作曰愍
使民悲傷曰愍（書作折傷）
壅遏不通曰幽
蚤孤鋪位曰幽（書作有位）
動祭亂常曰幽
嗇於賜與曰愛

疏遠繼位曰紹　華言無實曰夸
逆天虐民曰抗書作曰煬　好更改舊曰易
名與實爽曰繆　滿志多窮曰惑
好內遠禮曰煬　去禮遠衆曰煬
隱哀之也施爲文也除爲武也辟地爲襄服遠爲桓
剛克爲發柔克爲懿履正爲莊有過爲僖施而不成
曰宣惠無內德曰獻治而生眚爲平亂而不損爲靈
由義而濟爲景失無口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惠也
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

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懊過也錫
與也典常也肆於也於史作放康虛也叡聖也惠愛也綏
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
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一此後一段史多訛闕按周書補之差可讀周書又
有凶年無穀曰糠不悔前過曰戾思慮深遠曰口
息政外交曰推史都無之似宜補入

中書左丞一人

楊公憲上元人洪武二年任中書左丞三年伏法公
創爲一統山河花押以示人使人尊已以招權待詔
陳桱知其意謂公曰此押非常所謂只有天在上更
無山與齊也公大喜卽擢桱爲編修噫此其所以致
禍與

應天人官尚書二十六人

本府人官尚書者二十三人金陵瑣事載之考吏部
題名洪武初設吏部隸中書省張公銘善爲尚書三
年招諭雲南周公時中茶陵人籍應天由龍泉歸附
除湖廣行省平章任調鎮江知府乃考南畿志載甲

第中官尚書者在上元諸縣則曹公義句容倪公謙上元
張公瑄江浦黃公紱句容童公軒欽天監倪公岳上元吳公文
度江寧王公敞錦衣衛胡公汝礪溧陽顧公璘上元劉公麟廣洋
衛梁公材金吾衛周公金府軍衛王公以旂江寧王公暐句容
鄉舉則陳公恭江寧齊公泰溧水又祠墓則翟公瑄江寧又
人物則俁公斯溧陽戶禮二部流寓則周公瑄山西人舉人官南刑部尚
書葬江寧之黃門山次子紘官布政皆居於江寧而不及二公與鄒公幹周
公楨端木公復初瑣事中又不載黃公紱翟公瑄以
二公別省人它或有据也二書又俱不載陳公壽遼東

人官刑部尚書既解官貧不能歸流寓於南京

都御史二人

金公澤弘治十八年任南右都御史張公琮嘉靖五年任如金公

侍郎九人

俞公綱上元人官南禮部左侍郎張公文昱上元人由人才洪武中爲刑部左侍郎楊公勉江寧人永樂二十三年爲刑部右侍郎謫山東參政劉公璉江寧人官[illegible]部侍郎金公紳上元人成化十四年任南刑部右侍郎張公志淳江寧人正德五年任戶部右侍郎殷公邁京衛人萬曆四年任南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事吳公自新江寧人萬曆十九年任南刑部右侍郎朱公之蕃京衛人萬曆四十年任南禮部右侍郎內張公志淳雲南永昌籍也

右副都御史一人

丁瓚上元人正統四年任五年致仕又南畿志載談允溧水人洪武庚午舉人丁汾溧水人弘治己未進士俱官都御史考弇州堂卿寺表無後二公姓名

舊大理寺基

太平門左有高山如圓釜立者名龍廣山　國初置大理寺於此後乃徙置於門外門直達於北曰太平隄隄左沿鍾山有小湖曰燕尾湖志多遺之僅見刑部志

移囚

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江西宸濠反攻安慶南京戒嚴刑部重監輕監人犯俱移於錦衣衛獄事寧復初按自三法司門往北一帶舊有大牆總括三法司京畿道在內而刑部郎中龐嵩建議猶謂欲於湖北岸增築城接刑部後牆至鍾山之紅牆止不惟法司緩急有備免越獄之虞即陵寢冊庫亦增一重扞圉其說亦是今大圍牆多圮自三法司後佛國寺行人直穿而入矣似亦不可不復修以防不虞也

國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脚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

男虞端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顯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脚全家發赴雲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禮部榜文一款內使剃一搭頭官民之家兒童剃留一搭頭者閹割全家發邊遠充軍剃頭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旨禁約不許將太祖聖孫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以爲名字稱呼一醫人止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

中梳頭人止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員之家火者止許稱閽者不許稱太監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爲奸頑亂法事節次據五城兵馬司拏送到犯人顏鎖住等故將原定皮劄翰樣制更改做半截靴短靿靴裏兒與靴靿一般長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賣與人仍前自便於飲酒宿娼行走搖擺該司送問罪名本部切詳先爲官民一槩穿靴不分貴賤所以朝廷命禮部出榜曉諭軍民商賈技藝官下家人火者並不許穿靴止許穿皮劄翰違者處以極刑此等靴樣傳於外必致制度紊亂宜加顯戮奉　旨這等亂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門首梟令了全家遷入雲南一榜永樂九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奏乞勅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爲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拏送法司究治奉　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此

等事國初法度之嚴如此　祖訓所謂頓挫奸頑者後一切遵行律　誥湯網恢恢矣

逍遥牢

俗傳淮清橋北有逍遥樓　太祖所建以處游惰子弟者按陳太史維楨錄紀　太祖惡游於博塞之民凡有不務本逐末博奕局戲者皆捕之禁錮於其所名逍遥牢

前乙酉舉人見後乙酉

石城先生年二十舉嘉靖乙酉鄉試三十擧乙未會

試第一人官吏部奉常少卿止於尚寶卿致政時年不滿五十歳居林下踰三十年福祿壽考子孫之盛爲留都冠生平無霜露之恙體中小極但亟令家人治米粉丸進二三盂即瘥萬曆乙酉中式舉人謁先生時方矍鑠無老態年八十餘予嘗見先生道貌眼碧長頭白鬚飄飄然眞神仙中人也

客座贅語卷十終

萬曆戊午孟秋十一日出歸鴻館中校贅語十卷都訖此書乃數年來所札記者因隨手所書原無倫次頃二年中以病兀坐長日無聊小爲編敘以散懷送日雖壽之板本無足存姑留以詒子姪而已不敢以示人也

遯園居士再識

客座贅語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顧起元撰起元有說畧已著錄是書所記皆南京故實及諸雜事其不涉南京者不載蓋亦金陵瑣事之流特不分門目仍爲說部體例耳雖頗足補志乘之闕而亦多神怪瑣屑之語至前聞紀異一百條全錄舊文取充卷帙尤爲無取矣

剪桐載筆一卷

〔明〕王象晉撰

私藏明末毛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剪桐載筆一卷》提要

剪桐載筆

夫士自燥髮業儒頫首朝夕濚神千古上之歡藻潤皇猷黻黼帝治澤溉地軸聲徹天壤次憑三寸柔翰創千秋大業藏之名山洞府自成不磨下之即稗官野乘序

語單言隨足勸懲亦快心目豈其浮生浪死泯泯泯莫莫與草木同朽腐已哉張季鷹有言千歲

名何如一杯酒而杜征南至洛嗟歎羨留遺跡於峴山之片石其欲流景耀於當年垂休聲於

來襟意固均也不佞通籍以來乗使槎躭家食者踰四之三中間侍交戟逐

京塵不滿五稔而又冗散棲身優游卒歲朝政國紀之大凡石渠天禄之秘文既無從竊窺

蕪之賦材鴑庸學植陋劣又不能網羅百氏鎔鑄一家心竊媿之荆州之役自春迄秋日月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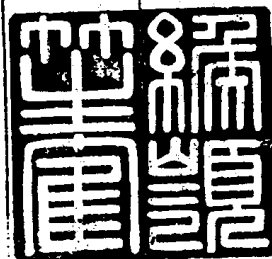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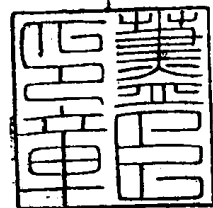
賒閒寐又甚閒操毛穎用袪睡魔乃舉數年来耳目之所睹聞友朋之所傳説撮而錄之于簡

其有荒唐不根勸戒無裨者置勿論雖蟬噪鼃鳴無當鍾呂之奏而褒善戒惡聊以備諭俗之

資焉耳不賢識小博奕猶賢盖亦竊附於孔氏家法云

新城王象晉藎臣甫

剪桐載筆

新城王象晉藎臣甫著

賀

今上登極表

伏以

世際離明鰲極開

中天之會時逢泰長

龍飛協

聖作之期臣庶騰驩華夷胥慶恭惟

皇帝陛下

敬躋以日

聖繼自

天

本聰明睿知以有臨

會正直蕩平而建極

沖年踐祚紹

祖、
宗十三傳之丕基
大德得
天撫
宗
祉億萬年之景運伏願
福禔川岳
慶衍雲仍

身強固
德清明同月恒日升而悠久
外威嚴
内順治偕天覆地載以靈長

偕
同事諸公奉
賀
惠殿下陛位啓
伏以
楓陛宣綸
一人篤隆親之典
桐封啓宇千秋開燕翼之祥

登南邦以執功合群情而胥懌恭惟
殿下
天植温文
性秉純懿
嬀河間之樂善
德懋青年
邁東平之崇文
譽隆朱邸承命

北闕
一作鎮南服當萬寶告成之初正
百世貽謀之始環楚甸三湘七澤咸藉
保障之功舉
皇圖一統萬年允賴
一夾輔之益伏願
一學勵緝熙
一祚綿似續卜年卜世酬
九重天覆地載之恩
一丁落于宣衍四履礪山帶河之業

楚春元隱德傳

萬曆閒楚中一春元赴試宿直隷之清豐鎮二鼓後對門火春元出門外觀之見一女年及笄赤身來奔春元曰胡不衣曰火起方急救命無暇覓衣也曰我房在店內某處可就被掩身我必不入已而火息父母覓女春元尚立門外語以女處攜之歸見其女赤身又在春元房中大不懌是年春元未獲售歸過舊邸聞是女已適人矣又三年入闈潛窺之北人也年甚少問何故曰我七作甚得意終日不成一字午後忽鄰號大呼可惜者不絕口自揣可必中偶風吹卷落硯池中污甚見貼無疑第可惜此數作耳因問見卷完未曰今日文機偶滯一字未就曰兄可寫此高中後勿相忘其且未歸俟出榜方來索耳寓其所報榜時可一見過及揭曉果第旋往謝春元亟迎問平日有何陰隲以無對固問之曰平生原無過人之事惟憶三年前宿

清豐鎮對門火一女子赤身冒火來今至我房少避我獨立大門外俟其父母至偕歸故得此一人月春元曰此奇遇也成交乎曰此時只憐其苦無論邪行即邪心亦不萌春元亟下拜曰恩人也我之爲兄中冝也此女即某之妻娶三年矣聞有赤身避火事未嘗以好語相加婦即矢心自明某不信也聞兄語今豁然矣我之爲兄中冝也遂締交如兄弟云

王生曰甚哉名節之所關重也楚士救一人無妄念可不謂隱德乎以博一第亦天理報應之常乃困之於三年之後又假手燕士而後第且燕士者號胡以北隣巷胡以點污心胡以信其必中如觀火文胡以援之果售如探囊機緣巧合不爽毫髮皆天也使楚士發於三年之前於報應之常得矣彼燕女且抱醜終身即九原莫白也故楚士之遇售燕士之汚卷撫之爲此女白名節而困爲楚士表隱衷故曰皆天也彼蒼昭昭恢冥冥豈謂夢夢者果夢夢耶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又曰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請以質之楚士

陽鄒生孝感傳

陽鄒諸生某事親孝母年八十餘病垂危忽暈幾不可救生具棱桌凳寘門後幽暗處列酒餚賀佳紙爲錢焚於籬望空遥祝願少延母旦夕命已而母果甦語兒曰吾尚有數日住勿悲也子問故曰適鬼使見逮已將行矣汝焚紙錢後鬼使大喜謂予曰今一批所逮共五人媪在逮數不可逃吾感汝予意既飲食我又畀我好錢我令先逮彼四人事竣過媪借行媪與予尚可聚首數日慰彼孝思也越三日忽謂子曰可備後事鬼使来吾行矣遂卒

王生曰嘗謂貪賄舞文獨世間胥吏輩乃鬼使之感生亦以錢好故豈阿堵中物固無間幽明者耶若生以祈祝而延數夕之命孝哉生也感徹幽冥矣

王廷尉平反傳

大廷尉左海王公山東費縣人初任山西陽城令政務慈祥不忍妄入一人罪一日大風晦暝境内大道邉殺一人投尸井中莫知主名公下令捕役嚴緝之邑中一人素無賴是日午後倦甚向姘家卧面色慘阻意態倉遽去殺人處不甚遠次日而殺人之事露衆遂疑此人即其姘亦不能無心疑也鳴之官公再三研究衆證甚確已問結牒當道矣公心終不釋然異日偶訊一囚自招平日惡跡有殺人投尸井中事問其日月正大風晦暝日也公心恍然即欲鳴之當道爲前人地刑胥再三諍以爲不可公不聽刑胥曰刑者一成不可易令自訊而自反之得無啓上官疑於已之官聲不利乎公曰吾期使邑無寃民足矣遑爲已之一官計耶即緣此而罷歸田里心亦之矣遂以後人抵罪而力爲前人昭雪諸當道見公牒文口歎謂公不撓

已短能重民命也無賴云果得釋公聲譽益隆陞
赴後以循良高等擢臺中今爲左廷尉
王生曰守令綰銅墨統一方民之生死榮辱在一
念轉移間彼暴狠恣睢視民命如草菅者固無足
道即足已好勝自雄已斷或作意低昂矯矯爲名
高賢不肖則有間矣不知意見一差死難復生斷
難復續同是含生何忍以彼之叫呼痛楚爲一己
娛快功名地即無論人非鬼責而良心内省吾恐

食不下咽矣孰與平心虛己使小民無寃之爲得
乎語云吾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於我亦無憾
也仁哉斯語吾願持三尺者三復之也嗟于公
高門張公無寃至王公而三之矣

張襄憲公遠慮傳

少保峨嵋張公謚襄憲四川銅梁人官浙時一同
年與公同官浙相得甚驩公偶談及清明上河圖
歎初本入禁中無從復覩同年公有臨本甚佳蓋
世所傳第二本也隨餉公公力却之同年公必欲
公受公不得已受而厚酬之頗珍惜及歸田慮後
人以此賈禍因手書垂戒此圖頗爲世鑒賞以後
凡宦吾土及達官貴人有求者即與之勿吝公歿

後某公宦蜀一日具百金移檄銅梁令索此圖且
云價廉不抵圖值倘多索縣中暫借當續償也檄
至邑時已近暮縣令親攜檄詣公宅公之第三子
恩選公號蓁蒙者念襄憲公遺囑亟向諸姪覓之
無有也諸姪中有微聞在某房者偕詣索之辭以
禍福再三始攜令一見袍裹懷中索酒飲三巨觥
始命之展卷每閱一段即大呼妙絕飲一巨觥比
閱竟東方白矣以金付蓁蒙公力却不受令無以

入署訖公宅印鈐並原函馳使報命某公一見卷大喜亟加幣若干並原函往蔡蒙公堅不受令不得已置盛筵延公之子若孫群聚盡醉而罷世皆歎襄愍公遠慮而又服蔡蒙公之純孝爲不可及

予聞之襄愍公孫現娟大金吾云

王生曰襄愍公勤勞著　宗社利澤浹函夏威望震氈裘勳烈勒旂常乃區區一卷猶勤遠慮于於是歎公之精神如宇内元氣周流布濩無幾微之

不貫也世人舵於所好不難驅身名以殉之甚且遺殃奕世萬曆初山西某鄉紳實一古琴及歿縣公向其子索之弗得逮以繳纆泥首公庭時其子已食餼於庠稱佳士矣迺戮辱若此夫非琴之爲祟耶若上河圖初本至傾其家禍及數官又其甚者已嗟嗟一身之外捴屬長物夜光彈鵲何輕重倒置乃爾迺知人能澹然寡營箕惟保身完名抑亦遠害貽謀之要也噫尤物移人懷璧爲罪從古識之矣襄愍公之戒視平泉之戒寧直庭之於莛

王宮詹俠僕傳

王宮詹非熊四川重慶人天啓初太翁太姆俱高年在堂公乞差歸爲壽舟離城僅舍許是日耆寅反公未知也逮聞上流一人亟呼舟勿前城中反矣倉卒返舟鄰縣去重慶八十里念兩尊人吉凶未可料心如割莫知爲計時公僕三人平日以庸奴畜者即同輩皆易之忽前請公奴等願入城奉太翁太婆來公叱之曰城中大變爾輩何能胡言之易也儕輩多爲揶揄三人固以請公亦任之三人遂踴躍去近城見城中出者皆髽髻不冠巾白紙點數墨跡爲髻纓三人者效爲之得入城矣翁與媪俱無恙三人負以行抵城門闞者不令出三人微聞其姓者與賊通乃假爲其氏僕具詞賊寅謂庄有粟數千斛兩老人者庄頭也須共往驗明獻爲軍糈賊寅大喜給照令往翁與媪始得出城三人仍負以行甫數里力倦不能前少遲又懼有

追者乃以二人護翁媪一人入村中覓兩轎縛爲輿覓四力舁以行抵公所公一見悲喜交集慰安兩尊人畢設三座於堂令他僕强腋三人躬稽首以謝

王生曰公之得全兩尊人也純孝之感也雖然三僕之功不可誣予聞公長者居家孝友事兩尊人無遽色無疾言事每先意以承孝浹庭闈神鑒之矣彼三人者素平平無奇及犯大難成大功從容指顧動合機宜出入虎穴如履平地視趙廝養卒庚吳郡老兵何以異豈冥冥中有相之者耶世人謂建功立業非有絕世之智邁種之才罔克濟以觀王公僕竟何如也嗟乎不遇祿山誰識平原勿謂世無人哉

王京卿義妾傳

王公蜀人官卿寺因無子娶二妾未幾罷歸貧無以爲爽因遣妾二妾皆欲從行公諭之故其一長號去一堅欲從方商榷間妾母適至留妾甚懇公許之既去妾尤公曰從一而終婦之分也予母即有言君以大義責之何說之辭權顧在吾母耶公壯其意然實不欲偕行因詒之曰汝議最正然吾憐汝母老且愛汝甚不忍逆其意汝盍自爲謀乎

婦以情懇之毋得請甚善即不諧約汝二姊及家人輩爲助勢可必得妾許諾因曰婦而得請從君終身吾願畢矣倘母意不回當以死謝君必不忍愉視息人間把琵琶過別船也今與君訣見君止此耳伏案大慟淚如雨適案頭下泆於地公爲動容因令僕持嫁時衣送之還母家翼早使僕往覘之妾聞僕至欣然出問公夜來安乎念我乎亟歸語公吾旋至矣未幾果同母來入門向公失聲慟曰幾不得見君此一行何異再世聞所以不言謝諸侍婢始知婦請之母不聽談說百方又不聽懇二姊及婢僕輩勸解再三卒不聽人定後妾膏沐易新衣衿帶間縫紝百結還向公再拜已又潛向母拜蓋欲於是夕自縊也偶一婢驀見之亟奔告母母大驚亟起慰諭曰癡兒何遽至是汝欲從公吾亦任汝第吾愛汝甚汝去吾何以爲生無已吾與汝偕也是以得歸公聞言感甚顧邸中僅兩輿

力不能再辦一輿且又無奈長途資斧何不得已乃以輿舁妾及妾母而身策蹇以從

王生曰予在　都門猶及交公磊落光明絕無世俗依阿態聞其居官慷慨潔廉持身毫不苟而體惜人情憫憐物命凡可開一面網不難百計圖之妾之不忍捨公豈徒兒女牀笫之私無亦見公慷慨正直可託終身故不難一死以明志乎即烈丈夫何加焉且公仁人尚未舉子或者彼蒼將以此妾

爲公開繩振亦未可知夫君臣夫婦皆以義合皆以一終彼巾幗笄珈之倫猶然曙大義秉貞心等一死於鴻毛毋一拔卷令人凜凜起敬剣鬚眉而穪丈夫者尤可以思矣

王孺人再生傳

涇源張公諱奇謨予岳翁也爲予言往岳母王孺人生三子一女矣及再産以病亡已而旋甦自言攝至陰府官人坐堂上隸前禀逮某氏等至回視被逮果皆婦人無一男子官人曰後堂見夫人至後堂隨衆跪階下見穉子滿丹墀有週年者有數月者甚且有初生者或男或女或坐或卧或行或匍匐妍者醜者嬉者笑者怒者罵詈者啼叫者交相歐者獨自坐卧不言語者任其雜沓無一人爲料理隸禀如初夫人目衆婦曰令汝等来無别事見輩待哺爲吾乳之孺人抗聲曰我以無乳故自家兒倩人乳焉能爲人乳兒夫人問言者誰曰鄒平東門外張秀才妻王氏也夫人檢籍乆之曰幾誤渠尚有三胎一長命者寡後一兒取之来今尚未也亟送去因得復生後生三胎二兒一女果以産兒亡其一兒亦不育女爲予妻封孺人即夫人

所謂長命者也然壽亦僅三十餘歲

王生曰世人言陰曹最幽在恍惚有無間今視孺人事何明白較著也兒既不育即不生可已乃竟生生也而卒以夭死何屑屑不憚煩若是豈人生各有定分即子母之存者歿者皆夙緣不可强耶不然何定之生前證之歿後不差爽乃爾世人誠察於前定之理順受而無妄營即以稱居易俟命之君子無愧矣

二士詭選傳

萬曆中有二人同詭選平日皆有名文場中數奇不售遂應選貢時某公署銓部二人其一年家子其一介一館中求拜門下臨考選皆以縣令爲懇某公託之選司一主政公二生又各以平日字爲籍榜出皆得州佐怨望甚即某公亦不鮮所以詢之主政公始知二生者其一字父端比入試故猶之後正閱卷時適有一字父端者大類生筆遂擬

縣令而實非也其一人已取縣令未名將登榜矣寫佐首名本部司務親也司務向選君乞縣令言之數四選君大不懌司務見時漸迫力懇曰此生爲某至親考非其意其實强之來倘考居州佐次而某亦何敢言今一轉移甚易耳選君意勃然取縣令末名作州佐第一而抑司務之親爲二司務甚無顏去此氣稍平始悟所抑者即某公所託也而事已無及矣選司公又言某月當大選雜職凶

一缺較优缺稍優每選例止五人諸公憐此輩日暮途窮又多遠方選將優缺多入五籤既竣事五籤儼然具在至下選又加入而卒無得者因大駭後不敢復加入

又生曰二士負風把縱無引援以博一令何難乃一則自改其字一則倖得而倖失之即秉銓者無能爲力且甲甲一散秩何關利害然亦不能强也因憶趙宋時二内竪相競一謂人之禄位君主之

一謂天主之仁宗畀以職令默採乃竟屬之言天所執謂君相能造命我世人不察多自棄其材智謂富貴可以力致功名可以智取營營逐逐爲造物笑吁亦愚甚矣

蚊賦

工子于役荆楚停楫江湄驕陽熇焰微風不颺竟日扁舟汗流浹背猶冀清宵獲安枕席詎意白鳥群然見親輾轉不寐自暮達寅未明夙興楮墨在前無術以驅贈之以言

其辭曰嗟爾白鳥賦形幾何視蝘蜓兮遠遜較蟻蠓兮差多物孰無首爾首幾許僅具二目未辨隻黍物孰無羽爾羽特薦玄駒稱臣魯縞讓纖物孰

無足爾足可嗤長纔踰分細比遊絲物孰無腹爾腹燕麥爲形雖微爲患則劇若夫句芒謝政祝融司晨習習之谷風既徂赫赫之烈日方新石焦金流山童泉𣸣舉首而炎曦焚和觸目而暑焰熛人爾當斯時引類呼朋鼓翅轟雷肆虐實卯有如名園勝地王孫麗人望水閣而卻步執紈扇以逡巡假寐片晌意念津津唯爾一至額蹙眉顰慘朱顏而無權拒幽情兮冀中又如騷人墨客藝苑詞壇

爭妍競奇力匱才殫紬使字而脩髮爲䄂組一語
而嘔出片肝唯爾一至意亂興闌三寸之管屢墮
九囘之腸幾刓上之名公鉅卿高堂廣廈退食委
蛇優游瀟灑或延賓而清談或肆筵而稱斝唯爾
一至神憊音啞主賓無驩酬應煩寡下逮草莽賤
役里巷箪夫凌冐乎紅塵酷暑奔走乎絶塞長途
暫偷閑而息肩冀片刻之休娛唯爾一至顛倒嗟
呼張皇四顧竭蹶以趨物皆好明爾獨喜晏飛揚

恍惚視之不見撫皆奸喈爾獨能寂隱覷微窺惟
意之適更有一族厥名豹脚黑質白文爲害更虐
當其初至寂寂潛伏辟彼劫寨之師三軍皆銜枚
而無聲及其既飽薨薨退舉辟彼得勝之師壯士
皆長歌而振旅投閑抵隙入幕穿幃人縱周防爾
善乘機短吸長噓緣足及首不思人苦惟適爾口
痛癢徹骨爬搔力倦起視周身神撟目眩紅紫陸
離爛若錦綺又如珠璣大小叢累誰不愛身誰不

[illegible]蚊豈其七尺供爾夜餐大生廣生號物惟萬胎
卵濕化孰窺其畔則有蚤蜉蜩蛈螢蚖螽蚕蟢蠓
蠓蛸蠳蛟蟻蠻蝤蜉蠼螋蝬螺蟦蠽蛃蟌蟬蜃蠁
蟋蛤蚿列形雖渺皆具靈性與人無爭人亦不憎
惟爾此蟲爲人之蠹聞聲覷影人有同惡或化孑
分或生蔓草或孕於木而纍纍若枇杷之實或吐
諸口而紛紛出青鶻之鳥樹倫宿鴨較捷花鷹詎
高郵邵白之獨擅鷖江天穽匽之同儷縱風定夫

軒窗諒莫禦其飢聲人正悒悒爾更營營時方瞑
瞑爾獨栩栩儔閑柏寢聆君德之慈仁廟孕露筋
表女行之烈貞皆爾蟲之爲祟恭人心所共擯爾
既有腹胡不爲螢含光自耀燭物呈形隱囊照車
胤之書帷耀雜濛雨之零爾既有足胡不蟋蟀隨
時屢遷促織戒佚儆歲序以知天呼婦子而入室
爾既有首胡不蜻蜓翩躚水際翱翔戶庭時點水
以昭清或痊首而珠熒爾既有羽胡不爲蛛胧此

重壤陟彼樹巔嘒嘒乎呈絲竹之音翩翩乎詡羽化之仙胡廼任爾僇巧恃爾利嘴惟知咋人貪婪不已蝨亦咋人賦性特惛彼方置喙人即可捫蝨性頗捷跳而不飛細心撿點一指可揮蜂即有毒螫亦有利利既可酬人胡以忌豺虎最兇自有窟穴人不彼膺彼亦不齧嗟肆虐夫衽席特莫甚於爾蟲將受之而弗甘欲殄之而難攻曾聞張果戳列上僊肇自閩唐族類實延高則倒挂次有飛鼯

爲人除害以爾爲羨我招其族百千萬億啖爾支屬俾無遺匿蝨賊既殄區宇咸靖凡我生人同享安亨

四公厚德解

耐居士支梧習靜掩荆遠囂忽聞剝啄之聲遽驚揚栩之夢乃拭目整冠闢關延客見一人傴僂委蛇伏俯而前曰不佞姓慕名忍别號忍生夙抱嬖傾竊思荆識望祥風而冀瓊塵積有歲時矣耐居士三肅而入因語生曰聞子名姓知無凌競之心接子形聲復饒巽順之致有何高議願佐下風於時舌華方啓乎慧畢陳酬應片時揚扢千古論金

緘則考水鑑於漢末語山納則探唾面於唐初欽儀通宵敬心惻怛學忍以漸夏量使然是四公者執堪法程詎無軒輊乎耐居士曰善哉子之問也括囊不議卿言復佳雌黃渾忘物我共適卓哉德操品之尚矣始馬色忍久則心融物有無容犯而不較渾乎夏公抑亦次乎若夫婁藹逞感世方視爲得計睚眦必報衆兢詐其不撓彼美君子獨異恒情唾面聽其自乾縱嘗任之長往豈共懦質諒

有深情夫平陂往復天且弗違出爾返爾語有明
戒若此也瞋目而語難彼也遲聰以返戈雖云報
施之常實廣葛藤之累遍地荊棘孰爲措足之區
滿目戟矛寧有怡神之日婁寇兩公慮此獨審雖
當橫逆輒暗銷鎔推原其心豈不曰橫逆之來亦
大不倖矣其有形迹易疑雖黄偏聽彼既無心而
妄發我何縈念而褦襶他如我有小嫌彼特過當
雖曰遷怒抑亦世情至若平時原無夙嫌返躬亦

鮮隱慝忽焉越禮而肆詈或亦前世之冤寃彼雖
逆來吾當順受譬既償夫宿債自絕累於來生再
如三生無涤一意相干造業自彼業積而彼自受
當忘情在我情空而我無罣礙豈特無子孫之厲
慮抑且免累劫之牽纏豈不磊落光明從容脫灑
乎二公之意良在斯矣忍生曰審如斯言誠涉世
之津梁祛累之寶筏也第恐水柔多狎枝嫩易攀
招釁啓侮廉有寧字耐居士曰不欲楊氏黄雀銜

顯報於衛環毛寶介龜尚除兆夫紐印豈伊人貌
反遜物靈刲彼蒼蒼詎終夢夢夫亦心爲忍當其
始受誠我渾化之難人七名化勉強漸鎔良由隱
忍而致乎患忍之未至勿虞尒之頻加也於是忍
生肅容拜拜稽首颺言願服膺以終身敬書紳而
鐫目

四君孰優解

夢醒子舟泊蘄陽艤虛清聖方炎歊之是[illegible]步以自娛客有扣航而請者曰不佞江干下[illegible]徵鄙儒竊慕往古之高風願就達人而請正蓋叢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要皆權傾四國名震七雄翩翩稱佳赫赫耀世孰優孰劣先生其有定評乎夢醒子曰太上考德其次倫才語權勢則究遭逢徵心術則察際遇慨自宗周不

競列國分爭慕得士之易昌率聚徒以誇衆椎埋不棄珠履席崇或彈鋏同躍冶之金或虛左奉夷門之彥才雖跨世德皆渺聞勢雖同貴心則異黔失假妖姬以媚主潛遺孽以篡君國祀既傾身名孟義此操懿之不倫穿窬之醜行也鄙哉黃歇無容樂類矣無已則孟嘗乎分三舍以招賢傾食邑而享士齊國藉其威焰秦主慕其榮名然而艷心秦相昧明指之殺先徵偉出關仗雞鳴以脫雖[illegible]

今薛邑之壞猶存篤鷙之風罪浮於功得不償失無已則信陵乎救趙一旅卻虎踞之秦兵思魏南還全卵危之舊社庭多賢士門鮮雜賓然而竊兵符於卧內不思瓜李之嫌墮大將於彊場誅倒冠裳之制偷生趙國絕意魏君倘非苦口之藥言將遂忘心而屋社乎無已則惟平原而已本手足之懿親托股肱之重任悉心謀國先事防危義激信陵肇危疆於磐石謀伏秦境察較獵於棊枰功實

昭然過則蔑有客曰以平原而視諸子信為巨擘之雄以鄙意而律平原殊乏純臣之槩當其信任方篤誠憂社稷以忘身及夫嬿[illegible]漸開遂縱酒色而殞命責戚之義其然兄弟之情安在夢醒子曰予以大義責平原即平原其何辭予以際遇論平原則平原固可原也夫平原所處之地何地所際之時何時也兄弟雖曰一體而分意見每因形骸而隔心既疑則言易入言一入則心愈疑孤媚者

方掩袖而攻蟊賊者且設穽以待隙於斯時將判心自明則充耳莫入將遁跡長往則天親難遺罔生怨尤徐俟悔悟佳服在御暫付理亂於不聞樽罍時陳庶幾飲醇而自醉此則所遇之不臧非故恐心而負義也九原可作千古執鞭轍烈鮎君吾終醉心平原矣客遂唯唯而退

燕婦奇妬說

浙醫劉君芝溪奇士也技藝精良胸懷磊落性好飲見酒輒醉醉後耳熱語刺刺如湧泉然操持謹凛不與外事予甚重之壬戌仲冬偶延之值其他出亭午方至問之曰適爲一家治病今始歸耳問何人曰某家内子也愈乎曰一劑而愈且得重謝予曰妙我技至此乎彼婦何病而子技効若是曰婦某家女嫁某人舍北鄰耳今日少瞠坐屋簷下

偕婢子暨僕婦輩笑語甚適也呼茶婢捧至方入乎聞街頭鼓聲喧令僕婦往偵之回報某家娶如夫人也言未既茶杯隕地齒噤手握兩目瞋涎出頤頷間首傾側不可俛仰諸人大驚亟延其父父亦適過門入視爲癡曰昨夕無恙何疾而遽至是諸人對以故父怫然曰死生任之留之何用遂畢去不返頤其夫延予治得復生予曰此於理宜罰而反得謝予方以是爲予過而予顧詐爲功乎劉

愕然問所以予笑曰此等書甑死恨不早予乃活之耶無論其夫怨女乃其父亦恨予深矣相與拊掌大笑而罷

鬪雞者說

丙寅秋杪杜門養痾藥裹暫閑牙籤時御偶披袁中郎集不覺欣然一快中郎之鄰有畜鬪雞者兩雞相持勝常在巨童子惡其橫也執巨雞而掌之又縱他雞啄者數四意猶諄諄不寘兩書生見而咍曰雞畜也汝乃人也我未見人而與畜搏者也嗟夫童子之用意諄諄也抑强耶扶弱耶激於義氣耶動於客氣耶舉無足論予深有味於書生之言也夫畜也而可與搏耶人也而可與畜搏耶知其爲畜則亦當視之而已矣有味哉書生之言也童乎猶然有童心矣

銓史奇遇說

萬曆初月峰孫公掌選司當考績時徽人江某爲令史向公索五金同事者共勸止之曰孫方掌選奈何向之索賄江曰壽錢也諒亦不較卒索如數後江選山東濱州州同踰年孫公開府二東一日閱文移見江姓名曰此棍尚在此乎遂驅之去近日一甲科謁選選司當誡頤其向之索賄傍一人勸之曰君不日當銓除焉知無相值而乃諄諄此

阿堵中物不可已乎頤不聽後甲科公授山東一節推未幾頤得山東一縣正某公屬縣也遂棄去不敢赴又王懷棘公言丁丑會試赴部投卷見一吏窘一孝廉公不平甚大叱之吏踧踖不敢復肆孝廉得解去及登第次當守部一日見一官捧茶至儼然辱孝廉人也因問之曰汝非前禮部辱廣東春元者乎此人大恐因反復辯非已罪已而公總督宣雲出巡屬邑見一卒官奔走塵埃中大類

前辱孝廉者召詢之果是頤念此人辱孝廉之始不及知而其後頗恭謹無過失不然竟斥之矣夫江史以五金之索受報於十年之後頤史之報則又速矣辱孝廉者遇王公至再倘所謂天道好還非耶不然宇宙寬矣何相遇之奇乃爾所幸三公皆端人非硜硜於必報者乃頤史預避於未任之先王公宥過於再遇之後即孫公之斥江史亦慮貪蠧之遺民害非私怨也不然詎止一斥耶人不

德是務溢而感是用還亦未以三史觀之矣

異術紀

大司馬懷棘王公直隸廣平人爲予言先人宦遊幾二十年官至王相然而貧甚不能具朝夕爲諸生時家惟一凳誦讀則以展冊試文則以藉卷食則以盛撮盐當盞碟然而發憤自勵不以貧故少休試輒前列聲譽日起萬曆丙子赴試北闈此時家有一僕矣携之赴京寄居觀音寺臨入闈僕病瘧不能給薪水初場罷大雨泥沒脛跋涉歸邸舍

僕呻吟卧榻上不能起釜中僅冷飯一盂自爇火煴之心焦甚食數匙輒罷去次早詣廟前簷下就日色立忽一人至視久之因前曰公今年決中可惜額上梅花紋未全若紋全當發解今雖中但少低耳予忽然曰今歲事事不如意止一僕又病給薪水者尚無一人何言中也其人曰我許公中舉便爾忽忽若許公中進士將打我耶我秦人王姓公來歲必聯第當得京銜即官至巡按巡撫亦不

訪公侯作總督時方見公耳言罷飄然去時以爲術士常態不信也已而子丑果聯第自行人歷按臺開府此人聲響寂然每思豈神仙者流耶何驗之奇也及陞總督節制宣雲一日大司徒蒲坂楊本菴公鄰薦相與言及生平異遇以此事告楊公曰公欲會此人乎今在敝寓亟令延之果其人相與大懽携之而北王生又自言遊蒲坂時韓象雲相公爲諸生一見遂許高中向太翁言來歲秋吾

當早來痛飲公酒聽公子高魁喜報也次年果來比報榜無相公名太翁使人讓之王生曰豈惟中定不出五名當是報榜人誤耳吾言必不謬薄暮省中走錄送該道相公果中式魁其經一時蒲之人皆驚詫以爲神其子亦傳父術兼談星命然而不逮乃翁遠矣王公又言丙子秋場前偶一日出寺東行至街口遙見一應試者毆一人甚毒其人譴辦不置微聞云此自公事與我何干乃打我恕

見予遂亟言若此位相公我敢言其不中乎此公今年必中若公像於法不應中乃毒打我豈我能令公不中耶應試者慙而去市人哄然大笑第未詢其姓名亦不知爲何許人

燕僧記

兖州三府田公諱如式者大名人忠誠不妄語嘗言其府某邑城北數里有小山可登眺兩春元治具携妓往遊已而登飲山寺中少頃主僧来長揖即席曰忝爲地主願陪末坐笑許之僧兩目㶌㶌視妓無旁覞酒既酣忽起曰僧有薄技願爲兩公壽入房持鐵錦出舞席前捷如風雨鋩鋒時時掠兩人眉睫間兩人大恐乃佯曰昨與某約幾忘時過午可行矣僧亦不留一曰妓與榼酒暫寄寺中俟回再樂也僧聞言欣然曰也得也得二人甫出即堅蔽山門拉妓入恣淫之将曙急負衣鉢去莫知所之又某邑一遊僧不知自何来軀幹魁偉面目獰惡鐃膂力持鐵杖沿街覓化市人頗畏之一日坐街前偶一少婦過貌頗都業踰十餘步矣僧意勃勃不可禁急起追及溼於通衢往来如織幷顧也市人大鬨榜箠亂下不爲動半晌方起而簡

亦倦矣趺坐街頭揚揚自得曰吾事完矣任君輩
寘之衆鳴於官立斃杖下
以下數款原無足紀予見世人溺於因果一遇
僧布施恐後不知此輩亦有真僞善惡未必人
人福田也至於髡尼爲害尤甚因緣媼嫗蠱惑
婦女甚至有不可言者數事皆鑿鑿有據因筆
一而附諸帙末倘聞者因而有悟於世道未必無
小補云

鄒民避役記

成某鄒平人邑故家也苦差徭避之他郡行數日
偶天暮無旅店遥望一寺往投之入門不見一僧
棲身山門下人定後聞房內笑語諠雜以婦人心
疑之穴窓潛窺見數僧携婦共飲嫐狎甚心大恐
會夜深無可避復潛回臥山門下漏下約三鼓一
僧至問爲誰曰貧道遠方人覓食失路不得已借
上刹一宵翼早即行矣僧曰僧與道一家也有少

酒餚可共爲驩不得已從之然心甚恐入房向他
僧道所以遂同飲民心終恐數盃即辭出蓋民以
逃役作道士裝故僧不疑其僞不則危矣又數日
復值天暮無宿處亟投一庵老尼力拒之曰予輩
女僧也君男人勿入恐施主知民哀懇數四不允
天漸瞑路絶行人始許入又不令入房中曰君既
無歸可暫卧佛殿下明晨早行勿令人知也老尼
語畢旋入鍵其門民無可趨不得已於簷下卧近

二鼓門忽微開見黑影一團隱隱從暗中來懼甚疑魅也及至問何人老尼曰我也勿高聲念君卧泥塗來送簞耳因求合民欣然應之少間去頃之門再開又見一黑影来問之小尼也又與合久之門又開小尼由吾師復來矣吾且暫避佛座後須其去共君歡也老尼来又求合民倦已不可支强應之筋力幾竭詰旦大悔遂決策還里中

大金吾震宇張公蜀人襄愍公冢孫也同使荆一日偶談及上二事公因言其鄉某村中一尼饒姿色頗有外遇居一菴屋三楹院中頗清淨同居僅一老香公給薪水偶初冬數遊僧来覓宿尼吝以菴狹且尼也不便僧唯唯去蜀中稼事畢稻稈縛樹上自本達杪菴側樹如蘇皆縛稻稈僧潛避樹後及人定踰墻入執尼淫之迨五鼓八僧皆遍未明僧遁尼困幾死調理月餘始愈尋嫁人去

遊僧蘭若記

中州鄉紳某素佞佛歸田後於城東南二里許建一菴居四遠遊僧有精佛理善談論者輒留之積數年得廿餘人以素所敬信一僧主菴事菴後創一園亭三楹植柏千餘皆成行列割田數頃資養曆有暇輒往與談時或留宿菴中以爲常一日午後挾一小童往止兩沙彌在問之云近村拜經懺也偶生僧房未鑰入見懸軸爲土污以指彈之軸

忽動之少婦出見公遽縮入不知已爲沙彌所窺公欲回一沙彌前稟師有事欲相議已令往報不久當来少頃衆僧皆来具齋殺勤甚食罷欲行僧云時漸暮令人入城取輿昌少須已而秉燭又欲行衆僧羅跪乞命公愕然問故僧曰諸人不法事已露某等與公勢難兩活願留衆命公立誓不向一人言僧曰此論我也漸肆無狀露刃相覷公見勢不可挽因曰惟得全軀即死不憾僧曰若是易

耳與一麻索數使僧擁入圍下鍵令兩僧守圍門諸僧各撿行李為遠逃計近五鼓僧飽食令二僧持炬往驗此公入圍終夜涕泣其知為計俄城頭鼓五敲念時迫矣跪禱於亭乞神佑禱畢環視見西北隅洞朗急奔至乃一墻缺踰墻急奔偶糶糧車十餘自西北來告之故諸人挽上車衛以行而以二人急報其家及縣官於是公私集人百餘皆持兵往二僧入圍送樹適照至缺墻知已逸去呼

數僧急追與來兵遇皆被捉遂圍菴僧大小無一得逃者搜出婦女數人至官僧皆笞死婦女給所親此公大悔恨爽其菴終身不接一僧聞之黃樵與革野云

丹客記

堪輿熊生見龍為予言一縉紳家甚富嗜爐火屢被欺不置也家亦漸耗妻子苦相諫因戒閽人勿道方外士而心實未厭臨街設一牖以便外覷一日午後見一道士持銀一珠與對門賣餅家瓢然去呼諭之云道士自昧爽坐店門外閉目不語甚心異之至午乞齋餽以茶一壺餅十枚食盡命取水銀一錢及炭火來與之道士於衣下取杏核一枚空空入水銀加藥少許投火内須臾成一銀珠

取相付遂去索觀之銀色甚佳鎔之不少毫釐心為動令僕遍索得於城隍廟閒室中面壁坐縉紳躬往延之立其後良久始起與揖邀之書室具酒餚甚虔言及爐火輙云不知案上銅香筋一雙道士取以藥膏時玩弄之食畢求去留之宿約翼早次早延之又約近午至期果來縉紳執禮益恭求益懇道士云此事非可輕易公必欲觀當為小試

因令僕取炭十餘斤水一盂火一爐既至悉屏諸
人於室內掘一坎取銅筋稱之拭以囊中藥筋白
如雪寘坎內加炭因言此等術造化所忌不得已
為公試然不可不虔誠公宜焚香一拜天地拜罷
火已熾筋與火一色熄以水稱之依然故物也而
質則銀鎔之紋銀也縉紳大喜謂真仙在目前矣
堅乞其術要之設誓立券縉紳焚香設重誓付以
券願終身不相負道士曰公心既誠真可教第此

事不可令多人見須靜室乃可周視無當意者至
宅後園中樹木陰翳一亭巍然道士曰可矣公真
篤中人當為大做令子孫世世稱陶朱也非數百
金為母不可遂於亭中安爐寘鼎縉紳親持三百
金同入鼎加火日往視火候飲食與共暇則相與
闡玄理或談生平宦途中事意甚洽已而漸暑為
製葛衣一日道士曰某孤雲野鶴性疎宕令久坐
斬欝何處可少豁心目也曰園後即城登城四遠

皆目中矣於是道士科頭跣足衣短葛四體[illegible]
毫障偕一僕遊城上日以為常閒獨往縉紳以相
與厚不疑也一日忽不返候數日竟不返開爐視
之三百金化為烏有矣大怒側爐碎鼎毀其亭作
馬屁次年春閽人報故人子求見出視之一少年
可二十許身被縗偕一婦人又一男子執文牒隨
其後詢之云南京人姓某名某乳名某於某年月
日生父某任某官母某氏縉紳聞言大驚所云某

官與縉紳為生死交而此人乳名即縉紳所命[illegible]
垂問何以至此涕泣云父在日時時念老伯交[illegible]
恨不縮地一會不幸父歿尋喪母隻身伶仃為[illegible]
不逞所誘醉後誤殞一人官司欲擬大辟傾家營
幹僅得遣戍而先業蕩然矣婦即某之結髮今為
軍裏此一人長解也行至此地身無一錢偶念先
人舊誼少濟數金使得至戍所幸甚縉紳聞[illegible]
隕泣留住宅中此人感甚因言身犯罪不可[illegible]人

知名於人跡不到處暫休息當亟行恐悞期限也
歷數處行至園欲宿亭內以不潔告此人曰先君
在日雅好花卉家有一園頗相彷先君日夕遊焉
見此園如見先君是以不忍捨縉紳為埽除令息
其中日延與語同飲食夫人亦時召其婦與飲食
縉紳之子見婦少而多姿乘間挑之欣然相允遂
匿之書室不令至園中已而其人忽不見亭中銅
香筯一雙帖一緘不言姓名但謝昨歲相待之厚

云銀未攜去埋亭中令来取者其子也所談其官
家世暨其子乳名皆得之縉紳所自言又言世間
燒煉者術多贋前銀筯乃造以相紿者所以遲至
午筯未就也今銅筯公故物從今可絕意此道勿
再為人紿耳亟召長鮮詢之自言身係樂户婦人
妓也問以来人云不知何許人初入門用頗奢漸
與妓密謂其父為公黠金萬億執有异术倣此行
徑可得數百金當均分不知乃為所紿問妓得之
與子書室中遣之不去云與公子約偕死不則殪
死公前縉紳大窘不得已給廿餘金始行縉紳與
悔甚痛詈其子從此絕口不談爐火事

海虞門人毛鳳苞訂梓

翦桐載筆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王象晉撰象晉有羣芳譜已著錄是書因奉使冊封途中所作故取義於翦桐所載皆嘉言善行然多涉因果其四公厚德解等篇體近於戲卷首列賀登極一表賀惠王陞位一啟尤不倫也

金華褋識四卷（原缺卷四）

〔明〕楊德周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褋識四卷》提要

金華褋識卷之一

古董楊德周齊莊甫輯　古婺門人戴[illegible]

男秉錡仝訂

東陽郡濱于浙江有山周數百里江水曲而環焉迂滯舟楫人頗病之常侍敬昕大和中出守一夕雲物曛晦暴風雷電震動室廬江水騰溢莫不惶惑迫曉方舁人往視之其山已劈而中分相遠數百步引江流直而貫焉其環曲處悉堙以石遂無縈繞之患出宣室志

婺州子城桐樹門內舊有桐樹十餘株森然成列有

識云桐齊簷出狀元宋紹興間一株長與城樓簷齊癸丑陳亮魁多士既而桐爲風折者生一新枝嘉定間復與簷齊庚子劉渭繼爲大魁蓋應前識

保寧軍門額初書時秉筆者留軍字懸針直畫不書以須三千緡衆如其數與之遂作囘筆自是婺軍征戍者多生還而無死亡　並出續東陽志

宋太史終於蜀葬青蘿山以示冠配之山陰王琥題其祠云乞恩曾許下鑾坡魚水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百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鴈衡陽少夜月啼烏劒外多囘首故園何處所蕭蕭遺像守青蘿出

董穀碧里雜存
潛溪宋太史歸田之日銘於楹曰積丘山之善尚未
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于小人嗚呼吾輩當念之
哉 出故英東谷贅言
呂東萊有軒渠錄取兒識父母軒渠笑悅之意惜未
見 見胡侍真珠船
滕茂實拘留鴈門自分必死囑友人董詵以奉使黃
幡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
墓此爲東陽人無疑宋史一統志並以爲臨安人姑
蘇志以爲吳人俱謬

黃帝作一鼎金華山高一丈三尺大如石石甕像飛
龍騰雲百神螭魅于中文曰真金化鼎百神率服復
篆書三足 梁虞荔鼎錄
金華赤松觀爲九天玄女煉丹所丹成凡三粒一癸
天一癸地皆座於隱所一以自餌不知幾何世矣 夷堅志
赤松子遊金華山以火自焚其水皆赤 太平寰宇記
按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初平得道慕其名亦循
此號
金華赤松倚山腹爲觀山之後麓高聳上有三清堂
旁結小舍舍外古松數株下平如屋基狀世傳平過
鍊丹於此三清堂對壠可種藝每歲觀輪委一人守
舍灑掃三清而治壠地守舍者旦闢戶暮闔則山下就
食熙寧中道士一日既闔戶鑰門而出對壠鋤桑大
見古松間群雞忽振羽而鳴一物如丸流轉不定雞
隨之皆不可啄鋤者就趨之丸如朱橘煒煒有光在
地兩手掬置三清前香奩中謹閣以俟指臂如灼火
道士既飯而還具以狀告道士大喜謂丹可吞矣摩
腹啓奩則有一蟾蜍在內色如瑩玉遽攫取之透指
而出遂失所在其說聞于任持黃彥達 出鄭北山掃碎編

宗忠簡公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于忠
簡及中原剋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
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
宗親弟也潛善伯彥輩輒譖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
命雖曰尊任之然實奪之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
蓋諱之也嗚呼高宗之無意于中原固不足論使忠
簡而緩死則神州全璧社稷靈長實嘉賴之矣然則
盛衰之際庸非天乎 王忠文文集
宗忠簡與曾楙約入援京城書云某頓首延汪元帥
錄示藥方云是左右所撰某竊疑之且有人至親傴

感是疾其爲子者豈可安然坐視漫不省察使邪毒
之氣浸淫侵餂耶亦豈可輕聽人言遂一切屏去表
發洗滌之劑以助養眞元使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更
無外邪之證俾其親享無窮之壽而其子自保仁且
孝之名乎今賊虜猖獗侵犯畿甸待制使之爲醫者
誰歟醫之用藥能表發其外洗滌其內者誰歟既未
有爲醫與藥者乃揮諸兄弟令望望然去之曰是特
氣也姑當任之不可召醫不可用藥是亦不仁不孝
也已某衰老無能過膺重責夙夜震恐不敢寧處伏
望待制聡悉蚤賜指揮所統諸將起發進前令去京

二三程劄寨示賊虜以天下軍民至誠懇切奮不顧
身願入覲天表之意毋爲一向顧惜諸人私意俾賊
虜恣肆全無忌憚也

劉昭禹字休明郡人爲詩刻苦不憚風雪詩云句向
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嘗論詩云五言如四十箇賢人
着一字如屠沽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匣子底必有
盖但精心必獲其寶有詩三百篇行于世郡閣雅言

張志和親亡不仕自號玄眞子李德裕稱之曰隱而
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見金華流寓

滌珂給券還鄉不戀榮勢白居易送之曰身着錦衣
見戲綵東陽門外數滕家出戴璟博物冊彙

唐仲友論性曰世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
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爲惡也象之謨盖舜
也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
之思以僞爲也忸怩之類以誠發也歟形于言愧見
于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
易言天地之心必于復人之誘于物也何異乎陰之
剝陽及其俄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忸怩盖其
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于復
觀之

論學曰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
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
言惑衆爲文貴于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强
其所劣得于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
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材未
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所謂可
貴可尚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
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情其心矯僞而不慈
平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措諸事業毎毎不及
古人萬分之一此患起于好名而不專也出說齋文粹

漢時楊璇義烏人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乃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共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宋時胡長孺字汲仲永康人咸淳間進士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嫗聚菴誦經一嫗失其衣告訴于前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還所竊衣 並

出舊志

高皇時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欲罪之羣臣罔旨指以謗訕罪當炙上答之而怒未解召問宋公濂公曰應詔上疏其心忠耳烏可深罪乎上悟召向意者屬曰吾方怒時若等不能諫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越國胡武莊公大海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惟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用是公軍一出遠近爭趨赴莫敢後云 並出皇明名臣言行錄

公守婺以溪洞兵叛遇害傳有越國公祠今已廢僅于城樓上存小像祀焉崇禎二年莆田林公司是土欲復三忠祠以儆金華高侯余偶舉此詰高侯侯曰卽此足廟食百世矣并識於此

成化三年浙江按察司僉事辛訪奏將金華府宋儒何基王柏元儒金履祥許謙封爵從祀該翰林議止照龜山楊時事例立祠鄉郡春秋祭祀 憲章錄

萬曆元年章文懿懋祀于鄉十二年黃師顏田大年沈一貫周子義王士性及左都御史趙錦二十五年御史唐一鵬俱請祀孔廟 見崇祀錄併疏

章文懿論孔子籩豆之數曰國家之祭舊用十籩十

豆增爲十二郡縣之祭舊用八籩八豆增爲十 出傳道錄事在成化十三年

位正元僚統百官又承優詔故鄉還文章舊價留東閣猿鶴新盟在北山疏傳黃金因客散裴公綠野興雲閑衰遲若被樊籠繫悵望冥鴻獨厚顏

此章楓山先生送先太宰碧川先生致仕詩也閱楓翁本集錄載於此 德周識

來忠簡滿心寺鐘頌曰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恣長惡弗悛劫劫輪迴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衆生聞警覺省悟隨聲懺悔滋益善心予適宰

官代佛宣說願箴諦聽無量無邊寺在義烏
鄭忠愍報愍寺銅鐘銘云含萬法虛其中徧十方圓
其外有聲之聲艸木皆聞無聲之聲阿難未會寺在
北山口
陳能川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破止齋
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
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
句却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
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旣
而果中榜荊溪林下偶談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一力採
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失
奈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
曰公待我以誠奈何紿之明日返命具實謝罪出蓄德錄
汪與立字師道蘭溪人嘗謂學者當視古人爲不足
毋視今人爲有餘人以爲名言洪武年間人
姜綱金華籍蘭溪人正德間進士嘗自贊曰方不就
曲行不諧俗如我罪我方竹方竹公自號方竹
蘭溪黃傅字夢弼弘治年間進士爲御史病劇無以
殯家人尤之賦詩曰病餐藜藿神尤壯臥死溪山鬼
亦清並見人物考
又嘗見夢弼襍著有曰防峻則難踰法嚴則難犯踰
墻之盜累百千而越城者墻卑而城高也溺水死者
常比肩而赴火者僅屈指水柔而火烈也愛之乃以
害之威之所以全之出自露集
梁沈約遊赤松澗詩曰松子排煙去英靈眇難測惟
有清澗流潺湲終不息神丹在玆化雲駢於此陟願
受金液方片言生羽翼渴就華池飲饑向朝霞食何
時當來還延佇靑巖側
沈約登玄暢樓詩曰危峯帶北阜高頂出南岑中有

陵風榭迴望川之陰岸險每增減湍平互淺深水流
本三派臺高乃四臨上有離羣客客有慕歸心落暉
映長浦煥景燭中潯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信美
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又約去東陽與吏民別有詩曰微薄久今幸忝荷非
昔期唐風豈異世欽明靈在茲佩驂去關輔分竹入
河淇下車如昨日曳組忽彌春霜載渝秋草風三動
春旗無以招臥轍寧望後相思
其遊金華山詩曰遠策追夙心靈山協久要天倪臨
紫闕地道通丹竅來乘琴高鯉且縱嚴陵釣若蒙羽

駕迎得奉金書召高馳入閶闔方覲靈妃笑 本集
唐宋邑金華山詩曰莫道眞遊煙景賒瀟湘有路入
金華谿頭鶴樹春常在洞口人間日易斜一水暗迴
閒繞澗五雲長徃不還家白羊成隊難收拾吃盡山
中巨勝花
唐袁吉金華山詩曰金華山色與天齊一徑盤迂盡
石梯步步前登青漢近時時回首白雲低風偸藥氣
名何限水泛花光路卽迷洞口數聲仙犬吠始知羽
客此眞棲
唐崔顥題隱侯八詠樓云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

綠窻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江靜聞山狖川長數塞鴻
登臨白雲晩流恨此遺風 唐詩
金華苗軍作亂殺叅政胡大海上痛念之追封越國
公初大海未遭難一日前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烱烱
有光若紅燈及既薨敵兵有犯境者軍中輙夢大海
坐胡牀指麾方畧儼如生時或夜見火光遍野洶洶
若數萬人馬聲師出輙大捷似有陰助
壬寅苗軍元帥蔣英叛刺公後李將軍縛英至京上
命懸公像刺英血祭公贈越國公祭卞壺廟洪武元
年築壇雞籠山祭故功臣公位第一 續藏書

駱統字公緒烏傷人俊之子也爲孫權功曹行騎都
尉嘗上疏畧曰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
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
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
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則民以君安君以
民濟不易之道也
又曰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産兒子多不起養
屯田貧民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
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
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

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
先是時飢荒鄉里及遠方客多困乏統爲之飲食衰
少姊數問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
乃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遂使分施由是知名 並出
三國志呉書
留贊長山人爲呉將每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首
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呉書
東陽馮定字介夫與兄宿齊名初源寂使新羅其國
人傳定黒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蕃所館寫定商
山記于屏其名播戎夷如此

馮審字退思宿之從弟歷國子祭酒監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書額審請琢削著唐終秘書監 並出唐書

舒元輿問國庠記有云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汍潤窒其源天下爲之顛額 見唐文粹

元輿作御史新造中書院記有云吾府爲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奸臣賊子而不滅也奸臣賊子盡滅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 同上

舒元輿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禍奴文宗因觀牡丹摘其賦中傑句

曰向者如迸背者如訣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爲之泣下予最愛其玉筋篆志論李斯李陽冰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此銘亦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容齋隨筆

齊匡昕字合先盧陵人隱金華山母亾已經數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爲孝感所致 見南史

上嘗召宋公濂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濂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又嘗對上曰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用人莫善於因能任官任官莫善於久居不遷 並人物考

上問災祥之故濂對曰受命不于其天於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 續藏書

學士王公禕文章宏麗自成一家上征江西進平江西賦上甚喜詔脩元史同宋濂爲總裁禕在局溷甚戲謂宋公曰得昨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以白上即命賜之 出陳敬則明典雜記

禕上疏有云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

擊有時而肅殺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 開國名臣傳

華陰道有宗澤石刻絶句詩二首一云烟遮晃白初凝雪日映斕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一云菅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 出詞海遺珠

今集中尚有一首

宗澤像贊曰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

俱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忽隕于中夜何人之于公則知媢嫉而天之于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明吳伯宗撰

此贊余蓋親覩云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此貫休絶句也休在晚唐有詩名然無可取獨此首有樂府聲調

錢鏐稱吳越國王貫休以詩投之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劒霜寒十四州鏐欲改爲四十州師不可次日

遂遁去 並出辭海遺珠

吳萊字立夫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毎遇中原奇絶處及昔人歌舞戰鬭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游海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蹷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踈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 出鴻書

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㝹吳淵穎先生久病嗜睡作賦宜㝹辭先生名萊字立夫方生之夕父直方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止于内寢因名來南嵒方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更曰萊好學無所不窺宋景濂出門下其學多出于先生云 湧幢小品

陸曾望云金華山枝峯蔓壑秀氣旁皃不啻神仙登臨 唐詩注

潘良貴金華人先是陳了翁之父尚書與良貴父榮之交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

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出國憲家猷

按此又見周密癸辛雜誌蓋引羅春伯見聞錄爲據也愚考良貴之父名祖仁號竹隱老人六子皆驍戰秩而祖仁隱居不仕年九十餘卒世稱清潘載在郡誌家乘者甚悉春伯之言必妄

杜暹爲郡參軍臨去有饋紙者暹各受一張時稱一番參軍

郡志載婺州別駕南承嗣且著其官績祀名宦按承嗣卽南霽雲子霽雲被害詔錄其後襁褓之孤悉被封爵承嗣時方數歲歷婺州別駕賜緋魚此或署銜未必實至郡也

辛幼安流寓江南一日陳同甫來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引馬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倚樓見之大驚異卽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定交

同甫上書孝宗謂錢唐一隅之地不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無遺穀粟桑麻絲枲之利禽獸魚鼈之

生日減一日請移都建業建行都于武昌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以問宰臣王淮淮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話耳遂不復召見

同甫嘗上書孝宗其畧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

此語深中當時之病

宋氏金華人夫爲閬州守被誣死獄中宋與其姑及子皆編戍金齒子死途中宋奉姑以行誓死不變行路傷之宋題郵亭壁歌楊愼刻于詩抄中宋夫姓名不傳其詩云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憩茅屋抱新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是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正千戶舉艘運米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兄弟嘯迹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壻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徧搜覽志欲出仕趨蒼生前春郡邑忽交辟辭親千里趨神京丹墀對策中殿舉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閬州守飄然畫舫西南行到官未幾訪遺老

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挑燈理文藁守廉不使纖塵汚執法致遭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攀縈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城中父老泣相送道傍過者咸嗟吁一時徵贓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經旬苦打不成招囑家人莫送飯嗟吁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知一旦番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歛鈔般勤饋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編軍戍金齒同弟遠送龍江邊臨期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遠子病倒求醫問卜

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瘞青艸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整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户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晩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闌干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翅翠雲蟬鬟蛾眉嬌繡牀新刺雙蝴蝶坐久尚怯春風饒豈知一旦夫亾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

途日暮姑云飢欲丐奉姑羞舉戶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終日騎驢涉長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遙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廢却大義貪黃金妾心汪汪淡如水寧受飢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亾妾亦隨姑亾地下何慚見夫面說罷傷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路傍過者爲酸心隔嶺孤猿叫何許。出明詩正聲

東陽韓晏字德茂晏舉孝廉遇盜於途鈔掠俱盡及行數里見車下有絹數縑盜所遺者追與之盜感嘆悉還所掠之物見舊經

長山趙宜母姙身臂有瘡兒從瘡中出廣古今五行志

章如愚字俊卿有山堂考索行世潘自牧字牧之有記纂淵海行世金履祥字吉父有通鑑前編行世婺中文獻之盛無論他著作即此三書可不謂儒林大功臣哉

永康應孟明字仲實歷官吏部侍郎韓侂胄嘗遣客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重之

義烏徐僑字崇甫紹定中被召帝見其衣履垢弊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問故僑曰陛下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斂軍困于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爲感動

范鍾蘭溪人嘉定間進士嘗進對上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上悅並出通志

楊榮湯溪人洪武間爲國子助教因靖難棄官歸後

詔起用辭不赴强至中途赴水死
此與楊文敏同姓名故特爲拈出
老君遊金華山五色泥可合神丹免五兵神水之患
見抱朴子
義烏龔太字叔安授户科給事中靖難師廹太與妻
訣曰國事至此不可爲矣郎城且陷我自分必死耳
第携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宫中火起太馳赴
爲兵校所執見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自投
城死年三十六妻負其遺骸歸葬焉
朱晦翁過婺州嘗遊武義王臣家書其壁云脫凡近

以游高明勿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志勿爲終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
而求同理又扁三槐堂贈之至今墨跡宛然壁間出
新志
晦翁有與鞏仲至名豐武義人書畧云來諭所云漱六藝
之芳潤以求眞濟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古今
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
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
入不得也
晉阮遥集名孚嘗隱武義之明招山山下故有蠟屐
亭右名金貂亭金貂蠟屐皆以志遥集故事云
劉伶女嫁遥集之弟雅好山水隱于武邑之白陽山出
並本志
章楓山先生嘗謂學者須欵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
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
夫心纔會小
東陽賈廷佐爲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
上疏論之辭甚切直而史不傳至七世孫權出以示
人廷佐名始顯於天下廷佐鄉人杜士賢在理宗時
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上疏攻賈似道謨國

歷數其罪力請黜退其曾孫實趨京師遍求賢薦紳
文辭以自之刻梓以傳大抵忠義之士雖抑之當時
天毋扶植其子孫使昭聲光於不朽此二事正相類
見宋學士景定諫疏序
宋濂師聞人夢吉又師吳萊萊師方韶父永康胡長
孺青田余學古學古師同邑王夢松夢松師王味道
味道則晦翁弟子也淵源之有自如此
烏傷包廷藻號南淵宋學士常師焉貽書學士之父
尚書公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可使嬰世利而志不
專耶外物去來猶春花之開落惟學問乃身中之至

寶耳。南澗傳

楊用脩曰駱賓王勁辭義舉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小技掩立身大閑君子當表而出之徐獻忠曰賓王此檄循性而動不顧忌諱雖古狂狷何以加萬曆年間學使者蘇濬從蘭溪胡應麟之請移文祀駱于鄉良是八百年來快事

正德九年曹某者鑿龍池于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塚題石曰唐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新少頃即滅曹驚訝遂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聞諸人有欲覺之者曹懼乃碎其石嘗考賓王本傳大明

中與李敬業共謀起義兵於廣陵不捷而遁通近廣陵而且僻此其證歟然世所傳謂其落髮徧遊諸名山今章服儼然何也豈嗣聖物華後宥而弗罪復逃于釋耶抑人憐其才故厚其葬而然耶 湧幢小品

鄭忠愍爲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于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一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脩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獘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鹽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樁積錢五十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數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閫時吳璘郭浩楊政皆擁強兵自衞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唯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

足橫斂藏悍將服其効乃章章如此使久于其職又將何如也天未厭亂奸檜秉鈞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 宋濂題墓誌後

婺以星名州星之澤州民者甚大宋宣和三年方臘反睦將陷郡統領劉光世討之兵次蘭溪未敢進夢霞冠羽衣人趣之行且以病指告劉至盜黨就擒及謁星祠其像如夢中一指將墮開禧三年大水先期告守土吏爲備民不漂溺景定四年武義山寇爲亂來犯城屯于溪南遇媪罵屨長數尺盜怪問之媪曰城中人屨皆若是耳盜驚散去元至正十三年郡旣

降復守元將高典怒欲屠城夢神諭以弗殺明日門一火矢射觀矢返墮軍中見巨人坐城上濯足城南水中大駭遂下令厭民降不敢戮一人至正十六年冶海翼兵自蘭溪夜叛還謀襲郡城神化婦人導叛兵食瓜田間食巳皆昏迷失道至城而天巳曙官兵有備遂伏誅 出宋濂寶婺觀碑

宋潛溪論六疾五懿曰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炫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爲于天下

出蘿山雜言

宋潛溪論文有四瑕八冥九蠹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𢹂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觕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眛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眞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奭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

宋學士嘗問吳立夫作文之法則謂有篇聯欲其脈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偶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又問作賦之法則謂有音法欲其倡和闔闢有韵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總而言之不越生承還三者而巳然而字有不齊體亦不一必須隨其類而附之不使玉瓚與瓦缶竝陳斯爲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 見本集

董少舒字師仲蘭溪人篤行著鄉黨父亾負土築塋廬其左有靈芝生紫蓋黃幹於時歷寇壓境妄稱聖

公能役陰兵愚民相啉歸之少舒擾唐永徽中陳碩眞與妖伏誅事綴文示衆衆豁然悟相率抗賊鋒所保萬餘家皆少舒激之也 雲山瑞芝錄

金景文字唐佐蘭溪人與妻包氏事親竭誠俱以孝名祖父患噎醫不療公禪饘實雕飾佛像虔禱即瘳父患疽公齋祈乞以身代父疾減而公罹患經旬亦瘳母葬廬其左天災射墓五色爛然續廬父墳食蔬誦梵鳥鼠環聽几傍無怖狀風雹環四隣獨不入其舍境鄉人遇旱曰旱無若金公禱必雨隨禱隨應淳熙六年會朝旨勸率義役公首割膏腴命子熺促成

之然人信公者篤不踰月而辦郡守韓元吉以純孝鄉更其名焉（純孝鄉錄）

呂祖謙嘗因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于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于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

纖毫之危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人以為名言（出傳道錄）

呂東萊像贊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于中人衣冠不詭于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朱文公撰）

永康林大中字和叔紹興間進士嘗應詔有言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其邪正在所當辯趨向果正雖小節可議不害為君子趨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害為小人正者當益厚其養無責其一節之過以消其正大之氣不正者當深絶其漸無以小節之可喜而長其奸偽之萌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隆興間進士上嘗問當世人才孟明曰有才而不學則流于刻薄惟上之人敎化

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于人帝曰誠為人上者之責（並本志）

尹翁歸為東陽太守後翁歸三子皆為郡守（今志缺）

晉王承字安期太原人出守東陽多惠政弟幼亦東陽守時朱异用事車馬塡門魏郡申英指异門曰此中輻輳惟勢是趨不能屈者有大小東陽耳（志稱承為臨沂人者誤　王承未詳其為何代朱异則梁武相也疑承當為孫守謙）

山遐字彥林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禁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梩所求莫能自固耶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

恭弘字彥伯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謝安時爲楊州刺史乃祖道于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弘應聲答曰輙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嘆其率而能要焉 並出晉書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霅川見石浮于水歎曰石豈眞能浮必神使之其夕夢老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以報遂取以爲石像奉香火惟虔煙隨風飛直至蘭溪縣止於芧峯之巓邦人

歸向聚木石而成廟題曰福祐王淮詩曰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 湧幢小品

孝宗朝詔婺州市牛筋五千觔時李侍郎椿爲守奏一牛之觔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芙蓉鏡寓言

永康平洲從坦和尚以詩名有云石泉天象轉花月地痕虛習字帶秋收柿葉吟詩和月嚥梅花杜宇一聲蒼樹遠黃鸝三囀落花深皆爲世稱賞 本志

七賢老奴獨南奔袖有江亭墮淚痕函夏盡爲新土守醉鄉不失舊乾坤金貂曾入丹陽市蠟屐應歸白下門惆悵黃門墓前栢不禁三度見風塵 陳樵題蠟屐亭詩

戚雄曰婺自南渡來卓犖之才有用之學如陳亮四書賈廷佐二疏尚矣他若倪朴上高宗封事唐仲友上張相公書皆可鑿鑿見胸中甲兵而卒不見用之當時君相有餘責矣

項德武義人充郡禁卒宣和初縣没于賊德率潰卒破賊城隍廟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俘馘莫勝計賊目爲項鷂子聞其鉦則遁

婺中范茂明以秦檜當國舉賢良不赴張子長以胡

元持世不願仕終身俱宜以處士及生平道號稱之今以賢良稱范長史翰林稱張甚無謂

戚先生又曰吾郡守趙公鶴彙呂何王金許五先生行若文爲正學編叙事頗精詳但該添入楊船山輿立徐文清僑葉通齋由庚張思誠潤之爲續編則盡善矣 並出郁見月鈔

徐陵曰金星與婺女爭華故名金華婺州金華山皇初平牧羊爲道士將入此山道成四十餘年不歸兄初起尋得之問羊何在初平叱白石皆起成羊萬頭初起和弟成仙遂捨妻子留共服松脂茯苓至五萬

日坐立在赤日中無影顏若童子之色初平復改號赤松子金華洞道經稱爲三十六洞天梁劉孝標棄官隱其中仙華山在浦江縣一名仙姑山又名少女峯世傳黃帝少女於此上昇仙人馬自然在永康縣延貞觀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矣嘗化爲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山中松皆化爲石今有松化石存焉孫遊嶽東陽人宋時遇簡寂先生陸靜修授以三洞經法茹芝却粒羽化授弟子陶弘景出屠隱雲笈序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芸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昂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朴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元發東陽人　出東萊詩話

金華襍識卷之二

古董楊德周齊莊甫輯　古婺門人章　佶
王宗亮仝訂

南齊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爲東陽守郡有重囚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産告人益歎服

吳芾知婺州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官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百姓寧得罪上官出宦蹟志

王與宗秣陵人以賤役事　高皇帝上以與宗老成不貪陞金華知縣李丞相言與宗廝舍奈何爲令上曰與宗勤而不貪又曰處事儒與吏不及也何有于縣歷陞懷慶知府會燕州乏守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請上曰莫如與宗改守燕州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老歸見古今燕鑑及國初事蹟

黃仲芳名蘭以字行建安人永樂間令東陽嘗有虎傷人仲芳爲文禱神越三日忽二虎伏南城外仲芳訊曰若噬人者當伏辜否則馳去虎伏不動殺之其誠格如此本志

宋淳熙張說爲都承旨頗用事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帝許之且日當致酒肴爲助說退約客至期

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來說爲表謝附奏臣奉旨集客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命黄門再賜説大喜復奏臣再三速良祐訖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聞之憮然而罷 癸辛襍識

陳天隱事母至孝大觀時以孝弟睦婣任恤忠和八字旌其門徐文震數世同爨德祐時以金華孝友之家六字署其門○厲汪篤于教子子模封開國侯王介善于教子子埜封吳郡侯○柳貫撰字系與虞集黄溍揭傒斯齊名號四傑胡長孺撰旡住編與胡之

綱胡之純齊名號三胡 博物冊彙

金華潘景憲九歲以童子貢京師能通念十三經解説五經大義又能作三體書及與吕東萊同舉進士年且長于東萊既聞東萊授徒講學卽摳衣師事之又盡孝父母不以官秩爲榮○景憲字叔度與朱子志同道合遂以女妻其長子塾及卒朱子銘其墓按金華潘有三族清潘貴潘畱潘叔度乃清潘也又有進士潘景良乃東萊婿 倪元恢弋飛時獲

杜伯高輯宋遺民二十三人詩百首杜皆紀其行畧名谷音是吳正傳家鈔本

宋光宗紹熙癸丑狀元永康陳亮寧宗嘉定庚辰狀元金華劉渭度宗咸淳甲戌狀元義烏王龍澤世稱三魁孝宗淳熙元年右丞相金華葉衡淳熙九年左丞相金華王淮理宗嘉熙三年平章軍國重事東陽喬行簡淳祐四年左丞相蘭溪范鍾世稱四相後郡守趙鶴改三魁坊爲道學里四相爲忠淸坊而從前姓名湮沒久矣余故備載以志考焉

又唐時一相東陽舒元輿我明一相蘭溪趙志皐若吳沈雖入東閣然但備顧問代詔誥而已我明一魁蘭溪唐汝楫

世說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注引會稽土地志云山靡迤而長此縣因山而得名也野客叢書乃云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訛爲長山此說豈因郡城有長仙門謬爲附會乎

八詠詩乃南齊隆昌元年沈約題于寶婺觀玄暢樓壁間者也約出守東陽鬱鬱不得志故賦詩寄意焉迨宋至道中更玄暢名八詠後又移置城門之上唐崔顥詩云梁日東陽守爲樓望越中按八詠題于齊非梁日也齊時郡名東陽至梁武則改金華矣又考齊明帝卽位徵約爲尚書遷祭酒及梁祚漸隆禪詔

勸進得爲尚書僕射後夢斷舌上赤章懼譴而死今郡庠東偏有休文井相傳隱侯守郡時乘驢入此井仙去郡乘亦采入焉何歟

潘良貴晚年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例宜辭免今求之于宰相辭之于君父良貴不爲也（康錄）

滕達道微時爲范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俟其出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俟其至達道大醉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宋史）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遂死醫家家人迎喪旐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壽命未死但服藥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以弗葬祝之旐乃解及還其婦及母家人俱夢焉含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户者十三年（晉書）

浦江鍾宅一家剔肝刲股者三人淳熙中宅母病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刲股療明皆瘳縣令李知退義其事爲代輸稅賦三年宅家三世同居宅子文厚文廣尤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恐傷兄之心卽出之嘗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爲餌方安（本志）

呂祖儉忤韓侂胄謫居杜門讀書賣藥自給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康錄）

周益公相兩朝有重望婺州呂祖泰勇義敢言憤時事日非投匭上書力詆用事者且乞以益公爲相皂囊下三省朝議穠起或謂益公實願指之遂露章劾奏乞加貶削詔鐫益公一官下祖泰于府杖而竄之

嘉定更化詔渝祖泰名授以文資方祖泰之得罪宗姓者尹京攄案作色洫制挺焉祖泰大呼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某爲何人家計安危而獲斯辱也尹亦慙趣訖其罪使去都人至今誦其詳猶爲咤惜（見岳珂程史）

浦江黃仁環勇悍有智畧建炎中山賊作亂仁環呼諸子曰吾受國恩誓當以計擒賊乃與友人唐子容謀僞與賊合語其酋曰今欲破縣兩主不宜俱行俱行誰守寨者吾初歸願率子弟爲先鋒自効諸酋喜盡命賊衆聽指揮仁環乃引衆東行十餘里將覆賊

詭分兩道出攻虛整部伍密令子容等挿竹爲標識與賊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奮刀大呼曰轉陣殺賊賊础意皆錯愕受刃諸酋留者仁環令諸子饗于家酒酣用大斧砍殺焉初仁環有女陷賊中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足惜至是女竟爲賊所害 名賢武功錄

嘉定中李誠之知蘄州金人一日破五關勢如破竹時城守已逾滿代者不至兵存無幾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逆擊大破之虜自道攻城救不至誠之簡二驍將率百餘騎劫寨應變若神會黃失守併兵十餘萬勢不能支誠之激勵將士勉以忠義城陷子

士允從子士弘力戰死誠之望闕再拜付州印于虞兵周俊使懷歸朝廷謂家人曰爾等宜速死無辱于賊師兵巷戰自旦至午士卒感其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畧盡引劍自刎妻許氏及子孫皆赴水死事聞封正節侯 仝上

方正學嘗有楊喬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人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輩穿窬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永言尚友卓哉二人

喬烏傷人漢桓帝愛其才貌妻以公主固辭不食卒

胡子正則嘗守陳州時范仲淹爲倅則以國士遇之及卒仲淹銘其墓

蘭溪徐良能紹興五年進士嘗知宿松縣前政私增俸給盡削去之吏白以例良能曰此贓也欲以此餌我耶○東陽李大有慶元二年進士嘗判通州吏白事例錢合自支送大有判曰有例可送無法可支悉却之 名賢錄

潘畤字德鄜良貴之從子嘗自謂吾之爲治主于寬而不使有寬之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之迹惟其綱維總攝而脈絡流通是以坐走羣吏而我常無爲也嘗知興化軍歲飢募客舟子錢轉糴而寬其期莫諭其意既而糴者得以其間往返一再然後及期則糴價以久自平而民自平衆乃服 朱子墓志

汪灌金華西山里人廉直能急人于難一日念徭役不均訟訐滋起聚鄉人謀曰鄉人非吾父兄則子弟也聽恩地義而鬪于後獨憚追胥科繇騷屑之擾耳請率里正一歲所須錢長短相覆吾鄉户各自實其

資爲三等定著之差次于籍而衆裒金畀當役者[illegible]之先後視户籍金之多寡視等則與時户有升降則告于衆而進退之如是則名雖直役者聽事實皆仰給于衆也公無費事私無敗家尚何憚乎衆翕然發約束旣又以裒金之難也衆割田百畝爲之約成登其書于縣而家各藏其副竣役而返則會衆擊豕釃酒舊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于是一鄉之役訟遂絶 名賢獨行錄

宋初九僧其一保暹婺州人有草際沈雲影杉西露月光之句 方氏律髓

劉孝標山棲誌有曰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抜風塵

吳正傳曰婺昔隸會稽後爲東陽郡至今千幾百年晉魏以前如江治中王徵士非孝標之文莫得而知然猶不得其名信乎記載之不可闕也 見敬鄉錄序

胡元瑞曰蘇黃門長子遲建炎中知婺因家焉二子籀箾皆能詞籀有雙溪集箾有山堂集見吳正傳詩話至明蘇伯衡遂以文著一代而詩亦工蘇氏易世之盛如此

蘭溪徐端益靖康間爲虹縣尉時張邦昌僭位手書到縣令以下拜宣迎讀如往昔迎詔儀端益獨植立不爲屈膝高宗即位向子諲言于朝爲易文資以旌異之

義烏黃中輔字槐卿嘗作樂府題太平樓有快磨三尺劒欲斬佞臣頭之句蓋指賊檜也會蹤跡不得而止

胡元瑞曰黃文憲溍柳文肅貫皆以文名而詩亦華整黃如揮毫風雨傾三峽聽履星辰接兩朝扶老未須蒼玉杖行春聊過赤欄橋非尋海瀆瞻恒岳南過

江淮上會稽山下靈風吹桂棹雲邊仙樹拂丹梯柳如義和白日經天近勅勒陰山度幕遥雪華遥映龍旗動日色纔臨鳳蓋開真不愧作者

黃晉卿偶成一絶漢室需材訪隱淪販繒屠狗各求伸豈知風雪南山下別有當年射虎人吳正傳和云一壑風煙自可留十年湖海漫曾遊短衣射虎眞堪樂莫恨將軍老不侯俱有深致

吳正傳 師道 五言律如長天孤鳥没落日大江深水夾徐邳去河通汴泗來飛雲浮畫棟旭日麗高牙懸空飛萬瀑抜地立千峯落花縈劒佩高柳映帆檣七

言古如大水云三月愁雲百里陰太湖浪激三州白
觀潮云浙江亭遠亂帆飛西興渡暝千花濕秋山圖
云千年絕藝洪谷子身在太行秋色裏萬里雲飛木
落時遙寫欄干半空起紅玉杯云小槽新壓眞珠滴
擎向碧桃花下吸惟餘赤日竝光輝未許妖姬比顏
色皆整麗有格

勝國婺詩若于介翁李坦之皆新拔多奇句于如紫
霞洞云洞門相對是吾家朝看烟雲暮看霞鐵笛一
聲山石裂老松驚落半巖花白雲洞云一局殘碁雙
鶴去石枰空倚白雲寒坦之如落日中原小悲風易

水寒芙蓉水碧雙鳧冷苜蓿秋高萬馬肥大是佳句

吳學士沆詩句姝高華整肅其讀史十詠如黃石履
云躡劉舒國步蹴項立炎基中郎節云窖中同臥雪
海上共驅羊子陵裘云大澤垂綸夜東都繪象時諸
葛扇云白旄麾牧野赤幟指咸陽太白靴云遠遊觀
宇宙高舉躡星辰中散琴云新聲鳴廣厦雅曲奏閒
房皆用事精切神州十詠非闕雲云紫風細作千行
紫捧日高騰一朶黃居庸翠云春雲映處屏如畫御
輦來時色欲流內苑花云萬年枝上紅雲擁五色屏
前繡幕開都門柳云萬樹連營春細細千條夾岸雨
絲絲禁城鐘起句云華鯨飛舞出滄溟直上中天列
闕鳴上林鶯結句云飛飛更問高枝語三十六宮春
晝長尤爲俊爽他若風清霧捲明東壁野迥天垂出
太行星環太乙爭黃道日麗層霄映翠華九成殿上
飛金雀萬歲山中舞碧鸞觀亭玉堂蓮炬絳紗書金
匱竹編青尤爲錚錚

宋承旨思春曲如南浦沉書傳素鯉東風將恨與新
鶯物華半老臙脂苑春霧輕籠翡翠城因彈別鶴心
如剪爲姤文鴛繡嬾成陽臺樹密朝霞迥巫峽潮回
暮渚平句特精麗

又宋承旨送張仲藻畢姻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
月夜乘鸞從此梅花消息好青鮫不似玉堂寒其子
仲珩題水簾洞雲屋濕含珠網密月鉤凉沁玉繩低
鮫人夜織啼痕濕湘女晨粧望眼迷精工華整國初
似此有幾 此詩藪

胡元瑞 應麟 以劉孝標博洽冠古今當梁武忮君不
少殉駱賓王武氏一檄爲唐三百年忠義倡乃合傳
二子輯遺文爲一編而自喜劉駱兩生是非歷千
餘載至是而始定 少室集

金華胡仲申之雄壯蘓平仲之豐腴宋景濂王子充

之純雅太牢之味藜藿自别徐氏詩評
方正學極贊宋仲珩書謂威鳳翀霄祥雲捧日豐人
翁坊贊仲珩書謂秀逸雄麗之中具冠冕珮玉之象
當時乞文太史者必謁舍人書之仲珩子惮復能書
益藩嘗舉曾公多寶塔賜之跋見方正學集
胡元瑞跋陳同甫水龍吟詞曰周公謹野語載陳嘗
狎一妓欲娶之蘄落籍于唐與政唐以言鬧妓好遂
弗終陳因大憾搆唐朱元晦卒起嚴蘂之獄此詞之
作豈即其時耶所狎妓或即蘂耶今紫陽集載劾與
正封事幾萬言所謂行首嚴蘂紫陽筆也蘂亦能詞

見野語以一婦人致諸公聚訟良可噴飯詞見詩餘
同甫嘗有晦翁像贊云體備陰陽之純氣含喜怒之
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
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
矣以聽上帝之正令視此贊則同甫推挹紫陽至矣
又同甫于紫陽誕日輒走使千里寓書損餉備極情
文世謂二公極相譏切當不盡然
同甫及第謝恩詩有云復讐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
鬢髮蒼
康茂實哀詞云甕塩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
補從事敢辭難殊憐復盟好仗節來榆關城守久不
下川塗望滂滂儉輩果不惜一徃何當還牧羊困燕
武假道拘張霽流離念君東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
歸我獨守塞寒形影自相吊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
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歡波瀾卷大
夏一木難求安孰不遠我心渠不汗我顏昔燕破齊
王犨臣望風奔王蠋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絕
脰慼慨今昔聞未曾食齊祿徒以世爲民況我祿數
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河近或死朝昏斂我不須
衣裹屍以黃幡題作宋臣墓大字當深刊我室尚少

艾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誰當給衣
食使不厄饑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何悠
悠與鄉寄沈冤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中州集畧
金華王介字元石嘗作日録自序曰目録者檢身之
法也其不可書者即不可行之事言皆可行行皆可
書不至握筆齟齬不下則不爲小人之歸矣〇燕師
旦敗有閱其家資籍者獨無公及魏了翁名敬鄉録
張思誠攬奇選勝嘗列洞山十景曰高石岩曰朝眞
洞曰氷壺洞曰雙龍洞曰椒庭曰中澗曰小龍門曰
五叠泉曰老梅岩曰中峯見金履祥十詠序

蘓簡字伯業暹之子遊智者寺有句云寺同喬木古僧與白雲閒

楊船山與立家蘭溪其幽居詩云柴門關寂少人過盡日觀書手自哦餘地不妨栽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

葉成父由庚嘗言古人知行竝進闕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纏蔽于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成父義烏人徐僑弟子

李大同東陽人晦翁弟子與眞得秀同在經筵德秀

講大學言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作槁木死灰大同謂不可二字未安葢此心自是活物豈當作槁木死灰德秀嘆服 竝見人物志

浙東大侵宣慰同知脫歡察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貽之至寧海以餘錢二十五萬屬主簿胡長孺藏去乃行㑹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范香溪先生名浚字茂明蘭邑人朱子獨表章其心箴邑令唐君韶曰觀先生之言如以耻爲入道之端以古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極有醒發不獨心箴爲可取也嘉靖初 世廟御註心箴與四箴註竝頒布天下

何士英蘭邑人洪武間嘗兩知平凉府臨去郡遮留載道有送行詩云前任只留琴與鶴此行惟有影和身御屛紀廉吏十八人士英爲之首

永樂間東陽杜瑄嘗僉事廣東適巡海道邏卒獲賊

舟內四十餘人饑困瀕死議者欲棄于海瑄曰恐傷無辜也令飲食之明日俱甦詢之乃寧波追賊官軍遭風飄南海耳遂移文歸之

東陽王坡嘗知浮梁縣有處女將嫁堂宇嚴邃虎直入啣去坡愬齋沐牒城隍虎忽入城歛爪垂首如有禁之者衆因格殺之僉謂神感所致爭獻搏虎歌 名賢吏治志

吳師道小三洞記畧曰金華三洞尚矣其重崗複嶺委蛇非門達于蘭谿者則支絡也去州三十里曰洞岩山又曰靈洞山周幾里峻拔百餘丈面背石骨嶢

然有小三洞相去三里間按東陽志上靈洞深三十餘丈下靈洞深五十丈皆與金華洞通獨不記中洞何也上洞名白雲在山巔花巖下垂穹窿奇怪窈深不測前爲棲眞院左旁有天池泉泓然澄瑩落山下與下洞流合寺前一徑緣延𡾰𡾰廻互藤木幽邃由半山亭左行歷中洞瞰山腰視上洞而小前趨山趾即下洞爲廣福院飛亭搆其上扁曰激湍浡然中鑿槃立洞穴俯地涉水傴入石柱中立空竇旁起四壁飛雲垂霞流蘊滴乳奇狀叠出中爲龍潭泉出溉田千餘畝東萊呂公名以湧雪獨中洞未名近時于介

翁取選輕舉乘紫霞語以紫霞名之與湧雪配

金履祥箕子操曰炎方之將又地之洋波浩浩兮翠華重省方獨力回天天無先此志未就死南荒不學田横横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翺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蒼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

敬鄉錄曰按宋季襄樊之師悉先生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不攻自破時不能用宋亡感激因賦此其策備叙海舶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後朱瑄張清倚海運所由道路與先生所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

呂成公論看通鑑之法曰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如身在其中見利害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方爲有益

又曰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紀綱風俗消長治亂觀

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既識統體須看機栝國之盛衰事之成敗人之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爲機栝

成公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晦翁致書曰凝聚收斂是大題目乃工夫根本　並宋名臣言行錄

陳同甫以文名天下至老方第嘗抱不平之恨及第後謝宰執啓云數十年窮居畝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十年璧水一几

明窻六達帝庭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議宰相無輔佐
上聖之能荷壽皇之通容恢潢光之大度留張猋賢
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月之多知是
吹噓之力又云敢不益厲初心重溫舊業以片言而
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 言行錄
吳正傳嘗作賈刪定像贊云昔在紹興屏身和仇嗟
嗟賈公獨爲巳羞越職叩閽攄憤陳義子房之忠仲
連之志天地與立曰維綱常二書之存千載有幾其
官則卑緊節甚偉遺像凜然孰不仰止
賈廷佐字子野刪定其職銜也宋靖康之禍烈矣

高宗脅于賊檜忘仇請和紹興戊午遣使羣臣合
辭言不可而胡銓疏尤切直東陽賈公廷佐時爲
廸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劇論仇耻之
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議之不可信請誅王倫
拘虜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辭有曰陛下爲戎人
諸侯臣爲大燕臣屬曰此天也祖宗之天也此地
也祖宗之地也一朝而化爲夷狄之天地可乎無
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無生曰陛下委靡從虜則
天下不怨虜而怨陛下曰劉豫之禍可爲寒心陛
下尚何面目戴黃屋王天下耶蓋其言畧與胡公

同皆其君所不堪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
爲壯曲爲老無以強弱多寡論是又本義理之正
而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也考宋
史當時內外章疏畧具而不及廷佐豈小邑下吏
在所畧耶魏掞之集議今亦無考世知誦胡公
書而不知有公惜哉 敬鄉錄
呂成公麗澤雜說多發人深省如云王湛年三十不
爲叔父所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尚未
知名或謂之癡此只是質厚尚能韜晦如此今欲爲
學亦須質厚始得○秦之亡只緣李斯患失學者須

是消利欲○殺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士大
夫之患失○今人只在水中坐却說入水不濡在火
中坐却說入火不熱古人說不濡却不曾入水說不
熱却不曾入火○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
十分之利○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韓深刻之書
此殊未然今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會看得仁
義之氣藹然在其中但有時務快多過法耳○在人
疑當予在巳疑當棄○或問人爲學多爲事廢奈何
曰正當幹事時占時節本不多只爲事未到來心先
忙事已過後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張荆州教人

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見之行事因行事而後求
聖賢之語言〇良心起處須要接續〇初學最怕見
理未明且放過〇自無所見因人而有警者不足恃
〇天下物各有似不善學者祗得其似〇欲窮理而
不循理欲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而不習察吾未見
其至也
于石字介翁吳師道鄭栢稱其詩學續敬鄉錄載其
義不仕元余得讀其紫岩稿多情見乎辭者如孤雁
云有伴月明惟顧影欲鳴風慘不成聲春感云鵓鳩
夫婦孤村雨杜宇君臣故國春半山亭云半山落日

樵栢語一逕寒松僧獨歸興云雪深處士梅花屋
月泠先生苜蓿盤自笑云栗里溪山晉處士桐江風
月漢狂奴清明云宿雨鞦韆花有淚斜陽古塚草無
名瀟江亭云五更鐘鼓半山月兩岸漁舟一笛風秋
思云一川疎雨平沙牧半樹斜陽隔塢春偶成云高
枕林泉閑夢少出門風雨落花多西湖云山圍花柳
春風地水浸樓臺夜月天秋興云驚雁一行漁唱晚
斜陽萬里客凭樓邵氏園亭云梅邊讀易分明月松
下敲棋碎白雲閑詠云隔林樵語驚猿去倚石松枝
礙鶴飛挽詩云墓必預銘唐杜牧詩能自輓晉淵明

書懷云客路西風新白髮野花啼鳥舊青山〇五言
律如坡僊四時節溪寒五月花家貧猿執爨林靜鳥
司晨春盡花無主風來葉自秋林霜通樵徑山雲隔
寺鐘雲斷遠山出林疎落日明孤燈芋屋雨落葉石
橋霜〇七言絕云倚樹恐驚殘雪墮起來不敢嗅梅
花俱堪諷詠
鄭始祖兄弟三人析爲東西中三派獨東鄭最盛宣
和辛丑爲幇源盜所焚後于中堂遺址承柱上見刻
字曰交須得人事莫隨意儉約牖生奢淫禍至嗚呼
上世所自誓與望後人者如此子孫能取十六字世

守之家道其或振乎予西派也覩刻字翁爲高祖云
鄭北山嶍萃編
梅執禮知蘄州蓮莖華骨露降巳移滁州以祥告者
不勝紀有滁陽集瑞志如出一口獨潘良貴報公曰
物貴有常如人身耳目口鼻各有定位使高下相易
世必以爲妖人如滁陽之瑞蓋韓愈所謂草木不得
其平者安知非妖乎願公勿以爲祥而以爲畏執禮
欽服其言靖康初公以圍城之禍死潘公之言始驗
仝上
鄭非山曰好生雖大舜之德殺人者死亦以成漢高

之治殺孝婦固致東海之旱烹弘羊亦足以得大雨
聖人刑罰惟務其當不在姑息以爲恩
柳道傳爲江西儒學提擧嘗葺先賢徐孺子墓立宋
高士蘊雲卿祠大是有關名教 見行狀
唐懷德仲友七世孫性敏好學余闕持節特傾下之
或請闕書楊雄九州未知所出懷德援筆書之不遺
一字嘗與宋濂宿錢塘辯諸子是非凡九十餘書歷
誦其文如撞巨鐘隨叩隨應濂推其博
蘭谿童俊字天英嘗知嘉定縣民事田獵不知耕稼
俊教以力穡至今祀爲稷神因內臣王政巡歷不欲

折腰致政歸家居饔飱不繼子徹其几以易米俊持
卷從容謂門人曰將以辦早厨耳處之怡然 並人物志
金華江開之字元思獨善翁大慶之孫也力貧好學
嘗自著貧約有不衣絹帛不食夜飯不顧僕從不妄
收買不趍人情不作碑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爲
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 童品文獻錄
武義汪渙字德濟隸統制酈瓊麾下及瓊謀叛殺叅
謀呂祉降劉豫渙謂其屬曰吾儕誓忠義死國詎可
爲降俘夜與其徒還得祉首及楊子江無舟可渡埋
祉首江皋識其處遂解甲浮渡達行在所時方收祉
家屬鞫之渙直其事命押渙取祉首得之埋處已不
可辨獨祉女言父行時將括髮我製以紫羅紉以皂
線按驗不誣赦其家賜號忠義使臣出獄者拜渙曰
微公吾曹安能生忠義得白皆公力也 鄭栢賢達傳
滕元發流落貶所或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
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
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惻然即
以爲湖州 宋書
文獻錄載俞秀老藥名一絶句云鬱鬱襟懷怨別離
鳳樓西角正斜暉洞庭春細春殘後落盡碧桃人未
歸

大學士吳直方浦陽人也時科擧廢已久公力言于
丞相曰科擧之行未必人人食祿且緣此而家有讀
書之人人讀書則自不敢爲非其有係于治道不少
丞相因奏復之 宋濂行狀
宋濂載東陽十孝子曰秦顏烏烏傷人吳斯敦晉許
孜唐馮子華應先唐君佑俱東陽人唐陳太鵲浦江
人宋董少舒金景文俱蘭谿人賈南金金華人〇又
浦陽人物忠義則宋梅溍梅執禮孝友則梁何千齡
宋鍾宅明黃逢原政事則漢楊璇宋蔣邵張敦傅柔

傅雱黄仁環王萬元呉直方趙大訥文學則宋于房
朱臨錢適何敏中朱有開倪朴黄景昌柳貫呉萊又
宋張森元陳公擧明張端臣鄭棠鄭栢周畋趙友同
貞節則宋節婦何道融明鄭節婦黄琇 本集
宋潜溪蘿山雜言有曰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
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甘苦故味全君
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以文
徼名名必毀以貨狥身身必亡惟君子知名不可徼
身不可狥是謂守素○行遇沵者必避食逢鴆者必
舍懼害己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賈宜伯愛金華山即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
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
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
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
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
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
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爲然然仲卿亦梅子眞之徒歟
龍城錄

傅大士名翕字玄風義烏人梁普通元年泝水取魚
於稽亭塘遇胡僧號嵩頭陀語曰爾彌勒化身何爲
漉遂令自鑒於水迺見圓光寶蓋即悟前因因問修
道之地頭陀指松山下雙檮木曰此可矣大士於此
刱菴一日忽見釋迦金粟定光三佛來自東方放光
如日又見金色從天而下集大士身每聞空中言當
代釋迦坐道場大通三年置寺雙檮間即今雙林寺
武帝詔至闕下恩禮甚渥陳太建元年示滅先語弟
子云吾滅後七日當有法猛上人携織成彌勒像來
至期果然又持九乳鍾寘之法榻須臾不見大士二
子普建普成大士云即藥王藥上菩薩也徐陵大士
碑元稹還珠記樓頴大士錄記述甚詳寺有法華經

梁武帝所賜鐵犂餅鉢水晶數珠七佛銅冠唐末巢
冦之將殷大圭率衆至寺大士放光赫艴不敢犯而
去崇寧三年賜號等空紹覺大士 東陽志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
曰遊不良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呉王夜
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
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
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
徒龜曰子明無多詞禍將及汝樹寂而止既至權命
煑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

獻者乃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代樹者烹龜立爛今烹龜
猶用桑樹野人故呼龜曰元緒 劉叔敬異苑
范香溪猩猩小賦曰以爲猨而語慧以爲人而意愚
嗜酸嗜酒以忘厥軀終雖忘軀猶戒其初彼世之溺
名濡利而不知省者初寧戒乎噫猩猩之不如 文集
王子充先生嘗有器物銘余採最佳者冠銘曰爾形
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或慾曷居人之先○屐銘曰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枕銘曰體木而圓
于以警吾昏體石而方于以安吾常○席銘曰我身
之逸兮藉爾以爲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卷也

○衾銘曰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
邇○笥銘曰非儀勿納非禮勿發○卣銘曰鉉有金
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櫛銘曰髮之亂
也可以理之政之棼也曷以治之○尺銘曰百分之
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爲功固如
是○觚銘曰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
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屛銘曰心不可
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劍銘曰水斬蛟
鼉陸剸象犀盍少忍之以全物軀
金華山一名長山高千百丈綿亘數百里當其陽有
峯拔起卓特圓粹曰潛嶽亦曰芙蓉峯由峯之趾支
爲羣岡蜿蜒散出南走二十里屬于溪乃止郡城在
焉溪從烏傷武義兩縣來止城下合流而西爲雙溪
城東南隅岡之旁出者其石角立勢若與溪鬬城據
其上城亦觽以旁出直城之陬上搆重屋今所謂清
風樓也清風取唐嚴維詩語名之郡城南有八詠樓
其東故有明月樓又東爲清風樓爭雄競勝而溪山
之槩攬挹無遺矣 王禕記
一覽亭者舊時其地爲光孝觀後一阜隆起郡中形
勝一覽可得宣德三年郡守錢潤建詳見杜桓諸記

嘉靖間郡守朱麟以
太祖嘗登覽于此重建名聖覽亭如郡守陳元珂云
當年逢聖覽此地遂名亭徐夢陽詩云聖主龍飛昔
駐軍山河俯視曉氤氳張憲臣云皇祖東征到此都
六龍飛駕定金符鑿鑿載郡志中至萬曆十二年郡
守張守約邑令汪可受敗觀爲金華縣學則此亭蹲
然峙文廟之後矣竊謂此亭一以尊 聖祖駕蹕一
以崇夫子宮墻若登臨吟眺尤其細者今風雨漂搖
榱楹剝落此當事所亟宜輪奐萬萬有興無廢者也
徳周識

吕大愚祖儉有遺其友汪時法帖乃在台州時所遺其在台州適歲大侵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躬歷郡境民受實惠全活甚衆使者言于朝因命徧行浙東覩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帖中所謂旣食其食則思任其責一任其責則民命在我慄慄可畏者諒哉仁義之言乎時法名大度與兄大亨時升大明時晦皆成公門人大愚之貶也親舊無敢薦者獨時法與俱至貶所久乃還經紀其家者尤至可謂能盡朋友之道矣古人風誼爲不可及云 王禕跋

宋潛溪作吳思齊贊曰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

遊處石壁題石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翶無月不遊遊輙連日夜或酒酣氣欝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失聲而返夫氣節不羣之士相遇殘山剩水間柰之何弗悲若思齊者其事君不以存亡貳心者歟有哀思齊者云睍硐石其如卷兮鉅海皺而不移信哉

謝翶贊曰翶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于朝徒以被文天祥之知麻衣繩屨竄身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祿受社稷民人之寄其死守封疆决矣翶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翶蓋天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劒自剄客從死者五百人若翶其有類橫之客耶吾聞諸任先生云

方鳳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考其詩信然鳳雖至老語及勝國事必凄然泣下詩亦危苦悲傷殆有得乎甫者耶鳳嘗與閩人謝翶括人吳思齊爲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翶則文天祥客也皆工詩客浦陽浦陽詩爲一變思齊爲嘉興丞宋亡麻衣繩屨退隱深山中翶以布衣忠憤欝欝或披髮佯狂行笑于野或登釣臺慟哭酹天祥酹已復作楚歌招其魂此皆氣節不羣之士而獨與鳳善豈所謂同聲相應耶

翶瀕死屬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唯方韶卿鳳吳子善思齊親不翅兄弟愼收吾文及吾骨投之已而鳳等果至葬翶于陵臺南以文稾殉伐石表曰粤謝翶墓初翶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劒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劒錄勒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劒亭于墓右從翶志也 本傳

方鳳嘗有哭陸秀夫詩曰祚微方擁幼勢極尚扶顚鰲背舟中國龍鬚水底天鞏存周已晩蜀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其仙華招隱篇云軒后悲蒼劒神娥下玉霄攀髯初失夢遺蛻尚凌歊碧壑

升棺影青分産桂苗小精仮鹿竹天雨濕鵝翅有約
成孤憤無人重久要豢龍要姓字使鶴誤軒部冉冉
將終老寘寘不可招無書寄青雀有恨在中條 蒲陽志
蒲江之仙華山殊爲秀絶○謝翺游仙華詩曰濕雲
採空荒顧影悲局蹢懸燈辛夷楣照此風露宿壇中
落葉滿林下虎行獨惟有鬖髿愁千歳老岩腹○方
鳳詩云仙華矗萬仞我乃廬其東日夕與山對今茲
踏玲瓏起左佶奔鹿當前任啼狨大嘯岩石裂一覧
天宇空蒼松飽風雨絶壁掛老龍樵斧不得庛撫恨
憩吾躬邈哉軒轅氏問道由崆峒龍髯一以遠千載
悲遺亐猶傳少女靈煉玉于焉宮山林重帝胄香火

明民衷我來重懷古攬涕臨西風何當刺飛流一洗
磊落胸
宋理宗時宰臣嘗奉旨欲陞論語爲經以備早講是
時講官徐公毅齋賛美盛德請錫名魯經乞詔禮部
國子監奉行爲六經並巳蒙聖論又乞以大學中庸
孟子備晩講宰丞指爲迂濶格不行毅齋者義烏徐
僑也 王柏魯經章句序
王弇州嘗有方衆谿銘曰有賢者弘嘉際太古名方
其氏奇其跡遂其致宏其聲泯其際傳者誰汪伯子
志者誰王元美膾人口自今始
太古嘗至武林以蔬糲飯王文成文成且飽明日邀
太古飯蔬糲如初太古正色曰故人山人爲野具回
當伯安徹侯也而野具得無非情哉文成立謝乃[illegible]
汪伯玉傳
黄滔過顔孝子墓詩曰丹青像設始何年翁仲遺墟
自古傳時有北人來下馬不知秦樹幾鳴鵑牧童解
指看碑路野衲分耕祭墓田回首長安西日外茂陵
松栢正蒼烟
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兵亂䟫起與閩人

徐登遇烏傷溪上約共以術療病請先試所能登乃
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以禁枯樹即生荑二人禮神
惟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人爲立祠曰烏傷侯廟廟在永康至今蚊蚋不入
王子充在官嘗還書敎子曰寧人侮我無我侮人
陳顯道字如晦東陽人試鄉闈不售輒棄去謂人曰
大丈夫要當以勛業垂名竹帛安能與羣兒爭長鉛
槧耶會 高皇帝下婺城駐蹕赤松宮顯道詣謁陳
濟世安民之畧留爲左右參决大事其時登用者[illegible]
華又有胡翰汪仁壽劉辰 翊運錄

肅宗嘗賜張志和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名夫曰漁僮妻曰樵青人問故曰漁僮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裡煎茶

張孟兼金華洞天詩云洞天萬仞落空翠神仙何年上青霄蛟龍已去荒窟宅雞犬無聞遺井瓢水溜洒酒暗猶落岩雲陰陰春不消我欲乘風問生術林間黃精深雨苗

戴貞妹金華人父嘉茂許字王畿華將及于歸畿華以痘殤女請從王郎俱引刀刺脰入寸許祖于逵介醫傳以神藥得少甦會王氏姑遣保姆逆女歸創合

遂歸王氏行三年服未幾女亦患痘輒曰今藉手見王郎矣卻藥餌絶粒而歿郡邑上其事賜坊貞烈

胡則爲錄事參軍時寧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爲一月耶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使曰兵且深入糧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糧乏爲辭耳姑以有餘告之已而果如則所料

則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投我可拒而不與耶已而償所貸如期

則喜交結尚風義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爲衆人講易得錢十萬絳既坐事遂自成都械至則館以賓禮出俸錢償之

梅執禮請以禁内錢隸有司凡六宮廪給皆由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錢而御封不用璽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

葛洪嘗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

忠誠所在凡爲人臣者斯須死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

東陽王霆嘗言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爲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宋史論贊曰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紹定間徐僑嘗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躭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

之帝爲感動
滕元發知開封府民王頡有金爲鄰婦所隱閱數尹不獲憤而致傴扶杖訴于庭元發一問得實反其金頡提杖仰謝失傴所在
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遷死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奇其策然不果用
先是有聖宋文海學士周必大請委館職銓擇孝宗

以命呂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五十卷上之賜名文鑑詔除直秘閣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辭騤乃草制 並宋史
鄭剛中在蜀六年當時與宗忠簡同稱曰宗其如老虎之當北鄭其如伏熊之臨西其見重如此 敬鄉錄
蘭谿范鍾字仲和以清德雅量聞當時頌鍾之德者有云衮繡之歸開館于驛邸衣冠盛事此再見無地起樓臺以公甍于金華驛故云 賢達傳
淯江王萬嘗謂學莫先于言顧行言是而行違非言之僞也習未熟耳熟則言行一矣故終身言行相顧
萬守台時有故人來謁欲售錦裀贈之入白母母曰不可此固汝當得終官物也或以萬介潔著母教云
金華縣南二十里爲銅山東陽記曰山下有泉其色鮮白曰銅泉異苑曰孫吳有軍五百破洞得一銅釜欲破之忽水從洞中暴發遂成湖
金華三洞外又有九龍洞有石奔湧潛溪之源出焉曰上霄洞石壁環抱如城郭或曰即優游洞又五里曰新洞宋紹興間一石摧下傍露大竅風自中出振動山谷三曰方息洞皆石乳採之爲餌與鐘乳無殊

後有人負糧束火舒百尋之綆以窮其深未幾巨石自墜掩其洞口云
義烏來山高二百五十丈羣山遠來至此而止故名輿地紀勝曰梁天監中西域嵩頭陀自香山南行至金山江水大溢舟師莫肯載師布傘水上持鐵魚磬截流而濟至來山立精舍名來山寺
永康峴山高一百丈衆山排列狀如峴首蕭梁時以此山有王氣詔令鑿之忽有雙白鶴飛鳴乘霞而去今此地名鶴鳴畈
武義有大家山山南有新婦山二山相向每大家山

出雲新婦山即雨世傳晉張彥卿女出嫁累日姑姑
并亾其神各主一山故名
又縣有白陽山上有異石色隨時變歲豐則黃歉則
黑（並名勝志）

古婺門人吳一鱗
朱應春仝訂

金華穙識卷之二

金華穙識卷之三

古董楊德周齊莊甫輯　古婺門人王宗啓
王　宇仝訂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刼有親隨知印黃某
取民財即斬以狥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
雲見城西氤氳如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
爲上駐兵之地（見湧幢小品）

甯安慶初仕元爲樞密院守婺州戊戌　太祖攻婺
未克安慶知天命有在夜遣都事李桐縋城詣上請
降開門納兵遂取婺州人民大悅（今誌不載）

白牛生曰六經其曜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
生當情意調適輒懸特磬于簴親擊以鐵篦瞑目側
耳而聽自以爲達制樂之原或笑之曰此蕢桴土鼓
之遺聲也五音繁會則未矣

生好着屐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弗釋或惡其癖生
曰吾于巒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俱出宋
潛溪自撰白牛生傳）

宋潛溪題李鄴侯傳曰泌在唐建謀猷輕爵祿髣髴
漢之留侯新舊史皆畧其事且譏其好縱橫大言以
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晉王府長史朱君讀

而病焉因據泌之子繁所錄家傳十卷叅考羣書倣前賢刪正陶潛諸葛亮二傳爰繁攄華重爲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銜寃於九原之下乎 出本集

東陽陳樵勸兄弟詩曰田氏好兄弟初焉念少差一朝仍會合荆樹再開花○鄰下然萁句淮南布粟歌相煎容不得奈爾二人何○何苦毫釐較當思手足親丁鴻與劉愷讓國是何人○鴻鴈天邊過鶺鴒原上飛尋聲還顧影次序不相違○連牀聽夜雨長枕共姜衾棣蕚相輝映何憂外侮侵○古有難兄弟今無好弟兄何由風俗厚凡百近人情 出鹿皮子今存十之六

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梁樓約法師道場也慶元五年僧仲玘重新是寺議鑿土池豬水于門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與池役而木所從來久以是未决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 出陸游碑記

玻瓈瓶在智者寺瓶上有菊葉如生天監十八年四月八日武帝延智者國師惠約于等覺殿受菩薩戒頂禮請曰弟子頂禮法師勿使外人知之師遂入瓶中結跏趺坐現五色雲臺須臾而出謂帝曰貧道在身入浴瓶中亦無令外人知之故瓶爲寺寶藏 出志約本傳吳立夫有瑠瓶歌

鄭大和文嗣從弟也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至大間表其門大和代文嗣主家政庭中肅然子弟稍有過雖頒白猶加鞭朴歲時大和坐堂上從子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拜跪奉觴上壽畢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啣無敢叅差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大和方正居家祀先不崇異教冠婚喪祭必稽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仕者公廉不敢違家法諸婦惟事女紅不預家政宗族閭里皆懷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不食人謂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世

鄭沂字仲與洪武間徵大姓賢能者授以重任上召沂語曰爾家大孝大義累世同居我今使汝大貴御筆除禮部尚書永樂間上思念舊臣復召以前職蒞事三月憫其力衰特製誥命賜歸有世惇孝友天稟忠淳之語四年朝廷訪求天下圖書與姪御史幹以家藏書籍及龍吟雅友二琴上進賜白金寶鈔文綺明年入覲復賜白金寶鈔文綺皆異數也 人物志

牡桂葉大如苦荇葉中一脉如筆跡花蒂葉三瓣端

分爲兩岐其表色淺黃近岐淺紅色花六瓣色白之凸起如荔枝其色紫出婺州山中 見酉陽雜俎

開平中赤松壇道士周獻赤松澗仙秔米于錢武肅王曰此實仙種三秋穗重香濃鼠則野狸逐之雀則蒼鷹逐之止五十許穗王喜其對答遺張景思往視田塍果如所言遂賜紫衣錢帛 見太平廣記

智者約法師碑銘曰形在江湖心超祇鷲思協風雲量包宇宙軒瞰芥波窗承翠嶺須枕烟蘿手持光景 梁王筠集今止載銘

玄眞子張志和碑銘曰邈玄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

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君若斯人豈烟波淪此身 顏眞卿撰今止載銘

劉宋時有玉女馴鹿耕山中嘗入城市貿易以物置角間刻期而歸遂名其地爲鹿田西去有峯號爲玉女登峯望鹿處

婺州有僧入赤松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歌曰靜居青嶂裡高嘯紫烟中塵界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葆光錄

金華山智者寺門外東西壁下陷有北山二大字李陽冰篆寺內玻瓈閣下二碑刻釋迦觀世音世支三佛像皆吳道子筆又池亭間古碑二其一爲石頭和尚所註參同契一爲陸放翁所撰池亭記其陰飾書十餘通皆放翁筆二仙祠一碑刻蓬瀛臺三字今失其一其陰刻吳道子所畫老子像山橋兩崖之間舊有石梁天成宋端明學士王子文嘗作書堂其上穆陵賁以御書子文磨崖石刻焉系以詩今不復存 見姜麟遊記

嬖人錢寧雲南人太監錢能收爲家人能門下指揮盧和相寧必大貴私厚無不至寧拜和爲義父後和

毆金齒參將挾讐勘四平人死火假其屍又強奪生員妻事發問斬時寧已竊柄爲和奏辯下鎮巡會勘和得脫刑其正德十一年審錄官至寧陰囑出之時巡按御史爲唐公龍承差齎書至院公裂而還之曰和詐爲耳審錄官梟語公曰盧和事皆無屍當從末減公折之曰四人無屍蓋和鍛之滅其跡耳若末減則天下酷吏紛然假人屍矣徇寧意以寬和獄雖富貴立至吾實不能審錄者氣沮公喝曳和加刑具送按察獄諸公咸嘆砥柱也又土官鳳朝明被奏許不得襲令人載金寶二十萬賂寧寧以言脇鎮撫又賄

諸勘官文案具矣公至廵撫首以此會公駁還其付客有爲說者卒乃曰公眞難得鳳持萬金伺半年無門可入公正色曰此言何爲至于我朝明哀求寧寧令其黨集雲南人在京者騰詞舉保内批襲知府實寧詐爲之也部檄下公備朝明罪惡不當襲狀執奏于朝得旨乃降土舍一方之刑威正焉 出本集

章楓山先生歲序郗桃符書于門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茶壘衛門庭鄭聽巷先生 名鎬 以子璀第進士致仕後璀以忤要路解職歸先生喜大書于堂云堂前舊樂存三釜門下新春見二人 出唐漁石集

楓山先生嘗曰政體始于格君心又曰致中和可以躋唐虞三代之盛 見行狀

有叩楓山先生著述者謝曰烏乎暇問以諸儒之言何如曰其尊信之曰無異同歟曰即有異同皆道也粱稷異頴精之皆可以充腹絺緇異質緝之皆可以被體異同之致虛已而辯之可也析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 楓山實記序

王紳字仲縉禕之子少頴敏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痛父遺骼未返走雲南慟哭原野行求久之不能得即奠死所仰天一號幾絶因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紳上父死節狀特予贈謚

王稌字叔豐紳之子稌初從學方孝孺靖難後嘗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 文皇念禕忠特宥之且用稌稌辭疾讀書青岩下將終身焉稌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遂輯方氏遺文爲侯城集後百年始傳 並鄭曉吾學編

王汝號齊山忠文公曾孫中進士以伯叔父兄相繼即世乞恩教授歸養有且隱青岩下詩其句云一瓢顏子樂萬卷鄴侯書文章千載事風月四時情其人可想見云 見齊山稿

金華方太古曰文章吾得之古典籍也識見德量吾得之四方之賢也然其本其眞其妙吾得之無慾而靜也靜則天地之情無隱矣又曰軒冕佩玉吾糠粃也言語文辭吾贅疣也糠粃病目贅疣病身糠粃既以掃之矣贅疣得勿割而棄之乎然世不我與我何求於世哉 見其孫堯治所跋詩鈔

徐寶永康人正統十四年括寇掠境先是領解銀數千兩于家適寇至寶以棺貯銀埋土中人無知者寇退官將重徵于民寶橐銀獻曰銀固在也官嘆曰此善人後必昌今子孫多富盛云 本志

永康呂玄明妻朱氏玄明舉兵討賊有功時臺官受賊賂令宜差召而殺之朱乃借助于東陽陳顯道追至中途擒宜差還就夫靈生取其心以祭嗚呼烈哉

方巖絶頂世傳胡侍郎則嘗讀書其中歿遂爲神徽宗時方臘寇永康民皆避於此賊顧絶澗緣大藤將至赤蛇嚙藤中斷賊皆墮死澗兩石竝起百餘丈中僅一線名千人坑賊緣間道登擄之夜夢神人騎白馬飲泉明日泉涸賊懼遂降人皆謂胡公靈異民至今崇信焉 祠舊名赫靈今更題應見黄縉遊記

則字子正嘗知福州有官田數百頃佃爲民業久矣

計臣請鬻之責估二十萬民不勝敉則奏之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言而弗從刺史可廢矣竟得減直之半民賴以安 本傳

唐徐安貞嘗拜檢校工部侍郎迨李林甫當國棄官遊衡山棲止岳麓寺北海李邕過之安貞以道服見邕驚曰徐公至此乎峴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諸詩尚記憶否因載與俱還隱九峯山

載考安貞之隱衡山也爲東林擬疏行者數年喑啞不言後脩佛殿僧選善書者題其梁徐行者躋而越之掌事怒行者畫地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乞試之乃題數行僧皆悦服因盡造書之時李北海過寺覩其題遂識爲徐公也

漢龍丘萇新莽時隱居九峯巖不就徵辟更始元年任延爲會稽都尉縣吏白請召萇延曰龍丘先生躬履德義有伯夷原憲之節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寧敢召之遣功曹奉謁疾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歲餘萇乘車詣府延禮敬備至彊署儀曹尋謝病去

南齊徐伯珍字文楚宅南有九峯山龍丘萇隱處也伯珍隱居之門閭木生連理門有梓樹一年合抱舍東石壁夜忽有光白雀一雙棲其牖上論者以爲逸

德之徵 齊書逸民傳

陶成字孔思梧之鬱林人爲浙江按察司僉事有御倭功正統戊辰冬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蘭谿要地謂公有謀畧可遏賊衝公至蘭率民壯因故城址立木柵置更樓爲備又于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蘓村大岩等寨阨其要害討擒殺賊黨數百人賊不敢近會議遣藩臬臣抵賊巢招諭之公毅然往至則誠感理論賊首葉宗流陳諫胡等環聽聳動率黨出降朝晋公副使仍守金華而賊黨陶得二者尤桀黠公陰遣人結其徒黨殺賊數百又生擒百餘人招降亦三

千餘人得二一可計日擒矣會有忌公功者多方沮之公計不得行賊勢復熾公率衆禦之武義武義無城賊乘柵來攻公驅兵出戰𪘲齒不肯退既而賊大至城中有内應火起衆大潰公死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事聞遣官諭祭贈參政官其子曾 見王直祠記及丘濬神道碑

太祖改婺州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弦誦之聲原字均善蘭谿人 皇明政要

正統十四年以護駕死土木之難者刑部主事婁澤字濟霖永康人廣西道御史童存德字居敬蘭谿人澤無子天順中查褒忠節卹典竟勿及云 人物考

宋邵彥榮湯溪龍丘人嘗除青州僉判適元昊入寇淮陽震動彥榮奉旨捍禦時訛言彥榮陣沒妻胡氏哀絶斷髮自矢權貴聞其貌欲強娶之胡抽刀自刎彥榮聞而棄官歸義不再娶朝廷立節義坊表其閭 見歐陽永叔所乞文潞公碑記

朱寧一名寗字士安湯溪人洪武中調河間二守奉母就養靖難兵起送母由間道歸城陷抗節因械軍中戍良鄉十餘年後因大赦以主簿起不就稱疾歸痛母先故廬墓終身蓋忠孝兼盡云 見本志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嘗爲兵科給事中有汪直義男汪玉乞陞錦衣衛鎮撫帶俸守塋公首疏奪之其畧曰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内臣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後疏上中官切齒恨之又陞吏科給事中差湖貴計處邊儲時瑾熖方張凡差者必重賂求免有司亦爲備千金公卻曰我爲諫官未能除君側之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怒械繫詔獄杖闕下公輩未甦瑾快示其黨曰此後生潘某也死矣左右負以出即日除籍歸 見本朝人物考

蘭谿包珦字懷德有友人官京師妻死無子止一女方齔適珦使外其友病篤念珦不置乃遺囑置衣篋中戒僕曰此篋必俟包公至發之珦見書大慟知有托孤意乃極力營喪葬育其女踰巳出及笄擇婿歸焉同官一人逮獄獄急寄以黃白金置薪中見寄時無知者踰月其人庾死珦召其孤出所寄付之封記如故

王居正字則中維揚人嘗知婺州州賈羅歲萬疋後

增其數至五倍民力大屈公三上章遣侍御詰政事堂言狀大臣方持其議鄞傳督趣公置其檄不行復手疏五不可以請上從之與日公塗出發父老迎拜車下曰公去八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緡矣

轉運使移州共御爐炭下其式膚理非若胡桃鵓鴿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民以炭自業者率居深山窮谷中安知所謂胡桃文鵓鴿色耶上方躬節儉以新改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從容爲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况附火取溫煖而已豈較炭之文色耶

嚴地陋仰給隣壤歲漕麥粟以贍之舟楫卒徒資用皆嚴主辦起皇祐訖建炎以爲常嚴人輙請令婺旁縣民家載粟致之嚴紓輓運勞公曰民賦已重加以道里費是兩稅也且未有籍婺而輸嚴者言于朝復其故　俱出呂東萊撰公行狀

東陽王霆字定叟嘗就武舉屢立戰功後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數以書留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又嘗訓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　賢達傳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金人圍京師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幣以數百千萬執禮與同列程振等四人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盡以畀法結罪倘窒其求宦者挾宿怨譖四人於金帥帥怒取其副胡舜陟等四人各杖之百執禮等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士庶皆隕涕憤嘆初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諸將與華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帳迎二帝歸而王時雍等使范瓊洩其謀故不克死時年四十有九　賢達傳

東萊先生曰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又與葉侍郎書云靜多于動踐履多于發用涵養多于講說讀經多于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　竝見文集

何北山曰太極說本自明白以其無形而實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却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　見行狀

王魯齋先生自謂研窮愈刻深則義理愈呈露涵泳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　見壙誌

東陽馬光祖字華父嘗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

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光祖謁王辭以故及三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衆 賢達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于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間理亂不

知又何以多言爲哉 賢達傳

許白雲學校論曰昔者聖人有高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爲非人材不足以爲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成其材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于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于人理之而皆求備于學故學校者爲治之原也 正學編

王魯齋作朱子贊曰龍門遺韻冰壺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羣言潮吞百川雷開蟄户灑落荷珠霈然教雨
出朱子實紀

王夢龍知婺州日州治古木之巔有鷹巢一卒探取其雛守方視事鷹忽攫一卒之巾去已知非探巢卒䟴來遂之乃徑攫探巢者之巾守推問故杖此卒遂之鷹引羣飛鳴旋繞廳上若鳴謝狀 夷堅續志

汪中丞可受黃榜人令金華時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旁一丐忌且羡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窰椎殺之繩猴從巳亦作戲乞錢而汪呼導至猴嚙繩斷走車前作訴冤狀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遂

訶捕得後丐者鞫問伏辜杖死方焚前丐者屍裂焰始發猴號鳴赴火抱屍共爲煨燼 湧幢小品

章叔良文懿公曾祖也洪武初造黃冊叔良充里長縣簿陳晉冊遲惧被逮赴京冊局里書各逃竄叔良獨攜十金追至三河舟中盡之陳曰汝同事相周患難可無補報乎叔良悄然曰此一都里書意也因得免其以黃冊遲惧坐永軍者三十六家又 國初令邑各里造軍衣既畢叔良計令以餘布縫各衣襟仍書管造姓名同事詑之及解京 高皇驗視餘布獨叔良者一挈領而見得免侵欺之罪且賞以鈔令縣

中各都皆有永軍籍獨本都無者叔良之先見也

章楓山居白露山下好奬接後進和易不事邊幅併對諸生云甲子以後天下必多事乙丑　孝皇賓天果有逆瑾擅權之禍豈心靈豫識抑有術數致之耶

蘭谿北隅明遠樓左偏一區穹隆其頂周密四旁塹以白嶔其前如月形障以紙天光照映虛明常若月在其所扁爲月區楓山遊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來矚驚曰章大人在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曰奉命灑掃俟北斗使者摘獄如何可避逡巡未決公隱隱聞之曲肱未動久之聲漸遠乃起數月門人王覺言醫

士夢一鬼兩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爲主者所撻乞藥敷創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楓山先生同時有童品者字廷式號慎齋與先生齊名成化丙午舉南試丙辰始登第爲兵部主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不自炫而卒著書甚多其學問行誼不後楓山而有傳不傳則後死者之責也

高子章蘭谿人能文章晚年謂友杜端父曰吾先世封樹之地兩桂當廷屹若古君子對之則往昔之典刑儼然吾取蘇文忠公何氏讀書堂語扁曰香入雲子爲吾賦之端父隨占近體云綠曾分月種故發入雲香子章曰似矣請更散語端父再觴長篇云山麓有庭存古意不種凡花惟種桂昔封辭剝遊麟剗雪勁霜頑聳蒼翠栽培豈解一日成愛惜至今猶不易來人不必問典刑對此儼然前輩是樹前翁仲不可求樹下子孫能幾世子孫立竹滿庭除前人於此見心事近年喬木幾家存是中林壑何陰翳前人種樹愛讀書種時已除書中義後人讀書念前人對樹類能歌蔽芾八月九月秋風高金丹變化來飄飄朝元顧祖歸寒殿仙香直入千雲霄老兎凝蟾開臭孔奏徹虛皇應得寵虛皇賜賚萬瓊瑤賞君愛護月中種

竝湧幢小品

呂祖謙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以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呂祖謙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也　竝徐袍事典考畧

徐伯谷名袍曰　本朝于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于蜡祭缺焉　同上

赤松實積觀松下有遇仙石相傳唐公季虔有目青

寓觀中省憩茲石過二仙問故采草拂其目遂明且
祝曰後十年當相見彬州及唐登第授彬教有二道
士過之唐不知省道人曰子不記松下治眼時語乎
既邀之不知所適方知二仙云
謝皐羽方韶卿葉審言諸公遊赤松有徐生館法清
院酒狂士也携詩贈諸公有鳳凰山上鳳凰翔之句
聯中又以耕田鹿化石羊爲對臨別謂審言曰余以
鹿比僧羊比道士鳳凰比諸君子審言述其語衆皆
絶倒

唐田寺廊廡列詩石内有葉丞相衡集杜五言四韻
中二聯云水花分塹弱山水抱雲稠更宿招提境還
同惠遠遊又壁間有郡倅金陵吳琳一聯云雲暗雨
來疑是夜山深寒在不知春
方韶卿抵吳氏書塾客問金華勝遊者以詩叙其槩
云赤松上下雨霏微八詠樓頭重拂衣四港晴來汀
草長北岩幽處洞泉飛風敲定磬鹿春過月滿丹臺
鶴夜歸歷覧因知古詞客盛誇雲夢未全非 竝謝皐羽金華遊錄
吳士誇曰金華遊錄蓋方巖南謝晞髮弁先伯父續
古同遊紀述也當時距宋失國纔十四歲然觀諸老
情思咸有黍離餘韻而紀述詳悉非山勝槩宛然目
中要之已丑實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也書歲而不
書年亦猶靖節不書永初之例耳觀斯帙者宜識此
意云 金華遊錄跋
金華洞有韓无咎諸人同游題云淳熙改元七月既
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揆子餘趙師龍德言
韓元吉无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篝燈
蒲伏徧閲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節至中
洞飲泉乃歸 陸友仁研北雜志

蜀王逮召貫休坐賜茶藥綵段令口誦近詩時諸王
貴戚侍坐貫休欲諷之乃誦公子行曰錦衣鮮華手擎
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
何物建大悅諸貴侍深惡之 芙蓉鏡寓言
吳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爲上竺寺書記模寫雪山
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宜假不宜眞如錢唐八
月潮西湖雪後諸峯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蹉過
郄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耶歸老家山占勝作亭扁
曰玉澗因以爲號有閣對芙蓉峯號芙蓉峯主嘗自
題畫竹有云不是老僧親寫哤來誰報平安又有江
濟字澤翁姓童氏玉澗之甥亦以畫名 竝出僧蓮儒畫禪

趙子昂八詠樓詩云山城秋色靜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聞遼鶴語征人又見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璃合南去千峯紫翠圍如此溪山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

又鮮于伯機有詞云長溪西住似延平雙劍千年初合溪上千峯明紫翠放出群龍角瀟灑雲林微茫煙草極目春洲闊城高樓迥恍然身在寥廓○我來陰雨兼旬灘聲怒日日東風惡須待青天明月夜一試巖維佳作風景不殊溪山信美處處堪行樂休文何事多病年年如削 見楊用修外集

用修曰二作結句畧同稍含微意不專爲詠景發也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金華人葉石林詩話誤以爲揚州人魯直答清老寒夜三詩其一引牧羊金華黃初平言之蓋黃上世亦出金華也近覽清溪圖有秀老手題臨江仙一闋詞云弄水亭前千萬頃登臨不忍空迴水輕鷗潛鷺蓬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更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重來 見用修詞品

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極爲荊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

清老亦曉音律能歌與荊公善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爲浮屠但無錢買祠部爾公欣然爲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故清老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

雙龍洞無名氏有句云一水穿開巖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蘭谿小三洞呉沉有句云石上蜿蜒助作雨穴中蝙蝠解餐霞又云怪藤絡樹千年古落葉漫山一丈深○方巖山徐孟璣有句云百折飛橋依日

月一方巍石戴星辰○聖覽亭徐夢陽有句云碧合婺溪爛作雨翠環仙嶼石爲雲○八詠樓李易有句云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清風樓趙覓有句云水上浮梁虹起伏天邊孤嶼玉平分○浦陽十景呉萊詠仙華岩雲有云石笥撐空穿宿瞑天機織素掛餘寒○白石秋雲有云岩腰動石風初起瀨眼輸泉雨欲流○龍峯孤塔有云梵唄將回知磬絕神珠欲隕見燈懸○寶掌冷泉有云天從白石雲根出地帶青泥雪色來○月泉春誦有云白兎流光分石室蒼龍擁沫驗沙痕○潮溪夜漁有云掃竹侵

沙魚鼉短籌燈瞇草蠻蛸空○南江夕照有云彈琴
在峽鷩鬧濕鶱畫爲溪喜得雲○東嶺秋陰有云小
徑殘榛分嶺脊平疇淨綠帶溪毛○漲臯江源有云
積雨衝隄蝌自國微雲羃渚鷺專沙○昭靈仙跡有
云白雪松扉雙立影淸風藥井倒吹聲
聯翁告陳同甫語有云眞正大英雄却從戰戰兢兢
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
着也
同甫與朱子書畧云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
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

如結壇盡絕一世之人于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
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
界皆是利欲亦過矣
楊用脩曰此言有切于士病故書以自警
陳止齋與同甫書曰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
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言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
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
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于盜賊不遠以三代聖
賢枉作工夫則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于盜
賊不遠則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斃上

無競長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
二君子立論竊取未安也且朱丈使謂兄貶抑三代
而兄以朱丈使五百年間成大空濶至於其間頗近
征爭養心之乎何必及此 止齋集
滕甫字元發一字達道東陽人嘗同脩起居注帝召
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
易位者朋黨汩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
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
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
爲名言 宋史

東坡作顧愷之畫黄初平牧羊圖贊曰先生養生如
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
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爲石起復僵流涎磨
牙笑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號稱兩工行四方莫隨
上林芒屩郎鼰門䑛地尋塩陽 本集
侯臨爲東陽令有治聲忽他邑民因分財私寄姻家
輙爲所匿久訟弗直求理于侯侯止令具物名件而
去後半年縣獲盜侯因縱盜妄通所寄物於姻家及
捕至獄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觀所寄侯即追向日求
理之民證驗識認還之 仕學規範

滕元發甫爲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郡學生多不給民爭訟田二十年不決元發曰學無糧而以良田飽頑民乎請爲學田訟遂絕淮南京東饑召城中富民約曰流民至無以處之則疾疫作并禍汝矣吾得城外廢營欲爲席屋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及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上遣郎中王古按視古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

滕甫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至于己私則小心莊栗唯恐有過 並仕學規範

滕章敏公元發知安州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甫皆葬之 同上

潘子賤待制 良貴 清德直節誌禪之外亦喜爲詩有以守禦徇國者公挽之曰醜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酒與招魂又有詠梅詩云九畹蕙蘭爲上客千山桃李盡庸人 考守禦死者爲金華陳德固 出本志 宰相呂頤浩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曰親老欲乞外退謂人曰宰相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 本傳

梅和勝 執禮 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云喜照壁而見蝎方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韓退之詩句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劉夢錫武陵召赴京詩語也和勝未冠時家貧大雪中以詩謁邑宰曰有令可千難閉户無人堪訪懶移舟令延訓其子弟方應舉登蔡嶷榜終户部尚書死靖康之難 庚溪詩話

牧護禪師留布衲于東陽法雲寺忽有病于寺者倉卒無醫藥乃取布縷煎湯飲之即愈自是用者輒効

久之惟餘一領今亦盡矣

有支客販石灰一日見鄉民禱雨笑曰何不來問我問其所須曰只作少粽爲供足矣少頃設几筵置供具呼衆曰汝輩欲雨可言其界衆遂指之支取麻秸爲標誌以手三揕案纔時大雨如注而不出其標既而隱于白華巖石室中僧服儒履道冠人呼爲支大士逝後有發其墓者祇存鐵柱杖白磁花瓶云 並見東陽續志

張客學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伏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其

明張元綱厚德錄

吳履字德基蘭谿人爲南康丞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瀕死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俱死履念獄連千餘人勢不便召瓊輝語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難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雖盡捕伏法何益瓊輝悟頓首唯命履乃捕箠者四人予瓊輝前杖數十流血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 智囊

宗澤知萊州掖縣時着提舉司科買牛黃供在京惠民局和藥用督責嚴急民不勝病澤獨以狀申提舉司言牛遇歲疫則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腯無黃可取使者不能詰一縣獲免忠簡以計敗却金人念敵衆十倍我今一戰而退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犯 並智囊

朱行中風采才藻皆秀整守東陽日嘗作春詞云小雨纖纖風細細萬家楊柳青煙裏戀樹濕花飛不起愁無比和春付與東流水九十光陰能有幾金龜解盡留無計寄語東流沽酒市拚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後帥番禺安置與國以死蓋詞讖云

徐璹字全夫終武義簿嘗寓婺清漣寺醉題寺壁曰驚雷隱隱南山曲一夜山前春雨足美人睡起怯餘寒衣褪香消紅減玉朝雲靄靄弄晴態野柳狂風無管束東風也自足春情吹破雨溪烟水綠 並方勺泊宅編

方勺字仁聲金華人神情蕭散如晉宋間高士潘默成贈詩云他年一鉢江湖去先向苕溪訪葛洪考泊宅翁自載曰烏程縣東有泊宅村予寓居之買田適在村下因閱金石遺文張志和浮家汎宅往來苕霅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續仙傳云志和越人而唐史以爲婺人予喜卜築之初聞同里之高風得友其人於千載作詩識焉王侍郎漢之一見號予泊宅少翁仍爲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絡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婺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爲蓮 酉陽襍俎

紹興間李友聞爲婺州錄事參軍廨中櫻桃一株盡雙實後丁艱去不知何故 泊宅編

陳樵題建炎遺詔云解下塗金滕上衣匆匆命將墨

淋漓圖中吳楚無端拆月裏山河一斗觿銀漢經天都是淚杜鵑入洛不如歸黄衣傳詔三軍泣不是班師詔岳飛

考樵號鹿皮子有經濟才義不仕元以註述自娛長詩賦其集乃盧聯所輯中多隹句余采得一二如詠太霞洞雪到峯頭猶是雨雲生石上半成霞飛雨洞山中十暑寒猶在潭上千年雨未收碧落洞雨後引苔書洞膀霞邊摘葉寫山銘蘿衣洞僧披槲葉收芝菌客厭蘿衣種芰荷五雲洞陰雲滿地晴飛白雨蝶依林暗貼黄飯收菰蔣叢邊米藥

聚梧桐葉上霜溪亭雲隨白鶴翔千仭月與青猿共一枝醒酒石夜久月方臨石上雲低雨不到山椒少霞洞皮關僧寄婆羅樹入市人傳木客詩飛花亭松高猿見古時月花晚鶯添幾日春南軒春水有聲通北澗晚花無信惧東風野芳園日移深澗松陰上風引前朝樹勢斜臨花亭飧添荔子能消日粥費桃花怕減春又云越鳥啄殘松下子吳僧寄到水中雲霜岩水屋掃葉僧歸雲未濕賣花人去蝶先還山房雲侵壞衲長生菌風斷遊絲半度花閣思醉倚合歡鶯葉暗愁尋荳蔻姤花肥翠光亭林斷繞通吳月白鴈飛不盡楚天青詩林亭林下樹寒和石瘦雲邊鶯濕度花遲玉雪亭臺高漸見石稜長枝重不禁梅影斜暮秋旅懐東山雲杳家千里南國秋深雁一聲送人歸北松花風老金華洞桐樹烟青婺女祠語俱楚楚 鹿皮子集

呂伯恭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子嘗謂學如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也 宋史

許謙字益之其敎人也至誠諄悉内外殫盡嘗曰己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大德中歳大饑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耶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

金履祥見王栢栢告以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此爲學之大方及見何基基曰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辯者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己也 並元史

王會之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

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生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列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經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溱洧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多類此（賢達傳）

趙孟頫爲羅司徒致鈔百錠于胡汲仲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絶糧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愈堅（見徐石樓箴談）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紹興間知於潛縣户版積弊衡定爲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于上之四等貧者頓蘇

衡進右丞相時會于濾漫折閱手詔賜衡措置衡奏令户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旬日而辦上歎曰眞宰相才也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拜參知政事樞密使上言武獄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宰相趙雄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上深嘉之成都帥缺淮舉留正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〇淮又嘗曰跅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

喬行簡字壽明東陽人嘗上書謂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語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後拜左丞相

吳學上沉嘗言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詭道恐非聖人意也乃輯易詩書禮論辭義涉武事者類定五篇一兵象二兵用三兵禮四兵詩五兵訓總題曰六經師律

趙瀫陽先生爲侍讀時江陵以父喪奪情諸疏劾者多得罪編修吳中行趙用賢繼之旨未下先生糾同志七人以至情大分冀還吳趙之禍二公卒廷杖一切劾疏不付史局先生以執掌堅請之使不得秘江陵怒遂黜歸築室清獻公祠旁自號六虛居士後江

陵死而後起相業甚著（補遺錄）
工部侍郎潘希曾之治河也議以沛漕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堤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其疏畧謂今日之計固當挑濬舊漕以通糧運加築堤岸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河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捲而難保其不復淤堤雖築而難保其不復決探本之論固有在矣再疏言臣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脩舊漕者圖其易也治

黃河爲堤者防其溢也欒停泒夫僅用河夫數萬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者慮廣費也凡數治河皆底績（奏疏）
吳伯朋字惟錫義烏人其提督南贛也凡破賊巢一百二十于是三巢最稱桀黠頼清規稱王巢下歷李文彪巢岑崗謝允樟巢高沙即尉佗儂智高負險故地盤牙累歲朋毅然請討疏畧曰逆賊荼毒生靈天討不赦第先破下歷衝其中堅岑崗高沙直振稿耳願假便宜乃移鎭信豐授叅將蔡汝蘭方畧率師討平之擒清規餘黨悉平說者謂王文成平粵止浰頭桶崗而朋克三巢爲尤艱云（名賢錄）
方韶卿（鳳）賦三洞云金華北山三洞天垂髻欲往金華顛春風吹衣雨洗屐瘦筇忽拄蒼山烟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楠梗步從飛橋瞰石洞厓色閟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異物龍首昂左尾右旋就中賸穴如甕顚急水瀉碧鳴蝸紘迴流束炬照徒涉肩背擦石行拳挛水窮路夷內景得以炬交燭窮幽玄細紋璧波湧浪接皓彩凝雪飛霜鮮大爲獅子虎犀象瑣碎亦復蜂屯然蜿蜒雙蟠角尾具一一玉爪拏蒼堅穿龜負甲色深墨長蛇白質相縈纏鐘能鐘聲

鼓能鼓不假樅簴知誰懸直標斜檻藏涓室短畦長町移原田青雲白霓五色霞笑晝敗絮留丹鉛中途經過最深窅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蜻浴海光嬋娟左岩架衣頰横亘疊摺壓皺垂蹁躚自餘神怪不可極似鑿非鑿鐫非鐫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視石井闘潺潺入深踏險思搥綆長竿揭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爲悼到此十九歸言遊嗜奇不憚歷磊砢足以目故差輕便翻身却犁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疑復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闊却易進玉筍拔地脩而圓宜爲淵處乃爲屋亦

或摩蘚題新篇同遊惟我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蛙林幽風起日已晚猶睨高洞山之巔薪蒸可買樵我導不遠數里仍攀緣傍從石壁入深拆如鐵戶限瓊爲榜儼然海相拄珠絡縣視始信非夸傳左爲胡眞正面入便想笙鶴遨羣仙雲霞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洞專欻然脩梁架岩起左右蒼白龍形全整中極底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屏內知此明鋳從何穿竅深壁峭不可住安得插羽如飛鳶嗟余玆遊尚牽俗身所驟歷齗難宣但思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 金華遊錄

戴良遊赤松山有句云游目蒼崖巔放情白雲裏攀林感落英涉澗悲逝水與懸栖遁跡往遇寘寂士〇過智者寺有句云蜿蜒苔徑長礫确石路整行愛祗樹客坐悅禪枝靜幽意澹不愜游足憩復騁睇濛歧崇基追雲躡層頂句多嶄絕

浦江鄭文泰將卒語子鉉等曰人之賦氣有厚薄只數兄弟間有厭粱肉者有操瓢爲溝中瘠者富貧之殊遂漠然不相顧恤今能數世如一身不綠同居耶聞者服其言

鄭欽嘗著續規六十條自爲之序末有云天地之間有感斯應余見名門右胤未三四傳而鞠爲丘墟者皆由植心匪貞貪攘無厭故天道隨覆滅之吾祖父種德宏深吾家聚廬合爨而居且九世余於是夙夜戰兢恒以畏天爲心凡一念慮之微一事爲之著常若昭然臨乎上森然質乎旁者吾子孫皆能於此謹之則當愈遠而愈振矣 並本志

方僑山人太古從子也學五言律有清韻如宿清漁艇集雨暗客帆收野水通泉脈山雲露石根藤交山寺僻溪截野橋橫細草幽緣徑新篁密蔽齊曉樹籠雲暗寒山帶雪奇濕含鳩雨細香賺蝶風悄等句率

有晚唐餘味 胡少室集

胡元瑞有婺中三子詩則劉叅軍孝標沈僕射休文駱侍御賓王二懷詩則玄眞子張志和禪月大師貫休七賢詩則呂太史伯恭陳狀元同甫唐刺史與正黃侍講晉卿柳文肅道傳吳山長立夫陳隱居君采邑三賢詩則范隱君茂明金文安吉父吳禮部正傳國初四君則宋學士景濂王忠文子充蘇內翰平仲胡教授仲申宋王二雋則宋文獻子璲王忠文子紳婺中多賢於此可見一班

胡元瑞聚書至四萬餘卷自謂所藏幾與前代等因

録四部書爲二酉山房書目遺家不造十餘年後
書畫散余遊發猶及見其書目原叙所云盛必有衰
聚必有散蓋載籍之劫從來如此雖然先生纂述之
富庶幾埒于琅瑘太函是足傳矣覧卷憮然弁識於
此 德周識

金華三瑞塘世出上壽贈金吾衆軍何子璋妻太孺
人王氏名家女也生嘉靖己丑迄今崇禎庚午百有
二歲矣聰明不衰飲啖甚健子何其成亦八十有五
諸孫皆迤古稀曾玄俱列庠序可謂百祿是遒者幼
女適指揮王有賢嘗歸而侍母以孝聞

胡元瑞頌諸葛武鄉有詩云成湯聘後聞三顧大禹
征來見七擒是其得意句

李白詩云聞說金華渡遥連五百灘俗傳此灘牽挽
須五百人方可渡也謝惠連詩昨發浦陽汭今宿浙
山湄說文水相入爲汭又水北曰汭此水北流入浙
江二水參錯故以汭名今縣南界有浦陽汭

玄麓山在浦江宋濂嘗謂鄭元觀玄麓山下飛泉因
作飛泉操書之巖石其辭曰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
兮胡飲我牛覆謂我汚兮移波上流具人之形兮奈
忽人之憂

朱善字景初兄志被里中豪猾以塩法事誣害抵死
景初挺身白于官請獄願以身代縣令義而釋之洪
武中以賢良薦知南漳縣居官廉介宦署蕭然嘗作
秋風詞述生平以戒二子末云勤爲本敎爲先和爲
貴滕容安莫怨居官無遺蓄遺蓄在我方寸間時僚
佐貪汚公屢戒之不相容結仇 國初法令嚴重遂
被竄淮上邑士民詣當道泣留上其事得請復任年
餘卒于官既入名宦邑士民又別爲祠以祀之至今
祈祝不絶

宋南渡金華松溪有朱才慶元中任廣南路學諭才

之侄綸任國子學録咸中淳佑壬子省元才之孫年
特授翰林秘校兼著作郎居起舍人郡邑志俱未載
入 並見家譜

金華雜識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楊德周撰德周有澹圃芋紀已著錄是編乃其爲金華教諭時所作雜採軼文逸事以補地志所未備如潘良貴與陳瓘實非同母無瓘父借妾生子事良貴父有子六人亦非晚年乏嗣辨周密癸辛雜識之誤亦間有考證然多採小說神怪之語自穢其書則貪多嗜奇之過也

嶠南瑣記二卷

〔明〕魏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嶠南瑣記二卷》提要

嶠南瑣記卷上

彔篋中所錄西事見大荒諸[illegible]多珥蛇者珥耳飾也一曰瑱又[illegible]亦[illegible]珥因以珥名錄竟尚有碎事[illegible]種因復理而存之命曰嶠南瑣記語曰雖有棄髮必愛予於此亦云歲壬子良月湛盧山中人識

兩廣樹在封川蒼梧界上分左右柯直上以其方之榮悴卜粵東西豐凶不爽

梧州察院儀門外壖地上草細茸深厚初夏螢火以千計閃閃燭草上如月

湘竹有全紋者圍僅三四寸斑亦不老畧大則止半面有斑而體甚薄用則析取其有紋者謂之片竹

道內有大椿樹二株高十餘丈蒼鬱濃茂在廳事之前對立危聳數百年物也

邕州道署後有桄榔樹四株隅立競秀高俱十餘丈玩之不厭

邕人言鐵力木能上水僅可百餘年惟黃連木最能久

木之寄生者曰寓木見山海經梧之桑寄生酒為佳然粵人不事蠶作真寄桑者甚鮮

辛亥四月予署柱上生菌若肺之垂正黃色

不死草如茅暑月置盤筵中蠅不敢近舊曰出柳州今詢之無知者

馭鹿山僧堂前池水絣碧間出蓮花五色絢爛名飛來蓮

斷腸草一名胡蔓形似黃精又一名野葛人食之立死羊食之而肥故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可解也平樂人有三女俱年幼晨出田間拾菜日晚不歸往視之則枕藉死矣傍有斷腸草數處尚有握手中者李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芙蓉花亦斷腸草之名花之美似芙蓉也或云葉大如人手掌見人則獵獵鼓搖若招之者取狶腸一段杵汁入之繫其兩端汁從中穿走腸斷乃止

予官農部河南司時曹長武陵龍君善偶一日曹事畢遣吏承印還寓吏塗遇一人云當赴曹投牒者引去他處飲以酒吏即昏迷若寐及覺印為盜去矣數日捕得盜者予偕往訊之對云用風茄為末投酒中飲之即睡去須酒氣盡乃寤問從何得之云此廣西產市之棊盤街鬻雜藥者今土人謂之顛茄風猶顛也一名悶陀羅按本草佛說法時天雨曼陀羅花云即此又北斗經有陀羅星使者手執此花因以名花

杭樂毒草鳥不敢栖其上煎令稠蘸弩矢射野獸立斃此物予嘗見之形似獨窠蒜土人云生深山中就其處採煎須不聞雞犬聲煎成用鍼刺臂使血出垂臂順流下如瀉仍用拇指緊按刺孔令人蘸粟許於瀉之末血急縮回者方可用不先按其孔血縮入肉則其人立死

嘉魚出火山下丙穴體圓小多脂九十月間始出或曰似鰣魚謂其多脂而味似之爾形絕不類也

懶婦如山豬而小喜食田禾田夫以機杼織紝之具懸於田傍則不敢近又桂州有嬾草見之則昏焉若醉亦謂之懶婦葴

署中一老雌雞抱子十餘後止存一雌者次歲仍令抱之得八子半月而老雌雞死八子遂隨少雌雞飲啄哺味無異其母諸雛皆能啼猶羣處女奴逐之始散去

潯署頗有園池花樹偶見花根上一物蠕動就視之乃一大蝸牛戴殼而行殼可容半升

藤江出鯖魚膽售者皆偽以黃藤膏混之黃藤亦能行血去瞖予過藤詢漁人獲有鯖否漁人以一尾來獻狀似鯇而黑刳取其膽懸之船窗上越宿漿裂出過半土人云膽甚薄漿發即裂故鮮得全者張七澤云松江人謂草魚為白鯖魚鯖為烏鯖魚草魚今人家池中用草畜之者即鯇魚也

鯰魚似白魚而稍短味不腥絕宜鱠南方以為魚品之最

潯州多杜宇甚夜啼不絕客居聞之甚慘

蚺蛇常在樹上伺鹿鹿過輒垂首下繞之有頃鹿死先濡徧身令濕便舉口吞之骨角皆鑽皮而出

蛇之名甚衆烏梢菜花危千量人水箭幹壁虎鼇腦笋簝雞冠簸箕狎黃藤蚺寸白又有青竹標者瞎目纏樹而生子一曰蛇盤之處必在壬地

校邕時以左江道為文場道深邃旁有亭榭園

池林木茂密叢已堵塞予與書吏俱入居籌邊樓下一日晚堂畢隸人云每薄晚有人擲瓦石入署之則愈甚予視之累累積瓦上因詢千揔者答云此去外路甚遠遂不復問又一日閒步出聞闈者房內有伐樹聲因取鑰啓視之闈者云有物如犬而甚大黃色每來則伏此處竹樹間械門入亦盜食食物適來逐之越牆去尾大如帚伐去竹樹或可異不來㒳蓋狐已為妖而土人未之知也

龍州即古龍編建安中立州治時有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名

劉欣期交州記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為虎逐復為吏

靖江世子宴三司是日入則有閒人數百輩先伺於門門啓輒挨擠疾馳爭先詢之皆宗人也內臣執挺逐之不能止亦多不冠而跣其足者云常不得登獨秀惟此一日可乘爾山徑既險仄斗峻蟻湧而升常遲數級方得上喧雜甚趣

殊不清獨登絕頂一眺盡郡中諸山水形勝為佳爾諸亭館皆嵌石壁間半為飛礎不敢從容玩適宦游幽賞之不相謀大畧如此　王宮居稍右不甚廣頗見嚴整正殿端倚獨秀殿後亭館皆廢壞狼藉荊莽中　儲君居　先王服制力未及此故爾所謂月牙池者盖營建時鑿取土遂稍瀦之積水可汎也

陽朔道上一山高十餘仞體圓而皴內全空宛如栗殼戍卒有栖止其中者

靈渠自北而南三十二陡又由灕通銅鼓水自東而西入永福六陡六陡冬月水消則涸絕不行

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

自理定西行蘭麻烏沙諸嶺險絕皆剌天無蜿蜒迤邐之狀又極隘僅容足每遇嶺則直上至絕頂乃下下底澗水乃已度澗又復上如此者三四程閩之飛雲九折勢[illegible]尚可乘騾車

跨馬而行不至若是也

諸嶺每遇狹處謂之隘子必有大小石子一堆意必戍士積之以備他盜者然疑我與賊共若賊先不幾藉之兵乎及詢之則云行人過者必從山下攜石一塊寘此祝云願增脚力殊可笑亡謂當時必有以此愚行人假之力者緩急可因以擊賊爾然非長筭也

桂泉多可飲而白龍為最梧惟氷井清洌餘無中酔茗材也

志圖地山川如禹貢山海經水經皆不置論注者始旁引曲證若直寫溪山林洞屈曲如觀壁畫意趣悠遠自然神飛夢越旁置一語便索然無味此亦吾輩文字禪也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則丹朱亦稱帝矣注云竹書后稷放帝朱於丹水水經又云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是商均亦葬於此

彈丸溪水經稱灕水會彈丸溪溪中有石自然

珠圓若彈丸狀彈丸乃一小澗冬月流澌枯絕其石亦鶩卵石之類爾

粤右有灕浪二水浪水今志俱失其名然其源流尚可考也按水經浪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鄣水合注水出無陽縣縣故鐔城也又東至蒼梧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為大水注鬱水鬱林之阿林縣東逕猛陵縣之西南元封五年交洲自羸膢移治於此又云檮過之山浪水出焉南流注于海

竺芝扶南記南方山溪間謂之究有西古郎究金山郎究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文狼究無勞究又徼側走入金谿究

東江驛在虞山西南二三百步黄澤由癸方來注之匯為静流東與灕江隔一洲洲上莎楚萋密而驛之前竹樹林樾交接互映晻靄陰亞水一灣澄碧若染予語驛丞曰汝何福得此清況丞對云賴公之福但如此好景丞亦無那不得常看之爾

劉僊巖有足跡長二尺許如足印土上太肖似

相傳是劉仲遠所履之跡予笑云此非僊人足跡乃凡人手跡也

還珠洞有伏波試劍石長丈餘垂下寸許未合細視之有鑿斷痕

梧江競渡龍舟長十餘丈坐可五十餘偶有衣白數人分立舟上每櫂動則右手麾小白旗左手麾袖袖甚長如所謂郎當舞袖者

虞策韋鄉詩避色如避難冷暖隨時換少飲卯時酒莫喫申後飯

符載送楊衡游南越云五嶺風候加餐飯日粲
醇酒數觴可以佐助元氣
庚戌冬予以長至前數日抵邕時驟燠單袷衣
揮扇盡去衾之有絮者歸輒向人云邕州熱甚
次歲抵邕又早十日而連晨嚴霜風透骨至覓
地爐燒炭氣候之不常如此
辛亥春三月邕州雹大如斗城中屋瓦皆盡無
一存者是日陳憲僉顧輕車飲於敷文書院席
上盤盂盡碎後人避去二公立簷下有塵板處

予冬月行部至邕望坊樓上殘鴛半漏時見天
光屢疑是積雪未消
治夷方有兩失一曰裁省一曰改土為流是皆
通人一蔽所謂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悖者創
制之初量其物力必非優裕事體漸繁亦必與
時升降浸趨簡畧若更事事尅損必至荒凉不
堪苟且相承難施振刷節約可以治身國儉示
之以禮生衆為疾都不講求涓滴之留終非長
筭至於土人亂萌原由流官處之失著若復改

流徙茲繭絲我自為国事端愈衆棼而棲之亂
可日俟審持大體毋為近名貳而戢之服而柔
之夷自為夷治之其庶
胡三省注漢武伐東粵事東甌地多以兩粵訓
之如武林曰在潯州又梅關以為梅嶺之類三
省天台人去東甌甚近尚不知東越之為東甌
何故
全州柳山書院有巨石乘風雨飛入應泉井中
頭昂尾低狀如龍馬其高廣正與井之石甃相

值雖人力巧為安頓不若是也
西中夷寨不常動譟征剿將士以首虜為功或
免罪雖云當陣見證率多詐冒村民之悍黠者
伺小賈及尫瘠之人過則斫其首以貨每級金
三兩閩有舟人方盪槳眼微瞌輒為人斷首以
去者
夷人方亂時於中秋候月見月相對愁語曰朝
廷有天且剿我急備飯褁藏深山中為竄匿計
民見月則喜曰朝廷有天我得田禾契也

悰遠有石壘臨溪相傳諸葛武侯營於此人不敢作室其地又六峒有一種云是巴人從丞相到此夜令云枕石者去枕草者留中夜檄營枕草者方熟寐晨醒始覺遂留不去迄今猶作巴音云

潯州西行過横永道上竟日無人居抵州縣次方止日中小憩野館蕭條叢莽荒荊句衣罥幘狨豹晝啼送卒常百餘人云惟使車過此餘皆取間道去

粵右亭鄣羸瘠不堪除鄣吏多不肯赴類署職者常過永洛間一驛臥室窓牖風鐸玲瓏時方殘臘因就車上取迎送褐令從人糊之尚餘數十幅次晨盡付署職者笑語之曰有使客過可以此預糊之勿令臨期其人叩謝去

又亭午經一野館小憩飯無坐處取舊竹椅折足者用頹壁甎墊之堅坐不敢動

潯州大逐客凡粵東人從事官府者盡逐去以土人應之土人蠢拙事不能辦而玩法實過之官不能制行部時嘗欲刻一記可千言徧索工刻者不得土人遂強取雕劃十餘日方就而塗塓不成字為之一笑毀之

士子應試約會俟有入彀者則瓜其坊資此風甚惡在處有之粵右謂之打礦然粵右土擕人貧士多空乏長安日下道塗脩阻不能赴南宮者多坐此

孔雀夷人有殺而食之者云其味如鵞解百病食其肉者後有病服藥不能愈取其尾者持利

刀伏叢篁間自翳其身勿令見伺過急斷取之不則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

象交於水傍泥淖中取樹葉藉之其交如人見人則羞遽起逐之人走須繞嶺方得免

解牛多俚婦亦曰屠婆縛牛於木數之曰某時牽汝耕田不得某時乘汝渡水不即行今何以免死乃殺之

舟過龍門值水漲見浮槎上有物翻覆如葉榜人撈之得一龜不似常見者大寸許而體甚薄

似鷺頭類蟾蜍腹紅色黑理足尾俱黑而尾畧
尖銳背純綠中具五行八卦環列二十四氣界
處似微紅畫之者後一段皆有齟齬天然分界
首頗大不能全縮服作金色兩顋有金線縈之
頷下亦紅色能吐欲鼓氣蓋物之異者
出東江門肅客或登湘南樓會宴則經靖江府
後過伏波山下人家犬皆聾吠路傍前驅者莫
之逐也問以語人人笑曰想子必是雪爾
蒼梧郡有銅船沈於水天霽水澄隱隱可見謂

是伏波所鑄
逍遙樓三字後有大曆丁巳顏真卿書字全無
結構有俗氣下筆正如糊餅兩走之轉處法亂
乃椽手之下者何以辱魯公
攝府江時有莫年妹一事甚奇年妹父廩生汝
賢母歐氏有兄二人其庶母翟氏戊戌寇亂翟
有娠汝賢令長子隨母次子隨翟氏而自負年
妹避寇途遇賊汝賢被殺賊執年妹以去敎之
獞語不能遂送田主李某家李酬以酒飯賊謂

李曰此平西莫秀才女也勿令出李藏年妹於
家時方六歲令與其女俱女長適翟生以年妹
媵焉居二年年妹漸長翟生欲收爲妾李氏怒
不肯日與翟生閧生偶他出李氏罵年妹曰老
婢亟去吾非與汝共丈夫者年妹遂走出猶記
賊平西莫秀才之語因沿途問平西路避人藏
跡行三日不得食至一村落饑餓力疲甚坐人
家門首其人出叱曰汝何家婢子來此年妹泣
語之故其人曰莫秀才妻嫁此處人家因馳往

報之歐氏至不能認其容貌歐氏名指無甲妹
及二兄指亦如之以此爲記又妹生時磕損其
額角瘢痕宛然母子相持哭既而長兄亦至因
詢次兄則翟氏娠已生子名翟養貞守不嫁且
撫養其次子已爲婚娶矣予聞爲奬異翟氏令
年妹仍依翟氏居爲擇良家子嫁之此事離合
絶奇然歐遂變節而翟不二其志且撫次子與
其子至於成立戴嬀之事不爲異矣詩不云乎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好醜之跡志之俱足以

風云

秦氏永福人嫁某數月死復嫁張名巳而名風疾名故貧卒氏恐饑凍營粥餌以事之備嘗荼苦積十年生二子俱幼萬曆庚戌鄰舍火起氏急抱二子出置空地上復入欲負其夫時火勢已及衆止之氏不聽冒焰而入遂與夫俱死火中火息檢灰覓之則夫骸燼盡而氏體獨全予聞行縣優卹其家第再題疏於格令置豐碑二上書云義烈秦氏一豎於墓一豎道左俾觀者有所感云

銅柱之說不一南裔異物志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然不言幾柱而兪益期牋云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人十餘家居壽泠岸南與銅柱對皆以馬爲姓山川移易今在海中則非今憑祥分茅兩銅柱矣而唐南蠻傳謂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馬援所植銅柱而曰山其巍聳可知今銅柱未聞若是偉也又開元間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銅柱柳子厚以爲復立者乃安南都護楊舟且文淵所立銅柱固多亦經交人毀仆獨憑祥分茅與中國爲界得久存耶又馬總元和中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地鑱著唐德五代晉馬希範平羣蠻亦立銅柱於溪州總與希範皆自謂伏波裔故也今皆不知何處

嶠南瑣記卷上

嶠南瑣記卷下

曹唐初為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作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體幹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接晤竊恐壯水牛亦將不勝其載

呂衡州溫善謔子厚在柳州溫謔之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南公至黔南溫又謔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向雲

南閭向南亭醉南風變俗談

柳州有種柳戲題詩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榦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蓋追憶衡州戲語而作也

西中宴餼畢乃進魚即撤席一日隨二參知飲予坐末席魚偶不足以尾進客云何為進尾予曰二公乃魯師道故宜得此不佞何敢望

此中胥椽閹隸之屬多蕊惡不諳事語之通不

了了雖纖細亦須自檢掁七澤云柢為楨槨既埭予問何故曰至清之氣皆沉墜不能上升宜其混混乃爾

桑民懌嘗謫柳州倅不欲往或問之曰宗元小兒久擅此州名往一旦權倨其上不安爾

吳武陵遺孟簡侍郎書云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則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耶

已酉夏予督臨儲一年矣輿堂翁求一代意在

假省也一夕夢中作詩云蒲萄且醉樽前酒圭璧還為席上珍時署齋有蒲萄二叢予構高架架之濃鬱蔽芾殊堪銷暑因語兒輩云占此夢似蒲萄熟後當還部不得送爾曹歸矣既得代堂翁以手札趣還曹遂以孤舟往過天津岳斗元曹長召飲有酒甚佳詢之云蒲萄酒也馬中貴所餽因憶夢中之言不偶而是日椎粵右學僉入都始知之次日　命下乃知席珍為儒官之兆而圭亦有臬象

又嘗婆入一廟廟貌尊嚴予揖之神授以扇視
之則邊骨上鏤有細字又展之面上小楷甚工
再展則斷爲兩旣出有木横于門予躍過之門
者曰勿遽去且占星一人曰武官也一人曰非
也乃法官次日以語關廠二僚長且云予將陞
僉事矣必分巡二公曰何以占之予曰扇有風
風憲之象門有木者臬也扇得半蓋分風而疑
爲武官者治兵之事也居數日遂陪浙憲再得
今命乃知扇邊有字乃邊隅文學吏謂非武官

者文之反也
石工言嘗入深山中覔石峯售之偶登靈川界
內一山榆覔之間忽見一洞內光耀如月就視
之洞口甚狹僅容一人內廣亦不踰數丈而乳
石纍纍下垂不勝數交映有光可手而摽也因
回呼其侶欲共採之忽白氣一道自洞出爲其
所衝倒地昏暈不省者久之遂迷不復見有洞
處氣猶漫亘山谷久始散石之精華所聚宜亦
有神呵護之也

庚戌十一月壬寅朔日食七分五十七秒予時
在邕州是日陰雲不見後見范職方守已疏言
初甚時刻及食之分秒與所測不符因摘曆中
差訛數事駁論且謂其以意爲增減予直謂彼
輩原無意見亦非有增減且如冬至日在箕三
不得復進而箕四此最易曉秖是鹵莽疎漏下
筭子錯爾似於歲周日躔有退無進猶未之知
也使能解立法之意於布筭時一一詳慎豈至
差謬若是

近因范議春官上言乞博選海内精曆理者集
議改定予按大統曆本之授時盡去歷朝積年
日法立爲氣閏轉交四應而百年消長各一即
其差分之積上推往古而必合即其下筭將来
而不謬者其法冠絶百代後有作者恐不能易
若據前人成法以意稍爲增損如按圖經指數
道里終屬懸度曆法至此已極精密則其差亦
愈微眇如劉洪之知日行遲疾張子信之知日
行有入氣差王朴之得發歛法皆畢一生精力

始能得之改定之說談何容易如魏之景初晉之泰始皆不能改吳之乾象唐曆二十三家不能改太初又如石晉之調元曆唐傳成均之戊寅曆韓顏之至德曆皆行數年而差更甚王恂云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曆之誤正在數爾去數則無曆理矣

土司法極嚴酷鞭笞殺戮其人死不敢有二心所謂怯于私鬬勇於公戰者商販入其境則輸稅以一槍交植境上曰關未稅而越關者輒射

之輸稅後雖露處野宿物貨狼籍道路夜行無敢窺者

祿州本太平屬後淪入交州與龍州接壤土司遇喪事賻賵之來其酬必倍祿州以千金賻龍州龍州以為餌已辭不受祿州憾之遂尋兵戈雠鬬不已辭曰逋其賻金千緡也

土目稱其酋曰布伯布伯猶華言主管也謂百姓曰提陀

田禾叔言邊方之官非有為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能諳土俗

獞人遠歸則止於三十里外其家遣巫持籃往迎之脫婦人中衵貯籃中前導曰為行人收魂歸也

獠人相鬬殺若所殺之人得美鬚髯者則剜其面籠之以竹鼓譟而祭之以徼福

粵中多產錫以賀出者為最按水經馮水南出於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嶠也其山多錫謂之錫方

唐開元中測日晷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名按水經注區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以南北戶向日望北辰落在天際又北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影為比故名

林邑記云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弓矢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崪不踰仞蒼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嬰讙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游俗性塗分故也此段文字甚奇

狄武襄征儂智高兵出桂林道傍有一廟神甚靈武襄駐節禱之因取百錢朱塗其面與神約大捷則投此錢面盡上向衆方聳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舉軍歡呼震地武襄大喜顧左右取百釘来即隨錢疎密就地釘之曰俟凱旋謝神取錢既敗智高平邕管師還過廟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南人尚鬼武襄借此作其氣爾

沈希儀為叅將時正值兩江多故希儀使其腹

心詐為販者以貨入諸土司貿易察其動靜審以諜報其夫人亦有智畧召諸婦入視其有能者令往看夫因攜線繡巾帶諸閨奩中飾具往鬻之得與夷婦習因盡知其內外幽隱之狀其師無虛出者以此

蒼梧賈雍為豫章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来視雍胷中作語云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衆泣曰有頭佳耳雍云無頭亦佳語罷遂仆

宋士堯馬平人儂賊之亂士堯領兵赴邕奮勇為諸士先適師潰賊於馬上斷其首已落猶跨馬馳還營賊望之驚以為神

橫州學正劉琯持身端謹每日授諸生經講論不倦州守方脩學宮日親至度工諸生曰盍往迎之琯曰脩學有司職講學吾職也各舉其職何以迎為

永淳賢尹祠祠知縣趙其甚為令多穢跡而善結士民之機黠者陰使市胥保之當道令適病

死遂許立祠民怨之者曰祠成必毀之乃祠於縣治門內久之令有同籍者来為當事因移祠縣西會事久無能憶其故跡者遂至今其祠尚在

陶璜為九真守立郡築城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鼈蛹無頭長十數丈大十圍欵欵能動劏其肉如豬肪以為臛甚香美璜自食之於是三軍皆食

陶璜常晝臥見一女子枕其臂欲投之用爪搦

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鶴林玉露云馮京父商云云今俗傳奇本此而邵氏聞見錄稱京之父式為左侍禁常取京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州軍府事賜緋魚袋馮京京後判荊南其衙與父所題無異一云還妾事乃馬涓之父從政羅大經誤以為馮京也涓元祐六年廷對第一
楊貴妃容州雲淩里楊山人小名玉環父亡母葉氏懷孕十三月生妃有異姿都督部署楊康

求為女時楊玄琰為長史又從康求之攜至京後選入壽王宮時年十四明皇召入內號曰太真
綠珠姓梁氏博白綠羅村人生而端麗石崇為採訪使交趾回道經博白以珍珠三斛買之
汪直蒸峽猺藤峽平後以俘入初正統間嘗令南方征勦諸峒幼童十歲以下者勿殺割去其勢不死則養之以備淨身之役此真所謂刑餘也

蒼梧士燮常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藥一丸用水調含服之搖其頭少頃目即開手足漸能動半日起坐四日遂言語如常奉字君異侯官人也
漢永和間周敞為交州刺史採龍山之木為州門鼓下分一鼓給桂林郡一鼓給交趾郡擊一鼓則二鼓皆鳴所謂叩宮而商應
堯時有何侯者隱蒼梧山至夏禹時五帝賜藥一器家人三百餘口同昇今為太極真人

龍眼事鮮見西京雜記尉陀獻高帝龍眼樹三都賦蜀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而吳賦中亦有龍眼總一物也而易一目字何謂
扶荔宮所植不但荔枝凡柑桂椰欖枸櫞之類皆連歲移植徒損民力一無活者
扶南王范文本夷奴牧羊山澗水中得二鱧魚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曰非魚也將礪石還爾郎至魚所見是石遂去文異之石有鐵文就山中冶鍊鍛作兩刀舉刀向鄣祝曰鱧魚變化冶

石成刀斫石郭破若文當治此國遂斫之石破於是人情附之後王扶南石上痕尚在魚刀子孫寶守謬比之斬蛇劒

容州三洞天都嶠山太上寶玄洞天白石山秀樂長真洞天句漏山玉闕寶圭洞天

楚巫臣適吳吳以為行人巫臣教吳伐楚壽夢六年楚伐吳為巫臣也至衡山而還衡山在楚南境內與吳遠此云何解

長沙定王子靖侯名狗彘元朔間封零陵之南

部為侯國王莽更名曰洮以狗彘為名既不若於菟之猛又非犬烏之稱古人之不諱惡名如此

王伯安平思田八寨即乞病歸至南安小憇一佛寺寺有靖室乃前老僧示寂處老僧化時戒其徒歲加封識不許開戶伯安固強開之中有書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啓吾鑰拂吾塵問公欲識前程事開門即是閉門人伯安愕然數日病卒

龍涎香出西洋諸國番舶徑往東澳元非西產萬曆甲午命福建兩廣辦進西人亦為之困則廣之一字累之也嶺外雜記云龍枕石睡涎沫浮水面積而堅凝惟鮫人能取之新者色白久則紫又甚久則黑白者如百藥煎黑者次之似五靈脂其氣近腥和香焚之則翠煙浮空而不散一說云香有三品一曰汎水如前所記者上品也一曰滲沙乃漂泊洲嶼間風雨浸淫久滲沙土者一曰魚食龍吐涎羣魚競食之糞浮於

砂磧上氣甚腥穢皆不可用此物予常於閩行省見之舶商攜有十三兩至問其價云每兩價一百二十兩問何據云嘉靖間採辦有案予因取視之形正如百藥煎初焚微有腥氣已而清氣逼人時盡倒累年舊牘檢之果得一牘云每兩價六十七兩且謂留上香五兩次香七兩以待再命而庫冊棄已失載司帑者細檢帑內廢朽諸物得兩裹封識宛然香氣無異新者予考之閩廣採辦龍涎事在嘉靖丙辰與敗物共處

垂五十年而味不減真異物也後有知者語予
曰故事商人自赴内庫交納半為中官侵貲不
必盡香價也
試龍涎香法將結塊者奮力投没水中須臾突
起浮水面或取一錢口含之微有腥氣經宿其
細沫已㵎餘膠結舌上取出就淖稱之仍重一
錢又乾之其重如故雖極乾枯用銀簪燒極熱
鑽入枯中乘暖抽出其涎引絲不絕驗此不分
褐白褐黑俱真

占城唐顯德間貢薔薇水猛火油薔薇水灑衣
衣敝而香不滅猛火油用以灑物得水則愈出
夷人用之水戰内典云人火得水則滅龍火得
水而熾
容州有莫道人者名洞觀居羅浮石洞不知其
年歲山下八九十歲父老言少時見其丰姿已
如此登山如飛常數日不食或與之食不辭多
寡輒盡食之
安昌期志稱韶州人東志以為恭城人

朝野僉載柳州曹太年八十五小妻生子曰巾
無影
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猳鼻散居峒落歲時至
軍府聽令徭僮不與同羣韓愈詩衙時龍戶集
日上馬人來龍戶即龍人也
異物志稱烏蠻在南海郡之西安南都統司之
北即烏滸蠻也古損子產國生首子輒解而食
之曰宜弟味旨則獻其君君喜之而賞其婦娶
妻美則讓其兄其國有烏蠻灘焉漢建武中國

瘴校烏蠻灘在橫州東十里即其地
飛頭獠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如紅縷及夜
狀如病頭忽飛去於泥中尋蠏蚓之類食之將
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又云飛去時以耳為
翼一曰占城有尸頭蠻本是婦人但目無瞳子
為異耳好食小兒糞遇其食者兒必死有人頭
飛去家人以被覆之頭回不得合墜於地氣充
充欲絕去被頭自地起就頸上合之即活
博物志蒼梧吏劉京云桂林晉興寧浦間人病

將死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在舍上人氣絕來食亡者雖撲殺來如風雨不可斷止肌肉都盡止餘骨在乃去殯殮不時皆受此害有物力者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畏梓木氣若以梓木板障其傍并以作器便不敢近

前載程大中校妖事妖言亦有自歐希範初為亂遣待制杜杞討之杞僞招降希範與酋數十人來杞大張燕犒醉之以酒乃執而盡磔之皆刳其腹繪以為五臟圖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

圊臥於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流血言希範以拳擊我遂死杜杞殺降宜有此報至於訛傳為神寔起於此

粵右狼兵鷙悍天下稱最然多非真狼真狼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舊制調征狼兵所經過處不許入城蓋其性貪淫離家遠出罕御酒肉不獲縱貨色之欲含怨懷恨惟劫於其主之威而已在有司善遇之不則剽掠之性一動不可復制矣

東蘭那地南丹三州狼兵能以少擊衆其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夾擊一伍爭救之若一人戰沒左右不夾擊者即斬一伍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一伍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若一伍戰沒左右伍不夾擊者即斬一隊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不

追躡者斬全與軍政所載無異其論功行賞之法戰沒者臨陣躍馬前鬭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俱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斬級而能冠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

岑氏家法七人為伍每伍自相為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之割首之人雖有照護主擊刺者之責但能奮殺向前不必武藝之精絕也

粵西入交趾有三路一路由憑祥州出鎮南關

一日至文淵州一路由思明入立温者過摩天
嶺一日至思陵州一路由龍州入一日至平西
隘
村落有水草處多以草結爲鷺鷥之狀用灰塗
之百十爲羣俛仰飲啄顧盼張翼無不絶肖倏
有廻翔飛下者弋取之亦有立牆頭屋極者驟
見之未有不以爲真也
粵右兵餉半藉鹽運其法與他處異官出鹽本
及舟具歲令郡倅一人往東省鬻買運歸轉市

楚商取其利以資餉蓋官自爲市也每歲定爲
一運運分四起顧一歲類不能畢一運之役緩
則利輕速則鹽滯而嶺左嫌分鹽之利楚南病
得食之艱事非同舟情不相急牒文往復意見
齟齬徼潤鄰壤殊非得已往以武卒駕舟今改
用水手以閭右充之既無工資稍稍得溢於數
差不甚困若遇東省盤覆之家必苦祈閲粵人
原無積蓄就役如赴湯鑊予舟行遇艤舶過見
其憔悴困苦因漫占一絶云官差贏得號長年

十丈遥遥木馬船不信楊州風景好重樓歌舞
百花煙木馬粵西艤舶名也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貧病苦吟妻黄氏亦每中
夜得句黄輒先起然火具紙筆元甚相重元有
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
樂正聲君自知寒泉出澗澁老檜倚風悲縱有
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又題鄧真人遺址曰三千
功滿輕昇去留得山前舊隱基但見白雲長掩
映不知浮世幾興衰松稍風觸霓旌動樓葉霜

露鶴翅垂近代無人尋異事野泉噴月瀉秋池
又贈廖融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
翁宏字大舉寓昭賀間不仕工詩送人丁峽云
萬木殘秋裏孤舟半夜猿南越行云因尋買琴
客誤入射猨家細雨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
宮途中逢故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國十年心衡
山處士廖融南游宏贈詩云孤吟牛渚月老憶
洞庭山皆稱佳句
唐仁傑全湘人苦吟陳　德誠出守池陽仁傑以

詩貽之云紅旆渡江霞蕪水青蛇出匣雪侵衣
德誠善之勉之入金陵會休沐朝達集于升元
寺召仁傑偕往酒行請賦登閣詩仁傑沉吟少
頃立就有句云雲散便宜千里望日長斜占半
城陰衆皆閣筆如元白之遜楊汝士也又贈僧
詩云只住此山能有應向来求佛本無心
野次四五月間有花絶似菴而開甚盛詢之土
人云名菴共娘謂與菴同母也其名甚新因戲
作二絶云名園花色遜夭姿玉嶺霜林植種奇

豔質從来無野態莫教錯認是連枝 右菴花問
嬌姿肯與鬬春光體質天然信野妝開落也知
人不管免教輕豔妬昭陽 右共娘答

嶠南瑣記卷下

嶠南瑣記二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卷首有萬歷壬子湛盧山中人題
詞云囊篋中所錄西事見大荒經所載神人有珥
蛇者珥耳飾也一曰瑱又蠶弄絲於口亦曰珥因
以珥名錄竟尚有碎事及續聞者百餘種因復理
而存之命曰嶠南瑣記考萬歷中閩人魏濬嘗作
西事珥八卷述粤西風土已别著錄以題詞證之
此書蓋亦濬作矣然西事珥乃地志之屬此書多
記襍事則小說家流也

瑯嬛史唾十六卷

〔明〕徐象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瑯嬛史唾十六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畱二典之渾噩況其下者乎自事言無紀史官廢職司馬遷而下受金索米率成穢史匪獨人事亦由世運嗣是官非世守職無專局每一纂修人操誹譽由

首可期汗青無曰此劉子玄所
為含毫而不斷也蓋史得其官
則統歸於上史溺其職則紛散
於下天祿石渠既無鴻筆則明
識之士不得不以野脩之他如

張璠華嶠魚豢習鑿齒諸賢所
譔述不下數十百家其叢著而
傳者無如世說彼單辭隻語徼
者可思雋者可味江左遺風宛
然如在此則劉氏之善因也曰

則可久故傳之至今我明華亭
何氏斵其所載不廣拓之為語
林上自秦漢迄於勝國載幾懷
矣而綴次不無繁冗此則知因
而不知變之過也蓋晉以清言

為宗故因之以為世說自六朝
而降世風一變說者至詆為亡
國之祟顧猶然以事蹟為清虛
議論為名理是何異飾嫫母為
夷光而欲與邯鄲蔡步其不為

識者撈口幾希矣故指事以言史氏之兼綜曰無為爰當局之獻裁言資麈尾而事還龜鑑此君子之所惜也是編舉二氏之所遺總事言於一貫采之正史

者十之六搜之稗官者十之四叙事之體一仍二氏而品目之臚列視舊則有加焉至於雕樸為華刊繁就簡因其事蹟議論之猥襍而稍以清虛之名理潤

飾之使所謂可思可味者時隱躍於筆墨間則較何氏似有徵長夫以數寸之柔翰扛龍文之九鼎使輕重大小一一奠之清廟明堂之上以為美觀亦難為力

矣凡十六卷總謚之曰瑯嬛史唾蓋瑯嬛非秘府也若曰是論世者野獲之不過拾史氏之唾餘而已矣

萬曆己未歲二月花朝日書於

海上之讓觴居室

平原寓公徐象梅譔

瑯嬛史唾序

余嘗謂彙書興廢與史表裏范班以前有史書無彙書非無彙書也史盛而人習其事安事彙也間有之直稗官視之抑所謂不賢識其小者耳典午以後史之行不能與東熙兩京競雄長其詞置不講其故實亦遂服習踈闊無端緒負卉木諧璅迂怪之褒即大

序一

々朝常國憲精々明理藝文
狀之軌物器數假令往牒未
窺素臆罔蓄聚宜所譚茫
然若夢文學僅何好事家性
々有所纂戢鉤玄提要學士

序二

大夫始因習彙書為愉快爲
大都史職日溺彙書日廣有如
終千古不能復興史將亦終乎
古不能復啟彙書耶雖狂胡
可廢也儒之名大難稱矣豈

必通天地人而後可以列于士
人之林則又虞夫搜二酉窮五
車皓首無期也且以春秋慕通
三代及孫讀墳典玆索之書汝
兩者乎何況於今載籍穰々如

序三

士抑首圭蓽斤々朝夕副墨
或勿集之矣洛誦或勿洛々為
踰時挂漏非絕强記不能舉
流覽所一若夫詮綜彙該捡括
精覈參訂俄頃指掌瞭如則

彙書亦何可廢也即舉近代而論若馬氏之通考世說趙宋記騈然偏矣然首序田賦則類次雖偏旁收論議則簡編太涵此又不善用多者也窃

聞之崑崙玄圃瓊瑤瑊玏錯陳輝映文采追琢惟工人之所需九州之外裨海環之浩瀚無垠何所不有今仲和是編出譽之渾璞呈寶旨以歸壚人間鉅

麗觀止此概窃余又以為常性之相倚也小大之相傾也如反覆手然善學者必歷人世之奇而後以反吾常猥瑣贅餘皆絲縷而櫛比之而後不躓於鉅

要者要惟劑之以理裁之以識則雜組文綦同為悦目之玩胡笙羯鼓都成入耳之娛可窮百家与不為百家者窮可懾恢詭而不為恢詭者懾斯仲和

氏是編意也仲和遜謝曰之刻也是我所為賓日月而破窮愁佐譚，銷而供歡笑者也方慮其秕類於六經駢枝於信史為愛世者所必黜子以為窮百家備恢詭過矣余曰唯唯遂序而書之

古瓶山項真

瑯嬛史唾總目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瑯嬛史唾總目終

東海徐[illegible]氏譔
雲間陳[illegible]氏閱

帝符

古初之民卉服被體辰放氏作教民揉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閔首以去靈雨而民從之命之曰衣皮之民

泰上成鳩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增規不圓益矩不方

宓犧方牙蒼精作易無書以畫事

伏羲生於方壇之上聽八風之氣乃畫八卦

伏羲作荒樂歌扶徠咏𢧐桐爲琹繩絲爲絃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微以通神明之貺

有巢氏編槿而廬緝蘿而扉駕六龍從日月是曰古皇龜龍效圖書昇文成而天下治

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金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

燧皇始握機矩表記冥圖其刻曰蒼渠通靈

女媧生而神靈佐太昊正婚姻以重萬民之利是爲神媒

少昊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

黄帝游玄扈上洛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之有鳳啣圖以置帝前

黄帝會羣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如丹蛇翅首青鵠帶矢

黄帝坐扈閣鳳凰啣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

黄帝變乘桴爲舟楫泛河沉壁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乃厭世於昆臺之上

黄帝登僊其臣左徹削木象黄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乃立顓頊

黄龍負圖鱗甲成字從河中出付黄帝令侍臣自寫以示天下

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見轉蓬而制乘車横木爲軒

直木爲轅故號曰軒轅以尊太上

少昊生於稚華之渚其渚一旦化而爲嶐嶭嶭葱葱

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

帝軒提像配永循機天地體通五行期化河出龍圖

洛出龜書曰威赤文像字以授軒轅

顓頊作歷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

莫不惠和故顓頊爲歷宗

帝嚳之毋不見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逡駢齒而有

聖德

祝融氏聽弁州之鴻鳴以爲樂歌諧神明而和人聲

以火施化號曰赤帝

堯修河洛有五老相謂河圖將來告帝期知我者重

瞳也五老乃翻爲流星而入於昴

堯時厨中自生肉脯薄如箑搖鼓則生風使食物寒

而不臭

堯於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寸圖天地之形又獲金璧

之瑞文字炳列記造化之始

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

皆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舜至於下稷榮光休至黃龍負圖出於壇畔赤文綠

錯

帝舜在位西王母遣使獻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

舜漁於澤聞水中有聲若雷見一玉牌浮出水面其

文曰受而禪惟汝彦因名其澤曰雷

舜攝天子有綏耳貫胷之民來獻珠蝦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羣飛啣土成墳吐五色

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

禹治洪水覩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

授禹河圖而返於淵

禹游龍門八神探玉簡以授之長二寸許可以度量

天地

禹游東海得玉珪蒼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
照目達幽冥

神禹氏治水功成天降飛蒐日行三萬里

禹導河之際洗秘景符以鎮三千之水患

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

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士六十人戊子戰於郕遂擒
推移大犠

湯都於亳有神人牽白狼口銜銅鉤入湯庭

武王祀璧於河禮畢退至日旰榮光幕河青雲浮洛

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揚波於河衆甚懼

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干余者風波立濟

武王伐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訖於赤甫
走如疾風聲如震霆武王乃使太公把白旄以麾
之紂軍反走

武王伐紂觀兵於孟津有火流於王屋化爲烏三足
其色赤其聲魄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篪其雨遂止

豐公之妻夢赤馬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公太
公之妃名含始游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
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

高祖斬白蛇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爲飾雜厠五色
琉璃爲匣劍在室光景猶照於外

漢武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爲三小童皆着青綺
文襦各握鯨文大錢五枚以置帝前身止而影動

因名曰輕影錢

宣帝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曜每買
餅所從買家輒大售

漢光武生有赤光照室如五麟七鳳

齊高祖受禪之日巢陽人尹午於嵩山東南隅見天
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方三寸文曰皇帝
運興午奉璽以獻

齊武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爲兩翅有人於

傍指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所居堂内得璽
一枚曰皇帝行璽
梁武狀貌殊特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有文在手曰
武
隋高祖生而龍顏額有五柱入頂日光外射有文在
手曰王
唐太宗虬鬚掛弓人謂之髭聖
宋太祖微時夜卧常有光如車輪内見黄龍若在波
浪中出沒魚龍之類不可勝數皆作金色光芒刺

目頃之始滅
后瑞
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
遶之遂因而始娠生帝於成紀
黄帝立后三妃以存靈屈次妃嫫母貌惡德充帝内
之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何傷是
生蒼林禺陽

少昊母曰女節黄帝時有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
夢接之意感而生少昊是為玄囂
有陬氏曰常羲生而能言髮迨其踵是歸高辛生太
子庭及日十二
景僕為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瑤光之星
貫月如虹感女樞幽房之宫生顓頊於若水
鄒屠氏之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嚳期
焉納以為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
八子世謂八翼亦謂八英

禹母曰修巳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感意接既而吞神
珠修巳背剖而生禹於石紐
娀皇夜寢夢升於天無日而明光芒射目不可視驚
覺乃娠也於是孿生二女因名曰宵明燭光
太姙端慤誠莊維德之行及其娠也目不視惡色耳
不聽惡聲口不出放言溲於豕牢而生文王
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脩教於内生太叔

漢武帝巡狩河間見紫雲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云
下有奇頯女求之得拳夫人

竇太后在家嘗有白燕銜石墮后績筐中取視之石
忽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已而果然名曰天
璽

成帝杜皇后少有美色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
及帝納采一夜齒盡生

甄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髣髴見如有持玉衣覆其上

甄后旣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每日后梳妝則盤結
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
后髻每日不同號爲靈蛇髻

晉穆帝何后是何準女將産之夕有羣烏夜鳴於屋
上一邑之烏皆應之識者以爲女瑞及長被選一
夕烏忽更鳴衆復異之及明而大赦至乃穆帝立
準女爲后

梁武妃丁貴嬪左臂有赤痣上有五采而體多疣納
之其疣並失

梁武帝母張夫人忽見菖蒲生花問之傍人皆云不
見乃擷而呑之尋生帝

陳武帝章皇后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遇期功之
喪必先折一爪

齊武成胡后在母孕之初有胡僧來詣門曰此家瓠
蘆中有月

陳武宣章皇后名要兒初母蘇嘗遇一道士以小龜

遺巳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
因失龜所在

王仁

神農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察和劑摩踵訖告以利天
下而人得以繕其生

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使白民撫其獸授
之語語巳獸輒如野外銜一草歸搗汁服之卽愈
故虞卿曰黃帝師藥獸而天下無夭民

黃帝斬蚩尤鑑神獻絲乃稱織絍之功以被服天下

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木事宜其械械宜其人國乎

民而民不知其仁故曰如天

舜漁於雷澤旱則爲畊者鑿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

有光如日月天下歸之如父母

禹見畊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而下見山仰之見

谷俯之

文王在鄗召太子發曰吾與女童牛不服童馬不馳

是謂大仁

武王自盟津還於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武王已戰之後三華不累五刃不砥牛馬放之歷山

終身弗乘

穆王得大紫貝懸其殺於昭陽覲以消惡霧

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而修德使吏守蛇

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

漢文帝能任衣冠念不到征討故鷄鳴狗吠烟火萬

里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問而怪曰民

棄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忌豈爲政之道於是遂

制

漢光武愛惜士卒每欲發一兵頭鬚悉白

唐太宗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

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太宗幸襄城宮登於邐坂見暍者仆於路駐馬命左

右取槳飲之甦而後去

宋哲宗在宮中盥而避蟻

霸蹟

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原繁高渠彌奉公爲魚麗

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奉

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聞於天下欲周行上國乃通溝

陳蔡之閒得朱弓朱矢

晉郤克及齊侯戰於鞌齊高固入晉師磔石以投人

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

晉獻公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郤叔虎朝公語之遂伐翟柤叔虎披羽先登克之

鄢之戰郤至三逐王卒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

晉楚交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狄人伐衛衛懿公與石祈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

楚莊王圍蕭申公巫臣曰行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秦穆公出獵天震大雷有火化爲白鵲啣丹書集公車

衛大旱甯莊子曰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意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伍子胥伐楚未還闔閭治魚作鱠過時不至魚臭猶須子胥之至也及胥到闔閭鱠而食不知其臭

勾踐伐吳有獻一囊糒者王以賜軍士共不踰嗌而勇十倍

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勾踐決一獄不辜投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踵故戰

武士必死

魯哀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

晉楚戰於鄢陵潘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

趙氏攻中山中山之多力者五丘鴆衣鐵甲操鐵杖以戰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董安于曰敢問歎曰吾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以獵獸也吾

恐隣國養賢以獵吾

趙簡子謂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往得者立焉子競往無所得無恤曰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曰是知符矣遂立之

趙襄子率徒十萬獵於山中藉芀燔林煽赤百里有一人自石壁間隨烟上下

韓昭侯毎與棠谿公話事歸輒獨卧恐夢言泄於妻妾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屨命左右取之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屨哉王曰吾悲與其俱出而不與之俱返也

後魏文帝制戰陣之法因大儺燿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蜀孟知祥戰勝董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忻然如熱而濯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産所得賜予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徐言曰人戰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辟王上

桀有勇力之人太戲紂有勇力之人費仲惡來崇侯虎並指畫殺人

桀盛軍伍立兩億自謂天父

紂為鹿臺十年乃成大三里高千尺登臺望雨而天下畔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媚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摯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乘之駿右服驊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𦪇主車則造父為御𠫤𠫤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

穆王東遊至於黃澤使宮樂謡曰黃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

周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絶故封非子
爲附庸邑之於秦谷
徐偃王好怪没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
多列於庭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朝服而朝日旰不召
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既以下嗾獒逐焉提彌
明逆而蹪之喈盾頓而言曰君狗不如臣狗良也

齊桓公好紫闔境不鬻異綵
齊桓公倚柱歎曰天下奇珍易得但未食人肉耳易
牙歸斷其兒腕以啖之
齊桓殺兄而立鳥禽其行披髮蔡酒婦閭三百
衛莊公登城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髠之以爲呂姜髢
楚襄王好士細腰其臣皆三飯爲節脅息然後帶扶
墻然後起
楚靈王作乾溪之臺高百仞欲登浮雲而窺天上

靈王起昆昭之臺取天下異木神工得崒谷陰生之
樹其高千尋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爲桁棟小枝
爲栭桷文理盤錯有龍蛇百獸之形又飾水晶以
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
翟王使使之楚楚王欲誇之饗於章華之臺三休乃
至其上
宋襄公塟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冥器矣而
又實之

吳王闔閭死埋劒客三千以爲殉
秦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
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魋懼而將走公閉門
而泣之目盡腫
宋康王好勇爲無頭之冠以示意
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鵠之羽
以爲扇
秦始王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騰

虛綠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
謂之子午臺

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中求金萊玉
疏

項羽開始皇冢探其珠寶取不盡者有金雁飛出爲
羅者所獲

景帝沒入鄧通家財一簪不得著身

漢武帝起井泉望風臺臺上得白珠花一枝帝以飾
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

漢武帝昆明池養魚往往飛去後刻石爲鯨魚致水
中乃不飛去每至雷雨鯨魚鳴吼

武帝起騰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鍾掛懸
黎之磬吹霜條之篪唱來雲依日之曲

帝乘銜瀾靈兒之舟以香金爲鈎霜絲爲綸丹鯉爲
餌釣於臺下得白鮫

武帝緣金丹示孽中境躁亂內侍童臍福進脆玉絲
用錦作虛帶貫以氷絲裸腹繫之心骨俱涼移時
銷溶復别更替

公孫卿言於漢武帝曰神仙好樓居帝乃使卿持節
候之作通天臺高三十丈雷雨悉在其下

成帝好〻出游造飛行殿方一丈選羽林士負之以
趍喜其行聲迅疾名曰行雷宫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美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
瑚一旦枝葉盛茂至靈帝時樹死

漢章帝以綾爲袴褶加下綠名曰所常以端午日賜
百官水紋綾袴百官妻妾承恩者則别賜羅紋勝
袴取名曰勝以標寵異

順帝上恭陵過樊濯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
鳥鳴遂令左右吟而放之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夜見一玉蝸游於路董謁曰昔
桀媢末喜坐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蝸腹爲戲美今
蝸腹穿痕故在眞夏物也帝喜而寶之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自操轡驅馳以爲笑樂

公卿貴戚轉相倣至乘駢以爲騎從價與馬齊

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

書

靈帝賜宮人賊金絲合勝袜肚名曰齊襠

魏文帝在東宮時與鄧展飲酣論及劒術不決時方

啖蔗因以爲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

魏文帝遣使於吳求明珠翠羽及通天犀𧁯羣臣曰

貢有常典魏所求非法宜勿與孫權曰彼在諒陰

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復與言禮皆備以付使

文帝築土爲臺基高四十丈列燭置於臺下名曰燭

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以處美人薛靈芸

田尚衣多病文帝以硃砂塗四壁以辟邪名曰紅壁

以亜椒房

文帝築華林園盛暑役人何尚之諫帝曰小人常日

曝背未足爲勞

孫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着以

相撲朝成夕敗輒命更作

辟王下

元帝初渡江國內乏食朝士每烹猪以項肉一臠尤

脆美進充御食時人以爲禁臠

孝武帝未嘗見驢謝太傅曰陛下遥想其形當何所

似孝武掩口而笑曰想當似猪

劉聰獵上林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既

而指曰此故長安天子

羊玄保爲黃門侍郎善奕太祖亦好奕數蒙引見與

太祖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

宋孝武狎侮羣臣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

號之曰齴

宋孝武末年貪欲刺史二千石罷任還都必限使獻

奉又以蒲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

宋明帝猜慮肥體惛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

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

宋明帝大會新亭與羣臣樗蒲賭官李安人五擲皆
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宋明帝借張南苑三百年勑云期畢便申

齊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襤褸之服行乞其間
以爲笑樂

到撝與蕭道成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疲渴撝得早
青瓜與帝對剖食之

齊東昏以錦石爲殿內開千門萬戶又有和香香氣
紛馥聞之使人懽悅生諸雅態兼令睡眼

齊東昏爲潘妃作琥珀釧一隻値七十萬

梁武帝雖衣澣衣而左右衣必須整潔常有侍臣衣
帶捲攞怒曰卿衣帶如繩將何所縛

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雛口中

石虎於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
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樓以望四
極或時亢旱舂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吹散之
名曰香塵臺樓上嬉笑之聲音震鄴中

齊武帝幸劉俊第帝着鹿皮冠劉俊設兎毛衾於牖
中燕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出

石虎時前後郡國送蒼麟十六白虎七季龍命虞人
張昌往調之以駕芝蓋列乎充庭之乘

石季龍嘗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
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韡游戲馬臺上

苻堅宴羣臣於釣臺以秘書監朱彤爲酒正堅曰今
日之飲當以落池爲限

慕容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跨四十九歲而
駿逸不虧乃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寫其像

後魏桓帝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角容一
石

齊文宣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爲相使進廁
籌

齊高緯以波斯狗爲赤虎儀同皆着以氊罽衣以珠
玉其將合牝牡則設青廬黼帳牢具過於諸王婚
禮
齊鬱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得鼠十盤
閩昶春餘宴後苑飛紅滿空昶曰彌陀經云天雨曼
陀羅花此景近似今日覩化工之雨天三昧宜召
六宮設三昧燕
東昏與刀勅之徒別立帽鬌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

度三橋裙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黃鸝
後主馮淑妃名小憐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
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
隋煬帝每除夜殿前設火山數十皆沉香木根每一
山焚沉香數車暗即以甲煎沃之香聞數十里
煬帝五月幸王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游山西
放之光遍巖谷
隋煬帝泛舟廣陵忽陰風大槩歎曰此風可謂跋扈

將軍
玄宗問寧王卿近日棊神威力何如王曰臣憑托陛
下聖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將方亭侯來宮人以玉
界局進遂與王對手
玄宗嘗與祿山夜燕祿山醉化爲猪而龍首左右遽
告帝曰渠龍首猪身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
國
唐玄宗置麪精潭砌以銀磚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
萬車以賜當制學士

唐玄宗於上陽宮建燈樓高一百五十尺懸以珠玉
微風將至鏘然成韵
玄宗幸洛時屬炎暑上曰姚崇多計令力士探之回
奏曰崇方衫絺乘小駟按轡木陰上乃命小駟頻
忘煩溽
玄宗嘗遣使者採天下姝好内之後宮謂之花鳥使
穆宗喜華麗所建殿閣以紙膏膠水調粉飾墻名雪

花泥

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唐僖宗好鬭鵝教幸六王宅與慶池與諸王鬭鵝一鵝至五十萬錢

孟蜀高祖晚年作蝴宮以畫屏七十張關百紐而鬬之用為寢所

晉少帝志於富貴纔進姓名郎問幾錢拜官賜職出於談笑幸臣私號為容易郎君

劉鋹僭立奢麗自恣在宮中自號蕭閑大夫

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窓壁柱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榜曰錦洞天

莊宗大雪內燕敬新磨進詞號冷飛白

宋徽宗嘗以蘇合油搜烟為墨至金章宗購之一兩墨價黃金一觔欲倣為之不能謂之墨妖

蜀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後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妝

東海徐象[illegible]氏譔
門人張　熈玄朗氏閱

喆輔上

燧人氏之時雒出四佐明繇政乎陞級事旅辨乎方色成傳受乎古諸隕蘆錄乎延嬉四佐職而天道平人事理

伏羲舉六佐以自策命金提繇俗鳥明建方覗目爲

胜紀侗中職仲起司陸陽侯司海六佐職而天地位陰陽得

黄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狗蒬吐蔟眔於道而無怸爭之心

帝嚳四正以勾萌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爲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化被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位

東戶氏紹荒屯遺美好番精拱黙而九袠以承沉酓猷成羣草木遂長餘餼宿之壟首道上頒行而不拾遺是謂大治

舜事親養老爲天下法其滸也得六人曰洛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

三苗大亂天命夏后殛之大神降而爲輔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不貧司命益年而民不夭

辛甲事紂七十五諫不聽而去召公與語賢之告文

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於長子

武王伐紂周公以卜筮不吉請旋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必克枯草朽骨又焉知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遂滅紂

武王至牧野襪繫解五臣侍於側莫肯爲王繫襪者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爲繫襪也王乃釋旄而繫之

周公旦所朝窮巷之中甕牖之士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抱少主而成之

故曰成王

周公旦郎攝七年鸑鳳見蓂莢生靑龍銜甲元龜負書

齊桓公飮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三日而人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

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仲曰所謂天非蒼蒼莽莽之天也王者以民爲天

子産治鄭鄧析務難之約民大獄一衣小獄襦袴鄭國大亂子産殺鄧析而民悅

子産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三人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

子産死鄭人丈夫捨佩婦人捨珠珥夫婦巷哭之三月不聞竽瑟

景公賜晏子狐白裘其價千金晏子辭而不受三反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下不可以爲教

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見晏子而曰異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饑溫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脫裘發粟以與饑寒者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巳閉心矣何閉門爲

公叔僑相鄭道不拾遺桃李垂街人不敢取

楚莊王賜虞丘子菜田二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

令尹

公儀休爲魯相無所變更而百官自正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市人爭利遂燔機

孫叔敖能以爵祿爲巳害故三爲令尹三去令尹而色不變

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孫友歸取雁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平津侯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

之士一日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日翘材館以待大
才次日接士館以待國士
張安世毎舉進賢達不令其知或有詣門謝者安世
亦不見終身以爲恨曰安有拜官公朝謝恩私門
者乎
張安世荷槖簪筆以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
楊震爲太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天下稱爲
名公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
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曹各用心如玠風俗之易
不難
袁安爲司徒毎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先主殺張裕諸葛孔明救之先主曰芳蘭當門不得
不鋤
孫權遣于禁還羣臣送之虞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
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翻所惡然猶歎翻魏文帝
爲翻設虛坐
諸葛誕爲吏部人有所囑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
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
愼其所舉
張華博聞强識四海之内可指諸掌拜司空儒雅有
籌略盡忠匡輔雖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
羊祜歷職兩朝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愼密
太過祜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

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太宗大悦賜浩縹醪酒
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鹽酒故與卿
同其味
傅昭爲中書舍人居此職者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
所干預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盒燭盤勅曰
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陸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必起送
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

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徐勉爲三公武帝委以國事每月三兩日歸家畜犬
必迎而吠之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以致如是
庚山甫爲御史中丞優而不赴
劉湛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同爲侍中文帝嘗與之
合殿宴飲四人既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
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
元善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

奏毅氣抑物觀者屬目

喆輔下

魏徵代王珪爲侍中尚書省有滯訟不決者詔徵評
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
楊綰素以德望著聞拜相未數日人心自化郭子儀
在邠州座中聲樂輒減五分之四
李藩給事中制勅有不可便於黄勅後批之吏曰宜
別連白紙藩曰別紙是狀豈批勅耶帝聞之以爲

宰相器
御史中尉李彪性剛直多所彈糾豪右屏氣高祖嘗
呼爲李生又從容語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
有汲黯
熊孝文中丞正色立朝不茹不吐中宗每歎曰熊遂
忠亮至勁可謂有王臣蹇蹇之節
曹確畢諴俱以儒術進用並居相位廉潔貞素君子
多之稱爲曹畢

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
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所陳利
害其要何如耳
狄仁傑蒙耻奮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輩卒復唐室
功蓋一時而人不知故吕温頌之曰取日虞淵洗
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世以爲知言
李吉甫執政語裴垍曰比日人物吾情不及知君精
鑒爲我言之垍即疏畧三十許人吉甫稍以薦於

朝天下稱其得人

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汹汹召鄭絪草立儲制絪搦管俟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

陸贄爲相所言皆拂帝短或規其太過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裴度狀貌不踰中人而神觀爽邁操守堅正既平淮蔡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

蕭至忠爲尚書令時宗楚客懷奸植黨而宰臣多務自安無所匡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獨憐我

趙普爲宰相凡有投利害文字者皆置甕中滿即焚之通衢曰以此報國 中令之吳祿范令之亡耳

呂公著好士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參覈以待上求上嘗謂輔臣曰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爽如權衡之稱物

王文正公居宰輔二十年未嘗見好惡之跡天下謂之大雅

寇準在中書喜用寒雋嘗除官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進賢退不肖也卻而不視

范魯公質嘉謀偉量時稱名相嘗語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方可爲宰相

李文正爲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耳

李文正爲相人有干進者必溫語卻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也

元豐末盜賊蠭起聞司馬溫公入相衆相烏散

文路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仲晦論本朝人物推文正爲第一

韓魏公知泰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

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廟於春宮

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媿古人但文章不逮歐陽永叔耳公曰吾爲相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

范文正以吏部出守時家有三婢及官兩府以至謝政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一人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寇萊公守北門虜使經由問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答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張忠定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人千言而盡準一言而盡

張安道論大事他人千百言不能决者以數言决之粲然成文皆可書誦

王沂公在中書每爲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嘗言宜少收門下士王曰恩欲已出怨將誰任

劉奇爲吏部注張文長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之奇正色曰舉賢本自無私二君何爲見謝

鄭杲注韓思復爲太常博士元稀聲爲京兆士曹嘗謂人曰今年掌銓得韓元二子可謂不負朝廷

吏治上

堯舜象刑而民不敢犯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

周公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域方言還奏之

事藏秘室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何謂也曰忠於主信於令敢於不善人

張敞弟武爲梁相敞遣使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敺

黠馬者利其銜策當以桂後惠文彈治之耳
鮑德修志節有名績累官南陽太守歲災唯南陽豐稔吏民愛悅號爲神父
袁安爲陰平長時年穀不登民皆菜色租不時入安聽使輸芋曰百姓饑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吏皆從之
董少平爲洛陽令摶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袁安尹河南未嘗以贓罪鞠人常稱曰凡學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爲聞者莫不感勵
李珣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淸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馬文淵守隴西任吏以職獨持大體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宋均爲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郭弘習小杜律太守寇珣以爲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允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内比之于公
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境旱行部傳車所經埒雨隨注時謂刺史雨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毋病差者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麥十斛以供毋而

不之罪
劉駒駼爲順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民
賈琮爲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搴帷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垂帷裳以自掩蔽乎百姓聞之震悚耳目
周璆爲樂城令逍遥無事縣中大治陳蕃爲太守璆來置榻去則懸之

袁紹問陳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强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

廉范守蜀削火令使民得夜作但嚴令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鍾離意令瑕丘有吏行盜意不忍刑罷其職放歸其父曰有道以義刑人乃令子飲藥死

鍾離意令棠邑初到無屋意乃出俸錢作之民賫粮

任延爲西部都尉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趣作次日而成

士燮兄弟並爲列郡權長一州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目數千

泊無爲下車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

王安期爲東海太守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與衆共之魚何足惜

孔翊令洛陽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楊德幹令萬年有宦者恃貴寵放鷂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悉掠其鷂頭宦者涕泣以訴於帝帝曰爾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竟不問

孟信守趙郡政尚寬和山中老人背以㹠酒餽之信和顏接引問其疾苦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以素木盤盛蕪菁與共酌

苟藐令榆次有惠政民懷之有鳳皇集其境晉武帝下詔褒美云就之如日人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杜預都督荊州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夏侯亶字世龍弟夔字季龍並任豫州人歌之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王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

闞駰為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䏲

一囊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忍負也

顧憲之令建康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

酒醇旨者輒號為顧建康

裴政為少司憲用法寬平無有寃濫囚犯極刑者許

其妻子入獄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論我於死

死無所恨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語之曰三元之始念

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以展謁親親期盡當還也

囚果應期而至

虞延為洛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放遣囚繫歸家並

感恩德如期而還

顏裴為京兆尹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簡鋤治

張文瓘為大理嘗有疾繫囚相與設齋以禱

盛吉為廷尉性多哀矜繫囚無嗣者令其妻妾得入

使有遺育當時稱為有恩

魯平字叔陵拜趙相為政尚寬惠禮讓雖有官不廢

教門下羔雁成羣關東語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李昌宰馬昌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三月大

化豪右側目

殷鈞為臨州内史體多羸疾閉閤卧理而百姓化其

德

吏治中

蕭令陳弇字叔明躬自握犁率民種五穀常有黃雀

隨犁翔弇上時人目為雀畊

樊子蓋為河南内史屢有治績文帝令有司特為樊

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李爕字德公京兆人拜京兆尹吏民愛敬為之歌曰

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毋訓如父

李曾為趙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憚不入界嘗得一

⿰夂鹿酋長謂是趙郡地鹿責令送鹿故處郡人謡

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祿中大赦獄內稍
生桃樹蓬蒿亦滿無囚可赦唯率羣吏拜詔而已
齊崔謙守鉅鹿恩信大行政鞭用熟皮不忍見血示
辱而已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造白鬚公不慮
不決在郡七載獄無停囚
樂法才令建康不受俸祿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
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之表
鄭述祖爲光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污

仁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
鄭述祖天保中爲兗州刺史父道昭亦嘗爲此州並
有政績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
風政猶尚同
趙卿字孟卿太守桓虞署爲都郵新野令即日還印
綬去虞歎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韝即中
傅琰字秀琺爲武康令尋遷山陰並著能名二縣皆
謂之傅聖

魏蘭根爲岐州刺史麥多五穗鄰州田鼠爲災犬牙
不入岐土
王譚字世容爲武城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老歌
曰王世容治無雙
陳殷不害長政事飾以儒術梁武帝時語庾肩吾曰
卿是文學吏事非所長可使不害來
薛聰爲齊刺史卒於州吏人追思留所坐榻以爲遺
愛

宋欽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臨涖處稱爲嚴整其州
府佐吏使民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
傅昭爲臨海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昭以爲
文王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孟康出守弘農每行部不欲爲煩所在自刈馬草不
止停傳露宿樹下
樊曄爲天水郡其政嚴猛路不拾遺商人行旅每以
錢貨置大道傍曰以付樊父後還其物無所參差

趙軌爲齊州別駕徵入朝父老各揮涕相送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謝而飲之

裴俠常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帝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侯清愼奉公爲天下最今衆有如俠者可與並立衆皆默然無有應者因號俠爲獨立使君

後魏王尊爲安定太守出教曰五官掾張輔懷虎狼

之心貪汚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適足以葬矣遂將輔送獄四境聞之肅然

胡紹爲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府受俸米於閤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政理清平爲三河最

劉永國爲東城令民聞其名枉者更直濁者强清肅然無事唯垂簾著書

姚崇牧荊州受代日闔境民泣撫馬首截鐙留鞭以表瞻戀

長孫儉爲荊州所部縣令有爲民所訟者推理得實儉即大集僚屬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所致非令之罪也遂於廳事前肉袒受罰捨令不問於是州城肅然莫敢犯法

趙琰爲青州刺史有貴要囑託者琰於廳事前置大罌水發書悉投置水中無所報

杜景佺徐有功爲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理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

顔眞卿爲監察御史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眞卿至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

薛大鼎刺史滄州引海水利魚塩邑人歌之時瀛州賈敦頤冀州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鐺脚刺史

崔景賢爲平昌郡守有惠政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何敬叔爲長城令清廉夏日忽榜門受餉得米四千餘斛以代貧人輸租

盛吉爲廷尉每冬至夜定罪決斷妻執燭吉秉丹筆
夫妻相向垂泣决事
宋璟愛物恤民時人謂之有脚陽春
陽道州聞觀察使判官以督賦來先自囚於獄判官
惟其不出逆問而知其自囚乃馳入獄謁之曰使
君何罪某奉令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有去意
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横地晝夜坐卧其
上判官不自安辭去

陽道州在治以家人法待吏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
之一不以簿書介意
張聿宰華亭治政凛然凡有府使賦外之需直榜邑
門民感其誠揭爲赤心榜
李杲爲洛陽令公正吏民畏之有偶宿村邸者夜聞
戶外曰見李令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覔
食開戶無人乃知是鬼
王豐爲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厚穀
城生王公爲宰三月恩澤遍室如懸磬今擊鍾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民有訴訟懦吶不能自伸者必
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巾以
辱之州鄉大以爲耻竟不揷一人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爭以爲
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邪
必杖者當以爾爲始大吏慙而退

許國師爲襄州政尚寬和部有受賕者國師不忍按
但陽淸白箴其人自媿後修飭更爲廉士
唐臨司理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悉號呼稱冤
臨所入者悉無言帝惟問狀囚曰唐卿所斷既非
冤濫所以絶意爾
李知遠知選吏肅然歛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
無蹊
崔鄖資質秀偉神淸量雅人望而愛之爲吏部員外

原缺第二十六葉

郎奸吏東手㳗寒無援者不至留滯銓敘之美爲
時所稱
吏治下
司馬雋補洛陽令豪右挫氣京師號曰卧虎
裴遵度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内無事九流輻輳每歲
選人盈萬遵度敏識强記精覈文牘詳而不滯時
稱吏治第一
栁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犯

法一受賕一舞文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
公綽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
文者
段成式爲處州刺史東南有溪多水怪時名惡溪成
式到郡所行多善政水怪潛去不復爲患乃易名
曰好溪
張延賞爲淮南節度歲旱民他遷吏禁之延賞曰拘
此而斃不如適彼以生乃具舟遣之勑吏爲修室

督鄱去蝗亦頓除一境以爲奇
何易于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嘗乘春
與賓屬泛舟出益昌索民挽繂易于身自引舟朴
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唯令不事可任
其勞朴媿與賓客疾驅去
李元紘爲好畤令以政成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
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類飛擁行車
裴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光庭性逐惡

如扇驅蚊
韋孝寬守淅陽獨㳗信守新野同隸荆州情好殊密
政術俱美吏民號爲聯璧
王沂公再涖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
以事之時北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中王公在焉
必沐浴潔服後入
錢倧知温州洞曉政術吏不敢欺政尚寬惠民悅之
後移蘇州温民有移家從之者號隨使戶

言方脩攻具上曰吳公隱一敵國矣

班超使于寘願將三十六人以爲嚮矢彈丸之用

周訪討漢沔賊杜曾賊氣甚銳訪設兩甄以邀之勑不得輒動聞鼓聲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兩甄俱起騰躍赴曾大潰之遂定漢沔

馬超與曹操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嘗置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輒掣米囊以量操輕重操尋知之曰幾爲狡虜所欺 超意欲掣操以米囊試其力耳

曹操攻袁譚於南皮斬之操作鼓吹自稱萬歲於馬上舞

夏侯淵性果悍進軍疾如風雨軍中歌曰夏侯淵三日六百五日千 軍行之速若電王猾閱兵以不克陣中之戰

許褚勇力絕人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諸葛武侯與司馬懿在渭濱將戰懿戎服莅事使人視武侯素輿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

原缺第一葉

此懿聞歎曰可謂名士。

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相之列

沈林子每獻捷必以實聞帝徵其故曰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宜增張虜獲以示夸誕昔魏尚以增級受罰此後乘之良轍也

晉朱伺有武勇戰則必克江夏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伺曰兩軍相對唯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耳

薛安都討魯爽濟江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爽梟猛稱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世人以比關羽之刺顏良

杜嶷膂力絕人便馬善射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班絲纏矟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戰輒勝敵人憚之號曰杜虎

梁閻海西郎塞固守至削木為箭翦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翦紙初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是

侯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勑僧祐假節援之僧祐將行語其子曰汝可鑿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遂鼓行而前景破而圍解

晉武帝攻慕容超諸將曰往亡之日兵家所忌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廣固

唐永嘗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臨陳嘗著白裙

襦把角如意以揮進止所營之處至今猶稱唐公壘

石苞為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曰恨不以此付卿

王熊守華州沙苑之役齊士馬甚盛太祖遣使勞熊使嚴守備熊語使曰老熊當道臥貛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

留贊為將臨敵必被髮叫天抗音而歌左右應之遂

石勒下冀州、有衆十餘萬、其衣冠人物、別集爲君子營。

將畧下

蔡祐與齊神武戰於印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鐵猛獸也。無不披靡避之、

馬隆平泰原、奇謀間發、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先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

宗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正頓自騎馬前行、使軍士隨其後、馬至營合、未嘗參差

赫連勃勃大破南凉、殺衆數萬、築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臺

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韋叡率衆禦之、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服其閒雅、

隋楊素爲行軍元帥伐陳、素率水軍東下、舳艫蔽江旌旗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而畏之、曰清河公何異江神

隋煬帝將征遼、將軍麥鐵杖見帝、慷慨誓死破敵、帝賜御副錦一、式威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耳

薛仁貴擊九姓虜、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將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

輔公拓據江東反、河間王孝恭爲行軍元帥擊之、將

發宴諸將取水忽化為血在坐失色孝恭笑之曰
此公祏授首之徵也衆服其識度後果擒公祏
田弘每臨戰摧鋒直前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
王君廓從擊竇建德將出戰李勣遏之君廓發憤大
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
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即於城中張一小幕止宿
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回頭不復省視
妻子

哥舒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入陣翰善使
槍追賊及以槍搭其肩而遏之賊驚顧翰從而刺
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
李愬攻蔡將吏白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
來是可擊也遂以是日縛元濟
梁將葛從周忠義驍勇每臨陣東西南北忽焉如神
晉人稱為分身將
李標長不滿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從太祖破沙苑路

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掀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
避此小兒
羅士信容貌短小而驍勇絕倫年十四隨通守張須
陁破賊每殺一人輒劓其鼻而懷之歸則數鼻以
表殺賊之多少
宋質直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即止虜相恚者輒詛
曰使汝行逢宋都督
田僧超能吹笳為壯士聲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
師每臨敵令僧超為壯士聲遂单馬入陣

王畋為防禦使屢有邊功天下稱為無敵夷虜皆畵
其像而事之云以禦鬼疾
張守珪在瓜洲方督餘衆完故城而虜騎奄至衆失
色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埇須權以勝之遂
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
珪縱兵邀擊敗之
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

敗衄。古今女將第一。

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太宗曰是雪吾渭水之耻

秦叔寶戰美良川、破尉遲徵、有功、帝賜以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乎

尉遲敬德從獵於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

雄信墜馬遂翼太宗以出賊圍太宗顧曰公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

王宜典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嘗舞刀楯。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每出入敵陣如飛電。

王彥權畧、凡有所掠、必預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

劉闓爲將每臨危難而色不變軍中以爲神勇

史弘肇形貌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鞭勒隨鞍躍上。然後繫帶弓矢在手前無彊敵。當時以爲健將、

鄭戩爲四路都招討開府於涇元昊擁衆於黑山戩勒兵趨蓮花堡置酒高會作樂虜騎十萬相顧不敢動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使稱臣朝廷何爲復用此公

逆亮飲馬於江投鞭欲渡虞允文以宣撫視師江上大破之亮遁入廣陵劉琦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我

輩一技不施今日大功乃出於一儒者我輩媿死矣

清貞

令尹子文朝不及夕楚成王聞之令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文子後令尹遂以爲秩

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

田叔爲魯相數年卒於官魯以百金祀少子仁不受

曰義不傷先人名

孔奮在姑臧唯老母極膳妻子飯食菸芥或嘲之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裴潛折節仕進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蔾芘以自供

王章爲諸生與妻居病無被卧牛衣中編亂麻爲衾呼爲龍且

趙洽爲東海相有遺其雙枯魚者噉之二歲不盡

范史雲爲萊蕪長去官便賣卜以自給步行無車襆被自隨

陸績罷鬱林守歸過洞庭湖舟輕載黃石壓之謂之廉石

衛良以尚書令罷官還家無完席賓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潁川黃子廉每飲輒投錢於水 黃一作非 事見意林引風俗通

梁謝裔素貴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裔曰寧餓死耳詎可以是充食耶

顧協冬服單薄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羊暨爲青州刺史車牛產犢及還以官舍所生留之而去

何次道爲揚州常儲米以賑孤寡乃有萬餘斛留存主者見何空素請歸之帳下何曰次道義不與孤

寡爭粒

蔡撙爲吳興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

庾恩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恩往觀清澈無隱蔽

虞玩之自釋褐至少府一屐著三十年詘黑斜銳蔡斷以草接之高帝賜以新屐辭而不受

任昉爲吳興守清潔自勵被代而還無衣沈休文以

裙衫迎之
陸納守吳興徵拜左民尚書將行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臨發止有襆被
阮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樵繼火孝緒知之屏去不食令撤屋更炊
江湛爲吏部尚書性廉儉牛餓馭人請稿湛良久曰可與飲
羊續爲廬江太守卧一幅布裯敗則糊紙補之

江秉之守新安嘗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王悅之在吏部鄰署有會同者遺餅一甌辭而不受曰此實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
羊續守南陽鹽豉共壺郡丞嘗餉以生魚續受而懸之於庭丞後復餉續乃出所懸者以杜其意
江秉之爲臨海太守俸祿悉散之親故妻子不免饑寒或勸之營田江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人競利

孫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以居
褚炫在選門庭蕭索非吊問不雜交游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風吹紙剝殆盡
阮長之守臨海在郡常擁敗絮以禦寒
郭元申家貧無食春月携兒挑野蔬一日有餘三日不出
吳隱之歸自番禺其妻賫沈香一片隱之見遂投於

湖亭之水
郝子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家飲留十五錢置席而去
洪現爲會稽罷歸無資恐以廉謗忌不欲人知乃以船載土而歸
朱倉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屑豆爲糧閉門精誦寧矜之歛得米二十斛倉不受一粒
呂子義欲省一故人嫌其設酒食懷乾糒而往主人

果出㪍饌義探懷中乾糒求一杯冷水而食之

郎基為潁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孟卓少脩清苦之志有一单裳十年不澣

尚書李廙有清德劉晏嘗造之見其門簾甚弊乃指度廣狹以麁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廙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劉懷惠在郡不受禮謁民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所

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賴此

路郎是路隋兒官至常州守生資惟有琴十張

周行為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資常築墼自給

李商隱都督廣州人或懷金以贈商隱郤之曰非良人知吾性分自不可易耳

白樂天守杭罷歸俸多留官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填如是者五十餘年及黃巢亂郡籍被焚其俸乃亡

陸景倩為扶溝時按察使畢構獲州縣必欲得實有吏言狀曰其強清其詐清唯景倩曰真清

馮元淑歷浚儀始平二縣单騎之官不將妻子所乘馬不與芻豆令作齋馬

陸贄調鄭尉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

錢穆父使高麗不受餽餉歸次紫燕島王遣使追送

之穆父曰既辭之矣可柰何使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穆父曰汝可死吾不可受竟不納

石徂徠初讀書南都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授以盤餐郤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傳欽之侍郎求介泰觀以見陳思道知其甚貧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出口

時戢為青陽丞潔已勤民肉味不給日市豆腐數箇邑人呼豆腐為少宰羊

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為終身之恨
長孫道生身為三公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
障泥十年不易時人以比晏嬰
杜暹參軍婺州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贈之暹為受百
番衆歎曰與劉寵一錢何異因號百紙參軍
蔡君山為太康簿卒官縣人哀其貧歛錢二百千為
贈妻程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汚吾夫
拒而不受

曹脩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
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吾先人卒拒不受
宋城主簿祝天貺勵已如氷玉百姓呼為果頭氷天
貺去後何甄來尉頗得天貺餘味民間語曰去了
果頭氷却得一段着脚琉璃

貪穢

馬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䁾目計賊遂
下獄

陳壽作三國志丁廙兄弟俱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
曰與我千斛米當為尊公立佳傳其子不與遂不
作傳
米符為交州刺史多以鄉人分作長史侵害百姓彊
賦於民黃魚一頭收稻一秤
崔和為平昌太守有錢癖在郡瘞錢百斛其母當春
思堇靳錢不買
王玄謨鎮滑臺一疋布責民八百顆大梨

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穢狼藉郡舍涸軒有奇巧亦載
之以歸
元脩義為吏部尚書唯事貨賄官之大小皆有定價
中散大夫高車呼為京師白劫
劉類為弘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
穴發冢摸金較之非甚
魏收作魏史列女傳多中官祖母當時目為穢史
鄭愔掌銓贓汚狼藉有選人繫百錢於靴上曰當今

之選非錢不行
東門奐歷吳郡濟陰太守所至貪穢民爲之諺曰東
門奐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江祿爲武寧郡積錢於壁壁爲之傾家中諸銅物皆
鳴或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者也祿聞
而不慙
鄭義爲兗州性貪鄙政以賄成有餉羊者西門受入
東門賣之

湞陽令羊嗣貪而不治吏民共逐之嗣饒髮乃以嗣
内羊關中
元暉遷吏部性貪鬻賣官吏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疋
中郡一千小郡五百
王伾闒茸唯務金帛寶玩爲無門大櫃上開一孔使
足以受物夫妻寢止其上
張崇帥廣在鎮不法酷於聚斂從者數千人出遇雨
雪皆頂蓮花帽琥珀衫所費油絹不知紀極市人
稱曰雨僊
王魯爲當塗令日營貲産部人有訴主簿貪污者魯
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孝敬

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
王再飯亦再飯
姜肱事繼母年少肱兄弟感凱風之孝同被而寢不
入室以慰心

鮑永事繼母至孝妻於母前叱狗永遂去之
戴叔鸞喪母兄伯鸞居廬啜粥叔鸞獨食肉飲酒二人
俱有毀容或問叔鸞子之居喪禮乎曰然禮所以
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足云若食旨不甘自
有毀容之實味不存口食之可也
王裒母生時畏雷至母終每雷輒繞墓號曰裒在此
裒在此
王靈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酢不入口

戴顒是安道兒復脩父業隱居不仕與兄勃並受琴
於父父没所傳之聲不忍復彈各別爲新弄
范宣子幼時嘗以瓜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
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
嵇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足親執刀俎以治
滫瀡非無使婢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
路隨齠齔喪父不識父容母言其須類父終身不復
攬鏡

桑虞喪八十四日食百粒糝藜藿
吳隱之年十餘歲居父母喪食鹽菹以其甘掇而棄
之
柳惲父世隆善彈琴爲士林第一惲每奏其聲常感
傷憂思後因之變體寫古曲
任昉父遙性嗜檳榔以爲常餌臨終求之不得好者
昉遂終身不嘗檳榔
謝藺是阮孝緒甥五歲喪父未食乳媼欲令飯藺終
不進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
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
徐孝克母患疾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
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
之
鄭展父母在牖下卧夏夜多蚊展裸伏牀下以身當
之
胡處少孤言及父母則若孺子之號每春秋常祭必
先求美酒燉煌氾潛家善釀每節常送一壺以供

祭祀
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
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須臾欲作音聲王
便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
王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
不入口
張楷至孝自然喪親哀毀每讀詩見素冠棘人未嘗
不掩泣

李篤家貧夜賃寫書爲母食具粱肉妻子茹菽有室無藩

辛紹先居父喪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皂帽

善玉事父至孝不拘俗禮嘗與父游山澤觀原野長嘯高歌罔弗相得有若良朋人謂之喬梓之友

羅威八歲喪父事母至孝天大寒常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

華寶父從軍時寶八歲其父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値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寶年六十不冠娶發言流涕 [illegible]

楊豐與息香於田刈稻卒爲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搤虎頸豐遂得免而虎爲之逡巡

吳猛兒時在父母身傍臥夏夜多蚊而終不搖扇同宿覺問其故荅曰懼去我而嚙父母耳

杜陵蕭彪以父老乞身歸養父常有客彪衣冠立屏風後自應命

殷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本醫術究其精妙執書揮淚遂眇一目

庾袞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

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菴止其中遇有米食粥無米食菜

梁武帝拜山陵杖而後起涕淚所灑松爲變色

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孟宗爲雷池監以魚奉母母還其所寄遂絕不復食魚後宗典糧穀乃表陳曰民昔監雷池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糧穀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

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食雖薑菜有切
割皆不忍食居家唯掐摘供厨
李舍元善書時以筆贖過其父舍元聞之終身不敢
操筆
樊重假貸人數百萬將死遺令焚券債家皆慙爭往
償之諸子從教竟不受
齊王攸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雖武帝
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唐暹爲禮部尚書病卒尚書省及吏致賻其子孝友
一不受以行父志
李行簡父患癰痛甚行簡吮其敗膏不唾於地而嚥
之父患頓除 此宜去也
蔡沉從父元定謫道州元定殁沉徒步護喪以還有
遺之金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
李虛巳母喪明虛巳旦日舐睛不懈三年而母目復
明

友愛

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游學嫂疾平不親家事或問
平食何物而肥嫂曰亦食糟粃耳有叔如此不如
無有伯聞而去其妻
范史雲清高亮直讓財十萬與三弟身自耕拾以養
妻子
索綝少有逸人之量嘗報兄讐手殺三十七人
戴昱兄弟同居二十餘年有欲析節者昱遂將妻子

逃舊業入虞澤結茅爲室耕穫野豆拾掇蠃蜂以
自贍給
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
相率莫不好禮而世論所重常以冰爲庾氏之寶
謝弘微居兄喪哀慼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或以
無益傷生爲言弘微歎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
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欷歔不自勝
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

人物毎言論常以他語亂之

楊播兄弟友愛播毎出或日旰不歸諸弟不忍先餐待還然後食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眕宗子洽從弟假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淳于恭養兄崇孤兒教訓學問時不如意輒以箠自擊其脛兒慙負不敢復有過

繆彤兄弟四人各求分異彤黙閉戸自撻又自罵曰繆彤爾脩身謹行將齊整風俗如何一家不能使之和協鞭兩髀皆瘡諸弟叩頭自責不復分

張暢弟收為猘犬所傷醫言食蝦蟇膾即愈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因啖得差

李充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使醸酒會親戚充啟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遂叱出其婦

蔡廓事兄軌如事父家事大小咨而後行嘗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書求夏服時軌為給事中廓荅曰知須夏服給事自應相供無庸別寄

李懸歷官十七政俸祿散之兄弟姨姪語其子曰吾厚汝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弊也天下莫不嗟尚之

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兄呼之數聲良久方荅瓛怪問之乃云向來着衣帽未竟

王玄紹與二弟孝英子敏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聚食不先嘗孜孜色貌毎相見如不足

玄宗嘗伺察諸王寧王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此樂

溫大雅改葬祖父卜人占其地曰禍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家弟永康我含笑入地歲餘果卒

范鎮兄鎡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在外鎮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四乳是兒必嘗有異驗之果然

精感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嚙指

仲尼曰曾子之孝精感萬里

蔡順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歸乃噬其指順

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故噬

指以悟汝耳

崔渾至孝母病聊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中入俄

遍身母安

周暢獨與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輒自嚙其手暢即

覺手痛而至

宗元卿幼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

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

臧盾有至性常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夜暴亡盾左手

中指忽痛不得寢展轉及旦而凶問至

司馬池事母至孝嘗奏名禮部就試殿廷忽心痛不

可忍惻然曰母素多疾得無殆耶擲筆馳歸母果

以是時卒

元紫芝兄嫂早世遺孤無乳紫芝抱孤日夜哀號以

巳乳含之涉旬湩流子得長大能食而乳止

冥通

曾子鋤瓜三足烏來萃其冠

車胤好學常聚螢光讀書時值風雨胤歎曰天不遣

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牕比常螢數倍

讀書訖即飛去風雨夜輒來

王祥卧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沂水盛寒冰厚獨祥卧

處闕而不合

蔡君仲至孝母喪居墓側天旦下神魚四頭置墓前

以祭

陶侃微時喪母忽有二客來吊化爲雙白隺飛去

郅寄喪親盡禮去墓一百里每夜行常有烏銜火以

夾之

吳隱之居母喪過禮家貧無以候宵分常有雙隺至

夜半驚喉隱之起哭不失其時

虞因少有孝行爲越南太守常有雙鴈止宿廳事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卒官鴈隨喪還至墓所朝夕哀叫歷三年乃去

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於戶側太守鄭弘舉爲孝廉朝廷稱之曰白鳩郎

巴郡文壤母死墳土未足畊一畆地爲壤羣鳥數千銜所作壤以著墳上不煩人力而遂成馬鬣

朱㦤以母憂去職哭歐血旬日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

郭弘常夏至於射的釣魚供母將餌聞笳角聲魚躍而去

王靈之喪父母二十年鹽酢不入口庭中橘柎隆冬三實

韓靈敏母亡家貧無以葬與兄靈珍種瓜朝採暮還復生未嘗缺耗事由此舉

徐伯珍有隱德宅南九里有高山名九巖乃龍江甚隱處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釆伯珍徙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

柳積家貧苦學夜然木葉以代燈火中夕聞牎外有呼積者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糧明旦起視皆漢古錢

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乃截耳置盤中爲誓守於夫墓前種柏樹一株一旦忽成連理

王延性至孝繼母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循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氷上

隗叔通性至孝爲母日汲江水天爲出平石於江脣中人謂之孝石

顏含嫂病困藥須蚺蛇膽不可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膽也童子忽化爲青鳥飛去

韋鼎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尸求棺無所得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視之乃新棺適以充殮

庾域有孝行母好雀㖩域孜孜營求忽一日雙雀來下

蕭脩爲梁秦二州刺史在治七年移風改俗人稱慈父時秋蝗犯稼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或勸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益言卒忽有飛

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俱盡

蕭之忠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下直及門飛鳴車側以爲常

鄧寅廬墓墳土不乾日爲之不移

王業爲荆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枝江有三白虎宿衛其側喪去踰州忽然不見民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

張巡守寧陵事急心孤每臨戰喊一聲卽厓數行飛逆

臨漳令裴鑑涖官清苦致白雀之瑞樊遜上淸德頌十首

新淦令孟佃有惠政民解倒懸廳事前陸地二丈生蓮花二十五枝

祝良爲洛陽令時大旱告誠引罪紫雲沓起應時澍雨枯苗復生

寇萊公卒於海康詔許歸葬道出公安邑人迎祭斷

竹挿地以掛紙錢遂不根而生滋茂殆一畝

河内荀儒乘氷省舅陷河而死兄倫求屍不得設祭水側投牋河伯一宿氷開其屍執牋浮出

馮稜妻死稜哭之慟乃歎曰柰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復蘇後孕十月產訖而絶

南陽程堅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隣家櫪下有馬聞堅哭輒淚出

瑯嬛史唾卷之四

東海徐象梅[illegible]氏譔

武原姚士粦叔祥氏閱

顯諍

史疾謂楚王曰張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勿能禁止可謂烏不爲烏鵲不爲鵲

龔遂爲昌邑王郎中令王動作多不正遂涕泣以諫面刺王過王至掩耳

申屠剛慕史鰌汲黯之爲人光武嘗欲出游諫不聽遂以頭軔車輪帝爲之解駕

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爲撤去

辛毗嘗從帝射雉帝曰樂哉射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自是爲之簡出

明帝欲平北邙令登臺觀則見孟津辛毗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若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

孫權數射雉潘濬諫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絃絶括破皆能爲害乃手壞雉翳權爲絶射

羊祜在軍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師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出今日胤死此門乃開祜改容謝之自是稀出

釋惠林被遇文帝每引見常升獨榻顔延之疾之因醉曰昔子同騄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

劉聰欲以娉爲后王鑒諫曰不可以汚玉簀而塵瓊寢

宋孝武常出射雉値雨侍中沈懷文諫曰非止千乘失容亦乃聖躬櫛沐帝曰侍中愛我

武帝拜陵蔡興宗負璽陪乘及還武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武帝悚然而止

北齊文宣與左右飲曰快哉大樂王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亦有大苦文宣默然

隋高祖乗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上命斬之趙綽曰法當杖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綽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乃止

高季輔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孔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魏徵每面折帝過帝多優容之嘗曰人言徵舉動踈

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對曰陛下不導臣使言臣安敢數批逆鱗

唐元宗欲置北寺獄李德柔諫曰世豈乏士而俾閹豎得弄其文墨其議遂寢

王素持憲風力果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素方抗論是非必得肯乃退議者目爲獨擊鶻

敬宗好遊畋劉栖楚曰臣以諫爲官使陛下負天下之譏請碎首以謝遂以頭叩龍墀血被面

劉元成面折廷爭至激雷霆之怒則執簡卻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極論一時辯執且前且卻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時目之爲殿上虎

王邁因輪對及故相擅權上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即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甚耶上怒起曰此狂生也邁因自號勅賜狂生

鄭崇爲尚書僕射數諫諍陳得失每奏事嘗曳革履

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張子孝爲光祿數諫正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蘇世長從獵涇陽大獲禽獸高祖喜顧左右曰今獵樂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

隱諭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
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
室家安召我居
景公爲長府有風猶作不巳晏子歌曰禾有穗兮不
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歌終而流涕公乃止之
伍員出奔過鄭問許公許公東向唾員曰知所歸矣
乃奔吳
田光往候荊軻值軻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

耳之言必大事也即往見光
二世欲漆城優旃曰善哉漆城湯湯寇來不能上易
爲漆耳顧難爲蔭室二世笑而止
吳王稱疾不朝驗問不實後復使人爲秋請上責問
吳使吳使曰察見淵中魚不祥於是天子賜吳王
几杖
符堅燕羣臣於釣臺秘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因
爲酒德之頌曰穫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夏發鼻
納心迷堅爲之節飲
周太子贇有失德柱國王軌因內宴上壽捋武帝鬚
曰可愛好老公恨後嗣弱耳
谷那律嘗從太宗獵遇雨因問曰油衣若爲得不漏
那律曰以瓦爲之則不漏太宗大悅
玄宗幸蜀至東泰山高力士請下馬東北陳四拜奏
曰陛下出幸匆遽不得親辭九廟此山最高可望
泰中玄宗悲痛左右皆哀咽不勝

郭令公將出見脩宅者謂曰好築此墻勿令不堅築
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其所
築秪見人自改換墻今見在令公聞之心動因而
請老
王惠兒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鑒怒
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徐曰亦何用食爲
房玄齡留守閣司農李緯除民部尚書曰李緯大好
髭鬚太宗聞之遽改緯洛州刺史

穆宗政僻嘗問柳公權學書筆何由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正上爲之改容

柳公綽進太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深者蓋以醫諫也

王感化善謳歌隷樂部元宗喜宴樂擊鞠不輟嘗乗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杯歎曰使孫陳三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嘗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并禁月明

張處昭好與禪毳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是圖嘗問一禪僧云如何是舍利對曰剩置僦居即得利舍清河憖笑而已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因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陳恭公當年六十九誕辰親知皆圖老人星爲壽獨姪世期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大喜即上表致仕

秦少游謫汝南教官卧病高符仲示以王摩詰輞川圖曰觀此可以愈疾少游呼兒指示聲入心爽一時忘其鞄縶

石昌言藏李廷珪墨不用蘇子瞻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

張芸叟久經遷謫旣還怏怏嘗内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滴都緣心未灰芸叟有愧色

遼蕭韓家奴重熙中爲彰愍宮使帝問卿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他

高隱

許由隱箕山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取飲飲畢挂

樹風吹歷歷有聲以爲煩而去之
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
申徒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瓶時躍身入瓶中號爲
瓶隱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
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嚴君平筮卜成都市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

子
龐德公居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躬自耕耔休息
則整巾端坐以琴書自娛
邴原遭漢亂隱於遼東徵召不仕時人謂之雲間白
隺
焦孝然高尚不仕自作爪牛廬支木爲床布草而寢
天寒搆火以自炙
張薦隱居不仕家有苦竹林數十頃在竹中爲屋恒
居其內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一郡號爲高士
孫登居北山石窟中清淨無爲好讀易彈琴頹然自
得觀其風神遊於六合之外
陶弘景隱居茆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決
時人稱爲山中宰相
沙門竺法朗嘗從隱士張巨和游巨和常穴處而朗
居崑崙山大起殿舍連樓壘閣雖素飾不同並以

靜外致稱
宗敬微代居江陵不應招辟豫章王嶷請爲參軍測
荅曰何得謬傷海鳧橫斤山木
宋纖居於酒泉南山沈靜不與世交太守馬岌造之
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
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爲人中龍也
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號曰游俠
處士

琴叟畊鳳嶺之田以虎紋巾裹犂推之曰勞吾躬畊
山神必以豐年相報已而果然
方鍔隱天門山以椶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
成芳隱麥林山剝苧織布為短襴寛袖之衣着以酤
酒自稱隱士衫
王元苦吟風月終於貧病其妻黄共持雅操每遇得
句雖寒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
吳筠性高鯁不耐浮沈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請隸

籍為道士
胡九齡家貧不仕課兒力畊以供饘粥每月晡焚香
九頓謝天錫一日清福以為常
居士李巍求道雪竇山中畦蔬自供有問巍曰日進
何味荅曰以鍊雀一羮醉猫三餅
饒子卿隱廬山康王谷屋無瓦代以茅茨每年一易
茅謂之屋龍更衣或時雨濕致漏則以油幄承梁
坐於其下初不愁歎

司馬郊隱居華山每濯圃不食菜心以其有傷生意
也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為筆管人問之曰幽人
筆正當如是
田游巖冬晴就湯泉沐髮風於朝暉之下曰天梳日
帽他復何需
仲長子光結庵河渚賣藥為業汾陰生一見而伏曰
東方朔管輅不如也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

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皮日休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竊比大聖
鄭欽去吏隱居蟻陂與鄧敬折芰為坐以荷薦肉瓠
瓢盈酒琴書自娛時人目為吏隱
种放隱終南山老至不娶養母非力畊之粒不饋
太白山隱士郭休所居有白雲亭客至則擊一石其
聲清遠山中鳥獸聞之集亭下號曰喚石
阮居士所居唯有一鹿床竹樹環遶

王隣隱西山頂菱角巾嘗就人買菱脫巾貯之歎曰
此巾名實相副矣
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
魏野居東郊有水竹之勝帝祠汾陰回望林巒知非
俗居將幸之時野方教寉舞忽報有中使至遂抱
琴踰垣遁去
楊朴隱居鄭州能詩性辟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
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無不

駭然
應子蘭自少篤志義禮之學隱居白寉溪上搆一小
室顏曰龜巢
張牧之隱於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敲竹窺之或韻
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返不
一見怒罵接踵不顧也
王樵深老易善擊劍有槩世之志自號贅世翁書牘
於門曰書生王樵薄命寬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
太守劉通詣之踰垣遯去
曹知白隱居讀易終日不出戶庭或放筆圖書掀舞
長嘯人莫窺其際
馮瑶隱於沂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悅之號
爲畜牧先生
向栩好讀莊老常坐竈北板床上積久板乃有膝踝
足指之處時賓就之輒伏不起
王素少有志行屢辟不起聲譽甚高所居東陽山中

有蛬蟲聲清長而形醜素乃作賦以自况
史德義隱居虎丘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
郭東市號爲逸人
巧宦
董昭失勢久爲衞尉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
儒作董衞尉啼面叙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
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
苟晞在兗州每得珍物貽都下權貴隔五日恐不鮮

美乃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

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後魏郭景尚遷太尉從事中郎善事權貴時呼爲郭尖

劉晏嘗度支四方名士無不傾接其有唇吻者率以利啗之使不得有所訾短

李適古便佞巧宦常以酒餚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

際僞爲不勝而後中之故得一時虚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徐光溥爲相喜論時事大爲李昊所疾光溥後不復言每聚議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蘇味道爲相以依阿取容嘗語人曰處事不宜明白模稜持兩端可矣時謂之蘇模稜

武后有疾勑遍禱山川閻朝隱詣少室山請以身代犧沐浴伏於俎盤會后疾愈特加賞賚左司郎中

張元一畫代燉圖以進后大笑

劉禹錫于與大權門吏接書尺日數千禹錫一一報謝綠珠盆中日用麪一斗爲糊以供緘封

田元均在三司深厭干請不欲峻拒每温言强笑以遣之嘗曰作三司使數年直笑得面似靴皮

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氷人耳

魏仁浦在中書陶僕射穀自言出於魏氏遂拜仁浦

爲舅每見仁浦望塵輒拜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

刁學士約喜交結請謁常至夜半號刁半夜

歐陽永叔聞蔡君謨進小龍團驚訝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錢惟演留守始置郵貢洛花識者鄙之

獨行

衛青日衰霍去病日貴青故人門下多事去病輒得
官爵獨任安不去
杜林弟死隗囂聽林持喪歸埜既遣而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底遮殺之賢見林身挽喪輭乃歎曰當
世誰知行義吾雖小人不可以殺義士乃亡去
郭林宗問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仇曰吾嘗飯牛牛
不良搏牛一下
楊政從范升學升嘗爲出婦所誣坐繫獄政肉袒以

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過涕泣辭請帝
義之詔曰乞楊生師即爲放出升
車武子讀書鼓樓山一日行藥次得金於眢井中求
其主不獲因索貧民百餘人於石室分與之
庾市子見人爭財而訟推千金之璧於其傍而訟者
息
司馬德操方蠶隣人有求簇者便棄其蠶而與之時
人以爲難

程誅甫居貧無資傭磨自給不受人施羣媼共澡更
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誅甫何爲不食
人食
卓恕還會稽與諸葛太傅刻期而別至日太傅爲主
人停不飲食欲以須恕賓客咸曰會稽建康相去
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期俄而恕至一座盡驚
鄭弘爲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其嫂詣弘訴
之弘賣中单爲叔還錢兄聞恧然索錢還弘弘不

受
何隨家養竹人盜其筍隨行見之恐盜者覺蹩蹷而
歸
桓牧爲郡功曹與郡將歸鄉爲赤眉所得賊將啗之
牧請先賊長義而釋牧送繫露實一斛
庾袞與子弟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何恭之
過庾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
武陵昭王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途逢乞人脫襦

與之子良見𦁘衣单進襦於𦁘𦁘曰我與向人亦
復何異
曇遷與范蔚宗友善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
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送塟宋孝武聞而歎賞
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張緒口未嘗言利有則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
食
荀遂妻有至行嘗歲饑家有餘米糶之其妻恒掾斛

糴者傾量輒過本時人號曰掾斛夫人
李壽作糜以食饑者而不自名
尚書令符雅樂施乞人塡門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時人語曰不爲權翼富寧作符雅貧
劉凝之傳衡陽王義季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餉
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
與之俄頃立盡
裴子野素貧親故饑寒者輒收養之時逢水旱二石
米作薄糜衆口僅得一㪅子野躬自餉之無殆色
劉勣居貧作屩供食偶一量芺斷置之不賣勣出妻
賣以易米比歸已炊怪問何從得米妻以實告勣
曰柰何賣毀物欺取其直棄而不食
淳于恭遭亂獨甠或止之曰世方散亂生死未分何
空自苦爲恭曰正我不得食他人食之何傷甠而
不輟
元嘉末青州饑劉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

救鄉里多護全活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
陳囂與紀伯爲隣伯夜竊藩囂地自益囂見之俟伯
去後密移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媿既還
所侵又却一丈太守高囂之義表其閭曰義里
沈道虔居武康北石山下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
穗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媿恧後
爭輒云勿令居士知
庾衮家貧以捃資食年饑捃者猶殷乃引其羣子以

退曰待其問旣据則無傍撥
汝南殷陀市張南宅掘地得金舉以還南南曰卿至
德感神實爲卿出終不肯受閫送付縣當時以爲
雙美
孟信罷官歸家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
供薪米作契已訖信適自外來語買牛人云此牛
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買也杖其兄子二十
郭翻字長翔不交世事唯以漁獵自娛常以車獵道

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返
郭元平家貧傭賃以給供養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
義不獨飽俟日暮作畢受直糴買然後舉爨
房彥謙爲涇陽令所得俸錢皆以周卹親故嘗顧其
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
於清白耳
徐太玄叅軍杭州時其僚張惠以贓抵罪而惠母老
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

原缺

是解官
孫泰姨老以二女爲託曰長女偏盲汝可妻其女弟
姨卒取其姊或詰之荅曰姊有廢疾非泰何適
羅供奉承嗣住州西隣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
乃知寒凍齒相擊耳然聚贍窮親四十口
王文公凝清脩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
臥慮夢寐中見其先靈也食餺飥不過十八片
張天祺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已病

邵堯夫聞人言人之不善未嘗和
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
可對人言者耳
王昭素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童僕曰外無
假驢者乎對曰無然後出
周恭叔幼時議婚母黨登科後女忽雙瞽其家以疾
辭恭叔必欲娶之愛過常人程伊川曰我未三十
時亦做此事不得

瑯嬛史唾卷之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錢塘翁望之在遺氏閱

忠節

齊人戰獲臧堅使夙沙衛唁之曰無死堅曰使刑臣禮於士以戈抉於腸而死

高堂隆爲諸生太守薛悌命爲督郵督軍與悌爭名悌面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

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督軍失色悌起止之

魏朗以黨被徵慨然曰大丈夫與陳仲舉李元禮同死將毋乘龍上天遂於丹陽自殺

韋明爲大中大夫王莽篡位歎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閉口不食絕吭而死

王皓爲美陽令不事王莽挂冠歸蜀公孫述高其節使聘之皓乃自刭以頭付使者

李業執志清白公孫述屢辟不應述怒遣人持藥酒逼之業笑曰名可成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遂仰藥死

諸葛誕爲司馬文王所破招其徒不降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云爲諸葛公死無所恨以至於盡無一人降者時以比之田橫

嵇侍中從駕至蕩陰或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以邪伐正理必有征無戰若皇輿失

御臣節有在驂馬何爲聞者莫不歎息

鄧曼兒善彈琵琶樂府推其首冠黃巢頗狎之因炙其右手託以風廢終不爲彈巢禮之甚厚而未嘗爲執器奏曲

齊主奔青州圖入陳使官者田鵬出覘爲周人所獲歐問齊主所在紿云已去周人折其支每折一支辭色逾厲四支俱折而絕

僞楚之僭集議秘省簪弁恇懾揄汝礪獨捫其膝曰

此豈易屈者哉卽日挂冠去遂自號捫膝先生

義俠

鄭當時門下客至無貴賤皆執賓禮以下之山東稱之曰鄭莊行千里不齎糧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

郅惲與董子張爲友子張父先爲人所害及子張病篤惲往候之子張流涕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

不悲天命而悲讐不復也卽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絶

魯肅以義氣周急爲意周瑜爲巢長居母喪過肅求糧時肅有米兩囷各三千斛指一囷與瑜瑜奇之遂定交

郤愔好聚斂積錢數十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

祖士雅少任俠每之田舍輒稱兄命散穀以贈貧者兄知亦不問

劉希微負債百萬爲債主所制未得俱還蕭惠開聞而恥之厩中有馬六十疋悉擧與希微償債

趙狄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狄有二牛推以與之玄度得葬其母

祖巖世有積穀數萬石常見州縣徵租甚急巖遂以家粟萬斛代民輸租

李太白上裴長史書云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而

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

朱雋少孤母以販繒爲事同郡周起負官債百萬縣催責之雋竊母帛爲起償債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經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擧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字

鄭公業輕財任俠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弗克舉虞卿即以所齎助之

种暠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皆以賑鄉里貧乏其進趨名利者皆絕不與通

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云貧不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求貲以辦事柳曰得幾何而辦曰得錢二十萬足矣即歸而罄其家具易錢以與之不質姓氏而去

倪瓚友張伯雨後伯雨至其家會粥田產得錢千百緡念伯雨老不再至悉推與之

德望

寇恂名重朝廷所得祿賜厚施朋友及從吏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之乎時人服其長者

張普惠遷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之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太史慈字子義曹公欽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書無所道而唯貯當歸

呂範牧揚州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家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欽其忠不怪其侈

蔡孟喜以德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喜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

何琦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豐約與鄉鄰共之累徵不起桓大司馬昔登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

陸玩以弘重爲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縉紳之士莫不廕其德宇

蔡子尼體貌尊嚴莫有褻嫚高平劉整儁才白衣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竟日不自安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餉錢千緡并氊車子一乘吏未敢遽送伺門左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二婢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

吏遞歸以告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田承嗣方跋扈郭令公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之

拜指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今爲公拜

刁彥能性脩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周宗何敬洙

皆故人也每飲酒常逢首袒裸彥能在座則皆儼

然

仁宗嘗言御史中丞綱紀之首須選老成者爲之朕

弄印久矣無如吾同姓遂命趙槩 [illegible]

司馬光在相位虜使至宋與宋使入虜中者必問光

起居每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

邊隙

河東衛褒字叔遼脩行至孝州郡所嘉時有白波賊

數萬人官兵誅伐不能平賊曰使叔遼要我願散

於是褒爲移書郎平定

雄武

夸娥氏有神力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

齊景公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下古冶子拔

劍入河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馬

尾右挈黿頭雀躍而上觀者以爲河伯

中黃伯余左執太行之獶右搏雕虎唯象與吾未試

願爲牛與象鬬以自試

公良孺多力仲尼爲桓魋伐其所庇大木仲尼將行

公良孺怒拔其根立木而去

秦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

將朱亥着虎圈中亥瞋目視之眥血出濺虎虎伏

不敢動

廣陵王胥有勇力嘗於思賢苑學格熊後遂能空手

搏之莫不絕脰

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交弓射之莫能中

祭肜膂力絕人常貫三百斤弓爲太僕從帝過孔子

講堂帝指子路室曰太僕吾之禦侮也

典韋初爲張邈士屬司馬旌門長大衆莫能勝韋以

一手建之

桓石虔從獵荆州圍中一猛獸中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兒入室裔拊牀一呼二盗俱隕

太原辛謐有膂力見兩牛鬬直前以手持兩牛角不能動既縱復鬬謐怒持其角而擘之牛身遂兩

鄧遐勇力絶倫時人擬之樊噲襄陽城北池有蛟為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而出

李華年十四舉孝廉到洛陽遇虎爭一羊乃瞋目拔劍斬羊腹虎各以其半去

高開道箭在腦中使醫鑿骨取鏃與客談笑飲酒如常

裴旻善舞劍工射嘗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射一日得虎三十一頭 [illegible]

宋令文富文辭工書膂力絶人世稱三絶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攖其鋒令文直往拔其角

烏承玼烏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决號為轅門二龍

杜建徽少強勇毎從父稜征伐単衣入陣衆皆披靡軍中謂之虎子年高不廢騎射嘗擊毬於廣場與酣有宿中箭鏃自臂中飛出

石交

張緻與高惠為友毎相思不能得緻便於夢中往尋之行至半路輒心迷而帰

雷義舉茂才讓友人陳重刺史不聴義遂陽狂披髪走不應命時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杜林與馬援友善林馬死援以一疋遺之居數日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内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衆林食卿祿祿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援謂兒曰當以

此為法杜伯山所謂勝我者也
吳祐牧豬長垣澤中誦經而行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資乏變服為傭與祐賃舂遂定交於杵臼之間
閔仲叔恬靜養神不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毎過仲叔共含菽飲水
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蔣詡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

名之士
尹敏與班彪友善毎相談常對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旦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居定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體暢
馬賓字伯騫勤結英雄所欲友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故一時與游皆天下名儁
周瑜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策嘗下令曰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過桑門法崇披襟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太原郭奕高爽有儁氣未嘗低眉於人獨見阮咸而心醉便把臂入林
鄭弘行官京洛未至夜宿一墟忽逢舊友四人酤酒無所借抱未伸乃投錢水中依水共飲盡夕酣暢

皆得大醉
石苞賣鐵鄴市自不忤物市長趙元儒見而異之便與結交
盧懷仁善與人交嘗語瑯琊王衍曰昔郭太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峙立鍾會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為然
任昉為王儉主簿儉出已作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由是為忘分之交

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時呼爲耐久朋

李初直遇與人相知則曰棠棣之好何以過此喜慶
之色溢於眉宇

戴弘正毎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以告祖考
號爲金蘭簿

清辯

吳使沮衛獻蟲蠹於荆師荆師將殺之以釁鼓衛曰
死者無知則釁無益若有知戰之時臣使鼓不鳴

因不殺

張重舉計漢明帝易重問何短小重曰陛下欲得其
才將稱骨度肉也帝聞而笑

王朗降孫策策令使者詰朗曰朗受國恩當云何報
德朗對曰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鞴蹴足入
絆叱咤聽聲東西唯命

孫權問諸葛恪曰卿父與卿叔孰優對曰臣父爲優
權問其故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爲優

戴逵是處士逵弟逯勵操東山而逯以武功顯謝丞
相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曰下官不堪其憂
家兄不改其樂

符堅燕羣臣酒酣賦詩張平子詩中丁字直而不屈
堅問其故荅曰屈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
擢上第

王猛入洛皇甫眞望馬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
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曰卿昨爲賊朝

爲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

李膺自蜀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
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曰昔事桓靈今逢堯舜帝
嘉其對以竹如意擊席者久之

文帝嘗與羣臣臨天井池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曰
良由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宋武帝踐祚適猛獸入郭以問羣臣皆莫能對尚書
令王瑩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今陛下德綏御

圖武像來格帝大悅

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着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姚襄使叅軍薛瓚使桓溫溫以胡戲瓚瓚曰在北曰胡在南曰貉何所問也

孟業身重千斤帝疑其自重將懸大秤秤之業啟曰陛下秤上秤臣不如臣之自秤也雖肉重千斤而智無一兩

石弘字大雅雅好文詠石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得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勒大悅

周武帝平齊就見博士熊安生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何如武王對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臣謂聖畧爲優帝悅

武帝平北齊得傳國璽梁蕭巋入賀武帝大會羣臣自彈琵琶令故齊主高緯起舞緯舞罷蕭巋亦起舞帝曰梁主乃能爲朕舞乎巋曰陛下既彈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禮遇日深

高祖復鄭譯官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曰筆乾譯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

長寧王是太子勇嬖妾雲氏所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應聲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高祖稱善

潘景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之曰辟士爲不孝耶舉板荅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

張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嘗戲之曰查何如梨對曰梨乃萬果之宗查何敢比

辛郁舊名太公太宗曰辛太公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今臣適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命直史館

太祖初幸相國寺詣佛前燒香問當拜與否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故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李仲容嘗侍眞宗飲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爲官家對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德兼三五故曰官家上喜

眞宗問唐酒價幾何丁謂對以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謂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上喜其對

孝宗博覽被顧問者每至失措王過上殿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卽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改官寄院編脩

楊大年以神童召對授秘書省正字太宗謂之曰卿久離鄉里得毋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度量

晏子遭崔杼之難其僕將馳晏子安之曰疾必不生徐必不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廚今嬰有所懸也

孫登素性不怒或投水中以觀其怒旣出便大笑

鄭弘奴醉擊長壽亭長長壽詣第白之弘賞錢五千與日奴復與官中衛士忿爭衛士毆奴弘聞亦賞衛士五千

夏侯大初嘗倚柱讀書時暴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而玄讀書如故

王藍田性至狷急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口罵之藍田囘面着壁奕去始復坐

劉曜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曜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之曲羣胡皆泣而去

李晦第中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窺今將辭晦驚遽毀徹之以謝其人乃止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起將毆之伶顧

而笑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裴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復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

張融令封谿路經除嶂山獠執融將殺而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獠異之而不敢害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為主藏豎所竊別貯盃盂一笥緘縢如故而其器皆亡訊之乃曰不測其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耳不復致詰

婁師德位貴而性通豁尤善捧腹大笑人謂師德為齒牙春色

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害

蘇少保頌知揚州日呂溫卿出使杖孔目官以下四十餘人頌怡然一聽所為

楊凝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湯曰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鼓掌

房文烈霖雨絕糧遣婢出糴因逃去三四許日方獲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笞罵

太祖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來則飲上遂命之夫人方移步折花王乃引弓射殺之上飲酒如故

程明道每與荊公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為之動

韓魏公常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富鄭公少時有詬之者公若不聞或與言曰恐詈他人曰斥公名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名姓者

蘇子瞻泥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懽如也嘗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

王文正公涉海怒風拆檣舟入五色無主而公安坐讀書如在齋閣時

貴載嘗釋禮經複百千一旦爲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貲者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

志氣

韓維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維曰吾聞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不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吳起東出衛郭門與母訣嚙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門果如其言 [illegible]

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

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

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時王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顧謂望之不肯碌碌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耳

陳仲舉室有糞不除薛勤曰孺子何不灑掃答曰丈夫當掃天下安事一室 [illegible]

呂蒙年十四竊隨姊夫鄧當擊賊母知而恚之蒙曰貧賤難久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郭丹初之長安買符以入函谷關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後果如其言

趙至早起讀書聞父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其故至曰自傷不能致榮使老父不免勤苦師大異之稱其當爲奇器

符融恥爲郎官委去私事少府李膺膺貴重之融幅巾褐衣振袂清談膺捧手高聽歎息不暇

夏侯稱自孺子而好合聚羣兒爲之渠帥戲必爲陳軍旅之事父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

毛伯成自負其才器嘗稱寧爲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王元規八歲而孤隨母依舅氏往臨海土豪劉瑱欲妻以女母將許之元規泣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吉士瞻少嘗擲塼爲戲無褌裳褰露爲儕輩所侮及
平曾休烈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
不以入室

李安人少有大志常撫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
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既以中領軍出守吳
與載米往郡時服其清

杜育少爲賊其母怒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
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斫却頭耳每在賊

間衣甲三重持戟蓬轉而去

裴之横好客任俠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誕縱故爲
狹被粗食以激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
幅被後守吳興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宇文貴少從師授學嘗廢書歎曰男兒當提劒汗馬
以取封侯安能鑽故紙作老蠹魚竟棄去

桃豹以膽勇稱每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時遇主不
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夫也時皐笑之豹罵曰爾
鼠輩安知豹變卒從定中原爲十八騎之雄

劉獻字珪五歲聞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請更讀
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皇甫績少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養嘗與諸舅博孝寬
嚴督羣兒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
於外氏不能克躬何以自立命左右自杖三十由
是精心學問

魏朗以書佐從太守行春寢於閤外感時至激中夜

長歎府君由是知朗有凌雲之志

馬燧與諸兄學輟策歎曰天下方有事丈夫當以功
濟四海詎老一儒遂更學兵書戰策

李遵初居澳川與別駕姜顯餞別刺史顯忽遵遵曰
丈夫何至守偏地爲人所凌卽附舟東下十五年
而鎭梁漢顯猶棲遲卽辟爲別駕

馬璘讀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慨然曰使吾祖勳
業墜地乎卒爲中興名將

張彖登第爲華陰尉歎曰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拘
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去

張文詡隱德侯時灌園養母每閒居無事從容長歎
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竹如意擊几
皆有處所

李德裕威有文藻而不樂應舉每曰好騾馬不入行
遂以品子叙官

周文育小字猛奴少事周弘讓教以書計育曰誰能
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
有大悅

童學士琨爲布衣時以宰相自許高蓋大剌厥服羣
從而後出潤人謂之三品秀才

黄碣初爲閭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厠列有假其
筆者碣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

毋昭裔常借文選不得發憤曰異日若貴當板鏤之
以遺學者後至宰相踐其言

孟文莊少尚雅潔居一室必汛掃或譏其齷齪無遠
志一日大書素屏云陳蕃不事一室而欲掃除天
下吾知其無能爲矣識者知其不凡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
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吳師禮初游太學江公望心重之謂曰得志當何如
曰當爲人作豐年爾由此定交

瑯嬛史唾卷之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魏塘支如增小白氏閱

寵禮

晉平公與亥唐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侍唐子䠊瘍足痺而不可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坐吾無以養之

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夏侯嬰爲沛厩司御每送客還過高祖語未嘗不移日

周景爲豫州辟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不復更辟蕃遂就職

魏文帝與薛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每呼之不名謂之薛君

王粲嘗謁蔡邕倒屣迎之滿座皆驚曰王孫久有異才吾家書籍悉以贈之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及殷中軍來乃取之曰今當遺汝

羊欣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欣由此益知名

賀琛爲散騎常侍梁武與語常移晷刻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人稱之

何次道往王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擁床呼何共坐云來來此是君坐

蕭思話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妻子不粒高宗即幸允第草屋數間布被緼袍高宗歎息久之曰古人之清何以過是賜帛二百疋

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遂表薦之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卒於家

張緒爲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
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

唐邕明敏有治世之才顯祖嘗解其所衣青鼠皮裘
賞邕云朕意與卿共弊

高澄用崔暹爲御史中尉宋游道爲尚書右丞謂之
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江𢽾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𢽾歎曰風流不墜正
在江郎𢽾與燕賞流連日夜

王華每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
復手插之

唐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徵來匿懷中徵奏
事故久不覺鷂死懷中

明皇在便殿思與姚崇論事時霖雨濘深令侍御檯
步輦召學士來中外榮之

李白召見明皇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羮以飯之語
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

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草詔大寒筆凍莫能書帝勑宮
嬪十人侍白左右各執牙管呵之

令狐楚嘗便殿召對夜分方罷宣賜金蓮花燭送歸
院院吏謂是駕來俄傳學士歸院莫不驚異

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輩行呼不以名
雖外有宰相而贄常居中參決時號內相

憲宗采鳳李花釀換骨醪賜晉國公平淮西回黃帕金

瓶賜二斗

神宗與宰執議更官制至著作郎則曰非蘇軾不可

田錫天資骨鯁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
之汲黯也

東坡倅杭時不勝杯酌部使者重東坡之才朝夕聚
首疲於應接因號杭爲酒食地獄

黃山谷晚年懸東坡像於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
甚敬或以同時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

望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忘其序

企羨上

王脩家不滿斗斛而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
得名

郭大業在野王羊祜嘗過之爽歎曰羊叔子何必減
郭大業少選復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
界數百里

謝安小兒時便有名與流輩遠國慕容廆餉謝白狼

眊一雙

桓大司馬病篤謝公省之從東門入桓遥望而歎曰
吾門中久不復見如此客

阮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一時名士斂錢爲婚慕
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大司馬桓温英氣蓋世罕有所推與唯與郗超相見
常謂不能測

習鑿齒爲桓温荆州主簿親遇隆密時語曰徒三十
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祖士少道右軍王家阿菟何緣復減處仲右軍道祖
士少風領毛骨恐没世不復見如此人

庾易徵辟不就以文義自娯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
通書致遺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梁高祖極重謝朓詩嘗語人曰不讀謝詩三日便覺
口臭

劉孝綽既有重名無所於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

几案間動靜輒諷咏

宋武平建業朝士皆拜謝覽長揖而已武帝目送良
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正當如是
自此乃被賞味

王高麗在鼓城寺中看灌佛謝混見而以檳榔贈之
執其手謂曰王郎謝叔源可與周旋否

沈約嘗美風調善吟詠名重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騎
邀之語曰玄機在席顛倒賓客

謝超宗以公事免詣東府自通㒷日風寒高帝謂四
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

何點聞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柳
樹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

宋季雅市宅在呂僧珍居側呂問宅價曰千一百萬
呂怪其貴宋曰一百萬買宅一千萬買隣也

謝舉與兄覽齊名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御二
龍於長途

張融弱冠有重名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扇遺融曰
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褚彥回嘗詣虞愿不在見其所坐牀積塵埃有書數
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
而去

王景文美風姿為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
但風流可悅乃哺啜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
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
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禿髮傉檀既敗姚興使韋宗來觀釁傉檀與宗談機
變無窮宗出而歎曰經畧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
澄氣濟世者不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
復自有人

阮孝緒屏居一室研味無為非定省不出戶任彥升
欲往見之不肯歎曰其室雖邇其人何遠

何遜八歲能詩沈休文嘗語之曰吾每讀卿詩一日

三復猶不已

孔休源初至都侍中范雲一見褒賞曰不期忽覩清
風頓祛鄙吝便命駕詣之高談盡日同載還家

企羨下

陳安少慷慨讀書見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

永陽王為吳郡守聞陸慶名欲與相見慶因辭以疾
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慶嘗詣之王乃微服往榮
舍穴壁看之謂榮曰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

鄭子眞一流

沮渠蒙遜平酒泉於宋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歆喜得宋繇耳

河東柳秘書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獨見内史虞世基歎曰海内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

張永善隷書又多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執卷咨嗟自嘆供御者不及

元敬爲天策府叅軍兼直記室時房杜處心腹之寄

深相友託敬長避權勢竟不之狎如䁑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崔湜爲中書令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呼爲張底後因議事皆出人右湜驚曰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

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薫玉甤香後發曰讀大雅之文正當如是

崔湜年三十八執政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説見之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

李洞苦吟有聲慕賈浪僊之詩遂范銅像之誦賈島佛不絶口

長安氷雪至夏月則價等金璧白少傅詩名動於閭閻毎需氷雪論筐取之不復償價

大曆中賣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云此女子誦得白學士長恨歌安可他比

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頻飲之曰

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唐文宗嘗問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亡唯有文貞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元和中雞林賈人粥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輒能辨

唐宣宗見伶官歌白傳楊柳枝詞曰永豐東角荒園裡不見楊花撲面飛因命取永豐柳兩株植禁中

元稹嘗朝退行中廊時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皆曰元學士腸胃文章映日可見

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稱曰釘坐梨言其爲席上珍也

張洎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絕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唯喜沈休文集獨搆一室四壁

皆寫沈詩大署於額曰沈郎書室

源寂使新羅見其國人傳寫諷念馮定黑水碑畫雀記韋休符使西番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以代屏障

豪爽上

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唯卿所擇因指一伎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鵲

晉文王座席嚴敬侍者莫不神竦唯阮嗣宗在坐箕踞嘯歌酣飲自若

杜鎮南初拜朝士畢集皆在連床羊稚舒後至曰杜元凱復以連榻待客不坐便去

桓公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得句云鳴鵠響長皐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桓溫入關王猛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事旁若無人

謝鎮西嘗着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

琵琶作大道曲

殷融爲司徒王導右西曹飲酒善舞終日笑詠未嘗以事務自嬰而導甚相親悅

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胡騎聞之悽然長歎

王仲祖謝仁祖同爲王公掾在坐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王命爲之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孰視顧謂諸客曰使人思安豐

劉穆之少貧嘗往妻家乞食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卿乃常饑何忽須此及尹丹陽召妻兄弟會食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進之

謝景仁爲桓玄主簿玄聞其善彈箏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邁玄以此大奇之

顔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舊知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張褒不供學士職御史將彈之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

元孚性機辯好酒須短而秃文帝嘗於室内置酒十瓶瓶上加帽欲戲孚孚見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因持酒歸文帝撫掌大笑

李百藥嘗夜入楊素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少風神秀發素意惜之曰汝能作詩自叙稱吾意者當貸汝死解縛授以筆立成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千萬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唐玄宗問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一縑繫陛下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而臣縑未窮

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中獨往峨嵋酣飲着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揚者伐之斵以爲琴妙過於桐有最愛者以松雪名之

李太白嘗着紫綺裘烏紗帽與客數人棹歌過淮同翫霜月

寧王賓客妓妾皆在獨所愛寵姐無得見者李白恃酒強之乃設七寶簾使寵姐隔簾而歌

符載有奇才以王霸自許搆草堂於潯陽二林間以女伎二十人娛侍聲名籍甚於時守道尋常者號曰兇人

豪爽下

郭曖燕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

以目挑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為題賦詩娛客

吾當不惜此女李即席立成詞諭俱美曖大稱賞

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

張祜謁李紳自稱釣鼇客李怒曰既解釣鼇以何為

竿曰以虹為竿以何為鈎曰以新月為鈎以何為

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

段鄒平少貧屢詣餐糊口後富貴以金蓮花盆盛水

濯足或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所

不足耳 [illegible]

高測聰明博識文翰縱橫嘗以啟事謁高燕公曰讀

書萬卷飲酒百盃燕公曰萬卷書不暇徵召百盃

酒得以奉試乃飲以酒累然

韓退處士放誕不羈浪跡泰晉間以詩自名常跨一

白驢好著寬袞翟氅舞雪中

喻明仲持節數部性善長笛每行按至山水佳處輒

馬上臨風快作數弄風流蕭散不減桓伊

趙廷芝作半月履裁千紋布為之托以精銀縝以絳

蠟唐明輔過之奪取以貯酒曰君器皿大徹此履

似有滄海之積耳

孫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每

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

盤

雲陽改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曰有

得意田遂可棄無用金

隴西韋景珍有四方志呼盧酣酒衣玉纂袍佩玉鞍

兒腰品脩飾若神人

潘延堅跌宕不羈傲侮一世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

市人疑以為僊

張齊賢倜儻有大度嘗有羣盜數十人聚食逆旅間

齊賢徑前乞飲盜喜以大盌滿酌三嚼之手裂彘

肩舉啗之若狼虎盜皆愕怡顧歎曰真宰相器也

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毓以金帛遺之齊賢不讓重負而歸

宋子京脩唐書㸙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僊

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辭宛若畫

子瞻性好酒不四五傾輒已大醉頹然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而醒落筆如風雨眞神仙中人

范公尹京時滕達道客游門下年少不羈每出狎邪

縱飲公一日出坐書室中明燭觀書意將媿之至夜分大醉而歸長揖問公曰所讀何書曰漢書曰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蘇子瞻夜登黃崔樓觀王定國諸人登桓山飲酒乘月吹笛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按紅牙以節曲

王冕隱身九里山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嶽峰四顧大

呼曰盡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僊去

鄭顛公晩年每辟火食日飲醇酒數勺微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況

劉改之嗜酒能詩詞縱浪江湖醉後耳熱出語豪放自謂晉宋間人物

紫霞翁知音妙天下嘗披唐衣坐紫霞樓調素琴作新製瓊林玉樹二曲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飲客以

玉缸春酒笑語竟夕風韻横絕一時

楊鐵崖嘗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横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爲謫僊人

曠達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也曰生爲吾子死爲吾鬼遂不收葬

東門吳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相室曰子死不憂何也曰吾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又奚憂

李膺坐鈎黨與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旦翊引杯曰正旦從小起膺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宏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

王尼早喪妻止有一兒不用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令兒御暮則宿車上無有定處

張融卒遺令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

傳脩期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慕杜預近好王肅欲附葬於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勑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

丁飆病瘋在告或妄傳其死京師諸公卿兢致奠紙酒塞門飆笑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別作使用由是獲美醞盈室

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燕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屑意

范順在武昌自造冢名長室時與賓客作樂鼓吹入中燕飲

傳奕病未嘗問醫忽酣卧蹶然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

姚勖是姚崇孫自爲壽藏於祖墓之旁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眞堂中剟土爲臺曰化臺

司空圖預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中哉

韓朝宗與孟浩然約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懽甚或曰君與韓有約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其他卒不赴

毛炳遇酒即飲不醉不止忽一日自署於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日卒

王樵自號贅世翁預以卵石為穴名曰蘭室中置石
塌刻銘其上曰生前伏軀以虞不備死後寄魄以
補不虞

右補闕正巳四十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庵置諸寢
室或欲移之僻處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
愛耳

恬裕上

管幼安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

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
榮之耳

阮籍幼有奇才異質八歲能屬文性恬靜兀然彈琴
長嘯以此終日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折理自娛

陶元亮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心欣然忘食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二一食具遇火發則再拜曰
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蔡倫為中常侍每休暇輒閉門謝客曝體原野

袁粲閒默寡言善吟諷獨酌園庭以自適素簡往來
門無雜客文士過從不過一兩人

柳世隆善鼓琴世稱柳公雙璅為士品第一在朝不
取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

顧榮以前後功封嘉興伯求急還既造江渚欣然自
得

袁侃議論清確柔而不犯善與人同當興廢之間人

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為人以是稱之

江夏李歆好學善草隸躄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
諷讀不輟司徒王導欲辟之歆曰茂弘乃欲以一
爵加人

王晉明豪俠嗜酒而好賓客嘗為右僕射百餘日便
謝病去語人曰廢人飲酒安能作刀筆吏披故紙
乎

王瓚之為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

王瓚之令便是朝隱

王秀之守晉平期年輒語人曰此地豐壤俸祿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遂上表請代

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使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着穿屐好事者多毀新屐以學之

李弘嘗爲縣令鄉里送之弘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弘曰本不之官

柳虬脫畧人間不拘小節弊衣疏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虬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虛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甄宇拜博士臘日詔賜羊或言大小肥瘦欲投鈎宇乃取瘦羊後乃詔問瘦羊博士

劉伯龍少貧及長雖貴其屢尤甚左右方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雖有命乃復爲鬼所笑

孔若思常謂人仕至郎中足矣及遷庫部遂持一石止水滿於座右以示止足之意

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朝列不樂趣競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

王晞爲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爲侍中苦辭不受謂人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岑文本拜中書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勳非舊責重任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云今日受吊不受賀

吳靖令長沙一日自歎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鵷鷺之班髮白蹤跡飄零尚爲百里陶元亮何人邪即日解綬去

恬裕下

鄭廣文屋室破漏自下望之竅如列星

裴休常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

所得可以說法爲人

白太傅語人曰吾已脫去利名韁鎖開清高門戶但
蓮龕子母丹不知何時可成

陸暢爲江西從事終日長吟不親公牘府公微言拂
衣而去曰不可偶爲大夫參佐而妨志業乃採藥
西山飲泉瀟水朝客聞之以爲仕隱

李約蕭蕭沖遠有山林之致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
晨起草屐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

韋表微爲鑒察御史不樂曰爵祿猶滋味也人皆欲
之吾年五十拭鏡窺白月遊少年間取一階一級
何味之有吾將爲松菊主人不媿淵明耳

裴晉公治第集賢里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
文把酒窮晝夜不問人間事

白居易以尚書致仕居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結香
山社自稱香山居士鑿龍門八節灘爲游賞之樂

李琰之每休暇閉門讀書不交人事曰吾好讀書非
爲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嗜是以孜孜搜
討欲罷不能非爲聲名勞七尺也

元魯山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扃鑰無僕
妾歲饑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人以酒肴從
之不問賢鄙爲酣飫

矦融風儀端秀有若氷壺倍皇播遷擢拜中書舍人
歸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卧龍館

元延祖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
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採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

吾不思也

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
名曰休休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
宜休

馮道以父憂退歸鄉里自畊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
以素貴介懷眞士大夫也

鄭簡既謝事築別圃徑山下以服食爲事卽徑山澗

傍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民目之爲菖蒲田

黄載精究經史能爲文章一舉不第輒棄去性嗜酒
函丈之間嘗置罌缶與來輒飲而義理不亂

王旦以儉約率子弟使在富貴不爲驕侈兄子睦欲
舉進士旦曰吾常以太盛爲懼詎可與寒士爭進

杜祐爲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駟飽食訖跨之
著麤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後致仕果行
其志

錢昆嗜蟹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蟹無監州處則可

躁競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爲内輔及爲中書郎撫案
歎息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過朱雀桁見路人
塡咽挹車壁云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
騶

華譚爲秘書自負宿名意毎怏怏常從客謂上曰臣
老於秘閣矣汲黯之言復存今日上不悦

茹法亮久在中書忽出爲大司農中書權要之地法
亮戀之噓唏而去

劉瑀爲右衛將軍因求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顔
竣書曰朱循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
作謝宣面

崔日知太常恨不居八座起樓與尚書省相對人謂
之崔公望省樓

劉文静自以才畧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

甚不平酒酣拔劍擊柱曰會當斬奴首

薛尚書能以文章自命累出戎鎭常鬱鬱歎息以節
將爲麤官鎭許昌日幕吏咸集令其子具棗糕參
諸幕客曰俾渠消災

鄭文公畋與盧相攜同在中書因議事不叶揮霍間
言語相擠詬不覺撲碎硯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
尾解之事

王子韶黨附荆公擬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士

大夫有十鎖之目子韶爲衙內鎖遂改衛尉

蘇舜元躁進不喜外任轉運西京言常怏怏每語人曰人生稀及七十而吾乃於許州過了兩年蓋廨宇在許也

瑯嬛史唾卷之七

東海徐應秋君和氏譔
武原錢　陸西秉氏閱

嚴峻上

晉平公有馳逐之車錯以犳之會羣臣觀焉田差三過不顧

陳遵嘗使匈奴過辭王丹臨訣丹曰遭時反覆唯我與爾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

楊子雲撰法言蜀人齎十萬錢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趙壹舉計至京謁袁司徒揖而不拜袁曰以計吏而揖三公禮乎壹曰酈食其高陽布衣而揖高祖今壹關西男子揖漢三公何爲不可

楊賜遷廷尉歎曰昔三后成功唯殷於民而咎繇不與焉蓋吝之也遂以代非法家固辭

崔篆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
曰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遂投劾歸
鍾離意爲尚書時帝以贓吏簿入物頒賜羣臣意得
珠璣悉以委地帝怪問之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
盜泉之水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受
屈霸字子卿拜尚書郎當五矦之時貴戚傾天下在
朝者莫不愼踕承風子卿終不屈撓
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使責輸東園禮錢續舉緼袍

以示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巳
盧植從馬融學融素驕貴女樂在前植侍講經年未
嘗移眄融以是嚴重之
河南尹朱儁爲董卓陳兵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
决於心卿勿妄說且汚我刀儁曰昔武王之明猶
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卓曰戲之耳儁
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拂袖而出
董卓廢少主公卿以下莫不望塵屈體唯京兆尹蓋

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
陳元方喪父形骸骨立其母哀之以錦被蒙其上郭
林宗往弔見錦被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
南陽宗世林薄魏武爲人不與交及魏武總朝政從
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其存。
太祖破呂布袁渙在軍中陳羣父子見太祖皆拜唯
渙高揖不爲禮
呂子義爲宰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數之內子義

然燭危坐通曉目不交睫膝不移處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諸葛丞相問之巴曰大
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何晏少養於魏宮武帝欲以爲子每携將遊觀令與
諸子長幼相序晏微覺之坐則專席止則獨立或
問其故曰禮異姓不相大
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欲與宗預共詣之預曰吾輩
年踰七十所望巳過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

胥胥造門邪遂不往

周嵩兄顗既被害王敦使人吊嵩嵩曰亾兄天下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吊

吳季重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爲君溺攢

邵陵王綸每燕客好聚衆賓冠手裂之投唾壺中皆莫敢言謝舉嘗預燕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毁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

東海王越爲太傅問王尼何以獨不拜尼數越事事非宰相是以不拜

崔洪口不言財貨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嘗燕公卿以琉璃鍾行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

謝瀹嘗與劉俊飲推辭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沈湎千日俊慚無言

許敬宇弘卿有吏誣君者會於縣合坐敬拔佩刀斷席曰不忍與惡人同席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參軍王洪之同行王曰凡祖帳送別必在有情下官於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羊侃還都官尚書宦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時論美其正直

古城訪風韻秀舉以天下是非爲已任京兆韋高作逹居母喪彈琴飲酒訪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

以崇風教遂持刃求高高逃匿終身不敢見訪

邢侍以經授皇太子廚宰進食有菜曰邪蒿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青宮所宜御上聞而嘉之

蕭惠開雖貴戚而衣服簡素初爲秘書郎同官者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多與之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

羅含在宣武坐人介與他人相識含正容曰取識已多不煩復爾

張敷請假還東時相國府有一參軍亦請假帝遂傳語敷云可載之荅曰臣性不雜遂不載

姚彪在武昌沈浙嘗守風江渚糧用盡遣人從彪貸鹽百斛彪得書不荅勑左右倒鹽百斛著江水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嚴峻下

蔡樽爲納言武帝設大臣餅樽在坐帝頻呼樽名樽不荅食餅如故帝更喚蔡尚書樽放箸執笏而應帝曰卿何今聰向聵對曰臣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慙

楊阜嘗見明帝著帽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不荅自是不法服不敢見阜

魏收言及沈休文集短毀之徐之才怒曰卿讀沈文▲半不能解何事論其得失

呂僧珍之先以販葱爲業及僧珍貴其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葱肆耳

何遠輕財好義言不虛妄嘗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得

常夢錫在翰林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問曰君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吾唯痛飲面壁而巳

汝南王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參軍王昕獨不動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

徐勉在選時嘗與門生夜集客有因求詹事官者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陳武帝作相戶曹袁憲抗禮長揖或曰卿何驕衆不拜錄公憲曰於禮不應致拜趙衛尉歎曰袁生舉止詳審故有陳汝之風

韋仁約爲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折腰或勉之對曰鵝鶵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

劉焌之隱居南郡臨川王鎮江陵遣使存問荅書稱

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之凝之曰未聞巢許稱臣
堯舜

劉子異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嘗稱劉
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其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
解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歛手曰阿翁詎
宜以子戲父

王毛仲嫁女向上乞客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宋璟

耳明日謂宰臣曰毛仲有婚事卿等宜悉詣之旣
而日中璟方至執酒謝恩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
歸

楊國忠至伏日鑿堅氷爲鳳獸之形飾以金環綵帶
置雕盤中以餉朝士唯張曲江不受

李邕聞崔顥名常欲一見及顥至獻文其首云十五
嫁王昌邕叱曰小子無禮遂不接

張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嚴勁而蕭佞九齡方命左
右召蕭李泌時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
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崔隱甫以體正自守爲刑部尚書帝欲相之也問曰
牛僊客可與諸卿常見否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
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遂不用

裴延齡方橫人無敢忤旨者嘗與顧少連會田鎬第
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擊姦
臣攘袂而前裴失色無措元友直解之而罷

李峴爲相元載於政事堂置榻邀宦事中官坐峴至
命左右去榻

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
脩史見之知兢所爲謬曰劉五殊不相假兢起曰
此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

包希仁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以其笑比黃河淸

眞廟將立明肅爲后令丁晉公諭旨楊大年丁云不
憂不富貴大年荅如此富貴亦不願

王沂公三魁多士劉子儀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
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孫甫轉運兩浙時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
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
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范賢
袁樞爲編脩分脩列傳故相章惇以同里死轉求釋
其事樞曰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
天下後世公議

呂溱擧進士第一立朝孤峻每接賔客不過數語時
人目爲七字舍人
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故吹笛於内荆公遣人
語云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卽厲聲曰願相公遠佞
人惠卿深銜之
錢顗爲御史裏行疏劾王安石謫衢州監稅拂衣上
馬而去蘇子瞻送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
人因稱爲鐵肝御史

陳履常居都下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
一見終不可得
程明道初入臺上召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使臣拾
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
直名則不能
高宗嘗與向子諲論筆法語久不輟右内史潘子賤
擧笏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
使下左右皆膽落

呂重實㑹意浙西時南臺御史有與省臣譬隙者嗾
重實劾之重實曰吾爲天子耳目不爲臺臣鷹犬
胡文定家至貧於親故間未嘗口道一貧字嘗戒子
弟曰對人言貧意將何求無求而言人且疑之矣
伸眉吐氣便不浩然
秦檜子熺新拜樞密檜問胡寧曰兒子近除如何寧
曰外議相公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以言章罷
秦檜主和議謂廷臣曰此事大繫安危曾開於座中

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亾爾檜
矍然驚其言遂命出守婺州

韓侂胄既竊政欲網羅名士嘗作南園託楊萬里作
記啖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竟掛冠歸

世祖命廉文正受國師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
爾孔子亦有戒耶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
戒如是而已上悦

元迎國師至京詔百官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國師不

爲動祭酒孛术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
其孔子之徒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

執經即樊執敬嘗見帝師不拜或問之樊曰吾孔子
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爲當時以爲不媿
其官

畢諳

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以下皆賀酒酣樂作少府檀
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一坐皆笑

王琛諂事何敬容爲其面前香草脫履躡其草根敬
容意以爲善

張昌宗以色事天后權傾一時楊再思媚之常曰人
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

張說爲承旨朝士爭趣之王質沈瀛相與言吾儕當
以詣說爲戒一日質潛往說所甫入客位而瀛已
先在

張易之嬖倖用事宋之問傾心附之至爲易之奉溺

器

丁謂嘗會食中書羹汚寇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君
爲參預大臣而爲長官拂鬚邪謂顧左右深媿恨
之

王荊公每生日朝士獻詩頌爲壽光祿卿巫申不能詩
以大籠置鴿雀詣客次搢笏開籠每放一鴿雀叩
齒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賈似道柄國時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白事必書申[illegible]

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

薦拔

晉侯問原守於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餒而不食遂以處原

禽息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國大治

韓安國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

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之名士人亦以此稱慕之

郭丹為郡功曹薦陰亶魯歆以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可為至德編署黃堂以為後法

寵參為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遂令參討平之

龐士元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曰當今雅道凌遲善人少惡人多拔十得五猶可以

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耳

荀文若前後所舉命世大才終為卿相者十數人太祖嘗稱之云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為作誄者四千餘人

蔡克未仕時山簡嘗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人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狄仁傑為相婁師德實薦之狄不知數擠婁於外武

后問狄曰師德賢知人否曰未聞武后以告仁傑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

狄仁傑子光嗣為司空丞武后詔丞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後稱職后曰奚祁內舉果得人

韓愈薦樊宗師於袁滋相公書曰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

韋貫之為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議者不謂之私

孫中丞拯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曰君未嘗與二

賢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
豈求識面臺官
曹侍中將毚車駕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
言固問之曰臣二子曄與煒材器可取臣若內舉
皆堪爲將上問孰優曰曄不如煒已而果然
劉琦與李常友善發運使楊佐欲薦常改官常願先
琦佐曰不見此風久矣並薦之當時更以楊佐爲
賢

讒忌

董卓謂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隸誰可作者允曰無如
蓋勳卓曰此智有餘不可假以雄職
陸士衡爲河北督已被讒聞內懷憂懣聞軍中鼓角
謂司馬孫拯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隺鳴
郗公自喜讀書忌人學問卞望之以爲體中一反
桓玄既篡欲引用孟昶問其人於劉邁邁曰臣在京
口不聞昶有異能但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桓笑
而止
姚洎爲學士梁祖問裴延譽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
向在翰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
自慙　此條應入於[illegible]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
攢心
白居易在朝介立不詭隨時宰惡之遂有言居易母
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浮華無實行貶江州司

馬
常昭度知政事與李磎並命宰相崔昭緯惡李磎之
爲人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
令狐綯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事出南華且曰非
僻書也或冀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乃奏岐有
才無行不宜與第竟授尉方城
于公異爲陸宣公所忌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
遂坎壈而終

蔡秘書居安在省會同官食瓜令容徵瓜事坐客不
欲盡言蔡所徵遂多將竟董校書彥遠至連徵數
事皆所未聞衆歎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
數日果外補

李吉甫與武元衡同相事多不叶毎公退詞色不懌
德裕啟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衡遂漸
出鎮

李紳爲中丞李逢吉忌其剛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

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
訐紛然於是兩罷之

李林甫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
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劒

識體

經疾過魏太子左服玉具劒右帶佩環左光照右右
光照左太子不視經疾曰魏國有實乎太子曰主
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國寳也經疾應聲解劒而
去

益寛饒左遷衛司馬未出殳門斷其單衣短令離地
躬行卒盧室

桓榮爲博士會廷中詔賜奇果受賜畢各懷之榮獨
舉手擎以拜光武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

中常侍唐衡弟爲京兆虎牙入謁尹尹欲脩主人勑
外供具功曹趙息啟云左館子弟來爲虎牙非德
選不足爲特供具宜隨中舍菜食

皇甫規有當世重望鄉人有行賄得雁門守者謁規
規臥不起第曰卿在雁門食雁佳乎聞王符在門
遂倒屣迎之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腋

司馬宣王從遼東還有卒假以寒乞一襦公乞之酒
左右曰官不少襦何乞之酒公曰襦官物也臣無
私施

郭奕在雍州其寡姊隨之姊下僮奴多作姦爲人所
糾奕按省畢曰丈夫豈當以老姊立名遣而不問

褚彦回時江南無鰒魚或餉褚三十枚一門生云賣之可得十萬錢褚曰吾雖儉乏寧可賣餉取錢悉與親遊啖之便盡

到洽為中丞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别而去

孫瑒往詣任光祿見門吏憑几視孫入語任吏几對客為不禮任便推之吏云得罰體痛以横木扶持非几也孫曰直木横施植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必

孤鵠蟠膝曲木抱腰

陸慧曉未嘗卿士大夫或問之曰貴人不可卿人生何用置輕重於懷抱

辛彦之在隋州時州牧多貢珍玩彦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可無學彦之所貢稽古之力也

沈瑀為餘姚令初至吏皆鮮衣美服自彰别瑀曰汝輩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令著麤衣布侍立終日足蹉跌輒加榜捶

杜暹以御史覆屯磧西蕃人賫金送暹暹卻不受左右言其情不可逆乃受而埋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取之

尹昆為汝陰功曹令新到官問曰廨後有桑以飼蠶何如昆曰非初政所務令嘉其言

高湜掌中制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李愬既縛吳元濟裴度乃建節入城愬具橐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等威之分久矣請因以示之度遂以宰相禮受愬謁觀者莫不聳然

柳公綽使山南時牛僧孺罷相入江夏公綽具戎服於郵舍待之軍吏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軍容見之

吕文正作相時朝士有獻古鏡者言能照二百里呂

曰我面如棋子大焉用此

歐陽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長也

蘇子瞻守杭日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書稱甲子子瞻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熈寧然後受之

常安民出監滁州酒稅日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為山林之遊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安敢食焉而怠其事

傳堯俞以直諫出知明州或謂傳君居此何都無一言及御史時事傳曰昔為言官言以盡職今作太守而猶呫呫追言政事之闕失與誹謗何異時謂之金玉君子

見機

郤雍能察盜於眉睫之間晋使視盜千百無遺趙文子曰見淵中魚不祥郤雍必死俄而為盜所殺

王莽居攝子宇以諫死逢萌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脫冠挂東門而去

袁忠乘船戴笠詣王郎見郎左右童從皆衣青絳絲衣極其奢麗郎稱疾作而退

氾勝以世亂辭官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隣里柴門灌園琴書自適

何之元少有通識宗人敬宗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一造或問之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避之

後魏元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噉一日三羊三日一犢

龔舍嘗見赤蜘蛛四縈羅網有蟲觸之輒不得脫而死乃歎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挂冠而去時謂之蜘蛛隱

張昌儀兄弟憑寵驕縱甲第如雲李湛見之喟然曰此海市蜃樓耳豈長久計邪未幾禍及

楊國忠權傾天下朝士爭趨附之以求官張曲江語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當凍裂肌膚暴骨溝中耳

侯瑾解鳥語嘗出門見白雀與羣雀同行慨然歎曰君子與小人同羣天下其亂乎遂披髮入山

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獨鮮于子駿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天下卒如其言

敏給

王粲作文點筆便成無所擬定人嘗以為宿搆

禰衡為黃祖作書檄挺筆立就若不經思輕重疎密各得體祖曰處士正得祖意如祖腹中

袁虎從桓宣武北征倚馬作露布手不停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謂虎云當令齒牙間得利

謝靈運吟詩半日百篇頓落十二齒

劉穆之朱齡石並便赤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不廢

梁將北伐勑裴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帝以事大召羣臣集觀之並皆歎服帝目之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

裴子野作文典而速不尚綺麗或問其為文何以獨

速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梁武帝取鍾王真跡不復者千字授周興嗣令韻而文之興嗣一宿而上鬢髮皆白

梁武招延英儁二十餘人置酒賦詩不成罰酒一斗臧質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曰臧質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梁元帝才思敏捷每有制作纖毫便就殆不遊手常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

竟陵王嘗與學士蕭文琰輩夜集刻燭爲詩成四韻者以一寸爲率文琰曰燒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共擊銅鉢響寂詩成皆可觀覽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望見羣犬並走諸人令之才目之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齊高帝輔政詔令未就命參軍江淹爲之賜酒數斗爲炙一筥淹啖炙飲酒立盡而文誥亦辦

齊元康作軍書颯颯運筆俄傾數紙

沈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輒取疑案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

房玄齡在天策府十年常典箋記每軍書牋奏駐馬立成初無稾草時人比之陳阮

玄宗平內難書詔塡委蘇頲以一人總之供狀百緒口占如瀉書草者不及屢告曰乞公稍徐我輩手腕欲脫

唐南康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符載撰齋詞符方陪飲於摩訶池立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繞步池濱各授口占無不駢麗

賀知章晚年尤喜放縱無復規檢每酒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莫不驚其醉腕有神

王勃每作文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字無點竄時人謂之腹稾

柳公權從幸未央帝駐輦謂曰朕有一喜邊塞衣以

時授卿宜賀我以詩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帝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過古人遠矣

天授元年五王同日受封有司忘載册文宰臣相視失色中書舍人王勮立召小史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服

裴晉公脩福先寺將求碑文於白居易皇甫湜怒曰湜在此而遠求居易何故卽索斗酒飲之援筆立就公遺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字三千一

字三縑何遇我薄也公笑酬絹九千疋

王勃圍碁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詫之向人曰吾自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溫廷筠燭下未嘗起草籠袖凭几每賦一吟一咏而已場中號溫八吟

胡楚賓作文敏妙每酒半酣而後操筆

封敖草制搆思敏速語近而理勝嘗草賜邊將陳傷詔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喜賜之宮錦

裴琰爲同州司戶刺史李崇義輕其年少取疑案數百道促使斷之裴命書史數人連紙進筆斯須立斷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老夫之過因號爲霹靂手

魏傳田承嗣爲治文書如流水吏人私相謂曰此學有此旋風筆

王宗愫少聰頴好讀書語輒稱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學士梁主使製龍川廟碑援筆便就

史虛白初歸江南宋齊丘方柄用虛白曰彼可取而代也齊丘不平欲窮其技召與宴飲酒數行雜出書檄碑頌詩賦使製之虛白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座客驚服

劉元父在西院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敕將下直爲之立馬卻坐一揮悉就文辭典麗各得其體歐陽公聞而歎曰昔王勔一日草五制未足多也

遲澀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

左太沖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句即疏之搆思十年始脫藁

顏延年與謝靈運詞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敕各撰樂府北征篇靈運久之乃就

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成而思道未就庾曰盧

詩何太眷眷盧曰自許編蒲疾何如織錦遲

王維苦吟至走入醋甕

孟郊爲詩思苦竒澀調尉溧陽有積水郊閒日徃坐

水傍徘徊吟咏而曹事多廢

柳宗元吟春水如藍詩久之不成乃取九却床於地

邊沙上玩味終日僅能成篇

孟東野嘗苦吟未就眉毛頓落盡

李翰文思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求鼓吹思涸則

奏樂神全則綴文

楊憑兄弟三人皆能文爲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

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巳

王安石作字說用意良苦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

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指至流血不覺

田誥好著述每構思必匿溁草中竟日不聞人聲忽

自草中躍出即成一篇

薛道衡每至搆文必隱空齋踢壁而卧聞戶外有人

便怒

韓安國爲梁孝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各罰酒三

升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錢唐王道焜昭平氏閱

藻鑒

文王遇姜子牙於渭陽執竿而釣灼然如披雲見白
日

張子房遇沛公於留與之語皆合出語人曰此天授
也

謝奕見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曰此平淵二龍察其
眄睞則賞其心覩其顧步則知其道

陳蕃年十五爲父齋書諸功曹薛勤勤察而異之明
日造焉蕃父出延勤勤曰卿有不凡子吾來候之
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荀愷字茂伯小而智外祖晉宣王甚器之目爲虎子
弟悝爲龍子王每謂曰俟汝長大當共天下

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有成賜巾褠與共
言論

裴楷有知人之鑒謂鍾會如觀武庫森森見矛戟

閔鴻見陸士龍小時即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即是
鳳雛

何顒有人倫鑒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
思精而韻不高將爲良醫卒如其言

郴伯奮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所拔進皆世所稱致
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黄金一筍不如爲郴伯

奮所識

桓彝通朗有人倫鑒識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
之孩抱時人方之許劭

張茂先見慕容廆見時異其狀貌謂之曰卿業世之
器也異日當匡難濟時脫所著幘遺之曰毋忘斯
好

桓彝見謝安石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異日
當繼踪王東海

冦儁有志行篤於仁義小宗伯盧辯待以師友之禮
每有暇輒詣儁讌語彌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
煩憂不遣

劉裕爲布衣時衆未之識也唯王謐獨奇貴之常謂
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

殷州刺史杜廣初爲劉景庇卒以馬肥良引爲直士
侍立通夜未曾體倦景因問之廣泝洑中敘曲有
章條景執其手曰吾罪人久負賢者謂妻曰爲女

求婿三年不覺庇有麒麟遂以女妻之

栁惲少有志行好學善赤牘與謝瀹鄰居深見友愛
瀹曰宅南栁郎可爲儀表

王猛之孫鎮惡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與
語悅之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

楊津稱楊愔曰此兒騎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長
當求之千里外

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鬢而頹衰面
與身戾非令終之道運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
公唉而不答終如所料

陸倕長子緩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奇之語朝士曰
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子復智踰其父

高孝基見房玄齡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
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

蘇頲爲益州長史見李白少時異之曰是子天才英
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

楊遂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有君
子之心者唯遂耳

李泌在衡嶽夜半往謁僧嬾殘嬾殘熟視泌良久向
地爐中撥煨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仁宗問王素孰可以作相者對曰唯宦官宮妾不知
名者可充其任仁宗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
得人矣

神宗問曾鞏曰王安石何如人對曰吝帝曰安石輕

富貴非吝也曰敢於有爲吝於改過

寳祐四年策士召王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置首應麟讀之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及唱名乃是文天祥

賞譽

肅宗雅愛崔騆文章謂竇憲曰卿好班固而忽崔騆此葉公之好龍耳騆由是候憲屣履以迎揖爲上客

蔡邕崔寔士林號爲並鳳

諸葛丞相見殷禮而歎曰東與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與兄瑾書云殷徃嗣秀才今之僑盼者也

諸葛恪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其父瑾曰藍田出美玉真不虛也

阮元瑜少有儁才應機捷麗嘗就蔡伯喈學蔡歎曰童子奇骨朗朗少雙

陸士龍嘗製吳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讀其文歎美之曰此今之伯喈也

張載爲濛汜池賦司隷傅玄見而嗟賞以車迎之言詠晝日爲之延譽遂知名

庾公道王尼子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孫綽絕重張衡左思賦云三都二京六經之鼓吹

胡毋彥國與王武子爲友武子嘗與人言曰彥國吐

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

張茂先素孤貧爲鷦鷯賦以見意阮步兵見之歎曰此王佐才也由是名噪

王夷甫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稱之曰王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顧愷之作畫贊稱王夷甫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王劭清貴簡素研味玄賾桓溫稱爲鳳雛

裴頠弘雅有遠識傳學稽古少知名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横一時之傑也

謝惠連十歲善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輙得佳語

謝尚與羅含爲方外之友常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瑯

司徒袁粲見王團實小時歎曰宰相之門栝栢豫章雖小已具有棟梁器

劉孝綽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深賞之每曰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武帝以劉孝綽爲秘書丞語舍人周捨曰第一等官當用第一人以孝綽居之可謂不忝

張緬爲御史中丞號爲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王筠幼便警悟沈約每見其所著輙嗟咨吟咏以爲不逮嘗語筠曰昔蔡中郎一見王仲宣便推家籍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

劉世爲太常議論常引正大義諸儒爲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盧昌衡小字龍子風神雅澹容止可法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劉訏與從兄歊各優高操族祖孝標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稻寒年之纖纊

陸杲好學有高名舉止風韻頗類舅張融時稱曰無雙日下惟舅與甥

劉惲有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

陸慧曉匪躬清恪風神俊朗何點每歎曰慧曉心如月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文宣在晉陽集諸儒講孝經謂助教許散愁曰先生

在世何以自資對曰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文宣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乃賚絹百疋

梁愔爲從兄昱所重曰是兒我家文龍

張士簡遷秘書丞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緒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譽

李德林善屬文魏收嘗對高隆之語其父曰賢子文

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蕭愨嘗於秋夜賦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曰蕭仁祖之斯文可謂雕章間

吏部郎陸卬嘗讀李德林文歎曰此生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乃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

庾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褚彥回謂任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籍甚

謝貞八歲嘗作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直欲追步惠連

王筠善屬文沈休文見其文輙歎賞語筠叔志曰賢弟子之文可謂後來獨秀

崔子約喪母哀瘠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祖孝徵神情機警辭藻遒逸與裴讓之俱有令譽爲當世所推省中語曰多才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

隴西辛搴與兄鑒嘖弟實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褚陶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宛陵嚴仲弼見而奇之曰褚先生復出矣

房琯見元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

盡

賀知章初見李太白出蜀道難示之知章曰公非人

間人豈太白星精耶解金貂換酒醉而歸及見烏

夜啼曰此詩可泣鬼神

杜顗舉進士禮部侍郎賈餗語人曰吾得一杜顗足

敵數百人可謂不負主司

鳳閣侍郎杜景儉文章知識並高遠當時號爲鶴鳴

雞樹

員半千初名餘慶師事王義方極器重之嘗謂曰五

百年生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更名半千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

直須還他第一

韓退之一世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

韓見題即掩卷問曰且道柏板喚作甚曰樂句韓

大稱賞之因此名振京師

張文成七登科選員半千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選

萬中時人因稱文成爲青錢學士

劉禹錫好詩晚節尤精白居易嘗推爲詩豪又云其

詩在處有神物護持

李華嘗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

之上靈光之下

閻士和嘗從蕭穎士學及蕭卒士和著蘭陵先生誄

以爲聞蕭夫子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王慶籍守京兆太祖以其精勤賚以紫綬錦羅裘一

襲語百官曰王慶籍一世清人也

王無功云吾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高遠

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

白居易微時以刺投顧況況戲曰京師米貴乃居大

不易及見原上草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

杜子美嘗以花卿及姜楚畫鷹歌示鄭廣文鄭曰足

下此詩可以療疾

錢穆父與蘇子瞻游最久穆父守越日子瞻守杭詩筒響答時人比之元白

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居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晚過其第見紙屏題詩云龍帶晚烟歸洞府鴈拖秋色過衡陽甚愛之曰此語落落有貴氣遂召見與語因權致上相

品目

鄷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

李仲元爲州從事楊子雲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在可否之間

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郭林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賢

諸葛孔明初聞張温被放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横周宣光

董扶兼通數經究極圖緯諸葛武侯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文度孔思未答反問公謂何如桓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跌

山公目稽叔夜巖巖若孤松之獨立

人問謝太傅王子敬可與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王劉之間

温太真嘗稱郭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是揣下季何琦之亞

王右軍目陳玄伯壘塊有正骨

劉萬安即道真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

東里間空腹而好自賢若庾敳稱盧面目眉髮實美

於人

世中稱庾文康爲豐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云道季誠妙撮清悟嘉賓故自勝桓公稱云錚錚有文王

王大令少而標邁不循常貫文義並所不長而能撮其勝會故爲一時風流之冠

成公簡潛心味道黙識過人張茂先每言公簡清靜比楊子雲黙識擬張安世

稽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稽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殊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陶籍是弘景兒爲詩頗謝靈運時謂康樂之有陶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

杜軫字超宗二子長子毗字長基次子秀字彥穎珪璋琬琰世稱二鳳

王昕字元景生九子並風流蘊籍世號九龍

邢昕以木工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鬭於江南

崔洪清厲骨鯁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宋世軌爲廷尉少卿時大理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

元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廉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所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梁謙字伯言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

魏收在洛輕薄尤甚人號曰魏收驚蛺蝶

王遠爲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露

殷恭爲文皇帝直騎掾委以書記上歎曰非唯秋兎

之毫乃是鷹鶻之爪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真長之風標格清峻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

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

叓丽德長大而貌豕於泉又跛足張元一目爲失轍方相

杜悰尚岐陽公主累居大鎮未嘗延接寒素其食窮位而已時人號爲禿角犀

蘇徵爲汜水令舉止輕率張郎中元一目爲失窩鼠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識者多笑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詅痴符也

河東薛元敬與從弟收從兄德音俱有才名當時號爲三鳳收爲長雛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少爲鵷雛

蔣凝侍郎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爲祥瑞號水月觀音

[illegible]爲賦止及四韻項刻播傳或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妝

邢恕有文學辯論然多不請而教人士大夫謂之邢訓

韓昭粗有文筆至於琴棋書筭射法悉皆涉獵敗此仕致尚書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寇萊公以丁謂爲令威之裔而好言偃鶴故但呼爲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也

王梅運勾骨立有風味朋從目之爲風流骸骨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號鳩集鳳池

趙和仲云知古者莫如洪景盧知今者莫如陳君舉標置

稽康抱琴訪山濤濤醉欲剖琴曰吾費東陽産業以得琴乞尚書令河輸佩王裁爲徽貨所衣玉簾中单買縑絲爲囊論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刜之吾

從死矣
王丞相言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巖巖卞望之之
峰岠並一見我而服
韓康伯清和有思致男殷浩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
是出群器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
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不靈淵不深不清
顧長康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琴不賞者

必當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竒見貴
王仲祖少有二達攬鏡自訖曰王開山那生此兒
袁淑奉詔賦赤鸚鵡文冠羣臣以示謝莊莊賦亦就
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
時之傑遂隱其賦
張融自序云丈夫當删詩書定禮樂何至因循寄人
籬下因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
答以玉比德海崇上善

顔延之諸子並有名太祖嘗問延之曰諸子誰有卿
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濯得臣酒
太祖笑曰誰得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丘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坐見王儉詩淵曰
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每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迮之
不爾飛去
齊主嘗問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對曰臣大國之才

典以雅陵亡國之才麗以艷
魏收以溫子昇邢邵不作賦乃云會題作賦始成大
才唯以章表自許此同兒戲
南鄭人吳寬冬陶夏耕自比於舜
張說携麗正文章謁友生時正行官中媚香友生恭
以待說說出文置香上曰吾文享是香無忝
鄭仁表文章峻拔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

徐峰善棋段成式欲窮其術峰曰子若以壘狻猊與
我當使子過我十倍
李覯作百年歌王湜請其法覯向湜彈指曰還子爪
甲清塵庶幾文思有加
桑維翰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
不如一尺之面
桑維翰未遇時緼衣襤褸穿結頗乎鳳尾遂自命曰
鳳尾袍

孫書記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
力每謂所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爲儕馬之用
張薦明隱樂山林有古松十餘株謂人曰予入中之
偎此木中之偎也
單公潔恥言貧嘗有所親訪之留食廩憊於正洛但
云啜少許雙弓米
郄詵爲雍州刺史帝於東堂餞之問詵曰卿自以爲
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
之一枝崑山之片玉

勤學

顏回讀書鐵鏑三摧
有子每夜讀書惡臥而焠其掌
黃安爲代郡卒執鞭懷荆而讀書畫地以記數日久
地成池
董仲舒篤志讀書乘馬三年不知牝牡
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粟

朱公叔好學專精每一思至行墜坑坎亡失冠履其
父常言穆太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
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錦繡因擷而食之及寤見
天下文辭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劉子政玩弄左傳諷誦不去口童僕妻子皆自呻吟
郭林宗少孤年二十行學至阜城屈伯彥精廬乏食
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
樵周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

笑以忘寢食

李仁字德賢涪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仁醜其不博乃遊學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受古學以修文自終

董謁少好學編荆爲牀聚鳥獸毛褥其上每遊山澤拾樹葉以代書

董謁字仲玄出隱無常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以竹筹寫之書竟砥掌中少來精勤舐之掌爛世謂之董仲玄掌錄。

曹孟德好學老而不倦嘗作欹枕卧以視書

殷往嗣幼而篤學行在舟車手不釋書時從曲阿往返遂不知陡瀆廣狹

孫休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皇甫士安表從武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謐羸病手不釋卷歷覽古今無不皆綜

劉寔少貧苦好學賣牛衣以自給手繩口誦通覽百家爲當世方聞之士

王徽之云每觀書得一義如得一真珠船

顧歡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每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自照

沈攸之晚好讀書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沈驎士居貧織簾誦書日夜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

王歆家貧好學三日絕粮讀書不輟家人曰困窮若此何不力畊歆徐曰我常以典籍自畊耳

江泌少貧晝日斫屧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

劉孝標自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借之崔慰祖謂之書淫

沈約少孤讀書晝夜不釋卷毋恐其勞常遣減油滅

火

滹明根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倩人書字路邊畫地學之

丘仲孚少好學嘗以中宵鐘鳴爲限

竇威世勳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躭玩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目爲書癡

顧子怡躬畊讀書夜則然糠自照

高君孟勤學遇書即手寫之雖老不替或欲代之不

肯云我時自寫乃當十遍讀

賀華家貧力學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横臥其上不盡其義則不肯食

杜真宗孟周覽求師經歷齊魯資用將乏磨鏡以自給

任末少便勤學編茅爲廬削荆爲筆瞻則然蒿自照書有合意則題其衣以記事門徒悦其勤學者更以淨衣易之

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毛秃盡以削用之

袁峻家貧從人借書手自抄寫日課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

勤學下

尤延之篤於嗜書每云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

琴瑟

張玄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饑渴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董季直遭關中喪亂性依險操摽負販以自食挾持經書投閒誦讀路人笑之不顧也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於灰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内外呼爲聖小兒

崔浩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
孔子之要道
魏收初習武不成改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逐樹陰
諷讀累年牀爲之銳
道士詹道華嘗誨[illegible]語人曰天上無凡俗僊人
義陽朱詹饑卽咽紙寒則抱犬讀書
王育少孤貧爲傭牧羊毎過小學必欷歔流涕時有
暇卽折蒲學書

徐光父以牛醫爲業光年十四爲人秣馬時時書馬
柳屋柱爲詩頌不親馬事
劉仁軌幼而好學屬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毎行坐所
在輒書空畫地由是博通經史
李密以蒲薦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楊素見
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何書曰項
羽傳也素奇之
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隷集賢院竊院書讀之六
年不出戶遂無所不通
韓退之平居雖寢食亦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
口
馬略年十七閉室讀書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續命而
巳鄕里謂之潛龍
徐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劉綺早孤家貧燈燭無辦嘗買荻尺寸折之然明夜
讀

魯崇範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
徐鍇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嘗謂其家曰吾
直寄此耳
范文正公少時勤學晝夜讀書帳中宵分不寐帳頂
如墨色
東坡以論語解寄文潞公書云就使無取亦足見其
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
司馬温公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

書
温公手抄諸子名曰徽言所抄自國語而下六書共
目三百一十有二端楷無一筆不謹
坡老觀書夜嘗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
倦乃寢
賀方回狀貌奇醜青黑而有英氣人目之爲賀鬼頭
喜校書朱黄未嘗去手潘邠老贈之以詩云詩束
牛署藏舊稿書訛馬尾辨新讐

宋公垂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
聞於遠近
陳安國少貧刻意問學夜置足水中以警寢
張子厚閉戶讀書手自讐校夜分不寐四十年蹈中
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
楊玉休少時讀書僧舍雪積其背而不知
藏書
張茂先家無餘財唯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
十車
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河間之侔漢室頗
謂過之
常景耽好經史遇新異之書慇懃求訪或復貨賣不
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
崔慰祖好聚書多至萬卷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
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
邢子才畜書甚多而不大校讐每曰誤書思之更是
一適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手自讐校每曰校書如掃塵
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脱謬
李淑博學多通文章秀絶家有萬書時號李書樓
丁顗傾貲聚書至八千卷常曰吾積書多矣後世必
有以學顯者至孫度果以文章至参政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窓安置不見天日子
弟值日看書借書者先投刺修羊

宋政和時都下有李德茂環積墳典名曰書城

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叔原有類乞兒搬漆椀

宋次道家多藏書住春明坊士夫喜讀書者多僦居其側以便借置故一時春明坊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

曾鞏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讐對白首不倦

蜀王楷藏書數千卷一一皆親扎每趨朝於白縢據子內寫書書法尤謹

李子至隱隱居不仕日以文史自娛手不釋卷老而彌篤嘗曰讀故書如對故人得新義如得知已樂以忘憂不知齒之既暮

瑯嬛史唔卷之九

東海徐應秋君義氏譔
武原陳[illegible]氏閱

明經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

關雲長好左氏春秋略諷皆上口

楊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祈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祈聖元

丁鴻字孝公章帝時與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白虎觀鴻以才高論難最明時人語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何休作公羊解詁覃思不窺園者十有七年

杜林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

戴憑爲侍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京師諺曰解經不窮

戴侍中

許愼字叔重少傳學經籍馬融常推重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荀爽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林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

鍾元常不好公羊而工左氏以左氏爲大官厨而以公羊爲賣餅家

楊修得古文尚書讀之大喜於是書訓剩字皆用古

文士夫不之識者指爲怪人

賈逵道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一遍

孟孝裕無書不覽尤好公羊春秋而譏訶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誂誂讙咋

殷仲堪嘗問遠公云易以何爲體答曰以感爲體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

張常治戴氏春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入州賣藥足給食輒還家閉門誦讀

范史雲學通三經常自任灌園

魚豢常從隗禧問左氏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

召馴字伯春少習韓詩博通詩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

樂安任嘏年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

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

呂思禮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餘難敵

臧榮緒敦愛五經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

儒世長年十歲上書周武帝帝問讀何書對曰治孝
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曰爲國不侮鰥寡爲政以
德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瑯琊王政學曰許氏章句列
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
張曜好讀春秋每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
韋公頡初就學讀孝經捨書而歎曰讀書不在多至
德要道十八章足矣

唐玄宗於勤政樓置七寶座召諸學士講議經旨勝
者升焉唯張九齡論辯風生得升此座餘人不可
階也
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
高聲誦義一卷皆爲慚謝而解
唐文宗延學士李訓講易時方盛暑上命取辟暑犀
以賜座中颯然生凉
郡士姜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
穎士顏真卿相與論譯常曰吾曹與日當友二郡
之間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馬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夷居喪不作佛事但日誦孝
經一卷時人稱其顯篤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未嘗廢

博物

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陽夏居

山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遂有水
漢武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黄帝時採首
陽山之金鑄爲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
武帝問侍中秦權旄頭何義答曰秦時有奇怪觸山
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帝乃令虎賁載之以衛
左右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且云欲雨舒戲之曰巢
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鼴鼠客遂化爲

老狸

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以爲裨補

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者竇攸曰鼮鼠也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

張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世祖常問漢宮殿千門萬戶畫地而成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恥

沈約常侍晏會豫章獻栗經寸帝奇之遂徵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知約少帝三事約出語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

劉顯博聞彊記過於裴頠時波斯獻生師子帝問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如白師子超

何承天博物見古今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時三公在江左者惟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許懋字昭哲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

劉孝綽子諒字求信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裹晉書

梁昭明博極古今號曰學府

顧野王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常隨

駕行內人謂之著脚御覽

王儉在尚書堂嘗出諸器玩服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各人得一兩物陸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王邵初在齊祖孝徵魏收等常論故事有遺忘討究不能得因呼邵問之邵具論所出檢之書一無舛誤當時稱其博物

房暉遠字崇儒牛弘每稱爲五經庫

殷踐猷博學目無不見之書賀監號爲五總龜以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文皇以金帛購王右軍書跡天下爭𧗠以獻時無能辨其真僞褚遂良備論所出咸爲證據一無舛誤文皇賞其精鑒

段成式博學強記多奇篇異籍少侍其父文昌於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俪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

盧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嘗獲異鼠豹首虎臆大如拳以爲鼶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座驚服

李倉曹守素諳氏族時號肉譜虞世南嘗與談傅綜有序深服之歎曰肉譜定可畏

谷律那淹識羣書帝河南稱爲九經庫

歐陽永叔作文每欲用故事輒往咨劉貢父貢父嘗曰好箇歐九只是不曾讀書

呂允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皆怪山蟹譜所遺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士大夫有所著撰多以古事詢之無不知者時人號爲杜萬卷

文章

漢明帝楊后有美色而狂疾發則殺人唯讀內傳孟召文顛狂輒醒時人語曰孟召文差顛狂

楊雄覃思文閣碎文珠語肇爲連珠擬者間出欲其明璣而多參魚目惟陸士衡理新文美珍同百琲

王充一代英偉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足爲貶

李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墜地

潘安仁之爲文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孫綽每作文自睹中見筆端吐光若火

桓温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畢擲與坐上諸客曰
此是安石碎金
江總爲文次至吟咏得意則起藁於窓上不堪示則
投置厠中久而其文遂工
沈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
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爲意
聖人
劉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每作一篇朝成暮徧河北

亭苑柱壁莫不題之
杜育童儒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
一時稱爲首陽杜孔子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
不使人覺若胷臆中語政得三易之妙
何子朗少有才名嘗作敗冢賦以擬莊周馬箠其文
甚美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
薛道衡稱則公之文曰屢發新采英英歇然
谷子虞唐子高章奏百事筆有餘力
有人詣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文三
篇
李華文章不建蕭穎士自疑過之常作吊古戰場文
極思研摧已成汚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庋他日與
蕭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蕭曰君加精思便能
至矣華駭然自是始知不如
李商隱爲文多檢閲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申豫作文恒繞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叫人謂
其足下有文章
皇甫湜稱韓昌黎文穿天心出月脅
顧蒙爲文慕燕許刀筆
徐彦伯爲文多求新奇以鳳閣爲鷃閣龍門爲虬戶
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嶽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
驂後進效之爲澁體
徐元固屬文與厚楊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

全子栖爲文則入自課卷一文必三草及十年之後悟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王平甫讀韓退之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詩序云退之善與處士作牙

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䮑有虎填然鼓之誠可畏也

楊文公爲文所用故事常令子弟檢出處以片紙寫錄粘綴而畜之時人謂之衲被

王介甫謂歐陽文如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其滑駛跳能禦之

蘇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詩賦

司馬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以獻之賜錦四疋

長安慶兆之官爲清思賦時人不知貴也乃託名相如遂大見重於世

諸葛恪嘗饗蜀使費禕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作磨賦四座稱歎以爲雙美

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

王筠好弄葫蘆每吟咏則注水於葫蘆中傾已復注若擲之於地則詩成矣

張載作濛汜賦太尉傅玄見之歎美以車迎載言談終日載遂知名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

謝惠連改詩既罷無知音者遇好句輒自吟不去口

鮑照欲以詩謁臨川有人止之照曰大丈夫豈可遂韜知能使蘭艾不辨於是奏詩義慶大奇之名因噪於都下

張承能詩虞訥見輒詆之承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之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歎承曰此吾作也訥慙而去 [illegible]

劉南平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

高爽博學高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

崔浩愛吟詩一日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瘦。遂爲口實

劉體玄嘗作水傀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

謝廷浩以辭賦著名號錦繡堆

姚義讀薛收白牛溪賦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泰山俯滄海高深極矣

楊炯初見鄭義真誦其姪女容華臨鏡曉妝詩鄭大擊節後誦已作數十首鄭皆曰不如首作炯爲之汗背

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恒於暗中誦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目

杜甫少嘗夢人令采文於康水覺而求之見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謫汝下爲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可於豆隴下取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

劉長卿與秦系爲詩相贈答權德輿許曰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

李賀每旦出騎欵段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

得即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傾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

玄針子得石斧銘曰天雷斧速文歩敲石柱子如其言詩如蒸雲千步千首

李益與李賀齊名號曰二李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畫

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

不解則不復更作故唐末之弊至於俚

元微之守會稽白樂天牧蘇臺置郵遞詩往來謂之詩筒

白傳每一詩成輒洗其筆

趙牧效李長吉爲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迹

吳子華爲賦一夕夢成於腹笥

劉光遠爲詩能埋沒意緒

喬子曠爲詩喜用僻事時謂之爲孤穴詩人

王仁裕喜爲詩少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成篆籀之文

張祜苦吟妻孥喚之不膺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

劉乂聞韓昌黎下士徒步歸之作氷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爲之獨拜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十首

鮮于子駿作詩平澹尤長楚騷蘇子瞻讀其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

梅聖俞爲詩深遠古澹晚年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是聖俞詩

王晃以詩自放當風日清美輙舐筆伸紙千百言不休皆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

著作

老子西至函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

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於天赤虹貫日自上而下化爲黃玉

僊人王喬作解鳥語一卷

荀况在嵩溪作一門大如五石瓮表裏皆紀兵法

呂不韋作呂氏春秋懸之咸陽市門有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陸賈著書號曰新語每奏一篇高帝稱善

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值百金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一出一入字挾風霜

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雋永

楊子雲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

鶡冠子隱於幽山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即名曰鶡冠子

王充好論說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墻壁各置

筆硯著論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吳始得之秘玩以爲談助

趙曄受韓詩作詩細歷神淵蔡中郎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

王符耿介不得升進蘊憤隱居著論三十餘篇以譏當世不欲章題其名號曰潛夫論

會稽周長生作洞曆十卷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上通下達故曰洞曆

仲長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昌言三十四篇

張華讀書三十車造物博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以爲煩令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即賜于闐青鐵硯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萬番

和菟作烏鳴書一卷

消子至平固山中扣石忽開中有石笥發之得秘書十二卷讀之欣然遂著天山經四十八篇

王右軍於九江作書閣高五尺四面周匝書遍刻之洗於水中

干寶作搜神記三十卷言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下邳桓威年十八而著渾儀經依道以見意

湘東王著書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文章贍麗者以斑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
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嘗陳
几案
吳漢伯少隨師學足涉七州之地作易說采取河洛
以類相從名曰典集
裴松之註陳壽三國志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
之上覽曰裴世期不朽矣
秦徵公卿子爲諸生有志操者録之號董子卽

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
秦王命分路揚鑣
杜正藏嘗著文章體式時人號曰文軌遂至雞林亦
相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太宗閱陸德明經典音義美其弘益學者歎曰德明
雖死此書可傳
王勃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常衮表徵以學者薄師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
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違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
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瓶中倒取抄錄成書
故紀代無次
秦公緒隱居南安九日山有大松高百餘丈云是東
晉所植公緒結廬其上研石爲硯注老子彌年不
出
沈通少好學傲睨一世讀左氏班固書少摹倣之輒

近似乃鋤植縱舍自成一家

教授

濟南伏生年過八十遭時喪亂失其本經以口授業
門徒常有數十百人
馬融教授諸生常有千餘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
徒後列女樂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
玄玄日夜尋味遂窮奧賾辭歸融喟然歎曰鄭生

今去吾道東矣
鶡冠子隱名著書馬援常師事之援顯恐其薦已遂
與援絕
董遇以經授業從者常苦渴日言當以三餘夜者日
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
賈逵博通經學負笈來從者不遠萬里餉粟盈廩歲
曰賈逵舌耕
魯丕字叔陵兼通五經元和初拜趙相雖居官不廢

教授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劉昆教授弟子常五百人每春秋鄉射備列典儀以
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吳商學通五經百代四方來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
數庭列羔鴈皆自成羣
張忠隱於泰山授教弟子以形不以言
韋逞母宋氏博究經典置生徒一百二十人隔紗窓
授業

文中子十五爲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白
首北面事之終身
盧虔妻元氏升堂誦老子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窓
聽之
夙慧
黃帝年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
蒲衣子年八歲而舜師之讓以天下不受而去
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與之言五稱而五窮

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悟雄筭玄經不會子
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羝羊觸藩彌日不
就子烏曰何不云荷戟入榛
管輅幼與羣兒戲輒畫地爲日月星辰之狀父母禁
之答曰家雞野鵠尚知天時況於人乎當時號爲
聖童
何晏七八歲便慧心天悟魏武讀兵書有所未解慼
以問晏晏分散所疑無不氷釋

賈梁道兒時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
為將口授兵法數萬言
徐孺子年九歳月下戲人或曰若月中令無物當極
明徐曰不爾譬如眼中無瞳子何必不暗
張霸年數歳而知孝讓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歳通春
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
之故字曰伯饒
王子敬五歳已有書意衛夫人書大雅吟以賜之一

荀羨年七歳遇蘇峻亂隨父在石頭峻甚愛惜之每
置羨膝上乃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
母掩其口
虞寄年數歳客有候其父者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子
姓虞必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
大慙
顧歡年七歳父使驅田中雀遂作黄雀賦歸而雀食
稻過半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

何妥八歳遊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
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顧是顧貨之顧為新
故之故
岑之敬年五歳讀孝經每燒香正坐年十六以孝經
擢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不圖今日復見顏閔
袁克少警悟年十餘歳其父黨到門時冬初克尚衣
葛帔客戲之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克應
聲答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陸從典八歳讀沈約集見廻文妍麗援筆擬之便有
佳致
陸曅幼時學棊無局乃破荻為片縱横以為棊局指
點行勢遂至名品
李賢九歳從師受業畧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賢
曰賢豈徒受業至於忠孝之道實銘諸心問者慙
服
阮孝緒十歳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父之

清-

韓景山十歲能文日誦書二輿身齊

蘇夔是蘇威兒小聰慧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
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
雄駿馬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
無父

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
鄴京人士多就宅觀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何為
開狗竇玄祖曰政使君輩從此中出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與李勣於
朝堂立語戲謂嘉隱曰吾所倚者何樹對曰松樹
勣曰此槐也何忽言松曰以公配木非松而何無
忌連問之曰吾所倚何樹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
矯對賈應聲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木配公耳

李崇以父勲封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畢賀崇
獨泣父惟而問之對曰無勲於國而幼少封侯當
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

范喬年兩歲祖父馨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
以吾所用硯與之始五歲祖母以此言告喬喬便
執硯涕泣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因共
詣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為高
軒過

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樂天方買終南紫
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劉公恕年六歲望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
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偏知

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列子東
方分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
得

公冶長通鳥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
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

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

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乘白馬者白馬先鳴於南赤馬
鳴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今當見一黄馬左
目盲者是吾子可令駛行相及行二里果逢黄馬
而左目盲赤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之果向馬曰
子也

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

成武丁聞雀鳴謂在座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
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神雞童解雞語

廣漢翁偉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相去里許鳴
聲相聞翁偉曰彼放馬目眇御曰何以知之曰罵
此轅中馬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
往視之目果眇

奚永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樹鬪之信曰鵲
言不善當有口舌事今夜有喚必不得往是夜瑯
邪王五使召之且云勅喚永洛詐稱墜馬遂免於
難

姑與盧孝章隱居屋前池種魚數百頭皆名呼之次
第來取食乃去

李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

大地獸言

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聞庭鵲噪曰來
日晡時當有實物至及期李全以玉柱斧爲貢

遼宗室神速姑知蛇語

闇解

梁鴛爲周宣王牧正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庭雖虎豹
鵰鶚之類無不馴者雌雄在前孳尾在後異類禽
居不相搏噬

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啣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
覓得而走師曠掩口而笑

師曠晝侍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侯與嬖人戲墜床
傷臂公書記之使問其後果然

班孟嚼墨一噴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蔡邕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為椽仰而眄之曰良竹也
取以為笛奇聲獨絕

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

時有黃華者雙手能寫二牘或草或楷揮毫不輟
各自有意

馬明生隨神女禹章入石室金牀玉几彈琴有一絃
五音並奏

崔文子能吹反潮之笛吹已積潮横下險於廣陵之
濤

唐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疑土中有之道上
逢車鐸聲甚厲嗣真曰此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
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聲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
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
州薛滿

汝陽王璡知音律嘗早朝聞笛曰是太常工也他日
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

萬寶常妙達音律遍工八音嘗食次與人論及聲調
即取前食器及雜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

諧於絲竹大為時賢所賞

朱沇常侍帝覩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吹笙者曰魂
遊壙墓尋按之一已逆父至縊一過數日而卒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
動而得其法
冥悟

鄭玄事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下假
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傾墨汁著內曰子可學矣

於是悟而即返遂洞精典籍

謝長裾時進瑱卿以寶露一合一名天酒飲至百餘合顏色美好文辭長進涉獵羣書罔弗記憶

石勒不知書而雅好文學常令儒生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奈何得以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沈慶之以武功貴重一時而手不能書上嘗歡宴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上令顏師伯執

筆慶之吟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一座歎美

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占授作書皆有意理

施蔭起自微平生未嘗見書一旦學誦般願詩隨誦隨悟染指詩牘便多驚人

姚月華未嘗讀書夢月輪墜於妝臺覺忽大悟自此握管便有所得其所爲古文詞妙絕一世

王積薪夢青龍吐棋經九部授巳其藝頓精

李太白少時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容止　附醜

江充召見衣紗縠單衣冠蟬纚步搖冠上見之曰燕趙固多奇士

陸閎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登臺望而見之歎曰南方固多佳人

田鳳爲尚書郎儀貌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因題殿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何晏性自喜行步顧影

嵇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土木形骸不自雕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孟顗字彥重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俱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照不虧

樂廣有風姿衛瓘曰對樂令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毎行止同輿接茵時人
謂之連璧
宋武帝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阮
韜何偃爲一雙
何戢爲吏部尚書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
爲小褚公
路侍中巖美風貌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鄭紗

巾之角以異於人嘗過屠豚之肆見脩豕者謂屠
兒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裹頭
帶巾必皆攬鏡時謂三照相公
趙光逢仕唐及梁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
吾子行性曠眇左目跛右足而風度醖藉一言一笑
皆可喜或對客吹洞簫弄鐵如意或援筆作字傍
若無人

附醜
賈大夫貌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皐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
祖廣行嘗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參
軍如從漏屋下來
劉伶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
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張孟陽絶醜毎出爲小兒擲瓦盈車

左太冲貌惡不揚口訥不能給談默而心解
符雄拜龍驤將軍貌醜頭大而足短軍中稱爲大頭
龍驤
李諳爲人短小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
而徐言人言李諳善用三短
談論　附吶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稱連環可解
公孫龍以書有四目四聰遂以聽天地人爲臧之三

耳

惠莊問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累粮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而此中多有

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嫌得異書披其帳中隱處果得之

董茂安發言抗論益部少雙當時號曰致止

王朗爲會稽太守還入稱其才進非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

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粲綺可謂文飲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絶他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辞如雲膺每撫手歎息

裴遐善言玄理音辞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歎美

謝安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

王夷甫善言玄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

沈重名爲碩儒高祖嘗令辛彦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之曰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

謝靈運辯博辭義蜂起王惠嘗與之談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座退與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波汪汪莫測

伏曼容善老易美風采明帝常以方稽叔夜嘗與袁粲罷朝共言玄理時以爲一臺二絶

宇文卓方執崑崙玉琖聽左丞檀超高譚不覺墜地

孫之翰善於持論每矢口古今聽者忘倦人言終歲讀書不如一日聽孫甫談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於齒牙時人號爲粲花之論

蘇子瞻嘗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能答

之者

附吶

李廣訥口少與人言居則畫地以為陳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楊子雲好沈晉而口吃不能劇談

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深智

焦遂口吃見客不能言醉後酬對如注射時謂之酒

吃

瑯嬛史唾卷之十

東海徐[illegible]氏譔

繡水屠中孚德徵氏閱

雅尚

黃帝得一玉紐治為墨海篆書其上曰帝鴻氏之硯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若披錦

馬融為督郵無留事日臥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

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青寫書謂之殺青

王丞相愛好鍾元常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藏尚書宣示表過江後以賜逸少

陶弘景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僊人

王逸少居山陰或點數花鬚摘蘂咀嗅怡然自若

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皆世無其匹

王廙得索靖書一紙永嘉喪亂乃四叠衣中以渡江

山陰道士管霄霞求王右軍寫道德經舉紅鵞一雙相贈而去

竟陵王子良爲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郊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莊嬌志尚高潔家居無事好種竹辟命屢至歎曰吾

焉能易吾種竹之心從事於盆池籠鳥之間竟不就

梁有僧南渡賫一葫蘆有漢書班固真本宜城太守蕭琛得之謂之鄒史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賫曰夫子曰精其理者足衕聖敎

杜伯山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劇寶愛之雖遭艱困握不去手

關文衍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牀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內

張金好墨過市數㬜并市豪筆倫即寫書

劉繼詮得芙蓉鷗十二雙以獻毛邑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

文皇酷嗜右軍書法有真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一日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

以玉匣貯之藏於昭陵

虞世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夫

尉遲敬德晚年餌雲母粉爲方外遊

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

李衛公收硯至多其尤妙者名結隣

溫庭筠善鼓琴吹笛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必柯竹爨桐而後神合

梁武帝造寺命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李約竭產自

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玩號曰蕭齋

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衲琴用蝸殼爲徽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王序詰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鄭玢在嶺南象江得怪石紺氷而平理彊之有好音輦歸榮陽費錢六十萬

李德裕平泉別墅中珍木怪石極天下園池之勝有醒酒石酒酔一踞即醒德裕尤所寶惜每酔即踞之

李宗閔暑月臨池以荷爲杯

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酒飲人其法用龍腦凝結刻成小魚形狀每用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

張易之與李廻常以鴛鴦琖一雙同飲

狄歸昌右丞愛與僧遊有服紫袈裟者則跡之

懷素居旁多種芭蕉亘帶幾數萬取葉以代紙號其所曰綠天庵

華山道士李道殷畜一黒猿兒呼爲臂童道殷於巷側古松上以茅草枝稍營一巢爲臂童寢息之所名曰峻青宅

宗楚客奏乞二王真跡勅賜十二卷楚客遂裝十二扇屛風以褚河南枯樹閒情二賦爲跌大會貴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復不樂

少師陽凝式書畫獨步一時乞者紙軸堆疊若垣壁

少師見則浩歎曰無柰許多債主真尺二冤家也

宜春王從謙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時號爲翹軒寶帚

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命歙匠朱逢於書室旁燒墨供用署其所曰化松堂名其墨曰麝香月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硯三物爲天下之冠

南漢貴璫趙純節性喜芭蕉凡軒窓舘宇咸種之時
稱純節爲蕉迷
李尚書昊每牡丹開時輙將數枝分遺朋友以興平
酥同贈且曰候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艷
馮君道善畫花竹翎毛性酷嗜鵓鴿常飼養之觀其
飲啄以資畫筆
蘇叔武以隱逸自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破産購
之每曰此足怡養性靈非他玩好可比

徐鉉兄弟工篆翰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
直三萬
隙郡莊氏女好弄琴有琴一張名曰駐電每弄梅花
曲聞者皆云有暗香襲人莊更以暗香名琴
吳越稱雪上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之的
數言定剖觀負者張燕謂之瓜戰
晁采性愛看雲其尤愛者赤黑色也故命其室曰雲
窺室命其舘曰扨雲舘

王震好觀雨中滙疎稠出没每雨就四階秋𣗳處寓
目而醉心焉因名其亭曰醉滙
華陽楊褒嗜古博物家雖貧尤好書畫奇玩充實中
彙家妓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妙絶一時
高文莊精於方藥聚奇餌每貨及鉅萬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圖機書一紙翦開字字賣之䂓
鄉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二
字得芋千頭隨人之好淺深

杜岐公别墅有薝蔔舘室形六出以肖花凡器用之
屬俱象之當時以爲奇搆
范文穆公愛談虎嘗搆一軒顏曰說虎軒
榮洛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
蘇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脉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
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貯之激水其上名
其室曰雪浪齋
米元章知無爲軍厮有立石甚奇米具袍笏拜之呼

日石丈

司馬溫公無他嗜好獨畜墨數百斤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耳

范文正公喜弹琹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癖嗜

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價有至百金者一曰落敏二曰遠逰三曰驚羽四曰白鳳五曰臨江六曰上云

七曰弄濤八曰飛星

支道林好馬其最愛者名曰頻伽嘗飲頻伽於橋下馬漫處忽生蓮花

茂陵少年李亨好鷹犬皆爲之佳名犬則有修豪韃睨白望青曹之號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楊萬年有猛犬名青駮買之百金

許邁小名阿映上山採藥經月不返每言映好山林猶魚得水

王武子好馬冬至則嘶風輕除日則藥玉鞍每節日則餵馬以眞紗豆薔薇草

范汪至能啖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啖盡

阮簡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阮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急

臨川王蕭宏好食鯽魚頭日進三百枚

閭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

校書郎李蟠畜馬甚多出遊則一里更二馬借假供

應可逮十家

齊明帝好螁蛦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

獨孤常州末年尤嗜鼓琹得眼病不理欲以專聽

李元忠爲侍中唯以聲酒自娛每言寧可使無食不可使無酒常爲太常卿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

蕭鈞爲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訟獄者遲於畋所

元坦爲冀州刺史性好畋漁無日不出嘗云寧三日
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韓昌黎以道德文章自任而性嗜六博每與獨孤申
叔博輙勝之張籍與書云博塞競財有累盛德昌
黎不報

潘彦嗜陸博一日浮海舟破彦猶一手持局一手握
瓊明日達岸兩手見骨而二物不捨

陸長翁嗜食蟹恒持一螯咀嚼時許雖有急務必盡

之乃應

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背
曰過吾比林兒遠矣

腸城嗜酒常枕以江石每用質於酒家有得三數斛
者料錢入室郎復贖之

房孺復爲杭州刺史時韋應物治蘇韋嗜詩房嗜酒
每與賓朋一醉一詠

鮮于明叔嗜食嗅蟲每散衙令人採取得三五升浮
之微熱水中洩其氣以蘇及五味熬之卷餅而啖
云其味實佳

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陳希夷每一睡三百日
而後醒

朱凝妻有殊色凝視之澹如也殖業坊酒家有婢蓬
頭歷齒傴肩蟠腹猥惡之狀舉世所無凝悅之殆
忘寢食

張摶好猫一日東守二日白鳳三日紫英四日祛憤

五日錦帶六日雲圖七日萬貫皆價直數金次者
不可勝數

列宗子泓好潔惡人口過與人語遙答之且答且唾
人進寸則退尺以避而喜嗅婦人足紈以爲贊金
之腴婁律之潤不是過

毛傳好食鳩人與已相得者必以鳩贈之一見李鄴
贈十二籠

崔魏公鉉好食新枱頭以爲珍美

崔侍中安潛好看牛鬭以爲玄黃之戰不如
劉承勲嗜蟹但取圓殼或言古重二螯劉曰十萬白
八敵一箇黃大不得
錢芸士好讀離騷手不暇揖忘去肉味半月如齋
韓持國喜聲樂遇暑輙求避屋徙不如意則卧一榻
使婢執板緩歌展轉徐聽或頷首撫掌與之相應
往往不復揮扇
盧純嗜蟹以蟹肉爲一品膏嘗曰四方之味當許含

黃伯爲第一
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
毎就枕即使雜奏於前熟寐乃方得去
王泉傾金錢市名馬凡得五疋各有號號曰金鞍使
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騕國公
王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久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時人以爲深知睡味

潔癖

庾炳之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輙令人拂席
洗牀
遂安令劉澄爲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即便
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猶令二人交帚拂
其坐處
何佟之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人
稱爲水淫

王思微性潔左右提衣悉令白紙裹手宅有犬汚柱
令人洗之意猶不已更令刮削後言不足遂令易
柱
楊希古有潔癖內逼如厠必散衣無所有然後高屐
以往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雅好潔地不容
纖塵日有十數人帚掃專使兩奴縛帚而有時不
給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滌之巾帽少有塵則
濯之後加於頂客去必滌其坐榻

酒神

于定國飲酒一石而讞獄愈明

蔡邕飲酒至一石嘗醉卧路傍人每指之曰醉龍

華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常整其衣冠號曰華獨坐

孔顗爲江夏内史嗜酒每醉輙彌日不醒雖醉日居
多而明曉政事醉時判决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

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人一月二十九日醒

王忱嗜酒一飲連月不醉每曰三日不飲便覺形神
不相親

羌人姚馥嗜飲常若不足每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
麯糵八藪之水不足以爲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
充庖俎言涓於酒也羣輩呼爲涓羌

王瞻爲吏部尚書性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愈固
不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

沈文季爲吳興太守飲酒至五斗妻王鈞女飲酒亦
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
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麯部尚書

顏延之以醉謁何尚之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
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

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
燕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李白好飲酒客任城時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
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不攖世務號竹溪六逸

崔咸觀察陝虢日與賓僚痛飲未嘗醒夜分決事裁
剖精明無分毫脫誤吏稱以爲神

包鼎善畫虎每欲畫輙飲斗酒脫衣據地卧起行顧
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一揮意盡而去

張安道飲酒初不言數與劉潛石曼卿但言當飲
幾日歐公盛年能飲百觥然常爲安道所困

戰茗

劉琨與弟羣書吾體中憒悶常仰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與酪漿常食鯽魚羹渴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陸産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酪不中與茗爲奴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爲苦每欲候濛

必云今日有水厄

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入茶租薄爲甌蟻之費自判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餉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湯社

覺林院志崇收茶三品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

李約性嗜茶嘗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使湯無妄沸庶可養茶始則魚目散布漸漸有聲中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全消三沸之法非活火不成

湯悅有森伯頌蓋茶也方飲而森然嚴乎齒牙既久四肢森然二氣一名非熟夫湯甌境界誰能目之

苻昭遠爲御史與同列會茶歎曰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冷面草人因目昭遠爲冷面御史

大小龍團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最精者有密雲龍一品號爲奇絶方靈芽萌拆之初常先民焙十餘日進發飛騎疾馳不出中春頭綱已至京師

蘇才翁常與蔡君謨鬭茶蔡茶精用惠山泉蘇茶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

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
溪冰敲其精瑩者煑建茗共賓客飲之
闢香
漢武帝於招僊閣燒靡離之香如粟一粒香氣三月
不歇
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爲涪陽尉時謂之香尉
亦凌波以藕絲連蝌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實
以辟寒香以寄鍾覩玉覩玉方寒夜讀書一佩而

徧室俱煖芳香襲人
宗側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
覩之聞其愛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
宗故名其香曰小宗香
孫亮嘗合四氣香凡經幸處香氣沾人百浣不歇因
名百濯香復目其室曰思香媚寢
昭宗嘗賜崔侃香一黃綾角約二兩御題曰刀圭第
一香酷烈清妙雖焚豆大許亦終日旖旎

宗紀與韋武間爲雅會各携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鬭
香唯韋温挾椒塗所賜常獲勝
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薰麝香氣數里逆於人
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一蔕不獲
元宗夜燕以琉璃器盛龍腦數斤賜羣臣馮諡曰臣
請效陳平爲宰自丞相以下皆跪授尚餘其半乃
拜日敕賜錄事馮諡元宗笑許之
費崇先少信佛法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厠還輒過香爐上張坦曰人名
公作俗人不虚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
日香比我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人
走耶季和大笑
謝子平癖於焚香至忘形廢事同人蘇牧戲刺一札
投之云冄烓郎守馥州百和參軍謝子平
無瑕[illegible]牆之内皆襯沉香謂之生香[illegible]
元載寵姬薛瑶英毋趙娟幼以香啗英故肌肉悉香

王元寶好客常於寢帳中置二玉人捧七寶博山香
爐自暝焚香達旦
元宗爲太子時多從董逍遥微行以輕羅造梨花散
蕋裛以月麟香號袖裏春所至暗遺之
王元寶起高閣以鏤銀三稜屏風代籬落密置香槽
自花鏤中出號含薰閣
李璟嘗召大臣宗室赴内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
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皆江南所無

李後主帳中法香以鵞梨蒸沉香用之
徐鉉或遇月夜露坐中庭但爇佳香一炷其所親私
號伴月香
徐月英卧履皆以薄玉花爲飾内散以龍腦諸香屑
謂之玉香獨見鞋
僧繼顒常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馥滿室秉此揮
談名爲握君
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
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
一堂爲之郁然
趙清獻性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輙數月香不
滅

食章

吳郡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佳味
許康年詔劉遜贈遜鳴牙餅千枚曰雖微物助厨中
兩日之費

張元厚家庖百品日日不變有蔡機釘二千盛貯皆
滿
何敬祖日供口食計二萬錢而兼四方珍味雖帝厨
三日之膳不之及
周朝寺人楊承祿造脫骨鷄獨爲魁冠時亦宜索承
祿進之文其名曰軟釘雪籠
段文昌丞相尤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
號行珍館文昌自編食經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叔良宿酲未解窈窕烹百和解酲湯進之隨啜而醒後遂依法作之名窈窕湯

呉門蕭璉家習庖饌慕虞悰謝諷之爲人作卷子生止用肥牸包卷成雲樣別作散飣麥穗生滋味殊冠

比丘尼梵正庖制精巧用鮓臛膾脯醢醬瓜蔬黄赤雜色鬬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則人裝一景合成輞川圖小様

元載飲食冷物用硫磺椀熱物用泛水磁器具有三千事

何敬洙帥武昌時司倉彭湘傑習知膳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洙撽掌公厨郡中號爲脯掾

釀法

魏賈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黄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絶

魏左相治酒名曰醽醁翠濤常以大金罌貯之十年飲不敗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春秫米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數日

河東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青州刺史毛鴻賓賫酒之藩逢盜劫酒飲之皆醉被擒因名擒姦酒

中山有千日酒劉玄石飲之一醉三年

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爲暖

阮嗣宗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隋煬帝造玉薤酒十年不敗

宜城人汲漢水釀酒名竹葉酒

焦革善釀革死王無功追述其法以爲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釀者以爲酒譜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名爲桑落酒

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
莫不畢具

种明逸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
和因號雲溪醉侯。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黑花斟於器中花亦
不散崔道族以金銀銅錢來酤曰以我三樣錢買
君二色酒

郫縣人刳竹爲筩傾春釀於內閉以藕絲苞以蕉葉

信宿馨香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飲號郫筩酒

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京蒲萄酒帝曰飲此頓覺
四體融和真是太平君子

房壽構蓮花製碧芳酒勸呉田以轆轤甕田備其深
日但見龍門溪水濯麯蘖腸耳

安定郡王常以黃柑釀酒色香味三絕謂之洞庭春
色

王晉卿一帖云濕醸四器納上以濕醸酒可謂好奇

蘇東坡釀真一酒米麥水三一而已故名曰真一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
論

譽兒

石崇少敏慧有謀父苞臨終分財物於諸子獨不及
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能自得

沈休文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聰慧好讀書
因以青箱名之

謝朏是謝莊兒幼聰慧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使朏
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

王儉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
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

陸瓊幼聰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百不
爲多一不爲少

禿髮傉檀子禮年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立成影
不移漏傉檀覽而異之曰此子吾家之東阿也

丘遲字子希八歲便屬文父靈鞠有才名常謂氣骨似我

王福時五子勔勮勃助勸皆以文顯嘗詫於韓彥思彥思戲之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

東坡云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酡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

子瞻在海外攜叔黨自隨嘗語人每幼子過出一編

相示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

哭世

韓娥東之齊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哭一邑老幼悲愁垂涕相對

狐咺正議閔王不受咺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閔王聞而斮之檀衢

荊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漸離擊筑軻和而歌之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

任育少有令名自過江便失志常行從棺邸下過流涕而悲王丞相聞之云此是有情癡

汝南許子伯與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起舉聲號哭時人以為許子伯哭世

何默哀樂過人常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耶因悲慟不能禁

陸鴻漸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

中誦詩擊木徘徊或痛哭而返

進士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發一聲音調哀切遇人事有可傷者衢輒哭之聞者涕泣

謝翱倜儻有節嘗晚登嚴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大哭悲不能已

溫日觀善畫蒲萄而嗜酒楊總統以名酒飲之終不一濡唇見輒罵曰掘墳賊唯愛鮮于伯機時過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

瑯嬛史唾卷之十一

入海徐象梅仲和氏輯
吳興茅　維孝若氏閱

法書上

蕭何善篆籀以禿筆書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

梁升卿小篆如落玉垂珠

杜度章草並無所師鬱然聖變為後世楷則書法中

天然第一

司馬相如采日辰之蟲屈伸其體升降其勢以象四時之氣為氣候直時書

崔瑗善草書師於杜度而媚趣過之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杜陵陳遵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為陳驚座

師宜官妙於八分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如鵬翅未息翩翩自逝

師宜官自矜其書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至飲足削書而去

梁鵠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魏武甚愛其書常懸之帳中以為勝宜官

蔡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誦讀三年便妙達其旨

劉德升以行書擅名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鍾肥胡瘦各有德升之美

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左伯字子邑特工八分尤善作紙蕭子良答王僧虔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蔡伯喈自矜能書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

蔡伯喈見堊人以堊帚塗壁歸而為飛白之書其體

有二瑚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伯喈設妙豈
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紗神仙之事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方右軍臨之至今人謂之狸骨
帖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
鍾元常精思學書卧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
見萬類皆書象之
胡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
之迹動見楷模

鍾元常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
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
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實亦多奇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嘗曰用筆者天
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以授子會
吳人皇象能草書世稱沉著痛快
鍾繇問蔡邕筆法於韋仲將韋惜不與乃自搥胷嘔

血曹操以五靈丹採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
遂得其法
鍾士季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善隷書
逸致翩然有凌雲之氣
衛夫人正書入妙品如玉壺之氷瑶臺之月婉然芳
樹穆若清風
王逸少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
竊而讀之曠曰爾何來竊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

衛夫人見其書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一往便有老
成之氣因流涕曰此兒必蔽吾名
王廙是右軍叔善書畫嘗謂右軍曰吾諸事不足道
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
王廙善飛白書若鵬鵠之翅羽旌旗之卷舒
王逸少嘗往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
後其父誤刮之門生驚悵累日
王右軍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云卿書感我而況

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

王右軍永和九年曲水會用鼠鬚筆蠶繭紙爲蘭亭記叙平生之札最爲得意其後雖書數十本無一得及者

右軍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

右軍在會稽見一老姥持十許六角竹扇羲之因書扇各作五字語姥云道是王右軍書字索百錢

王子敬年五六歲時學書右軍從後潛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樂毅傳與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

王右軍借船帖書之最工者也北山盧匡贇實借有年嘗有人致書借之盧答云只可就看未嘗假人

王大令保母帖自書上磚晉工刻之評者以爲勝於蘭亭

子敬好書觸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紙褫著諸子敬便取褫書之草正諸體悉備自歎比來之合少年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即掣褫而走左右果追及門外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

王僧虔字敬仁善隸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云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云咄咄逼人

韋昶善古文大篆及草法狀貌極古猶人則抱素木則封冰尤工作筆王大令得其筆歎爲奇絕

中書令王珉筆力過於子敬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騾駸駸常欲度驊騮前

鍾繇弟子宋翼每作一波常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之弩作一點如高峯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透水　法書中

謝安石書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

戴安道總角時以雞子汁搜白瓦屑作鄭玄碑自書

刻之文旣許麗書亦絕妙
羊欣工隸書王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王
得羊不失所望
康昕字君明外國人善草隸王子敬嘗題方山亭壁
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
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字時號之一臺二妙漢
末張伯英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
英之肉

索靖善草書出於羣譏峻險過之若山形中斷水勢
懸流雹頽孤松氷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
謝玄暉風華黼藻當時獨步書甚有法草殊流美亦
猶夕陽川上則餘暉照人晚春林中則飛花滿目
蕭子雲小篆飛白意趣飄然點畫之際有若騫舉逸
少子敬亦稱妙絕乃飛而不白子雲輕濃得中蟬
翼掩素遊霧崩雲可得而語
唐悰夢蛇繞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蕭思話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雖無奇峰壁立之
秀連岡盡望勢不斷絕亦可謂有功
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逼好殆當不減
江夏王鋒四歲好學書每晨不掃拂窓塵而就塵書
常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以玉麒麟賜之曰以麒
麟賞鳳尾也
蕭子雲尺牘之跡遠播海外性恡自非答餉不書好
事者賂遺以要其答

薄紹之能書憲章逸少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
射人
齊高帝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
人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
崔浩工書人多乞寫急就章草從少至老初不憚勞
所出盖以百數世寶其跡者多裁割綴連以爲楷
模
王慈是僧虔兒七歲善書謝超宗謂之曰卿書何如

虔公慈應聲曰慈書於大人如雞之與鳳超宗鳳
之子也
顧寶先善草隸卓越多奇自以伎能王僧虔乃作飛
白示之寶先曰下官今日爲飛白抑首
沈休文慨然思與天下共識龜圖鳥跡之遺趣高領
妙自謂入神
王彬習篆隸與允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草爲天
下寶

蕭引善隸書爲當世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
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
傳其羽毛耳
周顒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
茅齋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擴之顒笑曰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
王僧虔以爲右軍書法江左中莫有及者獻之遠不
及父而媚趣過之故人謂之小聖

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
梁武帝評羊欣書爲婢學夫人舉止羞澀故學欣書
者爲重臺
蕭子雲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之曰筆力勁駿
心手相應巧愈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
先
蕭侍中每作飛白書輒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爲
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體勢

張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
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逸少
蕭特之迹遂過其父
智永居永明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
簏受一石而五簏皆滿
謝善勛能爲八體書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
時謂之謝方眼而胷襟爽坦有士子之操

隋釋敬脫善寫方丈字筆勢遒勁時謂僧傑

唐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太宗嘗於端午日爲飛白書作鸞鳳虬龍等字筆勢驚絶因語長孫無忌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遺朕今各致卿飛白扇二枝庶動清風以增美德

太宗嘗作真草書屏風以賜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

之絶今所謂屏風帖也

柳誠懸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柳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其貨曰此購柳書

智果工書銘甚爲瘦健造次難類嘗謂永師曰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頗自矜其能

歐陽率更書八體盡能筆力勁險高麗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

劉睦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其作草書尺牘十首

裴行儉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與虞世南耳

歐陽率更嘗見古碑爲索靖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竚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去

虞秘書行草本師智永及其暮齒加以遒逸文皇嘗

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絶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文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

褚河南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師祖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嘗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值五萬官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曰聞詢不擇筆紙皆能如意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去

柳公權以隅風敘作能城記及入朝名品題錦樣書
以進上方御翦刀麵月兒羨即命分賜

法書下

永禪師書骨氣深猛體兼衆妙精能之至文造深淡
如覩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
趣

褚河南曰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
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羲之兒

虞監學書每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夜臥布被中
恒以手畫腹皮爪跡縱橫如朱絲不自知其痛

薛稷書學褚河南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
南公之高足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
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李斯之後曹喜蔡邕不足言絳
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爲怪異陽冰見之寢臥其
下數日不能去碑有碧落二字時謂之碧落碑

張孝秀以王元規筆跡巧妙頻相請乞元規但玩泉
石終日樵采嘯咏了不執筆臨行止爲作行書數
行

歐陽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惰常遺錢使市父
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父時號
大小歐陽體

李陽冰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人稱爲虎筆

張旭草書得筆法飲醉輒書揮筆大叫以頭揾水墨
中而書之醒後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

顏魯公寫碑唯東方朔畫贊最爲清雅

長沙懷素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
山下號曰筆冢

懷素善草書祖惠融禪師先時學歐陽率更書世莫
能辨時號大錢師小錢師

呂子田少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
髮然世號連錦書
賀知章善草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
人獲之者如寶尺璧寸珠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
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澹慮以取之耳
江南李後主作大字用布帛隨手爲之號撮襟書
劉泰妹善臨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眞跡

王荊公書清勁峭拔飄然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
歐陽永叔嘗謂蔡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
離故處君謨以爲善譬
東坡文章議論獨出當時風格高邁眞謫僊人也至
於書畫亦皆精絕小落手即爲人藏去有得眞跡
者重於珠玉
蔡君謨爲韓魏公書晝錦堂記每一字必寫數十帋
䟽挨合作而後用之故書成特精絕世謂之百衲
碑
歐陽公用尖筆作淵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見
之如見其青眸豐頰進趨裕如
米元章書自得於天分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去手有
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
而筆力勁健能爲方丈字謂之堆墨
黄魯直評東坡書曰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葱葱散於

筆墨之間故他人終莫能及
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眞實心出游戲
書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磊落人錄細碎事亦三
反也
東坡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氣拂拂從十指出
黄山谷評書云字中有筆猶禪家句中有眼
宋相云中朝書人唯郭忠恕可對二徐書佩觿集三
卷

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佳

東坡書歸去來辭頗似李北海流便縱逸而小乏道氣當是三錢雞毛筆所書

東坡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意使百年之後與同志者有以發之耳

米襄陽自言春和便思弄筆札手龜不作乃可自滌硯若不自滌者書皆不成

米元章稱法書曰墨王

蔡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

元章少時書法自沈師傳後始入大令之室結體超軼一用其筆意晚年放恣遂自成一家

黃山谷嘗論楊少師書如散僧入聖李西臺書如法師參禪王著書如小禪縛律

名畫

宋畫吳冶甚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烈裔騫宵國人秦皇帝時本國獻之口含丹墨噀壁以成龍鳳軒軒然唯恐飛去

劉褒善畫嘗畫雲臺閣上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寒

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五代將相於省兼命爲讚及書邕書畫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

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絕筆

諸葛武侯父子右軍大令皆長於畫

徐邈嗜酒善畫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邈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鯔魚懸岸羣獺競來一時執得

江左曾不興運五十尺絹畫一像心敏手疾須臾立成頭面手足胷臆肩背無遺失尺度此其難也唯

不與能之

吳趙夫人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綵絲織雲霧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

顧虎頭爲人畫扇作嵇阮而都不點眼睛或問之顧答曰那可點睛點睛便語

王大令妙於畫理桓大司馬嘗乞畫扇誤落筆就成烏駁牛極有情勢勃勃欲生

顧虎頭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傳寫形勢莫不精妙

謝安石謂之曰卿畫蒼蒼古來未有

顧愷之嘗構層樓以爲畫所風雨炎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方待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王濛放誕不羈丹青甚妙頗希高遠嘗往驪肆家畫輔車自云我嗜酒善畫但人有美醞良絹我何不可特善清談爲時所重

謝稚作三牛圖妙入神非牛非麟古不可言

戴安道幼時在瓦棺寺內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善畫亦終當致名庾道季看之與安道云神猶太俗卿未盡耳安道曰唯務光當免卿此語

遠公畫有江淮名山圖

顧愷之喜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常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顧光寶善畫陸溉患瘧久不差光寶以墨圖一師子令懸著戶外是夜聞窸窣聲明日起視畫師子口中臆前皆有血溉病隨愈

顧野王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讚時人稱爲二絕

蕭賁形識耿介幼好學善書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只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

何戢頗好畫扇宋武賜以戢雀圖扇是顧景秀所畫時吳中陸探微顧寶元皆能畫歎其巧絕

顧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

謝希逸性多巧思善畫嘗作畫琹帖自矜其能以爲妙絶

陶隱居善書畫武帝嘗欲徵用隱居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逶迤就水草武帝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

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汚佛像張僧繇乃於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

增敬寺有寶月殿畋摩於殿北壁手畫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毎夕放光久之乃歇

北齊高孝珩是世宗第二子博學多才藝嘗於廳壁畫蒼鷹覩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當時以爲妙絶

北齊楊子華嘗畫馬於壁夜聞蹄齧長鳴如索水草聲圖龍於素舒之輙雲氣縈集天下號爲畫聖

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並重之畫鬬雀於壁間帝見之以爲生攄之方覺是畫

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能道其姓字

大安傳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實爲中興第一大安創職貢圖異方人物詭怪之狀博陵畫國王粉本在人間昔南北兩朝名手不足過

梁張僧繇畫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恥之於是醵錢數十萬倩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

世

梁元帝嘗畫聖僧武帝親爲作贊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事古雅絶倫

謝赫善畫嘗閲秘閣歎服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爲若見真龍

李營丘惜墨如金

名畫下

薛稷書畫名冠當時秘書省有畫鶴時稱一絶

薛稷族遊長安遇李白因留連書永安寺額兼畫西方像一壁筆力瀟灑風姿逸發曹張之亞也二妙之蹟李翰林題贊尚在

吳道子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初學書於張顛賀監學書不成因攻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時以爲知言

張璪工畫樹石山水初畢宏擅名矜伐一見驚歎異之因問所授璪曰外領造化中得心源畢宏於是

閣筆

張藻善畫嘗以手握雙筆一時齊下一爲生枝一爲枯枝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乾裂秋風世稱爲畫絕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忽有扣門者出應之尋入失去畫魚使人覔之乃風吹入池水内拾視之唯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往見一魚如所畫者

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莫測了無粉本晚年修道頗於舉筆人有絹素輙呼曰畫龍來頃之一龍飛上絹素不吮墨而畫龍成

王右丞輞川圖山谷蒸欝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常自題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其自負如此

王摩詰嘗與畢庶子鄭廣文於慈恩寺中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絕

大小李將軍俱得山水之妙大李品格高奇山川妙絕鳥獸草木各極其趣小李近於繁巧而智思筆

力似不逮其父

韓幹長於畫馬上令師陳閎恠其不同詔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内廐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其後果能狀飛龍之資盡噴玉之奇

吳道玄授筆法於張旭乃知書畫用筆不異張號書顛吳稱畫聖神假天造英靈不窮

韋無忝以畫名馬異獸擅名時稱韋四足無不臻妙

嘗圖外國所獻師子酷似真形百獸見之皆懼

吳道子每畫神像圓光在最後一筆風落電轉規成月圓觀者無不神駭

吳道子嘗與裴旻張旭相遇各陳所能裴舞劒一曲張書一壁吳畫一壁都邑之士一日之中獲覩三絕

吳道子嘗畫五龍於大同殿壁鱗甲飛動每欲大雨輙生烟霧

吳道子嘗訪一僧乞漿僧不爲禮遂假筆硯於壁上畫驢一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被踏破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妙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更以神稱

楊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爲塑工能名天下

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咸覩懼罪修福兩市屠沽魚肉不集

王墨名洽善潑墨故號王墨性疎野好酒每圖障與酣之後以墨潑之脚拖手抹因物賦形山林樹石應心隨意但瀹然雲蒸不見墨汚之迹

李靈省落魄不拘檢每圖一障非其所歡不可強也以酒生思傲然自得

張志和嘗釣魚洞庭顏魯公守吳興重其高節以漁父詞五首贈之志和乃圖爲卷軸人魚鳥獸風雨雲月依字成形各臻其妙

沈明遠嘗畫一魚不點雙睛戲語人曰若點睛當化龍去有一童子拈筆試點之魚便躍去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老人以畫竹法作書東坡居士兼二法爲之風枝雨葉則偃蹇欹斜疎稜勁節則亭亭直上

張子同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舞筆飛墨應節而成

米虎兒謂王右丞畫如刻畫不足學唯以雲山爲墨

戲○

趙大年畫平遠秀潤天成絕似王右丞若得胷中千卷書當更奇古

衡州花光長老寫梅花黃魯直見之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淨因禪師雪其壁倩文與可寫竹一枝云以代老漢說法

李公麟畫猴戲馬馬驚而圉人鞭之時稱爲奇筆

曾夫人性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僊有時對庭中修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

神射　附彈

羿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衡賜以果矰彤弓藁矢羿於是去下地之白雛而民得以佚

羿與吳賀北游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媿終身不忘

更盈侍魏王見一雁過曰臣能遙弓而落雁乃彎弓向雁雁即落

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唯嚙矢不教衛密將矢以射蠅蠅嚙得鏃反射衛衛逃樹而走矢亦逃樹而射之

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射其目矢來注其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基援弓射

之拂左翼

楚王游於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者射之矢數發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撫弓猿即抱木而號

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更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

魏太祖才力絕人於南皮射雉一日獲三十六頭

桓榮祖善彈登西樓見翔鵠曰當生取之乃彈其兩翅毛脫盡墮地而鵠不傷養之毛生復飛去

柳惲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摘梅花帖鵠珠之上發必命中覩者驚駭

李遠嘗校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兎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太祖賜之書曰昔李將軍覩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陳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賈堅善射世祖嘗立一牛百步外令堅射之堅發一矢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世祖曰能中之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咸服其妙

宣武靈后幸西林園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自懸鍼孔於百步外射無不中侍臣駭服

南平王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中之一日射兎得五十頭

斛律光嘗從文襄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頭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

斛律羨與兄光並工騎射每出游畋即較所獲光獲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多非要害之處以此遂分優劣

元幹機勇善射嘗從太宗出遊白登有二鴟飛於上羣臣爭射莫能中幹請以二矢落之軍中遂號為射鴟都尉

王栖耀善騎射發必破的嘗與文士遊虎丘平野霽日先一箭射空再發貫之江東文士自梁肅以下莫不形之歌詠

王靈智學射於督君謨既盡其技而欲射殺之以擅其美君謨製一短刀箭來輒截之惟有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而笑曰汝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鏃法在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
人服其精
長孫晟與汝南公攜見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
晟曰射取之晟彎弓馳往一發雙貫以一矢復命

巧藝

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
諮
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之困行以燕人為卜傳

食自給各解臧獲之裘
長安巧工丁緩作九層博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皆
自然能動
張平子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
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激矢令還一矢
百餘返謂之為驍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茂陵文固陽善馴野雉為媒以射雉每三春之月為
茅障以自翳用觟矢以射之日連百數董司馬怒

之以為上客
和帝時郭玉為太醫多神驗帝奇之試令嬖臣美手
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
玉曰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
歎息稱善
黃華雙手能寫二牘或草或隸揮毫不輟一時俱就
而各自有意
薛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

裁製立成宮中號為鍼神
劉安君用藥及符能令人含笑則為婦人蹙面則為
老夫踞地則為小兒
馬先生居貧乃思綜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易
舊綜六十躡者為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
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
馬先生能使木人吹簫比妙般輸墨翟
戴顒特精塑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棺寺既成

面恨瘦上人不能改乃迎顧雨曰非面瘦乃臂脚
肥爾及減臂脚瘦患即除

鳩摩羅什善圍棋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嘗患發於背伯宗爲氣封之
徙著齋前柳樹上樹便起一瘤如拳大二十餘日
瘤潰出黄汁數升樹爲之痿

蜀人葛田刻木作羊能行一旦騎羊入山遂不知所
往

蘇直善治花瘠者腴之病者安之時人號稱爲花太
醫

蜀人楊行廉嘗刻木爲僧於益州市引手乞錢錢滿
五十於手則自傾瀉下瓶口

張存善針有奴好亡存宿行針縮奴脚欲使則針解
之

王琝妙於倪物方冬以藥封桃李數株一夕盡開

河東孫博能引鏡爲刀屈刀爲鏡

班輸作雲梯可以乘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
集孔明作木牛流馬能飛芻輓粟皆古之異人

翟汝文妙於刻塑嘗於會稽告成觀刻真武像神氣
虛閒如與人接時人謂之木實

瑯嬛史唾卷之十二

東海徐象[illegible]氏輯

四明薛　岡千仞氏閱

音樂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其視精其心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

瓠巴學琴於師襄當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然堅冰立散

衛秦玨自作琴名鳳舌每坐風雪中鼓之儼溫然有和氣當盛夏而掾南音忽西北有雲起曲未終雪已糝徑

雍門爲齊王鼓琴作秋風入松栢之曲音極悽慘當暑而寒王思著纊

秦陳章作琴名神䩐於腰下履四月相向妙作羽音當大暑一鼓而清風颯然

伯牙鼓琴而游魚出聽瓠巴鼓琴而六馬仰秣

漢帝聞楚琴倚床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爲聲若此而足矣昔李流向風鼓琴而聽之者淚下不虛耳

漢武帝嘗乘蔚金栂泛積翠池自吹縹玉笛聲落雲外後人因名其曲爲武游郎

李陵爲單于圍夜半使邪趣吹笛聲多悲慘胡人皆流涕解圍北走

慶安世年十五爲侍郎善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安世常著輕絲履紫綈裘與后同居處

元帝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

都尉薛訪車子年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調嘗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浮沉尋變入節自左騏史妠奢姬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齊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摒

孫登鼓一絃琹五音皆備後人效之名曰孫仙

阮咸善音律妙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每酒後一搽弄與親知酬適而已

桓野王妙於音樂畜一蔡中郎柯亭笛嘗自吹之爲天下第一

鄭祖述能鼓琹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弾琹寤而寫得當時以爲絶妙

趙師妙於琹理嘗云吳楚清婉若長江廣流緜緜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弾臥箜篌爲明妃出塞之聲

劉翹翹有賓金雕率之笙吹之令人及鄉

樂工廉郊嘗池上弾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爲蕤賓鐵也蓋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

朱沉爲太常待漏光定寺聞檐上風鈴曰此姑洗編鍾也取置僧堂令太常作樂而聲果相應

唐玄宗洞精音律尤愛羯鼓云是八音之領袖春雨始晴景物明麗乃命羯鼓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微拆又製秋風高至秋高迥輒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飛下

杜鴻漸師西川每於暇日與僚從觴燕擊櫂家伎作樂往往致諸鳥齊鳴山羊俯仰如鼓節奏

玄宗好羯鼓不好聽琹時有奏琹者弄未畢上叱去曰速召花奴取羯鼓來爲我解穢花奴汝陽王小名也

漢中王瑀聞康崑崙奏琵琶曰琵聲多琶聲少未可弾五十四絃大絃也自上順鼓曰琵自下逆鼓曰琶

曹綱與裴興奴俱善琵琶綱善爲運撥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

長孫紹遠爲太常留心樂器每恨黄鍾不調嘗經韓
使君佛寺前忽聞浮屠上有鳴鐸雅合宮調取而
合奏方始克諧

莊暗香暗中弾琹右手指有金光照爛几案因自製
金花之曲

馮道之子能弾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弾深善之因
號琵琶爲繞殿雷

歌舞

韓娥東之齊遺粮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繞梁
三日不絶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於郊乃
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青求反不
復言去

邯鄲有鬻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
皆棄其曲

戚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
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武帝以吸華絲織錦以賜麗娟命作舞衣春暮宴於
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舞態愈妍謂
之百花之舞

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

虞公善歌發聲動梁上塵

石季倫愛婢翔風刻玉爲倒龍之珮縈金爲鳳冠之
釵結袖繞楹舞於晝夜使聲聲相接謂之恒舞

高陽王雍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
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爲綠水歌艷姿善作火鳳舞

謝尚善鴝鵒舞每酒後便作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
其中旁若無人

索伯夷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
戚者起舞當時號曰雍門調

陳後主嘗命八婦人擘綵牋與狎客輩共賦新詩采
其尤艷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轉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爲綠朝雲

河間王夜飲妓女謳歌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終金牌滿座

王大娘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仍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

武才人出慶壽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爲作詞時號瑤臺第一聲

永新善歌能變新聲每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囀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

白太傅喜聲伎樊素善歌小蠻善舞

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曲名傾盃樂

李衮有愛姬名雪兒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

郭元振落梅妝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襭裙衫一曲終則賞以糖雞卵撫龍散九和香

穆員稱其麗雲善歌聽之使人醉者醒醒者醉悲者樂樂者悲聲音以能移人爲工

御史張佶侍兒僊鵞能歌舞解書翰每出使以僊鵞充使典

試鶯自言能作獨自舞宋遷求其一舞而不可得因呼羊公鶴

柳三變游東都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

禁中仁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姬歌之再三

張顛醉後歌竹枝詞必反覆九回而後止

幽蹤

表安頁暄晴檐煩覺和暢四肢舒展令兒搔背曰甚快人意

申屠蟠居蓬蒿之室依桑樹爲棟前後徵詞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

陶潛不解音而畜素琹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

其意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甘苦偕夫畊於前妻鋤於後

宗測樂閑靜好松竹嘗見月篩竹影上窗以筆倚描之

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葛洪貧無僮僕籬頭頹破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

宗少微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繫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

劉凝之妻郭氏不恭榮華與凝之同居儉若夫妻共乘簿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

張孝秀通率不好浮華嘗冠穀皮巾躡蒲屩手執栟櫚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

劉訏嘗著穀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流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高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劉慧斐字宣文游匡山有終焉之志遂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曰離垢園時人稱離垢先生

顏延之性偏傲而嗜酒每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羣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裝點

學士許慎與親友宴花圃中聚花鋪座曰吾自有花

裀何消坐具

陸展郎中見楊梅歎曰此果恐是日精若無蜂兒採香誰勝雜和之味即以竹絲籃貯千枚并茶兒蜜送衡山道士

王積薪每出遊必攜圍棊短具畫紙爲局并棊子納竹筒中繫於車轅馬鬣間道上雖遇匹夫亦與對手勝則徵牛酒餅餌取飽而去

房琯少時曾至洲渚上圍沙埋成牆稱康甚有標態

見者多愛之
唐彥猷清儉寡欲不以世務爲意一室蕭然終日默
坐唯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便過一日
孫昉家有三畝園花木鬱然客來即煮茗傳觴談人
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
袁豐居後有一株梅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
無傾城笑耳即使妓秋蟾出比之乃云可與並驅
爭先然脂粉之徒政當在後

梁緒梨花時折花簪之壓損帽簷至頭不能舉
李華燒三城絕品炭以龍腦裹芋魁煨之擊爐曰芋
魁遭遇矣
霍僊鳴別墅開大井以雕鏤木盤覆之夏月坐其上
井底生凉不知暑氣
去智雲行至娥眉而隱蓄二隻襪常穿二補一歲久
裂帛交雜望之茸茸焉自呼爲獅子襪
楊倘遇花時就花下取蕊粘綴於婦人衣上兼挼花

浸酒以快一時之意
李元忠遊春遇雪檐頭酒盡令人踏雪沽酒不可得
元忠歎曰寧可使我十日無食不可使我一日無
酒須臾沽至盡醉而返
汴老圃紀生一鉏芘三十口。病篤呼子孫戒曰此二
十畝地便是青。銅。海。也
王少保仁裕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一二奚奴携
弨袋貯筆硯韻略刀子牋紙并小樂器之類名圉

佳墅隨意所適
處士冨麟翁從縣令芮通源遊蘭居寺通源給以綠
牝驢
史虔白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轅挂酒壺於車上山
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
政黃牛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
周洪簡隱洪州西山嘗云得米三四石樂天羨七百
二十碗足了一年支費

馮翊寇朝一嘗事陳希夷得睡之睚略劉吾範嘗詣
之從者以睡告吾範坐寢外聞鼾鼾之聲雄美可
聽退而告人曰寇先生睡中有樂乃華胥調雙門
曲也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誦南華秋水篇
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逸響
袁山松作行路難詞句婉麗聽者莫不流淚吳晷善

倡樂桓伊輓歌時稱為三絕
褚淵嘗燕袁粲舍時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淵援琴奏
別鶴之曲宮商既諧風神調暢謝莊撫節而歎曰
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
山陰孔總逸操不羣出入以一奴自隨奴善吹笛總
為洛生詠與之相對
蕭思遇居虎丘東林性閒靜愛琴書每松風之夜倚
琴長嘯四山皆響

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段由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
正合類聚羊曇飾以金縷羊要之曲終不去
峨眉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驚悚
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按柄扣之聲極
清越客有談及猥俗者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
清耳
道貫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真宗燕侍臣禁中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翠鬟
綠衣小女童也誦秋水之篇鏗然如出金石聞者
莫不神聳
吳人張爰性通音律尤喜古樂府歌曲遇故舊懽笑
輒為人歌又時吹洞簫觱栗音奏清越方其發響
噴氣旁若無人
劉伯壽結庵玉華峰下有妻名萱草者草妍麗而善
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一草以斷篇和之[illegible]

瀟山谷

袁員外嘗冬過倪雲林林下時快雪初晴庭無來跡
與雲林靜坐因取琹鼓之古音蕭槩如茂松之勁
風春壑之流水

登涉

謝安嘗登岸嶂山絕壁高三百許丈臨壁垂足曰伯
昏無人何以過是
嵇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

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
王獻之望鏡湖澄澈清流瀉注乃云山川之美使人
應接不暇
王右軍遊惡灘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冠軍吳喜遊錦沙村素波澄漾錦石舒文鼓枻流連
彌旬忘返歎曰名山美石故不虛賞使人喪朱門
之志
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望城郭如疋
練之繞襄花
蕭壑嘗登陸渾沙洲忽水漲不得下急呼村童折麈
尾水晶環與之渡舟而過
蘭先生上隱亭望九里山七日不能下但食鳶烝二

艇

劉夔得嘗愛鍾南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女几荊山
以為此外無秀及登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

樵漁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鐵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
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
伸竿不撓
朱買臣家貧以樵為食負薪讀書而其妻以為恥
王弘之好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
兩頭置門內而去
朱伯年以伐樵為業每以薪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
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

賫行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而去 樵

陶侃嘗捕魚得織梭挂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飛去

劉道真少時漁釣而悠於草澤善歌嘯聞之者無不留連

翟莊隱身不仕寄情弋釣及長不復弋或曰同是害生之道而止去其一何也莊曰弋自我釣自物故先去其甚者晚節亦不復釣

郭詠隱西昌採樵爲業或擔至郡中人買之則曰我西昌隱士酒中人也今獻公所闕公當惠我所好得錢即取酒致醉而歸

任誕

孝靈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張奉爲太醫每與人飲輒日夜輙去衣露形爲樂

洛陽令郭珍每暑召客侍婢數十人皆盛妝飾羅縠被之袒裸其中使進酒

胡毋彥國在湘州三伏中揮扇視事其兒子光從容顧謂曰彥國復何爲自貽伊戚

桓玄不立忌日政有忌時每至月絃觴無廢

太祖嘗召顏延之經日不得太祖日但向酒肆中當自得也依旨覓之果在酒肆裸身自挽歌了不對他日酒醒乃往

謝幾卿性通脫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

庾信妻阿徐與信第掞私掞欲得之無致言者信庭前畜一蒼鶻乃隸書於鶻頸信視之乃掞啓也遂題紙尾曰畜生乞汝

謝幾卿比伐以敗免官遂肆情縱誕或乘露車歷遊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謝幾卿嘗與樂遊原燕不得醉還過酒家取酒呼騶卒對飲觀者如堵墻而謝酣暢自若

張子通好歌薤露嘗暑月衣犢鼻納涼門廡值里巷

喪車過通直趣羣挽中聲調清壯抑揚中節或至
郊外通夕而歸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鼇客巡遊都邑求麻鐵之
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輙錄姓名役隨甲日下釣
時取此輩懞漢爲餌

蘇頲郎中召客無魚念曲江多有而禁釣乃令掌吏
用油幕偷數頭適濟其事

辛洞嗜酒而無資常携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

文其名曰簇酒

舒雅姿容秀發韓熙載待之爲忘年交出入卧内曾
無間然嘗易服燕戲猱𢥞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
樂

楊鐵崖耽好聲色每於筵間見歌妓有纏足纖小者
脫其鞋載𩴭以行酒謂之金蓮盃

率真

郭林宗友夜來冒雨剪韭作餅

陳蕃待客拌飯以鹿脯芼羮以牛脯未嘗別爲具饌

阮籍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
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
之以爲勝巳

沈峻字叔山有譽而性儉張温使蜀辭峻峻入内良
久出語温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遺卿而無粗者温
嘉其能顯非

陶潛有造之者設酒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

卿且去

王弘之徵爲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
之便著以採藥

陶潛無履江州刺史王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
度潛便於座上伸足令度

周叔治爲晉陵伯仁仲智送之將別叔治涕泣不止
仲智恚曰婦人與人別唯知啼便捨去伯仁獨留
與飲酒臨別流涕撫其背曰阿奴自愛

謝僕射陶太常共詣吳領軍坐久吳留作食曰已身使婢賣狗供客比得一頓食殆無復氣輿語

王遵業爲黃門郎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常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王僉嘗詣武陵王曄曄爲設食盤中菘菜鱸魚而已僉重其真率爲食飽盡懽而去

盧道虔爲尚書會同僚於草屋下設雞黍之膳談者以爲高

稽君道出刺廣州其弟應静爲從事中郎別於襄陽君道泣而應静不泣抱矢出延射者

王敬則守吳興過市見屠肉枅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

司馬膺之神氣高簡舊與楊愔同爲黃門侍郎及愔爲尚書令抗禮如故曾路逢愔威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愔望見呼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

李夷鄴性率易好飲酒常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而夷鄴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與輒來自倒之矣

不情

梁車爲鄴令其姊往見之暮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令

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食之盡一杯

朱傳不好酒色之燕夜寢夙興妻希見其面

周澤爲太常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爲干犯齋禁收送詔獄

王吉少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臨吉庭中吉婦取以啖之吉知而去婦

朱修之爲荊州刺史姊在鄉里饑寒不立未嘗供贍後忽過姊姊爲設菜羹麁飯以激之修之曰此貧

家好食進之致飽

齊王現性謹慎嘗過顏師伯飲傳觴行炙皆命妓每
至現前輒回面避之聖上皆笑

巴祗爲楊州與賓客坐闇冥之中不然官燭

梁蕭登不好色惡見婦人相去數丈猶聞其臭

衡江州在潯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
留行一斤此人得餉命駕

高聰有妓十餘人及病不欲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

出家爲尼

盧江蔡宗性嚴正其子未嘗見面子爲二千石求謁
宗宗下帷不許子伏於庭其母穿壁使子窺之乃
識儀貌

蘇世長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
咎自撻於壓伍伯惡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
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張磐爲廬江太守尋陽令嘗餉一奩甘磐小兒年七
歲就取一枚磐奪取付還卒以兩枚與之磐奪兒
井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兒

劉崇魯爲海南姻舊或干財者率不答但寫荔支圖
與之及身没而家有粥明珠翠羽者由是名楨

李戴仁性迂緩非禮勿動與妻異室私約日有興則
見忽一夕小豎報云縣君候見李遽取曆燈下看
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傳語縣君謝到

王安石禁中與宴食釣餌盡一器仁宗言其詐

無賴

賈逵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
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徒

顏愷之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女形於壁以棘
鍼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密去
其鍼而女愈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常求之不過數十王武子因
其直將少年能食者持斧詣園飽啖畢伐之送與

嶠問何如君李

石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緯乘醉竊卧崇妾房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緯緯上車馳去

王導與周顗及朝士共詣紀瞻觀妓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通之露其醜穢顏無怍色

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小詩示温温後與浩小有參差輒曰汝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浩默然而止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筆而踈率無檢嘗因宴失金叵羅後於珽髮上得之

劉昶聚徒任俠不遵軌度公卿子弟有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刓其頸而棒之殆死不能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餓鶻隊

李灼直與人棋而敗乃竊數子燕之尋問乃鼓局大怒

宋之悊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敎婢曰執笏在簾外唱吟自如

温廷筠爲襄陽巡官不得志歸江東過淮南乞錢楊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齒

通脫

張京兆無威儀時走馬章臺街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

曹孟德爲人佻易無威儀每與人談戲輒言無盡無所隱及懽悅大笑以至頭沒盃案中肴膳皆沾汚

巾幘

王戎爲三公率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王僧達爲太子舍人坐屬疾往楊列橋看鬬鴨爲有司所彈

蕭彥遠常言少壯有三好音樂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素性通脫常自解竃事畢餘飲

必陶然致醉

謝尚開率穎秀辨悟絶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

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在哀制中祥後客來即用方幅爲會戲

祖珽以舍人事文襄王王嘗買華林編略一部珽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

蕭琛年少負才氣未爲王儉所識伺儉宴於樂遊乃

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坐儉與語大悅遂深賞味

張欣泰領羽林監每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琹或啓世祖世祖曰兵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宋遊道除司州從事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

柳季雲性龐放無拘檢時人謂之季顛孝武初官儀同開府參軍放情詩酒之間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李紳爲相時俗尚輕綃染蘸碧爲婦人衣紳自爲小君裁剪

張林受眷於崔相昭緯寒月遣林以衣因問所需林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國大笑而遇之倍親

簡傲

簡雍性簡傲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適武侯以下則獨擅一榻傾枕卧語無所爲屈

陶謙令舒太守張盤與謙父交謙耻爲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盤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

當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以此少之

王瞻負氣傲俗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

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兩人彥節外跡酬之意甚不悅

王僧達所爲非法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

劉孝標多所陵忽每朝會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事

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低眉下之

陳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下陳爵里直上陵坐

蕭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獨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

張敷在彭城請假歸傅亮下舫中與張別張不起但以兩手指着舫戶外傅遂不執其手乾視張面云楂是梨中之不臧者便去

崔儦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羊孚與謝益壽相好嘗往謝許未食俄而王齊王睹來既先不相識王向席有不悅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腳委几上詠矚自若

劉祥恃才傲物常謂一驢曰汝努力如汝人才俱爲令僕矣當路者聞而憾之

蕭子明爲吏部尚書性凝簡負才氣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衣冠竊恨

薛邪律是保遜見恃才傲物殊有父風每入朝省关笏而行旁若無人

羅虬與台州以展基勉謁邑宰橫笏傲然殊無桑梓之敬宰曰某雖塵吏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栢下人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沈延銓平甫氏閱

家法

吳起示其妻以組曰爲我織組令如是組已就而異善起曰非詔也使衣而歸其父請往之起曰家無虚言

仇覽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

下堂謝過俟冠乃敢升堂

張子孝性矜嚴非禮不動遇妻子若嚴君人或謂之詐子孝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爲不可

戴叔鸞嫁五女皆布裙無緣

常林少好學帶經而鋤其妻常自餉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儼然若朝典

王經出守江夏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疋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經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授太史一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陶彭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嚴整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

孟仁爲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陶侃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母還鮓以書責侃曰爾爲吏而以官物遺我不能適口適以怛心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著敝葛及士行貴母恒於公服袖口內縫一片曰汝當作佳官盡心恤民勿

忘著葛時衫

何曾家法修整毎見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

庾袞性嗜飲其父常以酒戒及父歿日飲不止因責曰袞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携挺於墓前自責三十

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居宅如舊嘗責竣曰吾平生不喜

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裴之禮善爲士大夫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然與主人無別

顏之推云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望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也

蔡王智積毎懼禍自損有五子止教以論語孝經亦不令通賓客毎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子孫褌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

栁世隆盛事墳典張緒曰觀君舉措當以淸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孫饒字叔赦乘馬二年不別牝牡没齒無分銖之勤破玉玦不以實遺子孫曰無益其過

房玄齡恐諸子驕侈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

鹽官陸東美夫妻相重當時號爲比肩人其子弘與妻復相愛與人又呼爲小比肩

呂榮陽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求薦舉以爲後生之戒

竇儀尚書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毎對客坐卽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

張安道之父一生不乘轎擔云豈可以人代畜

富鄭公治家嚴肅有二子舍凡使女僕輩戒不得互相往來閨門肅如

陳尭咨守荊南回其母馮夫人問典郡有何異政曰士夫皆以予矢相推母怒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德化而爭一夫之長豈汝父之志耶杖之金魚墜地

國淫

桀愛琬琰宮中燭心至跋皆用異香實屑然之有異彩數里皆香湯伐之發其殘跋値萬金

周昭王延娟以奇錦爲裙朝看成鳳夜看成龍名交龍鬬鳳裙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旦同進於吳王牕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烟霧

燕昭王時廣延之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使二人舞其上彌日無跡

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如蘭嘗唱廻風之曲庭中樹葉爲之翻落

武帝與麗娟看花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娟遂進黃金百斤作買笑錢奉帝爲一日之懽

帝卧延凉室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因涕泣浹席遂改延凉室爲遺芳夢室

光武后陰麗華步處皆鋪太華精細之氈故足底纖滑與手掌同

蜀先主置甘后於白綃帳中望之如月中聚雪

魏文帝陳巧笑挽髻別無首飾唯用圓頂金簪一雙插之文帝目曰玄雲黫靄兮金星出

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彥回不從主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

東昏侯鑿金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

蓮花也

隋煬帝宮妃吳絳僊善畫長蛾眉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帝每倚簾顧之移時不去乃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僊者可以療饑

實兒每夜採水僊花一斛擬裙襦其上詰朝服以見帝帝謂之肉身水僊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著

隋煬帝朱貴兒插崑山潤毛之玉撥不用蘭膏而髮

鬢鮮潤

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如横雲斜月皆其名也

貴妃每宿酒未醒多苦肺熱凌晨傍花枝口吸花露潤肺

明皇禁苑中千葉桃花盛開帝與貴妃日夕燕花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

太真著鴛鴦並頭蓮錦袴襪上戲曰貴妃袴襪上乃真鴛鴦蓮花也太真問何得有此稱上笑曰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貴妃由是名袴襪爲藕覆

玄宗與玉真恒於明月之下以錦帕幕眼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玉真捉上頗易而玉真輕捷上每失之滿宮爲之撫掌謂之捉迷藏

貴妃日與祿山嬉遊一日醉戲引手抓傷妃乳妃泣曰吾私汝之過也慮帝見痕以金爲訶子遮之

寵姐每嬌眼一轉寵則知其意宮中謂之眼語又能作眉言寵寧王也

寶曆中帝造紙箭竹皮弓紙間密貯龍麝末香每宮嬪羣聚帝躬射之中者濃香觸體了無痛楚宮中名風流箭

明宗同王淑妃看花一花無風搖動衆葉翻然覆之明宗笑曰此淑妃明秀花見亦爲之羞耳自是宮中呼妃爲花見羞

鮮家婦生一女姿色殊絶後入宮上問曰眉何以關對曰寶劍寧無缺明珠尚有瑕上喜曰鮮明珠遂

以爲名

穆宗以玄綃白書素紗墨書爲衣服賜承幸宮人皆瑶鄣之詞時號諢衣

申王每當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圍於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爲妓圍

岐王少惑女色冬寒手冷不近火唯於妙妓懷中揣其肌膚爲暖手

煬帝時洛陽獻合蔕迎輦花帝令袁寶兒持之號司

花女

臨川王宏奢淫過度後庭數百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寶膳直千萬

沉酣

紂嬖妲己日沉飲於酒九馬行炙以百二十日爲一夜

公孫朝好酒朝之室聚酒千鍾積麴成封糟糠之氣逆於鼻

鄭伯有嗜酒爲窟室埊谷夜飲而擊鐘

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抵起破書案

太醫令張奉與人飲酒輒繫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爲戲樂將罷又亂其履舄使小大差跱無不傾倒僵仆委跌手足因隨而笑之

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並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五

升每飲設大針於坐端有醉伏者輒刺之以驗醉醒

潘璋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賖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貴當還

孫濟嗜酒不治產業常欠人酒緡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賣此縕袍償之

阮咸醉騎馬欹傾人皆指而笑曰箇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

周伯仁過江恒醉止有姊喪三日醒姑喪三日醒

太山羊曼嘗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爲𩥇伯

顔延之每過陶潛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飲

王珧性嗜酒一飲或連日不醒自號玉山頽

吳衎好酒以嘗致戒阮宣命飲衎日近斷飲宣以拳歐其背日老癡漢忍斷杯中物耶抑而飲之因復沈醉

張麟一醉六日啗桂幾半

后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語人日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厤無厚薄

蘇晉作曲室爲飲名酒窟地上每一磚鋪一瓶酒計磚約五萬枚寒日率友朋次第飲之取盡而已

陽城爲諫議大夫每俸入輙劾二弟度日食米幾何薪菜鹽豉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家無留也

皮日休性嗜酒居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

倪芳飲後必有狂怪恬然不恥或以毛詩卷渫油代燭醉遊徹曉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燕必閉關苛留之李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走

石曼卿喜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倅海陵潛徃訪之相對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着酒中併

飲之明日酒醋俱盡

石曼卿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鼈飲

荊南節判單天粹性耽酒日延親朋強以巨觥多致狼狽時戲語曰單家酒筵乃觥籌獄也

韓稚圭善飲一吸斗餘每飲輙以日繼夜後以疾飲量頓減道書云人多困於所長

感滿

荀奉倩將別其妻割蓮枝帶以相贈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艷恢佃夫頻求之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耶遂諷有司以公事彈之

灼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生綃裹紅淚寄之

窈窕以相思子兩枚書名其上與叔良互藏一枚謂

之留情石又作鸞鵲錦囊盛之繡銘於上曰兩心如石萬載靡斁

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羔即懽笑

孫逢年日一醉無虛席妓妾曳綺羅者二百餘人晚年衰憊齒皆蚛齲空虛如樓閣而酷好不衰

洛陽少年崔瑜卿喜遊冶嘗爲倡女玉潤子造綠象牙五色梳費錢近二十萬

姚月華與楊達久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會謂之鵝鵝會小會謂之白鵲會

姚月華得楊達書有寄語者伏讀數十遍燒灰入醇酎飲之謂之款中散

窈窕每得叔良手札必避人於帳中觀之積之盈笥名帳中集張以爲類蔡邕之讀論衡私呼爲女伯喈

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婚

汰侈

齊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

宋景公懸四時衣春夏以珠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溫

郭況累金數億庭中起高閣懸衡石其上以稱量珠玉謂之璃廚金穴

郭況懸明珠於四壁晝視如星夜視如日

陳思王製驪蹄爲羨一甌值千金號七寶羨
吳甘寧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披文繡
所過道路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
石崇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
不過如此
武帝嘗降王武子婢子百餘皆綾紋袴裙手擎飲食
石崇飾沈水香如塵末布置席上使所愛者踐之無
跡者賜珍珠百琲有跡者使節其飲食令體輕弱

故中國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珍珠
石崇常擇侍女中姿首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
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巧工雕玉爲
倒龍之佩縈金爲冠鳳之釵有所召不呼姓名悉
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
王武子以九芒珠穿爲紉索編華架用之每月洗以
鯉魚涎
何曾綺麗華飾車牛瑩其蹄角

何曾道豪累世人有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蒸餅
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膳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羊侃初赴衡州於兩艖艒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
玉加之錦繢盛設屏幃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
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
符朗初過江常與朝士燕時賢並用唾壺朗欲誇之
使小兒跪而開口唾而含出
安成公何勗與臨汝公孟靈休爭以肴膳器服車馬

相高下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
高陽王雍爲相一日數萬錢李崇日高陽一飯敵我
千日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
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是蚶蠣使門人議之
何充妓於後閣以翡翠指環換刺繡箑范知歎曰此
物洞倕與吾欲保長年之好乃命蒼頭急以蜻蜓
帽贖之

沈攜為太子洗馬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
十萬
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萬金大兒驕淫為五珠簾明
寶不能禁
虞悰善為滋味和劑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饗賓
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否悰曰恨無黃頷臛何
曾食疏所載也
北齊太上後宮無限衣皆珠玉一女歲費萬金寒月

盡食韭芽
韓晉明好酒縱誕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
恨儉率
宋禕侍女數百挂鏡皆用珊瑚枝
江無畏善騎馬琴眊珠羈玉珂金鞚
虞孝仁性奢華常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沈攸之少貧及貴富擬王侯夜中諸廂廊然燭達曉
皂珠玉者百數人皆一時絕色

祖珽與陳元康等為聲色之遊諸人常就珽宿出山
東大文綾連珠孔雀羅各百餘疋令諸姬賭之為
戲樂
晉元保奢侈嘗云后崇庚姓猶能畫卵雕薪元保窓
戶以玉鳳啣鈴金龍吐旆
潞王從珂出馳獵從者皆輕零衫佛光褲佛光者以
襍錦橫合為褲
韋陟性尚奢侈於饌修尤為精潔榼谷麥仍以鳥羽

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
僕射謝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淸麗每唾左右人衣
事畢即聽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韋陟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面行立人呼為燭圍
楊國忠於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以遮風
謂之肉陣
李德裕方盛暑燕客以金盆貯水浸白龍皮置之座
一座凄然無暑氣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盃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朱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滓

朱子春未婚先開房室帷帳甚麗以待其事旁人謂之待闕鴛鴦社

龍道千卜室於積玉坊編藤作鳳眼窻支牀用薛荔千年根炊飯灑沘水香浸酒取山鳳髓

裴晃性奢侈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

王元寶以金銀疊為屋以銅線穿錢甃花徑中貴泥

雨不滑名為富窟

李祁過以楓溪鉄造縮龍臺為宴燈花燈八層間以三縫錦褾點紫菱油然雙鳳縷

蒲宗孟知杭州趣尚嚴整而性侈汰每日刲羊十豕十燃燭三百常日濯潔有大小澡浴之別每用婢數十人一浴至湯五斛

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樂然十圍之燭以槃毬一燭費錢數萬

寇萊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然燭達旦

儉嗇

晉文公性儉而好惡衣臣下皆衣牂羊之裘以韋帶劍

王琨性儉約景和中討義陽王杲六軍戒嚴應須紫服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服在匣不須更作檢取果得

晉元帝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

陳武帝雅尚恭儉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用瓦器蚌盤

齊明帝儉約太官進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南齊高祖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高祖曰留此正是興長弊源即命擊碎之

齊明帝飲食捉竹筯謂衛尉應昭光曰卿解我用竹

筯否對曰象箸豢腴先哲垂戒厲情冲素清風反古太平之跡惟茲竹筯而已

王琨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爵輙云此酒難遇

李崇為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儉宏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蓋二九十八也聞者絶倒

吏部侍郎張允累貲鉅萬而性吝嗇雖妻亦不之委自緊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

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皆餒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衆冥相顧以為必蒸子鵝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葫蘆一枚

明宗天資恭儉嘗因苦寒左右進蒸黃透縟襖予不肯服索托羅氊襖衣之

韋相國宙善治生積穀如坻皆為滯穗宣皇謂之足穀翁

華莊性慳數米而炊稱炭而爨

查道每食必盡一臑度已不勝則不下箸雖蔬茹亦然常曰福當如是惜

高鍇侍郎兄弟三人咸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羮胾夕飯唯食葡萄

馮道純儉在德勝寨時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而食卧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

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

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杜正獻公家食唯一麪一飯或羨其儉曰衍本一措大名位福壽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吊古

高祖擊黥布還過大梁為信陵君置守冢五家以四時奉祀公子

膠西相董仲舒墓在長安人為致敬過者必下馬名

下馬陵

楊子雲卒葬安陵坂上桓君山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盧越之東有扁鵲冢元魏時針藥之士常以卮腊禱之所謂盧扁

曹孟德北征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内孤至此州嘉其餘風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何點隱居園内有卞忠貞墓㸃植花卉於側每飲必酹之

白太傅塟龍門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冢前方丈之土幾成泥濘

宋禕墓在金城南山對瑯琊郡門袁山松爲守每醉輒乘輿上宋禕冢作行路難歌

朱晦叔守南康訪屯田劉凝之墓爲立門垣以限樵牧

陳雲嶠性豪宕結客其祖平章積金七屋不數年散盡嘗雪中騎牛拜米南宫墓有地下知音之句

傷逝

鮑叔死管仲哭之慟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陳蕃拜太尉臨朝歎曰黄叔度若在我不敢先佩印綬

脂習與孔融相善及融被誅許中百官與融素善者皆莫敢臨視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

當復與誰語者

羊祜卒武帝哭之甚哀是日天寒涕淚沾鬚鬢皆爲氷南州罷市巷哭者聲相接

謝太傅既塟羊曇至西州門慟哭而去

衛洗馬死謝幼輿哭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恤而致哀如是謝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任昉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

崔祖思死家無餘財有書八千卷上聞嗟歎良久乃以葛屯穀五百斛賜其家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太宗以魏徵爲人鏡甞語左右曰以古爲鏡見成敗以銅爲鏡知美醜以人爲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及徵死歎曰吾一鏡亡矣

太宗食瓜而甘忽憶房玄齡泫然流涕遂輟瓜遣使致奠

李德裕鎮關西日歌妓謝秋娘死爲作望江南曲以哀之毎歌一聲李爲之泫然

李勉以名士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幕三年之内毎遇宴飲必設客位於筵次陳膳執爵辭色惻然

閩中參軍黃涉婢日笑春紅死涉念之淚灑犀簾至皆損壞

林和靖甞客臨江李咨初舉進士和靖謂其有公輔器和靖卒而咨守杭州乃服緦與其門人哭而埊

之

瑯嬛史唾卷之十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輯
武原陸鈐平度氏閲

好事

孟嘗君毎侍客坐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知其親戚居處客去後使使謝餽無所遺失

河間王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崔瑗愛士好賓客盛修肴膳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耆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巷陌

戴顒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願陳三拜獻護經簾

青銅磬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醒醉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與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諸葛融毎會客合尊促席問衆客所能或博奕或樗蒲投壺於是其萁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之終日不厭

長孫澄雅好賓客接引忘疲性不飲酒而好觀人酣暢常恐座客請歸毎勑中廚別進異饌以留之

申王以龍檀木雕成獨髮童子綠袍束帶毎夜燕使執畫燭列立名曰燭奴

杜少陵毎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妝飾

顏太師刻姓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

王元寶毎冬月大雪盛具酒炙掃雪爲徑親迎賓客爲煖寒之會

李白游慈恩寺寺僧捧水牌乞新詩白爲題訖僧獻玄沙鉢綠英梅檀香筆格蘭締移紫瓊霜

白氏履道里宅有池水可以泛舟樂天毎命賓客遶船以百十油囊懸酒炙沉水中隨船而行一物盡則左右又進藏盤筵於水底

李丹好事嘗得村舍烟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
李牟吹笛天下第一
龍山康甫慷慨不羈毎日置酒於門邀留賔客不住
者贈過門錢日費酒者鶴觜瓶二十
齊人賈三折夜以方囊盛金錢於腰間微行市中置
酒呼秦女置宴
趙光逢薄遊湘漢濯足溪上見一方磚類碑上題云
秃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冡頭封馬鬣不敢負恩

光獨孤貞節立磚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
者瘞筆所在
陳無咎宴一客用一婢典斟必十二斟而後使满以
盡誠敬之道
侯元亮爲湖湘宰退居長沙門常有客宴會無虛日
人目爲關侯
羅隱喜筆工葛鳳語之曰筆文章貨也吾以二物助
子取高價即贈雁頭箋百番士夫聞之懷金問價

或以綵羅大組換之
陶秀實家有魚英盞中陷園林美女象又嘗以沈水
香積飯入盤清馨常侍黃霖曰陶翰林甑裡熏香
般中游妓非好事而何
歐公喜士爲天下第一常好誦孔北海座上客常滿
尊中酒不空
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
體寒生粟乃以滌斛漬龍皮也酒半取尾磔熊藥

水爲黃金以娛客
釋仲殊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賔賞花者不
問親疎謂之看花局
飾非
王允欲殺蔡邕馬日磾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詳漢事
何可害之允曰漢武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
後今豈可使佞臣執筆
桓玄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笑曰英雄正自粗

蹤

劉毅征盧循敗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

柳津性強直不知務學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令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

吳鮑不好棋見人著輒曰汝非死將軍奈何以鬼陣相攻後人因名棊曰鬼陣

陳彭年博雅於禮文尤所詳練常攝太常謁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敢詰問

強識

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肆閱所賣書輒能誦憶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夏侯榮經目便識嘗大會賓客百餘人人奏一爵里刺示之一過而矢口徧談不謬一人

朱威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

邢邵在洛陽專事遊宴不暇勤業嘗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徧記年未二十名動衣冠

闞駰二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

陸倕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倕暗寫還之畧無遺脫

臧嚴於學多所暗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魏奉古尉雍丘嘗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頗亦遊其書室既而語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遽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之經笥矣

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一許日便還景疑其不
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
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
孔休源有學識爲儀曹郎多所建議武帝每詢故事
休源即以所誦記隨義斷决曾無疑滯任昉常謂
之孔獨誦
崔仁師爲度支郎常奏度支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
令杜正倫齎本與仁師對唱一無差謬太宗大竒

之
張巡嘗見于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
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
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
李邕自言讀書未徧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李嶠驚
試問奥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曰卿且名家
張紅紅善歌舞每聽歌聲一遍即記節奏入宮號記
曲娘

張安道年十三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
之曰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
嘗起草
幹理
衛嗣公時有人於縣令左右縣令發褥而席弊嗣公
使人遺席曰聞汝發褥而席弊其賜汝席縣令大
驚以爲神
諸葛武侯所至営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

一月之行去如始至
費禕爲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暫視已究其
意旨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嬉戲博奕每
盡人之懽而事亦不廢
應奉爲郡决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録囚徒數百千人
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對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
所遺脫
顏諲爲左郎每省簿書屈指心計未嘗下籌蓋發

繆

何秖補成都令每使人投筴秖聽其讀而心計不差升合

楊愔典選以六十人爲一甲令其自叙訖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無有誤者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以不識卿漫漢歎服

齊師伐梁梁以糧運不繼調市人餽軍建康令孔奐

爲麥爲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

王閎遷冀州刺史性刻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受

朱异掌機密諮議詳斷填委於前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横敏贍不暫停筆頃刻間諸事便了

邢卲爲西兖州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去州五十里令妻日暮取八斗酒束脯邵遏夜摒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知所以

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曲環主屯著芒屩立稻田中須役者退而方去

王諤爲淮南作法軍中無一棄物至故簾亦令收之他日付船舫以爲藤

張文定權知開封府事至繁爲尹者多置版記公獨不用默識數百人以次決遣了無遺忘吏民大驚

以爲神不復敢欺

韋陟爲吏部郎是曹在南宮爲眉目每選士爲司命陟執直筆閲簿書紛挐盤錯一瞬而剖

范雲性機警爲吏部尚書寄任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應答如流官曹文墨發擿如神時盡服其敏贍

糾彈

劉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擾獸之犬將鼠噬其

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
第五頡獨挺風力弾治不避權要洛陽無主人鄉里
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劉覽爲尚書左丞居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
綽在職頗通賦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
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
周處爲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后崇大將軍梁王肜
等正繩不阿權豪震肅

劉瑀恃性使氣拜御史中丞㤆然得意即弾蕭惠開
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地莫不畏其筆端
宋游道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游道
韋思謙爲御史劾褚遂良及遂良再相出之或以爲
吊答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
恩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
李祐違制貢馬御史温叙正衙弾奏祐股栗汗流私
語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
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龐籍爲御史弾治不避權貴孔中丞語人曰今之御
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爲之用獨龐公天子御史
耳

遷謫

賈誼謫居長沙飛鵩入舍誼以長沙卑濕恐壽不得
長乃爲賦以自廣
殷浩被黜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歳還都浩送至渚側
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張說既謫岳州而詩亦凄惋人謂得江山之助
李德裕左降朱崖嘗與段少常書云自到崖州幸且
頑健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
耳
陸宣公在忠州土塞其門蔬菜由狗竇中入端坐抄
藥方子姪亦罕與言
丁謂謫崖州嘗詰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

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謂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
聞者絶倒
丁謂當國竄逐李寇二公欲殺不可旣南貶而文定
復相相傳忠愍爲閻羅王世謂丁死活不得
范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與比方
每日閉門餐餺飥不知身之在遠
蘇子瞻謫黃州布衣芒屩出入巷陌多挾彈擊江水
與客爲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之乘

興或入傍郡界經宿不返
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錢每月朔取四千五
百計日分之用不盡者貯之以待賓客
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有老婦謂內翰
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東坡然之里人呼此媼爲
春夢婆
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誦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
遷二友

石曼卿謫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了無花卉點
綴使人以泥裹桃核拋擲於嶺上一二年間花發
滿山爛如錦繡
黃山谷謫宜州時黨禁甚嚴州倅爲之經理舍館一
日請曰先生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
博一傳許之遂閣憶大書終卷僅一二字疑誤
東坡在昌化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
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東坡食芋飲水著書以爲

樂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箬笠
戴之着屐而歸婦人小兒相視而笑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以爲
强奪民居下州追理及子厚謫雷州亦問舍於民
民曰前日蘇公來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
范忠宣在永州客至必見之對設兩榻多自稱老病
不能久坐徑就枕亦授客一枕使與對臥數語之

外往往鼻息如雷客待其覺有至終日不得交一

談者

張子韶謫居嶺南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觀者凡十

四年歲月既久輒上雙趺隱然。

折節

徐元直少任俠爲人報仇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

所得乃感激棄其刀戟更緝巾單衣折節學問

魏收幼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太傅鄭伯猷謂之曰

魏郎弄戟多少收慙悟乃折節讀書嘗爲庭竹賦

以自發名鄭謂之曰卿不值老夫猶當逐兎

陳子昂始以豪家子任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

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絶門客專精經

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無不該覽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犬太夫人性嚴

每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

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張潛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

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

乞休

董仲舒致仕朝廷每有大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

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

以經對

鄭均爲尚書以病乞骸骨勑賜尚書祿以終身號爲

白衣尚書

田豫乞遜位曰年過七十而以位居譬猶鐘鳴漏盡

而夜行不休罪人也遂稱疾

陶弘景與從兄書曰昔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

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挂冠

神武門上表辭祿

孔戣爲尚書以老自乞韓愈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

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爲左丞不

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

吾貧二宜去尚奚顧子言

李東之子孝基與父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趙槩致仕居睢陽以讀書著文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賜詔曰當置座右以時觀閱

范景仁既乞休有園第在京師閉門讀書賦詩以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

恪共

傅玄爲司隸每有奏劾或直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

文帝以謝弘微能膳修每就求食微與親寄經營乃進之或人問上所御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比之漢世孔光

呂僧珍任總心膂性極恭慎侍御飮食未嘗舉筯酢後取一柑食武帝笑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馮豹每奏事未報當伏省門下或從昏至旦天子默使小黃門持被覆之

高文惠爲剌姦令史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裘覆之而去

長孫儉總管荊州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雪中待報自旦達暮了無惰容

朱倬除右正言嘗曰人主任以耳目非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輒夙興露告

忿狷

虞翻自以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蕭惠開爲少府不得志寺內齋前悉列種白楊或曰白楊是丘墓間物奈何以齋前種之答曰人生不得志與死何異

宋氏晩運典籤之權重宗慤爲豫州典籤吳多連執
慤大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手大不能復與典
籤共臨之

王思正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
再三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孟弘微誕妄不拘嘗忿循擠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
致書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尺水丈波古今

常事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元稹知制誥嘗會食公堂有蠅
集爪上儒衡怒發怒命擊去之曰適從何所來而
遽集此

王儉素恨庾玩之東歸儉不出送玩之卒後員外孔
逭詣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角於地曰庾玩
之至死煩人

戎良十八爲部門幹儀容佳麗太守諸葛禮使寫書
從者誣良與婢通良剖腹示禮赤心

皇甫湜性急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擒取其液

皇甫湜命其子錄所作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
其臂流血

輕薄

王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像見其所誤輒呼叱之

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錄其文集以遺
陵令傳之江左陵濟江而沈之從者以問陵曰吾

爲魏公藏拙

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庾信讀而寫之南人問信曰
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一片石堪共語耳
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高爽經途詣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
爲晉陵蒨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
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陳使傅縡聘齊以薛道衡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

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傳縡所謂以蚓投魚耳
范蕤爲吳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蕤委以書記
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謎以喻蕤曰刺鼻不知嚏
蹋面不知瞋嚙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
恥辱以取名位
梁安城王蕭佽傳學善屬文擅名天下所敵𢱢者惟
河東柳信言柳内雖不伏而莫敢與抗時聞佽卒
爲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跳運稱曰獨

步來獨步來衆賓皆舞抃以爲笑樂
江祐嘗請謝朓朓言有一詩已呼取既而便停祐問
其故曰定復不急
蕭頴士文爽兼人而意殊矜躁嘗過李韶家見一欽
硯甚良忽語同行者曰此三災石也字札不奇硯
一災文辭不優硯二災窓几狼藉硯三災同行者
欽眉頷之
鄭世翼遇崔信明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

其餘崔多出衆篇翼讀未終遽還之曰所見不逮
所聞
楊烱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
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
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侍郎凌策其父曾爲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名鴻
漸滑稽命名曰敎之策後長立頗以爲恨
皮日休恃才傲誕自號間氣布衣曾謁歸融尚書不

見因撰夾蚍龜賦以譏之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薛能過之盡行打去唯留
李端巫山高一篇
薛保遜恃才傲物當時號爲浮薄或得其文數幅一
云餧交親於灞上止逆旅氏見數物象人瞻之口
輙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呼天之生民爲
此輩笏橈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

日苦海

王行簡口吻甚惡當世之事莫不品藻一經題品終身不可逃醜識者憎畏號其舌爲輕薄蓮花

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與任賛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賛曰新相迴顧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兎園冊來

洪駒父才而傲每讀時輩篇什大叫云使人齒頰皆甘人喜而叩其何似曰不㦽樹頭霜柹人每赧面而去

陳師錫序五代史荊公曰釋迦頭上着糞

殘酷

武帝擢甯成爲郡守公孫弘曰成爲都尉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乃拜爲關内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毋値甯成之怒

孫皓將遷都武昌恐群臣不從乃大會將吏問王蕃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惟未答即斬蕃首出登東山使親近將蕃首作虎跳狼爭咋嚙之頭皆碎壞

苟晞領兗州暴虐殺人流血號曰屠伯其弟張領青州刑殺尤甚時號小苟慘於大苟

王愷嘗置酒王導王敦俱在坐女妓吹笛小失聲愷便令黃門歐殺之一座改容敦神色自若

江都王建恣爲淫虐每宮人有過輒令裸擊鼓居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

漢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歛怨家圖燒之尸忽飛去

李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之

蒼梧王酷暴好殺嘗自持刀槊行見人即擊刺殆之若一日不殺人即慘而不樂

臧厥爲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

高洋兇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遷殺支解之抱其股作

琵琶彈復歎曰佳人難再得

𠩄朱文畧豪縱不遜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畧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畧殺馬封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遺之

萬亮爲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亮身置甖中爇薪煮湯火熾桃人自鬭跳出

李嵩爲御史鞫獄備諸慘酷其訊罪人皆有名目僊人獻果曰玉女登梯曰犢子懸車曰驢兒拔撅曰鳳皇曬翅曰獮猴鑽火

周興性慘毒推勘殘忍法外苦楚無所不爲拷縛罪人有僊鶴曬翅胡孫碾茶鬼拽鑽牛扳撅之名時人呼爲牛頭夜叉

酷吏王弘義始賤時嘗求傍舍瓜不與及爲御史乃騰文言園有白兎縣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得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

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酷虐爲業臺中號爲[illegible]

又

𠩄紹是酷吏俊臣之裔天稟鷙忍以決罰爲樂每舉枯木之威則百囚俱斷轟聲震動一邑時呼爲卿雷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夜郎楊文驄龍友氏閱

嘲謔

帝嘗與馬后觀畫過舜像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

蘇則初與吉茂同隱後則爲侍中茂見而嘲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

王敬弘形狀短而起坐端方桓玄謂之彈棊發八勢

宋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别離没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

湘東王嘗遊江濱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應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謝超宗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跳下車超宗撫掌戲曰落水三公墜牛僕射

劉之遴嘗乘車牛奔墮而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到溉與武帝棋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陸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書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

殷淳子孚有父風嘗與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斂筋曰何無忌諱乃爾

沈邵畧性狂見王景文子約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

而縣紹曰汝流昭晷耶何乃瘦而狂昭畧大笑曰
瘦已勝肥狂又勝癡
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則䚮近犬便狂加頸足爲馬
施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
字之誤之才答曰卿姓在亡爲虐在丘爲虛生男
則爲虜配馬則爲驢
何昌寓爲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卿是誰
後答曰子騫昌寓拊口笑曰遙遙華胄

高爽令晉陵有人送書云日爲守羊困若爽答云守
羊無食何不貨羊易米
何敬容淺於學術拙於草隸署名敬字大作苟小爲
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見而戲之曰。公家苟
既奇大。父亦不小。
宋游道剛正嫉惡貌似獮猴李構嘗因游道會客戲
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爲通名稱族
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獮猴而衣冠也。將與構絕
構謝之歙然如舊
劉逖工詩咏席尚書毘嘲之曰君輩詞藻若春榮須
臾之翫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之
邑逖曰既有寒木又發春榮何如
孫搴學行淺薄嘗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
何假外求。坐者皆笑
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櫓劉謂之
曰女子何不調機刺杼而採櫓嫗答曰大夫何不
跨馬揮鞭而牽船

侯白機辨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傍有槐樹欲死素
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槐子懸
樹枝即活素問其說曰子在皿何敢死
封道弘身大而臂潤李勣戲謂之曰封道弘汝臂甚
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
賈黃中爲相盧多遜作參一日府䑕有蝗蟲盧曰適
聞所有乃假蝗蟲賈曰亦聞不傷稼但蠹多損耳

二人相視而笑

高漁久舉不第或謔之曰一百二十箇蟯蜋推一箇屎堁不上

裴晋公有遺以槐瘿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曰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道士程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崔報失一目以珠代之施肩吾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竇威尚書於省中見參軍麥鐵杖戲曰麥是何姓鐵杖曰竇之與麥相去幾何尚書爲之赧顏

汝南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王琪張亢俱爲晏元獻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互相譏誚琪嘗嘲亢

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爲之哄然

章郇公得象與石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

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幾薛笑曰昭緯自作脚來未嘗與立行第

田元鈞俠而長魚軒高彥國女弟濶而短石曼卿戲目之爲龜鶴夫妻

楊大年方與客棊石中立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戲之云止於坐隅頻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王荆公入朝蝨緣鬚上上顧而笑朝退王禹玉戲曰屢游相鬚曾經御覽

石曼卿喜詼諧有同僚上官弼戒以謹口石笑答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

盛度爲張文節撰神道碑石中立讀之急問文是誰
譔度卒應曰度譔滿坐閧然
劉攽嘗戲王覿云君何爲見賣王應聲曰賣公值甚
分文
王邁嘗調劉克莊曰十兄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
後何其不壯劉答之曰二兄二十年前何其遇二
十年後何其不遇
沈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巳矣衆
愕問曰死矣盆成括

劉攽有俊才而喜諧謔臺官馬默彈攽輕薄不宜置
在禁近攽聞而歎曰旣爲馬默豈合驢鳴
王汾口吃劉攽嘗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
雄名唯聞艾氣
梅聖俞初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
謂猢猻入布袋刁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
竹竿聞者以爲善謔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黜旣而復得爲民借小字軍人
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笑曰好一隻夾註轎子聞
者絶倒
米元章在東坡坐中忽舉手言曰人言吾癡請質之
子瞻東坡笑曰吾從衆
李安義嘗過一富人辭以他出李於門上大書午字
而去或問其故曰牛不出頭耳

排調

許靖爲許劭排擯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王濟嘗與武帝棊伸脚在局下因問孫皓曰聞君生
剝人面皮何也皓曰見人臣無禮於其君者則剝
之濟大慙縮脚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公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
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似著弊絮在荆棘
中觸地掛碍
王融初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昭畧屢眄融謂主人

日是何年少融曰日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曜天
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何也昭畧云不知許事且
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
應嗜此族

王敬則與王儉同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嘲儉曰今日
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沈約撰史王希聃嘗問約曰從叔太常何故爭傳約
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答曰從叔唯忠與孝君
當不以忠孝爲美約有慙色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恊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
故詣纘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徐陵使魏魏人燕之是日熱甚主客魏收嘲陵曰今
日之熱當因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
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邢邵嘗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太
偷竊收聞之乃言曰邵嘗於沈休文集裡作賊何
慿道我偷任

蘇夔少有盛名嘗與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各有所持
上下其議勑百寮署其所同朝士附夔者十八九
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
屈

馬子將純負才自任好面折人呂元直作相子將求
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
領鈞旨待先往爲相公盖一宅子奉候

浙西總管丁勝起自羣盜嘗駐兵平江太守史宅之
常侮之勝曰丁勝是作賊後來作官。尚書作官了
却來作賊。宅之自是不敢復爲戲慢

胡昉好大言當路者謬以爲才不數年官兩浙漕一
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者豈不可
畏適閩人伯卿在座末趨前云也買脫空胡默然
尤悔

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

可觀唯以筆跡得名亦是異事

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入關後雖被禮遇而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每自歎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寧不至今日

曹攸初爲常侍求入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攸曰收輕薄子也收銜之收後典國史攸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

張敞見被收脫貂冠拔地曰用此物誤我

彭城劉岳才學快士而畫絶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雜處終身以爲恨

衛元規酒後忤丁傑射以書謝曰自兹囚酒星於天上。焚醉月於秦坑。

杜顗爲李德裕賓佐德裕貴重賓客無敢忤惟顗數諫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杜勝之吾無今日

和凝少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毁不暇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

元相公在浙東賓幕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子遂出幕作十離詩以獻

羅紹威師魏博以牙軍驕恣盡殺之由此勢弱爲梁祖所制乃悔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箇錯不成

孟貫見周世宗詢其所作詞云不伐有巢樹常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暴吊民何爲有巢無主遂不見

錄用

劉乙嘗乘醉與人爭妓既醒慚悔集書籍凡飲因酒致失買既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

王荆公改科舉晚年乃覺其失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

儆規

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爲臣及友爲郡吏鴻以

書責之而去

公涉乎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王敦既殺周顗有一參軍樗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

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後指琵琶曰名士固亦操此器

陸玩初拜司空有人往索酒便自起著梁間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任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何妥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妥書嘅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恐其不免

梁王彤將單衣補車幰以爲清參軍王銓曰晏大官稱消者以爲御食七百家也公無此費宜羨衣餙使内外相稱

梁國張惲爲郡吏入白事値太守圍棋投札於地惲曰知府君患風取以支戶太守赧棋令坐

丘靈鞠嘗詣褚彦回彦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名臣不可復爲覆餗

劉梁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邪論一篇以箴其過

謝朏出爲吳興郡守與弟瀹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

元恒傲狠兇麁安豊王毎一切責之曰爾宋東海志性凡劣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

趙光逢動尋規檢弟光胤爲平章事時詣問私居語及政事他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兒讀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汚人行止

楊越公以食經遺文中子文中子不受曰羨羹合饌

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

鄒浩與田晝友善浩以言事責昭州晝別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都遇寒疾不汗五日死豈獨嶺外能死人哉願毋以此自滿

張載好談兵嘗以書謁范仲淹仲淹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載慼焉益窮六經至釋老書無不讀

蘇頴濱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

箇不好人此乃一病

黃山谷初好作艷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誨人於我法中當墜泥犂之獄山谷自是不作

呂正獻薦常秩後悔之程伯淳曰願侍郎受百人欺不可令好賢之心少替

紕漏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悅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

耳卑之孫年七歲愛以爲己子爲作小鎧冑使騎駃騠馬出入以爲麒麟駒鳳雛至殺人之子如蚤蝨

葛龔善文奏或有倩龔者龔爲作之其人忘自載其名并寫龔名以進時語曰作奏雖工宜書葛龔

杜預平吳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至送歆洛中以爲大笑

賈充爲伐吳大都督孫皓已降於王濬充未之知也方以吳未可平表請班師充表與捷書同至朝野

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

劉彥思是宋武從子生而庸劣嘗新有緦慘或詭之問尊公安否對曰所謂父子聚麀問者拚口

始興王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馬上執卷讀書朝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

汲桑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之患不得清涼斬扇者軍中爲之語曰奴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識寒暑斷人頭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繆於決判時嘲之曰
說事即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賈思伯家貧好學與弟思休師事陰鳳授業竟無資
酬之遂質其衣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
不識雙鳳脫人衣
范曄被誅籍其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
毋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
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

何處龍見其狀若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
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强知星宿遂不祭
左衛權龍驤刺史瀛州新過歲京中有人致書曰改
年多感即喚集官人曰有詔改年號爲多感元年
將書呈判司以下衆人大笑龍驤復側耳怪赦書
來遲
獨孤守忠參杭州軍事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綱
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

楊愔典選多以言貌取人時爲之語曰尚書典選如
貧人買瓜唯取大者
馬子廌有癡疾自謂曉音律黃門樂人更往謁子
廌不知名陌上桑反言鳳將雛輒搖頭欣喜
宋鴻貴爲北平參軍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囚手
以水澆之然後斬決時人莫不笑其愚
唐太宗選十八學士而許敬宗與其列如摘瓜手取
之飯多不容無濫

李益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刻有散
灰扃戶之譏時謂之妒癡
李林甫不學太守姜度生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君
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蕭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爲
伏獵挺之語張九齡曰省中乃有伏獵侍郎
李林甫無學術選人判語中有杕杜二字林甫不識
謂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韓杲是昌黎公子嘗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
改根爲銀

張由古無學業對客歎班固文章不入文選或對以
兩都燕然曰此是孟堅非固也

李德柔始爲小吏本無學術妄稱博雅每呼馬爲韓
盧溕工爲伶倫聞者莫不捺口

東宮衛佐馮光進初入院校文選彖復註釋解蹲鴟
云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之

聞者絕倒

崔頒傳有疑疾防閑閨門過於嚴密圬者塗室以帛
冪其首

李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謬分鴿
字爲人日鳥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羞此味

御史蔣平因鞫詔獄事竣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
從車邊斤矣時謂之車斤御史

王隋嘗對尊長老誦所作倡此倡旣瞶離蹏引首鄉

入其懷隨歎賞之以爲禪機之妙

詭異

向栩爲性卓詭好讀老子狀如學道人又復敞衽居
胃比坐披髮喜長嘯客有過從者輒伏不視

王長文陽愚長絳衣牽猪過市中乞人與語僞不聞
乞得食卽騎猪周游以爲樂

卞彬好飲酒瓠壺瓢勺刳瓜皮爲肴著皂巾十二年
不改易以大瓠爲籠什物內其中多諸詭異出則

負之而行自稱卞田居

晉安陳烈以鄉行稱然性僻而尚怪蔡君謨毋死烈
往唁之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

翟耆年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過許彥周許
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耆年愕然彥周徐曰
吾晉裝耳

權譎

勾踐與吳夫人入臣吳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開之襦

坐以養馬

蘇秦張儀學縱横之術於鬼谷先生掘地爲坎曰能下說令我泣出則能分人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沾襟張儀下說鬼谷先生泣亦沾襟

項梁陰養士九十人參木與計謀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遂與籍募得八千子弟渡江而西

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遂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名

自稱王伯齊常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

京兆有古生學縱横揣摩弄矢搖丸之術爲都椽史四十餘年善訑謾二千石隨所諧詭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懽心

監止子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

慕容超徙於長安姚紹見而異之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超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吏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朱泚之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貌寢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疑也

張相國濬幼子曰與師俊邁而尚矯譎有父風幼時

出門遇其門僧遂傳相國處分七筲之相國知而責詰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對曰今日雖無罪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相國不覺失笑

張垂喉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垂喉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誰何

膂力

齊宣王好射所用弓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引之

日不下九石宜王遂終身以爲九石

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蛙鳴問左右日是鳴者爲官乎爲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

武帝好圍棋棋甚拙去格七八道每與王抗對奕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終不覺以爲信然

廬陵王績之子應不慧嘗至庫内閲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日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

乞汝

彭城王義康無學術袁淑嘗詣之忽問淑年幾何答曰鄧仲華拜衮之歲彭城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士衡入洛之年彭城曰身不讀書卿無爲作才語相向

劉義綦封嘗道庾凡鄙無識每爲始興王濬兄弟所戲濬常語之曰陸士衡詩嘗道無烈心意似少卿義綦日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楊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薄而拙世俗流傳名爲楊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楊五古之聞人君何所知輕致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何令貴賜勢傾朝野筆跡踈漏遂遭十職之書彼人恭拜忽日未感答人借車還白不具真本流傳合朝班辱

王晧嘗從文宣北伐乘赤馬赤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爲求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

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江東陸暢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輙沃水服之或曰君婿貴門幾多樂事暢曰貴門苦禮法俾余食辣麩殆不可過

郭祚領太子少師肅宗幼弱祚懷一黄𤓰出奉人號爲黄𤓰少師

奇疾

阮瑀傷於虺蝮其瘡而雙虺出鼻中

王戎子萬有肥疾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殷仲堪父患耳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

秘書丞張誘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溽

暑中着襪袴紗綿相半

弘公患瘡經年彌甚毋發見數小兒持公手足公因

腸瞑忽起捉得一小兒化成黃鵠

李輔國大畏著藥或人因以示之必眼中火出毛髮

皆瀝血因致大病

元載不飲聞酒氣即醉人以[illegible]挑鼻尖出一小蟲謂

之酒魔即日飲一斗

異產

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

陸終娶鬼方之女謂之女嬇孕而不育三年啓其毋

左脅三人出右脅三人出

楚王夫人夏夜納涼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

鐵楚王命鏌鋣鑄為雙劍

子產初生握拳而出啓手視之文成相里因以命氏

闞澤在毋胞中八月叱聲震外

晉長山趙宣毋妊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二兒

從瘡出三日平善

高平丘孝婦懷妊生一團冰得日便消液成水

白汲兄弟孿生毋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於臂一繫

於足

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徵其故此

夜同夢如精言

淮南程幹本富人三年間為水火焚蕩俱盡妻芧氏

連八年孿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

淳觚白羌婦產一卵大如盂剖之有蟲如巨蟻雙足

立行

李宣妻樊氏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

出及長為將名胡兒

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
甚圻而生珠如弹丸
潮州城西婦孕過期産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蠕蠕
能動
鄱陽南鄉婦産子肘各有二臂及長鬬則六臂並運

妒婦

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客賀於外而其妻
哭於内爲琰富貴將更娶妾也妒婦聞之或爲之
佐。哭。

袁紹死妻酷妒立殺紹寵妾五人爲死者有知恐見
紹地下乃髠頭暴面以毀其形
馮敬通妻妒悍不畜媵妾自操井臼劉孝標嘗云予
與敬通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馮有忌妻
自操井臼予亦有忌妻家道坎軻三同也
賈充妻郭槐性妒充子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
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
即便殺之黎民戀念而死充遂無嗣
謝太傅好聲樂劉夫人每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
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柳惔性好音樂女妓精麗而其妻甚妒不敢一眄僕
射張稷與惔狎每詣惔必先問夫人索伎其妻隔
幔坐妓然後敢出惔因得一寓目
謝太傅既深好音樂頗欲立妓妾劉夫人不許子弟
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夫人因稱關雎螽斯有不忌
之德夫人知其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
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周姥撰詩當無此

荀介子婦大妒桓在介子齋中客來便閉屏風有桓
參軍者年少有姿容來詣荀咨事論已爲復作餘
語荀婦便在屏風裏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否
論事已訖何以不去桓狼狽便走
武陵女嫁阮宣甚妒忌家有一株桃樹華葉灼爍宣
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華而擲

之
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云宛若游龍翩若驚鴻
即叩心長號投洛水而死
石肇妻劉妬悍肇極畏之拜長洛太守治官殊入門
動稱阿劉敕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為啞謠
楊州太守仲端妻甚妬至不敢延客謝廷晧詣之坐
久甚饑端入内容袖裹香餌啖之
劉休妻王氏妬帝聞賜休妾敕杖王氏二十令休於

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掃帚皂莢以辱之
太宗賜任瓌二姬妻妬爛其髮禿盡帝賜之鴆云飲
之立死不妬即不須飲妻拜敕曰妾與瓌俱出微
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今多内嬖誠不如死帝謂
瓌曰至死不怖朕亦畏之卿其柰何二姬令別宅
安置
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婢不得濃妝一婢新買妝稍佳
崔怒曰爾好妝耶吾為汝妝刻其眉以青塡之燒
鎖梁灼其兩眼角傳之以朱及瘢脫如妝
朱氏女沈慘狡妬嫁為陸愼言妻愼言宰尉氏政不
在己吏民語曰胭脂虎
王文穆夫人悍妬貴為一品不得置姬侍宅後洞中
作堂名三畏楊文公調之曰可更作四畏王問其
說曰兼畏夫人
名姬
越進美女二人於吳王一名旋波一名夷光服香體

輕飾以珠幌若雙娃之在烟霧
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持節和戎而
歸
木蘭女代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二年同卒之卒不
知其是女兒
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和之
於芝生殿唱廻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

飛燕與其妹合德生飛燕誤嚙其唇合德曰姊嚙染人絳碧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爲之。未必能若衣之華。乃號石華廣袖

翔風因季倫見棄聽寒蛩心悲因織寒蛩之褥以獻之

竇滔被徙流沙其妻蘇若蘭織錦爲廻文璇圖詩以貽之宛轉循環首尾相續辭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

石虎有馬妓着朱衣進賢冠立馬上馬走而作書字皆端正

劉孝標三妹並有才學第三妹適徐悱悱卒妻爲祭文辭甚悲愴悱父勉欲爲哀辭見此文乃閣筆

關圖有妹能文每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南楚材旅遊似無返舊之意其妻薛媛乃對鏡自寫其容并詩以寄之楚材遂歸如初

無瑕嘗着素袿裳於庭前折桂明年折桂開花潔白如玉因號曰無瑕玉花

郭代公所愛薛姬色藝雙絶其貯食品以散風奩收妝具以染花奩

白太傅有姬善舞名春草

元微之見薛濤矜持筆硯濤走筆作四友讃其畧云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黮。入文畝以休休。微之驚服

張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一素綾鯉魚首尾宛然腹

藏短牘但未畫鱗甲耳芸叟試爲點染便躍入江中

歐陽公婢曰蘆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室

長安妓女曹文姬工於翰墨爲關中第一當時號爲書仙

瑯嬛史唾卷之十六

東海徐象梅氏譔

當湖呂　濬巨源氏閱

格言

顔考叔聞莊公置其母於城頴也歎曰是黄嬰也唾謂鳥也傖食猶能哺其母

管公明嘗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水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

郭璞嘗過顔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人不知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郭璞爲之斂襟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智者言之所出智者不籍書王壽乃焚其書而舞

宗敬微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重祿憂人重事者乎

傅覩爲吳令往别孫建康孫問曰聞丈人餘奸擿伏惠化若神何以致此答曰惟勤與清耳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王僧虔爲尚書令嘗作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趨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懸賞以比座右銘

顔之推云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

田修敎其子章曰主貴官爵臣貴智力故曰自恃毋恃人

左常侍碭場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場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矴石耳

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每曰夫人好學雖死猶生不學者雖生謂之行尸走肉

裴昭明歷郡皆有治績毎語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

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王摩詰云古之高者云許由挂瓢巢父洗耳耳非駐聲之地聲非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邪

劉玄明爲山陰令告新尹傅翽曰作縣唯食一升飯

莫飲酒此爲第一策

神女杜蘭香降張碩碩問禱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

陸扆出典夷陵有士子修謁陸與之從容因命酒辭曰天性不飲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胷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相國孫侳常語交親曰凡人許已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清彰彼之濁仁者弗爲

太祖幸朱雀門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秪書朱雀門著之字安用普曰語助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李康清廉有大節常作游山九吟辭曰人生天地之間若流電之過戶牖輕塵之棲弱草

王素爲諫官每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故素雖敢言而不捜索士夫短長以沽直名

徐仲車言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責事之遲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每語人曰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

神宗嘗與韓維論天下事因及功名維曰人之功名因事始見人不可有功名心神宗稱善

郝俊卿爲人耿耿有崖岸落暥困窮終不一至富豪之門每曰今之仕者多以貪敗皆不能忍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奈饑寒一事不可爲

范文正公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郭巨公建第落成設諸匠列坐於子弟右或以爲不可公指諸匠曰此造屋者又指其子弟曰此賣屋者固自有序

司馬温公嘗語人云吾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却一生

張芸叟每同歐陽公談多及政事張問其故公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章子厚曰臨蘭亭一本東坡云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家珍也

李畋病疟既瘳而謁九河公公曰子於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畋對未也公曰人能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愼之靜之自愈

邵堯夫云一部律四字可盡曰罪疑唯輕

崔趙公嘗問徑山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爲

程伊川云學醫自是人子分内一事

王荆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

王敏中常云每事必爲人求方便之道

汪信民常言人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吳芾知臨安權豪斂跡嘗曰視官物當如巳物視民事當如家事與其得罪百姓無寧得罪上官

布衣沈鑒記覽博洽放言自廢或問今之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文昭曰有學問便是福

眞西山早從詹體仁游嘗問居官涖民之法詹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眞每語人曰吾得詹夫子兩言一生用之不盡

楊慈湖嘗云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饑餓爲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疏爲久要

潘子賤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藥積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

不爲鏡累

韻語

魏太祖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賢人清酒爲聖人

陶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胷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羊玄保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棋此語殊有韻致

暮容德乘高享燕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世梓慎巴生淳于二鄒之徒蔭修檐臨清沼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辨指撝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墓氛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阮孝緒嘗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廖廓可騁何以異夫騏驥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戲之曰何大低昂對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尾魚未大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或問鄭棨近日有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驢子背上此處何以得之

李習之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七者爲勝

舒雅以才韻爲韓熈載所狎偶得一海螺甚奇宜用

滑紙以筒獻於熈載曰海中有無心班道人往詣門下名書材縋遝逆意可使道人訓之卽證發光地菩薩

桑維翰嘗語人云做宰相似着新鞋襪外望雖好其中甚不快活

鄭源令婢萱草浣衣萱草輒云郎君塵土大多令人手皮俱脫

元退處士年踰七十口食無齒咀嚼愈壯常曰今方

知齒之妨物

權紓云驛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著一車

慧常聞梵唄日疊疊溜滴似伏流之吐波

李愬常云予夙夜在公不曾爛游華胥意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蝭庵謝事居其間庵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然忙者難爲注藉供職也

比丘清傳嘗同一客入湖南看雪語客曰凡雪僊人亦重之號天公玉戲

黃山谷云日對古人法書名畫可撲面上三斗俗塵

東坡云聖神功用無捷於酒

山谷云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一爲棋酒公私皆辦矣

杜夘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有言非攝生之理杜曰君不見布袋盛米放倒即慢

東坡書與毛國寶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有少佳趣

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唯俗不可醫

美男

韓嫣善彈以金爲丸每挾彈出遊人爭逐之長安爲語曰苦饑寒逐金丸

董偃在館陶公主家見戲悼殿下主伏檻觀之偃負則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愛之

董賢常侍帝寢不覺藉帝之袖帝欲起恐驚賢爲之斷袖

何平叔美姿儀潔白如玉帝疑其傅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啖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衛玠每盥面用化玉膏及芹泥故色愈明潤終不枯槁當時稱爲璧人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僊中人也

王濛美姿容居貧帽破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

王恭美姿貌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
王爽甫精神俊秀嘗與交遊詣酒家飲觀者如市酒
家益樽饋食以延留之
丁期有美色桓玄愛之每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恒在
玄背後坐玄死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徐龍駒常住含章殿着黃綸帽披紫貂裘南面向案
代帝書勅
王溥傭書於洛美形貌多文辭來就其書者丈夫贈

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内衣實盈車
蔣凝美風標每在朝列光輝照人時稱之爲玉筍
陳豈有美姿及笄未嫁與葛勃爲鄰愛其才貌每與
同伴女紅輒戲言曰擇婿得葛勃無所恨
梁援美容止眉目如畫名姬見之多抑首自媿曰不
如梁家郎彯好
張昌宗以姿貌幸每羽衣控鶴自比王喬
殊質

伏犧山準神農蚘首
天皇顏巍三舌驤首鱗身碧盧秃楬
黃帝兊頋黒帝修頸
堯鳥庭荷勝八眉
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褒
禹耳三漏湯臂二肘
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良
封荆州號南赤龍

文王四乳阜有望羊
武王駢齒
仲尼海口言若含澤舌理七重陳機受度
老子足蹈二五手握十文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
望之如斗
子貢斗星繞口
偓女昌容膈玉見骨

赤斧爲碧鷄祠主薄餌丹身及瞳子皆赤

晉重耳駢脅及曹曹共公聞而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

李子昂長七寸日行千里一旦爲海鵠所呑處鵠腹中三年不死

公孫呂面長三尺濶三寸爲衛國賢臣

要離羸瘦極每出遇順風則行逆風卽倒

涉正常閉目弟子事之數十年莫有見其開者忽一開聲如霆震光如電掣

李固門角匿犀足履龜文

李敖於鳴鶴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傳咸掌有卧蛇文指甲上隱起花草如雕刻是以文章過人

劉牢之面紫赤色鬢目驚人而沉毅多智

劉淵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二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生而左手有文曰淵

梁人楊由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王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

呂光左肘生一肉印及征南城印肉隱起其文曰巨霸

褚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

賈弼夢易其頭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申香長十尺以上爲符堅拂蓋郎

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盧曾身長九尺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嘗卧疾猶伸足舉二人

佛圖澄腹傍有孔常以絮塞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光照於一室

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尺六寸

穎川張仲師長二寸

冶妝

卓文君臉際常若芙蓉能畫遠山眉望之如凝黛

薑麗娟以琥珀爲佩置衣裙裡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

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

壽陽公主人日臥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宮人奇而效之謂之梅妝

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始爲蟬鬢挈之縹緲如蟬翼故

號曰蟬鬢

魏文帝一夕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薛夜來不覺面觸屏風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皆用臙脂倣畫名曉霞妝

胥神曰厓孅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輿賚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楊太真妝束每件呼之人謂之神妝

輕雲鬢髮甚長每縮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

金陵子能作醉來妝

平康女瑩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眉圖更假以歲年當率同志爲修眉史

寶飾

陰麗華有金虬屈膝倒鳳啣花簫局

趙后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雛釵爲昭儀簪髻

女巫章丹陳珠時以犀金雜花簫局自隨

袁公路姬馮方有千金寶鑷插之增媚

吳主亮夫人洛珍有櫛名玉雲

李淑文所寶有對鳳垂龍玉鏡臺淑文名姒賈充妻也

羊侃姬張靜琬能織奇錦有金梭玉鑷伏兎軸轤皆人間所無之寶爲飾

孫荊玉拂鬟皆用輕絲合璧錦巾

孫亮姬潔華有碌寶黄金尺

青桑採桑携金籠玉鈎

吴絳僊有夜明珠赤如丹砂恒繋於蓮花帶上着胸前夜行他人遠望但見赤光如初出日輪不辨人也

韋㢡人妹以豹頭枕辟惡白澤枕辟魅熊枕宜男各以異寶飾之

李聽姬紫雲有金蟲寶粟之鈿

李月素大鏡名正衣小鏡名約黄中鏡名圓氷

李愿姬女寶朧縄恒貫莫難珠

潘炕姬解愁有雙龍奪珠之剪

姚月華熨斗名麟首黄金為之

馮小憐有足爐曰辟邪手爐曰鳬藻寒月頃刻不離皆以其飾得名

晁采夏月其夫寄以無諸洛成

盈盈有畫尺

吉憑

傅説賃為赭衣者舂於深山歌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

闞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灼然在月中

劉穆之世居京口隆安中鳳皇集其庭相人韋藪謂之曰子必恊賛大猷

弘成子少時夢有人授以文石大如燕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世通儒

士燮為交趾太守嘗獻橘十七寔同一蔕大帝以為瑞羣臣畢賀

羅君章少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徑飛入口

冠軍將軍周普孫於石頭城北廂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堞往獲玉璽一鈕方七寸文曰明玄君

高僮少時嘗夢寢衆星而行覺而内喜遂傾産以結客

鄭灼嘗夢與皇甫侃遇侃曰鄭郎開口因唾之由是

文思大進

潯陽曇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聲如爆竹相承謂之龍吒

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爲以封爵之祥

紀少瑜少有高名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是遒進

李揆忽見一大鰕蟇占之曰鰕蟇天使吉兆也未幾拜小鳳

僞蜀辛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林學士果然

殃懲

夏桀德衰飛蛤滿野

桀殺龍逢於庚子之日有金版出於庭中地曰臣族虐王禽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

張華初封壯武郡桑化爲栢識者以爲不祥

王敦在武昌鈴下生蓮花五日而落

郭仲産齋屋以竹爲窓櫺忽生枝葉扶踈葱翠鬱然成林仲産以爲瑞及孝建中同義宣之謀被誅

戴鵀之鳥巢張琊門陰琊告門人曰戴鵀陽鳥也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琹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

卒

衛伯玉家人炊飯墮地悉化爲螺出足而行伯玉卒見誅

王機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鮑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竟飛上天機尋誅死

劉毅鎮江州爲盧循所敗及徙荆州益怏怏常紙作書約部將王竟儲兵作逆忽風展紙不得書毅仰

天大訴風遂吹紙入空須臾碎裂如飛雪紛下未
幾敦敗
石季龍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悉縮入肩
中佛圖澄對之流涕
王愉在庭中行帽忽自落仍乘空如人所著尋而第
三兒綏懷貳伏誅
王琳敗後入齊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
無數落地化爲蝙蝠

周訪嘗宿宮亭湖廟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
爲雄鴨
趙貞家園中種葱一日盡縮入地後經歲貞之兄弟
相次分散
王宴爲員外郎父晉曜齋前栢樹忽成梧桐識者以
爲梧桐雖有鳳棲之美而無後凋之節宴果貴而
不貞
武陵王紀將僭號內寢栢殿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
六霍靡可愛識者曰王敦妖花非佳事也果敗
爾朱世隆爲儀同嘗與吏部尚元世俊握槊忽聞局
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未幾爲斛斯椿所誅
崔季舒宅中池內蓮花皆作胡人面仍著鮮卑帽俄
而季舒見殺
司馬元徽爲新金令喪官月旦設祭柑化爲蔦
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飲空中忽投一隻芒屩墜敬
宣食盤上頃之而敗

陳後主嘗乘船爲水嬉忽聞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覗
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
南浦侯推字智達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
地大旱吳人號爲旱母
張仲舒爲司空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仲舒惡而焚
之經宿抱病死
夏侯孜伶傳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多
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

李林甫晨起盥飾將朝取書囊視之中有物如鼠躍
於地即變爲狗壯大雄目張牙視林甫林甫射之
中殺然有聲隨箭滅
來俊臣家婢生一塊肉大如二升盌剖之有赤蛆升
餘須臾皆變爲蜂螫人而去
歸尚書登每浴必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
外窺者見一巨龜吹水
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時出
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路巖自成都移鎮渚宫升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
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未幾及既
鄭注篋中藥化爲青蠅數萬漫空飛去
有書生謁李林甫自稱管子文忽化爲筆
都水使者趙霆行河得兩首龜以爲瑞蔡京信之曰
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曰首
豈容有二而京主之意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

池
傳宗在鳳翔馬尾皆咤蓬如鬆
道術
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爲水而服之遂能乘烟上下
爲黄帝師
赤將子輿不食五穀而啾百花堯時爲水工能隨風
雨上下時時於市賣繳亦謂之繳父
師門嘯父弟子能使火食桃葩夏孔甲惡之殺而埋
之野外山木皆焚

老聃居夏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黄髮老叟
五人與聃共談天地之數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容成公爲黄帝師善補導之術取精於玄牝
偓人寗封食飛魚而死死百年而生
老子西游省太真王母共食玉文之棗其實如瓶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年八百猶悔不
壽杖晩而唏遠

赤烏公彭祖弟子服金汋而升太極

高陵子始未聞道而書滿家既聞道破舩朽櫝窒硯

剟識

張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團扇長沙王吴芮

聞而聘之女聞芮來登金精山仰卧披髪覆石鼓

咸謂已死忽紫雲欝起遂失所在

青鸞子千歲而千化

周亮瀟灑高放不干榮祿太子晉聞之召與相見或

鼓瑟吹笙同游商洛亮乃以一絃掁弾八音諧暢

百禽率舞太子嘉之賜九光七明之芝及飛舄脱

綱之道

建信侯妻敬曉得道居好畤明月山北能種金後人

名其地曰種金坪

蘇秦張儀從鬼谷先生學學成歸先生與之一隻屨化

爲犬引二子即日到秦

安期生以醉墨灑石上皆成桃花

漢武帝嘗見彗星東方朔授帝以指星木向彗一指

便滅

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乘之遶日三匝朝出暮

歸闕猶未閉

太真夫人王母之小女衣服奇麗姿容絶世每弾一

絃琹即百鳥飛集鼓舞聽之時乘白龍周旋四海

武夷君食湘䴵皓本

樊夫人與夫劉綱戲以道術賭勝中庭有兩大桃樹

夫妻各呪其一桃便鬬綱所呪桃走出籬外

葛由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

貴人追之上綏山皆得僊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

桃雖不得僊亦足以豪

俞靈瓊受遐風之道守明之法於南岳赤君行之二

十年能坐見天下事如覩諸掌

王方平嘗乘一黄麟降蔡經家擘脯而食云是麟脯

欒巴爲尚書正會得酒西向嗽云成都失火嗽而作

雨驟至果然

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往河伯所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丹書紙內魚口中投水有頃魚復躍上蛎吐黒書紙青色如木葉

李真多八百之妹隨兄修道一日八百見真多手持蓮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劍揮之真多倏爾淩虛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而去

盧躭與州守期會躭後至化鶴廻翔欲下爲威儀以帚擲之得隻履躭遂飛去

李仲甫夜臥牀上或爲鵶鳥踦架候北風當飛渡南海山上有羅得鵶視之仲甫也向羅者笑

宋德玄服靈飛六甲能一日三千里迅若乘空而無行跡

韓子治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歳老馬而生二駒

江夏王燕客忽大雪寒甚子主剪紅紙爲日帖於壁上須刻光生射照一室煖於三夏坐客解衣

謝長裾住觀魚洞天每念瓊卿輙命一魚寄訊魚飛入青天輕於片紙

毛女字玉姜精乘蹻術一披衽而游八荒

左慈詣劉表請犒軍有酒一罌脯一盤乃賜兵人三杯酒一片脯萬人皆同而酒罌如故脯亦不減

左慈與曹公飲飲畢擲杯屋棟間杯着棟動搖如飛鳥

費長房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之外者數次

丁次都嘗爲遼東丁氏作人丁氏嘗使買葵冬得生葵問冬何得有葵云從日南買來

劉累得一力珠於寧封舍之多力常提虎尾立于雉之城懸虎怒聲聞數里

王肆種黃精虎爲之畊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其鵝學行鞭策如乘馬

南海太守鮑靚常夜詣葛洪共語達旦乃去人怪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馬密伺之但見雙雁飛至網之得雙履

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覘船下有兩龍夾之船不著水

呼子先夜不卧唯倚黎杖閉目少頃後與酒姥僊去留其杖故人陸麟實之謂之黎牀

雲翁斬皂莢樹以盃承之皆是好酒

趙炳嘗臨水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庾肩吾少事陶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而噓氣霏成雪

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

韓志和有道術嘗於御前以蠅虎子數十各分隊舞梁州曲皆中音節

孔戣能於口中現五牙綵色爛然一瞬即改

謝糺嘗食客以朱書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躍出即命作鱠一座皆得徧

楊隱之女有僊術與父爭衡隱之以土撚作小龍散土中即生梧桐數枝枝葉菁葱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即躍去共爲笑樂忘其貧約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僊女於嵩山中投以一珠曰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覩珠而女忽不見

神喜

秦時沙門室利房至自西域始皇異而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

支道林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

慧遠退隱硤石山注湼槃經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駐空已而果然後人因名曰擲筆堂

何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主空假義西京智林道人

遺顯書云捉塵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唯此途

白黒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釋道安形俛而姿黒喜談論諺曰漆道人驚四隣左

臂有肉方寸隆起如印世號酒海

釋道安常乘赤驢往來荊襄間一日而徧

或問牟子子得佛道以來良有益否牟子曰吾自得

佛道來如開浮雲見白日

璧公製四論合爲一卷曾呈劉遺民遺民歎曰不意

方袍復有平叔

高僧鬼戒行嚴潔嘗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鬼曰

吾心若死灰無以華囊見試女乃凌空而逝顧曰

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劉薩何師畫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繭中以自沉隱

旦從繭出初不寧舍

無畏三藏言行麤易律師不悅常令宿於戶外律師

中夜捫蝨投牀下無畏即呼曰撲殺佛子

蘇尚書八十猶叅禪大溈訪之以手拍碎金面棊盤

尚書尋有悟解

李渤問智常禪師芥子如何內得須彌師曰人言學

士讀書萬卷信否曰然師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

著在何處渤大悟

白樂天微服而過智常師方偏袒坍壁白爲之過泥

師曰儒耶釋耶曰儒曰君子儒小人儒曰君子儒

師曰吾聞儒有白樂天者是耶曰然久之師顧曰

而今乃有過泥分

洛浦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喫百頓棒後來大悟云斬

新日月特地乾坤

藥山和尚叅石頭得法住藥山嘗一夜登山經行忽

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九十里

天然杖錫遊方至慧林遇天大寒取木佛焚之或詷

不可天然曰吾燒取舍利

有僧過天龍豎一指示之僧大悟後示寂曰吾得天

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

古靈臨遷化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
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師儼然而寂

有僧辭歸宗云往諸方學五味禪歸宗云我這裡有
一味禪爲甚不學

慧海禪師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僧問云何是一體三
寶師曰心是佛佛是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即是
一體三寶

比丘無染游廬山春雨路滑忽仆石上由是洞明本
原士大夫稱爲泥融覺

中峯聞鄭思肖名欲見未得偶會於梅思發家尒默
不語坐久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鄭云兩個鼻孔兩
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鄭即引世
法和尚

黃子久叅金日嶮問曰汝是何人答曰黃子久嶮曰
通身不是汝唯有此聲是汝子久言下有悟

靈畜

靈山智一善嘯有長松之韻時名哀松菴又畜猿山
間臨澗長嘯衆猿皆集人謂之猿父

遠公養一鸒每聞講經伏翼而聽若聞泛說他事則
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鳴庭宇不肯入堂二旬
而遠公卒

處士元藏幾有二鳥大類黃鶴每翔翥空中藏機呼
之即至或令啣珠或令授人語皆能如意號曰傳
信鳥

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廢錮申嘗畫寢於尚書
省下忽有羣烏啄其口流血殷地時謂羣烏有知

傳承爲江夏守有一雙鸒失之三年忽引道得三十
餘頭來向承家

張九齡少時家畜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
繫鴿足上指所教之處飛往投之目之曰飛奴

裴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晝決獄訟嘗養一雀旅

夕自初更有聲至漏盡則急鳴裴呼爲知更雀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啣取之無差

商山隱士高太素每一時有一猿詣庭前鞠躬而啼目爲報時猿

郭休隱居泰山畜一胡孫謹恪不踰規矩呼曰尾君子

耒陽廖習之家畜一黃犬識人喜怒順指習之嘗作

歌云吾家黃奴類黃耳

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戲謂之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爾獨不能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卽書二絕繫於其足竟致其夫尋與鶴歸

壬人

江充之害其萌反舌鳥入殿

劉騰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唐起居蘇楷駁昭宗謚號河朔士人目楷爲衣冠土梟

李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人謂義府笑中有刀

謝絳雅秀有詞藻然輕黠利唇吻人罕測其心時謂之人面梟乂

秦檜陰譎如鬼惟不可測識如將擊去其人必先與之勤款不絕一日忽招胡和仲飲意極拳拳比其

還家而臺章已下

瑯嬛史唾卷之十六終

瑯嬛史唾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象梅撰象梅有兩浙名賢錄已著錄是書摭史傳及稗官事語分類紀叙其體一仿世說而別創品目起帝符后瑞訖靈畜壬人凡一百二十二類分配既多未確又每條下不註引用書名亦無徵據書成於萬歷己未其曰史唾者自以爲拾史氏之唾餘蓋亦何良俊語林之類而持擇不及良俊多矣